昏鈍門地衰寒顏髮影以自憐念平生之寡欲蚤時操管書羚踔於功名職嚴注塗既凋零於髻髮宜尋故里歸讀舊書然而次山猶漫於爲官政以陶令尚須於乞食人憐鼠技無取寸長自料蠅營僅能一飽豈意無名之寵忽加暮晝之年不從終棄復叨器使援此沉淪之迹成於頃刻之間開命周章撫心驚懼茲蓋伏遇某官格天道大輔世功高征車朝返於四陲騑御暮回於萬里開元之息於邊事廣平之計爲多正觀之致太平封德彝之心必愧人皆樂成康措刑之治孰知本唐虞不戰之兵方大聖人之有爲宜衆君子之畢集豈容疵賤而此叨榮某敢不上體深仁力圖報効知漢高約法之之意止在三章而蕭丞相定律之功無於萬世顧少勤於刀筆庶永托於鍾鏞

謝禮兵部架閣官啓

分曹領事乂匯笈庫之勞拜命爲官但揮薄書之守使從已精惡豈人爲竊以書契肇於伏羲之初字畫變於蒼頡之後事爲寖廣文字滋多吏至疲刀筆之勞書乃極權衡之重文移戴路案牘如山況六曹分隸於四司而庶務統臨於諸道考本朝之故事並各寺於有司見今日之官儀書再遂於盛世不圖除吏首辱甄遇茲蓋伏遇某官位極三公功如百代屈人以不戰俾同堯舜之兵致治於無爲仰格成康之俗未書遺鏃而定禍亂曾不旋踵而出太平既

綏靜於遐方大妖張於治具祀無文而不秩綏神祇祖考之休官有廢而必修見典章文物之備捐浴書艾嵬訪闕遺乃足百官之員以成一代之制詞不與人而求備至容擇地以圖安遂遣非才奇承茲乏某敢不恪守修持力扶疲軟飢鷹在臂猶有待於一呼老馬識塗詎可堪於千里書安蠖蝺易足之谷少酬造化曲成之私

謝何秀才惠書啓

郵驛見臨高文爲贄寵華詞於製作知妙學之淵源嚴十襲之藏嘯敢忘於推揚修片言之報始自志於中心

謝生日詩啓

桑榆就景已歎流光錦繡飛牋遠貽盛禮方劬勞之在念屬頌祝以祈年佩德雖隆撫躬何有平生撲拙幸遇非意之嗔此日光華敢稱過情之寵徒增永愧莫喻感悰

謝權實錄院檢討官啓

制命由中攝官非次自揣見聞之陋莫詳蒐攬之勤雖正舊章既插金科之目鋪張大烈復窺汗簡之文互換律於歲華兩備員於寄府追暈忝冒徒切驚危茲蓋伏遇某官上爲聖朝廣開賢路乃大明於殊陛爰登用於賢能一德同心共庶岩廊之治奇書異行不遺蒼栽之林豈曰妄庸之人亦以僥倖而德而乃憫其窮悴被以光華浮歷一割之刀周雖施於游刃補敝百年之木猶不棄於朽株假以它官使有書誤況備史館文字之職爲儒生幸會之榮博極群書鼎冒中七略之富備漢律

積愧史氏三長之稱聞命爲憂獲愆是懼某敢不來千載方輿之運竭平生難遇之時夙夜維勤死生一致雖暫承人乏實有愧於前賢而門衆師言冀少全於晚節華鎮雲溪居士集

謝史劉湖南帳勾職事啓

右某啓竊承論薦驟竊所知輸言允俞遂膺成命敢徒夸於屬郡當妙選於使臺忝越既多驚榮惟甚竊以不求其備雖君子之與人慎簡乃僚亦有王之攸訓況漕臺之雄府領全楚之舊邦下暨璧搖上資調度轉輸維富籍記宜擇取自時人之中俾聞一路之事並司期會恭贊經費宜得琳瑯之材庶裨金穀之政如某者術知好古識愧隨時第閑詩禮之言惟蹈搢紳之訓淵明投老無處幸閑元凱守縻僅至成癖甘蜀人之寂寞恥李子之擒摩曲學羞弘守儒嗤囷東山遠引秖效安石之風鑑水浩歌心醉季真之味卿秤則厚世道彌殊既淡泊而不華遂寂寥而莫吁嘻以偏親及養丐釜可欣薦塵秀異之名獲綴英雄之數閒旋十載俯仰萬端一顧茲達至獻雖過大人奏賦氣徒負於凌雲玄成書用未逃於覆瓿涉洞庭之絕險道蒼梧之窮陬輕捐有限之身深入無人之境庖刀合舞薄遊日於越鷁隋珠爲丸謾射利於黃雀美甃奚施於斷髮戍池莫享於鶉鶘涇渭同流不見濯纓之客叢猶共器會逢逐臭之人念筋力之坐憊借歲華之徒

費自顧數奇之蹤分無濫吹之私是何多士之名郡獲備一臺之下屬頃茲幸會宜有夤緣此蓋伏遇運使大卿先生德宇神成道源深造識鑒物表義薄雲閒脫流俗之常規屬前修之高躅神澄水鏡妍醜不遺用與權衡錙銖無爽千里之修行在握一夫之情僞必知山甫平心物無吐茹仲舉有作志在澄清見無娠之全人蓋西子之不潔貫淳音於桐爨提圖析於旋淵致貴禱木之機竊此山苗之寵幽谷遷喬禽知向於遷喬澡漫夜長歌客欣遂於將旦某敢不策駑蹄駿勵鈍求銛守簞食之用心固酌水之素範達東北敵期有立於當時泥水報功庶無辱於所舉過此以往未知所載

代謝河北運使王大夫啓

右某啓叨沐恩綸獲塵漕計欽承後運於舊物大嗟實類於知音佩服居多情依弟切運使大夫鼓德執大通才敏明用無不宜至有成績天府贊治時高理劇之長楚服擇剸下有不宛之聲起十年常平之隆績首秦庸公登三路廣運之外臺峙茲茂實行贖丹誥歸步紫垣屬使指以方遙卟實閑而未達

代謝倚其大夫啓

右某啓叨擁使華遂分漕事撫湘中之陸都遠江左之名都披剸剔遺商風善遺緣恥怡之資始穫煩治以多餘如郡大夫懼懈進民聽明周物推腹心而臨下勤夙夜以在公修教推明曲盡未盡之務好欺不作無

頃鈞距之機。茂實丕成。休聲彌遠。居有依仁之庇。坐塵從事之叢。載入素
以來皇。屑朶雲而先貺。永懷撫把。周既書陳。韓元吉南澗集謝周會舉陞
陟啓。　湖海真以倦遊。敢北追隨言舊。山林未能獨往。尚紆論薦之公。感
激肺肝。書傾意氣。伏念某迂疎自信。濩落推情。玩章句於簡編。學惟甚拙。
釣聲名於場屋。技輸不酬。任實爲貧。法書爲難。遇事艱同掣肘。于時敢覆
動心。方薄宦三年之淹。信已欺竊。府於寸步。雖明公一日之舊。未書吐情
慈於片言。豈意孫踐。竟蒙品題。老馬猶知於道路。加以響術。斷木或中於
縛要。被之斧藻。此蓋伏遇某官。肅將使指。妙柬人材。識孟嘉於坐中。遺緣
小異。傳驥茂於重下。本自一言。東直道以事君。効昔賢之薦士。致無責似。
遂不遺遺。某敢不擬德靡渝。知言彌鞮。文章追古之作。志實未施。政事惟
公則明。力猶可逮。僅第全於名節。是所報於春存。遇此以還。未知攸措。
謝人賀七十詩詞啓。　仕實爲貧。年逾強於遲祿。學未聞道。老何有於縱
心。特勤妙語之貽。第切壯圖之恨。裒嘉遇甚。歲去爲榮。柬之南附於賢良。
久忘此志。充國浸懷於方略。徒激懦衰。李大隱先生集謝建康張寶文啓。
艱難之際。賴侯伯以爲藩墻。凋瘵之餘。資惠愛以綏黎庶。承下車之未
久。聞布政之已孚。某官材應時求。德昭民舉。遇盤根錯節而別利器之用。

因震風凌雨而知廈屋之安。遂展荐動於干戈。受任屢書於屏翰。惟茲建
郡。實古多都。方移蹕之未遑。乃分符而共理。枕戈勵志。豈後祖生之著鞭。
秉傳諭民。已聞渤海之賣劍。佇聆褒詔。即踐夔塗。欣頌之深。數言曷究。崔
敦詩舍人集謝攺秩啓。　中秘成書。方慶乙覽。司勳課實。猥錄微勞。躋躐
步於祿階。脱單飛於選調。寵榮逾分。感愧盡膺。伏念某仕學兼疏。人門俱
劣。遭逢事運。參蓬萊方丈之仙。細繹秘文。發金匱石室之奧。況無知於奇
字。曾莫致於神書。會九重祗遹於燕謀。適三館述修於大典。提綱振領。上
稟元臣。染翰操觚。方觀衆俊。雖損益可知於百世。然筆削莫措於一辭。挂
名其端。知垂傳於罔極。援筆以賞。乃例及於無功。惟通籍之華貲。實公朝
之遴選。參稽平素。孜之薦牘之餘。同升較功能。遂以歲時之積累。自百至
千而遂歷。曾十有一而僅成。若乃推畀異恩。闢塞有比。茲以待四方之豪
傑。豈其加一介之庸。茲蓋伏遇某官。吾道主盟。斯文標表。許騁驊騮之衢
蹊。俾馴致於坦平。傳鴻鵠之羽毛。遂安翔於寥廓。雖一班一秩。而每懷其
自新。三熏三沐而不屑其門。某敢不益廣多聞。愈堅素履。修門可入。無煩
下坂之詞。武德難酬。徒有感知之意。員九華先生集謝差遣啓。　托庇逾
年。仰想繡衣之重。垂名異日。荐蒙華袞之褒。納匿瑕藏疾之端。示噓枯吹

生之力。孫言至止。念德在茲。如某小智自私。大盛不群。孟書孟堅而書孟
壯。懼輕招辱而輕招憂。以故縮於拘拘擠擠之間。庶或出乎擾擾膠膠之
外。屬依墻仞。獲與銓衡。殆情粤纊以成全。冀爲君子之器。猶塵鄙聲而亂
雅。忽遺天下之材。顧渭叟以醜顔。視商皓而摯節。弗知北上書矣。況決稷
下辯手。學吾徒不惟古之謀。奈俗儒敗絕翁之事。豈十數輩而易得者。抑
千百載而難遇焉。實慙淺聞。誤玷妙選。此蓋伏遇某官。性天溥博。量海深
沉。拔英俊以強本朝。有仁義以利吾國。老老而民興孝。等差畫辨於人倫。
貴貴而上尊賢。中飾特嚴於邦典。未達駑調之命。暫煩帥長之權。致令弱
儈。濫被收錄。某敢不佩韋戒禍。食蘗飲冰。務恪守於官箴。用祇酬於恩遇。
啓劉淵海潛數代謝權總幕啓。　制閫移文。方即儀川而奏食。鍋畫傳檄。
必從幙府以代庖。出於特達之知。非以夤緣而得。且官事無攝。固有常禁。
然王事獨賢。書從權宜。彼其在承平富庶之時。每以爲送迎執要之具。或
身居私室。而徒切於請俸。或職在他所。而遙掛於虛名。無非私請而來。曾
何公論之有。惟茲湖廣之饋餉。實爲帑藏之空虛。百年之富積甚豐。既發
泄以幾盡。六路之源流所在。或壅遏而弗來。嗷嗷待哺以張頤。斷斷無策
而束手。必得丹青畫風之指畫。可立紅綠泛水之熟廬。猜惟駑駘。曷稱艱

箋。伏念某執而泥古。愚弗知今。既無酬酢泛應之才。徒有激昂奮厲之志。
淮壖畫計。遠略未聞。馮郡充員。近功何有。方念空餐之愧。敢希實學之求。
顧責任以非輕。想趙充之愈重。方深懷嚮。何敢牢辭。茲蓋伏遇某官。望實
應時。忠誠許國。王人序諸侯之上。名位既絕於等倫。總計分戶部之權。職
任無分於中外。謂心計難於獨運。而人材貴於廣求。未屑竹頭。既不遐遺。
牛溲馬渤。亦使並蓄。致茲孱瑣。獲在選掄。某敢不趨事赴功。興利除害。庸
少伸於知己。期無負於終身。舉酒以酌石洪。當有西州之人士。行軍而從
裴度。采爲東閣之衣冠。　秦檜謝除太傅啓。　虞庠司五第之規。已虧畫
望。戴席合六經而講。復玷清流。敢圖積日之微勞。遽拜自天之寵渥。循涯
過矣。揣已瞿然。惟嘉泰盛世之招延。重念元祐故家之零落。散東風於
桃李。四暖律於桑榆。袂履八千人。尚憶戲魚之同隊。蓋暨二十載。忧疑化
鶴之重來。揣應難名。愧顔罙極。　曾丰代但運使到任謝楊檢詳啓。　斯
西廣之輸。獲私嬉而有積。易東隅之命。來便道而不勞。雖化鈞甄錄之公。
亦梱稼獎提之賜。處之逾分。恐君爲顔。伏念某奮跡儒科。拔石宦牒。資格
未離於州縣。由緣得緋。聰明已耗於簿書。覺班成白。蹶然方愁於臨遣。旬
祠豈意於遷除。豎外計之非輕。況儒居之不便。懷疑無措。忽拜新綸。擬足

未前復聞故部。其爲便順之甚。所愧俛瑜之多。雖降自天。寧無爲此。伏遇某官。稟質已粹。加功更深。論著六經。洗空百氏傳注之學。累陳千慮。歷倒王霸天人之言。文行之高。公卿所重。兩膺嚴召。俱拜偉除。持節觀風。山岳動搖而氣懾。提綱奏事。星辰昭易而光寒。費襄甯寄之功。假借齒牙之論。故令遲鈍。亦叨先舉。某敢不痰瘝圖稱。所冀終始。伏能之爲。全貴與祖之高呈初在前。乙幸平反之無失。非義主內。仍欣飛航之有依。 賀允謝移浙漕與楊郡王啓。 張易漕臺乘使軺而伊始。雄開會府。望公家以攄驗。敢控部悰。冀塵鈞覽。伏念某性資甚拙。氣韻太拘。尊城非共理之才。司庾乏精明之效。時值興衰而撥亂。爭當匱微而枝關。乃擢畀於十行。俾移撫於三輔。百司庶府。豈惟給吏稍之多。萬旅連營。况復餉軍需之廣。在平時猶選於肯綮。況多事可容於迂疎。雖將由成。恐事貴使。此蓋恭遇某官。才長而慮博。任重而身隆。高蹈元勲。冠漢室中興之將。汾陽偉業。爲唐家異姓之王。錫斧鉞以視師。東江淮而聽命。却襟胡虜。安靖邊隅。四方時靡有爭。既清氣象。三公官不必備。佇拜師垣。深念難奇。特垂扶引。使從遠郡。欣即近畿。豈有功而見知。已叨殊獎。惟無德而不報。尚竭愚衷。 傳自得謝鄉官及士人獻折書樓詩啓。 鄉杖所臨。擇山川之美秀。貫胡何識。僭樓觀以峥嶸。漫不讓何。公爲陣旌。會廣文率生徒而有請。遣使者下招隱以如意。奉命惟勤。何力之有。過蒙褒把。特枉篇章。袖出珠璣。光彩已驚於塵目。榜稱龍虎。覆業即慰於名賤。 李渢謝潛齋集謝張雅州啓。 横經左職。恐招非子出之譏。綠日就遷。又抚青毋車之意。退以門户之托。忝之斗升之祿。攝衣裁祝。順風以請。伏念某本廷于貴。最壤其膝。尉根酸寒。兩書下考。丘園閑散。四闋流年。夷人識其迂疎。識者貴其靜退。嘗無其實。敢冒此名。蓋書積聖賢之書。祖能知義命之發。惟遣不殆而泥不憫。故狀則止而流則行。眷惟蔡山。近綴夷落。書卷可把。豈開荒區。吏青不干。使名鄉土。况爲予小子之地。尚存先大夫之祠。獲見邦人。每嘆緣瞿郎君之後老。敢期士子。喜餘恨先生之青來。靜求所安。敢忘其自。茲蓋伏遇知能閑達。器局靖深。真一時之吏師。有前輩之風味。提鞭肯綮。任既飛騫。譽積兩朞之除。猶畀一麾之寄。黄堂坐嘯。已歌召伯之棠。東閣便賓。仍來風人之旆。致茲既單。亦托下僚。某風駕樂忠。遑暇華戢。秋鳴社燕。恐難久於緣棲。斷木須舍猶願從於鎔削。 持生平地。不知其可。明燭中天。幸正其罪。戚狀之一持。伏風謫之未冥。衙佩何言。借當益愧。伏念某粗爲循飾。宜塞悔尤。緣疵惡之性。本與生偕。致拯善之調。豈出重來。亡而爲有。此物宣爲至哉。變之不肖是執不可忌也。輒千史執。敢究毀來程。全免明吹。書須專尚免市朋之譏。其如有客寓規忠恕之心。必使無指此。蓋伏遇知人于書。聽獄以情。滿潭微於太清。洗疵瑕於白璧。取境而使有北。不亦快哉。伐國而問仁。今從今晚矣。某敢不念勤持守。毋蹈愆尤。被固不素。欲蚍蜉而撼大樹。此豈自反。擅沸羹而吹冷虀。 呈東阜先生集謝大貴啓。 中臺列屬。無甚狀以彌綸。西掖代言。忽拔還而超躐。復攝王堂之直。遑通衔之班。感徒知晩。揣躬甚懼。伏念某器資淺窳。術業空疎。志雖勇於有爲。文實昧於知體。殆君冥行重塗而未睹趣。獨中流泛棹而莫見津涯。嘖遇真儒。時爲宗伯。獲執摳衣之禮。以希熙雍之風。雖不反於三隅。庶服膺於一善。每嘆五柯之遠。疑若登天。深味孔子之言。進雖覆簣。方圖免勉。求識指歸。忽冒寵除。恍鯑書書。由左右司而進用。固感異恩。兼內外制以主行。難當重責。愛深員參。遇莫循牆。此蓋伏遇倚積大賢。旋立中庸。道據先覺。大鈞品彙。皆隨合量以裁。萬鑄餘鼎刀。書可既塵凡而羽化。致茲庸陋。亦預甄陶。某敢不滌慮洗心。恭候兩端之叩。碎身粉骨。誓當一死之酬。過此以還。未知所措。搆等四方標準。 謝永州鄭學諭啓。 一聽履聲。已喜似人之足。載披手畢。更欽情哉之文。得非所貪。頓蒿有復。恭惟某官。學探聖濱。秀出瀟湘。司農之經綸甞擇治。蓋廣文之舍。大似海困。佇即摘髭。至其書莫。某不能教育。有負辨丞。悵薄書獄訟之餘。其文交集。以道德性命之理。雷摘所聞。 謝張學諭元之啓。 吟墻竹之公事。自分聾丞。聞津林之好音。還成伎癢。亟載四六。號謝萬金。恭惟某人。氣韻淑均。風猷膚敏。身西塞桃花之瀨。豈其河鯉之遺。思東吳箏筑之鱸。佇矣溟鯤之化。無厭俗情之傲覽。即觀鄉賦之拔尤。某聊爾治七。冥勞質上。肩何如其。已無可取之稍稷。屑也把能。高可相從於閭里。 彰止堂集謝張書啓。 微官既還。今以爲難。小乙遠。公人知獨異。祖厚者未易語報。感深者不容以言。拔具陳之。則可睹已。伏念某身歷兩事左。意廣而才疎。每讀書必歆求志士仁人之心。自爲士已不屈王公大人之下。顧如愚難禍患之置。在情實可謂之偏。而其珠塵歷治之功。於師友未有所得。出而接物。動輒忤人。終難容其無他。始未免於不幾。平生知已。爲得如公。四海閑人。初安取此。才非敏捷而以爲可。俸智多愚。寡而引之與碟。亡難去而安容。事可行則主決。在它人一語之不偶。故官進半世而無聞。忽遭清明。如既衰暮。凡胸中之所欲。可悉追奚雖天下之達官。殆不過之。况復當汲引之公。無不盡推挽之方。必欲丞援於塵土。不知難進於壹官。已獲任於揄揚。人備聞其委曲。曩於拔士。誰復如今。恭惟某官。以

魏國忠孝之傳，貫本朝公輔之望。每聞於郡國之小，未究書懷，所至以人
物為先。此亦大略，有如狠質，尤貴生成，竟出選賈，豈非僥倖。業敢不益懋
舊學，以酬所知。舉者未嘗進謝，于門情雖不稱，大夫真能取人以義，報豈
容私。強為尺只之書，冀釋萬一之意。播芳大全集陳阜卿謝張相撰墓銘
啓。　伏遇古人難譽操修之致，信傳來裔，必貴論撰之功，獲託斯文，有光
前史。戚容交集，涕淚橫流。伏念某家襲箕裘，祖聞詩禮，噴大門之嘉遇，慕
昔人之高風。稿適一畝之宮，睥睨萬物之表；同席而坐，率多名世之賢。晏
履而歌，但樂無衣之治。有神考之品運，遇熙寧之盛圖，士無懷寶之羞，人
有拔茅之望。東湖水闊，方欣蛙吹之喧；北闕雲開，遽被鶴書之寵。屬貢薪
之引疾，非侯駕以徐行。輒披肺腑之誠，遂獲菟裘之請。名綴熙朝之士版，
身為清世之逸民。堯帝乃神，始縱巢由之洗耳；漢皇大度，不留黃綺之居
商。人即復夜之歸，但切遊川之痛。家未已拱，幽碣未刊。蓋托知音，發揮遺
範。旗求師友，考論淵源。叔向深仁，孜齋有托；山公尚存，嵇紹不孤。猥沐矜
容，見賜鴻筆，張述廬冢，曾浸推二美之稱；顏書李文，晉山兼四絕之號。豈
豐盛事，迥集私門。此蓋伏遇某官，厚德鎮浮，清名激濁，制作俟於造化，論
議通乎古今。言無愧辭，功必及物。乃辭費閒之柄，遂慕赤松之遊，把袖拍
肩，青衿解顏之餘，伸紙行墨，得及華袞之寵。蓋揚潛德之光，茂著久幽之
操。山林之士，相慶里巷之老，驚傳。表冠幽明，恩沾存歿。業堙書動，諸玩珠
傳示子孫，光昭祖風。期不忘於家學，俾家世美，華必報於恩門。元年繳陵
陽集代謝得鬪啓。　垂身化治，備露悃私，列屬計書，獲叨鈞播，允矣寒微
之幸，異哉特達之恩。晉謝階符，恭修千牘，業質良苦竊，令復奇窮。斷厲孫
鴻，翁蒼飛於青漢；帝鱗凡含，廿深泊於泥沙。棲棲州縣之間，浸浸歲年之
賤，遠行湘水，胃領荊蕃，民移其七，每易烹鮮之擾，擾環于外，尤難想獸之
馴。良自笑於鉛刀，惟恐傷於錦製。相安殊拙，幸免癰瘝，視背芝篇，予之歌。
何能為役，壽五柳歸兮之賦，幸逢此心，雖寫書於壁，含豈不思於頭顱，雞
童戲斯蠅，塵仍遷。欲成九仞之山，羞虧一簣，非得千丈之綆，孰拔重淵。旅
食京華，上書先範，妄擬圖於續食，庶幾達於合夫，果得致陶，俾遵蝮肺。蓮
欣依綠，固已甚榮。然靡特舊，尤為過望。載惟冰漕，越在淮壖，中興賦入之
淵，昔聞此語，東園登覽之勝，今匪當時。然必疏通之智，而後可以佐方輸。
明敏之姿，而後可以禪旒(?)畫。自量甚審，昌稱所蒙，某官功被生民，心存王
室，斷鼇主極，身成再造之大功，飛龍御天，身受兩朝之顧命，書重任如伊
尹，勤小物如翠公，遂使妄庸，亦叨器使。業敢不服勤職守，期稱恩知，塞下

貔貅無乏，達普之鮑(?)，淮南雞犬，高希舐鼎之仙。　謝福王啓。　明德茂親，
風仰宗藩之重；皇華盲推，誤將使指之隆。循墻莫控於忱恂，剗猜用伸於
禮敬。竊以鼓擇而過江左，昔謂至難；露冕而行南陽，世稱殊寵。洪惟今日
尤重於帝鄉。三輔黃圖，俱號扶馮之近；兩朝赤子，深涵豐沛之恩。爰將坐
致於無刑，斯可延洪於有慶。匪時宿望，曷受嘉師。某本以妄庸，濫叨任使，
出司民社，曾微慈惠之稱；入忝銓書，又乏清通之識。竊自知其材粗，每深
愧於食浮。方請賦祠，惟期從欲。不能者止，亦會量之所安；愛間為豚駢馳
驅而自詭。況愚惟知遵一致之性，而閑尚未易析兩端之疑。顧視瞞然，
寵畫厚矣。某官德威而仁孰，俾高而屬尊，賜服膺於弟兄，式篤先朝之愛，
分寶玉於伯叔，益隆聖主之恩。大路綏章之備，珠徽黃髮台背之介，多社。
肆勞撫而下士，益推廣於好生。某敢不明清畢瘁，矜昇庶戟，書衣冠而治
將吳補於盛時，繁冬箸以遊衎，蚕指於初志。惟祈玉覆，彌切瞻依。元陸子
方集謝徐教授（徐浿書）啓。　入學招諸生，幸遇昌黎之仙；伯讀書破萬卷，愁非
老社之奇才。拜命雖榮，撫心自愧。竊惟講書之選，以待博學之人，論史不
及子長班孟堅，解經不如康成孔安國，無抱負者，孰聰何必來附曲之
幾。適重纏童之辱，如某者性天粗敏，門地頗寒，少親師友之淵源，撓說古
今之得失，每自負不綠綠者。今何為是栖栖歟，所謂功名三年之學，不至
於穀，其經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雖誤聽荀(?)楊之鈴，素不窺芥富之籍，嗟
小子狂簡成章，不知所裁。幸有司公明占善者，率以錄，蓋伏遇秋雲叟鶚
寒漲一龍，身閱梅閣之仙遊，手筆杏壇之生意。園疏蕪穢，首容樵牧之書；
永簇精神，令揀奚髮之士。致令雖治，殞在鑄金。業敢不更參諸老之門，盡
足三冬之學，復生職等，莫逃鳴鼓之衆攻；異日抗書，不滿斲輪之一笑。
主方精工麟椒(?)并謝保舉啓。　某年逾九三，大耋之嗟時，無八十壽珍之
養，甚吾衰矣，莫我知夫。每追思孔文舉其人，恨不生漢建安之末；樂賢薦
禰衡之表，程德主鄭公之鄉，起書代之文風，傳他年之佳話。顧惟先輩，素
號名流，有君無實君虛，柔不茹剛不吐，彰善而揮其惡，書仁以瓊於師。一
加華袞之褒，百倍青萍之價，門閭之色，多喜意亦頗濃，王帛所及皆餘，我
何以報，有一尊酒，與來歡盡於君懽，無百年，今會後未知其誰建，倘不遐
棄，幸賜早臨。　又謝夏書範惠鵝酒趙啓。　君子觀止，過我顧兮，壽者鵝
之，雖其嘉矣，幸不拒以扡扡之色，又烏用是鶂鶂者為。餅餅香來，恨無新
婦之巧做；趙巢羅作，不待推子之能睽。鶩物者三，感德惟一，簞食每飽，想
渠渠容旦座之中；鼎肉可嘗，敢僕僕辭大門之外。　謝人惠雞酒書，遣而

物不至啓。伏承高明。追念孤寂。鵾之雙騰。尤以衆喜。偶被實人之切旻。併與從事而為青。不成事也。可復許乎。嗶嗶屢遣使之來。咄咄空函兩奇。聊資捧腹。更約論心。

謝友人惠詩墨啓

昔子作戲。未免遷攜。肇兒不量緍與絨樹。恕水蟹而不釋。傳帝虎以皆驚。誤出烏工式之眉。東國烏公孫所目。新蹟從教萬段。貴欲不僅合文。式挾鋼以生疑。或彎弓而反射。始能自古。妙善何人。伏惟某人阿閣翔鸞。渥洼神驥。龍翔鳳舞飛走利。神手觀汗顏之工。方且驅楚浮圖為師。對醜道士然句。手加拂拭。方憎吹霍。色線幼婦之詞。過於褒寵。子墨客卿之寶。庶以琢磨。衆好衆惡而必能察焉。誰毀誰譽而有所試矣。動而得謗。況兼雜然之虛名。盡猶倚才。有感杜陵之高誼。契然占謝。聊以珍藏。國朝宋伯賢四雲叢代謝玄教真人啓

大德回生。體玄樞而同運。仁功不載。普品彙以均霑。施惠自天。感是無地。共惟某人。宗門元老。京國達尊。道德五千言。貫萬殊而歸一本。遂瀛三島容懽八極而臨九州。春滿金陵。紅杏露上林之樹。風生瑤圃。碧桃開閬苑之花。欣際會於風雲。共賜依於日月。丹衷通鶴馭。蕭千仗而擁玉階。尺觀龍顏。擁華仙而司下土。寔玄教之柱石。推宗社之棟梁。隆武甫修。網紀斯遺。竊念某草茅賤士。樗櫟散材。書叨侍於玄士上卿。獲不棄於大人君子。三生有幸。一拙無能。學違寸積之功。職忝尺階而進。治城趨牀下之拜。已遂夙心。北橋授囊中之編。每愧知己。世塗久昧。獵尊自毀於青黃。輿論多彰。碁局孰戕其黑白。爰由退悔。遂稽謝忱。知我春秋。罪我春秋事無懸德於左右。待以國士報以國士。尚期驅策於後先。謹瀝汗青少伸悃素。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百三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百四十

四濟

啓

賀啓

唐劉賓客集賀門下李相公啓。自西川入為大夫拜相 某啓。伏以聖君書功成懂懈之日。而求賢愈切。思治益深。是上玄眷佑歎逢致太平之明效。以相公事業高達此時。天下之人。視仁壽之域。其猶壽民。放命書所至。德風隨之。微材片善。咸自塵拂。況同主國柄。如吹塤篪。全生之倫。惟所措置。日月率午。揭無邪陰。聖賢合德。人識正道。雖居畎畝。足以詠歌。某遐守要荒。不獲隨例拜賀。私感竊抃。實倍恒情。宋歐陽公集賀新發運啓 孔嵐啟新范 伏審榮抱使權。已踏禮上。旦獲居屬邸。竊庇公庇方深欣幸之私。遽辱誨存之厚。伏惟某人才優學古。業茂經時。久妙來於上心。屢委分於劇任。累晴綏績。至被陟明。授日皆虛。豈足煩於飭地。暮年入報。行刻遷於寵靈。屬此春和。其綏福履。欣依禱頌。倍萬常情。宋景文公集賀相公啓 右某伏審光奉制至。改踐藩社。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沈樸隱正。悖德粹明。威會先朝。協恭順承。萬樞俾乂。壽金石之至誠。三書危言推射狼之鉞喙。背僧迭遲。身退同私。會正宁之執殲。判群邪而圖舊萬教王已。雷書悃之不容。媚旦未歸。國室家之同望。薦更巨屏。均暢遠猷。茲者北海表封。東秦均重。再煩坐鎮之德。允重決大之風。然而人欽其聲。拜遲鄉直。天將為繹。竢通古之至青。政君和羹。好豫梅之妙味。詎及暮年之報即迎三節之趟。大庇含生。永孚久業。

賀集賢李相公啓 右某伏審甫來制還。對司魁柄。伏惟慶慰。恭以集賢相公。慮經萬事。業映九功。囊自先朝。已膺茂宰。去邦不校。則親若淵淳。會至有期。則發然山立。運有夷險。道無滔穢。屬明辟之數求。眷舊人而圖任。越由藩翰。再序公槐。伏以東山見思。敦還歸之甚晚。南宮所著。留故事以居名。方抃登賢。遽承崇譞。剡佐王之為重。匪狀汗之可期。顧體清羸。遂膺殊典。載披題誨。但伏春私。

賀史館相公啓。 右某啓。伏覩今月十六日麻制。伏審昭備冊遇。入正台府。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業總民極。氣陶天倪。自大對清規。安步華擢。摛折醜虜德庇生人。復故約於撫和。屆住兵於不戰。逍翰樞筵。出均賢黨。謀當帝心功暴方夏。遂膺帝眷之重。入允公孫之求。對執萬機。顯正三事。槐朝表倍慶賢聖之同時。斯足承君佯安危之注意。至在公倍有識均豁某早誤知情。欽聞命數。素北郭之守。遽散彈冠。儼西閭之深情。難飛羽。第均抃參

仰坯陶。 賀并州安撫相公啓。 右某啓。伏審寵被墨麻。移鎮藩牧。伏惟慶慰。恭以經畧安撫相公。神贊忠傑。天惎謀謨。坐清叛戎。大造西鄙。追茂帝緯。昭穆彝倫。運均三事之昔。蒙總中軍之令。堯曰四嶽。實統諸侯。周制上公。亦居二伯。中外雖異。倚注弗殊。但虞桑蔭之洛。復冠槐階之貴。士類攸仰。天下同瞻。某忝守邊符。莫陪賓贄。心傾德宇。恨不翰飛。 賀文相公啓。 右某啓。伏覩去月十一日内降白麻。伏審顯奉制恩。式序元宰。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忠實天挺。器本國資。蓄爲嘉猷。邁作昭德。自禽像妖盜。綏靜黎元。讃帝世之洪儀。決玉區之大霈。協風入律。人有太和。赫日當天。物無斜影。旋委魁柄。外臨方侯。其如簡在之眷。素隆是以還相之期雖久。誕告剛日。復冠軒台。册賜焜煌。書賛優重。弼惟帝眷。宜體睨之愈加。公自西來。固室家之相賀。永先坯縫。遂格上穹。某早以鄙孱。謬蒙奬錄。遠帶屯部。側聽褒書。慶坯冶之在辰。阻中懽而詣府。欣忭之切。精組莫宣。 賀南京劉相公啓。 右某伏審懇辭宰柄。出守留都。確請不回。俞音俄降。伏惟慶慰。恭以大觀文相公。照通三極。業茂九歌。盛會帝期。獨經王體。隱含章而内健。掃造辟以進思。七年于今。百度咸乂。功名之地。不處丞露奏封。進退之正有宜。遂申高節。增冬官之茂秩。帖宴殿之祕資。用付南畿。益衍多戶。宋臣舊法。固自著於廟堂。仁人乃心。實不離於王室。鎮息浮動。均一賢勞。其適剡州符。阻通慶謁。欽懷風矩。悉激於膺。 賀柴相公啓。 右某啓。伏審肅膺明制。改蒞近藩。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茂德参和。大猷經遠。世嗣廟蘇之伐。入連王館之榮。節制中權。耳耳華於六纛。綢繆上衮。煌煌視於三階。就執又新。疇勞彌渥。眷言旬服。移建侯邦。推異數於輟司。寳衔封於家積。僉言既允。延告咸聞。何確懇以辭隆。尚留恩而引日。特貽釣輪。遍列蕃情。𤴐即寵光。方紓勤企。 賀廣信軍武六宅啓。 右某啓。伏審寵正使名。洊先戎𨱎。守符未改。邊瑣增雄。某官英槩自高。沈謀克發。敵上所憚。蜀勇於餘。積閥有歲月之淹。薦賢文章奏之密。果從聖衷。進服恩褒。列帥壁以相鄰。中軍衔而增重。攝符無狀。即席是資。竊抃餘音。固符久禱。劉欽彭城集爲韓相 賀史館相公啓。 伏審消遥休展。纚應典冊。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秉德純固。達道幾深。任重而未書去仁。器遠而靡求近效。是謂社稷之鎮。股肱之良。資帝勝之簡襄。賁民性之注意。延告伊始。僉論翕然。九功之儀。由是可歌。千齡之期。抑推胥協。某仕黜公餘。居仰階符。甫深凫藻之誠。遽沐玉書之賜。佩銘喜忭。受集于懷。 賀省主某官啓。 伏審先被策書。主司邦計。恭惟慶慰。竊以咳數經入之賦。厚生凡用之權。唯畝智足以有

功。惟幾深足以成務。訂茲慎簡。且曰才難。恭以某官。德爲儒宗。學稽聖典。倜儻扶義。以持主。琮晬入神而不窮。所謂元精之主。王者之佐。而自雍容表列。惇樹風聲。謀國以忠。搢紳推其軌範。作法於厚。逍遥頼其規摹。故適道可以與權。圖任所以共治。復正大農之柄。一專司會之謀。地若流泉。劉晏之才始著。民不加賦。桑羊之畫寀高。既成阜俗之勲。必繼富民之拜。某辱知最厚。受賜亦深。側聆休命之行。愈積由衷之忭。 賀江寧相公啓。 近審寵分瑞節。出鎮南邦。帝勝憂賢。賜履所以均逸海隅。俟志于蕃牆之具瞻。惟消日而布和。固殿邦而多福。吉祥止止。啓處休休。恭以某官業茂勑天。道隆稽古。民懷師保之德。朝倚股肱之良。惟九功之可歌。定萬世之永賴。中伯于謝。書決周邵。姬公在東。歎興信處。行復衮衣之賜。用正泰階之符。勉祈節宣。下副言頌。 賀宋相公啓。 伏審寵陞左戶。改鎮壁田。雖霖雨之期。尚缺時望。在股肱之寄。誠出上心。凡被頌情。尤深慶忭。恭以某官。粥諸帝業。寅亮天工。盛德著乎九歌。仁澤孚乎四海。下與濟濟之摘。上有巍巍之名。間者剖麟玉而保釐。資衮衣而信處。四方維則。寔觀商邑之先。三后協心。允纘姬文之洽。惟昆吾之舊宅。有大隗之遺風。復頼殿邦。以資韋化。佇下玉堂之册。還司金鉉之和。某云云 賀呂開封啓。 伏審光膺命書。尹正天府。恭惟慶慰。竊以某官清徹肅物。高掄端朝。義經術以自將。聲徳華而絶出。雍容邇列。表範士林。纔外計之驚耐。賦輿丸入。任中權之寄。而戎橐底平。方䝉歷於鈞衡。復拜嵗於畿甸。緇衣流詠。孟聞鄭伯之功。狄陽啓封。將繼韋成之拜。 賀晏相公啓。 一違恩閣。屢更歲律。慨焉挐駢之誓。寔君盤飽之姿。逃仰階符。祗揺心旆。茲者伏審先膺帝制。居守別都。成周三后之功。京邑四方之則。允屬元老。用熙兆民。恭惟消遥殺展。和布美化。神明攸勞。蕃祿用康。伏以某官。天壽高厖。人文明煥。務致君於遣。以康世爲懷。訏謨廟堂。化匯宇。孰不被運鈞之賜。有以致知天之壽。及手權中軍之嚴。分閫外之寄。戎橐脩治。遠夷服從。方將還熙載於本朝。故擭資保釐於留鑰。佇頒優策。以快具瞻。 賀劉相公啓。 伏審光被制書。寵正鈞庸。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嶠嶽山穀。叶徳股膂。敦正始之遠猷。脩大中之宏度。越在和誠。靡求近功。蓋自抃以伊皋。期必治君於堯舜。風之所偃。澤之所沾。上有巍巍之名。下臻濟濟之揖。聲實軼於邴魏。規畫肚於蕭曹。聽之僉俞。隱是良弼。果重熙之會。禮樂盛興。欲治之符。聖賢胥遇。庶手包六經而據頌。炳三代而同風。凡在具寮。用此相慶。某早繄鈞鑄。覩覩局達。莫隨班賀之儀。徒積由衷之喜。瞻望符照。不任踊躍之禱。黄庶代撰

集賀丈相公啓。　某啓。得邸吏報，伏承相公今八月十五日制書建拜
昌節，移鎮長安者。竊以入柄鈞陶，出專斧鉞，注意內外，莫嚴於擬擇，動經
重顧，廷所鑒。恭惟太尉相公，柱石之舊，遠展搏翼。文武兼技，誠明自興。
遺補巢翰，歉復東留。意清泰逝，卻隆寵。一度惟仰股肱之邦，國有大論，朝
野倚重。四方威侵，側席起坐，得公之書，天下洗然。令嚴震雨，以惠秦人。裏
衣其騎，旦夕所歌。再究魁杓，日月以冀。某極陋無似，畢瑤宇下，驟違論約，
飢渴不展。大旆西指，霈霑所勤。以國自獲，禱纏之切，謹奉啓事陳賀。伏惟
鈞護，俯賜鑒念。不宣。謹啓。夏文莊公集賀舒州李相公啓。　右某伏審甫
膺鴻沖，起殿大藩。伏惟慶懌。恭以某官洗正東舜，清和魁楨，經三聖之變，
紬繹惟深，貫萬物之儀。臣隣有冀，寅屬先朝遺裕。臣寮與無寄，蕭辟非陰
寵時柄。允釐哲輔，光珍出撲，仍擒未訴，滏綜多瞻。虹氣由是壽止，青塗為
之淼清，精貫三辰。賴深百體，終以洽聞非語。引去上司，傳致深文，越膺南
齋孫節，彌拔高揖。自沖拓榮倖之交，人言無間於左右之手。國體幾虧，大
號繼明。臣屢威露，狐鼠失其深穴，豺虎食於措人。怡氣雲翔，皇明電照。鑒
洗司制，延即舊臣。眷惟襄贊之賢，首被優深之渥。慰籍良厚，此倚增隆。袁
安涕淚，全深於王室；謝傅憂縈，豈結於蒼生。雖暫假於鎮臨，必坐階於密

簪星公來復，有識相歡。屬神攢耳於聆風，斯文聯冊而刊美。洪惟高蔑絕
出，常均某恪守郡條。欽聞新渙，不獲拜伏車下，奔走道周。且私慶於單危，
將永歸於進鑄。清江三孔集賀李資深啓。　伏審拜寵閣度，正名禁掖，搢
紳咸歡，朝野忻愉。恭惟某官，體仁為文，秉義主本，彌綸天下之事，包括古
人之長。固結主知，度越時俊。雖書玉府，衣冠冀望於清塵；儒道碎雍，士子
皆承於新學。乃升法從，遂長蓬壹。攀排不避乎貴要，感激但存於忠義。果
由簡寄，秉直金坡。以言觀察，則普就私人；以言責重，則權為內相。況如策
業之茂，當慶輔拂之隆。想在匪朝，判齊大用。某叨官江膺，係忝門闌，閑成
命之已行，攄情衷而竊抃。　賀王和甫啓。　伏審拜命內廷，即真西掖。儒
林相慶，搢論均懽。某官學造精微，文足經緯。籍甚天下之望，蔚然王佐之
材。出臨方州，政事著於雅俗；入居省計，議論動乎前旒。遂參事於訓辭，當
來翰於歲凡。發明上指，燗乎雲漢之章；布聞方來，沛乎雷雨之制。號乎稱
職，旋已正名。自古相門，必生輔弼。況今從事，多秉鈞衡。行雖此塗，即預大
柄。某驅馳江國，瞻望台闈，懸抃之私，倍萬常等。　賀韋子厚啓。　伏審光
膺招錄，榮總政機。凡在陶鎔，率深慶抃。恭惟某官，氣鍾川嶽，學際天人，冠
乎海內之英，蔚為王者之佐。闢拓土宇，威名動乎四夷；阜通貨財，惠澤拖

乎一世。未離鄉邑，已涉禁塗。既至闕廷，益隆眷委。文章足以追復古始，論
議足以折衷臣言。寔無不宜，遂秉相鈞，果進陪於大柄。南來究於遠猷，赫
赫師尹，書承世業；煌煌周袞，即正台階。某抗迹塵寰，託身鈞播。側聆成命，
倍切懽呼。　賀舒信道啓。　伏審拜寵內閣，升華左史。其才達用，興議協
同。恭惟某官，羽儀天朝，冠冕士類。體仁而發，秉於美氣和風，秉氣以剛。
慷慨於危言，裒論踐英臺之雄職。紬金匱之祕，寄地嚴清，想忠貫白日。人
皆服其有器識，上方倚以為公卿。果由司憲之尊，遂陟記言之重。持橐簪
筆，彌近清光。論道經邦，尚多蕢蘊。想在旦夕，即居樞指。某祇局東南，宅心
左右。側聆成命，倍切懽忭。　賀曹孝序啓。　竊審拜嘉十行，持憲一道，姝
時之寵，視事有初。吳惟歡慶。伏以某官天資高明，才望烜赫。今欽義之美
意，擢使者之重權。先生所貽，衆望咸聳。祿即超於名節，豈久留於軺車。某
罪戾之餘，依仰為幸。　賀王正仲啓。　伏審顧膺寵數，進掌命書。儒林先
輝，物論慶愜。恭惟某官，海宇偉望，朝廷正人。特操立乎天地之間，高誼出
乎世俗之表。言與行稱，初無久渝。淵衷自智，清節彌峻。枚雖天祿之閣，紬
繹太史之編。方朔時詞，董狐直筆。自橫坳之近寄，升鳳閣之高華。議論足
以增重本朝，文章足以宣明上德。發號出令，由此追三代之風；顧問論思，

不日參四隣之列。某恪居官次，阻望台光。聞成命之已行，撫懷衷而增抃。
賀李邦直啓。　伏審拜嘉言綍，進職禁林。凡在傳聞，莫不欣喜。恭惟某
官，天資聰敏，物望清明。篤實發乎輝光，精微先乎廣大。承仙李之華胄，於
青莪之盛辰。養成羽儀，自致青漢。賢科決策，有公孫董之文章；信史屬
辭，繼左氏遷固之筆削。遂升法從，以掌命書。鳳閣掄華，始參歲籌；金坡入
直，盡收官職。極儒者之榮名，厭天下之公議。佇由內相，即殘近司。某身縶
江湖，遠違屏著。側聆成命，倍切懽悰。　代賀李南公啓。　光奉茂恩，榮參
外計。恭惟歡慶。伏以某官天儲秀氣，時企絕游。所臨皆宜，自任以重。太上
撫裕民之政，明公宣出使之華。從容方綜於事功，赫奕就康於漕輓。驟
千里式書遷路之初，鴻鵠高飛，佇展摩霄之勢。顧惟壞技，幸託部麾。更冀
保調，副迎寵渥。　賀青倅監丞啓。　伏審就領命書，出監東郡。共惟慶慰。
伏以某官，靜而鎮俗，端以儀朝。貴重金閨之英，平直玉律之議。暫歸補外，
當已戒塗。某備員庠中，託迹府下。即依盛德之庇，預極私心之懽。李昭玘
樂靜集賀門下馬司相公啓。　寵膺除綍，進貳納言。多士彈冠，見雲龍
之會；都人夾道，覩觀衮繡之歸。惟澗王動止之思，爲賢者勸課焉之意。
天意有道，時丁太平。明良相懽，上下蒙福。共惟某官，生民先覺，當世宗工。

富貴死生不動心如孟子得止久速必治已似仲尼故特主於議論之閑不惑於是非之際聞善言貴孟勵風猷於義也剛氣無衆人之怒不可則止匪懷好爵之縻養疾家園遊心聖圖孤乘種竹自以爲逍遙凡續書莫知其老聖身自信與世尤殊謝流俗之難移袍古人而嘯傲德無與映貫洛水以至清望不可攀歷嵩高而獨峻雅雅從於燕處終未慰於巖瞻屬睿智之紹休念耆難而在御凡升故老丕式壯猷暫紏治於東臺將熒調於大化晁有進思之志今爲行可之時不負蒼生安眠東山之高卧方思霖雨果符傳野之孚求人心同響於春臺國體大安於磐石四方無號萬世有辭 業從以微職黏蒙優眷限拘符考阻造鈞庭 賀交代改官啓 對敭寵命進陟新階名德所推縉紳相慶恭惟某官隆才殊敏體道静深議論見聖人之心行義爲天下之則横經芹水之館士有成材賜見雲龍之庭上嗟玩遇遭遠美秩寵慰公評竚聞天語之咨庸行殿禁垣之清近 蘇東坡大全集賀蔣發運啓 伏審上計入覲拜恩言還擇節東南上寄一方之休戚孝圖廣内示將大用之權輿凡在庇庥舉增忭躍恭惟某官受材秀傑秉德純忠蔚然西漢之孚深厚爾雅展矣東京之吏惆悃無華雖已得正法眼藏於大祖師猶有一大事因緣於當來世國將入践卿相

坐致功名以斯道而結主知隨所寓而作佛事某實拔已久衆病相仍方稱慶之未遑忽移書之見及欣感之素筆舌難宣 賀高陽王制啓 伏審顧眷恩綸榮更帥閫鎮武理之衡要照内閣之高華公議交愉貴名愈白恭惟某官膺天大佳於時有爲發揮才謀更歷事任道能濟而不過事雖雜而不紛寄在聖心遂孟炳佳峻登秘近之高重易關防之寄有思有威号結東人之愛允文允武更紓北顧之憂節觀戎功進陟近輔郡俠西墉集代錢文賀別元忠自福移泰啓 伏審解印甌閩秉抗泰䧟星移節鉞虎氀氏羌戎翰有長輿情天拤伏惟慶慰恭惟某官羽儀人世柱石帝家中外游更聲華具在珠翎森究培植良善德愛刑威春和秋凜凡瘠近侍必自重瀛天水名都國朝右牌拯遺愛是借名臣當樽俎笑談遺衝自所則氣妖沉伏西顧無憂公於新除人據是星遥惟統貫今日報成寧俟席温行膺入拜某被知有素屬望尤深聞命歡欣遥實不寐嚮風馳慕萬里搖心政命惟新萬魚共類更期精調台重青對寵光王安石臨川集賀集賢相公啓代人作 恭以某座凋悉致重遣秩寵兼常伯寄在冬官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業氣堪寒稟精河岳風華懋美峴嵩東南之彦天錫純論温如西北之瓖不階尺寸遂致青雲世國任於老成日對揚於休命服

肱作楫素同國體之安帳古命官遂致文明之路議爲異數允屬具瞻某允位外藩希風上國觀文摛叙彌高天老之台通謁爲儀漸遠互基之日惟愉無狀震悚兼聞 賀昭文相公啓代宋王獻公作 恭審肅被寵靈登司樞要伏惟慶慰寓以安危所繫文武相須眷注意之殊時崇仰成之異體至若萬務通于四海二柄萃于一門侍在休辰職錄全德恭以某官風華博照天韻雄成扶旦奭之謨謀製韋平之奥賓遂展畢成序爵彌高清議被民卓冠一時之傑壹規振俗邁三代之隆嗟彼先蜚響音邊更肯嚴天討爰整王師上方深拱以倚平 傳撰而取重昇諂全責欽吾壯猷與搞所同巖蹲惟允普鋭通幽谷豐沛邑之宗臣威被司奴實漢家之真宰宜令具美與古兼微某風附末光雅頓善庇任藩城而待罪儲君自安佑宿邸之移文楚然濫喜依歸之書有過等夷 參知政事國宋室賀啓 此者叨被上恩使陪國論惟才能之淺陋荷眷遇之特殊遥邀希寄肴循知畏此至伏遇某官道存持衆志務上同有許國之至懷樂推賢而與共固令孤拙得冒寵靈先裝慶門之動尤積媿顔之厚 賀韓史館相公啓 伏覩制命登用臣宗大忠奮興衆正欣賴伏惟慶慰恭惟史館相公世載賢業躬合時聖道直方而行以不疑氣剛大而養之無害遂專國柄實

佑帝庭貪夫以廉惟伯夷之行是効狂士更直則成湯之舉可知某久積舊愚尚竊榮禄以承流而自勤知恥義之所歸劉龍雲先生集代劉漕賀文潞公啓 寬大右某伏審祇膺制命就起師臣惠質於晉大有爲之時圖任於官不必備之始通避均佚宗社增安伏惟慶慰寓以關理亂者其惟軍本休戚者莫如國平則和之使協章乃明而欸宣厥有重權莫易元老恭惟某官昂精樞粹崧鎮儲休公忠一身先後四世大成有二而命義何擇進專惟三而齒德居多日者肆敖春良吠熊契南林象嚼傲暫般赤松之遊翩翩紳緌慕撫渭川之駕風雲感會簡册前微裴度繋當世之安危軟春秋則益遠孔子稱本朝之俊人方署業則茂如富未若擁日東集拱星北極絕百僚而拴禮優五日而連朝力開經國之壯猷徐下蘇民之膏澤有欲爲王留者知微出畫之行無以我公歸兮徒切居東之望某嘗操嚴節出有寬恩職閑典之藏麓欣微生之濫觴璪琚賀廣堂懸鍾羽之祓擕優覺播材積附洪均之炔北 賀新提點朝散啓 伏審先奉俞恩就更便鎮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滄通翰苑譔茂聲猷平生以忠義自持所至而民物受賜果從郡寄爰晉怡司數路撫封發賢人之蘊未究一朝聯事而拙者之幸固多行挹標規劇深栖倚劉學易先生集賀大路公啓 伏

審踐柴兩鎮。進位上公。秉府戟。煮安車歸第。伏以某官。道隆德駿。功盛位崇。忠烈著於廟朝。勲勞格于天地。平章百姓。脩載股肱之良。鎮撫四夷。兼耗于山獻之重。雖保釐於洛邑。實師長於官僚。方聖上篤耆老之心。而大賢稽知止之義。爰封慶上。精懇弗渝。進极帝師之尊。兼理國老之重。世無此比。寵絶前聞。祉履永享。允盡大臣之休。出處俱高。高視聖人之清。福祿是宜。興刑攸在。某翔微小己。陶泳大鈞。欽盛際之難逢。仰餘風而增抃。坐慶俗狀。阻進台閣。文同丹淵。甚賀昭文文相公啓。　某此者伏審昭文相公寵被明詔。丕還宰席。朝野之士。擁拜相賀。誠以相公器度識量。實百杵冠流品。洞明前世經權之會。探究當今治忽之體。周之於文。則修舊起廢。而倫理備。施之於武。則剪暴除亂。而姦宄息。有患利以決民之骨髓。有勲烈以載國之旂常。府庫缺隴。執不瞭然。一旦在外。頻年不歸。雖有美化。止及乎一方。曾使重望。久虛於四海。皇上懷春舊德。企渴嘉謀。王下宸章。以促其入。追復正治。易如指顧。方今四夷未甚率服。百姓未甚富庶。陰陽未甚調暢。稼穡未甚蕃衍。相公登庸。辟議欣洽。感動和氣。樓靠雲淫。熏蒸悠踴躍瘡皆愈。太平之遇。期在旦夕。天下幸甚。某早荷存顧。無所報効。側聞休命。跳地而舞。伏限官守所拘。不獲奔趨左右。某無任喜躍之至。謹奉啓

賀不審謹啓曾華元量類葉賀蹇周輔授館職啓。　右華啓竊審奉被詔吾進登史體。伏惟慶慰。竊以安撫運使學古材資秀特。識度淹冲。富華國之懿文。抱據經之宿學。一入嗟異。欲相如之同時。多士推先。服籍柴之稽古。累緣時望。特被朝恩。派馬木牛。方佐中都之費。金匱石室。遂寬廣內之書。竊惟寵數之行。端實要塗之漸。佇齊法從。用協僉言。華獲在下封。側聞成命。分所海徼。幸依德庇之餘。寓直書林。更託舊遊之末。其為欣慶。曷可縷陳。　賀韓相公赴許州啓。　右華啓。伏審遠持信瑞。入奉清閑。候泰笙以趾辰。命言人而錫駕。百壺奔衛。宜無陟降之勞。六氣節宣。當遂神明之適。伏以判府相公。才為人傑。侍備天書。出處之盛。時紹韋平之慶。閱忠純之操。簡注於三朝。惟悌之風。儀刑于四海。比殿廟堂之任。少留藩輔之雄。力抗至言。屢辭於榮祿。眷求舊德。寄屬於上心。周均逢聞之動。就易鄉邦之便。偉華全己。已嚴入覲之裝。裹衣繡書。行允公歸之望。佇膺興冊。首秉鈞衡。華殿世多奇。獲知最久。持心素寡。未忘堂履之徵。引脰永懷。已動掃門之喜。更翼上為宗社善保寢興。　賀東府啓。　右華啓。伏覩十月二十三日麻制。伏審史館相公。言為耆舊。行應準繩。兼文武之閒材。當天人之真學。神祇幽贊。遇聖賢相得之時。更夏

贊觀備。君臣咸有之德。累縣樞軸。首秉鈞衡。竊惟不世之姿。深達當今之務。必且開公平之路。以序進群能。銷壅蔽之萌。以廣延衆論。以寬大為拯救瘡痍之要。以安靜為休息疲瘵之端。紬聚斂之無名。偃甲兵而不用。累推此道。以澤吾民。食味別聲之倫。並皆受賜。殊隣絶業之俗。孰不嚮風。福祿可等於丘山。功名必永於金石。華叅游墻屏。幸遇陶鈞。頫話餘生。始充擁排之惠。零丁滯迹。漸期亨泰之來。想望門闌。以欣以躍。　賀趙大資致仕啓。　進秩宫朝。歸榮里閈。伏惟慶慰。恭惟某官。言為著龜。行應準繩。肯一德以在躬。歷三朝而遇主。讜言大論。著在廟堂。善政流風。被于藩服。引年求謝。抗疏彌堅。屢降德音。方倚老成之重。雖回壯節。聞有官職之榮。歸理儲家之舉。追遂居家之樂。門闌祖帳。衆嘆大夫之賢。庭列賜車。皆知稽古之力。惟能踏於素志。實何謝於昔人。某早荷陶鈞。與遊門館。觀大賢出處之跡。是勸大倫。知儒者進退之宜。敢忘師慕。其為欣躍。倍萬等倫。謝文恭公集賀宋祠部啓。　伏審再迂使節。出按祥刑。奉瀕爾之帝書。列恤哉之天意。斷獄四百。適遵於治平。奏書三千。則隆於聽瑩。行膺之覃。又典官臺。望耳光榮。首贍華剌。仰恩勤之致意。但銘恨之叢懷。　賀和州朱給事啓。三省伏審方底跡愚。象河進秩。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器懷優裕。識理精

明。善陟隆以法官。特使播於宸眷。久從郡寄。實奥朝僉。天歸成章。式頒於雅誥。月書馭貴。爰正於名卿。方圜特棟之才。佇踐良肱之任。傾瞻茲切。抽制罔躍。　伏審被獎帝綸。歷榮卿寺。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識研奧晴。道貫中庸。秉安節以惟書。蓄懿文而載籍。內朝献職。叅居青瑣之閒。匡屛宣風。屢建赤油之戟。休令之聲簡帝。慶和之化在民。屬緣檢之考庸。由月書而正秩。九卿之下。括河海。式峻榮階。三公之坐。攝廟堂。佇叅魁柄。某風承祥將。先聽寵光。託毫幅以未遑。辱函封之薦及。載仰履謙之德。屬多允己之辭。威篆匪忘。惟杭增集。伏自溫榮中記。承丞外臺。幕府樹風。瞻事專而匪遑。竿金守寄。執罕績之未遑。豈期家海之名卿。猥降簿書之高義。柱史公之馬走。頒都守之泥封。犀管摛詞。鸞箋文之溢幅。玉音清響。覺虛美之盈。心。業所職。感恢增極。屬南北之長途。諒泰宇之無寧。伏惟某官。丈獻嶽才。明誠廣業。體忠精而濟往。襄器幕以致寓。未賦政於兩樞。實結望於四國。勉寬冲雅之量。行宣毗輔之勲。叅覩尚齡。魚凝丈績。　賀徐紫微啓。伏審榮被綍函。寵躋綸閣。伏惟慶慰。恭以微樞置院。伴星掖之蠡文。緣郎頌書。法天風之申令。允資時哲。克代聖言。伏惟某官。斷兕雄鋒。鳴周璞質。步玉除而振藻。冠仙籍以陞名。拂霧里朝。早參飛於鴻囊。望雲畫棟。幸

侍於龍姿蘊賢業以宏深注聖懷而優厚把言史局綿王法於婉儀尤職
者聯專國計於強富旋紆帝綍再易使麾九賦漕輸不煩甚於奴力兩宮
簡在特中召於進鋒延英既開宣室斯對芝封節移炎隆東觀之書藥署
陰岑乃踐西臺之地典謨攸託名教是瞻雲漢成章布堯言而伊始華垂
觀象禪山袞以在躬佇奮壯猷式參魁柄庶幾輔戒永託魏楊李復滿水
集賢輯祖太原禮上啟　春寵中宸攝臨全晉消長開府庶類均惟伏惟
判府經略太尉相公鉅德邁特沉幾先物威聲震於懷俗術業映於清時
樞極深嚴肅太兵而畏屬台階緝穆擢元化之丹青一德順孚千齡合契
茂綱陰雨垂蔭秀　等以連揮偉然家世之異倫華爾衣冠之盛事三朝
舊老四海具瞻授鉞晉邦開四封而受社擁旄參野護諸將以宣威側聞
載頌之音已布維新之政兵民輯睦耄慶救寧顯惟畫世之賢隨君長城
之勢某方拘賤役阻造慶班下情不任強幾聖文某代賀寵昭文啓　伏
審廟廊須才朝廷倚德誕頒明制登踐元台徽冊傳聞薦紳抃躍恭以某
官夙鍾間氣親對休辰文章致身忠誼結主宣邊陲之遠略早底豐功陪
樞極之偉謀旋承顧命陟隆王塗之秘綢繆台路之嚴參王論於中階密
禪玖闕歸成能於上袞弗有賢謀帝意僉傾物議加重果膺寵命升總大

鈞行將專攬政經深基王體三光澄澳百度清明措國至隆比元和政觀
之治躋民有福若大庭赫胥之年宗孟夏之具瞻臻宗臣之極致某適膺
守紱逖遠台符有地挺鎔無階慶蹈　伏審祗膺册命升總昌司體貌孟
隆幅負均慶恭以某官清廟偉器上天元精早會遇於帝宸恭綢繆於鈞
廡密禪年攝進隱賢謀第覲幾務之成帝權經綸之跡物論加重主知愈
明果被恩綸者躋宸路圖撰治安之策今之其時樹立太平之基火於匪
日進鼻斐之極致永華夏之具瞻葉職守侯邦逮逢台座側聞成命竊忭
私情　代賀董度支啓　伏審中宸降命外計委才行美廢之職倚墻擢
表之寵抃恭以某官氣陶至粹識蹈大方以器業之深取重時論有公忠
之實自結主知泰財府之劇謀陟星垣之要秩董淮州之轄給素號才難
議漕節之登延果膺帝東仔將擁發智略撰求事經全鼓羨餽力聽大農
之周兵民給足仔蒙細札之褒假拜崇麾伻紆丹懷劉才邵杉溪居士集
賀吳措置啓上成項接台光復歷歲時之久今茲天幸側聞柱梓之來會
而有期儒風增抃恭惟措置知府寺丞風猷凝遠學術淹該才應而有用
餘器無施而不可久聯朝籍茂著英聲譽望益隆縉紳推重暫領著室之
寄未擅遠大之圖屬茲經界之行實為仁政宜得敏強之吏以稱上心果

肅奉於俞音出按臨於閩部副茲選擢深明推舉之才行聽褒嘉進預清
華之選讀惟衰晚遠借庇庥延望便旌俯臨山邑庶獲承於教約用少慰
於傾馳　李圻跻埶先生集賀趙忠封平丟州啓　甲胄起戎有戰罔非得
已蠻夷猾夏不討無以示威雖舞干能格於有苗非通道孰來於西旅方
叔之征獫狁高宗之伐鬼方四夷之達弗實三代之所不免蠢茲卜漏援
我南陲口血未乾而背盟封疆甫威而入寇思峨恃險敢堅狼子之野心
阿永投誠如斷匈奴之右臂醜類欲殄遊魂何之旨速不恭抄掠未已奮
天威之如震罪廟算以無遺乃命侍臣寔求儒將輕裘緩帶運帷幄之良
籌折馘執俘莫諒蜆之京觀斧鉞專乎閫外鼓角鳴於地中授首萬人拓
境千里畫掃火宛盡焚梟猶之棲萬天木弓雖梁鵝猴之士破諸國君竹
之迎刃平二州如水之建瓴數路進兵常山之蛇擊首則尾至千夫奪隘
臨淮之法拔左而右奔巢穴至於焉空學畜不可勝計捷書報上喜分入
彩之光眉奥地開圖遠出九州之禹貢古來之有後無以加伏惟某官深
通明權以文濟武大盈若缺成功不居將歸美於一人優推勞於諸將富
貴不改其度明哲以保其身六詔望風就公旦中和之作八蠻落膽畏孔
明擒縱之餘某風進恩閑初被誇語叔孫求搴旗之仕李韵想薄命之人

辰不再來聽凱歌而不獲月關三捷覩汗馬以無因趨慶不遑馳牋徒切
賀宇文叔通啓　西風落葉方興志士之悲塞草黃雲重嗟胡塵之晴
衆單于才一郡之大命元戎啓十乘之行振宣皇威恭承睿筭弔十六州
之生聚復漢衣冠掃二百年之妖氛闢唐境土遠陰重德出壯遠猷前席
參帷幄之謀譚聚米見山川之形勢智囊無盡才力有餘天實先開時不
可失帳下得韓愈之人已知其甚賢軍中立左車士或致而相慶恭惟某官
斷裁國論式著三言子房之知無名而勇無功山甫之柔不茹而剛不吐
將茂北庭之勒石已成南國之甘棠行聽捷書實資妙畫聊風雖勁共飛
太白之觴易水自寒更式剗軻之墓　賀陳戶部移知東川啓　伏審光
膺明命榮徙巨藩印挺鄉邦風生井絡伏增慶抃恭惟某官學源深瀹氣
宇恢疏春生筆端言出塵表一室安能自播四座從其麴蘗簡省舊遊視
圖索手耗息皇華遠被攬轡志於澄清與時偕行而來者中也以道自重
則我且直之既從事以獨賢雖不容而何病外更雄服簡在上心竹馬喜
於再迎風俗為之一變江山不易父老猶存下車修廛對文翁之善化登
高能賦揮子昂之清風某叨薦公朝幸都德壤昵情每切趨慶未由範太
史集賀都承旨張容省啓　伏審祗奉制恩總承樞筦伏惟慶懌恭以某

宦通才成務藏識造微寀勿帝猷又司於宣納彌綸換政進貳於疑丞欣扑所深名言豈叙陳後山集賀本郡判大夫啓　光奉宸恩鎮臨近服風聲所被人士同歸共惟某官德盛而仰高學優而文富名成於實既久而彌著政出於仁所居而稱治薦更中外願有熏猷係責璜之進超恩黃童之僅息頃雖文學之國追罹水旱之憂倉廩既傾飢寒并肆蹂躪就殄全艤不鳴方援安養之秋樂得循良之吏斯民相慶衆興五袴之心下吏自情獨有二天之覆畢西臺先生集賀門下相公啓　某頓首再拜某官台座去違材館累更時序自惟官閥位卑與公府禮絕是以不敢時奉扎通下執事心係門閥無日忘之春晚暄極衆想論道餘裕鈞體動止萬福某竊祿宮祠仰緊延埴之力以先填溝壑瞻望屏著趨伏未由敢冀順合天福沖用太和永乂王家無疆之休畢情且祝且頌不勝惓惓某皇恐再拜伏自某官入居廟堂繼登樞路凡兩奉啓事修賀在汝州時書發遣手筆寵答上體思眷之厚感激何言恭以振發大猷濟時及物曹未閱月已觸制作之盛今者伏審本膺宸眷進陟上台冠見在廷保人群品乃皇天降佑列聖溥臨道務盛期以熙昭代斯文斯今永有歸託匯一介之賤遠與同宇之物均托大厦而倚嚴石豈不幸耶某以蹤跡在遠無由進叙在臺之外本慶左右引領距躍豈勝下情挂修前啓通賀兼布悰誠萬一仰惟鈞慈俯賜鑒察幸甚　呂淨德先生集　賀成都趙大資啓　伏審誕告外廷再頒舊德進徽名於秘殿倚重鎮於週方凡出綏懷舉增欣慶竊以天下之勢如腹心手足之交扶銅南之權實萬國蕃室之最盛至富疆者難官之所仰給而險固者中夏之所防虞蕃之國世未衰則二偽乘時而竊處問者王澤或壅則三盜覬覦而姦奔驗聖朝遠馭之心盡累世深恩之要有恩以結其情也故文法之體大概歸諸簡易有威以神其用也故牧伯之任一切付以權宜習慣百年靖康三蜀物情自適幸力何知幸會熙辰遭更洪化雖朝廷之慎舉方改絃易柱以圖寧而風俗之未諳或傾耳側目而駭政佳保周之遺法也行之所以息冠盜而違竟多懼於網羅程廣廈之定賦者復之所以抑兼并而下戶反嗟於腹削豈浮費之不會而載以法度則父老指能其嬉游欲大法之有宗而戒其權斷則姦暴見窺而猖獗此四者之異論乃一方之切憂宜得鉅公以寧舊俗恭以某官至誠自任大節不欺體貌相之方嚴濟郡侯之清靜言其更踐由臺閣而至廟堂以猷為哉木原而盡經變顧惟方面密若家庭固宜抱猾則益遒中和以俗教齊則率由仁義譬如陽春之令一動而品彙蘇百樂之音一

御而淳氣洽必俟頃年之治禮載陽今日之歡聲聞早以珠凡援煩執契預里人之胥慶同群吏之知歸趙冉巨竹隱畸士集賀祝德升先輩啓　伏審藥名藝苑得雋賢科普之所期今以為慰惟邑里之輕重視人物之盛衰有如吾鄉寔遇王國山河控帶遂皆霸王之餘風氣雅馴俗有衣冠之舊普相傳為多士居見紀於四隣久乎寂寞曠莫興起至乃閩郡無鹿書者累年逮今後生益絕望於前輩父老之所歎息閭閻以為指擿僅非才傑之材孰敵數衰之氣猶賴吾友再張我軍猷獨擅於私業書大同於衆喜顧此造辰之始是惟彙濟之初功名非不可為富貴皆所自有顧勤宣於今後竊欣在於下風此田一鳴有志者事竟成也冀時千里將沛然孰能禦之誰曰不然吾猶有望幸加餐而無急遽或罷以自珍惜形於言書不盡意　賀大名韓觀文啓　伏審遠驅鈞軸近石都城肅膺上宰之良肇總居留之重典刑惟舊渭澤咸新神明所依福祿自至恭以某官看古變高遠時舟堯命乃繫於黎元功獨高於社稷蟠貴九老聊復北門鎖廷頓以殿邦天下屬其為相持開黃閣式慰蒼生某方幸執鞭遽嗟墜雨雖登門之未久實受恩之已深書析開鄭幸屬成之不遠代為依北並歎軒之敢忘惟益厲於操修庶少酬於顧遇竊懷感戀豈勝叙陳彭汝礪郡陽集賀人種上啓　叨備賤官父棣清論顧位勢相違之遠雖書問不敢以聞業承拜恩既聆視事發揮素蘊振提憲綱求里巷之輿音有得望門閭之嘗豈能忘懷而虛見止之私重益欲然之素在冬始序於氣已寒須言受凋前迓先寵　賀邵成都啓　錫命自中分符于外上恩加厚時論益隆以精明傳達之材而奇矣方面之雄以敦厖深厚之器而將領事權之重縉紳所以聞風而有喜朝廷所以遣寇而無憂蓋安危地理之自然而治亂亦勢之難一普同人之盛以聖師書有伏戎之憂今既濟之成而天下未知濡首之戒一云今既濟汝久中外不知濡首之憂惟文本已有聖智李有佳佳之念此皆識微之論可為明哲者言春茲一陽尤損多變物修而難童民輕而易搖犬定如淳化而革野是有窺發之虞太平如至和而閒卷自為驚援之勢願喜亂者所捐物之弊能致安者屬夫人之賢共惟某官天畀之材學達夫道嘉謀讜議游息於中稽餘糾緒言反復於義理以平時撫綏之有素處今日任用而無疑竊伏下風願紀輿誦使廟堂未形之患氷釋於將來庶邦家太平之基受延於可久由是席台衛之周得以盡其樸之材揭鑿冀前引望無已願言珍藏以慰其瞻　賀靳思先輩啓　月旦推賢風欽高仵春榜拔藝竊聆賁名遠猶阻於慶宣賦

國深於賀廈。晉承緘翰。允極感銘。某官資才特高。操履自潔。研精航遺圖
遶左右之原。發冡決科。果入英雄之彀。方馳驥足。就測鳴圖。對左史集賢
集禧蘇相公啓。　右某啓。伏審某官。甚辭宰路。置上衮封。拜秘殿之寵名。
奉殊庭之使事。出處必繇其道。行止不違乎時。高風凜然。清議仰止。輒以
朝望。允尊賢尚德之優。重於典刑。副甚老乞言之託。某叨游門館。申屬陶
鈞。欽充節之雍容。拊懷衷而慰羡。區區之意。敦敘莫窮。　賀中書蘇相公
啓。　敕命治遷。登貳宰席。上符枚卜之慎。下慰具瞻之公。某官玉妙古今。
張皇幽渺。實乎金石著帛渝之誠。見于書窮育後凋之節。密勿圖謀。周旋
臣鄰。以先生長者之風。育多士大夫之譽。叔理萬事。惟伯始之拘。能建嘉
謨。費房公是賴。能進以禮。道行有時。仰猷告之誕孚。慶老成之真踐。廟朝
增重。海宇同欣。矧惟忝出於門闌。今也正依於陶冶。其爲喜快。滋倍等倫。
賀中書范相公啓。　右某伏審歎號治庭。歸貳宰路。寵章延下。歡頌率
同。伏以中書僕射相公。忠義天資。經綸世濟。衡軸舊諳於事卜。熟庸已塊
於彝常。繫時重輕。以道出處。乃眷圖舊。惟皇思賢。被招節之一趨。來寅闕
之三揖。勤勞久於外。善周公之東歸。吳夏畏其名。宜裴令之再相。永綏四
海。丕究遠圖。某早挂先塵。正依陶冶。欣歡永賴。倍萬常情。　賀曹州梁押

公啓。　伏審某官。拜恩中宸。得請近輔。允我十乘。駐幕府以雍容。秉階六
符于東藩。而委鹽籥。階士擁馬。激歡誠。某官道學淵閎。德器剛厚。以至誠
熙帝載。以大忠結主知。公府熟庸。歌吟於四海。賢人事業。見於兩朝。昔
伕既均。藩垣薦啓。今聖賢之始會。方天地之泰交。東土未歸。既拜袞衣之
賜。中書有考。永光巖石之上。中外所傾。重輕有繫。某久蔭帡幪。篆爾未追
帝虞清毳。不敢奉北。適以州符之守。無緣台席之趨。　賀李范二資政啓。
伏審聖冊發中。賢科瘞芒。國家闡方正茂異之路。秋魁磊英雄之才。雖
名級所推。近少致於舊令。而事業之地。蓋將世於此。適盛朝得人。多士文
燦。某官學贍乎道。文麗而經。指青群書。蓄筆大對。董氏策漢。極談乎天人
劉子忠廣。獨發於治道。凡言有補於當世。政事無侍於有司。仰符垂聽之
懷。優第呈公之選。竊欽盛際。易測遠圖。惠顧之深。往聞爲賜。屬公私蔭閑
致占報之後時。慕客彦進攜文堂集賢館職到任啓。　右某伏審奉歸檢
之溫文。進蘭臺之清貫。竊惟慶慰。恭以某官。平康閑望。自結春知。映扣閽
之青蘋。受學是正。探書階之紅藕。行敘拜延。將杜高韓。尋攜大軸。屏棲中
而通禮。頓感懷以文。懷沈氏王先生集賢還賀正啓。　竊以陽曆端開。王
春授時。發生之初。政教之首。伏惟某官。躬有盛業。進居朝廷。我服正歲之

元。叢被善祥之澤。屆占理翰。適衍書龍意南之勤。搖懷以重。　伏以陽曆
端開。元春授時。發生之初。政教之首。方餘陰之退伏。當士之亨嘉。爲致意
戩。適形善頌。載惟感慈。何以售言。蘇魏公集賢留守相公辭太原再領西
京啓。　右某伏審某官。允被賢書。進重命數。推至誠而確讓。止褒舉之既
行。特恬後遇。即移舊府。義激周行之次。聲騰近甸之間。伏以某官。輿學階
天。元功冠世。熙帝之載。副書叙九德之歌。知幾其神。則易稱萬夫之望。自
兩登於魁柄。嘗申處於藏名。集政廟堂。出藩幾甸。邦國若爲蓍蔡。頼山甫之
將明。輔相重輕。今聲晉公之出入。昨以虞州名牧。漢冊圖勲。坐移丞相之
庭。往殿太原之壞。據授崇秩。所以尊師長之賢。尹正重名。所以增方鎮之
體。列枌榆之故里。行花囊之來歸。而相公内艱安閑。弗榮寵利。亟露章而
懇辭。務辭身以獨堅。宸衷爲之動懷。顧制固而難汙。止拜常山之節。還臨
洛宅之都。申令傳聞。群倫慢歎。竊謂至宰相契。上方有舊人共政之求。宮
難其體下。孟思大鈞播物之意。雖嘗措於沖壽。謙即放於晴容。三冠觸槐
柳有本朝之故事。五聞鑪冶。將到率土之傾心。某早得親牧。於丁屢郡寄。側
聽保釐之始。欣依照燕之餘。據守印符。莫獲修於慶謁。傾馳慕素。姑永丸
於生成。　賀新恩先輩啓。　右某啓。伏以右文典治。盛德振辰。廣求天下

之英。宏聲數十之選。詔書一下。士類四臻。承平百年。用此數路。則薪之效
而得乎翹楚。育材之久。而見乎菁莪。必須異能。以備優等。伏惟先輩學漸
聖域。文紓國華。寶游萬遠之林。久待弓旌之聘。飆然麗賦。書親乙夜之觀。
赫爾榮名。高視東堂之集。方聆歌樂。俄沐華箴。味拐意之稠重。增鄙懷之
企悚。　王之道相山集賀王仲聞無爲別任啓。　入秉清公。被綸言而進秩。
來宣德意。遙懸鉞以專城。允麾閒刺史之天。青澤下文昌之雨。清刷視事。
載歌已洽於四隣。裁書寓吟。倚好歌精於一令。恭惟某官。風神高邁。鋒局
明強。在朝推瑜仲翔。信有家法。當世未見廣甫。可謂人豪。肆王室之中興
當復邦之外禦。命旬服久淪於塗炭。而月城盡蕨於荊榛。民苦瘡痍。正有
資於撫養。兵連鋒鏑。其可廢於驅攘。盍究招攜。會暴專發。茲用撫江東之
獨步。固宜效淮南之寢護。君子怙焉。小人恐矣。某立圖斷梗。湖海浮沉。存
亦何功。歎干戈之未戢。依劉有意。望桑梓之非遙。馳驅南阻於披雲。蹄躍
難先於賀厦。　賀宋安陽兵爲到任啓。　伏審楓宸錫命。棣萼分符。千里
興諸善列星之入境。兩淮增氣。屢但月之得賢。况居是邦。覆頒其福。既景
仰之有素。宜舞蹈之不知。恭惟某官。清廟專彝。碧梧鸞鳳。以德輔之。業高
二相之風。茂賞英聲。早擅一時之譽。春陸書行。寄重專城。海寧終於三年。

致狩報於五月拔雲甚邇華依桑梓之陰賀厦惟勤最附鳳魚之信范忠
宣公集賀蔡書樞密王密學啓　伏審顯膺制綍榮貳鴻樞簡自上心協
于僉論某官高才映世直道事君維古訓而是經輔聖猷而濟美果錄天
府入掌樞衡躋侍從之清班未容温席參兩階之近列寔慰具瞻某遠違
賓閣阻通慶揖欣企之素數叙異同呂穆公集賀廣州連閣學啓　伏審
先來綸悬榮分帥閫涓辰協卜視事云初伏以某官器量恢閎風猷凝遠
高文與學早登進士之科茂實英聲適出廷臣之右起自東南之要環就
移廣右之雄藩虎士連營咸聽中軍之令烏夷傾耳爭傳大將之名豈容
坐席之温即奉賜環之召別膺柄用少慰群僉某違德累年守官近甸瞻
風雖切奉聞惟府之聞傾頌彌深遠贊邦人之慶永言欣忭罔罄敷陳呈
東年先生集賀萬侯元中啓　帝求上德往亞公槐朝列正人民歸重望
伏惟雅廣篇以功名之志本非期於有爲軒冕之來類多出於無意惟天
人之共趨雖廉退以難辭持身始見其蹻蹻微物自歸於陶冶豈徒觀温
良恭儉之德抑亦止貪婪奔競之風昔聞是辭今見其事某官業中和之
德平好惡之心從容縉紳之間特達珪璋之表雖不涅而磨不勸矣哉千
頃之陂周則行而畜則藏卓爾萬夫之望某親承惟舊名位至疎情豈廢

於舉緣軌自同於附闓不知鼓舞豈惟私喜則然誠在執鞭是乃輿情同
爾方伏波之子遇難施下客之詞達季子之來歸僻叙國人之喜遂瞻棠
屏匪盤欣懷　賀章參啓　論從執法晉東帝極直允師言遂參大政朝
廷胥慶夷夏交歡竊以前疑後丞衆星環而拱極右贊左戚先王所以達
邦儀非賢哲之求曷稱聖神之舉萬牛回首衆驚廊廟之才一鶚横空畢
剗風雲之氣雷五兵之不搖在庶尹之允諧朝廷既尊名器增重光武之
得鄧禹氣異主於先主之遇武侯猴頗三顧某官廣大有裕直方不疑以
詩書禮樂爲雅言故温良恭儉而得政圖執既定加九爲以彌安丈德挺
數在三苗而何有永惟同德均輔太平遂瞻環珮之光獨魏臺策之戚普
階搢士書於樂慶之壽老與斯今共樂唐堯之日遇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黄新思啓　卿大夫之論秀必取真賢才進士之成名固非假譽爰得
藝能之實允符寺乏之求解元先輩學守家傳文該古訓獻得卿雲之麗
詩偶魚可之寒挺秀木於千林出青錢於萬選某昔窺寡約並尊君作宰
之初今親搏鵬乃志士成名之日行觀騰踔尚尉衰殘領祝之情數宣莫
既蘇邁錢川集代人賀啓　伏審拜命宸嚴分符外閫擢從朝著作鎮全
齊恭惟徽度高以歷下名城古稱十萬戶之富漢庭多士允重二千石之

良將使予惠一方之黎元豈獨煌守三尺之條教山川廣袤雞犬相聞民
淳而寡求士美而好學既欲卑安其俗必資果藝之材用分宵旰之憂乃
擇承宣之寄恭惟某官智兼經術識達古今夙膺輔座之知屢試盤根之
用得星所次民瘼一清攬轡登車已獲二天之譽兼年報政即聞五袴之
謠某久去鄉關修持使節未能躬桑梓之禮姑欲致蘋藻之誠　伏審先
膺帝制寵易侯藩進長殿嚴荐分符節緻自北門之寄楚稽黄閣之業永
平百年已紀羽書之警允成十乘行爲儒者之榮凡在庇庥舉增欣慰某
官德並河嶽學參天人才足以潤色皇猷道足以躋民壽域排細趙魏膺
畀之如親國長城出入巖廊人仰之如太山北斗君臣合德終始一心頃
居宥密之司夙見倚毗之重方佇登庸於元老遽懷補外之高風盍已試
於奔秦民衆思於借寇歡詩閑禮果膺樓仲之求卧鼓息鋒行見安邊之
效某舊掃門屏久睽星躔豈圖樗散之餘生復託監書之末契溝中之斷
雖絶意於青黄轍下之鱗猶有冀於升斗丘山之惠淺函何忘燕雀之情
賀厦敢後　拜恩中禁易地雄藩進陛書殿之嚴寵寄元戎之重豈獨爲
儒者造時之盛蓋將寛朝廷北顧之憂表裏山河地實控於強虜捍衛擣
俎國有待於元臣制令播傳士夫交慶某官生王充齊德合卓襄學足以

潤色皇猷道足以躋民壽域早遊廊廟聖主有得賢之稱楚屈江湖天下
起濟川之歎果達眷求於一德莫先圖任於舊人寵以細書之十行俾作
長城之千里况此全晉奥壤代北勁兵號令實制於中權事體固嚴於分
閫敦詩閱禮孰知卻縠之良貫劍貫牛行妥龔遂之政某舊託鈞陶之化
備賞全歆之司謀蒙甄録於寸長偶被使令於一路喜同郡吏欣望履之
有期預想屬城恐賜環之將至　伏審遠揚大旆已函提封爰擇剛展已
踏禮上坐受百城之版籍控臨全晉之山河號令蕃夷屹長城之千里撫
循將士爭扶轎於三軍某官程石元臣股肱重望才兼文武學達天人入
則論道於三公之間出則爲遠於十國之帥牧廣方面之寄允戢元戎之
尊豈惟綏頓牧於集中蓋欲救望之於馮翊初開幕府宣布上恩達吏畏
威諸羌受職貫臣歸郡隨印綬之私懷允猶入軍數旌旗之改色某繆持
使節攝領州符雖行將拜弩矢之前驅而不得奉橐鞬於道左賁同像表
書被風聲　先來綸思寵移使節毅從濱社荣領憲司伏惟欽慰恭以天
子於治道於股肱外重寄朝廷之耳目蓋欲周知四方之利害又俾無隊
一路之賢愚故攬轡登車兼有澄清之志衣繡持斧豈專逐捕之能上分
宵旰之憂寄助風行之化凡被選用莫非俊良謂宜推廣好生之心是以

圖任舊人共政。某官圭璋重器，杞梓良材，雅望足以鎮浮，高才何止治劇。縱刑平獄，嘗已著張廷尉之風；稽教屯田，今復收趙充國之效。思還舊物事頼甘棠。遺愛重臨，平反有侍。某膠膺使指，遂忝交承。既忻易地之榮，又獲告新之幸。　顯被明綸，陞華內閣。持橐從班之貴，致身儒者之榮。恭以瑞石韜瑛，光協唐虞之盛；元圭來錫，允符天地之平。既受無疆之休，必舉非常之典。操然異數，遂逮老成。將以懋稽古之勤，又欲旌爲臣之美。昔頴川鳳集，猶跋列爵之封；合浦珠還，尚紀承流之蹟。矧此圖書之署，寔同河洛之祥。除目一傳，公議僉允。某官學窮閫奥，名重搢紳。素專國士之稱，久預嚴廊之選。龔黃治狀，每先報政之期；王謝風流，今覩傳家之慶。行拜十行之詔，入參兩禁之嚴。豈獨遺蹤於甘棠，將遂受知於宣室。　顯被明綸，陞華延閣。恩還舊秩，寵冠外臺。凡在庇庥，舉增歡慰。伏以任重者責愈大，有功者賞必隨。此搢紳所以勤勞王家而不敢辭，聖人有以鼓舞天下而用此道。某官學窮閫奥，言中謨猷。聲名早達於宸旒，才刃屢更於盤錯。司刑一路，民自以爲不冤；專計適年，賦不加而用足。田野既闢，兩湟中穀滿；山澤盡利，而地上錢流。遂寬宵旰之憂，勤自契聖神之知。遇寘奎寶翰，下雲漢之除書；東觀石渠，協儒林之公論。某忝門有素，賀履宜先。屬疆守之有拘，預賁階之冀及。亟然尸祿，行且及瓜。疲駑久玷於使令，罷庚獲全於終始。晝寸借譽，昔已濫於登龍；羽翼生成，今孟期於附驥。　光膺帝制，易鎮侯藩。綸命播傳，士夫交慶。某官性資純粹，世濟忠嘉。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河間久試，草木無不知名；晉國薦臨，旌旗爲之改色。整壓中臺之會，以寬北顧之憂。豈特均勞寶貴，卧護歡時閑暇。執居卻敵之先，頓帶輕裘，復繼羊公之後。某濫居使指，託庇輝光。聞按節之將臨，喜瞻風之甚邇。馮嶰雲先生集　賀杜起莘殿院除遂寧啓。　大振臺綱，不孤言責。群望屈而得請，懸然韜以來歸。揆人情雖若左遷，在名教識爲重事。先生吾素風激懦，夫慶川蜀之有人；覺岷峨之增氣。恭惟某官剛方溫裕，清重疏通。學術深測於淵源，議論博汪於今古。素懷直道，幸遇清時。初無一介之先容，自結九重之知己。柔不茹而剛不吐，言有物而行有常。果從芸閣之英，徑陟栢臺之峻。言如烈日可畏，凜與秋霜爭嚴。虎豹之在山林，蘋蘇莫搖；鷹鸇之逐鳥雀，風彩聳聞。持讜言正論以悟君，期明目張膽而報上。豈止貫乎金石，可以質之神明。不導韓愈之移書，曾若劉蕡之摘語。鳳鳴高崗而衆成喜聽，射當要路而勢所不容。寄於散局，言無所隱，此古人所以名世而執事與之同風。遜退愈見其高，卷舒不失於正。懋求便郡，出殿名

落。夜航已濟於江湖，晝錦愈榮於鄉邑。想過家而上塚，方布政以臨民。恐坐席之未溫，已賜環而極召。某義深明友，契忝鄉關。既氣味之相投，況心期之不淺。以退爲進，其功豈淺淺哉。自古及今，此道蓋寥寥而聞盛舉。孟佶歡悰，屬印綬之拘攣，阻門闌之展慶。　賀韓安撫起復果州啓。　以一辭而匙公理無足貿，以大臣而得郡，例非久留。爰開進用之端，惟副登崇之望。此古今之常者，將朝夕而見之。伏惟慶慰。恭惟某官卓識宏材，深仁厚德。爵爾帝縱於前哲，慨然有意於蒼生。爰自拔於英躔，已茂陛於偉望。荐登首署，懷獻替以斯陳；載駕星軺，志澄清而愈厲。蜀分閫戟，坐鎮方維。當四海橫流之初，有三山屹峙之勢。輸誠許國，忠載書於似人。趙遇知仁，事久伸於清議。頴然明則可質而無愧，其是非果不辨而自明。況書受百枉而真一直，豈可以一青而掩大德。雪未溫於坐席，旋以促於行裝。某飄泊跡蹤，陶鎔舊物。人絶攀躋之便，蹇落無成；時聞感會之期，激昂自奮。望門闌而稍邇，懷履舄以增勞。方尖燠之在辰，冀節宣之無爽。傾祈正切，敎叙莫殫。　賀恭州知通啓。　涓擇日辰，已頒條教。千里騰歡洽之謠，一時增華潤之氣。伏維慶慰。恭惟某官才猷川至，純懿玉溫。譽冠於簪紳，望賁陞於朝野。惟仁義所以濟物，孟欲昭宣，雖州郡不足虛枯，呂辭畢抑。遠撫臨之伊始，盡疲瘵以咸蘇。茂最升聞，遲褒嘉之赫奕；書衛入戍，擁平素以翱翔。某謬有丘樊，舊占版籍。悵浮沉於宦海，阻趨伏於賓閣，衛守可歸，將掛書於牛角；城闉在望，期躡履於龍門。正此寧姸，敢祈荷氣。王魏公集　賀人禮上啓。　伏審涓辰已踏，禮上恭惟慶慰。某官清才出類，高識邁倫。早膺桂籍之榮，遂被藩司之任。佇聞茂績，刻就選掄。旋守窮邊，雖親英範，其於瘞頌，莫盡敷陳。沆繼祖施林集　賀黄司戍啓。　伏審近膺帝制，遂正儒宗。多士聳觀，豈特膠庠之矜式；四方同慶，益爲廊廟之權輿。凡訖恩麻，共深欣屬。恭惟某官望隆王佐，名重世師。德得配先民之純，文章法後學之弊。取武成二三策，雅會知言；得商頌十二篇，蚤推能賦。惔然凝遠之度，邃矣深湛之思。有往皆成，無施不可。上所注意，允知山甫之小心；民皆具瞻，已必翁翁之大用。果恭法從，進直掖垣。丞由鳳閣之近班，來總璧臺之故地。田疇僚吏，盡四海之淵源；追數遊從，信一時之豪傑。斯文有託，吾道孟尊。朮鐸之任既優，金鉉之除伊邇。進北扉而承密詔，緯有前規；開東閤而館翹材，佇觀盛事。某寅緣姻婭，出入門闌。自跧迹於末塗，阻承顏於陽坐。側聆休命，倍激懽悰。畫墁林集　賀吴太傅致仕啓。　竊膺宸綍，光領儒言。由是省而董賢關，昔妙極一時之選；替王邸而闡邦教，將大興百代

之文。蔚爲天下之宗師。允爲兩朝之耆老。方欣涣命。復快褒辭。平生無愧。國人所共知。輿論有定。惟帝能表出。功多皆得。無非臧術而臻。粹切經庭。是有厲行之實。遂使爲人父者皆願有子。信知欲治國者先齊其家。大哉王言。衆殿辟雖甚早依仁里。晚簡年家慕門允深事與觸序同像。均喜持慶集於彩閣。隔生達夢。托寵登於內輔。具爲慰悦。周盤敦宣。別忠定公集賀斯新先輩啓。　右某啓。伏審新恩先輩。光膺綸音。擢寘贊科。副明主之虛懷。聳四方之聳觀。榮汾高五。仍損長鵬。仰欽春子之稱。第切盛銘之喜。繹仲淵源。咏別余日。華貫浙漕。寶護陳檢拜啓。　伏審齊榮延閣。將漕內藩。列屬鴻樞。方頻參禪之益。肖華龍節。尤高制果之權。除日一欣。歡聲四浹。素屬知甚厚。貫書爲多。曾五達於寶葉。愧莫伸於面慶。引高刻羽屬筆翰以相先。遑積濡毛愧。蔓詞之弗饒。尚惟弘度。特與矜存。　龔茂良賀李部大提點啓。　伏審臨遣使軺。總司泉府。光華所被。聞擇可知。共惟某官。純明好脩。簡給以敏。淵源遠學。曾莫知其所窮。盤錯難材。獨無往而不可。以雅望爲名之如許。何清塗要職之足云。蓋斯深知。遂新隆指。望銓官廢置之非一。得人則陰使圖法重輕之相權。實公是頼。正廣生席之未煖。即見韶玉之召來。畫備位于藩。依仁有素。恥一封之傳得。愧急臨事。咫尺之書最先慶問。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百四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十二　六姥

母

帝王事母

孝友同風。漢文帝仁孝。袁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帶。湯藥非陛下口嘗不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陛下以王者修之。過曾參遠矣。　漢景帝初年。梁孝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出蹕入警。王寵信羊勝公孫詭。詭使王求為漢嗣。景太子廢。太后欲以梁王為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安車大駕用梁王為嗣。帝跪曰。諾。袁盎等曰。昔宋宣公不立太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由是太后議格。梁王由此怨盎。乃與勝詭謀。陰使人刺殺盎及他議臣十餘人。於是天子意梁。逐賊。果梁所為。遣田叔往按捕勝詭。匿王後宮。內史韓安國見王泣曰。主辱臣死。太子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亂。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休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悟。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泣數行下。今詭勝自殺。出之。使鄒陽見皇后兄王信曰。長君父得幸於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梁王即伏誅。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入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及為天子。封之於有庳。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徼幸梁王事不奏。長君乘間言之。帝怒稍解。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田叔等還。至霸昌廄。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謂太后曰。梁王不知也。為之者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以伏誅。梁王無恙也。太后立起坐食。體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至關。乘布車。從兩騎。伏斧鑕於闕下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故。以田叔為賢。擢為魯相。　章帝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割裂名郡。以崇建周親。晉書后妃傳。孝武帝太后隆安四年崩于含章殿。朝議疑其服制。左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等議。四太皇太后。名位既正。體同皇極。陽秋之義。母以子貴。　宋高祖武皇帝。永和元年上事蕭后素謹。及即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太后。未嘗失時刻焉。　梁中宗宣皇帝詧。字理孫。事母以孝聞。　齊文帝性至孝。太

后不豫。行不正履。色容戚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太后疾小增。即伏寢閤外。食飲藥物。皆身親之。太后嘗心痛不自堪。帝立侍帷前。以爪掐掌代痛。血流出袖。　後魏文帝冬至大享群官。帝親舞於太后前。群臣皆舞。再拜上壽。高閭進曰。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孝。聲著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陛下孝行孝慈。臣等不勝慶忭。踊躍上千秋萬歲壽。上大悅。　節閔皇帝。少有志度。事祖母嫡母。以孝聞也。　唐韓愈元和聖德詩。憲宗皇帝大孝慈祥。悌友怡怡。愉愉奉皇太后。洽于姻親。濡及九族。　唐文宗母穆宗貞獻皇后蕭氏。生文宗。文宗上尊號曰皇太后。和太和中。文宗懿安太后憲宗郭皇后居興慶宮。寶曆太后穆宗王皇后居義安殿。后居太內。號三宮。每五日問安。嘗內園進櫻桃。所司啓曰。別賜三宮太后。帝曰。上三宮。焉得為賜。遽索筆滅賜為奉。開成中。文宗正月望夜。帝御咸泰殿。大然燈作樂。迎三宮太后。奉觴進禮。如家人。唐武宗喜遊畋。他日問太后起居。從容請曰。如何可為盛天子。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詢宰相。毋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為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還索諫章閱之。往往道遊獵事。自是畋幸稀。　後唐莊宗。事母曹氏。允謹。其敵魏城。取魏博。與梁戰夾河十餘歲。歲常馳歸省其母至三四。人皆稱其孝。其歸省也。固用歲錢與張承業忿爭。至欲取劍。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巵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為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笞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噫。莊宗真孝德之君。曹氏真賢母。承業又老臣。其一時相遇。古之所難。宋史后妃。太祖母昭憲杜太后。定州定喜人也。太祖即位。尊為皇太后。太祖拜太后於堂上。衆皆賀。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太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　宋真宗皇帝乾興元年。明德皇后居萬安宮。真宗奉事極於純至。每時省問。或夕必秉燭徑往。后寐御藥餌。惟上親調。乃進。李繼隆嘗以細故忤后旨。其子昭慶尚幼。入謁不獲見。上聞之。携昭慶從客叩閣。伺后意解。為請見之。其承歡養志。皆類此也。　宋仁宗皇帝以母慈聖光獻皇后曹氏。元豐元年正月望夜。以當疾。不御樓觀燈。閏月望夜。上於禁中再張燈。后嘗幸金明池。上豫為百寶酒船。其日上上壽。嘗得水疾。御醫不能愈。會福寧院樂祥官薛昌朝以病水。得老兵王舉治之愈。上訪知之。召舉醫后亦愈。宋史列傳。欽成朱皇

后熙寧初入宮爲婕妤生哲宗及哲宗即位尊爲皇太妃時宣仁欽聖二太后皆居尊致稱號未極元祐三年宣仁詔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其尊稱致實務置優隆於是輿蓋仗衛冠服悉倚皇后　宋哲宗皇帝事太皇太后致極誠孝所以娛悅后無不至在宮中從后行必扶掖視膳定省唯時　宋高宗紹興十一年七月丁未皇太后視物微昏召行在醫官拜草澤醫治有效者有官人轉五官支賜錢二萬貫白身人賜錢外此類補官繪詔諸路州縣多方搜訪草澤能醫之人優支路費疾速津發至行在拜見孝

王公事母

孝友同風史文惠王濟天資純孝兄時夜數起懸父母寢息以候安否父冀公止之不少替後冀公薨王奉大夫人唯謹夫人貝氏能承之意順事大夫人不少懈王且勉之曰苟富貴與爾俱無使今日有違後日有悔也夫人意愈堅而大夫人益安殆忘其身大夫人八十四扇國封王爲大學正每會食常與國子監丞朱倬隣坐倬見王多食菜美問其故必答曰偏食素耳久之倬問王僕僕曰非食素也王遇美味輒歸以奉母故茹菜養以代之倬感動泣下曰獨無母還自後得甘纛必以遺大夫人由是孝德日彰後與教王所制稱其孝　周邵惠公子宇文什肥事母以孝聞文帝入關不能離母遂留晉陽

唐李皋字子蘭曹王明子天寶十一載嗣王事太妃以孝聞進少府監殿中侍御史李鈞與其弟京兆法曹參軍鍔官既通不肯還鄉母窮不自給皋行縣見之歎曰入則孝出則弟有餘力則學若二子者可與事君乎幾舉劾並錮死授衡州刺史爲觀察使所劾貶潮州會復用爲衡州刺史初御史覆訊皋懼憂其母出則因服入乃衣冠貌言如常及爲潮以遷入告至是復位乃言其實　魏高京王孫子華字伏榮爲齊州刺史子華母房氏曾親人飲食夜還大吐人以爲中毒母甚懼子華遂掬吐盡啜之其母乃安　周邵惠公子宇文護字薩保保定元年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護母沒齊護居宰相後遣使尋求母至舉朝慶悅大赦天下護與母睽隔多年一朝聚集凡所資奉窮極華盛每四時伏臘武帝率諸親戚行家人禮稱觴上壽榮貴之極振古所無　齊武帝弟趙郡王琛子叡小名須拔幼聰慧夙成特爲神武所愛養於宮中令游娘母之恩養諸子年至四歲未嘗識母其母魏華山公主也其從母姊鄭氏戲謂曰汝是我姨兒何倒親游氏叡因訪問遂失精神神武驚命元夫人至就宮見之叡前跪拜因抱頸大哭神武甚悲傷謂平秦王曰此兒至孝吾子無及者遂爲休務一日叡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歔欷　齊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武

帝第二子也幼聰敏武帝爲翰林時與裴后不諧遣人船送后還都已登路子良時年少在庭前不悅帝謂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孃今何處何用讀書帝異之即召還縣　宋博平侯令岏字子岡父黌世所生母劉出適令岏既長訪求備至候其母事之致養宗族稱其孝　宋蔡國公世采字徽之仁宗嘗書忠孝二字而錫之所生母李黌去其家及嫡夫人高氏卒世采悵訪久乃得之封邑致養如禮　宋安康侯令駆字彥時右武衛大將軍世英子丁父艱而出母張猶在泣訴有司丐以歸既弗得乃表請迎歸別第及事繼母錢皆以孝聞　宋華陰侯世瑞字天錫遂寧郡王從古子治平末詔預從英宗入慶寧宮者皆推恩時從古已沒以世瑞爲嘉州刺史世瑞乞贈父固辭遷官不賜乃進封從古郡王初世瑞母出思慕涕泗卒侍母歸養　晉汝南文成王亮字子異宣帝第四子拜撫軍將軍咸寧初母伏妃有小疾祓於洛水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陵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　魏南安王楨景穆皇帝子性忠謹其母疾篤憂毀異常遂有白雉遊於庭前帝聞其感致賜帛千匹以褒美之召赴講武引見於皇信堂戒之曰公孝行著於私庭令聞彰於邦國既國之懿親終無貧賤之慮宜戒三事幹不能遵奉孝文以幹孝養聞召

內外特加原恕　齊高帝第十一子鈞字宣禮帝長兄衡陽元王道度無子以鈞繼年五歲所生區貴人病便加慘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餅飴之不肯食曰須待姨差　晉扶風王駿字子臧持節都督雍涼等州有孝行母伏太妃隨兄亮在宮駿常涕泣思慕若聞有疾輒憂懼不食或時委官定省　宋燕王元儼太宗皇帝第八子奉其母孝謹每有疾躬侍藥劑晨夕盥潔焚香以請命憂念或不食　宋濮安懿王性至孝母魏國夫人感寒疾方盛暑猶屏處密室擁牖爲明恐匠氏弗謹以斤斷驚夫人因手撤而置之　周齊煬王憲字毗賀突文帝子也所生達步干氏蠕蠕人也建德三年上冊爲太妃憲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患屢經發動憲衣不解帶扶持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母必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慮　梁鄱陽忠烈王恢字洪達文帝第十子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於都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及覺憂惶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後有目疾久廢視瞻有道人慧龍得療眼術恢請之及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針豁然開明人謂精神所致　齊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以銅甖盛水漬其莖欲死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

此和勝。願諸佛令花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甖中稍有根鬚。當世稱其孝感所致。　齊南海王子罕。字雲華。武帝第十一子。母樂容華。寢疾。子罕晝夜祈禱。于時以竹為燈纘照夜。此纘昔縮。枝葉大茂。母病即愈。咸以為孝感所致。主簿劉䫻及侍讀賀子喬為之賦頌。　宋彭城郡公叔愷。字子樂。儀國公克鈞子。知醫藥。母病。子樂與醫互診。嘗藥侍起居飲食甚恪。　宋廣平侯令攀。字子高。母和義郡夫人疾甚。令攀刲股肉以進。母病隨即愈。　唐清河王孝節。曾孫蔦。少孤。事母孝。累擢衛尉少卿。居母喪。柴瘠壯除。家人未嘗見言笑。

孝養其母

莊子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孝友同風　後漢豫期。少習易尚書。事母至孝。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過期里門。相戒不犯豫先生舍。東觀漢紀　鮑永。字君長。上黨人。少有志操。事母至孝。妻常於母前叱狗。永即去之。　樊儵。字長魚。事母至孝。母常病癰。儵晝夜匍操。不離左右。至為吮癰。晉書　吳隱之。濮陽人。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日晏啜菽。不享非其粟。儋石無儲。不取非其道。早丁父憂。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恒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群鴈俱集。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致。與太常韓康伯隣居。康伯母每聞隱之哭聲。輟飡投筯。為之悲泣。

何曾事母至孝。每生母南面而上酒。傅玄曰。昔稱曾閔。今有荀何。　何琦。字萬倫。年十歲喪父。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嘗患甘鮮不贍。及為郡主簿。後母死。服闋。乃慨然歎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旦煢然。無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瀆清朝哉。於是不交人事。公府辟命。皆不就。年八十二卒。　嵇紹事母至孝。和色柔聲。常若不足。謹身節儉。朝夕孜孜。親執刀俎。非無僮仗。以他人不如己之至誠也。南史　劉瓛。歷陽人。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至十二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聲。勤力以營葬事。服除。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輙流涕。居墓側不遠。　劉曇淨。字元光。舉孝行。事母尤淳至。身營饘粥。不以委人。北史　皇甫遐。字永賢。河東汾陰人。性純至。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喪。廬墓側。負土為墳。高數丈。周迴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帀。總成十二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但食粥枕凷。櫛風沐雨。形容枯瘁。家人不識。當其營墓之初。乃有鴟烏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乃去。遠近聞其孝。競以米麵遺之。遐皆受而不食。悉以營佛齋焉。郡縣表上狀。詔旌異之。　乘遷。字承業。南陽人。唐十世孫。事母及寡嫂甚謹。由是以聞。累鄉官郎王澄美之。次其行事。為孝義傳。　張文詡。河東人。遊太學。歸灌園為業。事母以孝聞。唐書

王師範。青州人。平盧節度使王敬武之子。敬武死。乃為留後。喜儒學。因得罪。母憂之。師範立堂下。日三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戶外。不敢懈。又給事中李日知。事母至孝。特母年老。嘗疾病。日知哭泣數日。而鬢髮變白。尋加朝散大夫。其母未受命婦邑而卒。將葬。發引吏人賫告身而至。日知於路上即時慟絕。久之乃蘇。左右皆哀慟。而莫能仰視。巡察使衡州司馬路敬潛。聞得其孝悌之跡。使求其狀曰。知辭讓不報。服闋。累遷黃門侍郎。　李迥秀。字茂之。京兆涇陽人。為考功員外郎中。性至孝。其母微賤。妻崔氏常叱媵婢。母聞之不樂。迥秀即時出其妻。或問曰。賢室雖不避嫌疑。然過非七出。何遽如是。答曰。娶妻本以養親。今乃違顏色。安敢復留。竟出之。後所居堂產芝草。犬乳鄰猫。中宗以為孝感。旌大門閭。　劉弘為荊州。奏佽敬母疾。因賊至。守衛不移。以致損傷。纔隕命。可以訓臣子。長風教。臣請教為歸鄉令。孝友同風　五代王勝事母以孝聞。欲與人遊。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嘗敢往。及為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即取杖授婢僕。自笞於母前。宋史李玭。性篤孝。力耕以事母。及母疾卒。玭以至孝稱。　蘇慶文。夏縣人。事父母以孝聞。母少寡。慶文惟其妻不能敬事。每戒妻曰。汝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妻奉教。母得安其室終身。　侯義。楚丘人。貧無產。傭田以事

母。母卒。義力自辦葬。妻子困窶不給。田主曹氏哀憐之。資以緡錢。云悅生隨抄　李筠。性真慕。事母孝。每盛怒將殺人。母即自屏風後呼。筠疾趨母前聽命。母曰。聞爾將殺人。可赦乎。為吾兒增福爾。筠遽命釋之。筠稍知書。頗好調謔。初名榮。後將改名。或令名筠。筠曰。李筠李筠。玉帛云乎哉。聞者皆笑。老學庵筆記　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元受自言。老母有疾。其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語話多。或以憂喜稍過。盡言皆朝暮候之。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脈而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逆也。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老母。不以獻公也。況能捨老母而興公軍事耶。魏公太息而許之。　葉夢得避暑錄曰　宋楚州徐積仲車。貧甚。事母至孝。父早棄家。不知所終。乃盡力於母。既死。圖其像。日祭之。飲食皆持匕箸。親進於像上。若食之者。像率淋漓霑污。孝友同風　徐積。楚州山陽人。少孤。事母盡孝。年四十不婚不仕。不婚者。恐異姓人不盡心於母也。不仕者。恐一日去其親也。鄉人勉之就舉。遂偕母至京師。既登第。未調官而母亡。遂不復仕也。　鄭璞。台州黃岩人。事母極恭順。幼喪父。及娶妻有子。移居母室。凡母之欲。必親奉之。居常不過中食。絕飲酒茹葷者三

十年以祈母壽母年百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減鄉里異之轉運使表其狀
太宗詔旌表門閭賜其母米帛　章頻字簡之建安人父喪時頻尚幼自
刑員極閩閫戲千里歸于大塋事母至孝謹離衛女啻木雞嬰慕疾病晝
夜不解帶體藥必嘗而進居喪柴毀殆不能勝仕至刑部郎中　宋梁鎔
為廣東提舉事母至孝母病掛冠歸有碧林亭甘露降芝草生東坡易名
曰甘露亭松曰筍松云　宋張問字昌言襄陽人少力學景祐初中進士
第事母孝嘗按刑河北每行郡還母必問獄正幾事問所平反其喜形於
色初與种世衡善及持父喪世衡遺以汝州田十頃辭不受　宋張復字
元陽開封人性至孝母劉剛急復常冠帶升堂受訓責　宋陶衍字商翁
零陵人事母孝謹白首盡歡知欽州數以母老乞歸極懇惻不能既丁艱
徒行奉喪歸葬祁陽　宋廖及字咸翌戎州人奉其母孝謹溫清定省能
用幽禮其親安焉及卒哭之哀曰諸子孫事我豈不夙夜亡者之能養不
可得已黃庭堅誌其墓以孝子稱之　宋張仲友新淦州人父業醫方乘
醫而父死及成人遂世其業事母孝謹人呼為張孝子晨興盥櫛必至寢
問安否少不豫則憂見於色藥不先嘗不敢進冬溫夏清寒暄不忘具膳
必問所欲而後市不冠帶不侍每戒妻馮氏曰汝事姑猶吾事母乃可否

則不汝容馮以是供婦職不少懈鄉先生宋玘為作傳劉次莊書碑于戲
魚堂宋元祐間人也　孝子傳晏敦復字景初天性仁孝當其居官晨起必
問安而後出理公事晝則親伺饘膳而後敢退食夜則躬親溫凊伺其寢
既定而後敢退休于私室每天陰雨必拱立母側恐其聞雷聲而驚或出
遇雷必馳歸省問以慰母之心每遇疾病躬治藥餌通夕不解帶雖老服
勤不衰所得俸祿盡以奉甘旨惟母之所欲而致之觀意承志不待言而
後行也　金史孟興早喪父事母孝謹母沒喪葬盡禮事兄如事其父明昌
三年詔賜帛十疋粟二十石　聖賢言行故事丁蘭少喪母少喪並去聲乃
刻木為母日將飲食獻之將猶用也至冬其妻不敬用針刺其身刺七亦
反忽血出蘭歸遂放其妻放逐去也鄰有借物者木人不悅蘭却不與鄰
怒毀木人蘭往殺之官免其罪以其為母報怨故不加罪溫州府志　連世
瑜泓之孫清人事母孝母死刻木奉養恭　東漢書孔奮字君魚事母孝謹
雖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　唐書許法慎滄州清池人甫
三歲已有知時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或以珍餌說悅之輒不食還以
進母後親喪常廬于塋有甘露嘉木靈芝水連理白兔之祥天寶中表異
其閭　晉書高悝廣陵人少孤事母以孝聞年十三值歲饑悝菜蔬不餐每

致甘肥於母撫弟以友愛稱後以為參軍歷任至丹陽尹光祿大夫封建
昌伯　金史劉煥傳煥字德文中山人宋末兵起城中久乏食煥尚幼負薪
乾而食之自飲其清以醲厚者供其母鄉里異之　三國志吳志蔣欽母練
帳縹被妻妾布裙孫權歎其在位能守儉約勅御府為母作被及幃帳　孝
友同風唐劉敦儒母病狂易非笞掠人不能安左右皆亡去敦儒日侍疾
體常流血怡然不為痛母乃能下食　五代張希崇事母孝朝暮食必侍左右
徹饌乃退　金史劉政汝州人性篤孝母老喪明政每以舌舐母目逾月母能視
母疾晝夜侍側衣不解帶割股肉啖之者再三母死負土起墳鄉鄰欲佐
其勞政謝之葬之日飛鳥哀鳴翔集丘木閒廬於墓側者三年防禦使以
聞除太子掌飲丞　孝友同風宋李穆開封府陽武人舉進士文學操履為
太祖所知太宗朝擢參知政事穆至孝母病累年寢著而畏風
穆身自扶持起居能適其志或至通夕不寐未嘗有倦怠之容

留食遺母

左傳隱公元年鄭伯克段于鄢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
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
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
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

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
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
子如初　宣公二年初趙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
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
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置諸橐以與之既而晉靈公伏甲以攻宣
子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

傭賃養母

南史馮道根傳道根字巨基廣平鄼人也少孤家貧傭賃
以養母行得甘肥未嘗先食必遽還以遺母年十三以孝
聞　孝子傳施延字君子少盡色養之道赤眉之際將母到吳郡海鹽傭賃為
半路亭卒每取月直以供養暫鄉馮敷知其賢與飲食論道餉錢並不受
東漢書江革臨淄人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
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為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
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
於難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建武末年與
母歸鄉里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
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號曰江巨孝

辭學養母

南史韓懷明上黨人

與郭林宗俱師南陽劉虬嘗一日廢講獨與涕泣懷明竊問家人答曰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亡矣懷明聞之即日罷學還家就養虬歎曰韓生無立吾之派矣家貧肆力以供甘旨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哭不絕有雙白鳩巢其廬及除喪跡食終身墓闕不就

焦飯食母

南史陳遺吳郡人少為郡吏母好食鐺底焦飯遺在役嘗帶囊每煑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常帶自隨及敗外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目豁然開明

齋食遺母

樂善錄有村民姓昭惠齋一道者以二隻鏝頭餉一牧童牧童食其一餘一以木葉裹置腰間魚罾中忽天雨作雷怒風烈牧童倒仆八莫敢近少頃起行衆怪問之牧童曰初不聞雷但見神人數百騎馳來適中有老者攫我手曰齋食汝何敢置魚罾中我答曰將歸遺母老者含喜麾衆而去

完腦救母

黃氏日抄世多疑割股事三代末之間似與不敢毀傷相此可以為不孝者戒及不肖閒元閒陳藏器撰本草拾遺言人肉治羸疾故割股事始見於唐古謂戰陣不勇非孝而以殺身為成仁方父母危急如其可贖孝子仁人雖九殞不恤也曾謂刲股救父母而可議其非孝乎盧君之尊翁完腦以救母其事視刲股為尤難先朝以聞付史館且旌表之宜哉孝友同風宋王羽乾道二年母病並夜半登樓焚香叩天祈母病愈以利刀取腦調羹進食體有神人以火炬燭之母病遂起壽年至九十官為保申旌表門閭

魚羹饋母

孝友同風宋王文安化軍諸城縣人母病卧冰得魚作羹饋母又嘗廩為母割股燃香而母病皆愈所卧冰水面形迹宛然大觀初詔與將仕郎賜酒帛袍笏云

殺雞供母

聖賢言行故事後漢茅容與等輩避雨樹下等輩皆夷踞也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林宗名太行其地因見之而奇其異衆遂與共言因請寓宿遂借宿茅容家旦日容殺雞為饌茅容撰饌具也林宗謂為己設為去音既而供其母既事已也自以草蔬與客同飯客即林宗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稱茅容為卿尊之也言茅容序於奉母等於待客皆德之士也因勸令學令平音卒以成德卒終也孝友同風唐李穂事母至孝嘗日薄暮有客至投宿穂臨溪烹雞客意其待己既而以脫粟具飯客怒不食而出穂責告曰母病思肉故烹雞不能及君客愧恕是夕即從屋後乘風放火將及其廬忽天雨反風火即遂滅濟里聚觀見一人卧火中炬上在手視之乃客也自言俠士以亡命至此不謂主人待我如是自縱火時明元一大神立於空中叱火令反故令反及言訖而死

賜雞遺母

元史鐵哥傳鐵哥四歲從叔父那摩入見帝問誰氏子對曰孔斡脫赤子也帝方食雞輒以賜之鐵哥捧而不食帝問之對曰將以遺母帝奇之加賜一雞

得魚奉母

北史陸政吳郡人父載從宋武帝平關中軍還留載隨其子義真鎮長安遂沒赫連氏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得後宅側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為孝感所致因緒其泉曰孝魚泉孝友同風宋劉鬈滄州人母病困躁以膈卧冰得魚方其母食之瘳目遂明孝子傳宋查道字湛然母病思鱖魚羹方冬苦寒道泣禱於河鑿冰脫巾以取之得鱖魚尺許一以奉母疾尋愈

投魚奉母

孝子傳杜孝巴郡人少失父與母居以至孝稱後在成都母喜鮮魚孝於蜀截大竹筩盛魚二尾塞之以草置水祝曰我母必得此魚也孝婦出汲見筩橫來就之異而取視乃有二魚笑曰此我夫所寄以奉母也回家熟而進之母大喜人以為孝感所至

捨肉奉母

貞觀政要貞觀中有突厥史行昌直玄武門食而捨肉人問其故曰歸以奉母太宗聞而歎曰仁孝之性豈隔華夷賜尚乘馬一疋詔令給其母肉料宋史歐陽守道少孤貧無師自力於學里人聘為子弟師主人瞯其每食舍肉密歸遺母為設二器貽送乃肯肉食鄉媼無不感動年未三十翁然以德行為郡儒宗

賜醞奉母

元史鄭制宜傳帝察其忠勤屢賜內醞輒持以供母帝聞之特封其母蘇氏為潞國夫人

懷橘遺母

坦翁故書陸績姓陸名績字公紀東字公紀年六歲年六歲時於九江見袁術去九江之地見袁術九江地名袁姓術名術出橘袁術將橘出來與績懷三枚陸績將三枚橘子藏於懷中去拜辭去拜辭袁術去墮其地陸績所懷之橘落地術曰袁術道有言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如何懷藏橘子績曰陸績答言欲歸遺母欲要將歸於母術大奇之袁術大奇異之元鄭元祐清集陸績懷橘遺母圖獨萬痛丸啻不安誰供甘旨侍闈桑鬱然懷肴嬉生面萬樹黃金盡身歎

懷餅遺母

沈明遠寓簡予行信州曾域未至十里休於道旁民家時有一耕夫來瓤主人飯主人曰飯未炊適有飲客所餘肉

餅爾姑餒之。農夫忻然懷之而出。主人問何往，則曰：我老母年七十，咲蠹飯耳。此藏餅，我作苦雖餒，甚不忍啻也，將以饋吾母，故不待飯而往耳。予聆其言而嘆曰：此農夫耳，而知孝其親，非由學問而能然也。世之有愧於此農夫者多矣。其人姓王氏。

簞餅饋母

北史樊深傳：深因避難，墜崖傷足，絕食再宿，後遇得一簞餅，欲食之，然念繼母老癖，或免虜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尋覓母，因見以簞餅饋母。

懷膳遺母

元史劉哈剌八都魯：從宗王討昔里吉，既擒之，命其獻俘行宮。帝見其瘡甚，賜御膳羊羹以賜之，既拜受，先割其美者懷之。帝問其故，對曰：臣始與母訣，今歸母幸存，請以君賜遺之。帝嘉其志，命自今凡賜之食，必先賜其母。

蒲萄遺母

唐書陳叔達：高祖時作納言，嘗賜食蒲萄，不舉。帝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不能致，願歸奉母。帝流涕曰：卿有母遺乎。因賜之，又賚物百段。

求瓜奉母

南史滕曇恭：年五歲，母患熱病，思食寒瓜，土俗不產，曇恭歷訪而不得。俄遇一桑門曰：我有雙瓜，分一相遺。舉家驚異。北史宋瓊：飄人，以孝稱。母嘗病，季秋月思瓜，瓊夢想見之，求而遂獲，時人異之，以為孝感。

拾椹奉母

坦明故事

蔡順蔡姓順名，字君仲君仲表字。王莽之末漢時之姦臣，姓王名莽，天下大荒當時天下大荒歉。順嘗拾椹蔡順拾撿桑之椹，歸奉其親，赤黑異器藏之用桑黑之桑椹擇而以器盛貯。赤眉賊赤眉王莽之賊也見而問之見順拾椹發問。順曰蔡順遂言：黑者奉母黑桑椹欲奉其母，赤者自食赤桑椹欲自要食。賊知其孝王莽知其孝順，乃遺米三斗乃以米三斗與之、牛蹄一隻而去兼牛蹄一隻與蔡順而去。及母終及蔡順母死，停喪在堂停其喪柩在堂中。東家失火東邊隣舍失火，將逼其舍火將逼到屋舍邊，順不能移蔡順不能移其母喪，伏棺號哭叫天蔡順身伏其母棺上，號聲大哭叫天。火遂越燒西室火遂越過燒過他人之屋室，蔡順得免。國老談花笋譜云：沈如琢，成都人，有孝行。母患渴，非時思桑椹，嘗求不遂。家東一樹生椹，以奉母，母渴愈。詳見笋字。

遇賊求奉母

東漢書劉平：彭城人。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為賊所殺。其後賊復忽而至，平扶持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平叩頭曰：今旦為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為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眾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乃今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張禮遇饑饉之年，孫養老母在堂，年八十餘。禮拾菜歸，於路遇賊，欲殺禮食之。禮叩頭云：家中有老母，朝來未得食，乞命少時，歸家供給，却來就死。賊遂放去。禮弟陽墻聞之，密自走賊所，謂賊曰：向者欲歸作羹者是兄，兄愛養父母，年老辛苦，羸瘦；弟肥肉多，願代兄命。禮陰去賊所，謂賊曰：禮本許殺，何得殺弟。賊見二人慈孝，皆不忍殺，更與禮米二石、鹽一斤。侍養老母，以全孝敬之道。

禱笋奉母

三國志吳志孟宗：字子恭，少喪父，孤養母。年老病篤，冬月思筍食，宗乃往竹林中，泣竹而告天，須臾之間，平地裂透出筍數莖，持歸作羹與母食之，食畢，覺其疾即愈。其孝感動天地如此。孟宗亦名仁，字子恭，江夏人。選吳令時，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必以寄母，嘗不先食。

禱泉奉母

孝子傳宋郭綺：字宗文，母張病風攣，綺躬持若嬰兒，但奏圍必抱就之，三十年不懈。張樂飲溪泉，天旱泉竭，綺濬之弗能得，仰天大慟，水忽為湧。張死欲葬，適天雪方凝，綺哭禱甚哀，冢上雪夜獨先釋，人以為孝感。

求食養母

南史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事母至孝。年饑，省飧減食，忍飢以養母。齊高祖詔表門閭。唐書支叔才：定州人。隋末荒饉，夜丐食野中，還進母。為賊執，欲殺之，告以情，賊閔其孝，為解縛。柳鎮宗元之父：河東人。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間行求食以養。宋史孝義傳：有越州應天寺僧者，如貧無以給晨夕，乃剃髮乞食以養母。母年一百五歲而終。

負米養母

孝友同風家語：子路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為親負米百里。親沒，南游於楚，從車百乘，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負米百里，豈可得乎。木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悲哉。宋史臧同文傳：有宗巽者，蔡州長葛人。父為虞城主簿，因家焉。篤孝恭謹，負米養母，人皆以孝稱之。南史賀琛傳：琛字國寶，授業於伯父瑒。瑒卒，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養母。雖自執舟檝，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年二十餘，瑒之門徒稍從問道。唐書劉三復：以善文章知名。少孤，母病廢，三復丐粟以養。李德裕為浙西觀察，表為書記。

積俸供母

南史張緬傳：緬母劉氏，以父沒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俸祿不敢用，至乃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並供之母振遺親屬，雖累載所蓄，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闃然，如貧素者。孝友同風宋張雲卿，字伯紀，瑞死

和州。因寫其貌。司馬溫公。初居洛。伯紀未得見。邵雍以聞光。光曰。雲卿於殯其父。父不肖。未敢與見。雍曰。雲卿可謂孝矣。父死貧不能以喪歸。奉其母居洛府。尹哀之。俾為國子監說書。月得俸七千以養。若為和州一行。削罷俸數月。饑餓其母矣。其敢如此。溫公憮然曰。光聽之誤矣。伯紀自此遂得與溫公游。

給米養母

南史宋衡陽王義季傳。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不食肉。義季憫其孝。給豐母月米二斛。錢一千。并制豐啖肉。

與俸養母

宋歐陽公集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公居蜀。老媼訴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為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

講學養母

宋史种放傳。放隱於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為廬。以講習為業。從學者眾。得束脩以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

織屨養母

晉書劉惔字真長。沛人。少清遠有奇。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屩以為養。雖蓽門陋巷。晏如也。呂氏春秋。齊有北郭騷者。結罘罔。捆蒲葦。織萉屨以養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曰。此齊國之賢者也。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

織蒲鞋供母

釋氏稽古略。尊宿名道明。江南陳氏。後也。幼出家本州開元寺。持戒精嚴。學通三藏。遊方。契旨於黃蘗。蘗延充首坐。眾請住觀音院。諸方歸慕。咸以尊宿稱。後歸開元寺居。織蒲鞋以供母。故又有陳蒲鞋之號。乾符四年。召門人曰。此處緣息。吾當逝矣。乃跏趺而寂。郡人以香薪焚之。舍利如雨。收靈骨塑像于寺。壽九十八。

鬻繒養母

宋史孝義傳。有杭州仁和人李瓊。以鬻繒為業。事母至孝。夜寄十餘起省母。母嗜食時新。瓊百方求市。得必十倍酬其直。

鬻薪養母

宋史孝義傳。朱泰。湖州武康人。家貧。常鬻薪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泰販食蔬糲。戒妻子當候母色。州里稱其孝。六祖壇經。六祖少孤。及長。家益貧。乃鬻薪奉母。一日過市。屢聞客誦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即開悟。

賣筥養母

晉書庾袞傳。袞父亡。作筥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袞對曰。無食不甘。袞將何居。母感其言。而安之也。

躬耕養母

東漢書李咸。字元卓。孤特自立。家貧。母老。常躬耕稼以奉養。臧燾字德仁。東莞莒人。晉立國學。燾為助教。頃之去官以父母老。家貧。與弟俱棄人事。躬耕自業。約已奉親者十有餘年。北史崔紹。字道宗。武川鎮人。辭母求師。經年通孝經論語。嘗讀至人之行。莫大於孝。乃投卷歎曰。吾遠離侍養。非人子之道。即還鄉里。躬耕奉養。由是知名。新唐書王質傳。質少孤。客壽春。力耕以養母。講學不倦。諸生從授業者甚眾。後舉進士。五遷侍御史。再轉諫議大夫。徙宣歙觀察使。孝友同風。唐令孤仕。猗氏縣人。兄弟四人。早喪父。泣慕十載。養其母。孝着鄉邑。而力田積粟。博施不已。唐書趙隱。字大隱。性仁悌。始不衣時。家無貲。與兄同耕養母。雖姻宗之富。未嘗干以財。郭珦瑜。字元伯。少孤。值天寶亂。退耕陸渾山以養母。不干州里。

傭書養母

南史列傳。王僧孺七歲能讀十萬言。及長。篤愛墳籍。家貧。常傭書以養母。寫畢。諷誦亦了。北史房景伯。字良暉。少喪父。以孝聞。家貧。傭書以養其母。甚謹。孝友同風。後梁蕭銑。宣帝曾孫。少傭書事母孝。北史崔光字長仁。清河人。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

竭力養父母

南史許昭先。義興人。父母皆老病。家無童僕。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北史申徽。字世儀。魏郡人。父早卒。少與母居。盡力孝養。為周僕射。後周書荊可。河東猗氏人也。性質朴。容止有異於人。能苦身勤力。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張辟氏鄉行錄。李亥同年大觀。遊楊氏園紫極宮。皆山陽之勝。是日見徐積先輩。積山陽人。為學志古。養母盡力。不置僕妾。年四十。不婚不仕。食飲洗浣。力役之事。皆身為之。不婚恐異姓不能盡心於母也。不求仕。恐一日去其親也。久之鄉人敦迫使之就舉。及應貢入京師。以雙輪載母。躬自行推。暮移草屨。行道之人。不能辨也。治平四年。許安世榜下及第。未調官母亡。遂不復仕。窮居山陽。衣食不給。凡市買。楚人不肯受其直。積亦不取。至有信宿不合者。淮南學者宗之。至路振通判楚州。始為娶妻生子。小名路兒云。孝友同風。宋王安國。字平甫。性篤孝。養母盡力。三年喪居墓側。出血和墨寫佛經甚眾。州上其行義云。

色養父母

隋書程晉林。楚丘人。事親以孝聞。州郡辟命。皆固辭不就。躬耕色養。鄉鄰謂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成墳。盛冬不衣繒絮。唯著單縗而已。家有一烏犬。隨其在墓。若晉林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有二鵲巢其廬前柏樹。每入其廬。馴狎無所驚懼。大業中。司隸巡察。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孝友同風。唐崔渾為侍御史。清白溫恭。能盡色養。父母少不康。輒祈禱。請以身代。母嘗有疾。渾請代。病尋已。有頑疾。從十指入。殘而偏身。母所苦遂愈。

自爨養母

孝友同風詩祖

光祿納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北平又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問叔爲中郎有八戲之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耶元史不忽木傳不忽木爲平章政事家素貧躬自爨汲妻織紝以養母後因便遂別母已死號慟嘔血數不起

飲水養母

崆東志滄州有婦人不食唯日飲水數盃年四十五六而面貌悅澤人問不食之因自言幼年母病卧床家無父兄日賣果于市得麄金數十以養母値歲歉穀貴艱食乃仰天禱曰今日所獲不足以活二人願天憫之使我飲水不饑庶所得可盡以供母遂臨井飲一盃果不饑自是亦不思食又數歲而母卒時不食已三十年矣

埋兒養母

東漢書郭巨家貧養母妻產一子三歲母嘗減食與之巨曰貧乏不能供給汝埋子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妻不敢違巨遂掘坑三尺餘忽見黃金一釜上云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奪人不得取

嫁妻養母

南史徐孝克傳時梁末侯景寇亂孝克養母饘粥不能給妻東莞臧氏領軍臧盾之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謂之曰今既荒如此供養交闕欲嫁卿與富人望彼此俱濟於卿意如何臧氏弗許之時有孔景行者爲侯景將富於財孝克密因媒者陳意景行多從左

右逼而迎之臧氏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養母孝克又剃髮爲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焉臧氏亦深念舊恩私致饋餉故不乏絕後景行戰死臧氏更爲夫妻

留妻養母

新唐書高儉傳儉字士廉仁壽中舉文才甲科補治禮郎斛斯政奔高麗坐與善謫爲朱鳶主簿以母老不可居瘴癘地乃留妻鮮于奉養而行

不嫁養母

唐書汴州李氏孝女年八歲父卒柩殯在堂十餘載每日哭泣無限及長母欲嫁之遂截髮自誓請在家終養及喪母號毀殆至滅性家無丈夫自營棺槨州里欽其至孝送葬者千有餘人葬畢廬於墓側蓬頭跣足負土成墳手植松柏數百株季昶列上其狀制特表其閭賜以粟帛溫州府志唐丁氏女永嘉人居象浦性至孝及笄誓不嫁日紡績夜釣魚以給母衣食一夕暴風甚雨溪漲溺死鄉人立祠浦傍以旌其孝自是山多祥雲溪有光怪

乞弟養母

世說新語南郡桓玄既破殷荊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生亦在焉玄別傳曰玄克荊州殺殷道護及仲堪參軍羅企生鮑季禮皆仲堪所親任也桓素待企生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語云若謝我當釋罪企生答曰爲殷荊州吏今荊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顏謝桓公中興書曰企生字宗伯豫章人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豫章企生問至即日焚裘

求官養母

晉書袁瓌傳瓌字山甫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曾孫也祖父並早卒瓌與弟猷欲奉母避亂求爲江淮閒縣拜呂令轉江都因南渡元帝以爲丹陽令中興建拜奉朝請遷治書御史孝友同風唐姜公輔爲翰林學士歲滿當遷上書以母老賴祿而養求兼京兆戶曹唐書許康佐傳正元中舉進士宏詞連中家貧母老求爲知院官人譏其不擇祿及母喪已除凡辟命皆不答人乃知其爲親屈

宦遊不養母

唐書太宗諸子列傳嗣曹王皐皐明王曾孫爲少府監時殿中侍御史李均與弟京兆法曹參軍鐈官于朝不肯還鄉母窮不自給皐行縣見之歎曰入則孝出則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若二子可謂事君乎舉劾之並錮死

乞郡養母

續通鑑長編仁宗天聖二年滎陽人張逸先以試校書郎知襄州鄧城縣有能名知州謝泌薦之他日引對眞宗問所欲何官逸對曰母老家貧願得近鄉一幕職官歸奉甘旨足矣授澶州觀察推官孝友同風宋沈文通杭州錢塘人治平中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會母病請東南一州視

疾英宗曰學士豈可去朝廷也明日拜翰林學士後丁母憂上惜其才賜黃金百兩宋史張暐桂陽人爲監察御史以母老乞就養遂得知朗州孝友同風宋蔡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慶曆中知諫院以親老請鄉郡移書政府曰襄上顧慈親年八十餘強安精神以悅老者昨自開封府以老母得請便郡經歲猶未到官襄有所慮者朝廷因有差除而明公不遺姓名或有移易襄母親年高矣鄉土去京四五千里侍親而行不可委親而行又不可設有一旦之命適足以趨襄之退隱也又念食祿理無自由欲歸休以奉晨夕生平無田仰俸以供甘旨捨官而養遂爲窮人儻守便郡安而不移則重賜矣出知福州仁宗賜其母冠帔以寵之

就職養母

孝友同風宋石延年字曼卿宋州人少舉進士不第以三舉推恩當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

折資侍母

宋史陳希亮字公弼眉州青城人初蜀人官于蜀不得任同守希亮母老願折資爲縣以侍親遂得劍州臨津縣黃恭廣記南吳甫舉茂才累年不遷甫有老母年九十有餘乃上書自乞減品爲四百石長庶得其俸以養母詔聽除補南陽新蔡長遂以甫爲准率滅交趾茂才皆爲四品也宋史

畢士安傳士安出知乾州以母老願降任就養改監汝州稻田務

辭召養母

東漢書周盤汝南安成人少游京師學古文尚書左氏傳諸儒宗之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嘆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和帝初拜謁者遷陽夏重合令後思母棄官還鄉里及母歿哀至毀滅服終遂廬于塚側教授門徒常千人公府三辟蓋謂友人曰吾親已沒矣從物何為遂不應晉書山濤字巨源為侍中遷尚書以母老辭職帝以濤清儉無以供養詔特給日契謝況字行思少孤事母至孝察孝廉會稽內史何充引為參軍以母老去職閑居養母不交人事耕耘之暇研精墳典盛彥字翁子母王氏因疾失明彥由是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北史王晞字叔明小字沙彌幼而孝謹襁署廣平王開府功曹晞願養母更不受署孝友同風唐劉子翼貞觀初召之辭以母老詔許終養江南巡察使李襲譽嘉其孝表所居為孝悌里唐書林攢泉州人貞元初為福唐尉母羸老未及迎而病攢棄官還及母亡水漿不入口五日自投甓作塚廬有白烏來甘露降觀察使李若初遣官虞驗實會露晞里人失色攢哭曰天所降露禍我耶俄而露復集烏亦回翔詔作二闕于母墓前又表其閭蠲搖役時號闕下林家

南史張岱字景山為東遷令太守殷仲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棲遲下邑後為司徒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即去官從母還養有司糾舉宋孝武曰觀過知仁不須案也孝友同風唐韋溫七歲日誦書數千言十一舉兩經及第以拔萃高等入為監察御史以臺制苛嚴不可以省養不拜侍親疾調湯劑二十年衣不弛帶宋譚鸞熙寧中辭發遣京東路轉運判官以母長壽縣大君潘年百有三歲乞罷去以便養詔特賜冠帔鸞家便差遣宋常昇母李年百有十歲昇以母老不能之官遂求致仕家素貧歲饑無以養大名師臣奏給米俸神宗許之孫侔字少述吳興人七歲能文內行孤峻母無恙時屢舉進士不中及母病革因嗚咽自誓終身不求仕劉敞知楊州薦侔曰居則孝悌任則忠信足以矯俗扶世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以為校書郎辭不受

退朝侍母

唐書崔彥昭字思文僖宗朝遷門下侍郎彥昭雖宰相退朝侍母膳與家人齒順色柔聲在左右無違

委印侍母

孝友同風宋曾修睦建安人任殿中丞知鬱林聞母疾委印於其佐歸未至被衰哀瘠過禮

給告侍母

楊內翰談苑魚崇諒為學士周祖革命所下詔令皆其詞也甚得典誥之體以母病再求解職給長告賜其母衣服繒帛茶藥給錢百日滿令本州月給錢三萬米麵五十石屢遣使存問俄拜禮部侍郎充學士令伏侍歸闕

安輿侍母

唐書趙隱傳懿宗誕日宴慈恩寺趙隱以安輿侍母臨觀宰相方率百官拜恩於庭即回班候夫人起居搢紳以為榮後崔彥昭張濬當國皆有母遂踵其禮

負販養母

宋史李萬超傳萬超并州太原人幼孤貧負販以養母

聚物遺母

孝友同風宋王師錫安石之叔也少孤致孝於母憂悲惻怛不主於己惟以其母學於他州凡被服飲食玩好之物苟可以悅其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

解錢寄母

彭響錄衢之西安永壽鄉有販子肩米將貨于市就路傍掬糞田水潤其米至東蹟將登船忽片雲起頭上雷電大作其人恐怖乃於腰間解錢一千附其同行隣人語之曰我不合以穢水和米今天之怒必我也不可逃願將此錢歸與我母其以此意累白不終子養悔無所及語訖天忽開霽遂獲免

索錢養母

魏泰東軒筆錄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道睢陽謁文正又贈十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秀才戚然動色曰老母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知其索錢以養母謂孫生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為學乎孫公再拜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捨晝夜行復修謹文正甚愛之明年文正公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文正歎曰貧之為累亦大矣儻因循索米至老則雖人才如孫明復者猶將汩沒而不見也

得函救母

南史蕭叡明字景濟南蘭陵人母病風積年沈卧叡明晝夜祈禱時天寒叡明下淚為冰筯額上叩頭出血亦成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絹丹書為日月兩字母服之即愈

違令奉母

資治通鑑唐僖宗光啟元年王緒至漳州以道險糧少令軍中母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唯王潮兄弟扶其母董氏崎嶇從軍緒召潮等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令而不誅是無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其母

王子曰。湖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皆爲之請。乃捨之。

二子爭養母

清波雜志

桑霖在桐廬。偶在告未出。有某氏先在兩家。各生一子。後二子入從。爭欲迎母歸養。未知適從。事上朝廷。執政無所處。持以白京。京曰。此亦何難。第問其母願歸何處。一言遂決之也。

孝事從母

新唐書惠宣太子業傳

初業母早終。從母賢妃鞠之。八年。迎賢妃外邸。事之甚謹。

爲友養母

言行龜鑑

陳公希亮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侯。與諸子遊學。卒與子恍同登第。

天賜鈔與賢母

山居新話

以道江西人爲縣尹時。有一賣菜人早往市中買菜。半途忽拾鈔一束。時天尚未明。遂藏身僻處。待曉欲視之。計一十五錠。內有五貫者。乃取一張買肉。二貫米。三貫實之擔中。不復買菜而歸。其母見無菜。乃叩之。對曰。早於半途拾得此物。遂買米肉而回。母怒曰。是欺我也。縱有遺失。不過一二張而已。豈有遺一束之理。得非盜乎。爾果拾得。可送還之。訓誨再三。其子不從。母曰。若不然。我訴之官。子曰。拾得之物。送還何人。母曰。爾於何處拾得。當往元處候之。伺有失主來尋。還之可也。又曰。吾家一世未嘗有錢。買許多米肉。一時驟獲。必有禍事。其子遂攜往其處。果有尋物者。至其賣菜者本村夫。竟不詰其鈔數。止云。失錢在此。付還與之。傍觀者皆令分賞。失主靳之。乃曰。我失去三十錠。今尚欠其半。如何可賞。既稱鈔數相懸。爭鬧不已。遂聞之官。縣尹覆問拾得者。其詞願實。因暗喚其母。復審之。亦同。乃令二人各具結罪文狀。失者實失去三十錠。賣菜者實拾得十五錠。縣尹乃曰。如此則所拾之者。非是所失之鈔。此十五錠。乃天賜賢母養老。給付母子令去。謂失者曰。爾所失三十錠。當在別處。可自尋之。因叱出。聞者莫不稱善。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十三　六姥

母

擊賊救母

續後漢書鮑出傳

出少游俠。尚氣節。興平中。三輔亂。出兄弟五人。養母。而年饑。留母守舍。並出採蓬實。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爲母作食。初等至家。啖人賊數十。已掠其母與比舍嫗。纏貫其掌而去。初等怖恐。不敢追出。聞欲追。兄弟皆云。賊衆不可追。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去責敢之。用活何爲。乃攘臂結袵。獨追之。行數里及賊。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圍出。出跳圍斫賊。賊附出曰。卿欲何得。出曰。欲得母爾。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嫗獨不解。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曰。已還卿母。何還復爾。出指嫗曰。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南史王寬泰始初。爲隨郡太守。逢四方反。父玄謨在建鄴。寬棄郡自歸。以母在西。爲賊所執。請西行。遂襲破隨郡。收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圖寬形以上。

突圍救母

孝友同風

宋曹光實字顯忠。雅州人。仕僞蜀爲永平單營內捕盜遊弈使。王全斌平蜀。蜀盜蠭起。有夷人張忠者。憾光實殺其徒黨。率數千人奄至。環光實所居。鼓譟飛矢。四面並進。光實負其母。揮戈突圍而出。賊衆辟易不敢近。舉族三百餘口。賊殺之。又發其父墓。琛其棺。光實詣全斌。壯而許之。光實率兵前導。克城果得張忠而甘心焉。

質弟救母

孝友同風

晉桓沖字幼子。溫諸弟中最淹識。初彝亡後。沖昆弟並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由得之。溫乃以沖爲質。羊主甚富。言不欲爲質。幸爲養買德郎。買德郎。沖小字也。及沖爲江州刺史。出射羊。主於堂邊看沖。識之。曰。我買德也。遂厚報之。

殺虎救母

江南餘載

保大中。太平府蕭氏女。年十三。母爲虎攫去。女援持刀。跳登虎背。以手緊抱定。連劃其頸。虎奮躑不脫。遂死。女乃還家。告人共收屍。

逐虎救母

圖經

章頊妻程氏。與二女入山採桑。程爲暴虎嘷當去。二女冤呼。與虎爭力。虎乃捨之。程由是獲全。時刺史劉贊嘉之。給湯藥。蠲戶稅。改鄉名孝文。

求藥救母

南史

解叔謙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爲酒。乃瘥。即訪醫無識者。訪至宜都。遂見山中有一老伐木。問何所用。答曰。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即伏地流涕。具言來意。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

酒法叔誅受之。顧視不見。依法為酒。母病即愈。

投江救母

唐書沈季詮洪州人。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為怯。季詮曰。吾怯乎。為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貞觀中。侍母渡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詮號哭。投江中。少頃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具禮祭而葬之。孝友同風。唐王博武許州人。會昌中。侍母至廣中。及砂滴口。暴風。母溺死。博武自投于水。嶺南節度使盧貞俾吏沈若獲二屍焉。乃葬之。表其墓曰。孝子墓。詔為刻石。

赴水救母

宋史蘇頌知婺州日。其母魏國夫人方乘舟而來任所。公往迎。逆溯浙湘洪水暴迅。舟橫欲覆。公哀號不懼水漲。赴水救之。未及。舟忽自正。及夫人肯出抵岸。舟乃覆。信知孝誠所感。神物護持。遂能如此。

舟沉救母

太平廣記江陵有郭七郎者。資產甚殷。乃輸數百萬於鬻爵者門。以白丁易得橫州刺史。遂還鄉。時王仙芝寇盜里閭。人物與昔日殊異。生歸訪其骨肉。獨母與一二奴婢處于茅屋之下。以紉針為業。乃備舟與母同赴秩。入湘江。次永州江壖。有佛寺名兜率。是夜繫纜於大榕樹下。忽大風雨。波翻岸崩。樹卧枕舟。舟遂沉。生與一船工挾母登岸獲免。母驚悸得疾。數日而殞。生往告零陵州牧。牧為安葬。復賵遺之。

剮臂肉救母

宋史張伯威傳。伯威紹熙元年。武舉進士。調神泉尉。大母黃年九十八。不忍之官。黃得血痢疾。伯威剮左臂肉。食之。遂愈。母楊因姑疾篤。驚而成疾。伯威復剮臂肉。作粥以進。其疾亦愈。知大安軍罷植。即伯威所居。立純孝坊。事聞。詔伯威與升擢。

割股救母

夷堅志郝酥兒者。亳州人。性警慧。孝愛異常。年十五。母病忽劇。酥憂惠不知所為。潛持一錢。詣佛堂祝曰。吾母病甚。吾將割股以療。敢擲此錢以卜。得吉。遂欣然持刀。以割左股。不敢遽傳。自燔之於火肩。而圓顆真藥粒之狀。與母言。醫剮換藥。戒曰。盡服此可愈。母接服之。經宿有瘳。縣聞猜符所顧。益喜。家人見其坐稍偏。怪問其故。猶不肯說。迫之再三。乃具以實告。皆大驚。亟求善藥護其瘡。瘡已先中風。浸淫傳攻四體。萬方調治。竟不差。危困之際。語家人云。吾取吾肉以救母。固已不憂吾身。母幸緣此以安。死亦何恨。但念父母俱老。不能終養。以此遺恨耳。泣數行下。遂絕。南城王補之為作傳曰。酥兒之心。尤可悲也。方其奮然舉刃之時。豈不知肌肉之裂。有不忍之至痛。為至難也。以謂吾不如是。不能盡其孝。故以始笄之年。最弱之身。怡然甘之。而忘其所以難。其可悲至矣。清明集廟官申江廣忠妻莊娘。二五十四歲。病患日久。有親男江應。於四月十八日。割股救母療病。今已痊癒。余應擬呈。江應割股以療其母。可謂小人之有孝者也。理宜旌異。欲照格將絹疋折錢。會五貫。米五斗。酒一瓶。帖廂喚上當廳請領。奉判割股雖非孝道之正。然捐軀以救母。一念之孝。誠足以勵薄俗。獨賞外。本州凡單人死亡。當廳陳乞。隨即相視填剌。此外斷難增頒敕補。有江應之孝於其親。有司當思所以續其食而終其養。如廟入單數御其狀前來。當破例特與救剌。近閱訟牒。母訴其子。子傷其母者。每切大息。今推其一。以表其餘。閱者當知所勸。宋史仙井監民樊謙。母趙病。割股以饋母。五月思橙。泣立橙木下。得實以饋。詔補榮州教授。金史王震。寧海州文登縣人。母患風疾。割股肉雜飲食中。疾遂愈。母沒。哀泣過禮。目生醫眼。除目不療而愈。皆以為孝感所致。特賜同進士出身。授尚書省擬注職任。溫迪罕醫斡補。西北路宋葛斜斯渾猛安人。年十五。居父喪不飲酒肉。廬于墓側。母疾。割股肉療之。疾愈。詔以為護衛。溫州府志。楊成姐。永嘉人。母王氏疾篤。成姐焚香割股肉作糜飼之。其疾遂瘳。　國朝清江貝廷臣集。松陽鄭伕耕。事母劉氏甚謹。劉一日疾革。伕耕割股糜而進。既啖尋已。人皆稱其孝。

燒指救母

馬明叟實賓錄。宋張楚母疾。命在屬纊。楚祈禱苦至。燒指自誓。精誠感悟。疾時得愈。見楞

門曰孝行。張氏之閭。

篤孝奉母

國朝清江貝廷臣集。過孝子宋一海豐招明里人。蚤喪父。獨與母居。元至正十六年春。吳陵張士誠捕眾自白茅渡江。遂陷姑蘇。略地至海上。宋一負母逃。卒與寇遇。欲殺之。即以身蔽母。中數鎗。乃舍而退。既迫益困。以備給母食。母卒。六年不克葬。寢苦服素。蔬食不變。居憂與人語。輒泣下。有燕巢其室。東西相向。及葬母。燕去不復至。人皆以為異云。

葅汁救母

元史郝經傳。金末。父思溫辟地河南之魯山。河南亂。居民匿窖中。亂兵以火熏灼之。民多死。經母許亦死。經以蜜和寒葅汁決母齒飲之。即蘇。時經九歲。人皆異之。

誦經救母

夷堅志江淮齊三妻歐氏產乳多艱。於死。乃得免。一子宜歌。年六歲。警悟解事。不忍母困苦。洛於老人。問何術可脫此厄。老人云。唯道家九天生神章釋教佛頂心陀羅尼。為上。即求二經。從一史道者學持誦。三日悉能暗憶。於是每以清旦各誦十過。焚香仰天。輸寫誠懇。凡越兩歲。紹熙元年。歐有孕。更無疾惱。至十月將就蓐。宜歌焚誦之次。見神人十輩。立侍于旁。其光照室。少焉生。

學醫救母

北史李希邑名尉。少有節操。母患積年。名醫療之不愈。乃精習經方。洞閑針藥。母疾得除。

由是以醫術知名。仕齊為襄州刺史。隋書許智藏。嘗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世號名醫。

私逃省母

孝友同風　宋韓符。得禁卒有私逃數日。而負其母以至者。單中執之以見公。按法當死。卒曰。母老且病。近在數舍間。常恐不復見。試知捨去當誅。得一見。死無恨。公惻然釋之。

避兵負母

宋史王翊傳。有胡天啓者。重慶進士也。兆兵至。天啓負母逃。兵欲殺其母。天啓妻張哀號。願以身代。兵不聽。卒殺之。天啓與其妻呼天大罵。大將奇天啓。覩欲活之。謂曰。汝從我。當共富貴。天啓愈奮罵。於是夫婦同死。

竊駕省母

春秋傳。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母病。人聞往夜告。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刖罪云。

告歸省母

南唐書儒者傳。烈祖鎮金陵。招辟儒生。沈彬因獻所習。烈祖善之。禪代之後。制度草創。無取士之科。會有事于南郊。彬著郊望論數千言。廣陳前古得失。上之。署諸衛巡官。元宗與壽王景遂。貽書交辟。置之門下。賜予頗優。告歸省母。以所得全王贈幣。陳列于庭。

私歸省母

孝友同風　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大中祥符間居翰苑。以母在陽翟別墅有疾。遂留請假膀子與史遠然。中夕奔去。先一日上聞億母病。以湯藥銀幣賜之。使者及門。而已去矣。朝論譁然。以為不可。上憐其才。終優容之。止除祕書少監分司。仍許只在陽翟。

表求省母

續資治通鑑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秋七月。甲寅。涇原路駐泊都鈐轄知渭州曹瑋表求暫詣京師省母。詔可。

賜假省母

金史夾谷清臣傳。清臣為丞相。上表丐歸。不許。固請乃賜告省親。諭之曰。聞卿母老。欲令歸省。故特假五十日。馳驛以往。俟至可為一月留也。還謁上。上問卿母健否。其壽數何。相別幾年矣。清臣對曰。臣母年八十三。別十年。頗強健。上曰。何不來此。曰。急於家務。故不欲離耳。上曰。老人多如是。所謂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也。

負擔尋母

南史庾道愍。潁川鄢陵人。晉司馬冰之玄孫也。有孝行。少壯孤悴。時人莫知其所生。母流漂交州。道愍尚在繈褓。及長知之。求為廣州綏寧府佐。至南而去交州尚遠。乃自負擔冒嶮。僅得自達。及至交州。尋求難終年。日夜悲泣。嘗入村。日暮雨驟。乃寄止一家。且有一嫗負薪外還。而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於是拜伏號泣。遠近赴之。莫不揮淚。

行哭尋母

孝友同風　梁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性孝。居父憂過禮。梁元帝立。以不害為中書郎。兼廷尉卿。魏平江陵。失母所在。時甚寒。雪凍死者填滿溝壑。不害行哭尋求。聲不暫輟。遇見死人溝中。即投身捧視。舉體凍僵。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始得母屍。憑屍而哭。每舉氣絕。行路皆為流涕。即江陵權殯。與王褒庾信俱入長安。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卒年八十五。

冒難尋母

燕書周存。字適名。上谷俱陽人。王彭祖叛。母遇寇離失所。時所在分崩。州郡隔異。存冒難尋求。自河以北。無不周遍。存亡無聞。從傳在昌黎。而存已屬段氏。昌黎土地。燕之所統。存徑投高祖。容之。為置酒於坐。問存。君失母來幾年。相見當識否。高祖言音未止。存涕泗覆面。尋聲而對。辭甚悲戚。舉坐莫不愴慨。高祖亦為之動容。由是意遇倍加。存停碁不得母問。將辭歸。高祖意欲留之。而未顯也。存覺微旨。陳謝曰。聶政荊軻。刺客之流。意氣之顧。甘死奉辭。今明公無求於微用。而見接以國士。應終身奉踐。以答厚恩。然老母未審存亡。弟小無所依倚。寢食未敢廢心。昔徐庶指方寸以矢辭。今存披肝以表情。願明公恕之。高祖矜而聽去。

祈天尋母

宋史孝義傳。彭瑜。熙寧間失其母。瑜朝夕焚香祈天。願知母所在。如是十餘年。俄有人言母為大和倪氏之婢。瑜入市首飾。造其門。至母出。瑜操鄉音與語。拜曰。聞母在焉。假是以來迎。倪氏卒。迎母歸養。

棄官尋母

王性之默記　劉瑨河中人。樞密學士綽之孫也。其庶母王氏。既生瑨而出外。瑨事嫡母任氏。三十年不懈。母死。尋訪王氏不能得。遂棄官布衣蔬食。跣足走天下訪之。莫知其生死。數年而瑨志益堅。卒不見母。不復為人。會歲除日。行次汝落間。地名彭坡者。逆旅窮棲。盡未遂所志。泣於村市酒肆中。忽見日者。瑨憂鬱中護呼令作卦。日者端蓍云。此坤卦乘乾卦。父母爻動。必求訪父母。今坤卦為主。則必母也。因自喜曰。平生之未見而喜神臨。如此之速。但不須發去。只留此以俟。匪惟在今日。且在今一時之內。所謂大慶。可賀矣。瑨心雖喜。能知本意。而復歎憫漫。乃日者常態。唯唯不應。日者臨行。猶曰。即應無相忘也。瑨愈惑。旋聞簫鼓喧鬧。乃村人嫁女於除夕也。舉酒肆人奔往觀之。瑨獨坐無聊。已而觀者稍復還坐。而各說所見。一老卒在坐曰。此本縣富人之女。嫁此村富家。其送女者所生也。其婿家去此纔十步。此婦人先在一大官家。嘗生子。今作官矣。又入一家。再為此富家側室。生兒女三人。今嫁其季也。故今自送嫁。其正室已亡。家甚富。而專家事。於資送女甚厚也。瑨引身稍相近。問翁知媪之姓氏。與前主之姓乎。曰此婦姓王

閭前主姓劉，其子小名則，瑺也。瑺始驚問翁何以知其詳如此。兵曰：我故停兵也，因寓役於其家。且每說我此事，故我常在心也。蓋紙書其姓名狀貌，以千計矣。出腰間繫衣中小紙示瑺，略道所以。方語話酬酢間，村市小兒之慧黠者潛往報此婦人矣。已而老兵開瑺詳細，曰：當為驗之。然瑺久求母不獲，而為人紿之疑似多矣。意字與名字或有相同者，未敢必信也。已而小兒輩與老兵繼往，婦人聞之，亟遣騎乘迎瑺。瑺猶未信，躡往。既各細驗之，真瑺母也。貯心滋久，再見於不料。母子相持，號慟頓絶於村市。久之事定，回訪日者，莫見也。聞於村中，亦曰未嘗有此色人。意以瑺純孝所感，天假神靈以告之爾。瑺復迎母同歸，久之以壽終。瑺仕遇神宗，累曆繁劇，為世名臣。二子侗、勃，皆登科。其家光顯貴盛，亦天之報也。宋史孝義傳。朱壽昌，母劉氏，巽妾也。巽守京兆，劉氏方娠而出。壽昌生數歲，始歸父家。母子不相聞五十年。行四方求之不置，飲食罕御酒肉，言輒流涕。用浮屠法，灼背燒頂，刺血書佛經，力所可置，無不為者。熙寧初，與家人辭訣，棄官入秦，曰：不見母，吾不返矣。遂得之於同州。劉時年七十餘矣，嫁党氏，有數子，悉迎以歸。京兆夢溪筆談：朱壽昌，刑部朱侍郎巽之子。其母微，壽昌流落貧家，十餘歲方得歸。遂失母所在。壽昌哀慕不已。及長，乃解官訪母，遍走

四方，備歷艱難，見者莫不憐之。聞佛書有水懺者，其說謂欲見父母者誦之，當獲所願。壽昌乃晝夜誦持，仍刺血書懺，摹版印施於人，惟願見母。歷年甚多。忽一日至河中府，遂得其母，相持慟絶，感動行路。乃迎以歸，事母至孝。複出從仕，今為司農少卿。士人為之傳者數人，丞相荊公而下，皆有朱孝子詩數百篇。　言行龜鑑：朱壽昌生數歲，父守雍，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焉。雍守錢明逸以事聞，詔壽昌還就官。壽昌自為郡守，至是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歸。居數歲，母卒，涕泣幾喪明。拊其弟妹益篤，為買田宅居之。宋王安石臨川集送河中通判朱郎中迎母東歸詩云：綵衣東笑上歸船，萊氏歡娛在晚年。嗟我白頭生意盡，看君今日更悽然。同見朱壽昌得母，而自歎有弗洎之悲。蘇東坡集：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　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羨君臨老得相逢，喜極無言淚如雨。不羨白衣作三公，次公史記儒林傳序：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又翦舉白衣作三公。不愛白日生青天。次公史記始皇本紀注引茅盈內紀：盈曾祖父濛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昇天而神仙。

傳亦多矣。愛君五十著綵服，兒啼卻得償當年。嫉老萊子年八十衣綵衣為小兒啼以悦親。　序杜詩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烹龍為炙玉為酒，鶴髮初生千萬壽。金花詔書錦作囊，白藤肩輿簾蹙繡。感君離合我傷心，此事今無古亦聞。長陵揭來見大姊，序漢武帝母王太后，微時為金王孫婦，生女，在長陵小市。武帝立，自駕迎之，直至其門。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車泣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仲孺豈意逢將軍。按：霍仲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既不相聞。久之，去病既壯大，為將軍，擊匈奴，至平陽，見仲孺，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開皇苦桃空記面，隋文帝外家呂氏，其族帝顯，後求訪，不知所在。開皇初，汝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字苦桃，嫁楊氏，勘驗知是舅家，而貴之。建中天子終不見。序代宗皇后沈氏，生德宗。史思明再陷河洛，失后所在。德宗即位，建中元年，遙尊為皇太后，以睦王述為奉迎太后使，分命使臣周行天下，終貞元之世無聞焉。西河郡守誰復譏，按吳起出衛國門，與其母訣，嚙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後仕衛為西河守。潁谷封人羞自薦。次公鄭莊公寘母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

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鄭伯用其說，而母子如初。嗟嘆集壽昌望母白雲邊，刺血書經五十年。一旦朱幡迎象服，孝心純至徹蒼天。文同丹淵集：朱康叔郎中棄官求母於金州，因會華清宮，作此送之。　蟠桃實在枝，蟠桃花已飛。相隔五十春，一旦還相依。康叔視金龜，解去如糞土。徒步入秦關，金州取其母。古人亦有此，此之康叔難。數時有古人，能如公棄官。玉蓮仙宇中，相會拱此事。使我發驚嘆，遼曉不待寐。指間侍安輿，華下何時過我，欲率諸君扶服指門賀。

徒步尋母

宋史：趙伯深，字逢源。父子同為州兵官。屬金人渡河，伯深與母子相失。父卒，伯深聞母在瀘南，伯深徒步入蜀，間關數年，訪尋其母，終與二十一年乃得其母，相持號泣，哀感行路。嘗憶在夔州，賦詩以美其孝。江數數影響錄：宋沈參政建炎間避屠難于徐之山谷中。一夕在草莽間，歎曰：吾母在順昌，相去三百餘里，未知存否。吾母平生誦金剛經，今三十年矣。金剛神豈不能救此難耶。因涕泣良久，以手摩足，忽有大木葉兩片飛墮其前。遂取包兩足。既而聞鷄聲，遂起行，步若有神助。及曉至順昌城下。視足跡，木葉乃其母所誦金剛經前兩版。遂得與母相見。元史孝義傳：章卿孫，本劉氏，初為章拱刑養子，與母雷氏相失三十八年，遍訪於江西諸郡

迎歸養之俞全幼被掠賣與劉家為奴僕為良自汴步歸杭尋其母得之事母以孝聞古今事通

陳斗龍南仲杭之昌化人宋梅書院山長父澤民納妾王氏生斗龍一歲去斗龍知母家錢塘訪之媼曰往江東帝閫何州也即入江東諸郡往來六年一夕舍永豐禮賢鎮店人怪斗龍數過問之其人曰吾主人少婦豈是耶走施氏告母出見龍哭拜施氏以母還斗龍奉以歸而徽益作賈母走百丈山廬邊益置母告曰壯士斗龍求母六年始歸未百日若某死母誰養益亦洛嗟舍去胡良瑞傳

學醫尋母

元史李鵬飛生母姚氏為嫡母不容改嫁為朱氏妾鵬飛年十九思慕哀痛誓學醫以濟人願早見母求三歲得焉迎還奉養

高力士認母

唐書本傳高力士與母麥氏相失後領節度使得之瀧州迎還不復記識母曰胸有七黑子在焉力士袒示之如言母出金環曰兒所服者乃相持號慟帝乃封為越國夫人而追贈其父廣州大都督

萬鍾認母

武林紀事中書舍人萬鍾元亨父本臨安人市廛貨巾幘者有婢雲川人生一子乃亨也此婢以約滿告去不知所向元亨漸長讀書取科第授某尉嘗欲尋訪而無蹤跡一日經由雲川至一處口茅屋中有一媼貨

餅餌元亨因憩其側詢媼曰何為獨此營生還有夫與子否媼曰前嘗適一家既死不復再適有子亦長成見於某處負販又云少時嘗傭在臨安一頭巾肆中曾生一子某既去則不復相聞亦聞吾子讀書得官元亨曰何不往見之媼曰自顧貧窶如此雖往亦不相認矣元亨徵其年月日皆暗合大驚即拜之曰吾母也媼亦倉皇未敢當元亨即具衣裝迎歸其家後元亨即綰郡符持使節登朝列駸駸華要此媼皆及享其奉慶元初方卒

奉使得母

晁說之客語沈德和之求母也始其父為司理嫁其所生母於考城縣德和廣因使虜者求之已而德和親御命出疆見驛中有老而聾者在彼掃地沈分相子與之語甚感因問桂年有沈司理者爾識之否聾云某嘗事之又問沈曾嫁一婦人於此縣在否曰在也沈不敢久與語沈有提轄知人意沈乃令復以一柑遺聾因與語詰其子細乃嫁與張押錄亦別有子矣沈使事畢還至考城則聾已不復當役乃賣蒸餅於路提轄因之責其一中有母書其後沈為四川制置乃訖王宣使往求之得可使者四人與銀二百五十兩至彼議之後夫以為不可此再往則張已死先得其子以來沈與書云醜傳爾媽媽莫家媽媽已死莫者沈嫡母也信蓋適此三至則與母皆來岳甫鄧云

誓天求母

元史孝義傳黃覺經五歲因亂失母稍長誓天誦佛經願求母所在乃渡江涉淮行乞而往備歷艱苦至汝州梁縣得其母以歸

感物思母

南史張敷字景胤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焉孝友同風情無

王僕字仁安煬帝孫元德太子之子也性好讀書尤重儒業素非造次所及有若成人母劉良娣早終每至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由是益奇之焉南史張譏字直言武城人幼喪母有錯絲經帕即母之遺物及有所識其家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咽不自勝

社日念母

坦明故事王修字叔治年七歲以社日母亡及至來歲隣里聚行社日與故修感念母哀甚隣里為之罷社後魏太祖辟為司空

心動思母

事文類聚司馬池審奏名禮部將入試殿庭一日心動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能無恙否及至內門徘徊不能入蓋母亡為友人所匿也因語其友而友止告以聞有疾池遂號慟而歸

過宮思母

新唐書高祖竇皇后傳太宗即位過慶善宮覽觀哽欷顧侍臣曰朕生於此今母后永違育我之德

不可報因號慟左右皆流涕乃亨后于正寢

遇虎念母

見聞錄章仲惠成都人與妹夫丘生紹興中類試中選同赴廷試未出峽舟覆于江丘生死章僅免既賜第調井研縣主簿還至峽州家書報其弟病章茹哀跨羸馬以行一川兵犁捲以隨過萬州日晚猶行未已遂墮崖下去岸十餘丈徧體皆傷不可起俄有虎至銜其髻欲食章章驚呼而言曰汝虎有靈幸聽我語吾母年八十生子二人女一人妹年妹夫死於水今年弟死於家獨吾一身存將以微祿終養今汝食我無足惜柰吾母何虎聞而釋之盤旋其傍若有所扞禦夜過半章痛稍定攀石上覺而天明攀危木而上及登岸馬猶立不動遂乘以行誥勅皆在身但所有為兵劫去章赴官滿秩而母亡未幾章亦卒乃知一念之孝感於死地專為母故也與類知義如此亦可取焉

聞亂救母

宋史移衍先為華池令後知淳化縣淳化耀之屬縣衍從韓絳宣撫陝西遇慶卒潰亂衍念母在耀亟謁歸信宿走七驛比至慶卒嘗戍華池知衍名不忍驚其母

拜官念母

金史石抹榮傳榮除開遠軍節度使入謝不覺泣下海陵問其故對曰老母在谷神家拜官念母是以感泣乃詔其母與之俱行仍賜錢萬貫

古今事通。鄭褒惠安人。好古文名於時。會罷進士。贊

鄭褒念母

文王元之一見云淵深秘邃詞精理切。雖千百言。不能輒去一字。是歲閏在孟秋前一月暑甚。留俟秋行。曰褒有母老。今詔下將及闕。鄉人必告吾母。計程以待。後一日。必貽母憂。公為之泣。為作詩買馬送之。咸平元年中第。未命而卒。年三十七。

傾財贖母

三國志魏志。涿郡孫禮。表亂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之。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既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指刺姦主簿溫恢。嘉之。具白太祖。各減死一等。南史劉靈哲。字文明。位前軍將軍。嫡母崔氏。為魏所獲。靈哲傾貲贖母。梁叔業傳。叔業兄子植。為瀛州刺史時。其母年踰七十。以身為婢。自施三寶。布衣麻菲。手執箕帚。於沙門寺掃洒。植弟瑜粲衍。並亦奴婢之服。涕泣而從。有感道路。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免其母。於是出家為比丘。入嵩高。積歲乃還家。北史王慧龍傳。慧龍子寶興。少孤。事母至孝。盧遐後妻寶興從母也。緣坐沒官。賜度斤鎮高車滑骨。寶興盡賣貨產。自出塞贖之以歸。

備儀迎母

晉書陶侃傳。侃為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侃備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

閒道取母

宋史李昊傳。昊自言唐相紳之後。父羔。客嘗從事。生昊於關中。初遇唐末亂。隨父避地至奉天。值昭宗還洛。岐軍破奉天。父及弟妹皆被殺。昊年十三。獨得免。會劉知俊領岐軍。為所得。與語奇之。寘于門下。以其女妻之。隨知俊歸蜀。王衍襲偽位。授彭州導江令。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岐軍之難。昊母獨無恙。至是十九年。仕蜀顯達。乃遣心腹張全王彥儔道迎其母。昊請告境上奉迎。衍賜以金數名馬。至青泥嶺見母。母撫昊首號慟。哀感行路。

亡兒迎父母

法苑珠林搜神記云。宋時有諸生遠學。其父母燃火夜作。兒至前歎息曰。今我但魂魄耳。非復生人。父母問之。兒曰。此月初病。以今日某時亡。今在瑯琊任子成家。明日當殮。來迎父母。父母曰。去此千里。那得及汝。兒曰。外有車乘。去自得至。父母從之上車。忽若睡頃。比雞鳴。已至其所。視其駕乘。但魂車木馬。遂見主人。臨兒悲哀。問其疾消息。如兒所言。

陳情迎母

孝友同風宋樊若水。江南人。舉進士不第。詣闕言有策可取江南。授舒州團練推官。以母在南唐。恐為李煜所害。願迎至治所。太祖詔國主護送之。

登第迎母

宋史劉湜。徐州彭城人。少孤。母史嫁營卒。既登第。具袍笏趨卒舍迎母。里人觀歎。湜後以戶部郎中。知廣州。以母老求內徙。遂徙徐州。喜曰。昔布衣隨計。今以侍從官三品服典鄉郡。過始望矣。

蘇仙辭母

太平廣記蘇仙公。按神仙傳。仙公漢文帝時得道。後數歲。仙公乃灑掃門庭。謂友人曰。仙侶當降。俄有數十白鶴。降於其門。皆化為少年。仙公乃跪白其母曰。某受性當仙。被召有期。儀衛已至。當違色養。即使拜辭母子歔欷。母曰。汝去之後。使我如何存活。仙公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簷邊橘樹。可以代養。兼封一櫃留之。有所缺乏。可以扣櫃言之。所須當至。言畢。即出門。聳身入雲而去。

絕裾辭母

晉書溫嶠為劉琨左長史。奉表江左。勸進。既至。帝留之。不遣。還除為散騎侍郎。初嶠欲行。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辭讓不拜。

遣人辭母

隋書列傳。尉迥作亂。高祖令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高祖以諸將不一。令崔仲方監之。仲方辭以父在山東。時高熲又見劉昉鄭譯並無去意。遂自請行。深合上旨。遂遣。熲受命便發。遣人辭母云。忠孝不可兩全。歔欷就路。至軍果破迥。因平之。

發憤辭母

孝友同風宋魏仁浦。字道濟。衛郡汲縣人。幼孤貧。母嘗為假練製暑衣。仁浦歎曰。使母求貸於人以營衣。為子得安乎。因發憤辭母之洛陽。得隸名樞密院。太祖受禪。為右僕射。

孟孫哭母

莊子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

蘇仙哭母

太平廣記蘇仙公昇仙後。母年百歲。一旦無疾而終。鄉人共葬。如世人之禮。葬後忽見州東北牛脾山紫雲蓋上。有號哭之聲。咸知蘇君之神也。

五子哀母

續後漢書郭淮傳。淮妻王淩之妹。淩誅。妹當從坐。御史往收之。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表留其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乃命左右追妻還。淮以書白司馬懿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無五子。是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懿宥之。

銜哀哭母

應天府志晉吳隱之與韓康伯鄰居。隱之事母孝謹。及執喪。哀毀過禮。康伯母殷氏。聞隱之哭聲。輟餐投筯。為之悲泣。既而謂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晉書。郤詵。濟陰人。對策高第。拜議郎。母憂去職。母在日。昔病卒。及亡不欲車載。家貧無以市馬。乃於住堂北壁外假葬。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

三年。侍馬八尺。與柩至塚。負土成墳。范隆傳。范隆鴈門人。隆在孕十五月生。而父亡。年四歲。又喪母。哀號之聲。感慟行路。南史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頓絕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祖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為營冢壙。孝友同風齊始興簡王鑑。字宣徹。高帝第十子。年八歲。喪所生母。號慕過人。數日中便致骨立。豫章文獻王聞之。撫其首嗚咽。謂高帝曰。此兒操行異人。恐其不濟。高帝亦悲不自勝。梁昭明太子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也。三歲受孝經論語。性仁孝。普通七年十一月。母丁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武帝敕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強進飲粥。太子奉敕。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武帝又敕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瘦。我比更無餘病。政為汝如此。胷中亦塡塞成疾。故應強加饘粥。屢奉敕勸逼。終喪日止一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梁義安王大昕。字仁朗。簡文第十八子。年四歲。母陳夫人卒。便哀毀有若成人。晨夕啼泣。眼因為之傷。馬明叟賓實錄。唐裴敬彝曾祖子通。居母喪。哭母喪明。孝子傳。程曾子孝孫。桂陽人。年七歲母喪。哀號哭泣。不異常人。祖母憐之。嚼肉食之。覺有味。便吐去。

哭母不衰　淮南鴻烈解。說山訓。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注江淮謂母為社。社讀雖家謂公為何社之社也。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

捧癰哭母　南史康祚扶風人。有至行。母患乳癰。諸醫不愈。康祚乃跪兩手捧癰大哭悲泣。癰即潰。小愈。因此漸瘥。時人以其有冥感。位至屯騎校尉。

哭母腸斷　顏氏家訓。張建女。三歲喪母。靈牀上屛風。平生舊物。屋漏沾濕。出曝曬之。女子一見。伏牀流涕。家人怪其不起。乃往抱持。薦席淚漬。精神傷沮。不能飲食。將以問醫。診脈云。女腸斷矣。因爾便吐血。數日而亡。中外憐之。

捫痕哭母　宋江少虞類苑。崔鄲少時不循小節。頗愛飛鷹走狗。太夫人性嚴。嘗不勝怒。舉杼鋌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捫其痕輒哭。

歸魯葬母　孟子公孫丑篇。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路問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孟子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韓信葬母　史記淮陰侯傳。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觀其母塚。良然。

負土葬母　東漢書祭肜潁川人兄遵喪母負土起墳。肜早孤。以至孝稱。遇天下亂。野無煙火。而獨在塚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及遵卒無子。帝傷之。以肜為偃師長。令近遵墳墓。四時奉祀之。晉書山濤。河內人。早孤。居貧。有器量。年四十。始為郡主簿功曹。後除議郎。居母喪。負土成墳。手植松柏。後拜司徒。貞慎儉約。侍無嬪妾。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太康四年卒。隋書劉士儁。彭城人。性至孝。丁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狐狸馴擾。為之取食。高祖受禪。表其門閭。唐書李乾祐母卒。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帝遣使就弔。表異其閭。仁軌私役門卒。太宗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意解。由是免死。遷侍御史。焦懷肅母病。母嘗其糞若味異。輒悲號幾絕。母終。水漿不入口五日。負土成墳。廬守。日一食。杖然後起。繼母沒亦如之。程袁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褫帶。藥不嘗不進。母終。因負土築墳。號癯。人不復識。嘗有白狼黃蛇馴墓左。每哭。群鳥鳴翔。孝友同風。宋徐承珪。萊州掖縣人。業善鄉縉俗里人。嘗為贊皇令。歸葬父母。率兄弟負土成墳。園中瓜合蔕。木連理。州白其狀。建隆四年。詔改崇善鄉為義感里。為和順

乞歸葬母　續後漢書曹休傳。休丁母喪。哀毀過數。至使侍中奪喪服。賜以酒肉。休受詔而形體益憔悴。乞歸譙葬母。至遣越騎校尉薛喬節其憂哀。使歸家治喪。至自寬慰之。後以征伐屢有功。遷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

發墓葬母　南史陳宗室傳。始興王叔陵。發謝安墓。葬其母。

賣身葬母　南史朱文濟。字敬達。吳興人。自賣以葬母。太守謝瀹命為儒林。不就。

營墳葬母　唐書安金藏。京兆人。母喪。葬南闕口。營石墳。晝夜不息。地本印燥。泉忽湧流廬之側。李冬有華。大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

事詔表闕子閭。

奪地葬父母　資治通鑑唐高宗弘道元年。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李義琰。改葬父母。使其舅氏遷舊墓。上聞之怒曰。義琰倚勢。乃陵其舅家。不可復知政事。義琰聞之。不自安。以足疾乞骸骨。庚子。以義琰為銀青光祿大夫致仕。

積俸葬母　許州可技綿州楊鼎臣。年十餘歲。所生母死。殯菜園中。後十年登第。調官。欲積俸營葬。凡兩任不能辦。後改官知彭州九隴縣。升朝為安倅。追贈所生。邑號方獲襄事。楊每懼微時草率。棺衾不如法。既徹面衣若生。衣裳儼然。蓋已三十年。楊抱持慟絕。舉尸易衣而葬。觀者感歎誠孝之報如此。

干謁葬母　楊內翰談苑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陽人。七歲能屬文。母喪無以窆。遣僮奴持書干錢若水。宋湜。若水湜同上言。以為先朝嘗加召命。今貧不能葬其母。欲以私覲。莫採朝廷之美。詔京兆府賜錢三萬。帛三十疋。粟三十石。

張掞葬母　孝友同風宋張掞字文裕。歷城人。與兄揆同舉進士。有時名。丁母憂。時天大寒。徒跣舉柩。叩頭流血。足皆皸裂。及葬。廬指洒父骨。兄弟廬墓。

傭錢葬母　宋史孝義傳劉孝忠。母病。割股斷左乳以食母。母病心痛。

劇。然火掌中。代母受痛。後母死。孝忠傭為富家奴。得錢以葬。馬歸安定先生言行錄朱遐邇。通州靜海人。世編苫為業。年十五。值歲疫。父母俱喪。家無餘財。可以埋瘞。遐日號泣。因詣鄉人之豪者。質身為隷。以葬父母。為契以示人。

質子葬母　金史劉瑜傳瑜　州人。家貧甚。母喪不能具葬。乃質其子以葬其母。明昌三年。詔賜粟帛。復其終身。

聚石葬母　國朝清江貝瓊集元末。山東鄆縣。馬伯傑。父嘗為南臺御史。不以家行。傑獨與母張氏居。盜起汶潁。轉略齊魯境。傑負母匿草間。母卒。倉卒不能具棺斂。聚石葬鄆地。西盜入鄆城。傑伏于壟上。眾欲驅而前。脅以白刃。傑大慟曰。母在此。母在此。盜曰。此孝子也。乃舍之。後還以衣糧而去。

為友葬母　西漢書游俠原涉傳涉專以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為務。人嘗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涉即往候。叩門。家哭。涉因入弔。問以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但潔掃除沐浴。待涉還。至主人對賓客歎息曰。人親臥地不收。涉何心鄉此。願撤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乃側席而坐。削牘為疏。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含之物。分付諸客。諸客奔走市買。至日昳皆會。涉親閱視已。謂主人願受賜矣。既共飲食。涉獨不飽。乃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為棺斂。勞俠畢葬之。

崔損不葬母　唐書孝友傳德宗時。崔損為門下侍郎。損無單車稱于人者。而歷三省華要。至宰相。母殯而不葬。亦不展殯。

不葬父母　頻說三司副使陳泊卒。後婢子附語云。坐不葬父母。謫為魏兒。足脛皆生長毛。

宜都王夢母　南史齊宜都王鏗。字宣儼。高帝之子也。年三歲時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見女人云。是其母。鏗悲泣向左右。說容貌衣服事。皆如平生。聞者莫不歔欷。

鄱陽王夢母　南史蕭恢。字孔達。梁文帝第十子。封鄱陽王。有孝性。初鎮蜀。所生母費太妃猶在都。後於郡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及覺憂惶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

劉師貞夢母　唐書劉師貞。字又通。彭城人也。蚤失其母。及長不記容狀。晨暮之心不拘月制。至忌辰終日涕泣。未嘗寢食。忽夢見其狀。謂之曰。我乃母也。若孝通神明。故我得達。乃處師貞夢中。大哭而覺。哀號逾甚。乃作偶人像以事之。朝夕起居。反告如常。每薦觀新。然後自食。時人為之語曰。孝於何。適幽明。漢有丁蘭。唐有師貞。

林億夢母　沈括清夜錄劉元忠言。同舍生林億居親喪。常往來之舍於濃之南廊。時月明中夜。有一人如月中影。冉冉自庭中過。登于廳事。元忠起遂之。復冉冉自門中而去。明日以語億。億又哀泣。久之曰。夜夢吾母來告我云。適來就汝登廳矣。為人見遂遽去。伺南廊人睡。吾乃得至此。君所見殆吾母也。

俱還見母　續後漢書甘寧傳。寧廚下兒嘗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之。故不即還。後寧齎禮禮蒙母。臨當與升堂。乃出廚下兒還寧。寧許蒙不殺。斯須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畢。敕船人更增舸纜。解衣臥船中。蒙大怒。擊鼓會兵。欲就船攻寧。寧聞之。故臥不起。蒙母徒跣出諫蒙曰。至尊待汝如骨肉。屬汝以大事。何以私怒而欲攻殺甘寧。寧死之日。縱至尊不問。汝是為臣下非法。蒙素至孝。聞母言。即豁然意釋。自至寧船。笑呼之曰。興霸。老母待卿食。急上。寧涕泣歔欷曰。負卿。與蒙俱還見母。歡宴竟日。

聞聲見亡母　晉書王彪之。年少未官。嘗獨坐齋前。有竹。忽聞嘆聲。彪之惟似其母。因往視之。見母衣服如昔。云彪之方有奇厄。能東行千里。三年可免。忽復不見。彪之如其言。三年乃歸。復聞歎聲。見母如先。謂曰。能用吾言。故來

慶汝汝自今以後年踰八十位班台司後皆如母言

目連訪母

盂蘭經目連比丘見亡母生餓鬼中以鉢盛飯餉母未食化成炭炭目連大叫白佛佛言汝母罪重當須十方大德佛勅衆僧皆為施主呪願七代父母行禪定意然後受食後日連母得脫餓鬼之苦類說張祜憶柘枝詩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白樂天呼為問頭詩祜曰明公亦有目連變長恨詞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不是目連訪母耶

設幕見亡母

張師正括異志潘郎中雄宗清河人以明經登第本云登第有吏材天聖中自國子博士通判乾寧軍其母亡已十餘歲一日於堂前呼家人令召其子容狀衣服宛如平昔潘再拜號哭母急止之曰可於堂西偏隔以帟幕前下一簾中安二榻吾將與伴我者二婦人息焉既而語云吾死亦無大過陰官但致我一室中不令他適汝既升朝封我為縣太君陰官乃識我出入汝前歲知導江縣我嘗至彼相視以水晶柱笏樹植扉後吾亦未有生期恐久溷汝聊以為識也今我往生冀州北門內街西廬虔慕人媳婦處為女因得來此家人日夕具飯食惟聞匕箸聲視之如故留月餘皆去舉家送之郊外空中有哭泣聲久而不聞潘既受代通出信都詢

之皆如所說潘後常以縑帛遺其家潘之子士龍今為正郎胡訥書善善行錄亦記潘夫人之事　天章閣待制平晉王公質之鎮守海陵也郡之監軍治宇之西偏有射堂堂之前藝蔬為圃一日晨興治圃卒起灌畦見一老嫗立射堂中氣貌甚暇卒驚訊之嫗曰我乃監軍之母也汝亟白我在此卒曰監軍不聞有母嫗何妄也嫗曰第告無多語卒入白監軍遽出視之妾狀音息真母也而語言哀惻監軍號慟家人以下皆往拜侍母急曰以幕羃射堂之軒使不外矚既而詢其所從來母曰冥中有一事應未受生與見伏牢者皆給假五日我獨汝念是以來耳監軍遽揭告且白平晉公平晉公朝服往拜而以常所疑冥神事質之皆不對曰幽冥事泄其罰甚重無以應公命平晉又問世傳有閻羅王者果有否復推尸之曰固有然為之者亦近世之大臣也請其名氏則曰不敢宣于口公乃遍索家藏自建隆以來宰輔畫像以示之其間獨指冦萊公曰斯人是也復問冥間所尚與所惡事答曰人有不殘害物性者冥間崇之而陰謀殺人其責最重如是留五日遂去或云平晉由此不復肉食平晉嘗為之記其子復以示親春云

將保見亡母

夷堅志鄉人馬叔靜之僕將保嘗夜隨逵一白衣人偕行至水濱邀同浴保已解衣將入水忽聞有呼其姓名者聲甚遠稍近聽之乃亡母也大聲疾言曰同行者非好人切不可與浴已而母至即負保急涉水至岸值一民居乃擲於竹間居人聞外有響出視之獨見保在其母及白衣皆去矣叔靜弟坐號

禱神見亡母

樂善錄趙居舍人王龜從在襁負時已失其母每以為念因監修上清太平宮朝夕得奉翊聖真君香火一日董沐拜禱曰龜從不幸少失所恃未審已託生否願得一見作福拔之真君沉吟良久曰汝母積釁見繫陰司未有超脫之期拔之難濟若見必當有禍龜從哭告不已真君乃命召之良久陰風寒峭重霧晦冥忽煙焰中有十數鬼卒擒一婦人五木械繫鐵索縲頭復有紫衣人執大金鎚從後押之叱龜從令拜龜從熟視果其母也方相向大慟未交數語不覺已失母所在矣嗚呼以龜從奉事之久懇禱之勤欲作福拔母而真君尚以為難但得一見而已是知陰司嚴密大非人間州獄可以討日得出之比

孔頊見亡母

樂善錄孔頊任宜黃令丁母憂既葬辟服歷官至秘書丞母范氏叙封金華縣君始歸焚黃既歸親識相賀無虛日一日天雨晦冥群兒戲後圃見一老兒以巾掛于冑前曰我頊母也頊今何在群兒奔告頊與婦劉

氏急走母不許近且大詈曰汝不孝棄我墳塋去二年盜發塚取物且折吾臂令十八年始歸為子圖如何耶初以盜不安其所遷附長女歲時受享纔一年以劉氏訟事赴泰山獄取證陰府具如人間遠官所加金鋃錦麗而獄吏峻嚴羸悉不類人間所重者陰德業報遠塋無間之獄此皆世人平日指為無罪而妄為之者在陰司其獲罪之重乃如此況有甚於此者乎夫人生百年凡三萬六千日四十三萬二千時三百六十萬刻夫一時之內一刻之間心之所存口之所言身之所踐有無量無邊若一切謂為無罪則一切無非罪矣如此刻累時積日增月加所坐之罪所結之怨所負之債何止九百二十億六百萬數之多乎第其終日汨沒不能以少分工夫細自點檢所以罪積不覺如塵如沙故身後受報之酷亦非一日得脫也今之建齋設醮而護為世俗之所謂卿復爾者是果可以拔其親乎愚知其亦當獲譴也

夜行見老母

崔鴻後燕錄趙秋字子武汲郡朝歌人也輕財好施隣人李玄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秋謂其兄曰赴死生救不足仁之本也家有二牛以與之玄度得以葬他年秋夜行見一老母遺秋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已後當富貴不可言忽忘玄度也

哀號

感亡母

胡安定先生言行錄潘繼宗少事母至孝母忽染疾弃養號不捨晝夜想見母面長日恍惚居閒與妻子聚食忽聞母聲從空而下繼宗驚攫設席悵指母母悵恨別家經歲今於地府得假而歸喜與汝曹相會飲膳如故時聞謦欬之聲或聞語笑目家人小字一一無失旬餘告繼宗曰我於他處受生矣言訖聞聲騰空而去

純孝感父母

孝子傳後漢薛包汝南人好學篤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服喪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

生不識父母

三國志公孫度傳李徹遼東人生不識父母及有識蔬食哀戚如三年之喪

獲罪不告母

俞文豹吹劍錄宋淳祐元年浙漕王埜被彈以母夫人年尊託言易除母曰我已知之汝父昔以忤時相去國今汝又如此吾方以為喜汝復何憂埜乃忠簡公王介之子號潛齋

娼女不認母

夷堅支袁州娼女馮妍年十四歲姿貌出於輩流且善歌舞本謝氏女也其母詣郡陳狀云賣此女時才五歲立券以七年為限今踰約二年矣乞取歸養去允使以良家子終身風塵中郡守張定叟呼問妍曰汝離家時尚小能認母乎曰能認於是引謝氏至前示之拒肯曰非也張判所訴云既非其母難以強取免勘虛妄謝銜恨泣涕而出妍還娼居才入門忽迷不識路娼詢其所以曰眼前冥冥漢漢如人把手邀我更不能曉解擊至房使覺內障告于郡以疾求假張不知信之因會客命如常日呈伎蒙然如癡與之酒亦不知盞所在猶以為詐曰汝且歸只從當中去妍迂枉信足遂墮砌下始驗其被疾臨除籍遂竟失明孫杲且為判官日常見之許子究然而其盲自若也

風衷其母

羅泌路史有扈氏紀舜初家巢風衷其母蒙汲蝨蛛哀鯀五至猶未敦者

臂痛念母

家語曾參出薪于野客至其家母即以左手搤其右臂臂痛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至搤吾臂以呼汝又家語曾參不忍離其親於外三日深得禮法

寤生驚母

左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固名寤生西漢叢語左氏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杜預曰寤寐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甚言其生之易也據風俗通不舉寤生子俗說兒墮地未可開目便能視者謂之寤生子妨父母鄭武公老終天年姜氏亦然豈有妨父母乎其說與杜預異

乘車輦母

左傳莊公十二年南宮長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注乘車非兵車駕人曰輦南宮萬奔陳之時以乘車輦母同奔宋去陳二一日而至

心亂失母

續後漢書徐庶字元直潁川人也初平中州郡起兵與石韜南客荊州及曹操入荊州昭烈南行庶與亮並從操兵追及獲庶母庶辭昭烈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從其母與韜俱降操

生不識母

風俗通九江太守武陵陳成生不識母常自悲感游學京師還於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姓為何曰陳家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家子成再拜長跪自白曰子成少失慈母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亡親同年會過於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為母

三歲失母

遼史鐸盧斡幼頴悟異常兒三歲失母哭盡哀見者傷之

子名其母

戰國策魏安釐王時秦敗魏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何也子曰吾所言者無過堯舜堯舜名所大者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將盡行之乎願有以易名母也子之學有所不行也願以名母為後也今王之事秦尚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以入朝為後

避難將母

孝友同風漢鮑山字求本京兆人至漢末遇年荒將母往南秦避難涉山險以荊籠盛之背負往秦逢賊問其故山以實對曰真孝子也遺絹數匹與山母得免難而活

責子拜母

東漢書仇覽為蒲亭長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賜孝經一卷使讀之元深自悔責拜母牀下曰元少孤為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遂脩孝道

土室拜母

孝友同風後漢袁閎字夏甫少勵操行苦身脩節延熹末黨事作閎散髮絕世欲投

遯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而已。但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母沒。不為制服設位。或以為狂生。潛身十八年。年五十七。卒於土室。

升堂拜母

續後漢書張昭傳。孫策定江東。以昭為長史參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待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之。吳書周瑜傳。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相友。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晉書桑虞傳。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五代同居。閨門雍睦。青州刺史苻朗甚重之。每詣虞家。升堂拜母。時以為榮。資治通鑑。後梁太祖。開平二年。晉王存勗。德張承業。以兄事之。每至其第。升堂拜母。賜遺甚厚。南史王鎮惡傳。鎮惡破虎牢及柏谷塢。進次澠池。造故人李方家。鎮惡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即授方澠池令。

覲拜其母

三國志顧雍傳。孫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雍為丞。行太守事。討除寇賊。累遷大理奉常。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黃武四年。迎母於吳。既至。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畢會。後太子又往慶焉。五代史劉鄩傳。鄩密州安丘人。素好兵書。有機略。為行軍司馬。襲破兗州。從節度使葛從周家屬外第。親拜其母。撫之甚有恩禮。太祖已出昭宗于鳳翔。引兵東還。遣朱友寧攻王師範。從周攻鄆。鄆以城與置從周母城上。母呼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厚。無異於汝。人臣各為其主。汝可察之。從周為之緩攻。

胡人拜母

太平廣記。玄宗愛重安祿山。呼為子。祿山每拜楊妃而不拜玄宗。帝問曰。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何意也。祿山云。臣胡家即知有母。不知有父故也。

僧道拜父母

唐會要。開元二年。閏三月三日。勑。自今已後。道士女冠僧尼等。並令拜父母。至於喪紀輕重。及尊屬禮數。一準常儀。庶能正此頹弊。用明典則。大明律。僧道拜父母。凡僧尼道士女冠。並令拜父母。祭祀祖先。喪服等第。皆與常人同。違者杖一百。還俗。僧道發邊遠充軍。

拜義父母

洛陽搢紳舊聞記。五代唐莊宗。嘗令劉后拜齊王張全義。與其夫人儲氏為義父。親迎其第。齊王避不敢見。劉后歸奏之。且言少失父母。願拜齊王并儲氏為義父母。莊宗許之。齊王累表辭讓。不得已而受之。莊宗令翰林學士禮院。定相見及往來牋書儀。

因夢拜母

三境圖論。黃山谷。來卓遂時。夢至一家。供食化紙。山谷生身。醒歎怪吒。前進半里。乃聞哭聲。出卑見姥。正所夢家。姥曰。吾女生前嘗誦法華。今辰亡忌。斷表情愛。詢女亡日。正與山谷生年時同。即拜為母。及發女墳見已女子木根貫髏。因而去之。山谷平日所患頭疼。自此而愈。

留櫃付母

摭遺新說。蘇耽將飛昇。母曰。吾恃爾也。爾去吾何依。仙曰。兒今雖去。母之動息。皆可知也。乃留櫃付母。封鑰甚固。曰。願母不拆。若有所需吾之。如所言也。後母凡有乏。禱其櫃。皆如所求。一日母思仙。為在其中。乃發櫃。了不見物。惟二鶴凌空而去。

折肉還母

頌古聯珠。那吒太子。折肉還母。折骨還父。然後現本身。運大神力。為父母說法。　佛眼遠云。肉既還母。骨既還父。用甚麼為身。學人到這裏。若見得去。那清五蘊。吞盡十方。乃頌曰。骨還父。肉還母。何者是身。分明聽取。山河國土現全軀。十方世界在裏許。萬劫千生絕去來。山僧此說非言語。　徑山杲　骨肉都還父母了。未知那箇是那吒。一毛頭上翻身轉。一一毛頭渾不差。　自得渾　那吒太子本來身。卓卓無依不受塵。雲散水流天地靜。離間黃菊正爭春。　少室睦　析骨還父肉還母。不知那箇是那吒。夜深失腳千峯外。萬古長空片月斜。　北㵎簡　骨還父。肉還母。日西沉。水東注。良久露。　無準範　雨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峯。王維難斂手。難落筆頭蹤。

交事二母

白氏六帖。吳國朱綦娶陳氏。生子東伯。入晉。晉賜妻。生子綏伯。綦亡以歸吳。兄弟交事二母。篤先後之序。及死交相為服。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十四

六姥

母

尊崇帝母 東漢書順烈皇帝紀。永平四年。小黃門趙祐議郎卑整。上言。春秋之義。母以子貴。隆漢盛典。尊崇母氏。凡在外戚。莫不加寵。今沖帝母虞大家。質帝母陳夫人。皆誕生聖皇。而未有稱號。夫臣子雖賤。尚有追贈之典。二母見在。不蒙崇顯之次。無以述尊先世。垂示後世也。帝感其言。乃拜虞大家為憲陵貴人。陳夫人為渤海孝王妃。使中常侍持節授印綬。遣太常以三牲告憲陵。懷陵。靜陵焉。懷陵沖帝陵。靜陵質帝陵

迎盜安母 漢書趙咨。東郡人。少孤。有孝行。舉高第。遷燉煌太守。以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為業。盜嘗夜劫咨。咨恐母驚。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為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慚歎。跪而辭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由此知名。

貪官埋母 東漢書李燮傳。燮擢遷河南尹。潁川甄邵。諂附梁冀。冀以為鄴令。當遷為郡守。會母亡。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燮行途遇之。使卒投其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

殺雛祭母 五典毓蒙格言。後漢董黯。事親至孝。比舍王寄。母曰。夫人家貧。有何供養而肥悅。黯母曰。我子孝順。不為非法。身心安樂。故肥耳。黯母復問夫人大富。美味充饒。何瘦如此。寄母曰。我子不孝。每為非法。使我懷憂。故如是。寄聞之。遂入室曳黯母於牀下。毆辱之而去。黯既知。默然不言。母亡葬畢。乃斬寄頭祭母墳。自縛詣官。帝聞其異行赦之。

種植給母 東漢書楊震。少孤貧。獨與母居。假地種藍。以給供養。諸生有助種者。震輒拔去。以拒其後。鄉里稱孝。舉茂才。仕至司徒。

竊食祭母 東漢書韓卓臘日。奴竊食祭其母。欲加罪。問其故。免之。

誣婦殺母 漢書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告鄰人曰。孝婦養我勤苦。我老久累丁壯。柰何。其後姑自縊死。姑女告吏曰。婦殺我母。吏捕孝婦。自誣伏罪。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不能得。乃抱其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遂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當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天立大雨。

誣婦鴆母 東漢書孟嘗傳。嘗少脩操行。仕郡為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恚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可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寡婦於墓。應天澍雨。

奉檄為母 孝友同風。後漢毛義。廬江人。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尚志賤之。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也。

遇賊指母 續後漢書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溫人也。少為書生。避難荊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惟在諸軍。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古今事通洪擬傳。擬自海州還。居鎮江。趙萬叛。兵逼郡。守臣趙子崧戰敗遁去。擬扶母出避。遇賊。擬曰。死無所避。願勿驚老母。賊舍之。他賊又至。臨以刃。擬指其母曰。此吾母也。幸勿怖之。賊又舍去。

出婦啓母面 東觀漢記。李充兄弟六人。出入更衣。家貧親老。充妻勸異居。充使醸酒。會親戚。充啓其母曰。此婦勸異居。不可奉祭祀。請去之。遂叱出其婦。

不顧母 續後漢書駱統傳。統字公緒。父俊。拜陳相。袁術怒。密使客詐殺俊。統母適華歆為小妻。統時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不顧其母。涕泣於後。御者曰。夫人猶在也。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爾。

携持老母 三國志。廖化字元儉。為關羽主簿。羽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為信然。自携持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為宜都太守。

鼓琴娛母 晉史。世光。襄陽人。咸和八年。死於武昌。有婢字張信。見世光在靈座語信云。和尚為我轉經。迎我上第七梵天。快樂處矣。後與群天人鼓琴行歌。徑上母堂。信問何因屢來。曰我來使汝輩知罪福也。亦來娛樂阿母。琴音清妙。不類凡聲。家人悉聞之。然其聲如隔壁障。不得親察也。唯信聞之。獨分明焉。

抱恨逼母 晉書列女傳。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垂立。子寶為太子。元

妃曰太子柔而不斷承平則為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托以大業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二王兒之賢者宜擇以樹之趙王麟奸詐負氣陛下一旦不諱必有難作宜深圖之垂不納寶及麟聞以為恨垂死寶嗣位遣麟逼元妃宜自裁之妃曰汝兄弟逼殺母安能保社稷遂自殺寶以元妃無母后道不成喪中書令眭邃言曰子無廢母之義漢之安思閻后廢順帝猶配饗安皇先后言虛實未可知宜依閻后故事寶遂從之

灌佛薦母　南史劉敬宣父牢之晉鎮北將軍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輔國將軍桓序鎮蕪湖牢之參贊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眾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為母灌像因悲泣不自勝序謂牢之曰卿此兒非惟家之孝子必為國之忠臣

泣杖對母　劉向說苑韓伯瑜有過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泣今何泣也對曰俞得罪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痛是以泣

指痛亡母　事文類聚渠臧盾有至性常隨父宿直廷尉府母劉夜暴亡盾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旦宅信報凶問

譎居喪母　事文類聚柳宗元請永州司馬侍奉太夫人河東縣君溫清未嘗見憂終于州之佛寺其孫有罪銜哀待刑不得歸奉喪事姪洎太夫人兄之子弘禮承事焉嗚呼天乎太夫人有子不令以及是也又今無適主以葬天地有窮此冤無窮

母疾心驚　應天府志阮孝緒至孝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鄰里嗟異之北史裴訥之字士言猶冠為平原公書記從至并州其母在鄴忽得心痛疾訥之是日不勝思慕心亦驚痛乃請急而還當時以為孝感唐書張志寬河東人居末喪父哀毀骨立為州里所稱寇賊聞其名不犯其閭後為里尹在縣忽稱母疾取給縣令問其故志寬對曰母嘗有所苦志寬亦有所苦向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初怒曰妖妄之詞繫於獄外遣馳驗之果如斯言令異之以聞高祖旌表門閭就拜員外散騎侍郎

禱神乞代母　唐書鄭潛曜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寢疾彌三月不醮而主疾侵刺血為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戒左右無敢言後尚臨晉長公主歷光祿卿

從賊乞代母　孝友同風郭祚新塗合其母為盜所執脅以火而問所藏焉祚泣告願以身代母盜義而釋之母子俱免郡以聞于朝雖不報然每遇大禮肆赦郡縣舉典常封護其墓尚書頫作郭祚傳

宋何從世居溫之北鄉清源建炎間盜起母為所執從哀痛不忍母死乃往盜所長揖曰鄉人藏寶惟我可尋母不知願以身代母共尋之乃釋其母而執從引導數處皆無得知其紿己因縶前射之皆不中體賊問其故且言恐母死於非命故設是計以代母死賊憐其孝遂釋之元史賴祿存汀州寧化縣人蔡五九之亂祿存負其母挈其妻子隨眾入山避之盜至眾散走祿存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祿存以身翼蔽其母曰寧殺我毋傷吾母時母病渴覓水不得祿存含濡煦之盜相顧駭歎不忍害反取水與之有掠其妻去者眾責之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之事聞特賜旌表

驢鳴悅母　孝友同風唐戴良字叔鸞母好驢鳴良常學之以悅母焉

問父報母　唐書任敬臣州人五歲喪母哀毀天至七歲問其父英曰若何可以報母英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舉孝廉為弘文館學士終太子舍人

留丹與父母　太平廣記張定遇道士得長生術一日留丹二粒與父母曰服一丸百餘年無疾辭父母去曰若有憶念兒自歸來父母服丹神氣倍於少壯乾符中父母猶在

懼憂及母　新唐書曹王皐傳上元初早歎皐祿不足養請補外不許乃故抵輕法貶溫州長史攝州事州大饑發官廩數十萬石賑餓者召還未得見即上書言治道詔授衡州刺史觀察使誣劾貶潮州會楊炎起道州為宰相知皐直復用為衡州刺史初御史覆訊皐懼憂其母出則囚服入乃衣冠貌言如平常及為潮以遷入告至是復位乃言其實

孝友同風宋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為樞密使公事親孝遭父喪雖衽金革之事而哀戚過人養母尤篤征南之日懼遺其憂戒內外不以治兵聞第云奉使江表而已其純孝如此

杜羔得母　唐史補杜羔有至行其父為河北一尉而卒母氏非嫡經亂不知所之羔嘗抱終身之戚會堂兄羔為澤潞判官嘗鞠獄於私第有老婦辯對見羔出入竊謂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詰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來河北求父厝所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詢館於佛廟日夜悲泣忽覩屋柱煙煤之下見字數行拂而視之乃其父遺跡言後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某家詢之羔號泣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餘指其丘壠因得歸葬羔官至工部尚書致仕

陳庚得母　宋史陳庚父公績金人入寇山東公績舉義歸南陽失其妻劉氏劉在北二十五年庚既長言之輒涕泣遂走淮向備歷艱險者十餘年得其母迎

以歸。

濕衣救母 趙紹異紀。丁興。年十三。家近荒草。野火來逼。興母老病不能免。興乃濕衣覆母。身以障母。火得無他。興遂殯。命縣令殷百玉列上。文帝而嘉之。改為孝義。旌表其墓也。

親導母輿 事文類聚。崔邠字處仁。為太常卿。初上大閱四部樂。都人縱觀。邠自私第去帽。親迎母輿。都人榮之。

輿婢輿母 五代歐史。後唐張策傳。策河西燉煌人。少好浮圖之說。乃落髮為僧。居長安慈恩寺。黃巢犯長安。策乃返初服。奉父母以避亂。居四里十餘年。召拜廣文館博士。邠州王行瑜。辟觀察支使。晉王李克用攻行瑜。策與婢肩輿其母東歸。行積雪中。行者讚之。

除官告母 孝友同風。宋劉安世。字器之。大名人。孝悌忠信。元祐中。除諫官。與母謀曰。諫官有所觸。禍出不測。母曰。假得罪。吾即隨汝去。及謫嶺表。安世自念。奉父母遺體。而投夫荒。且無兼侍。恐一旦溘然。為慈親憂。因憶司馬公語。北人在瘴地。惟絕嗜欲。可以不死。自是遂絕。行山中。有大蛇相向。久乃去。鄉人以為神蛇。來迎。後遺母食。扶攝行。日數十里。

不忍去父母 言行龜鑑。范公純仁。文正公之次子。以恩補官。每調皆不赴。文正公遣之。曰。純仁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耶。雖近不能朝夕在側。遂終養焉。

束帶應母 續通鑑長編。明道元年。職方員外郎陸參。為崇文院檢討。參少好學淳謹。獨與母居。鄰家夜火。母急呼參。不應。蹴之墜牀下。良久束帶執燭而至。曰。大人嚮者呼參。參未束帶。故不敢應。

公裳揖母 宋名臣言行錄。節孝徐先生事母篤孝。朝夕冠帶問起居。一日。幞頭晨省。外氏諸婦大笑之。望日復如是。笑不已。被笑旬日獨恪。自是至老不廢。居家必冠帶。當暑絺綌必重。逮隱叢話。呂氏童蒙訓云。徐積仲車。山陽人。小許時登科。初從安定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積一日。因具公裳見貴官。因思曰。見貴官。尚具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晨夕具公裳揖母。事母至孝。山陽人化之。　聞見善善錄。又言積少時。遂日以紗帽揖母。一日見貴官。乃用襴襆。歸自念言。天下之尊。無過父母。今反不若見貴官。明日以襴襆揖母。家人見之。無不笑。既久亦不笑也。且久之。已之行敬。自此始也。

乞恩封父母 燕翼貽謀錄。皇朝以孝治天下。篤厚人倫。子之出繼他位者。得封贈其本生父母。此前所未聞也。李昉為宰相上言。臣叔父超。故任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叔母謝氏。故陳留郡君。是臣本生父母。臣不報罔極之恩。為名教罪人。今郊祀畢恩。望與追榮。太宗皇帝嘉之。淳化四年。二月乙丑。詔贈超為太子太師。謝氏鄭國大夫人。然此猶因昉有請而從之也。至真宗天禧元年。八月辛未。詔文武陞朝官。父不在。無嫡母。繼母者。許叙封本生父母。則四海之內。均霑寵惠。雖於古禮違悖。亦忠厚之至也。宋史張根。字知常。饒州德興人。第進士。為遂昌令。當改京秩。以四親在堂。冀以父母之恩。封太父母。而馳妻封及母。遂致仕。得通直致仕。如其志。時年三十一。　趙槩字叔平。南京人。為知制誥。郊祀當任子。進階爵。乞回其恩封母郡太君。宰相謂曰。君即為學士。擬封不久矣。槩曰。母年八十二。願及今拜君賜以為榮。乃許之。從遂為例。　孝友同風。宋齊嵩。內黃縣人。守大名府。以郊赦當進秩。母年八十。願回所遷官。叙封為共城縣太君。

乞封贈父母 南唐序略。景德三年。五溪都防禦使向通漢。表求追贈父母。從之。　孝友同風。宋熊文雅。父任彭州永昌縣尉。歿於王事。文雅乞以見任官回贈。又言母老。願以三任告身。授母邑號。詔兩從之。孝子傳。李僑。紹熙四年。調成都府司戶參軍。自以祿不及養。乞以一官。回贈父母。上嘉其志。特詔以本官致仕。父母予初品官封。　趙嗣德。咸淳七年登第。乞援李璀等。回本身官數仕恩例。贈父母。上從之。

乞官封母 邵氏聞見錄。宋呂汲公。當遷秘書丞。乞用其官。易封母邑。朝廷從之。中外以為美事。獨劉仲原父曰。禮。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不敢以己貴而加諸親也。今君之舉孝矣。於禮若戾奈何。又法未當封。亦非所以尊之也。公聞之。歎服。自以為不及終身重原父之譽。

春秋祭父母 北史本傳。胡叟。字倫訓。安定人。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泣下。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提壺執俎。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燉煌氾潛家善釀酒。每一節。送一壺與叟。且曰。我嘗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　冠祖訓。為順陽太守。及第祖禮。兄弟並孝友敦睦。白首同居。父母雖久亡。猶於平生所居堂宇。備設幃帳几杖。以時節開堂列拜。垂涕陳薦。若宋廟焉。

放生薦父母 善誘文。蘇東坡竄逐海上。願學壽禪師放生。以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留簪珥。盡買放生。以薦父母。

為母復讎 北史孫益德。樂安人。其母為人所害。益德童幼。為母復讎。還家哭於殯以待縣官。以聞。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又不逃罪。竟免之。　孝友同風。宋甄婆兒。京兆鄠人。母劉與同里人董知政忿爭。以挺擊殺之。婆兒時十歲。有妹

古褫褫乃與鄰人張氏乳食之。後年稍長大。念母為知玫所殺。又念其妹寄張氏。乃與兄顆兒同詣張求見妹。張拒之。不使見。婆兒愈悲憤。泣謂兄曰。我母為人所殺。妹流繼他姓。母讎未報。何用生為。時方寒食。因具酒食詣母墳慟哭。歸取條桑斧。納懷中至舊里。尋見知玫。方與小兒戲。婆兒出其後。以斧斫其腦殺之。有司以其事上請。太祖詔止決杖。

五子異母 儒學警悟五柳與子儼等疏云。汝等雖不同生。又云。况共父之人。則知五子非一母。或云。以五柳之清高。恐無庶出。但前後嫡母耳。傑以責子詩考之。正自不然。詩云。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固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盃中物。且雍端二子。皆年十三。則其庶出可知也已。噫。先生清德如此。而乃有如夫人。亦可一笑。

五子同母 隋書初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羣臣曰。朕傍無侍媵。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者也。

知有老母 李友同風齋首仲字夷吾。賴上人少時嘗與鮑叔牙游。管仲曰。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在也。

親重馮母 東漢書馮勤傳。勤光武時。為司徒。母年八十。每會見。詔勑勿拜。令御者扶上殿。顧謂諸王主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其親重如此。

存問大臣母 資治通鑑唐代宗廣德二年。上之幸陝也。李光弼竟遷延不至。上恐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之。事文類聚張齊賢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太夫人。太宗數其母福壽。多賜手詔存問。搢紳榮之。

赦子慰母 唐書李渤列傳。渤為給事中。五坊李夜鬪傷縣人。鄠令崔發怒勑吏捕。捽其一。中人也。釋之。帝大怒。收發送御史獄。會大赦。改元。囚皆釋而發不得原。宰相李逢吉等見帝曰。發暴中人。誠不赦。然其母故宰相韋貫之姊。年八十。憂發成疾。陛下方孝治。宜少緩之。帝惻然曰。比諫官但言發枉。未嘗道此。即遣使送發於家。且撫其母。章拜詔泣對使者。杖發四十。猶奪其官。至文宗乃用發為懷州長史。

詣第慶母 唐繪趙隱字大隱。懿宗時。既輔政。他日宰相及百官皆詣第升堂慶母。歲時公卿必叅。訊懿宗誕日。宴慈恩寺。隱侍母以安輿臨觀。宰相方率百官拜恩於庭。即回班候夫人起居。搢紳以為榮。

孝感子母 唐書韋景駿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耳。幸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嗚咽流涕。付受孝經。使習大義。於是子母相感。[illegible]更請自新。為孝子。

殺女捨母 列女傳穎川公孫何者。滌氏之女。年十三。怨家報其父。父走得免。何亦與母俱亡。母先得見。仇人甚悅。爭欲取心。何便馳出。叩頭涕泣曰。老母常有篤疾。垂沒之人。安足殘戮。以塞怨哉。我是其兒。父母所憐。不如殺我。遂殺之。而捨其母。

母知子貴 新唐書王珪傳。珪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闚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白金壽母 禪林僧寶傳慈明圓禪師省母以白金為壽。母詬曰。汝定累我入泥犂中。投諸地。公色不怍。

得道度母 釋迦譜佛告目連。汝往迦毗羅城問訊我父我叔。及我姨母。慰諭羅睺羅母。令割恩愛。放羅睺羅。使作沙彌。母子恩愛歡樂。須臾死墮地獄。各不相知。羅睺得道。當還度母。永絕生死。如我今也。

本來父母 傾古麟珠讚圖澄因僧問。如何是本來父母。師曰。頭不白者。曰將何奉獻。師曰。殷勤無米飯。堂前不問親。母霞淳曰。出門逾界無知己。入戶盈眸不見親。虛堂夜寒何所有。碧天明月頗為鄰。

死女告母 李昌齡樂善錄邵康節母夫人李氏。甫及產期。以病餌藥。康節遂生。繼又誕一死女子。後十餘年。夫人病臥堂中。忽見女子。哭于中庭曰。母不擇醫。妄投湯劑。使女為藥所毒。暴死胎中。痛恨切至。柰何。良久大哭而退。

女識前生母 萍洲可談雍丘李三禮生女小師。數歲則曰。我是黃州黃陂典史雷澤男亨甫。年十七歲病足瘡死。雍丘牛商多在黃陂。尋問如合符契。他日雷澤往視小師。一見便呼為父。政和八年。小師來黃陂。抱其舊母號泣。又數與邑人說其平昔皆驗。

為母立祠 羅泌路史餘論嵩高記曰。陽翟婦姙十三月。子從背出。五歲入山學道。為母立祠。曰開母祠。

母死為僧 江湖紀聞瑞州余教迪任潭州時。嘗到慈恩寺。聞寺主戒衆曰。夜有異夢。今日有異人來。命洒掃方丈。及暮有行腳僧至寺。主曰。是矣。肅升法堂。不揖不語。良久。入方丈。事之甚勤。衆莫曉。越年餘。余教再至。聞行僧尚留。詢問寺主。再四方云是予母也。予六歲出俗。而母死。母死之旦。僧生之辰。余教方駭。寺主忽持母像與行僧。皆升座。取筆作偈云。慈母來尋未了因。果然死日是生辰。令

云觸少妹於華首棄老母於下宅武帝為隱其惡改妹為姝孝緯坐免官

宋晉熙王昶傳廢帝時昶敗奔魏棄母妻唯携妾一人自隨在道悽慨因把姬手南望慟哭左右莫不哀哽每節悲痛遥拜其母

食羹忘母 南史秣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為羹欲奉母緒曰病復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以併喫盡天有知當令汝哽死緒聞便心中介然即利血明日死蕭叡明聞之犬悲慟不食積日問緒尸在何處欲手自戮之既而曰汚吾刀乃止永明五年居母喪不勝卒詔贈中書郎

劉詡毆母 新唐書柳公綽傳仲郢拜京兆尹中書舍人紇干泉訴甥劉詡毆其母詡為禁軍校仲郢不待奏即捕取之死杖下宦官以為言改右散騎常侍知吏部銓

發矢斃母 五代史晉李彥珣傳彥珣素無檢節不孝於父母在鄉黨絕其供饋同列惡之出為外任清泰中遷河陽行軍司馬遇張從賓為亂因朋助之從賓敗奔于魏范延光既叛署為步軍都監委以守陴招討使楊光遠知彥珣見用欲撓延光而誘彥珣乃遣人就邢臺訪得其母舁於城下以招之彥珣識其母發矢以斃之見者傷之

索飯悖母 夷堅支金溪民許成為農自田所歸舍從母索飯母告之曰飯在釜中可自去取喫及至竈下視釜則空無所有怒而罵曰你不害瞎妄語如此即出外析薪一杖忽躍而上徑入眼貫一睛而出登時暈絕累日乃能起今為孫鼎臣擔樸自狀其過而悔無及矣

操刀向母 隨齋說異建昌荷擔生姓廖者中年娶婦婦姙身而廖出計婦免身當在某月乃約其妻曰至時我必歸汝抱子以迎我婦孕一男廖再以書約歸至期乃抱子往迎偶趨跌顛仆子死焉乃歸告其姑曰柰何姑曰世無母殺子之理此出於不意耳廖歸問婦子安在婦具白之廖怒曰汝殺吾子耶吾必為子殺汝又謂其母曰爾在家所與何事乃令婦殺孫吾併殺矣母曰在城中殺父母連累州府汝當被大苦而後死不如於城外聽汝所為廖於是携婦及母往水東深闃竹林中是日天氣晴明廖方館神畢操刀向母忽霹靂自天而下怪霧昏晴面不相睹鄉人怪之共觀焉則竹林皆無孑遺廖已震死初無人在其側問諸門者方見廖携母及妻以出乃就訪其家姑婦俱無恙問之備言所以然二人初何不知由而其身得還家也

厚妻薄母 張詠語錄乖崖守蜀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亡逃者張忠定公許其首身拘母十日不

朝桂嶺緇衣客昔日萱堂白髮親天遣精神來入夢人言孝行果通神欲知梵像同慈像請看當來寫出真展開母像俱化象視母像與行像儼然無異余敎為立石馬

母死為馬 太平廣記唐并州文水縣李信為隆政府衛士顯慶冬往朔州赴番乘赤草馬并將草駒時歲晚凝陰行十數里馬蹇不進信以期逼撾之馬遂作人語信曰我是汝母為避汝父將石餘米乞女故獲此報此駒即汝妹也信聞之流涕躬馳鞍韉謂曰若是信娘當自行歸家別為廄摠養飼有同事母

鄭莊誓母 史記鄭世家鄭莊公立封弟段於京號大叔祭仲諫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不聽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鄭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叛段段出奔鄢鄢潰段出奔共於是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潁誓言曰不至黃泉毋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潁谷之考叔有獻於公公賜食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柰何考叔曰穿地出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

不歸見父母 韓非子十過篇管仲老不能用事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此病政安遷之管仲曰君其試以心決之公曰然則衛公子開方何如管

仲曰不可齊衛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為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

后臧棄母 左傳定公五年吳入郢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拜楚

齧臂辭母 史記吳起傳起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頃之其母死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也

論子殺母 續後漢書阮籍傳籍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言司馬昭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為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眾乃悅服

郢人鬻母 淮南子郢人鬻其母者為請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無多苦也此行大不義而欲為小義也禮記檀弓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

携妾棄母 南史宋劉孝綽傳孝綽為廷尉携妾入廷尉其母猶停私宅到洽為御史中丞遣令史劾奏之

出釋之。復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棄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謗為惡黨。今又逃亡。許令留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胥身者繼至。並遣歸業。民悉安居。

反不顧母

通鑑紀事本末。楊行密為淮南節度使。天復三年。九月。田頵襲昇州。得李神福妻子。善遇之。神福自鄂州東下。頵遣使謂之曰。公見機。與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事吳王。今為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其志。頵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且不知。烏足與乎。斬使者而進。士卒皆感勵。

田雲童弒母

元史本紀。成宗大德十年。十二月。磁州民田雲童弒母。磔裂于市。

仕宦棄母

韻語陽秋。王稚川調官京師。母老留鼎州。久不歸侍。嘗閒貴人歌舞。有詩云。畫堂玉佩縈雲響。不及桃源欸乃歌。山谷和韻諷云。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扊扅歌。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山谷至孝。奉母安康。至為親滌廁牏。中裙未嘗頃刻不供子職。洎貶黔南。不能與親俱。則贈王郎詩云。留我左右手。奉承白髮親。至顙上。食蓮有感。則曰。蓮實大如指。分甘念母慈。亦可見其孝誠矣。余聞無瑕者可以戮人。則其告稚川之語。未為過也。

詈逐從母

宋史列傳。舒亶調臨海尉。民使酒詈逐從母。至亶前。命執之。不服。即自起斬之。投劾去。王安石當國。聞而異之。

章丞妻母

王明清揮麈餘話。章俞者。郇公之族子。早歲不自拘檢。妻之母楊氏。年少而寡。俞與之通。已而有娠生子。初產之時。楊氏欲不舉。楊氏母勉令留之。以一合貯水。緘置其內。遣人持以還俞。俞得之。云。此兒五行甚佳。將大吾門。顧乳者謹視之。既長登第。始與東坡先生締交。後送其出守湖州詩首云。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以為譏己。由是怨之。其子入政府。俞尚無恙。嘗犯法。以年八十勿論。事見神宗實錄。紹聖相天下。坡渡海。蓋修報也。所謂燕國夫人墓。獨廢而無祔者。即楊氏也。

萬物父母

書泰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注。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是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宋儒太極圖說。天下之人。皆知天地之果為萬物父母。而斷人果為萬物之靈。

作民父母

書泰誓。元后作民父母。注。聖人首出庶物。故能為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癃殘疾者得其生。鰥寡孤獨者得其養。舉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為民父母也。洪範。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注。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育而言。親之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之之意。

見陛下如父母

墨客揮犀。楊大年。方十一歲。為正字。太宗謂曰。卿久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一如父母。上歎賞久之。

戴君如父母

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出奔齊。晉悼公謂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尚意譬喻論策。天下戴君。尊之如天。敬之如帝。仰之如日月。愛之如父母。宋蘇東坡集康靖趙公槩神道碑。公知滁州。山東大饑。李小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為青州。東人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遂冠廬壽。犬牙不入境。

民之父母

南山有臺。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大雅泂酌。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注。豈弟之君子。豈不為民之父母乎。延壽錄。商湯放桀。而天下平。選於衆。以伊尹仲虺為相。反桀之政。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湯執中。立賢無方。注。執中正之道。惟賢速立之。不問其從何方來。舉用伊尹也。帝罔不配天其澤。注。配天布其德澤。以比得天下。久為民主。謹於擇士。務於求賢。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是以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百官能治。賢者樂職。以仁義綏民。敎民於水火之中。而湯拯焚救溺。以安天下。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以寬治民。而除其害。天下歸仁。湯武者。民之父母也。為有顯德。故天胙之。為神。管子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云云。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注。秉。柄也。秉所操以作事。國秉賞罰之紀要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注。枹擊鼓椎。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蘇子由古史。鄭子產傳。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教也。白起傳。秦之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北史。後周薛慎為湖州刺史。州雜蠻夷。恒務勸課。慎集豪帥。殷勤戒之。一年間。翕然從化。諸蠻曰。今日始知刺史真民父母。宋史列傳。李庭芝在揚。有詔命為武銳軍。又大修學。為詩書俎豆。與士行習射禮。郡中有水旱。即命發廩。不足則以私財賑之。揚民德之如父母。鮮于侁傳。侁字子駿。閬州人。哲宗立。念東國困於役。吳居厚掊斂虐害。寬之。復以侁使京東。司馬光言於朝曰。以侁之賢。不宜使居外。顧齊魯之區。凋敝已甚。須侁往救之。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士民聞其重臨。如見慈父母。韶州府曲江志。宋王式字用之。曲江人。唐宰相珪裔也。耿介自立。以孝行稱。舉

進士。授校書郎。轉宰吉之永新。吉俗固好訟。而當官者復侵漁之。公一皆痛梏其弊。民戴之如父母焉。有官遺愛。擢為京兆尹。吏民愛敬。作歌曰。我府君教道舉。思如春。威如虎。訓如父。愛如母。　魏德深遷貴鄉長。為政清靜。不嚴而治。尋轉館陶長。將赴任。貴鄉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既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元史烏古孫澤傳。改興化軍為路。授澤行總管府事。民歌舞迎候于道曰。是吾民復生之父母也。書極而繼以泣。

歸寧父母 詩國風葛覃。害澣害否。歸寧父母。注。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服之。以歸寧於父母矣。

憂我父母 詩小雅杕杜。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注。盡託以望其君子。而念其以王事。詒父母之憂也。

不遑將母 詩小雅四牡。王事靡盬。不遑將母。經子法語。將父將母。注。將養也。

誰無父母 詩小雅沔水。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注。乃無肯念亂者。誰獨無父母乎。

靡依匪母 詩小雅小弁。靡瞻匪父。靡依匪母。注。況父母至篤至親。宜莫不瞻依也。

文母 詩周頌雝。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注。使我得以右于烈考文母也。文母大似也。大雅文王之什。大明章云。在郃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注。大邦莘國也。有莘國君之女。太姒也。國經云。郃陽東五十里。莘里有文母祠。南有阿街伊尹廟。通鑑外紀西伯正妃太姒。莘國之女。號曰文母。埋齋通編詩稱文母。即文王之母。亦猶啓母則啓之母也。毛詩於雝詩。乃以文母為太姒。誤矣。論語亂人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馬氏云。一人謂文母。韋而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理。婦人謂邑姜是矣。但文母者。實武王之祖母。亦非太姒也。思齊太任文王齊之母。當以是為證。予既辯文母為太任於前矣。嘗考杜鄭方正眾云禮有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顏師古註。文母。文王之妃太姒也。劉仲馮駁之曰。文母。文王之母也。所謂繫於子也。何豫太姒。乃知先儒已有此論。予之說偶與之合爾。東漢書鄧訓傳。大司農朱寵追訟鄧騭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詩凱風曰。母氏聖善。文母。文王之母太任也。言太后有聖智之善。比於文母也。漢楊雄元后誄。緐物不理。無人不寧。尊號文母。與新有成。西漢書元后傳。張永獻符命銅璧。文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楊雄元后誄。降兹圭璧。命服有章。為新室母。鴻德不忘。

壽母 詩魯頌閟宮。令妻壽母。注。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

貴為天下母 王充論衡骨相篇。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如此者再。乃獻之趙王。趙王未取。又薨。清河南宮大有。與正君父稚君善者。遇相君曰。貴為天下母。是時宣帝世。元帝為太子。稚君乃因魏郡都尉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君上。宣帝崩。太子立。正君為皇后。君上為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為成帝。正君為皇太后。竟為天下母。資治通鑑。後周紀。初。符彥卿有女。適李守貞之子崇訓。相者言其貴當為天下母。守貞喜曰。吾婦猶母天下。況我乎。反意遂決。及敗。崇訓先刃其弟妹。次及符氏。符氏匿帷下。崇訓倉猝求之不獲。遂自剄。亂兵既入。符氏安坐堂上。叱亂兵曰。吾父與郭公為昆弟。汝曹勿無禮。太祖遣使歸之於彥卿。及帝鎮澶州。太祖為帝娶之。立為皇后。后性和惠而明決。帝甚重之。

天父地母 淮南鴻烈解。精神訓。聖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鶡冠子。故聖人立天為父。立地為母。

真父母 無上秘要人品形飛我聞所以得生者。從虛無自然中來。因緣寄胎受化而生。我受胎父母。亦非我始生父母也。真父母不在此。父母貴重尊高無上。今所生父母。是我寄備因緣。稟受育養之恩。故以禮報終身。而稱為父母焉。立行合道。則身神一也。身神一。則為真身。歸於始生父母而成道也。

天地之母 上陽子。真一之水。即真一之精氣。此氣為天地之母。陰陽之根本也。

知子守母 老子歸元章。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造化也。子。萬物也。知有造化。而後知有萬物。知有萬物。又當知有造化。道德經。既知其子。復歸其母。

造化之母 淮南鴻烈解。要畧。假真者。窮逐終始之化。嬴埒有無之精。說符玄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

陰陽父母 莊子大宗師。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捍矣。彼何罪焉。

五行父母 周易參同契。五行相克。更為父母。丹法。以火煉金。以金代木。火盛則水沃之。水盛則土遏之。是謂五行相克。金生水。水乃金之子。而水中生金。木生火。火乃木之子。而火中生木。是謂更為父母。

金為水母 周易參同契。金為水母。謂金生水而返隱形於水。乃母隱子胎也。

流珠水母 周易參同契。黃土金之父。流珠水之母。水以土為鬼。土填水不起。

繼體因母 周易參同契。長子繼父體。因母立兆基。乾父下交於坤母之初

文而成震。震乃長男。故曰長子繼父體。震自坤體而生。猶嬰兒生於母腹中。故曰因母立兆基。

玄牝物母 上陽子。老子有無玄牝物母之道。即玄關一竅。大道金丹也。

形化道之母 長生經。前識者道之子。形化者道之母。雲笈七籤元炁論。自然者道之父母。氣之根本也。

望君如父母 蘇子由古史。葉公列傳。白公作亂。欲以子閭為王。子閭不可。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亢倉子。故義兵至則隣之人歸之若流水。諸侯之人望之如父母。行地滋遠。得人滋眾。

慈如父母 吉安府志。歐陽守道。宋時為著作郎兼崇政殿說書。入謝。兼權都官郎官。後以疾卒。門人文天祥祭之曰。先生之德。慈如父母。

疾痛呼父母 宋蘇潁濱集。為兄軾上書。臣聞困急而呼天地。疾痛而呼父母。

主父主母 戰國策。蘇秦說燕王曰。臣隣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歸。私之者憂之。妻曰。勿憂。吾為藥酒待之矣。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藥酒。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怒而笞之。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

召父杜母 東漢書杜詩傳。詩少有才能。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為侍御史。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脩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分門改事。排蒲拜切。治鑄者為排以吹炭。今激水以鼓之也。與韛字同。韋囊吹火也。韛古韝字。比室。猶比屋。江湖長翁記。杜母遺芳豈遠求。田功誰比此邦優。麥啼桑隴疑淮左。近水遙山似秀州。樓識景蹤知俗美。亭因思孟各風流。我來春春淳龐處。比屋嬉嬉路載謳。

邵父陳母 宋江少虞類苑。邵曄知廣州。鑿內濠以泊舟楫。不為颶風所害。相次陳世卿代之。奏乞免本州計口買鹽之害。五年。民始有完衣飽食。廣人歌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

家無常母 孝友同風。晉汜毓。奕世儒業。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雖毓七世。時人號其家無常母。

去虎口歸慈母 東漢書。樊崇與劉盆子既降。光武。光武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徐宣等叩頭。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悔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

合境呼慈母 北史。隋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土俗畏病。一人有病。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婦不相看。孝義道絕。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凡有疾病。舉致聽事。暑月疫時。或至數百。所得秩俸。盡用市藥醫療之。於是悉差。子孫慚謝。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之內。呼為慈母。

恩踰慈母 唐韓昌黎集。論天旱人飢狀。恩踰慈母。偪春陽。

常侍是我母 兩漢蒙求。張讓趙忠。靈帝時。並遷中常侍。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

妳母 南史何承天傳。承天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潁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為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耶。北史。齊崔季舒性明敏。涉獵經史。長於尺牘。有當世才。為中書侍郎。文襄每進書魏帝。有所諫請。或文辭煩雜。季舒輒脩飾通之。得中勤戒而已。靜帝報答。罷朝。常與季舒論之云。崔中書是我妳母。

事嫂如母 南史韓靈敏傳。靈敏會稽人。早孤。與靈珎並有孝弟。兄亡無子。嫂朝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如母。

事姨如母 南史何尚之。字彥德。廬江灊人也。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幷設祭奠。食並珎新。躬自臨視。若朔望必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封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為常。

呼為阿母 北史北海王詳傳。詳貪冒無厭。詳母高太妃頗助威虐。帝每潛幸其所。肆飲終日。與高太妃相見。呼為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臨出。高每拜送。舉觴祝言。願官家千萬年壽。歲一入妾母子舍也。

親家母 唐書。中書令蕭嵩子尚親昌公主。嵩夫人賀氏入覲拜席。玄宗呼為親家母。禮儀甚盛。

國母 宋史西蜀孟昶世家。太祖三年。昶降。乃舉族與官屬由峽江而下。至江陵。上遣皇城使竇思儼迎勞之。四月初。昶與母至襄漢。復遣使賚詔賜茶藥。所賜詔不名。仍呼昶母為國母。

楊晟事義母 唐書楊晟傳。晟初隸鳳翔軍節度使李昌符。畏其勇。欲殺之。妾周槌使亡去。及昌符死。晟得其妾周。晟事之如母。周請為妻。晟固辭。旦夕問省。乃視事。太平廣記。晟建節彭州。昌符之敗

因令求周氏。既至。以義母事之。

終身事如母 宋朱晦庵大全集丁氏墓誌。姑為比丘尼。與宜人年相近。病迎歸與共臥起。經歲忘勞。姑每感涕謂曰。病愈當終身事之如母。

父怒歸母 資治通鑑唐昭宗乾寧二年。楊行密軍士掠得徐州人李氏之子。養以為子。行密長子渥惜之。行密謂其將徐溫曰。吾度渥必不能容。今賜汝為子。溫名之曰知誥。知誥事溫。勤孝過於諸子。嘗得罪於溫。溫笞而逐之。及歸。知誥迎拜於門。溫問何故猶在此。知誥泣對曰。人子捨父母將何之。父怒而歸母。人情之常也。溫是以益愛之。使掌家事。家人無違言。

兒啼呼母 蔡琰別傳。琰在胡中十三年。有二男。捨之而歸。作詩云。家既迎兮當歸寧。兒呼母兮啼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

賢知其母 漢雋嚴延年傳。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師古有曰。稱其賢智也。

母右 晏元獻公類要內御者。浴鬠々外無笄。儀禮既夕。禮曰。其母之喪。則母右。注。內。御女御也。無笄猶丈夫之不冠也。違養錄旬母玄堂誌曰。以某年月日違養。

旦泣神母 宋蘇頴濱集漢祖廟試劍石銘。夜斷長蛇。旦泣神母。

錢用子母 西漢書食貨志。單穆公曰。民不堪錢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

青蚨子母 事類纂。求漢時。南方有蟲。其形如蟬。其子著草葉如蠶種。得子以歸。則母飛來就之。殺其母。以血塗八十一文。又殺其子塗八十一文。凡市物。或先用子。皆復飛歸。循環無已。故淮南子術。以之還錢。名曰青蚨。

放麑與母 事文類聚孟孫獵得麑。使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麑。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為其子傅。曰。夫子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

衆魚生母 酉陽雜俎。凡諸魚會產。鮹輒紙其腹。謂衆魚之生母。

豚食死母 莊子德充符篇。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刖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

四十二字母 華嚴經善世衆藝童子。告善財言。我恒唱持此之字母。入般若波羅蜜門。清淨流日字母為衆藝之勝。書說之本。言四十二字者。頌曰。阿羅波遮那邏陀。婆荼沙和多夜吒。迦娑磨伽他闍馱。馱奔唅叉哆若拕。婆車摩火嗟伽他。拏頗歌醒遮吒荼。詳見字字韻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七十六

六姥

虜

洪武正韻郎古切獲也掠也服也囚虜也亦作虜中从毋音貫今作虜許慎說文虜从毋从力虍聲徐鍇通釋按春秋左傳原軫曰武夫力而拘諸原故从力毋穿之也獲者以索拘之故齊國書曰人尋約吳髮短謂將以繩系之也勒古反揚雄方言虜強也顧野王玉篇力古切戰獲俘虜也唐玄度九經字樣虜虜上說文下隸省丁度集韻或从手作擄張有復古編俗作虜从男別作擄並非鄭樵六書略諧聲戴侗六書故虜獲人民也獲者毋而系纍之也又作擄撈攎也郭守正紫雲韻虜釋行均龍龕手鑑推也亦作虜揚桓六書統虜毋俘獲男子也象人首有物聯之者其意足矣恐其未明復取虎爲聲以指之也又謂戰伐所獲者皆非熊忠韻會舉要半徵商音俗从男作虜漢書晉灼曰生得曰虜斬首曰獲又北狄曰虜以其習尚虜掠也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通作鹵前高紀毋得鹵掠應劭曰與虜同韻會定正字切虜古虜零達虜

篆書　古文四聲韻　張揖集韻　集韻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高勉齋學書韻總

隸書　虜　魏大饗碑見洪適漢隸分韻　虜　達橋碑見漢隸字源

草書　虜　虜　並張錦漢　虜　虜　並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總叙

老學庵筆記南朝謂北人曰傖父或謂之虜父南齊王洪軌上谷人事高帝爲青冀二州刺史勵清節州人呼爲虜父使君今蜀人謂中原人爲虜子東坡詩久客厭虜饌是也因目北人仕蜀者爲虜官晁子止爲三榮守民有訟資官縣尉者曰縣尉虜官不通民情子止爲窮治之果負冤民既得直拜謝而去子止笑諭之曰我亦虜官也汝勿謂虜官不通民情聞者皆笑

白虜

海錄碎事秦人呼鮮卑爲白虜

質虜

續後漢書西戎傳武都陰平街左右有萬餘落曰質虜本匈奴也匈奴謂奴爲貲

貲虜

續後漢書王戎傳戎性好利置園田水碓周遍天下積聚財貨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紀算恒若不足而儉嗇不自奉養人目爲貲虜云

奴虜

西漢書項籍傳時諸侯吏卒繇役屯戍過秦中秦中遇之多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之

貲虜

太平御覽魏略曰貲虜本匈奴之奴也匈奴名奴婢爲貲始建武時匈奴衰分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東畜牧逐水草抄盜涼州不與東部鮮卑同也其種非一有大胡丁零羌雜處亦本亡奴婢也

索虜

馬明叟實賓錄宋齊梁陳書齊周隋天下參闕南方謂北爲索虜北方指南爲島夷唐李延壽傳宋書索虜傳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晉初索頭種有部落數萬家在雲中惠帝末并州刺史瀛公司馬騰於晉陽爲匈奴所圍索頭單于猗㐌遣軍助騰懷帝永嘉三年㐌弟盧率部落自雲中入鴈門就并州刺史劉琨求樓煩等五縣琨不能制且欲倚盧爲援乃上言盧兄㐌有救騰之功舊勳宜錄請移五縣民於新興以其地處之琨又表封盧爲代郡公愍帝初又進盧爲代王增食常山郡其後盧國內大亂盧死子又幼弱部落分散盧孫什翼犍勇壯衆服附之號上洛公北有沙漠南據陰山衆數十萬其後爲苻堅所破執還長安後聽北歸犍死子開字涉珪代立先是鮮卑慕容垂僭號中山晉孝武大元二十一年垂死開率十萬騎圍中山明年四月剋之遂王有中州自稱曰魏

羌虜

北史後梁至蕭琮國廢隋文以爲柱國琮嫁從妹於鉗耳氏楊素曰公帝王之族何乃適妹鉗耳氏琮曰前已嫁妹於侯莫陳氏此復何疑素曰鉗耳氏羌也侯莫陳虜也何得相比琮曰以羌異虜未之前聞素慙而止

淘虜

資治通鑑昭宗景福元年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謂之淘虜都將先擇其善者餘則士卒分之以是爲常將即亮翻

黠虜

宋名臣言行錄曹輔言金使王灼以和爲名朝夕到闕恐謀國之臣便以柔言軟語爲敵真情或至緩備墮黠虜計中則前日之禍至矣

二虜

馬明叟實賓錄後魏靈獻之間烏桓鮮卑二虜迭盛石槐驍猛盡有單于之地蹋頓凶桀公撫邊西之土又贊曰二虜首施我鞭北垂道暢則訓時薄先離本傳晉書劉琨在幽州元帝轉爲太尉侍中并贈名刀琨荅曰謹當躬自執佩殲此二虜二虜劉聰石勒

三虜

東漢書祭彤傳後漢建武中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強盛數入塞殺略吏人拜祭彤遼東太守攻破走之彤以三虜連和卒爲邊害乃降諭鮮卑使擊匈奴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

守錢虜

東漢書馬援傳援字文淵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

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嘆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江州志宋周士真字道粹瑞昌人晉尚書僕射嵩之後也輕財急義嘗族人議析居士真曰男兒當自立舉遺產一不受遂自營殖逾十年家致千金又曰積貴能散否則守錢虜爾悉班昆弟故舊之貧者東谷所見富家翁守錢虜抑又不足道也名曰享富貴其實一俗子耽若安分清閒之野叟哉黃光大積善錄人之養生唯不可不足若粗有餘足以奉甘旨供祭祀養妻子備伏臘凶荒之外夫復何用良田萬頃日食二升大廈千間夜眠八尺何必區區之勞心役己求厭窮年沮於殖貨利哉夫如是者乃一守錢虜為兒孫作馬牛也經鉏堂雜誌羅漢頌　不結良因與善緣苦貪名利日憂煎豈知住世金銀寶借汝閑看七十年凡財積雖多而用不到即是看也馬援謂之守錢虜貪而造業用又不到閑看七十年而為守錢虜真愚也哉

効首虜 漢書韓信傳諸校効首虜休皆賀師古曰効致也謂各致其所獲

盜馬虜 續後漢書董卓傳帝以詔者僕射皇甫酈涼州舊姓且才辯令和催汜酈先詣汜汜受詔命詣催催不奉詔曰我有討呂布之功輔政四年三輔清淨天所知也郭多盜馬虜爾何敢欲與吾等耶

販塩虜 資治通鑑唐僖宗中和二年諫議大夫張濬諭王敬武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販塩虜耳注事見乾符二年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

背國虜 北史陽平王傳陽平王孫法僧位益州刺史將叛為逆時領主書兼舍人張文伯奉使徐州法僧謂曰我欲與卿去危就安能從我否文伯曰安能弃孝義而從叛逆也法僧將殺之文伯罵曰僕寧死見文陵松栢不能生作背國之虜法僧殺之

翩翩佳虜 晉書載記史臣曰慕容盛翩翩濁世之佳虜也

疑兵破虜 經進東堂分門故事康范字叔度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自率士卒拒之虜眾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遂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躪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偽和破虜 北史韓禽母弟洪仁壽元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洪率蔚州刺史劉隆等拒之遇虜於恒安眾寡不敵洪四面搏戰身被重創將士沮氣虜悉眾圍之矢下如雨洪偽與虜和圍少懈洪率所領潰圍而出死者太半殺虜亦倍

乘勝破虜 新唐書契苾何力傳貞觀九年討吐谷渾薛萬均為賊所包契苾何力冒圍奮擊虜披靡去時吐谷渾王伏允在突淪川何力欲襲之萬均懲前敗以為不可何力曰賊無城郭逐薦草美水以為生不乘其不虞正恐鳥驚魚駭後無以窺其巢穴乃閱精騎千餘直犄其牙斬首數千級獲橐它馬牛羊二十餘萬俘其妻子伏允挺身免有詔勞軍於大斗拔谷萬均恥名出其下乃排何力引功自名何力不勝憤挺刀起將殺之諸將勸止

馳傳破虜 新唐書杜佑列傳佑京兆萬年人父希望為代州都督召還京師對邊事玄宗才之屬吐蕃攻勃律勃律已歸右相李林甫方領隴西節度使故拜希望鄯州都督知留後馳傳度隴破烏莽眾斬千餘級進拔新城振旅而還擢鴻臚卿

分兵破虜 新唐書韋皋傳皋為劍南西川節度使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十三年復嶲州吐蕃怨完壁遣舟謀擾邊皋輒破郤之自是叢貢臘城等九節度嬰嬰籠官馬定德與大將舉落皆降昆明管此二蠻又內附贊普怒遂北掠靈朔破麟州以取償馬希昭皋深入以撓虜皋遣大將陳泊等出三奇崔堯臣趨石門燕來山仇冕董振走維州邢玭出黃崖路棲鶴老翁城高倜王英俊趍峨和清溪道薄故松州元膺出濕山成溪戚守王道黎嵩韋良金趍平夷路張明自靈關夏陽攻通租偏松城王有道涉大度河陳孝陽率蠻兵道那時等道西瀘攻昆明諸濟師無慮五萬以八月悉出塞十月大破吐蕃拔其保鎮捕候追奔轉戰千里遂圍維州吐蕃釋靈朔兵使論莽熱以內大相兼東境五節度大使率雜虜十萬來救師伏以待虜乘勝深入師譟而奮虜大潰生禽莽熱獻諸朝帝悅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南康郡王帝製紀功碑褒賜之

間道破虜 新唐書史敬奉傳敬奉靈州人事朔方軍為牙將元和中吐蕃數犯塞敬奉白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齎一月糧深入虜地分賊勢叔良以二千兵予之行十餘日不聞問皆謂已歿敬奉乃由間道繞出虜後部落奔駭因大破之驅其餘衆於鮑蘆河獲馬牛雜畜逾萬數賜實封五十户

乘冰破虜 新唐書王君㚟傳君㚟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右羽林軍將軍判涼州都督事吐蕃首悉結邏寇大斗拔谷君㚟聞其急率秦州都督張景順乘冰渡青海襲破之以功遷大將軍封晉昌縣伯拜其父壽為少府監不聽事君㚟凱旋玄宗宴君㚟及妻夏於廣達樓賜金帛夏亦自以戰功封武威郡夫人

風雪破虜 王明清揮

壓錄唐牛奇章玄怪錄載蕭主忠欲出獵群獸求哀於山神云當令滕六致雨巽二起風翌日風雪蕭不復出郊建炎中金寇駐楚泗間時張韓捍兵于高郵虜擊于衆壁師大入二將自料非其敵深以爲怯將欲交鋒之際風雪大作虜衆辟易散走積折甚多因遂奏凱范師厚直方滑稽之雄也爲參贊軍事笑云馬知張七韓五乃得巽二滕六力耶聞者爲之閧堂。

易旗破虜 坦明故事宋寶元中仁宗年號党項犯塞党項虜人名使犯邊塞時萬勝軍新募萬勝軍軍多也其時新招募得出戰多敗出去戰俱多敗也狄青爲將狄青爲將帥一日盡取萬勝旗一日萬勝軍之旗付虎翼軍出戰將旗付與虎翼軍出與之戰閧虜望其旗易之虜人望其軍旗號以輕易忽之全軍徑趨全軍徑趨狄青軍中爲虎翼所破殲之虜爲虎翼軍所破敗殆無遺類殆幾無遺下其種類

乘間破虜 元史李守賢傳癸巳正月望忽金帥完顏延壽擊燧爲矮守賢潛遣輕捷者數十人縋崖蟻附以登殺其守卒遂大縱兵入破之下令禁無抄掠悉收餘衆以歸

請滅北虜 續後漢書北狄傳和帝即位南匈奴單于上書請討滅北虜永元元年遣征西將軍耿秉車騎將軍竇憲率南單于擊北虜大破之斬首虜二十餘萬人

通好北虜 趙善璙自警編宋景德中朝廷始與北虜通好詔遣使將與北朝呼之王沂公以爲太重請止稱契丹本號可也真宗激賞再三朝論韙之

伏兵擊虜 資治通鑑高宗永隆元年裴行儉破突厥詐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爲之援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爲伏兵所邀殺獲殆盡。

合兵擊虜 新唐書石雄傳會昌初回鶻入寇遂牙掠雲朔牙五原塞下詔雄爲天德防禦副使兼朔方刺史佐振武劉沔也雲州沔召雄謀曰虜離散當掃除矣國家以公主故不欲亟攻我若徑趨其牙彼不及備必棄公主走我當迎主歸有如不捷吾則死之雄曰諾即選沙陀李國昌契苾拓拔雜虜三千騎夜發馬邑旦登振武城望之見廚車十餘乘從者朱碧衣諜者曰公主帳也雄潛使諭之曰天子取公主兵合第無動雄穴城夜出縱千馬鼓譟直搗烏介帳可汗大驚單騎走追至殺胡山斬首萬級獲馬牛羊不貲迎公主還進豐州防禦使。

刀戰沮虜 隋書達奚長儒傳長儒爲上大將軍開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并弟葉護及潘那可汗衆十餘萬寇掠而南詔以長儒爲行軍總管率衆二千擊之遇於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爲虜所衝突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鬭三日五兵咸盡士卒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死傷者十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屍慟哭而去

舉烽紿虜 隋書長孫晟傳晟授開府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開皇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閭作攻具欲打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大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長城下染干敗績殺其兄弟子姪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冤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其懷貳乃密遣從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紿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授左勳衛驃騎將軍

據險邀虜 唐語林武德末突厥至渭橋控弦四十萬太宗初親庶政驛召李衛公問策時發諸州軍未至長安居人勝兵者不過數萬胡人精騎騰突挑戰日數十合帝怒欲擊之靖請傾府庫賂其歸路帝從其言胡兵遂退於是據險邀虜虜棄老弱而遁獲馬數百疋金帛一無遺焉

丙夜擒虜 新唐書東夷高麗傳太宗討高麗敗高延壽惟莫離支未下太宗聞城中雞彘聲曰圍久突無煙今雞彘鳴必殺以饗士虜且夜出詔嚴兵丙夜三更也虜數百人縋且類切而下悉禽之

縛殺叛虜 新唐書王方翼傳方翼徙庭州刺史永淳初十姓阿史那車薄啜叛方翼引軍戰敗之賊而三姓咽麵兵十萬踵至方翼次熱海進戰所部雜虜謀執方翼爲內應方翼悉召會軍中厚賜以次出壁外縛之會大風雜金鼓而號譟無聞者殺七千人即遣騎分道襲咽麵等皆驚潰引兵追去禽首領突騎施等三百人西戎震服

彊弩射虜 新唐書吐蕃傳開元中大將悉末朗攻瓜州隴右節度使杜賓客以彊弩四千射虜破之祁連城下斬副將一上級五千首虜敗動而走山

嚴令威虜 資治通鑑唐代宗廣德元年回紇登

里可汗歸國其部衆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人無所忌憚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為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李抱玉奇之

請兵襲虜 新唐書王忠嗣傳忠嗣為代州別駕召還信安王禕在河東蕭嵩出河西數引為麾下帝以其年少有復讎志詔不得特將嵩入朝忠嗣曰從公三年無以歸報天子乃請精銳數百襲虜會贊普大酋閱武罽稞川其下欲還忠嗣不從提刀略陣斬數千人獲羊馬萬計嵩上其功帝大悅累遷左威衛將軍代北都督封清源縣男

單馬敗虜 新唐書王忠嗣傳忠嗣授左威衛郎將專知兵馬俄吐蕃大出欲取當新城晨壓官軍陣衆不敵舉軍皆恐忠嗣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百人賊衆囂相蹂軍虜莫掩之虜大敗

塹石禦虜 新唐書烏承玼傳承玼為大僕御奚渤海大武藝與弟門藝戰國中門藝來歸與大僕卿金思蘭發范陽新羅兵十萬討之無功武藝遣客刺門藝於東都引兵至馬都山屠城邑承玼窒要路塹以大石亙四百里虜不得入於是流民得還士少休脫鎧而耕歲省度支運錢

以權勝虜 新唐書張守珪傳守珪為瓜州刺史墨離軍使督餘衆完故城版築方立虜奄至衆失色守珪曰創痍之餘詎可矢石相确須權以勝之乃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

功靖醜虜 唐柳宗元集南府君廟碑睢陽之事人徒知力得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

登城罵虜 五代史後唐沈斌傳斌晉開運元年為祁州刺史契丹犯塞至于榆林過祁州斌以謂契丹深入晉地而歸兵羸乏可即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騎劫門斌兵多死城中無儲虜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延壽招斌降斌從城上罵延壽曰公父子誤計陷于腥膻忍以犬羊之衆殘賊父母之邦斌能為國死爾不能効公所為也已而城陷斌自盡其家屬皆沒于虜

志取讎虜 宋王性之默記神宗初即位慨然有取山後之志滕章敏首被擢用所以東坡詩云先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蓋欲委滕公以天下之事也一日語及北虜事曰太宗自燕京城下軍潰北虜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為所奪從人宮嬪盡陷沒股上中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竟以箭瘡發云蓋北虜乃不共戴天之讎反捐金繒數十萬以事之為叔父為人子孫當如是乎已而泣下又之蓋已有取北虜大志其後永樂靈州之敗故鬱鬱不樂者尤甚愴聖志之不就也章敏公為先子言

梁上避虜 悅生隨抄 建炎當三祀虜馬將欽江於是天子幸明越而隆祐太后龍輿駐豫章行臺從馬時警報益亟有郎官侯懋李幾凡三人者每游戲城東南隅得故園林頗僻寂私相謂曰使虜一不可避得相與匿于是宜死生以之未幾行宮南遷倉卒三人果不免奔而虜騎已逼入矣三人者得如約共竄于林間伏堂之巨梁上夜則潛下取食而還伏馬累十數日矣幸略無人足音一旦忽多人皆至三人但默伏梁之上計此豈皆避虜者也胡為而至哉語未已即有黑衣數十百人繼來共坐于堂命左右遍捕男女無少長悉以挺敲殺之積尸旁午向暮盡死迺始去當是時三人者伏據于梁憿憿然尚使一仰其首見必死矣黑衣既散皆謂得免況已昏夜俄復望紅紗籠燭數十對引導有主者數人又至亦坐于堂即多群吏擁案呼閱人姓名者三人益懼於此殆不得脫矣及細下視之則但見人可半身頭面俱帶辨迹知非人也凡點閱死籍至多輒悲呼其姓名中間偶呼至一名群吏爭報曰不是類如是凡有四三人者皆能記憶也夜過半矣事竟皆去逮曉則四顧烏雀不聞人聲知虜已洗城而遁矣即於亂尸中偶有呻吟聲三人共詢其名逆夜來郡吏所謂不是四人令悉復活矣異哉吾得於宋高州宋高州得於侯懋懋等皆顯官宜不妄云

決淮灌虜 雲麓漫抄紹興甲寅乙卯閒劉麟導虜南侵時車駕駐平江有趙九齡者策士也請決淮西水以灌虜營朝廷不能用已而韓世忠得虜酋約戰書曰聞江南欲決淮西水以浸吾軍書到之明日虜實退師當時但以為却敵之功殊不知九齡之力為多

迎敵斬虜 宋名臣言行錄岳飛從劉浩解東京圍迎敵兵斬虜滑州南虜兵至飛迎新其將虜大敗斬首數千級得馬數百疋

據床罵虜 宋史忠義傳全虜犯采石以二十艘渡兵陳淬請伏兵俟其旋濟旋獲杜充不從全兵逆犯校橋諸軍皆潰淬獨與戰勢窮力盡擁胡床大罵刃交於胃而已不動與其從子仲敏俱死焉

移家避虜 朱子語類逆虜臨江朝臣震怖各津送其家屬他走北虜騎退家在都城者惟左相陳魯公康伯黃端明尚書名中部武人時為左右爾高宗懲維揚之禍故百官般家者皆不聞

繕城備虜 宋名臣言

行錄宋馬知節監博州兵馬時劉延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已而契丹果至虜不可攻乃去

募人刼虜 宋名臣言行錄劉錡以銳卒五百募土人前導夜刼虜寨是夕天欲雨電光所燭見辮髮者殲之甚衆

掃清醜虜 宋曾彥約昌谷集上宣撫吳侍制劄子所幸大賢鼎來旦更素孚知遇必能掃清醜虜庇庥後進

詬叱金虜 宋史忠義傳鄭贇汝陽縣丞也金虜陷城贇獨朝服詬叱不肯降遂見殺

一掃金虜 張氏可書張浚為川陝宣撫處置使每曰虜人猖獗當一掃之有坐客曰不知用條帚唯後用掃帚浚默然

漢唐御虜 北邊備對漢文後二年遣匈奴書曰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令受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夫高帝此約非不明備而文帝出此文告非不深至然而文景已前匈奴時時犯約無畏也頡利既禽太宗使突厥族人李思摩歸統頡利故部思摩畏薛延陀強不敢出塞太宗賜延陀書曰擧磧以北延陀主之其南突厥保之各守境而無相鈔犯有負約者我自以兵誅之太宗之約與高帝之約大抵相似而高帝僅自保境匈奴猶不遵服太宗則越境措虜兩虜皆不敢違以是思之德業中國刑威四夷其施各有宜矣

素服弔虜 唐書郭元振傳元振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酋烏質勒部落盛强欵塞願和元振即牙帳與計事會大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會罷即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襲擊副使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卧營為不疑者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娑葛兵虜不意元振來遂不敢逼揚言迎衛還至其帳脩弔贈禮哭甚哀為留數十日助喪事娑葛感義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餘萬制詔元振為金山道行軍大總管

免冑示虜 新唐書薛仁貴傳仁貴為鷄林道總管復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功乃召見拜瓜州長史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問曰唐將為誰曰薛仁貴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仁貴因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獲生口三萬牛馬稱是

單騎見虜 新唐書郭子儀傳僕固懷恩盡說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剌三十萬掠涇邠躪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高昇魏楚玉陳回光朱元琮各當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是謂誰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令公即世中國無主故我從以來公今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悟曰彼欺我乎子儀使諭虜曰昔回紇涉萬里戮大憝助復二京我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一何愚彼背主棄親於回紇何有回紇曰本謂公亡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虜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即傳呼曰令公來虜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出免冑見其大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忽亡忠誼而至是耶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召與飲遺錦綵結歡誓好如初因曰吐蕃本吾舅甥國無負而來棄親也馬牛被數百里公等若倒戈乘之若俛取一芥是謂天賜不可失且逐戎得利與我繼好不兩善乎會懷恩暴死群虜無所統一遂許諾吐蕃疑之夜引去子儀 將白元光合回紇衆追躡大軍繼之破吐蕃十萬於靈臺西原斬級五萬俘萬人盡得所掠士女牛羊馬橐駝不可勝計遂自涇陽來朝加實封二百戶還河中

宋文鑑郭子儀單騎見虜賦汾陽征虜壓以至誠　奉觀　回紇入寇汾陽出征何單騎以見虜蓋臨戎而示情匹馬雄趨方傳呼而免冑諸羌駭矚俄下拜以投兵方其唐祚中微胡塵內侮承范陽猖獗之亂值永泰困循之主金繒不足以塞其貪嗜鎧仗不足以止其擄取雲屯三輔但分諸將之兵烏合萬群難破重圍之虜子儀乃外弛嚴備中輸至誠氣干霄而直上身挾轡以徐行於是露刃者膽喪控弦者骨驚謂令公尚臨於金章想可汗未厭於寰瀛頓釋前憾來尋舊盟彼何人斯忽去憧憧之威畏吾父也敢論戈甲之精豈非事方急則宜有異謀軍既孤則難拘常法遣使虜之悍勁屬我師之困乏校之力則理必敗露示以誠則意當親狎所以徹衛四環去兵兩夾雖鋒無鏌鎁之銳而勢有太山之壓據鞍以出若乘擒虎之驍失仗而驚如棄華元之甲金石至堅也以誠可動天地至大也以誠可聞矧爾熊羆之屬困乎蛇豕之羣於是時也將乘驕而必敗兵不戰則將焚惟有明信乃成茂勲吐蕃由是而引歸師纖靈旻價固於馬而暴卒禍息并汾非不知猛虎無助也受侮於狐狸神龍失水也見侵於螻蟻蜀為鋒鏑之交下逮遠紀綱而不以蓋念至誠無恃於張皇大智不資於詭詐逮同光武輕行銅馬之營近類曹成獨造圍民之壘向若恐結不

解禍連禾央養威嚴於將軍之幕角技巧於勇士之場攻且攻兮天變色戰復戰兮星動芒如此則雖驍雄而必弊頗創病以何長符秦參南伐之師坐捉淝水祈室恃北來之衆立潰昆陽國知精擊刺者非爲將之良敢殺伐者非用兵之至況德善之身積宜福祥之天畀故中書二十四考馬由此而致

輕騎慰虜 新唐書張說傳朔方軍大使王晙誅河曲降虜阿布思也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懼說持節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宿帳下召見酋豪慰安之副使李憲以虜難信不宜涉不測說報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士當見危致命亦吾効死秋也由是九姓遂安

開門待虜 資治通鑑唐代宗廣德元年吐蕃還至鳳翔節度使孫志直閉城拒守吐蕃圍之數日鎮西節度使馬璘聞車駕幸陜將精騎千餘自河西入赴難轉鬬至鳳翔值吐蕃圍城璘帥衆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背城出戰單騎先士卒奮擊俘斬千計而歸明日虜復逼城請戰璘閉棘門以待之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居於原會成渭之地

推誠待虜 資治通鑑唐貞元二年閏月清水會盟使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猜貳以沮虜情

貸粟賑虜 新唐書李德裕傳德裕再拜司空回鶻自開成時爲黠戛斯所破會昌後烏介可汗挾公主牙塞下種族大飢以羽口重器易粟於邊退渾党項利虜掠因天德軍使田牟上言願以部落兵擊之議者請可其奏德裕曰回鶻於國常有功以窮來歸未輒擾邊遽伐之非漢宣帝待呼韓之義不如與之食以待其變陳夷行曰資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便德裕曰沙陀退渾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走雜虜之常態孰肯爲國家用邪天德兵素弱以一城與勁虜确無不敗請詔田牟無聽諸戎計帝於是貸粟三萬斛會嗢沒斯殺赤心以降赤心兵潰去於是回鶻勢窮

不戰降虜 新唐書李勣傳太宗貞觀三年勣爲通漢道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會因曰頡利若度磧保於九姓衆不可得我若約齎濟之不戰縛虜矣靖大喜以與己合於是意決靖率衆夜發勣勒兵從之頡利欲走磧勣前屯磧口不得度由是酋長率部落五萬降于勣詔拜光祿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

沮功斬降虜 婁伯

高好遂集唐裴炎拜侍中受詔輔中宗中宗欲以后父韋元貞爲侍中乳媪子爲五品官炎固執不從帝怒曰朕以國與元貞豈不可何惜侍中炎懼因與武后謀廢中宗立豫王及武后持政自肆謀來后出執后還政天子會徐敬業興兵炎曰令若復辟不討而解遂斬于都亭驛初裴行儉破突厥有功炎沮之乃斬降虜伏念等五十人議者恨其娼刻使國家失信四夷以爲陰禍有知云

叛晉降虜 五代史晉杜仲威傳重威有異志而糧道隔絶乃陰遣人詣契丹請降契丹大悅許以中國與重威爲帝重威信以爲然乃伏甲士召諸將告以降虜諸將愕然以上將先降乃皆聽命重威出降表使諸將書名乃令軍士陣于柵外軍士猶喜躍以爲決戰重威告以糧盡出降軍士解甲大哭聲振原野

死不降虜 宋楊誠齋集宋忠襄公楊公行狀先是公刺血書諜曰吾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虜人初不知也明日復引公出南門咨問公意如何荅曰直不能降虜爾

志不忘虜 韓元吉登對録元吉曰臣願陛下志不忘虜常如當宁受書之時貴勵群臣俾不忘虜常如虜使在廷之際上聳然嘆曰好議論

釋遣俘虜 廣州府南海志元呂恕字仁卿至元十八年任廣東道宣慰副使下車之初寇盜爲梗孏山腥海時調兵四出俘虜者多公於其間力爲分揀遣而歸其得釋者莫不感戴

名重夷虜 雲谷雜紀韓魏公名德爲夷虜所重韓魏公之子忠彥聘遼虜主知其爲公子問嘗使南朝者形貌肖韓相公否皆曰然遂圖忠彥之象靖康間女真犯河南所過蕭然入相州傳孝寺見公畫象下馬羅拜秋毫不犯而去又覓公墓拜謁而退身後名德猶爲夷虜所重如此昔所未聞也圖忠彥象見欒城挽魏公詩注升畫象及揭蒸見韓手荅魏公畫質及周子芝長短歌

老病使虜 張芸叟雜紀元祐末宇文昌齡報聘契丹皇城使張璪价焉璪頷齡老病樞府難其行璪哀請故事死於虜朝廷恩數甚厚死虜棺銀裝校三百兩既行璪飲冷食生無所忌昌齡戒之不納既至虜境益甚昌齡顧患之禁從者毋供璪怒罵不久果病禁不納粥藥至十許日一行病之既而三病三息竟安還復命登對進前上面哂之退語近臣張璪生還奈何諸都堂諸公大笑昌齡曰直被他害殺每夜使人防視若有箇好惡只是自家不了至其家婦孫眦睨阿翁厭眼地又卻來也

奉使留虜 王明清揮麈録宋升字少張微

州人學文顏工卑嚴深泊游京洛間冕以道爲學官于朝一見喜之歸以從女弁以除謝之云事具大夫賢者以其兄子妻之又以李虜中之術較量休欲游公卿間六飛在維揚有薦之者授宣武郎閤門宣贊舍人副王正道倫出疆被拘在朔廷因正道之歸賫表于上云節上之旄盡落曰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飛雪窖夢龍髯而莫逮泣灑冰天上覽之感愴厚卹其家留匈奴凡十九年紹興壬戌始與洪光弼張才彥俱南歸易宣教郎直秘閣主管佑聖觀以終

嚴家無格虜

史記李斯傳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索隱曰格扞拒也虜奴隸也言嚴整之家本無格悍奴僕也

母爲虜

漢書呂后因戚夫人永巷髡鉗令舂戚夫人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呂后聞之大怒乃召趙王鴆死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目熏耳飲瘖藥使居廁室中名曰人彘注常與死爲伍與死罪者爲伍

威光震虜

唐李衛公集紀聖功碑　故能神機獨照戎來北之謀威光遠震制不羈之虜

卑之爲虜

尚意譬喻論東視上爲貴賤章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

吞日中虜

宋王黃洲小畜集賀大使啓　吞日中虜獲泰山如眇狄臺笑講上鷹翻東海以注焚墻

生男爲虜

北史北齊徐之才戲盧元明曰卿生男則爲虜配馬則成驢詳驢

生男夢虜

晉書索充夢虜脫上衣索紞曰虜字去上男也當生男

詩文

北邊備對北狄者大王之獯鬻宣王之玁狁幽王之犬戎齊威公之山戎也爲其居四夷之北故總名北狄也至戰國遂有林胡居于晉北又有東胡居于燕北皆狄也服虔曰東胡烏丸之先也後爲鮮卑至漢初東胡遂爲冒頓所并而冒頓國于東胡之西即漢世之匈奴也漢史之叙狄事自秦已前皆命爲犬戎而史記李牧傳已有匈奴之名則狄人立匈奴以爲國號其已久矣君以時世求之則蒙恬所郤之胡其酋長即頭曼是已故漢史曰頭曼不勝秦而北徙十有餘年也頭曼者冒頓之父也頭曼之時已稱單于後又增稱撐犁孤塗單于史著其義曰撐犁者天也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自秦至漢在北最强者惟此一族他虜雖盛莫之與京也後魏之世蠕蠕社侖始改稱單于爲可汗可汗者其擬則皇帝也故唐高宗曰今之可汗古單于也突厥也者本匈奴之北部居金山之陽以鐵工役屬蠕蠕已而益大遂改稱突厥突

厥者兜牟也以兜牟名國明其擧迹於兵也唐初頡利大盛所據之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其地正與華夏對立而力亦相抗故揚雄之論匈奴曰三垂比之遠矣信哉其强常過諸夷也若夫元魏拓拔本亦北虜其勢既盛乃能竊用中國禮樂盜居中國郡縣不容列爲偏北之虜唐自突厥以外其疆大能與中國抗力者薛延陀回紇沙陀吐谷渾四種最大若吐蕃雖嘗侵入北境其實西戎也張魏公奏議奏虜情及備禦利害狀　臣聞山東擊報曉夕深思未見虜人大擧之意臣竊惟世忠遣兵淮上號稱十萬劉豫父子勢已窘蹙必多遣僞使求援於虜向使虜之大兵外示衰弱養銳不動秋高馬肥一擧而至淮甸是爲可憂然其勢亦須再調土兵簽發百姓方敢深入何則去歲失意而去人心離怨茍非增益重兵安肯輒至也今我師自屯淮楚僞地驛然修城郭括丁從設馬樁運糧餉蓋劉豫欲以安其民人使無背叛之心凡此皆臣之所樂聞而深喜者也又報虜之大兵已至沂州臣所未諭借使有之豈不爲我之利乎夫盛夏興師中國所難夷狄爲之其失多矣虜之所恃者馬方此大暑不得休養則秋冬安可復用此一利也虜以騎射爲能當夏之時筋膠解緩豈能害物此二利也北人性不能熱堅甲重兵皆非所用之時此三利也爲我之計正當休兵持重日爲過淮聲勢困弊其人仰惟陛下聖算神機必有所處臣愚無識知豈能測度姑叙所見恐或有補聖慮萬一區區借冒伏幸察照

又回奏虜情并遣使利害狀　臣今月十八日伏准御筆處分臣不勝感懼之至臣契勘朝廷始差盧仲賢出境人情上下已自疑惑臣職在疆場所當振作將士日夜奮厲以守以備近仲賢等回泄漏非一歸正等人往往口語相向各有携心而三軍之氣亦復怠弛臣遂從宜出牓彈壓姑爲虛聲以疑敵人以鼓士氣即不曾移文北界况當今日之事在我實計正當清野堅壁坐俟其弊不戰以困之亦安用敢爲決戰之擧也兹獨兵家虛聲耳前日恭奉聖訓察見肺腑不勝幸甚兹蒙訓諭臣再三審思虜之不來非愛我也蓋其勢未能使擧今一切示之以弱恐反生彼虜窺伺之心則致侵侮借欲通書尤難商量又不知聖意以爲如何臣近累論奏虜事數日來伏聞朝廷遣使甚急思慮反復實不遑寧伏乞聖慈更賜訓諭不勝幸甚伏念臣頃居謫籍幾二十年流離困苦加以憂患狼狽萬狀所以愛養此身不敢即死亦以臣子大義負不戴天之深讐終幸一朝得伸素志瞑目無憾幸遇皇帝陛下龍飛之始英武之奮發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心臣是以敢受任而不辭惟臣知人不明宿州之役雖未成功而虜之

傷殘過當心實憚我今將士上下人情日以振作而虜寇作於內師老於外少稽時月形勢畢見戰惟此虜若勢力有餘內無掣肘則秋冬之交必引兵長驅要我以和何求不成而乃遣書約期勢實內弱其狀甚露縱令敢以偏師深入自淮西來爲我則利在彼非福蓋三百里之內野無芻粟抗以不戰又何能爲此急急也伏惟聖慈必賜洞照重念臣衰老多病所見所爲迂闊寡合自度賦分單薄無以勝任國事方欲俟歲晚力求休退惟臣所愛者陛下之聖德聞於天下有可爲之時臣所憂者夷狄之姦計得以肆行而達官貴人畏懦苟且循致誤國不然臣年餘幾何豈不欲姑就安逸以畢此身而國爲異同於今日也惟陛下鑒察不勝幸甚　貼黃臣契勘今歲虜以宿州之事勢當衆兵大入以示威強用快其志賴陛下威靈將士各肯出力臣早夜訓教守備粗嚴深秋暨冬初無一事向若虜不貽我以書則守備固自若也不幸因虜以一介持書慢我而朝廷忽遽遣使自招紛紛緣此人情內外各不懷安其於國體所係甚大以至上貽聖慮事蓋有自惟此虜若必欲來犯我雖懇請百拜有不可遏如其不能來何由可動況本寇歸之不我侵徒爲懇免苟安之計臣之所未諭也伏幸睿照　臣竊惟今日之事所係國家公議已以臣章集侍從臺諫延論之

卒歸於當無愧天理不勝幸甚　又論虜情及備禦事宜狀　臣伏奉親筆處分臣已恭悉聖訓臣契勘自來虜人調發大軍必用秋季之月蓋亦須候秋成既畢方可調發車牛應副差使今醜虜於此時不能進攻海泗脅我以和乃遣介持書坐邀實利其奸計畢露事理甚明況自八月以來新益僉軍數萬人坐食累月糧草安得相繼前年以十餘萬人攻圍海州在三四月間正欲乘春草滋生爲久也計頓兵城下四十餘日竟以糧運艱難棄海之爲州四壁皆沮洳之地騎兵非便將議班師張子蓋一擊破之人馬之陷沒以數千計傷敗亦萬餘人今焚草已久春雨荐作爲虜之計似難施設而魏勝任旺諸軍帶甲七千餘人魏勝忠義軍可及五千人其家屬多在鎮江此皆必死必守之兵縱使冒昧而來亦未易以旬月攻取也城中有半歲之糧足可支吾臣愚意以爲虜若犯海州臣當駐楚州措置若犯泗州臣當駐盱眙措置劉寶只當隨臣在盱眙去泗止隔淮河有浮橋可以濟兵虎視其外與城中相表裏晝驚夜劫不出旬日破賊無疑臣竊料此賊未敢輕爲此舉也環海泗三百里之地積草皆無糧尚可致草何所出況春雨不時三日之雨便可困斃其衆如果爲之失算多矣至於淮西衝突之弊非一二萬騎安肯輕來非惟糧草之艱又將何所取

利且在彼劉所慮不一前出後空寇盜隨起苗潰作亂前日逆亮之事鑑固不遠也劉寶臣已恭依昨日聖旨令客帶騎兵前去盱眙駐劄聞德陳敏聞已漸各安愈令泗州守兵近二萬人守固有餘而我之援兵近在三百里內足可照應措置臣早來約與湯思退待班番界說大槩其餘俟臣來日面奏　又回奏虜情及遣使事宜狀　臣今月五日辰時伏奉御筆處分謹已祇稟聖訓臣累具奏謂虜人力強則來力弱則止初不在夫和與不和之間而以今日事勢論之斷然不能踰國大舉其理明甚傳元帥以書來必其國中掣肘之事甚多而又發軍憚於遠行年多遷叛虜爲此策不爲無謀一以款我使無侵軼之虞二以彈壓其民使無變亂之患當爲好辭欵之未須指定與決第令使人隨機酬答請更歸稟於朝而益治在我徐觀其形勢於後日耳況是不出來春事機盡見臣私憂過慮切恐儒生之論不知大計特爲真和曾不知二數年後戎馬日蓄千萬爲群分臨邊境彼之人心益定我之將士解體當是時何以支吾臣近已因張說之還令其面奏惟望陛下默識此理御之以權俟至來春審見情實別爲裁處臣之愚見今日大害正在內治不立人多懷私只務謀身不思爲國軍民之弊漠不加意不求此而區區於末恐無益也所遣盧仲賢薄有口

辯但恐於忠信或虧今雖無及不敢不以奏知俟其回歸及邊事稍定臣欲一至行闕更叙悃愊退歸山林瞑目無憾伏取進止　貼黃臣近據淮西探報已節次聞奏去訖目今虜人雖未有端的動息而秋氣已深備禦不可不謹臣除已節次調發屯駐外伏乞睿照　又奏虜情及戰守事宜狀　臣近者竊聞朝廷以莫將等南歸遣劉光遠曹勳持書至大金軍前仰惟聖智高妙洞察虜情更遣信使詳觀其變初非臣愚慮所能及也竊惟宣和靖康之際虜使不絕于道知王雲李若水輩皆信其說遣至圍城中使者踵至猶議前議今日之事則有異此我方整齊六師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姑命使人盡試其意當緣考究必見事實天下幸甚臣妄慮虜人始知淮楚有贊力破此軍以張聲勢陛下首伐其謀故淹留泗上更審事機臣恐春草滋茂必有所向而荊襄岳鄂上流最爲重地孜冀聖慮先又妥任將帥有決戰決守之計即制命在我中原可圖異時虜兵一動便當止絕使命恐傷士氣臣識見淺短曷足以仰禆聖慮萬一區區憂國過計敢展所見仰惟特寬斧鉞之誅不勝幸甚　又奏虜中事宜狀　臣得吳璘九月初十日德順軍發來書謹繳連進呈璘書中累無林迫之意必是見得虜兵的確次第伏惟聖慈少寬憂顧近日據所遣探事人歸言自然

山以來緣蝗蟲爲害物價極貴難答軍及橋那人馬向西南來别未見大舉動息臣仰奉聖訓晝夜悉心措置不敢少息伏乞睿照　又奏虜中事宜狀　臣近據幽端中契丹大石林牙自招州遣人持國書赴朝廷爲夏人截留有元送文字漢兒走透過涇源供析到上件事理及陝西諸路違去河東探事使臣報到事宜其間多說金人軍馬那回嶺北河東紅巾占據州縣等事得於傳報未敢爲實臣除已分遣信實人深入虜界體探的確別具奏聞河東義兵首領李宋臣等率衆拒捍金賊畢平忠義可尚臣書填告命間道遣人給付不惟可以激厲兩河忠義人心亦欲觀其事力結約舉事今來已是防秋虜情難測尤宜過爲隄備除已經畫戰守應援之策專遣屬官便道前去與陝西諸路帥計議外臣取今月十四日起離襄陽計程中冬可至熙秦路謹具　知三年九月上時公在襄陽申篤以十月六日至平江府　又奏乞令使人諭及虜中事宜狀　臣竊慮使人洪邁等非晚回程入界欲於鎮江府少駐旬日彈壓邊境以俟其至兼臣誤蒙任使所有使指理合備知伏乞聖慈特降睿旨令洪邁張掄盡以虜中商量曲折聞見事宜容以諭臣庶得以展盡萬一更乞聖裁　又奏虜犯金州攻禦事宜狀　臣契勘金賊僞皇弟郎君撒離喝及叛賊劉豫弟

僞大王劉益於十二月初侵聚河東燕山陝西僉軍及金賊正甲軍等侵犯金州臣已指揮同都統制王彥先次盡行清野外堅壁不戰使之困弊俟賊頭回首尾襲擊以取全勝兼節次調發本司正甲軍三萬餘人差都統制吳玠於金洋州界首屯駐以備大戰伏乞睿照　貼黃臣契勘金賊自長安聚兵深入至金州約一千里糧道甚艱緣諸將堅壁不與接戰已見困弊伏乞睿照臣契勘金賊分數頭項侵犯川蜀其熙秦一帶係是輕兵先緣關師古於熙河擊散甲軍二千餘人僉軍一萬餘人節次秦鳳路統領鄭師正於伏羌城又擊散叛賊李彥琦軍三千餘人金賊甲軍一千餘人見今帳秦一帶别無賊馬所有鳳翔和尚原及隴州一帶見委節制郭浩總管吳璘統制雷仲等駐兵捍禦可保無虞伏乞睿照臣契勘虜人近緣俞都反叛誅殺契丹漢兒首領八十餘人慮人心離異遂糾合大兵以求決戰今所犯金州賊馬正甲軍約一萬餘人僉軍二萬餘人馬一萬五千餘騎臣見措置斷絕糧道堅壁自守待其困弊以取全勝其長安諸路更無賊馬重兵臣止候捍退前項賊馬或憑伏天威遂致破滅賊勢可以畢見即條具合行措置事務奏陳伏乞睿照　又奏淮南備虜事宜狀　臣契勘自到關陝以來前後累獲近上首領及僞皇親等厚加待遇詢

問虜情頗得事實皆稱金賊用兵深入重地利在速進揀選正女真先精銳甲軍先遣三四千人多帶弓矢倍養副馬探知本朝大軍所聚去處急戰衝擊臨以弓矢必致潰敗因此千里之內鄉村居民悉皆驚移本朝雖有精銳甲軍在後既聞居民驚移往往軍心搖動望風奔走金人每遇驚移人民止過令四散更不殺戮前後所說並同臣伏覩朝廷見出兵措置淮南等路臣出使在外即未知廟算規畫次第尚慮所遣兵將弓矢器甲未至堅備或有新收爲合之衆不堪破敵萬一金賊知朝廷兵馬在近分遣精銳先至驚亂即江南軍民不無動搖臣愚欲乞朝廷特賜講究令淮南一帶小作頭項各據險地爲堅壁清野之計以保軍民家屬賊衆之來勿與接戰使之自困若團聚大軍止作一處竊慮以戰則未能當虜人之鋒以守則必有糧食闕絕之患知使至期那退必致搖動人情緣今來利害所繫甚大臣除未知朝廷措置事理的實外苟有所見不敢緘默臣無任激切之至取進止　貼黃臣契勘今來朝廷所遣軍馬應有旋行招收爲合之衆萬一遇敵恐致奔潰因而搖動江南軍民之情以臣所見恐可止於淮南東西選擇地利安置山寨或水寨據險保聚分駐人馬爲清野自保之計或移那近裏守固險要淮南量留軍馬以爲斥候更乞聖慈深

賜熟議施行臣契勘今賊凡用兵多選正女真精銳甲軍以爲先鋒唯務弓矢最多每人帶箭不下三百隻深恐朝廷軍馬弓矢未備緩急遇敵別致誤事欲望睿慈更賜詳酌施行臣契勘今來賊虜之情緣鳳翔大敗之後勢必增兵西來未能窺伺江南竊慮今來淮南去賊差近恐致探知分遣精銳人馬因循引惹深入欲望朝廷令淮南速爲清野堅壁之計蓄藏鋒銳以待機會臣出使在遠無緣備知措置始末區區憂國之心實爲過計僭越狂妄之罪臣不敢逃伏乞睿照　又論虜情及招納歸附事狀　臣今月十七日未時伏准御筆處分臣已一一遵稟外臣竊惟女真之於契丹事不兩立勝則疑其人敗則疑其人女真之心固可度也異時其勢必至於交相攻滅而後已昨緣八月末女真獲一戰之勝契丹雖斂退而士馬土地無困一旦剪除今其揭示於邊以詔不以款容有欺僞於其間俟臣更得實報續具奏稟海州投來人閒僞招討人才頗亦桀黠俟到建康恭依聖訓津發近上頭領等及參酌官資請給之宜取自聖裁蕭宇累有歸意嘗亦密遣人至臣所緣千戶以它事謀洩遂追宇歸燕北今尚閒託疾于兩京臣三次遣人皆未有回者蕭鴻屢具聞奏伏蒙聖慈俯賜鑒察不勝幸甚揚某強壯在今日最爲急務請軍軍額于細核實虛數不至

甚多而息兵歲久帶甲之士比之向來才三之二須招填後舊廢數它日
國勢以強惟是支費稍大匱乏是憂然而有兵斯可以保民有民斯可以
有財又不得不權緩急輕重于其間事之輕重較然可見伏望聖慈更賜
睿照取進止　又奏虜情及遣王展間諜事狀　臣伏准尚書省樞密院
劄子坐奉聖旨臣已恭依處分施行外臣竊惟虜人於我有不戴天之讎
挾詐肆欺不遺餘力自宣和靖康以來專以和議撓亂國家反覆詭譎畧
無一實今復敗盟如此而朝廷尚蹈覆轍號爲信義恐生兵釁臣所未諭
惟種塲之事信詐相半而事有不可不爲者蓋欲使之內懷掣肘中有疑
心不敢專向淮甸耳朝廷比來遣李坤等數輩深入虜庭密行結約阿[illegible]
於王展卻爲生事昔宋襄公不重傷不禽二毛取誚君子今日獻議者之
意大或類之伏望聖慈留臣所奏更不降出只乞出自聖裁特賜處分付
臣遵守如睿意别有所主乞伏宣諭使之盡思以求其正伏取聖旨　又
奏虜情及遣發舟師事狀　臣今月初四日早伏奉御筆處分臣已恭稟
詔旨臣獎勸虜人聚兵轉糧已兩月餘初揭牓必復舊地而泗上之寇爲
重今遽回不進豈謂無因臣惟精選間探勉勞將士日夜嚴備不敢輕忽
然虜之人情亦可槩見人心厭兵各欲休息獨用事虜酋以力脅遣陷之

死地凡解之勢固自不遠仰惟陛下權輕重緩急之宜力革宿弊斷然有
爲誠動于中德施於外顧何事而不濟哉臣衰老力疲每恐不足以副陛
下委任拳拳之意空勤朝夕臣欲於此月中旬至鎮江遣發舟師至東海
縣屯泊更看機會是時邊警無他欲望特降處分許臣趁行闕奏事臣無
任惓惓俟命之至　又次鄂州奏虜情并乞善撫將士狀　臣恭聞除命
不敢辭難次日携二子臣栻臣杓即就道於十一月十七日抵純州是日
得雪江風少息晷顧舟東下於二十二日抵鄂州先是上流及潭湘一帶
傳聞不實致有驚疑見臣父子同行人情稍定襄漢諸軍見與虜人相拒
虜人正兵約近二萬人簽軍數萬所簽軍各生離心日有策馬來歸者短
此時雪馬草難致必懷怨望臣竊坐想淮南事體與襄漢畧同願陛下內
撫百姓外撫將士官爵犒賞固不可濫要滿其心戒敕諸將以守爲主事
有機會進退遲速勿制于中少寬聖心終成大業臣年老久病星墻間寄
適丁多事義當効節星夜疾馳恨無羽翼可以即至來春事勢稍定即乞
致祿歸守墳墓以畢餘生惟是不識去就輒議軍國大事誇擲之起恐不
可測伏望陛下察臣之心終賜保全臣無任懇禱激切之至　貼黃臣將
來到建康新任所有本路屯駐軍馬合與不合許臣同共商量措置本路

控扼利害至大臣與諸師均任其責理合取自聖裁伏乞特降睿旨施行
　又奏虜情狀　臣自邊陸行備聞江上動息竊料目今事勢稍定惟不
當遠圖近功蓋軍事尚謀以戰爲後伏惟聖慮高明必有所處臣言僭越
不勝恐懼臣過慮虜人不得逞志於長江或恐狂憤未息致有侵犯它處
見聞所及不敢不以上瀆聖聰伏乞聖慈恕其罔昧之罪不勝幸甚　又
奏虜情狀　臣今月初四日午時准御筆處分臣已條列别具數奏臣近
在鎮江詢問歸附恐虜人決無歸我河南之意蓋彼方恃強彈壓諸國豈
肯輕棄土地自爲遁竄今日之事惟陛下動修德政寢食之間無忘此讎
上慰天心下從民欲審圖大計以和款之使既不遣和亦虛名伏惟聖慈
更賜睿裁事有可否伏乞特降訓諭容臣精思遵守取進止　又奏虜情
狀　臣今月十四日准御前金字牌遞降付臣宰執劄子一件臣竊惟虜
自逆亮背盟殞致隕命雍而葛王新立之後通問朝廷每以舊禮舊疆與
夫歲幣爲辭朝廷蓋嘗兩遣使人矣一至其國議其不合而還一至境上
拒而不納其說惟堅執此三事去冬移辭三省頗屬後又報書宣司雖若
於舊禮稍緩而意猶前也今彼一旦先貽我書不復更及舊禮止言舊疆
歲幣而已臣以此知其厭兵有欲耽議之意矣雖然虜情狡而難測誠如

朝廷所慮臣料使人之回不出二端或即以兵臨境肆爲彊辭脅我使從
其欲或其國中多事士馬未集則姑示懇怨往復之論反以款我朝廷於
此正當勿恕其師勿墮其計長慮卻顧爲國家福想必預有定論處此矣
臣受任江淮惟當過爲之備堅壁清野料率諸將固所以困之弊之之計
不敢少忽若謂能如逆亮時料合諸國直臨大江其在今日恐亦事力未
能至此也伏乞睿照　又回奏虜情狀　臣於七月十二日伏奉四月初
七日詔書聖旨丁寧反覆開諭雖父祖之訓子孫不過如此臣伏讀再四
感泣交并自念罪大無所逃於天地聞陛下方且洗其過愆責以後効在
臣區區何以論報惟當展盡少答恩私除見今虜人動息及臣措置次第
臣已親書始末節次具奏去訖契勘金賊自四月末前軍馬曹都統等回
師鳳翔縣吳玠於五月初七初八初九三日之間連獲四捷遂留山谷凡
一月餘人馬死亡十之五六更不敢經由吳玠所駐軍前後自間道趁秦
隴一帶歇泊其大軍因此只留陝西諸路近又因慶陽獲捷虜鋒甚挫恐
未有東向之意臣已恭依聖訓駐兵保險講武積粟相時而動於階成鳳
州及鳳翔府各據險聚兵外興元駐大軍以爲聲援臣又提領重兵以殿
其後四川之險決可保全所有陝西被掠州軍見節次撫定謹具奏知

貼黃虜人大軍見今往來關陝之間恐未能東向伏乞睿照　又論虜情狀　臣竊惟虜人虐張聲勢脅我以和其來已久若彼事力有餘見利則進何必更以空書徒爲邀索迹其用意蓋欲脅我成和以彈壓諸蕃徐爲後圖事理甚明所患不知虜情墮其計中始因先遣盧仲賢用非其人既歸輒肆妄誕恐動上下招此紛紛其實本自無事重爲煩擾臣謹節畧虜人前後書詞簽貼進呈伏望特賜睿覽情自可見令兹僞元帥回牒事理其始雖有蹤憤之意其終約使人過界之日恐是邀致我使別有深謀如日前張掄洪邁之爲幸陛下聖明先遣小使事之濟否足可商量惟陛下靜以鎮之更俟後報　又奏欲寓居湖南及論虜使狀　臣伏聞特降制命除臣檢校少傅節鉞宮觀任便居住臣聞命之初罔知所措繼以感泣伏念臣誤被眷知度越倫等恩踰山嶽報靡涓埃夙夜震惕大懼得罪於天地比緣竊荷日久義有未達過失滋繁恐動覆餗輒輸心腹願獲便安豈謂皇帝陛下特矜仁慈併敎光寵意隆恩大數異禮優顧臣何人敢冒盛典撫心感激無以見誠臣只俟被受朝廷照劄迎侍臣母至撫州遂遷過湖南爲寓居之計所有一行請受之屬已干告朝廷乞行下本路轉運司應副仰冀聖慈始終留念臣竊聞虜人信使已還恭惟聖慮高明洞照

事理隨宜遣使以稽情僞不待臣區區之說冬序正寒仰冀聖慈善保聖躬臣無任祝頌瞻依之至　又奏虜書名詔諭事狀　臣近者累輸瞽說仰瀆聖明誠以憂君過慮不能自息竊惟天下之事有置必有廢有與必有奪虜以詔諭爲名將持廢置與奪之大柄且其蓄謀起慮欲以沮人心奪士氣而坐傾吾國臣之所憂不但目前而已也劉先主曰成大事以人心爲本此存亡之大計願陛下考臣前後所奏留神毋忽焉　又奏乞遣辯士通書虜酋狀　臣聞兵凶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古者出師必先之以文告之辭蓋所以承天意重人命明曲直通敵情也今兩淮諸軍雲屯于邊臣欲乞自宣司遣募才辯之士與見在汴京主事者通書及達虜酋書意大率數以天理明正是非辭責簡約或有以感動其情仰伏威靈厭戴有濟乞賜聖裁如或可行乞密付臣照會　又奏知作書答虜元帥狀　臣蚤來嘗擬遣虜元帥所與宣撫司書伏想已經睿覽見議再作書及遣通辯有膽氣官一員前去欲望聖慈特賜宣示聖意所欲令臣酬答及商量事宜臣恪意審思具檢奏稟更取聖裁　又奏答虜僞元帥書檢事狀　臣今月初六日申時伏領御筆處分臣再拜伏讀仰識聖意爲社稷天下計甚厚不勝慶幸臣謹當一一遵依聖訓見具通僞元帥書檢子

細詳議精具進呈臣竊惟天下之事惟誠與信乃能動人女真雖夷狄遐裔有貪獸心而彼亦人耳安可不曉以道理哉臣愚欲選才辯膽氣之士從都督府遣至僞元帥所鋪陳始末分別曲直大要如然兵廣地爭城攻戰在女真有害無利而況諸國中原之人苦於征役必生變心如此之類俾使人得一一專對惟憑天理處置見識臣區區淺見如此更取聖裁　又進呈答虜元帥書檢狀　某聞信義天下大本也匹夫而無信義則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而況有國有家者哉惟正隆背天渝盟積非一日兵釁之端自此而起南北塗炭以至今日肝腦塗地和好中絕近因諸城之來歸從而撫之謂於理無愧大國必欲恃強兵以爭疆埸之事一彼一此何常之有事之由來理之曲直上天昭昭其必鑒之矣虜念此皆祖宗之故地令書乃必欲指正隆以前爲界我所未曉是不容我立國大金欲休息生民罷兵事者成其志正隆信義一夫我南北之人無不悲愁若大國有以加惠于我使信義之實孚于我國亦生靈之幸其詳使人面議　又奏報淮陽等處備虜事狀　臣伏領宸翰再三思之春水方生時氣向熱非虜行兵之利泗州傳近時貽取之圖難得莫能守淮陽之兵恐是疑我深入先張聲勢所有沂州賊馬一項東歷未明又皆得之傳聞已行下措

師令過爲隄備外更數日間可見事實其餘曲折容臣留身奏稟　又回奏盱眙與虜人書等事狀　臣今月二十六日卯時伏准御筆處分臣謹已遵稟聖旨伏蒙訓敕以盱眙所與虜人書不可太示怯弱恐愈見輕我之心令臣別改定仍未須發與臣本欲以此書款之更觀其用意何如仰惟聖慮深遠曲中事機容臣熟議精具聞奏又蒙聖諭忠勇四軍使可分撥在鎮江建康軍中臣契勘衆論皆以爲與經戰大軍相參雜而可用但當時差發有更不分撥指揮今或驟然爲此又恐人情未安臣欲候李橫到日更切體問人情條具進呈伏乞睿照　又奏慮虜人詐和狀　臣竊惟今歲防守之策陛下固已博採衆謀處置畧定然臣尚有私憂過計者其事苟或有之願陛下長慮素謀以善其後臣竊以虜人貪婪殘虐非有決爭天下之計其所圖特在於聖躬臣固備陳其詳矣尚慮自今以往僥詐爲講和之謀以疑我心然後不測遣兵直指行在計慮出此願陛下益示謙和推甘辭厚禮以待之於外而遷避之策治兵之道強國之計尤當速圖至於腐儒偏見執一之論此陛下所素察不待臣區區之說也臣言狂瞽惟陛下裁赦　又奏進金虜遺錄狀　臣契勘去冬有在淮上得虜遺落衣物者內有文字一編臣近傳寫到其間所調兵數與器甲之屬一

一詳備竊恐或可備睿覽謹繕寫上進題曰金虜遺錄其字畫不無訛差
伏乞聖慈特賜睿照　又奏虜人有窺伺淮甸之意狀　臣已恭依詔旨
畫一條具劄子繕寫僕李宗回自揚州還日聞奏外臣今月初十日得探
報七月末間虜人稍得志於契丹即有遣兵南來之意雖兵之輕重未見
的數而所據間探則欲使陵淮甸謀為堅守之計臣見委李顯忠張子蓋
親至邊上量度事宜措置戰守伏望聖慈特賜睿照　貼黄臣累遣間探
前去伺候得回信續具聞奏伏乞睿照臣初議欲以兵臨淮甸覘其強弱之
形今虜人先為此舉以示其強正當嚴為之備靜以待之不一月間其強
弱之形畢見矣伏乞睿照　又奏虜勢及海道進取等事狀　臣契勘虜
人南向之兵在靈壁虹縣近發回宿州南京者無慮數千騎雖姦詐百出
情未可量要之動兵多在陝西而宿亳南京一帶不過近四萬餘人穎昌
襄城亦不過二萬餘人比聞復出文榜欲以三月及八月因草地茂盛來
窺淮南以臣度之虜若無西北掣制之患則今歲秋成糾合大兵圖我淮
甸理無可疑臣日夜思所以待之之計私以為虜之事力素強僄非出奇
掎虛乘其不意使各有懷顧巢穴之心則樓部之功未易可為也臣自去
冬即具奏乞為東西相應之舉與故鎮江都統張子蓋反復計度當時所
任將佐所差舟楫所募忠義之人議已素定會子蓋卧病連月而福建海
舟踰期不來致使川陝之師獨當一面夫此機會誠可歎息也今虜兵疲
弱非往昔比而民心懷恋日甚一日山東虛實可坐而料三月以後南風
順便海舟之發適當其時因東人思奮之心而用之事或可圖矣伏奉二
十三日處分令臣以逸待勞觀釁而動敢不遵稟臣愚見以為淮上大兵
當務持重獨海道之舉不可不亟為不然彼將無所顧忌秋高馬肥得以
驅脅蓄潰一肆所為矣惟陛下圖之天下幸甚　又論虜情及製短強弩
事狀　臣聞虜人極畏新製短強弩諸將頗得其力伏乞嚴督有司倍料
計置如蒙采擇乞自聖意指揮施行臣近見虜中赦書跡其規摹亦自不
淺而淮甸之寇已拜虜命恐未易便肯屈服惟是彼之弑逆已更三四人
情事勢安能長久相保莫若治其在我臨之以謙仰順天時終當有濟臣
竊譬諸奕碁之局勢各各不同臨機應變當在一時不可執一惟求取勝
而已仰惟聖謨洪大豈俟臣言臣不勝狂妄恐懼之至契勘賊亮嘗用其
人今莫不思家欲歸巢穴若急於進討又恐新酋留兵中原其勢未艾臣
故願少緩其事彼衆既歸人情莫不樂於休息兼新酋立國之初夷狄爭
利未必協輔詳察其變事乃可圖伏乞睿照李莊簡公集乞進討虜賊狀

昨自建康失守右僕射杜充退守儀真陳邦光李梲率吏民降虜金人大
隊由境上入浙游騎晝夜侵犯及防江潰兵四散剽掠幸賴朝廷威德將
士協力防守至今臣探得建康所留番騎不過數千人偽蕭張二大師與
陳邦光李梲同治府事時復遣兵及黃旗招誘州縣如溧水等處縣官皆
已投拜本州實與接境人情反側不住分遣將士前後枝獲首級招安到
潰兵僉軍班直契丹渤海等處人兵多方存養發遣外臣近擒於潛知縣
通直郎陳近仁昌化縣尉保義郎平協申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偽涇縣使
稱四太子郎君偽知臨安府李儔差脩武郎樂宏齋文字黃旗前來臨安
於潛昌化等縣招伏官吏本縣官吏各奮忠義遂將樂宏等四人斬首具
臨安餘杭知縣將帶父老入城投拜邀請賊徒就縣斂買金銀疋帛又於
今年正月初十日再遣凌秀才王秀才二人偽補承信郎令齎文字前來
本縣亦將此二人處斬梟首號令及兩縣弓手土豪章閏王仙畢康等糾
率諸鄉保甲義不從賊委是防托有功緣本州管下寧國縣與兩邑接境
其知臨安府康允之未知去處吏民無所申訴臣已逐急依已得聖旨便
宜措置將立功四人先次借補承信郎及專遣使臣齎去年十二月二十日
蠟彈手詔曉諭官吏兵民各仰用命守禦去訖臣竊覩金人敢深入江浙
天時地利皆非所習臣已率勵將士及將已團結到六縣保甲并招安到
杜充防江統制官馬吉李進并班直京軍等邀其歸路臣已移文劉光世
帶領大兵前來同衛王室及申本路轉運使李尚行未具前來權建康
府安撫司職事處發列郡有所稟承並未蒙回報今賊馬既屯駐臨安府
行在信息隔絕難通小人逆無忌憚臣累具奏聞欲乞速降睿旨差委重
臣前來建康或令宣撫使周望傳檄四方約日進討水陸分布可使隻輪
不返伏候勅旨宋汪玉山集論虜情當為備海道未可進劄子　臣猥以
庸陋待罪近侍無所補報朝夕愧恐今者偶有見聞思欲罄竭不敢頻數
請對輙具畫一奏聞如後臣比者面對伏蒙聖慈諭以近日探報皆不足
信但只沿邊嚴兵為備臣竊歎仰以為聖慈高遠非常所及今者復聞虜
中遣人至盱眙諭吾使者以國有萌古達靼之亂則非特如探報者之道
聽塗說而已蓋自古楚靈王吳夫差齊湣王皆勞民於遠而變生於內所
謂虜酋者荒淫侈汰暴戾苛虐兼此三君之罪而又有甚焉以天人之理
往古之事觀之其不免必矣然而有識之士猶有私憂過計者夫不足者
視人有餘此人情之常也漢高帝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
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獨奉春君婁敬以為兩國相擊

此宜矜今見所長令臣往徒見羸將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惡以爲匈奴不可擊也其後卒如奉春言夫差方與晉侯爭長于黃池越人乘虛而入其國夫差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以絕口今虜有內變所宜蔽匿避忌惟恐人知而遽自振暴其短於我此殆非人之情意者復如奉春之言乎或以爲事已藉藉彼自度其不可掩也故不若以情告我此固或有之竊惟其於所諱言之事何其前後諱復得已而不已也此其可憂者一也使誠如虜人之言國有內變彼能討伐以平之則其爲強盛固未可輕也有如不勝則萌古達靼之於女真亦猶昔日女真之於契丹矣則中國之所當思患而預防者無乃或甚於今日乎此其可憂者二也臣願陛下懋昭聖德如近日罷教坊出宮人之類增修國政如近日選任大將斥逐憸人之類兢兢業業長慮却顧務爲自治之策不可勝之備不使有毫釐之差窺隙之間雖夷狄荒忽未易測度事變之來靡有終極而吾常有以待之則終於不足慮也仰惟聖策先定皆有成算而臣猶復有言者蓋不勝惓惓之誠惟陛下幸赦其罪竊聞溫州有王憲者自謂習於海道又謂已招誘團結二千餘人吏乞朝廷應副人船器械欲以直擣登青以臣愚慮未見其可識如其說於彼固未有甚損而在我初無益也余何以不貲之費而爲無益之舉哉熙寧初命宰臣韓絳宣諭陝西所費纔十八萬緡時論沸騰以爲大斂比年以來只以諸州措置海道事論之其所謂十八萬緡者不知其幾倍也今憲之行又當厚有所費亦無惟乎公私之困乏也且非徒無益而已使虜勢尚強則勝負未可知也有如一夫被執必且提挈搜索窮問其所從來是趣其生不肖之心而自我致寇也使虜無能爲耶山東之地必有起而割據者亦豈肯束手受斃哉又使如前所慮幸而萬一無之可以恣其所如往而無所滯礙然小民之心惟利是視必且肆情極力鹵掠蹂躪以克其欲亦豈中原赤子所望於父母者哉臣以事之利害理之是非反復思之無一而可昔孫權時江邊諸將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顧雍雍曰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而爲其身非爲國也宜加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吳之與魏固已顯爲仇敵然猶不肯爲掩襲之計況今日之於虜人猶且羈縻不絕哉臣以爲諸如此類皆不當爲所謂王憲者或尚未行猶可及止如以臣言爲然伏乞速賜裁處　虜使名犯真　舊諱劉　臣伏見金國所遣賀正旦副使其名兩字係真宗皇帝潛邸舊名竊謂合說諭令其回互或兩字中止稱一字仍移文對境照會今若置而不問萬一後來或犯宗廟正諱

愈更難處不若防微杜漸於今日也取進止　貼黃契勘虜中所遣正使其姓係犯欽宗皇帝嫌名非正名之比伏乞督照王之望漢濱集論虜人有使犯之漸劉子　契勘信陽軍係兩縣信陽去淮近處纔四十里羅山去淮近處纔二十里北邊淮河東抵蔣州期思縣西抵隨州棗陽縣最遠計二百一十九里南係本軍界北係蔡州界其二百一十九里間蔡州建十二寨每寨十人馬十匹臨淮河無三二十步緣蔡州係上流去唐州桐栢山不遠稍無雨半月十日則淺處止於三五寸深處亦不過一二尺並可褰裳往來略無阻隔若以邊淮州郡計之如隨蔣安豐濠泗等州不下千有餘里所建寨柵所屯人馬想見不少而我曾無毫髮之備萬一冠蓋長驅而來蕩蕩然更無亭障深可慮者彼蓋我之肆也豈斯須忘於我哉今其酋離巢穴而踐踏洛汴其意決有在又豈可恃朝夕之安而不爲長久之圖乎蓋又非言之所能盡伏惟樞密相公特賜鈞念以爲宗社生靈之福幸甚　李壁鴈湖集　開禧乙丑十月十二日使虜回上殿劉子　論虜中事宜　且言進取之機當重發而必成毋輕出而易沮臣等嘗謂今日議論之弊樂因循者但於私意言進取者病於寡謀二者不合則規恢之大計無時而舉矣竊惟丙午百六之禍振古未聞列聖興復之圖迄今未究七八十年之間士大夫以宴安處屈辱以常事忽遠謀祖宗世讎恬不加省大義理釋人懷苟且天錫陛下勇智神武輔以柱石大臣同心一德誓刷讎恥倫絕復振氣節斯伸爲宋臣子稍知理道誰不思奮此誠千載之一時也臣等幸因使者親踐虜庭粗有見聞不敢隱默臣始至其境則兵衛加急守護益密經過郡縣增陴浚池教閱鉦鼓聲聞遠近所歷館舍周垣設棘防隸充斥纖隙靡通雖其爲謀甚至然驗之民心則渙散已久恐毒日甚至疾視其上有皆亡之語深望於我有徯予之嘆觀彼事勢豈能久存所恨去歲朝廷經理之秋自可出其不意乘機進取譬之疾雷從天而下雖掃穴犁庭有不難者而邊頭小人初無遠慮輕出抄掠以警覺之我謀既泄彼遂生心此則虜有可圖之隙而我未得制虜之術也臣等沿途與接伴等議每每開示大信使之不疑彼亦時吐情實惟懼我或先發至於抽回行省那近戍兵道路所傳頗亦相應到真定中山又諜知末裕已正典刑疑問稍釋洎達燕都館伴之言復以盟誓爲當守用兵爲深戒臣等於是揣知虜情之微蓋其盜有區夏志滿意足但得無事其利已多彼自爲謀則善矣而吾可以終已乎況夷狄本堅忍今則習驕惰夷狄本猛悍今則事文雅此皆臣等所親睹也考之自昔固未有腥膻異類久據中原之

八十年而亡變者掃除混一其必有待於聖哲英豪之起此則陛下之所
宜勉內外臣子所當任責而究心者也夫豈百年之深忿積怒而守一時
之虛言空約執權宜不獲已之尊稱而認以為一定不可易之常分哉我之
事彼者何卑彼之臨我者何倨也如是而講信修睦姑各保其所有而已
此非臣之所敢知也西晉愍懷之禍劉聰石勒其戎首也未幾劉斃於石
石殲於冉閔無與為仇者矣江左諸臣猶知報復之不可一日緩況今讎
敵乃女真一姓之醜類乎故臣區區以為今日進取之機所當重發而必
成不可輕出而苟沮高皇帝既絕棧道人以為真無復東意矣一旦席卷
三秦天下震動遂開帝業越王會稽之恥三欲出師范蠡以為未可勾踐
怒曰忘其欺不穀耶洎時既至蠡以為請卒禽勁吳後不再舉何則應之
精而發之果也故臣願陛下秉不息之誠堅必報之志焦勞憤悱以感天
人之心策勵振作以皷忠義之氣內之圖回富國靡息髮之或遺外之獮
縫周密泯形迹而莫見無急近功輕挑成算大數既得機會可乘然後焱
舍電迅掃清河洛正姚泓之顯戮攄高文之宿憤夫豈艱哉臣等荷國厚
恩大計所係不敢不盡愚惟陛下裁幸取進止范石湖大全集延和殿又
論二事劄子　臣今有愚見二事開具如後　一臣竊聞虜中自立璟為
太孫諸子不平形於謠言臣頃過保州是時其嗣允恭尚在已見承應人
密說國中惟畏服大王將來恐有李唐秦王之事謂其長子允升也今又
立璟則其伯叔之心皆可想見他日若璟得國伯叔不服必有內亂此其
機可乘萬一璟能制伯叔之命則必有腹心之臣為之謀主事成勢定又
必有窺伺之國國家當不輟儲備以待事勢　貼黃臣竊見方今國計未
足民力未裕求所以足國裕民則無其說止緣規模未堅定所經費不可
減欲儲蓄羸羨以足國而所入不支所出欲緩催科除耗剩以裕民而上
煎下迫實患難行若只如此趣了目前無復餘力萬一敵人真有機會亦
恐無以應之天下事莫有大於此者伏想久留聖心不待愚臣妄論　真西
山集奏劄　是時本朝賀金國生辰使余嶸至涿州良鄉縣以燕城方被
圍約回始知金人有韃靼之擾　臣竊惟今日北虜有必亡之勢三可為中
國憂者二蓋自有天地以來夷狄盛衰不常然未有昌熾百年而無變者
也女真盜據中原九十載矣自其立國唯以刑威殺戮劫制上下非有歡
然心服之意也恃此而欲久存雖秦隋不能況區區無道之女真乎此其
必亡者一方阿骨打粘罕之徒崛興窮海之濱茹毛飲血雲合鳥散用夷
狄所長憑陵諸夏故所嚮莫能當今數十年豢養之餘亡復前日堅悍之

氣而達靼小夷敢起而乘之干戈相尋情見力詘蓋今之女真即昔之亡
遼而今之達靼即鄉之女真也以亡困沮之勢既不足以當新勝之鋒
而衆叛親離安知無他變乘之者此其必亡者二方其隆時用民力如犬
馬戕民命如草菅人情攜離亡一敗畔者積威約之素也今其潰散四出
猶川決防不可遏止至用赦以安之尾解土傾其形已露豈待智者而後
知哉此其必亡者三嗟夫堂堂中華蛇豕穴之翼翼故都禾黍生之有志
之士思欲壹洗久矣而慕者病於機會之難逢聞者敗於權姦之輕舉顧
今何幸彼自阽危而臣復以為憂何也蓋傳有之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
憂孟子亦曰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方陛下更化之初和議未堅邊警未
撤君臣上下惕然有不敢康之心迨夫聘覿交馳邊已狃日前之安而忘
前日之患萬一此虜遂亡莫或余毒上恬下嬉自謂無虞則憂不在敵而
在我矣此臣所謂可憂者一也事會之來應之實難毫釐少差禍敗立至
設或外夷得志邀我以夾攻豪傑四起奉我以為主從之則有宣和結約
之當戒張覺內附之可懲如將保固江淮閉境自守彼方雲擾我欲堵安
以此為謀尤非易事此臣所謂可憂者二也今之議者大抵以為夷狄之
衰適中國之利抑不思匈奴五單于之爭漢嘗獲其利矣拓拔氏河南之
警顧反為蕭梁之害何耶蓋有國者不當問敵人之盛衰惟當計吾政之
修否當漢宣時內有股肱之良外有爪牙之勇朝廷紀綱本末備具邊陲
備禦斥候精明使匈奴威強尚當賓服況於浸微弱之後乎若梁武則不
然舍正道而溺異端棄人事而談空寂內則三蠹弄權輕作威福外則諸
王忿鬩骨肉相圖保境靖民猶懼不足況欲乘人之敝以徼幸萬一之功
哉繇是觀之使今日能為漢宣之所為則虜之存亡俱不足患抑猶未也
多事之端方自此始臣愚竊獨憂之伏惟陛下日與二三大臣深求自治
之策勿以懲羹之故而謂躡趾可忘勿為視蔭之謀而謂幸安可恃修實
德以格天命敷仁政以結民心獎忠實以作興天下之材省科歛以培養
天下之力至於其人可將其兵可用其城當繕其器當脩無日不討論于
朝而申訓之庶幾國勢日尊敵人自懾則乘機取勝可以制蚌鷸之危養
威俟時足以保金湯之固矣惟陛下毋以臣愚賤而忽其言貢九華先生
集察虜情輪對劄子　臣聞聖人有外懼故有微權有密機權以忍而後
濟機以忍而後發忍不忍之間安危繫焉使其伸縮在我乎日晦之一日
伸之大事不足定矣外懼何為也哉昔句踐為國暴爾國也秦夫差以玉
帛又奉之以子女常人所不忍者句踐一切忍之此豈其真情也哉彼其

奔走事人之日皆陰謀生聚教訓之日也故吳不有越而越卒有吳者句踐得此微權也曹公之於袁紹也地不如紹兵不如紹紹本除大將寫操心而緩河北之兵也故袁不併曹而曹卒併之者曹公有此密機也彼兩不拜也則避紹而與之曹公豈避人者哉彼其曲意奉紹者所以息紹之人與而機權用機權用而曹之王易王越之伯易伯臣固知其忍而後動者也恭惟陛下業兼世之明天錫之勇常有拂清中都囊索宇宙之意矣然而即位四年遵養時晦敵有小大勢有堅脆陛下權敵以御時偷已為和柔之盟陛下意豈在是哉機權之在是也陛下忍之亦至矣越王曹公之事規摹雖小亢而用之必在陛下度內也然臣近者聞諸道路敵有無故之形和有不堅之意衆說紛紛不可執取議者猶以祖宗待契丹之禮以待之是不知彼已者也自紹興至今敵凡幾和和亦幾變信書在道暴骨在野前日已不可保後日庸可保乎豈可見其形不察其實信其僞不昭其姦百事揚揚猶類平日上下後欲長此安躬也為今日之慮當堅壽謀當預措置江淮諸處屯兵幾所孰要孰害兵甲增減為數幾何孰訓孰惰諸將可倚者已幾何人軍食可理凡幾何事故應敵誰長守扞王畿至恙不暫解弛臣猶恐其未也若將相循循而猶偷玩今日得報則四面倉皇明日無報則整容閒暇謀國如此抱虎而寢虎未及起因謂之安未有不為傷矣夫四夷軌道兵甲不興誰不願之不幸或有外禦雖宣王不免也臣竊恐近臣大夫轉以薄書期會為故捨此弗圖一忽有警待循將何及也詩云維彼雨雪先集維霰而知雨雪者見其兆也陛下察敵之兆而預計之機權在中應變在外陛下舉能辦此顧或小大之臣勿為揄息而已杜牧曰國家大事小臣不當言臣與牧同一罪也惟陛下幸赦廣平李椿集再論降虜劄子　椿竊見朝廷區處降虜未盡其宜私心深憂自北而來者皆曰歸明歸正然我中原之人偶因國家南渡陷絶數十年身雖陷于異類其心豈忘祖宗二百餘年仁厚之恩又豈樂與夷狄同處今既來歸固有可用之理其間猶有不逞好亂之人自疑南北之異時於沿邊作梗者其人皆有人心可以利害誘之恩信結之也如降虜我之仇讎狼子野心天資殘忍弱則服強則叛不可以恩信結不可以道理曉其來久矣故晉武帝時諸胡雜居中國不用郭欽江統之言不二十年濁亂中華秦符堅委信慕容垂不用王猛之言鮮卑猖獗唐太宗受突厥之降不用魏證之言幾至狼狽宣和間契丹郭藥師歸朝朝廷待之至厚不逾年乃為金虜前驅首來犯順此古今之明驗也今降虜或布州郡或寄事軍中或

往來闕下或宿衛禁庭此椿所以深憂者也椿年齒衰暮疾病相仍死亡無日矣固未必見其為害近見耶律适哩所為觸類而思之恐為害於他日伏望朝廷於閑暇之際酌古驗今思患而預防不動聲色有以處之措宗社於泰山之安天下幸甚若直待臨事而慮則無及矣如椿愚言可採乞賜敕奏家切施行　張魏公奏議奏虜情議　臣身遠闕庭無緣恭奉聖訓區區私憂過計之念日夕縈情輒有鄙見上瀆聖聰臣竊惟金虜自用兵以來借講和之名以威契丹繼而侵陵中國亦用此術如靖康之初遣使愈頻用兵愈急先登城不下以寬衆心繼遣請二帝以危社稷陛下所親見而熟聞者也去歲宇文虛中嘗至其寨矣泗上之兵不測而至向非南渡宗廟柰何臣竊謂金虜非有爭天下之志其包藏深禍專在聖躬今日之計將力拒而棄絶之則為非策但當卑詞厚禮庶驕其心為一處中復來顧陛下深加獎諭且厚待其使而遷避之計防守之策尤宜速圖蓋彼以講和圖事此復以講和而款其謀此策之上者也惟陛下留意天下幸甚　貼黃　臣契勘淵聖皇帝嘗兩幸虜營至誠不疑以解禍紛而虜人曾無毫髮肯回之意卒至二帝遠狩宗社幾亡蓋緣何㮚李若水之徒以書生一偏之見深誤國事兼淵聖皇帝在虜營之日凡所以待之之禮不為不盡彼其見利則為何有於我願陛下鑒前日之禍深思遠計以福蒼生無使事至而悔為後世笑天下幸甚　又奏虜情并乞早圖大計議

臣得右僕射秦檜書竊聞虜人已過淮北此虜初欲因春草將生盡有淮西與我共爭大江之險以搖江浙候秋氣既深徐圖南渡賴陛下天授威算力遣大將摧折兇焰天下蒙福然而臣酋包藏逆毒意蓋未息勢須堅壁要地示弱用間以誘我師此計儻或不行即大發國中之兵秋冬謀為再舉臣嘗歷考其所為殊與粘罕婁宿輩不同謂可破滅自已未春以來屢以所見冒昧具奏誠恐事機差失所繫非細而今日之事安危以決利害尤重疊涜宸聽所惜者時及嘗於秦檜書中略具大槩顧陛下速會諸帥謀以智腹將相同心早圖大計凡有施為必究始末區區膚謬惟陛下素知其立志用意不避誅責敢布微誠仰冀聖慈特寬斧鉞不勝幸甚

又奏虜情及攻守事宜議　臣近聞醜虜再犯濠梁是必益兵合衆堅壁淮北意欲勞敝我師以快其情大兵並進糧道難繼其害一也諸帥之兵不相統一孰與決戰戰而捷之不過為一郡之利設有差跌事將若何其害二也淮東漢上前出後空萬一綴留我師別以騎兵它道攻擾人心必搖其害三也臣聞解紛排難必擣其虛願陛下先於涂口濡須量留大兵

深溝高壘以防侵軼自餘各挽其師亟會諸帥求所以牽制攻討之策濠
梁但令空城領衆自淮而下用伐其謀夫虜欲決成敗於近歲立意非淺
譬之奕棊不曉其策算姑隨手而應之事可慮矣臣嘗經勝負思慮過當
未敢自以爲是每憂時事繼之以泣願陛下察其用意特寬誅責不勝幸
甚　又奏乙令大臣共議回荅虜書　臣伏奉庚分以北界僞元帥書從
來係都督府回荅臣具檢繳奏臣奉命跼蹐敢不欽承伏念臣涉道甚微
賦識又淺自夏以來精神衰耗心志凋落益甚於前深恐無以副陛下委
任之重今謹守江淮蓋臣之職而事幸妄爲多致紛戾上下弗信謗讟百
端惟虜之通書事干大計豈臣愚昧所能裁決伏望聖慈宣諭大臣各盡
所見均任其責毋使它日紛紛瀆瀆聖聰至於兩淮疆場之事臣誓當竭
力盡識夙夜經營庶或有濟更望聖慈俯賜詳酌特降睿旨施行　條奏
捍禦虜寇之策　臣竊聞虜人似有窺伺之意事雖未信實重心憂仰惟
睿志先定成算已行而臣受陛下更生之賜懷懷願望只爲身謀天地鬼
神得以誅之臣謹條列于右　一虜酋狂暴譎詐天下共知今茲求釁敗
盟大逆天道惟虜之心腹精兵恐不啻十餘萬人平日養之素厚莫不盡
死力必能以威力脅制番漢與符堅事體不同方其去國遠來非有萬全

之利未可輕與爭鋒扼之數月其衆必離天下之事從此可定伏惟聖慈
更賜詳酌　一臣之愚見欲於楊州之東擇地駐兵保通泰高郵之險以
待機會多募勇士晝驚夜切以罷其師如楊州城壁久已修治專委守帥
量敵率民兵共力守禦事或迫切即焚蕩室廬退保大軍營壘去處其本
州百姓先令從便於江浙及通泰高郵居住優與存恤　一乞遍揭小榜
令百姓避賊馬之日各以火焚草嚴立法禁務在必行虜用騎以草爲急
其眞滁濠廬壽春五州依楊州施行如逐州城壁未修便當措置山水寨
時暫保守　一臣今所陳若朝廷於盱眙要地已有大兵屯駐守險亦已
只令堅壁清野以老其師俟見機會合兵掩擊　一淮西欲於東關及焦
湖一帶擇險駐兵如淮東措置　一虜情百出不以戰敗爲恥萬一佯爲
遁北以誘我師伏已預戒諸將勿許窮追深入其地大抵困弊其人使前
不得進必爲數月之留則諸國之變自生於內況中原人心各戴我宋大
業之後指日可圖也臣嘗負陛下使令失地喪師積有大罪被譴以來晝
省夜思冀或一得蓋以衰遲久病之身獨有區區愚忠庶幾可以上報聖
恩第惟遠外時事不及盡知深慮聞見乖謬觸犯天聽伏惟陛下鑑察其
心少寬斧鉞之威臣愚不勝幸甚　又奏虜情及捍禦之策　臣叨冒陛

下厚祿義當有所建陳臣竊惟虜人逆天用兵取敗國宜尚慮秋高馬健
大爲點集臣愚見以爲乘此勝銳正須蓄養外示進討內實安靜更觀其
變若併犯陝蜀則襄陽永楚之兵攻其後若大窺淮浙則岳飛吳璘楊政
之兵擊其中儻或虜勢稍衄未能辦此在我徐議征伐圖未爲晚夫虜巨
敵也顧陛下詳究其勢審察其情俾諸帥協力合意共成大業今日勝負
全在人心暴有離異利害非細陛下每切留神天下幸甚　又奏虜情及
控禦之策　臣往負敗事之罪屏息靜處晝夜思惟求所以少報聖恩獨
恨智識淺短終恐無補自視不達然中有所懷不敢欺心不以言之於陛
下也虜人以二十萬之騎憑陵淮甸方其衝突之初大兵引退保守江干
衆以爲憂臣則有望謂其少留數月內變必生糧草匱乏恐不能支我之
得算固已多矣今臣過慮萬一虜識機會引兵言旋別犯它路要處或妄
慮東師徐有他圖在彼則逸在我則勞蓋虜之精兵所損未幾苟非糧草
急闕恐或未退萬一掩擊上流吳拱一軍未易遮當也臣愚欲望戒敕吳
拱許從宜措置先保民人使在安地堅壁清野勿與輕戰量分大兵內守
鄂州家計庶幾有以待之臣竊以虜之在汴與曩日事體不同往時退師
定歸沙漠今自精兵竊據神都縱使今歲別無他謀來春野草既生水運

通快人糧馬食無不順便彼又將必有所向臣願陛下常謀其強不謀其
弱得城得邑未補大計破彼精銳圖地畢歸陛下何患焉更乞密與大臣
共圖全策先爲備具次明間諜以恢遠業天下幸甚王之望漢濱先生集
馮奉世陳湯伐虜予奪不同策　愚嘗讀春秋得孔子之意其用法爲至
寬錄功爲至悉褒人之善惟恐其不及貶人之惡惟恐其或過始誠善矣
或不善於終則委曲而爲之諱終誠善矣或不善於始則闊略而許其變
然後知聖人之至仁春秋之忠厚也夫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嘗曰天下
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宜乎篡削之際不以假人然於齊威晉文之事
則予而進之夫召陵之役專征之罪也而春秋予之曰楚屈完來盟于師
盟于召陵首止之會不臣之誅也而春秋予之曰會王世子于首止城濮
之勝善戰之上刑也而春秋予之曰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河陽之朝致君
之不恭也而春秋予之曰天王狩于河陽夫齊威晉文君責之以王者之
法罪不容於誅孔子非特録其功又爲之諱其惡滅項不書齊爲威公諱
滅國也重耳不書入爲文公諱本惡也嗚呼春秋之忠厚如此而後世學
春秋者乃使刻苛細集小過以加人予善惟恐其深貶惡惟恐其淺孰謂
春秋之學流而爲申商之刑名乎公孫弘以春秋起海濱爲漢相不大明

孔子之意以衆明主於三代之隆惟聞假其義以繩臣下而已天下之士翕然向之終軍引王者無外以詰徐偃雋不疑引蒯聵之事以執方遂斷斷焉如老獄吏喜陷害人無一毫愛利之心漢法之所以慘虐者諸儒與有力焉豈不哀哉其後馮奉世誅莎車陳湯斬郅支漢欲封此兩人而蕭望之康衡乃以春秋之義大夫無遂事欲以矯詔罪之二子卒不得侯雖劉向谷永訴辯訟累數百言終屈於鄙生之議蓋其刻薄之風有自來矣且春秋書遂有二義焉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公羊曰公不得為政也此無遂事之說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此許其遂事之說也望之康衡專引襄仲之事至於公子結之會則沒而不言是猶姦吏之弄法輕重其心豈知春秋者哉若果知春秋則宣帝之族霍氏也望之何不以春秋善善及子孫之義爭乎元帝之用恭顯也衡何不以春秋不近刑人之義爭乎且夫春秋以天子之宰通乎四海故葵丘之會尊宰周公而望之乃輕丞相於朝則是望之固春秋之罪人矣尚何敢正奉世乎春秋諸侯不得專地故譏鄭伯以璧假許田而衡乃擅益樂安侯田四百餘頃則是衡固春秋之罪人矣尚何敢正陳湯乎愚每讀漢史未嘗不為二子憤疾而

扼腕也方莎車畔漢鄯善以西皆絕不通漢幾失西域矣郅支在五重城破呼揭堅昆丁令兼三國而都之結康居以自固漢幾苦此虜矣二子忠義奮發出萬有一生之路不調郡國一兵不費大農一錢不失天子一夫而使歷載逋誅之虜頭竿藁街漢之威德暢于萬里之外可謂不世之奇功矣使得幸而列於春秋則其安國家利社稷豈特一公子結而已哉雖齊侯之伐山戎叔孫之敗長狄不足道也固當享萬戶之封受土茅之錫卒為拘儒所抑不得尺寸地為子孫計豈不痛哉後世風俗委靡無磊落傑特之士未必非二人之所致也我國家涵養天下垂二百年待士大夫可謂極矣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下僚小吏有一節可稱必旌表而錄用之是真得春秋忠厚之意矣然多難而來無一人能自奮以附於漢之二子者承學之士深有恥焉雖然春秋之法不責人以所難故魯威公薨於齊歸而書葬不以不討賊之例責其臣子蓋齊強而魯弱人有所必不能也今之醜虜視莎車郅支蓋相萬萬豈可以漢之二子責當世之士哉孟子所謂論其世者蓋謂是乎執事其思之李綱圖勝虜策

自古天下之事有相反者三春秋之時諸侯職貢不共于王府天子不責而至於求車求金此一反也李唐之世方鎮之將校殺逐主帥自立為留後天子不討而因賜以旌鉞此二反也西漢之時匈奴侮嫚歲侵邊鄙天子不治而厚爵厚幣以緩其兵此三反也是三者皆天子不當為而屑為之故命之曰反謂其反天下之理云爾嗚呼治天下有道限華夷有法後世所仰望而不可及也豈非唐虞三代之際聞有肅慎氏獻楛矢矣聞有越裳氏獻雉矣聞有西旅氏獻獒矣聞桃弧棘矢以共王事矣聞有致密須氏之鼓闕鞏國之甲矣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其法載於禹貢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其言詠於商頌周家盛時一人端拱於明堂之上而夷蠻戎狄之君畢賀故其子孫傳以自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若是者愚則盡聞之矣時未聞有中國以財幣輸之夷狄者獨至於漢文乃有和親之詔遺單于以金繒之事嗚呼中國共貢夷狄首反居下足反居上上下倒置此賈生所以為發憤流涕也然考之匈奴傳孝文之貴蓋不甚多歲之所遺錦袍繡帶赤綈薄繒數十物而已賈誼已憤之如此誠以中國夷狄有自然之小大不疑之明閑中國不可行夷狄事夷狄亦不可行中國事故兩使其生於後世見為國者有竭民財以實穹廬氈帳而未知

其限量豈直流涕而已耶夫以沙漠有久留之輿輅京城有未祀之宗廟洛陽有不掃之陵寢中原有未誅之寇讎此莫大之恥而今之議者猶謂有盡之財以塡無窮之壑愚不知其故何也以為謀之耶則是以堂堂國家之大畏人至於納貨恥也以為畏之耶則是以貨為間而行變詐之事以取其國亦恥也昔者晉之賂虞為取虢計越之賂吳為報仇計唐高祖之賂突厥為求助計石晉之賂契丹為取天下計是數者雖有所屈而各有所就而君子以其名不正其事甚辱且猶恥之不審今日以東南破傷之餘赤子之命所存無幾而北虜貪惏乃欲厭塞其意奉之猶懼後之猶急其所就者果何事哉縱有所欲賈誼所謂上下倒置者亦不可不戒況未有旦夕之安而有丘山之耗吾又可以不恥乎哉甚矣言賂虜者之不之思也其說曰熊虎搏人得牛而止北虜國貪矣賂之以厚貨則其欲必盈其師必緩區區之貨又何足惜嗟乎谿壑可盈貪欲不可厭得牛暫止牛常繼耶牛盡則及人有志之士切為寒心也愚聞熊虎將搏人不制之以利戟纏弓則拒之以峻牆高垣如是而已未聞以牛飼虎而欲保其長無患也昔者六國之事秦以寶貨為未足而至於割地以與之其為患也大矣然虎狼之秦終不為足今日割地而明日出師今日出師而明日割

地地日益割師日益出而六國忽焉而盡矣杜牧曰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此方今之藥石也然議論者謂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武夫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功臣此則未善要之上決不可事下中國決不可事夷狄其天尊地卑之分自不可易爾非必計利而後弗賂也苟計利而勿賂則屈産之乘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師還又以滅虞若此等事堂堂國家之大又可為之耶彼虜以詐吾必以正乃能勝之豈可以詐勝詐耶賈誼能論上下倒置為可流涕而其五餌三表之說以謂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以壞其耳賜之高堂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召幸之與相娛樂以壞其心是吾中國陷於詐也此史臣所以謂疎也愚不佞輙敢效賈生之憤去賈生之疎專以華夷大分陳諸下執事伏惟覧觀焉以復于上則天下幸甚　持國之難易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殫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煩則侵之愈甚必將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衆庶齊於下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威強足以箠笞之拱揖指揮而強暴之國莫不趨

之是使烏獲與焦僥搏也故曰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王東牟先生集過虜之策　臣聞中國之於夷狄未易以力勝也能使夷狄之人自相攻討則虜寇可遏矣西漢之屬國都護東京之南單于與唐回鶻之師皆此道也金人用兵以來七年于茲而四夷之兵未聞效順虜兵以是日熾中國以是日陵禦遏之術未見其善必能合群夷之情捍強梁之勢然後虜寇可殄中國可安或曰中國之使夷狄夷狄之事中國各有常勢胡可強議今中國之勢既陵夷狄之勢方盛安能間激使相戰爭臣曰不然今者中國之財貨子女奇技珍巧金人悉取而盡有之固諸國之所欲也使諸夷取之之謀利則中國啗之之術行況今四夷諸國一介未通在此者既不示以撫安之情在彼者安知其無向化之意臣謂宜常遣單使屢持尺書使知中國之勢尚可振起若諸國有能助順則金人行可破之何必輶軒旌旗然後增光遠之華藉蘆摩恩乃可明遣使之禮申包胥之救楚但哭秦庭燭之武之使秦不聞厚幣此所謂不可不為者不可以不為而廢功也事有不可為者固難以必為而冒進亦有不可為者安得以不為而廢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七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七十七　六姥

虜　詩文二

宋蔡端明集論虜騎強頻　臣聞景德中契丹大舉攻瀛州經二十日不破而虜衆死傷者數萬人南畧趙魏之境所攻下者唯通利德清兩軍而已以北虜之強舉國而來又趙魏之地無險隘之阻尚不能必取中國州郡況趙元昊以數郡之卒入險隘之地頓於堅城之下豈能必勝哉故元昊當無備之時不敢伺隙而來但遣使人妄設尊名以搖朝廷之心幸朝廷怯其勢而聽其請此乃元昊狡心能計利害之深者也爲國家計者當知其不足懼但深察情僞審於處置則狡謀自破矣李忠定公集論制虜

夷狄之爲中國患也惟北虜爲最甚蓋其天性忿鷙恃氣負力逐水草便騎射習攻戰彊引難屈真中國之堅敵非三陲之比也自昔制御之術搢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利害未有得全策者請借西漢以明之秦并六國使蒙恬將數十萬衆以北擊胡起臨洮盡遼東阻山塹谷築長城者萬里匈奴北徙不敢南下而牧馬然天下困之

騷動陳勝起於謫戍而秦亡其後楚漢戰爭中國紛擾匈奴復居故塞其兵寖強高祖初定天下有輕匈奴之心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於是劉敬脫輓輅以建和親之議妻單于以漢女歲奉金繒以遺之甚厚然匈奴爲邊患不爲衰止至孝惠高后時益驕倨肆爲嫚書以陵侮中國孝文即位與通關市約和親而匈奴數背約寇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發憤躬戎服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親屈帝尊以伸亞夫之軍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嘆息思古名臣此則結和親非策之全者也武帝繼文景節儉富庶之後財力有餘水衡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一時將帥人材衆多慨然欲事匈奴以攄高祖之宿憤遂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浮西河絕大漠追奔逐北窮極其地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斬首虜以萬計然漢之士馬物故太半亦略相當天下蕭然頼武帝末年悔悟下哀痛之詔棄輪臺之地海内少安此則事征伐非策之全者也迨孝宣世值匈奴黯阸之運五單于爭國飢饉荐臻畜產殆盡於是權時之宜覆以威德單于款塞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由此觀之終西漢之世其與匈奴

有修文而和親者有用武而克伐者皆非全策至於威服而臣畜之則非天時人事若合符節有未能也得制御夷狄之全策惟我本朝爲然方五季之亂石晉割地以賂契丹北鄉而臣事之其後耶律德光至舉兵滅晉拘出帝以歸其國則一時強盛可勝言哉周世宗奮威武躬率六師以征之僅能復關南之地太祖受天命至太宗時海内僭亂以次削平得良將帥以守邊境契丹不敢犯澶淵之役京師震動輔臣有建議幸蜀幸金陵以避其鋒者賴寇準力爭遂定親征之謀天助神相臣弩潛發殪其渠帥於是契丹震怖遣使請和當是之時以驍將勁卒邀其歸路則匹馬隻輪無返者章聖皇帝天覆海涵不邀一時之功而建萬世之策乃許之盟諾諸將勿追而契丹得以還師出塞戴德懾威誓不復叛當時盟誓之信皎如日月約束之嚴曲爲之防通使有常時贈賄有常數然犒有常禮償從有常制其慇懃撫循交際威儀俯仰拜起纖悉備具故能結歡修好百有餘年竝邊之民不識兵革振古以來所未嘗有謹守盟約雖傳之萬世可也故曰得御夷狄之全策惟本朝爲然昔漢賈誼欲施三表五餌之術以係單于當時以爲疏而董仲舒有言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匈奴雖欲展轉柰失重利何柰欺上天何史臣亦謂未合於當時而

有闕於後世然以今觀之則誼仲舒之策得矣或者曰契丹桀黠與中國抗衡有志之士未嘗不爲之扼腕今幸其種族之離叛畜牧之凋耗人卒之羸弱北有女真以爲彼擾東有高麗以爲我援因時制變一舉破之復中國之舊境成祖宗之宿志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則將應之曰不然昔高祖遣使使匈奴匈奴匿其精壯示以疲乏使者還報以爲可擊高祖聽之故有平城之困今契丹自澶淵之役以來涵養亦百餘年不有謀者其能國乎種族之離叛畜牧之凋耗人卒之羸弱間諜之言未可信也往年女真常爲之梗尋即底定借使與之結約其亡契丹能保女真之不爲患乎自古與夷狄共事者未有無患者也至於高麗地接虜境畏其威而服屬之我雖待之者厚安可必其背彼而助我哉夫百年養之爲不足一日壞之爲有餘動而擾之則易靜而安之則難從子之策吾懼契丹之釁結而北陲之不復安舉未必勝雖勝而不能無後患也或者又曰昔武帝以衛霍而焚龍庭顯宗以竇憲而勒燕然太宗以李靖而擒頡利今我委屬得人風掃電擊何遽不若古也且勝負兵家常勢縱一舉之未得志何後患之有則將應之曰龍庭之焚燕然之勒頡利之擒適會其時之可爲而將帥之有人也予視今日將帥爲何如哉杜牧有言曰上策莫如自治自

治者必有智勇之將帥必有精鋭之士卒必有山積無窮之金繒穀粟必有必信素明之號令賞刑無是數者而欲謀人之國蓋亦難矣夫西夏與北虜孰強雖三尺童子知北虜強而西夏弱自數十年來西鄙用師卒不能得靈武而我之覆師殺將者皆是也今不能敵弱者而欲與強者鬬可乎吾恐二虜合而爲中國患非淺淺也且天地之所以限制中外者必有險阻之地故北虜之與中國接者若飛狐古北之口所謂險阻也然燕薊而險阻之地悉歸於虜中今之所恃者不過塘濼耳自雄霸以達瀛莫平原易野健馬疾馳不半月可至一有不然可不爲之寒心哉故曰堅守盟約可以傳萬世勿見小利而敗大事可也作制虜論　袁起巖東塘集論降虜當分其勢　臣聞聖人有容天下之量有愛天下之誠而又有制天下之法夫如是以上下相安彼已相信而無疑忌傷裂之意然而昔之爲君以能容之量能愛之誠盡心竭力以和其民雖有天下之大悪大奸莫不綏而懷之無纖毫之負以招怨於天下而人乃至於桀暴貪悍以逞其慢侮之無使君之量有所不能容而誠有所不能愛此豈終不可治哉蓋其制天下之法者有所未善而量之與誠有不能以獨立也夫法者將使天下有畏心畏心存則量之與誠在聖人爲可全今若法不足以輔之則大悪

大奸將縱橫塞鶩而不已當是時量之所容而誠之所愛者有不及用而吾所未嘗疑者遍至於亂天下矣昔者聖人之待夷狄蓋不過此凡亂華猾夏之俗莫不擯斥擯逐而賓之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隸於朝著者皆得出入以觀禮惟夫夷蠻戎狄之君立於四門之外使不與備物感禮之觀夫周公當朝覲之時而夷狄之人亦得出處於上國者蓋所以示聖人有容天下之量愛天下之誠而其立之四門不得列於百執事者又所以見聖人有制天下之法此成周之世四夷左衽罔不咸賴而來王者未必不由於此而後世之君其初皆有意於容而愛之惟其制天下之法者有不足是以必至於變亂而後已不知夫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蜂蠆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而漢之孝宣德因呼韓邪之降使之依阻塞下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後建南廷以安納之至于魏武亦徙武都之氐以實關輔皆使之周旋於中國而出入於內地迨于晉室之興則中原半爲夷居矣一旦五胡之亂東剖西據幾二百年此其爲患實兆於孝宣漸於世祖而成於魏武是豈容而愛之者爲不然哉特以制之者法有未至故一變而不可救藥然而古之夷狄又非今日之所可況蓋世愈久而詐愈深使孝宣以待呼韓邪者而施之今固有不待

更三姓而後發當有朝順而夕叛者則亦甚可畏也國家自辛巳之冬興師以誅虜迄今則已四載其間狄人之來降者時時有之雖其誠僞之未必然遲速之不可信要以愛我之道來者固不宜絕而使之去夫既有以受之必有以制之度足爲悠久之計而今之將帥類恍於一時之懾服而不思所以警備者臣恐養虎遺患而非朝廷異日之福也蓋嘗觀之此輩本無嚮我之心徒以力屈勢窮迫於生死之故故不得已而請命況其素主歸我者未必不出於逆伺中國又豈馬援之告光武者哉近者道路之人皆謂降虜爲今日大患者有二當多費之時而有無窮之用於多故之日而爲養敵之舉今江之南北淮之東西皆此輩安養之地多者百餘而少者數十一家之食月糧數斛則家以千數者則月有千斛矣夫外餽三軍之糧而內給降虜之粟雖以九年之儲恐必有傾囷倒廩之患而況未必若此也不知執事者其何以充之而淮之與虜鄙不啻左右手之應間諜之往來足以得故主之號令而耳目之所熟又足以潛伺中國之所爲遲之歲月必將反其鋒以向彼有未可以卒制者陛下有容天下之量愛天下之誠不以華戎爲彼已之間然其制之之法要不可以不講臣愚以爲宜析黨以破虜姦分戎以寬吾用命有司籍爲定數於閩廣之路視郡

邑之大小而離居之使必不肯於數千里之外以自取夷滅之禍則虜乎虜姦之可破有其人之家則其郡邑時以給之官與之直使得自謀其利闘時既久郡邑可以勿給則廩乎吾用之少寛是二者皆所以爲制之之法陛下苟忽而不圖將以爲利適以爲害後雖勢壓而力服之亦已懲矣今庸人之論必曰是無益也不若以其賤者而使之耕以其上者而畀之祿而臣竊謂耕而不堪其勞是趣其變既變而又殺之則將爲武安君之坑趙祿之而淺不已是與之權權則可以有爲則將爲慕容垂之歸秦矣惟夫當長江大河斷結盤屈之時有以殺其流而導其勢者是臣之所以策也李壁雁湖集尚書省劄子爲已降伐虜詔差官奏告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　伏以蠢茲逆虜是謂世讎爰遣師徒往申弔伐之義敬攄悃款仰蘄孚佑之仁庶底成功實憑靈貺唐李頻聞北虜入靈州　河冰一夜合虜騎入一作滿靈州城戍徵兵去難防塞草秋　見說靈州戰沙中血未乾將軍日告急走馬向長安許郢州詩破北虜太和公主歸宮闕　毳幕承秋極斷蓬飄颻一劍黑山空匈奴北走荒秦壘貴主西還盛漢宮定是廟謨傾種落必知邊寇畏驍雄恩沾殘類從歸去莫使華人雜犬戎韓偓詩代小王家爲蕃騎所虜後寄故集賢裴相國　動天金鼓逼一作

發神州惜別無心學墜樓不得廻眸辭傳粉一作謝傳便須含淚對殘秋
折釵伴妾埋青塚半鏡隨郎葬杜郵唯有此一作也宵魂夢裏想態相見
鳳池頭宋劉學易先生集虜中作十八首自昔和戎便于今出使光胡星
宵不見漢節歲相望州邑三瀹迻溝封一葦航太平無險固道德是金湯
文物燕人士衣冠漢典儀舉知繒絮好深厭血毛非形勢今猶古規模
夏變夷誰言無上策會是有天時 虎北西南迤居然帶礪全百尋天上
樹千里掌中川沙幕宜迷漢山戎莫病燕即今甌脫地渾古兩河田 禮
為王人重關亭道路除荒城初部落名鎮古巫閭習俗徒乘馬生男薄貫
鋤傳聞斷朧地叢歲作接居 但逐銀牌使何堪記驛程路迷知欲盡山
轉忽通行列仗祈羅騎先驅渤海兵鑿空誰計此曾未及長纓 甘作河
南犬休為燕地人舉能羞石晉誰復怨嬴秦地挹遼東海星占析木津悲
傷此邦舊會遣一朝祈 寒日川原暗顛風草木昏捉襟愁肘見語客畏
聲吞曠蕩疑人少蒼皇覺馬奔勿驚銷髀肉長遣節旄存 神水堅冰合
沙場寸草無長疑淚是血誤意唾成珠畫出驚貂鼠宵鳴厭訓狐悲歌人
不應自覺寸心孤 北嶺能捫斗南崗欲摘星舊聞空耳滿異域得身經
好藥栗姚家仍列車騎銘莫言天作限關路有松亭 鼓角霜初曉蕭笳

日欲醺莫鳥天外意只作夢中關問道無人迹斷風有馬群山高飛鳥急
決背入層雲 一作重山去頻看破境飛長悲青塚恐莫忘白登圍禮覺
周旋異心知笑語非南飛何處鳥安得與俱歸 人物分多種遷流不見
經已無燕代邑但有犬羊腥海馬生難馭山苗麥始青舞韶方九奏異類
合來庭 喜闘人皆勇誅求俗故貪為謀不能着嗜味獨使鹽已作今生
到寧能一夕淹長安遠如日北斗望為南 今日朝元仗千官兩掖門從
容魚藻宴供奉柏梁尊獸服貂裘敝愁看桂酒溫誰知廣文淚水面湑為
滄 置酒穹廬曉僧山合管絃應緣地褊小難遣舞回旋風急皮毛重霜
晴湩酪羶君看東獨坐貴重盡童顛 王春今日是虜曆自相忘獸食乾
羊嗅如聞生菜香隴梅渾破臘燕鴈正隨陽時節催歸興憑淩天際翔虜
立春並一日日覺筋骸耗中宵慘未寧獸看山灌灌扶見栢青青記里無
寶堠更衣有短亭心驚此何地生死一流萍 聞有宣軍士生存仍宦胡
蓋言隴西李忍對杜陵蘇椎髻心何似環刀意豈無陳湯那復得衛律不
勝誅黃雲濱山集降虜來朝次葉尚書韻 頑虜勞戎索神機屈睿謨鷹
鸇臨遠悵狐兕落清都勇逆龍韜長驚隨虎士趨瞻天象覆育塗地脫通
史即看雲登阪何煩為泣辜但聞多蜀國五鳳似元符彭汝礪鄱陽集使

虜有懷 長年日戲老萊衣不忍此身終日違今日馬頭燕北去不堪頻
望白雲飛白雲汝飛去何許悠悠共到江南路朔風吹淚灑大河直與波
瀾競東注蘇魏公集虜中紀事虜中飲食風物皆異中華行人頗以為苦
紀事書王同事聞伐契狄華風事事違矯情隨物動非宜腥膻肴膳嘗皆
遍繁促聲音聽自悲沙眯目看朱似碧火薰衣染素成緇還之南食猶成
詠若到窮荒更費辭胡詮澹庵集送王嘉叟侍郎使虜仍用其韻 蘇張
姓字炳如丹徧歷遐荒覺世寬龍勒殊勳標絕域麒麟宮奇節障狂瀾二千
里外河源遠十九年間海上寒二子精忠君勉繼歸來錦領萬人看王十
朋梅溪集聞小使胡昉抗虜不屈上甚嘉之有旨命右揆撫師仍有和不
可成之語皆出睿斷宗社之福也昌齡有詩次韻 周儒端可復侵疆活
國何勞別取方文帝要須親御馬子卿寧患遠看羊撫師暫屈黃扉老論
將寧咨白首郎行見車書混天下豈容南北分三光陸游渭南集聞虜政
衰亂掃蕩有期喜成口號二首 正朔今年被百蠻遂知喜色動天顏風
雷傳號臨春水春水虜郡名貔虎移軍過玉關博士已成封禪草單于將
就會朝班 孤臣老抱周南恨杜觀空存夢想間 遠虜遊魂豈足憂漢家
方運極中壽天閑地闢逢千載雷動風行遍九州刁斗今嚴青海夜旌旗

色照鐵關秋功名自是英豪事不用君王萬戶侯 聞虜亂次前輩韻
中原昔喪亂豺虎厭人肉輦金輸虜庭耳目久習熟不知貪殘性搏噬何
日足至今磊落人淚盡以血續後生志操薄誰辨新亭哭藝祖有聖謨鳴
呼寧忍讀藝祖嘗書大宋一統四字賜大臣今藏秘閣前年從軍南山南
夜出馳獵常半醉玄熊蒼兕積如阜赤手曳虎毛毿毿有時登高望鄠杜
悲歌仰天淚如雨頭顱自揣已可知一死猶思報明主近聞索虜自相殘
秋風撫劒淚汍瀾洛陽八陵那忍說玉座塵昏松栢寒儒冠忍忽垂五十
急裝何由穿袴褶羞為老驥伏櫪悲寧作枯魚過河泣古樂府枯魚行云
枯魚過河泣何時復還入作書與魴鱮相教慎出入 運數群胡盡煙塵
北道除百年身易老萬里志空存楊柳搖馳道櫻桃奉寢園南公忠義㵪
此恨與誰論范石湖大全集送洪內翰使虜二首 郊廟熙成帝車濱罪
如猾夏亦惟新邊烽已却來南虜使節猶煩第一人遂想穹廬占漢月便
呼重譯布唐春單于若問公家世說與麒麟畫老臣 我冠方侍玉輿香
公此侍祀郊禮執綏備顧問雙節飄然照大荒正倚先生令趙重寧容驕
子婞胡強天教忠信行蠻貊人許功名上太常試卜和戎和未晚歸來烟
雨正梅黃 送洪景盧內翰使虜二首 金章玉色照離亭戰伐和親決

此行國有威靈雙節重家傳忠義一身輕平生海内文場伯今日胷中武
庫兵萬里往來公有相淮清陰德貫神明近日兩淮戰地施於公之請也
撤到中原殺氣銷穹廬那敢說天驕今年蕃始來和漢即日然當達徙邊
北土未乾遺老淚西陵應望孝孫朝着鞭往矣功名會麟閣丹青上九霄
送汪仲嘉侍郎使虜分韻得待字　聖人坐明堂洪覆等穹蓋歲盼兩
玉節前後歌出塞公才有廊廟安用試專對要煩第一人鎮撫大荒外㰦
寒欺別酒微月見征旆還知燕山雪飄灑漢冠佩玉色照穹廬驕子亦心
醉要領一笑得歸來安鼎鼐是時春正佳湖上花如海清遊不可遲日日
艤船待　楊誠齋集送朝士使虜　又見皇華賦北征謫仙俊氣似秋鷹詩
成紫塞三更月馬渡黃河十丈冰趙北燕南有人否禽胡歸漢竟誰曾天
家社稷英靈在佳氣時時起五陵　出北關門送李舍人使虜　同寮緩
轡出承華又送雙星水北涯霜外汀洲蘆葉曉雪餘園圃竹梢斜只驚驕
起猶殘月不覺歸時已落霞白首鴛行徒索米故山今日政梅花　送韋
茂少卿使虜　雪後聞君策馬蹄長纓自請繫樺光華劒佩伊吾北彈
壓風濤瀚海西漢苑秦關愁外眼邊花塞月醉中題歸來聽儀星辰上誰
道淮陰假鎮齊備尚書　送王成之中書舍人使虜　帝遣唐朝第一人

玉門關外賜金銀使星芒動梅花早漢月光垂塞草春故國山河迎詔旨
中原父老識詞臣十分宣慰華戎了歸寫君王轉大鈞　洪适盤洲集詠胡
虜　胡虜猖狂甚妖星近日纔俄聞佛狸死不得帝羓歸虎旅空增電狼
狐為解圍人人說恢復進退在樞機江湖集鄭仁叔送中書王舍人使北
虜　細馬縷金鞍文星使可汗匣中天詔重帳外節毛寒烽火燕城息塵
沙朔野寬安邊存大體何必斬樓蘭陳必復詩聞虜退後作　小臣憂國
志所願見時平刁斗春防塞囊書夜入京邊風吹冷骨淮月浸重城失喜
天驕死傳聞已息兵　詠狂虜　狂虜何時靜干戈卒未休乾坤猶半拆
汴泗自東流腥日雞豬野悲風鴻鴈秋諸賢江左計長為晉人羞　許綸涉
齋集虜宮闕　不翦茅茨聖不憂虜巢宮殿切雲愁小雖似道朝廷小復
作阿房意未休　虜行移以盱眙為肝胎　華風難染不知義將底論思
獻納來狀杜昔曾聞杖杜盱眙今却見肝胎　喜德久從人使虜來歸
詩翁萬里恰歸來滌面那無一點埃生馬闕騎便武事故京熟覽動詩才
別來我已成炊夢此去君應悟劫灰見說胡兒猶假息可無尊酒沃崔嵬
龐謙孺白蘋集聞虜人敗于柘臯作口號十首　正陽門下草還生宮殿
無人也自春上皇昔日登臨地愁殺當時老大臣　鐵鷂乘時轉海津兇

牟閃閃白如銀只今邊郡羞扶拜淮北淮南正殺人　文武宣和盛兩班
當時都道取燕山三京隨手殘燒盡今日誰迎二聖還　黏罕中間陷兩
京當時兀朮尚無名如今虜闕無時了不使山川見太平　胡馬縱橫塵
上流朝廷歲歲講防秋相公必欲安淮甸早發官兵擣壽州　京口人來
說禁江似聞胡騎再跳梁夜來急遞傳新報見說官軍戰順昌　聞道諸
軍遣背嵬柘臯合戰打頭回不煩宣撫親提劒鐵塔前鋒一帚推　戰伐
無多生女真人傳強半是簽軍可憐盡死天兵手但恐官家不得聞　一
自官軍報捷頻崙人無數領歸明渠魁未必能方畧所恃多多以力爭
今年太歲火逢卑火德炎炎照紫宸根着點虜邊天破未必朝廷用一人
聞虜酋敗歸淮南漸平喜而作詩　聖主久臨御戢戈息主靈狂胡犯
天紀跳馬捨虜庭四海滌烽煙白晝亦晦冥不惟師無名豈有間可乘大
將夫經畧淮壖氣如蒸虜騎犯和州采石勢不勝登壇刑白馬意氣甚憑
陵朝廷頗憂虞衆心若搖旌誰知肘腋禍自彼蕭墻興皇天相我多一夫
遂有能然黎貴釵劍果見酒債騰坐收不戰功宵旰今已寧宸章繫星斗
蜂日見丹青行行若死然此亦不足稱誰云暴無傷以兹應可懲韓流澗
泉集初八日傳聞光州虜退又云東海之捷　疆場未云靜家國寔搖搖

深乎帷帳籌公卿日以朝虜勢固不壯虜騎固為驍強弱士氣少戰守民
力凋荒山澗壁冷歲暮風蕭蕭百草皆爛死撲面黃葉飄梟鸇互鳴嘯狐
豺紛躑跳禿鬢秪枯藜竚立天益寥恭惟我壽皇恢復悉有條咄哉開禧
臣妄動兀盧囂女真亦分裂幽燕亂無聊賢愚世運厄隆替華夏焦羌戎
漢威靈河隍唐傳肥民老曾何知但願歸富饒中外持論平致君舜與堯
陳簡齋集聞王道濟陷虜　海内堂堂友如今在賊圍虛傳袁盎脫漢本
景時吳楚反使盎使吳吳王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
盎軍中嘗士卒解走出還梁騎因得脫不見華元歸左傳襄二年鄭伐宋
宋華元禦之敗績因華元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
入華元逃歸浮世身難料太參衙郡守還詩世事何反覆一身難可料危
途計易非危途見十八參遊來展詩雲孤馬息嶺老淚不勝揮蘇武刺從
弟詩淚下不可揮元名賢詩建康万俟氏慧柔邊虜題壽沙館壁虜主見
詩召其夫而放還于家　夫宦湖右妾江東三載鴛幃獨守空蓉萼有心
終而日柳花無力且隨風雨行粉淚孤燈下萬里家山一夢中鴻到衡陽
身即返有書難倩子卿鴻　國朝劉習之詞　賀新郎近聞北虜衰亂諸公
未有勸上脩飭内治以待外攘者書生感憤不能已用辛稼軒金縷詞韻

述懷此詞蓋鷺鷥林寄陳同父者韻險甚稼軒自和凡三篇語意俱到捧心效犂輒不自揆同志毋以其迂而廢其言　往事何堪說念人生消磨寒暑護營菜蔬少日功名頻看鏡綠鬢鬅鬙未雪漸老矣愁生華髮團駐家亸何年報痛傷神遙望關河月悲情積付湘瑟　人心未可隨時別守忠誠不替天意自能符合誤國諸人今何在回首愁深刺骨歎南北久成離絕中夜聞鷄狂起舞袖青蛇憂擊光磨鐵三太息皆空裂宋朱希真詞木蘭花慢 仲師厚和司馬文季虜中作 指榮河駿嶽鎖胡塵幾經秋歎故苑花空春游夢冷萬斛堆愁醬變散關塞阻恨難尋杏館覓爪嗟愼慘年來歲往斷鴻去燕悠悠　拘幽化碧海西頭綯履問誰收但易水歌傳子山賦在青史名留吾曹鏡中看取且狂歌載酒古楊州休把霜髯老眼等閑清淚空流宋沈存中西溪集熙寧使虜圖抄　臣某臣評准三月癸丑詔書充大遼國信使副使是時契丹以永安山爲庭自塞至其庭三十有三日日有舍中舍有亭亭有饔秣以閏四月己酉出塞五月癸未至單于庭凡三十有六日以六月乙未還己未復至于塞下凡二十有五日山川之夷嶮遠近畢高積從之殊道途之陟降紆屈南北之變風俗車服名秩政刑兵民貨食都邑音譯覘察變故之詳集上之外別爲圖抄二卷轉相

補發以備行人以五物反命以周知天下之故謹條如右臣某昧死上

永安山契丹之北部東南距京師驛道三千二百十有五里自慶州上京皆有便道由驛道之西自鐵漿館徑度馬馳不三日至幽州永安地宜畜牧畜宜馬牛羊草宜荔梃集耳穀宜梁麹而人不善藝四月始稼七月畢斂地寒多雨盛夏重裘七月隕霜三月釋凍其人剪髮妥其兩鬢行則乘馬食牛羊之肉酪而衣其皮間啖麨粥單于庭依猜兒山之麓廣薦之中氈廬數十無垣墻溝表至暮則使人坐草粱廬擊柝大率其俗簡易樂深山茂草與馬牛雜居居無常處自澄州大山之西爲室韋今謂之皮室其俗類契丹思州以東爲渤海中京以南爲東奚其王衙西京數十里其西南山間奚西奚有故霫之區其西冶牛山谷奚渤海之俗類燕而渤海爲夷語其民皆屋居無尾者壝上或苫以樺木之皮奚人業伐山陸種斵車契丹之車皆資於奚車工所聚曰打造館輜車之制如中國後廣前殺而無般材儉易敗不能任重而利於行山長轂廣輪之禾其厚不能四寸而軫之材不能五寸其乘車駕之以駝上施荒帷富者加氈幰文繡之飾中京始有果蓏而所植不蕃契丹之果果瓠皆資於燕果車轉果瓠以馬送之虜庭山之南乃燕薊八州衣冠語言皆其故俗惟男子靴尺幅巾而垂

其帶女子連裳異於中國　北白溝館南距雄州三十八里南拒馬河負北壖廣三四里陂澤纍屬略如三關近歲狄人稍爲緣堤畜水以做塞南

新城涿州之屬邑南距白溝六十里中道有頓皆北行道西循廢溝北屬涿州隋煬帝伐高麗治軍涿郡穿渠水運以餉軍疑此故渠也　涿州南距新城六十里州據涿水州北二里餘渡涿又二里復渡涿涿之廣纔三百步其溢爲城下之涿廣纔百步而已又北數里渡洛水通三十里至中頓過頓又三十里至良鄉皆東行少北　良鄉幽州之屬邑西南距涿州六十里自邑東北三十里至中頓濟桑乾水水廣數百步燕人謂之盧駒河絶水而東小北三十里至幽州　幽州西南距良鄉六十里館曰永平州西距山數十里自順以南皆平陸廣饒桑穀沃茂而幽爲大府襟帶八州提控中會家將所保也自州東北行三十里至望京館望京館西南距幽州三十里自館東行少北千里餘出古長城又二十里至中頓過頓踰孫侯河又二十里至順州古長城望之出東北山間至順州乃折而南至順州負城西走出望京之北西南至廣信之北二十里屬於西山　順州西距望京館六十里少南館曰懷柔城依古長城其地平斥土厚宜穡城北倚澗水爲險水之菓數百步地廣多栗可以積粟以扼北山之衝北

當澗道而出幽州壓其後背勢而奇此謀將之地也自州東北數里出古長城十里濟白水又十餘里至中頓過頓東行三十餘里至檀州皆車騎之道平無險阻　檀州西南距順州七十里古密雲之區館曰密雲城枕北山之東南北距皆數里惟衛道北皆北之險而順州第其後營鑰所寄鷙將之地也自州東北行隘中二十里餘至中頓又二十里餘至金溝館

金溝館西南距檀州五十里自館少東北行作原作隰三十餘里至中頓過頓屈折北行峽中濟欒水通三十餘里鈞折投山隙以度所謂古北口也古北之險雖可守而南有潮里平磧百餘可以方車連騎然金鈎之南至于古北皆行峽中而潮里之水出其間踰古北而南距中頓皆奇地可以歷姦藉勢而南有密雲極其會衝此古北之所以爲固也　古北館南距金溝七十里小東自館北行數里度峻山之麓乃循潮里東北行山間數涉潮里過三十五里至中頓過頓入大山間委回東北又二十里登思鄉嶺踰嶺而降少東折至新館自古北至新館山川之氣險麗雄峭路由峽間詭屈降陟而潮里之水貫瀉清泚虜境之勝殆鍾于此　新館西南距古北七十里自館北行少西北屈行復東北二十餘里至中頓其東踰小嶺有岐路小近而隘不能容車過頓東北十餘里乃復鈞折而南數

里至卧如館　卧如館西南距新館四十里館宅川間中有大水曰雷水乃故雷之邑也絕雷有佛寺緣崖石以爲𡸁佛此其所以名館也自館而行八九里踰雷水入山間東北踰小嶺二十餘里至中頓過頓濟欒水東出度撲斗嶺三十五里至柳河館　柳河館西距卧如館七十里自館循山行十里下俯大川曰柳河乃北二十餘里至中頓過頓踰度雲嶺三十五里至打造嶺有徑路行於嶒峗斷崖之間校之驛道近差十里餘　打造館西距柳河七十里小北自館西南行十里餘至中頓頓之西南有大山上有建石望之如人曰會仙石山下大川流水川間有石屹然對山乃築館其上傍有茂木下湍水對峙大山大山之西有斷崖上聳數百尺植椎如屏而鳴泉激其下使人過此必置酒其上逆以爲常過頓二十五里南行至牛山館　牛山館東北距打造館五十里館之西南數有大山曰牛山自館踰牛山之麓西南屈折三十里至中頓過頓復西南數里濟車河又二十餘里度松子嶺嶺東有夷路回屈數里車之所由也踰嶺三所至鹿峡館　鹿峡館東北距牛山館六十里自館東南行數里度痺嶺又四十里至中頓過頓又東南數里踰小山復三十里至路口村有岐路西南出幽州自幽州由岐路出松亭關走中京五百里循路稍有聚落乃狄人常由之道今驛回屈幾千里不欲使人出夷路又以示疆域之險遠過路口村東北行十里至鐵漿館　鐵漿館西北距鹿峡三十五里自館東北行二十餘里踰痺嶺乃東數中頓過頓東行山間之川二十五里折而小北五里至富谷館　富谷館西南距鐵漿館六十里自館東北行四十里至中頓過頓稍東出又三十里至長興館皆行山間　長興館西距富谷館七十里依北山之麓循虎河邊道正東至中京　中京西距長興館二十里少南城周十餘里有屋閭宮室其民皆燕奚渤海之人由其東南曰中和門循城以北至城之隅乃稍東北行其東一路岐出踰隴走韓淀又三十里餘至中頓又十里餘路曲走西北踰十里濟三甯河至臨都館皆平川經小坂自路曲東出七八里望之可見曰思州　臨都館南距中京七十里小西自館稍西北行路小平二十里至中頓氈廬過頓乃登馬疲嶺嶺不堪峻度嶺行坂間二十里崇信館　崇信館南距臨都館四十里小東自館稍西北行踰原坂數疊北三十里至中頓過頓又歷行坂間十餘里乃平陸又十餘里過陰凉河至松山館河自西來廣度百步河之流繞二十許步至館東迎小石山乃折而北與駱馬河會　松山館東南距崇信館六十里自館稍西北行十許里乃東折濟駱馬河河廣數丈東南與

陰凉河會踰河東北二十里至中頓頓西有岐路西北走饒州慶雲嶺踰濟同于河河之廣度五步詰屈蛇行西南與駱馬會又三十餘里至鹿騤帳皆平川帳以氈爲之前設青布拂廬其他氈帳類此　鹿騤氈帳西南距陰凉河七十里自館東北踰山數里得平川又二十餘里至中頓頓傍蒼耳河河廣三丈東流過頓陟坂行十餘疊三十餘里至新店又行坂間三十里至廣寧館　廣寧館南距鹿騤帳九十里少西自館東北行五里澄州路由西門之外州有土垣崇六七尺廣度一里其中半空有民家一二百屋多泥壞間有瓦覆者舊曰豐州州將幸其部落和扣河西內附詔置豐州以處之自公改今名又十五里至中頓過頓行原坂間三十里至會星館　會星館南距廣寧館五十里自館北行山間登降曲折二十里至大山之顛爲中頓行原藪間三十里至咸熙帳　咸熙氈帳東距會星館七十里小南自館西行稍西北過大磧二十餘里至黃河迎河行數里乃乘橋濟河至中頓河廣數百步今其流廣度數丈而已循中頓有潭潭南沙涸潭北流廣四丈岸皆累石峻立如壁長數十步雖回屈數折而廣狹如一疑若人力爲之河出峡中有聲如雷衍溝以橋狄人言此大河之別派以臣度之大不然大河距此已數千里千里之水不應如是之微凡雨暴至輒漲溢不終日而復涸此其源不遠勢可見也以臣考之乃古所謂潢水也虜人不知謬爲大河耳過中頓循河東南行又二十餘里乃北行稍稍西北十許里復正北又三十里至保和館皆行磧其曲折如此者趨河橋與避大山之阻也　保和館西南距咸熙館九十里自館北行數里有路北出走上京稍西又數里濟黑水水廣百餘步絕水有百餘家墁瓦屋相半築垣周之曰黑河州過州西北行十餘里復東北行出大山之東又三十餘里至中頓頓西數里大山之顛有廢壘曰燕王城踰頓西北三十里餘至牛山帳皆平川　牛山氈帳南距保和館九十里自帳西行稍稍西北南三十里乃復北至中頓過頓北二十餘里稍西北又十里餘踰山復東北行十里餘回走東南一里至鍋窯帳　鍋窯氈帳南距牛山帳八十里少東自帳稍西北行平川間二十餘里陟沙陁乃行磧間十餘里至中頓過西北二十里復踰沙陁十餘疊乃轉趨東北道西一里許慶州塔廟屋廬畧似燕中過慶州東北十里經黑水鎮濟黑河至大河帳帳之東南有大山曰黑山黑水之所出也水走西南百餘里復東出保和帳之北大山之間大和氈帳東南距鍋窯帳七十里自帳後度黑水乃東北出兩山之間平川四十里至中頓又東北五六里乃折西北踰賓都嶺嶺間

行十餘里復北行原阜間又十餘里牛心山帳　牛心山陵帳西南距里河帳八十里自帳東北踰山乃東行二十餘里又北十里至中頓過頓北行稍東三十里至新添帳帳之東南有土山庳迤盤折木植甚茂所謂禾安山也　新添氈帳西南距牛心山帳六十里自帳東北行三十里至中頓過頓北十里餘度隴復西北數里至頓程帳　頓程帳東南距新添帳六十里帳西北又二十里至單于庭有屋單于之朔癡后蕭之朝凡三其餘皆氈廬不過數十悉東向庭以松幹表其前一人持牌立松幹之間曰閤門其東相向六七帳曰中書樞密院客省又東氈廬一旁駐氊車六前植纛曰太廟皆草莽之中東數里有緣澗澗東原隰十餘里其西與北皆山也其北山庭之所依者曰積兒過積兒北十餘里曰市場小民之為市者以車從之於山間

鹵

洪武正韻郎古切漢高帝紀毋得鹵掠　汲黯傳鹵獲因與之鹵　虜通用又艣　滷亦作滷又與櫓同漢書血流漂鹵又鹵莽輕脫苟且也許慎說文鹵西方鹹地也从西省象鹽形安定有鹵河東方謂之㡿西方謂之鹵凡鹵之屬皆从鹵徐鍇通釋按史記曰大抵東方食鹽西方食鹽鹵春秋左傳晉有大鹵之地安定在晉也爾雅注齊有海濱廣斥也又河東解縣鹽池有印鹽方如印蓋文也勒古反爾雅杜土鹵郭璞注杜衡也以茯而香大又地不生物曰鹵鹵塩也如墟大反也揚雄方言鹵奪也顧野王玉篇力古切鹹也車駕出有鹵薄張參五經文字力土反丁度集韻或从水从土亦作滷張有復古編別作滷滷並非婁機廣干祿字掠鹵與虜同戴侗六書故鹹澤也按潤下作鹹東南多鹹地不當从西內象鹽外象鹹鹵器與㕯同古用為盾櫓之鹵楊桓六書統東毋鹵　統形　郎古切鹹地產鹽者也取鹽之法有二其一治適水鹹地為田區畦畛以待水漫浸其上水退而日乾其土面即有鹽生如米粟排布之狀即掃而淋煎之其鹽自成其二鹽沱之鹽水湊則無鹽久旱則沱水自結成鹽塊此二文上象其鹽地下象其鹽沱水出之狀竝古文熊忠韻會舉要半徵商音天生曰鹵人生曰鹽倪鏜六書類釋象形舊說从西省非周伯琦說文字原龍五切李鑒存古正字加水非趙謙聲音文字通㠯古切韻會定正字切來古來零建鹵

篆書　[seal]　[seal]　並晉姜鼎　[seal]　[seal]　並曾公鼎見楊鉤鐘鼎集韻　[seal]　[seal]　並汗簡　[seal]　文王鼎　[seal]　周公鼎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seal]　徐鉉篆韻　[seal]　[seal]　並六書統　隸書　[seal]　六書統

草書　[cursive]　張錦溪　[cursive]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剛鹵

易說卦為剛鹵　鹵注鹹土也

潟鹵

史記貨殖傳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　注鹹地也人民寡漢溝洫志終古潟鹵兮生稻粱師古曰潟即斥鹵也謂鹹鹵之地唐柳宗元集晉問　填淤饜飫腥膏潟鹵鬪瞻炙之美則掩鼻蹙額賤甚糞土

澤鹵

河渠書注填闕之水溉澤鹵之地西漢書主父偃秦皇帝使蒙恬將兵而攻胡郤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　注師古曰地多沮澤而鹹鹵

鹽鹵

抱朴子內篇　鹽鹵沾於飢髓則脯腊為之不爛雜說鹽鹵以蓮子重者試之浮三蓮四蓮味重五蓮尤重蓮子取其浮而直二蓮直或一直一橫則味差薄若蓮沉於底則煎鹽不成

斥鹵

有官龜鑑通泰海州皆濱海舊日潮水至城下土田斥鹵不可稼穡能改齋漫錄杜子美鹽井詩云鹵中草木白青者官鹽煙杜田補遺曰許慎說文云鹵鹽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

沙鹵

韻府群玉沙鹵　確䃂之地

淳鹵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楚蔿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甲午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注淳鹵埆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

財鹵

西漢書晁錯傳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

流血漂鹵

漢為過秦論流血漂鹵師古曰漂浮也鹵盾也其血可以浮盾言殺人多也史記秦始皇紀太史公曰諸侯爭割地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蘇子由古史白起傳白起攻韓魏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血流漂鹵斬首二十四萬

大鹵

地名晏元獻公類要晉荀吳敗狄于大鹵　鹵即太原之地杜預釋例大鹵晉地闕

土鹵

本名離騷草木疏杜　一名土鹵詳見衡字

鹵縣

縣名西漢書地理志鹵縣屬安定郡　注濯水出西師古曰濯音其于反

滷

洪武正韻郎古切又音斥爾雅滷矜鹹苦也郭璞注滷苦地也可矜憐者亦辛苦　卽大鹹　顧野王玉篇音魯鹹也重沙也陸法言廣韻鹹滷司馬光

類篇蘢五切說文西方鹹地象鹽形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㡿西方謂之鹵或从水从土亦作滷又昌石切苦地又亭歷切𪉖西方鹹地也鹵或从土鄭樵六書略今以爲聲形兼聲韓道昭五音類聚鹹水也字滲博義𪉖重同上

真書 滷 蔡襄 草書 滷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櫓

洪武正韻郎古切大盾亦作鹵又城上望樓曰櫓許慎說文𣑭从木魯聲櫓或从鹵徐鍇通釋按許慎所言櫓即盾也古說尚書武成篇亦曰血流漂櫓也又城上白露屋亦名爲櫓一曰戰敝高巢亦爲櫓也勒古反劉熙釋名櫓露也露上無屋覆也又在旁曰櫓櫓膂也用膂力然後舟行也顧野王玉篇力覩切城樓也𣑭力古切彭排也又同上陸法言廣韻城上守禦望樓郭忠恕佩觿集櫓櫓並來古翻上彭排下搖動司馬光類篇櫓櫓蘢五切或从鹵从虜張有復古編一曰所以進船也或作樐別作艣非戴侗六書故古單作鹵別作艣樐按今人又以爲進船之櫓郭守正紫雲韻記禮義以爲干櫓釋行均龍龕手鑑木名楊桓六書統來母𣑭 熊忠韻會舉要半徵商音後公孫瓚傳樓櫓千里亦作樐通作鹵史記始皇紀血流漂鹵又漢鹵簿謂以大盾領一部衆也注見簿字趙謙聲音文字通來古切似槳而長今文書誤用杵武成血流漂杵合正韻會定正字切來古來零連櫓

篆書 櫓 櫓 集韻並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櫓 徐鉉篆韻

草書 櫓 張𨁂漢 櫓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總敘

能改齋漫錄櫓或作樐干櫓字後古稱以櫓字或作樐實誼過秦論伏尸百萬流血漂鹵乃知古樐字無木後人增之耳故文選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引伏尸千萬流血漂櫓止作從木與史記前漢過秦論鹵字不同通典用鹵簿則戟楯在外刀楯在内以此知鹵乃干櫓之櫓無可疑者其曰簿者籍記之稱也後漢志曰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大僕御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備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鹵簿蓋鹵簿始於武帝其稱曰官有其注則其爲籍記干櫓之稱又可知也應劭亦有漢官鹵簿圖常昭曰楯大楯蘇鶚演義以鹵者鼓也簿者部也臆說無取

土櫓

漢書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槔桔槔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

譙櫓

唐書馬燧傳設一門爲譙櫓注櫓城上守禦樓

樓櫓

事物紀原莊子曰魏武侯欲偃兵徐無鬼曰偃兵造兵之始也嬰固外戰必城鶴列于麗譙之間郭象注麗譙戰樓之名即敵樓也疑周衰戰國時始有之云孫子謀攻篇子曰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西漢博聞公孫瓚傳進戰車可駕數丈上作樓櫓置于塞上以拒匈奴注云櫓即樓也釋名曰樓無屋爲櫓樓櫓千里注云櫓即櫓字續後漢書列傳朱然字義封治嫜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啟策乞以爲子後爲臨川郡太守呂蒙卒權假然節鎮江陵魏遣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曹丕自住宛爲其勢援連屯圍城郤攏洲上圍守然中外斷絕時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不動方厲吏士伺間攻破兩屯續資治通鑑長編元符二年六月壬午詔河北修城池樓櫓仍令安撫轉運司體量兵官不得力者具名奏差人替北盟錄靖康中姚友仲先於樓櫓上受敵處厚縛虛棚上作羅字網并下攏穰布袋濕馬糞又於城頭馬面上懸穿濕榆柳木笆籬格壇雖慢然亦可以遏砲石也金史哀宗紀天興元年春正月甲午修京城樓櫓及守禦備宋文彥博集論修樓櫓 河北平壤其城池樓櫓之設尤嚴於他道凡遣使行邊所以督責於守臣按察之吏者必先焉夫豈以有事整完無事則廢弛哉比者命安撫使以脩完屬郡之城壁周相其摧壞褊狹將易而新之使士民有以容兵械有以施誠善矣苟應事計材趣期會於歲月之頃無不完者此固足以代守國之險而嚴禦戎之備也命方行而反令依倣制度造作熟材堆積蓋藏於官舍之中以俟樓櫓之大壞而易之未見其利也北京樓櫓之當修者九百餘所凡八千餘間君欲槩修於數月之間雖盡鳩天下之良工亦不可卒焉就必在次第而脩作之舊材之中尚有可用者亦兼收爲然猶要之一二年僅可完矣今乃以成熟之材委積於虛閒之處敵來而後立患至而後興無乃不及於事乎今若撥樓櫓見在歷數內有庳下不及制度并欹側朽弊者計其數且修其半仍間隔一座析一座所費城上不至斗然空缺年歲之間便得周遍完備

禮義爲干櫓

禮記儒行 禮義以爲干櫓注干櫓小楯大楯禮者敬人敬人者人亦莫之侮也猶干櫓可以捍患也禾當參約呂

谷集閑禧德安守城錄序　儒者以忠信爲甲冑禮義爲干櫓置死生於度外然後可以行志　**仁義爲干櫓**　北史王慧龍傳宋文遣刺客購慧龍首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義爲干櫓又何憂乎刺客　**泰山爲櫓**　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曰江河爲陸泰山爲櫓郭璞曰櫓望樓也　**牛車爲櫓**　宋書陳唐御傳巫蟲事虜太子詠江光武帝賜巫相璽書曰補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爲櫓師古曰櫓楯也一說櫓望敵之樓陳于曰不然牛車以遠與敵戰故以車爲楯用自蔽也當衝突爲櫓猶言安楯也置楯車上禦矢也　**發石擊櫓**　東漢書袁紹傳紹與曹操戰紹軍敗操還屯官度紹進保陽武紹連營稍前漸逼官度遂合戰操軍不利　魏志曰連營稍進前依沙堆東西數十里爲屯操亦分營與相當復還堅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釋名曰樓櫓者露上無覆屋也今官度壘北土山猶在壘之東紹舊營遺基並存焉皆蒙楯而行楯今之旁排也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以其發石聲震烈呼爲霹靂即今之拋車也　**白衣搖櫓**　續後漢書呂蒙傳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鄴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疾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䑸䑽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故羽不聞之遂到南郡　**嘲嫗搖櫓**　太平廣記晉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與人牽船一老嫗搖櫓道真嘲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杼因甚傍河搖櫓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因甚傍河牽船　**具數百櫓**　南史梁吕僧珍見帝多伐林竹私具櫓數百張及起兵爲船艦軍須櫓甚多僧珍每船付二張　**連檣挾櫓**　唐書韋堅爲水陸運使望春樓下鑿廣運潭以通漕玄宗臨觀望漾取山東小斛舟三百首貯之潭篙工柁師皆大笠侈袖爲吳楚服具上陳廣陵銅器會稽羅吳綾絳紗南海珠琲豫章瓷飲器船尾相銜數十里關中不識連檣挾櫓觀者駭異次樓下堅跪上輕貨帝大悅　**截篙挾櫓**　江少虞類苑胡大監旦知明州道經維揚時同年董儼知州事過之甚厚截篙挾櫓以留之　**嘔啞櫓**　蘇東坡詩頗後此欵吟聊和嘔啞櫓　**倭櫓**　華名元一統志市舶物貨寧波府產

詩　唐崔塗詩櫓聲　煙外曉聲遠天涯幽夢迴爭知江上客不是故鄉來唐王周詩櫓　用之大曰艣冠乎小者楫通津既能濟巨浸即横涉身之使者頗笃之進者英虎之拏者爪魚之撥者鬣此實爲相須相須航一葉宋梅聖俞宛陵集聞櫓詩　靜夜有舟下中流聞櫓聲隔窗燈已暗卷幔月微明漸向寒灣遠遥應宿桃驚客心何苦急曾是不緣名清江三孔集詠櫓詩　以小能行大天機寄物形沿流最有助深壑屢曾經迅速功無比嘔啞韻可聽江空揮羽翼水府散雷霆驚浪來湘滴搖風過洞庭侵凌秋島霧破碎暮灣星鷗鷺驚群起蛟龍睡一醒浩然乘此興東去絶滄溟李流謙澹齋集枕上聞櫓聲　勸君不須下瞿唐順流從此道路長勸君卑上瞿唐去遡流郤艱近家鄉我今出蜀幾寒暑催歸苦念家人語更煩舟子策全功疾起鳴雞起搖櫓任希夷斯庵集聞櫓聲　屢皆萬師赴月明忽忽燈火過臨平兼程不敢稽王事坐聽鄰舟伊軋聲李彭日涉園集夜坐聞櫓　日斜喧急雨雨夜候蟲秋宴坐遊三昧因人吟四愁踈林月色好別渚櫓聲幽却憶秦淮上寒更渡小舟元宋本至治集櫓詩　長身日霑濡咿啞誇解語風波徒自致竟遭然勝苦　寒江徙櫓圖　行盡江南數十程煙波咿啞幾回聽五湖別有風帆好彈指孤舟入杳冥吳禮部集詠櫓　剡木誰爲汝船旁兩翼斜晝波成乀乀出語轉咿啞動勢雖因手圖機爲有才莫嫌終夜聒相送到天涯王惲秋澗集櫓　江船一鉅魚櫓拖乃尾鬣書其淵水深棹弱不救之故今施舵後前與棹刀合濟川具有五此物乃其甲一聲天際來欸乃中流發我浮大河東並岸行若狎終朝臥舷間蘭槳但空揮緬懷剡木皇智創萬古法　國朝高季迪缶鳴集曉出京東門聞櫓聲　城門朝開路臨水人語煙中共魚市誰搖飛櫓入蒼茫帶夢驚花柳邊起過處寒波動泊沙遠聞啞軋復咿啞征夫車轉山頭阪工女機鳴竹外家我身本是江湖客偶墮黄塵曉行役此聲空憶舊曾聽舟中酒醒東方白

艣　洪武正韻郎古切所以進舟似槳而長亦通作櫓丁度集韻通作樐釋行均龍龕手鑑櫓俗艣正楊桓六書統來毋从艣虜聲熊忠韻會舉要半徽

商音韻會定正字切來古來零連艣 篆書艣 集韻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艣 六書統

草書艣 張錦溪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柔艣 道潛數聲柔艣滄浪外

⿰言鹵

洪武正韻郎古切譊⿰言鹵言不定也 司馬光類篇龍五切 韓道昭五音類聚力五切 揚桓六書統來母⿰言鹵統聲 熊忠韻會舉要半徵商音通作鹵又鹵苟且也 韻會定正來古切字切來古來零連⿰言鹵 篆書⿰言鹵 六書統 草書⿰言鹵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广虜

郎古切許慎說文⿸广虜廡也从广虜聲讀若鹵 顧野王玉篇力古切府也 陸法言廣韻庵也 徐鍇通釋勒古反 丁度集韻或作廬 司馬光類篇龍都切 釋行均龍龕手鑑廡俗虜正音魯 揚桓 六書統來母⿸广虜統聲 趙謙聲音文字通來古切 篆書⿸广虜 集韻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广虜 徐鉉篆韻

⿰魚虜

郎古切許慎說文⿰魚虜魚名出樂浪潘國从魚虜聲 徐鍇通釋勒古切 司馬光類篇籠五切 揚桓六書統來母⿰魚虜統聲 趙謙聲音文字通來古切 篆書⿰魚虜 徐鉉篆韻

鐪

郎古切許慎說文鐪煎膠器也从金虜聲部古切 顧野王玉篇力古切釜屬 徐鍇通釋勒古反 丁度集韻一曰刀柄或作鑥 司馬光類篇籠五切 張有復古編別作鑥非 揚桓六書統來母鐪統聲 趙謙聲音文字通來古切作鑥非 篆書鐪 集韻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鐪 徐鉉篆韻鐪 六書統

蓾

郎古切許慎說文蓾艸也可以束从艸魯聲郎古切蓾舊或从鹵 爾雅蓾蘆郭璞注作蘆菫草邪爲疏釋曰鹵篇說文云蓾草也可以束二名蘆即蒯類也中作履底字先云統菫履底故云作履菫草也 顧野王玉篇來五切杜蒯从葵香 陸法言廣韻杜蘅別名 徐鍇通釋勒古反 楊桓六書統來母蓾統聲 趙謙聲音文字通來古切 篆書蓾 集韻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蓾蓾 徐鉉篆韻

嚕

隷書嚕蓾並六書統

郎古切顧野王玉篇力覩切語也 司馬光類篇籠五切 揚桓六書統來母嚕从口魯聲 篆書嚕 集韻嚕 晉姜鼎並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嚕 六書統

杜嚕 翻譯名義杜嚕此云薰陸 西域記云南印度阿吒釐國出薰陸香

⿹勹鹵

郎古切顧野王玉篇力古切鹵同又匐也 司馬光類篇龍五切匐匐伏地 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魯 揚桓六書統來母⿹勹鹵原聲⿹勹鹵郎古切从入鹵聲 篆書⿹勹鹵 六書統

⿱竹魯

郎古切顧野王玉篇竹也 丁度集韻竹名 司馬光類篇籠五切 韓道昭五音類聚作蓾 揚桓六書統來母蓾原聲 篆書蓾 六書統

⿰扌鹵

郎古切陸法言廣韻搖動 郭忠恕佩觿集⿰扌鹵⿰扌鹵並來古翻上彭排下搖動 丁度集韻博雅強也 司馬光類篇籠五切 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魯搖⿰扌鹵 韓道昭五音類聚力古切 揚桓六書統來母⿰扌鹵郎古切以手鹵聲 篆書⿰扌鹵 六書統

⿰木乎

郎古切陸法言廣韻木名可染繒 郭忠恕佩觿集⿰木乎⿰木乎上來吳來古二翻黃⿰木乎木可染中才羊翻帆⿰木乎亦來格翻木名下來拔翻⿰木乎取也 楊桓六書統來母⿰木乎⿰木乎从木乎聲字濂博義他胡切 篆書⿰木乎⿰木乎 六書統

擄

郎古切陸法言廣韻擄掠或从手 司馬光類篇籠五切 韓道昭五音類聚獲也服也

⿰忄鹵

憦 郎古切丁度集韻憦⿰忄鹵心惑或从虜 司馬光類篇籠五切 楊桓六書統來母⿰忄鹵从心鹵聲憦或从虜聲 篆書⿰忄鹵憦 六書統

⿰镸虜

郎古切丁度集韻⿰镸虜鬣也 司馬光類篇籠五切 楊桓六書統來母⿰镸虜从髟虜聲字濂博義音魯髮也

嗙 篆書 嗙 六書統　郎古切。丁度集韻：嗙嗙，吳俗呼豬聲。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魯。楊桓六書統：來母。嗙，郎古切，从口虜聲。篆書 嗙 六書統

磠 郎古切。丁度集韻：磠砂也。司馬光類篇：龍五切。楊桓六書統：來母。磠，从石鹵聲。篆書 磠 六書統

豊 郎古切。丁度集韻：豆名。司馬光類篇：龍五切。楊桓六書統：來母。豊，郎古切，豉屬，以豆釀而為汁者，从豆从鹵。篆書 豊 六書統

國 郎古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鹵。

叟 郎古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魯。

鹵攴 郎古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魯。

䈂 郎古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力渚切，盛飯器也。

鸕 郎古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虜。

黍夌 郎古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力戶切。

賛 郎古切。楊桓六書統：來母。賛，从具从二㚘，爭取具也。賛 六書統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趙應富
圈點監生臣蔣洲
臣歐陽卿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八十八

古　　六姥

叙古

元錢天祐叙古頌表　臣天祐言臣聞發於吟詠謂之聲詩聲
叶音謂之韻措綜成文謂之詩形容稱述謂之頌聲韻之辭其
來遠矣若虞庭之賡歌大禹之遺訓成湯之盤銘或四言三言或五言皆
叶為聲韻繳然成章以括其義莫不原情性載道義以為風化之美詩大
序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
美教化移風俗然則聲韻之辭豈非王化之首務哉視後世浮華藻繪末
技之習則不可同日而語矣臣天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
以上聖之資撫重華之運崇文尚道遵堯舜之遺風至孝純仁復湯文之
聖武臨御以來勵精求治下詢讜議旁求輿言設舉士之科綱羅俊人開
納言之路奬拔忠貞將以固植隆平之本為泰山磐石之基此蓋陛下獨
智之明非臣下所能窺測者也臣天祐生陛下盛明之世食土之毛四十
有三年矣自始知學録以窮理盡性為首務忠君悌長為己任雖則身在

草茅畎畝之中心則未嘗不欲有纖塵涓滴之裨助也乃於延祐元年作
大學經傳直解進獻皇太子明年復作孝經經傳直解進獻承令命翰林
官以長吾兒字語譯訖奏上皇帝陛下皇太后殿下已徹睿覽欽奉聖旨
特臣所獻孝經命翰林官書寫鏤板印行仍被德音命臣陪侍皇太子殿
下備員說書給賜廩餼臣自被命以來汗顏股慄日夜畏懼罪坐無狀兼
以自解臣所解孝經皆俗言淺語無所發明欽蒙陛下不責鄙陋命賜板
行臣之榮幸已感罔極況臣寒胄微賤安可厠於陪侍之列哉蓋不遺竹
頭木屑則陛下天地覆載之純德獻芹暴背頌乃小臣螻蟻報效之微
誠臣今來摭經史成言效荀卿成相之體叶為聲韻之辭著為一編首載
帝王之道守成之説至於王霸義利之分耕籍征伐之勤存心養性之要
防微杜漸之戒貴臣直士之情邪佞姦回之狀此皆萬務之根本故不敢
不述若威福予奪賞善罰惡聽言納諫聖學傳授民情離合此亦君道紀
綱説持載之繼以世次相承之統採取前代治亂興衰之跡起自唐虞訖
于亡宋總八十六章章二十四字仍隨文引事實于其下目曰叙古頌既
可以祗吟歌詠又攝前史於片紙之間若其踈略遺漏無序之罪臣
不敢辭但無瑣碎繁冗之患可以備諸巾篋不須捻閱而數千載行事大

略可觀此則臣之鄙誠也況陛下萬機至衆豈可勞聖心於浩浩無涯之
史冊哉孟軻有言曰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臣之愚誠竊取此義今持臣
所撰叙古頌謹繕寫裝成二本隨表詣中書省投進以聞如蒙采擇乞將
一本頒下詹事院精選老成謹厚明達儒臣侍入以備皇太子經筵參講
仍乞特臣所獻大學孝經降賜紙墨廣加印布令近侍之臣誦而習之雖
皇太子殿下生知之資超然拔萃而左右近習薰陶漸漬不為無助臣學
問淺拙智見踈庸冒瀆邦刑仰干天聽頌包千古願參乙夜之觀貢下春
宮光叶輿情之望臣雖犯宸嚴無任惶懼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臣天祐誠
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延祐五年三月日布衣臣錢天祐上表　中書省
進叙古頌狀伏惟皇元開化文教風行邇遐率臣咸霑德澤天祐以不肖
之資厠教養之列不自量己竊號書生叨被作成殊無報效乃於延祐元
年作大學直解進獻皇太子次年復作孝經直解進獻欽奉令旨命翰林
官以長吾兒字語譯訖奏上皇帝皇太后已徹聖覽延祐三年三月二十
三日欽奉聖旨命天祐充皇太子位下備員説書給賜糧食仍將所獻孝
經命趙子昂書寫鏤板印行天祐自被命以來日夜畏懼罪坐無狀莫能
自解亦自知踈拙淺陋罔有裨益恭惟皇太子殿下春宮養性懿德日新

此蓋緝熙踐聖之時日就月將之際前言往行固欲博聞治亂興衰抑將
兼覽天祐既以微陋踈庸不獲日近清光然螻蟻之誠發於天性不能自
已今類蒐輯前代得失之迹效荀卿成相之體著為一書目曰叙古頌仍
隨文引事實于其下以備稽考八十章韻語雖不足以囊括古今而數千
載行事亦可以槩觀始末倘遊息之際燕私之頃或命近侍歌之亦足以
感激懲創為萬一之微助焉今謹繕寫裝成二帙具表一通隨狀詣中
書省投進乞賜以聞伏候鈞旨　禮部呈錢天祐叙古頌禮記王制天子
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蓋古者天子采民俗之歌謠以考其
政治之得失於是諷詠于宮庭以警在位又推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使
夫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有取焉後世風雅既廢紀錄繁多人主勞
神耗思披讀前史至於經歲累月而莫能窺其津涯或厭煩而忽其要樞
或泛濫而靡適歸宿是以循覆轍而不知回轅履危地而不知旋足所謂
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也故自炎劉以來中間雖或僅治方之
三代則夏不侔矣臣嘗謂帝王之學貴於簡而得其要不以博覽多聞為
尚也於是蒐經緝史提綱挈要著為此書以備聖覽謳歌諷誦既不謬於
民謠脩齊治平頗有關於國是書成擬欲獻之春官仰裨萬一之助不期

路校覽莫能通致遇陛下與民更始之時闢四門之際臣適遭此會敢
替初心是以區區汗竹之勤用仲臣子之義凡臣所獻大學直解及孝經
直解并此書中間亦嘗件錯固不無之矣若先聖之格言良史之書意則
有符於聖志者宗廟致敬不忘親也此孝經之旨而陛下行之豈特通於
神明光于四海實萬世不磨之盛典也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
爲本此大學之義而聖躬履之豈特儀刑百辟綱紀四方實國治而天下
平之要道也若乃謹憲度攬威權杜請謁明賞罰修文德崇禮樂此陛下
已行之矣而臣之是書所述蓋亦聖慮所及者也但其緒餘更願陛下推
廣之耳復有同列臣范可仁衍以增義臣蕭貞疏以音釋備全一家之書
謹繕寫進呈如蒙可采乞降睿旨以賜頒行使自朝廷而鄉人而邦國咸
資用焉于以激勵忠貞勇烈之氣于以折沮姦讒諂佞之心尊君抑臣閑
邪衛正之義具于其間此則臣冒犯僭竊之罪依附於春秋之餘意云伏
取進止 疏書臣錢天祐上 帝舜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
陶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虞庭君臣一倡一和而相告
戒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此箕
子陳洪範以告武王也蓋言以載道歌以永言而吟哦諷詠之間感激懲

創之際傳效尤速故古者君之戒臣臣之告君責於賡韻之辭也臣按臣
天祐所獻敘古頌著明二帝三王之道該括萬年百世之蹟衆其言以叶
其韻提其綱而綮其目其立文也約而當其敘事也簡而要其寓意也忠
其該義也博誠繪世之丹青資治之龜鑑也臣濫忝書生叨列階侍欽遇
陛下勵精求治之始博采與言之時自慚膚淺之才未有獻言之益以是
書始末備舉治亂兼該其於國家實惟有補於是講求討論而於逐章之
下申明其說以爲增義郵鑿愚衷仰荅明詔儻不以臣等爲疏昧迂闊一
賜披覽於事而觀觸類而長引而主之則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將復見於
今矣豈帝舜皋陶武王箕子得專美於前乎哉 疏書臣范可仁謹書 二帝
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備見於詩書秦漢以來治亂興衰之跡具存于
史冊欲偏覽而考其得失則汪洋浩浩雖儒者矻矻窮年將有不能周者
况陛下庶務之繁萬機之衆安可勞聖慮於無窮極之簡編哉臣天祐撰
是頌撮詩書史冊之要於八十六章解義之間而數千載帝王行事之驗
一覽之頃可以洞見其拳拳中厚之心耿耿憂勤之意不無補矣臣審玩
讀其書每觀人主失御臣下竊權莫不掩卷傷悼及見其傾覆敗則太
息流涕不能自已於是復續卷首所著挈綱攬權之說王霸義利之云與

夫忠貞邪佞之情民心離合之勢則天下事機昭昭乎見矣此誠凡上良
規掌中之明鏡也然臣天祐囊首進獻之初其疑難字義已疏音釋至若
引用經史本文則未及音註臣謹按說文出處并臣可仁增義中字意量
加音訓以使考尋儻蒙聖覽之餘或命近侍誦讀則不煩檢閱而義在斯
焉 疏書臣蕭貞謹書 頌曰請頌皇挈弘綱幽明兼照齊三光作憲訓後
子孫遵之彌以昌 頌稱述也稱述君道如下文所云也皇君也上古稱皇
挈提而舉之也弘大綱網大繩也網舉則衆目張君道舉則萬化理亦猶
綱網舉而衆目張也三光日月星也爲君之道昭顯照臨猶日月星之當
天無不照臨也人當制作法度以訓子孫使之有所遵守則益以昌盛也
增義臣可仁曰請頌云者臣下告君之辭蓋王綱舉則萬化理王制定
則四海一王仁生則庶民歸此國之本也至若典章文物禮樂教化國之
用也凡是數者皆帝王之根業理國之要端故首述之以見王業本乎此
也王者與天同體所以明並三光化及四表仁服天下者以天自處也此
章至第三章皆著明君道一章不足以盡其義故反復重舉而備之爾
重書臣貞曰挈結切濁古法字通用請頌帝稽古制德澤霑洽四海被洪
世不忘黎庶謳歌永弗替 帝亦君也堯舜氏稱帝爲帝之道稽考古人之

制故而爲之必使德化恩澤如雨露之霑濡浹洽被及四海有以淪入人
之肌膚骨髓如此則雖沒世之後而人猶思念之不忘謳吟歌頌傳播永
久不發替也 增義臣可仁曰大學傳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
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不忘者君子小人各得其所故也 重
書臣貞曰稽堅奚切洽轄夾切濡汝朱切浹即協切淪倫切洪澮潤澤周偏之意
樂音洛請頌君司牧民示之以信俾可親庶愚而神顒顒瞻仰歸至仁 皇
也帝也君也一也重舉諸韻以廣其義耳司主也牧養也示教也庶衆也顒顒仰
頻貌瞻望也君道主於牧民而示之以誠信使之親戴其上然非可罔也
民雖至愚其心甚神焉敬信無實安能使之悅而誠服故人君有至仁之
德則皆仰顒瞻望而歸之矣 增義臣可仁曰太公伯夷隱居海濱聞文
王作興皆來歸之孟子以爲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此豈非文王之至
仁有以致之乎 重書臣貞曰顒魚容切請言往不虛注八荒拱向四海
賝名曰大寶俊傑英雄儕階陛 往謂天子所據之位注臨也八荒八表也
易繫辭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智過千人曰俊萬人曰傑才勝萬人曰英雄
壯武也天子之位實天子據而有之非可虛此而臨天下也八荒之人拱
手歸向四海之衆仰面觀視雖有才智出衆之人皆俯伏於階陛之下者

以天子之位爲大寶故也。　增義臣可仁曰。請言云者臣下奏請之辭也。陛者殿階之階陛也。漢高祖五年諸侯上疏始稱陛下。蓋不敢斥言天子。而呼在陛下之人以告之。以卑達尊之義也。此章言帝位之尊。　重音臣貞曰。淮力主切。聆與聽同。上時掌切。彥昌石切。請論守作父母字養生民保九有舉賢任能遠佞黜姦恒以久遠安繫守請保而勿失也。九有九州也。君人者能作民父母。字養生民。如字長子。此乃保守九州之道也。然所以養民者非錢食賜帛之謂也。賢者舉之。能者任之。使之各當其職。佞者遠之。姦者黜之。使之不爲患害。如此則禍亂無由而生。國家可以長治久安矣。　增義臣可仁曰。請論云者。即上章請言之意。蓋變文耳。此章之要。在乎守之一字。不可不謹。昔唐太宗問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孰難。房玄齡對曰。草創爲難。魏徵對曰。守成爲難。太宗曰。玄齡昔從朕定天下。備嘗艱苦。出萬死而遇一生。魏徵與朕安天下。慮生驕逸之端。必蹈危亡之地。草創之難。既以往矣。守成之難。當思與公等慎之。太宗可謂知言矣。此章論守成之道。　重音臣貞曰。論去聲。下論王論伯論事同。觀衆佳切。各當之當去聲。論王道。無偏巧。蕩蕩乎平平。人喜曉。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安以好乎。吠遠切。蕩蕩廣大貌。平平易也。好善也。帝王之道。無所偏倚。不用智

巧。廣大平易。如天地之覆載含容也。誥。寧人負己。無己負人。所以長治久安。主善之道也。　增義臣可仁曰。論。評論也。王道者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是也。其道之明。其下化之如影響。道之行。達於置郵而傳命。後世人主。依阿曲狥之中。唯恐人之負己也。安得爲蕩蕩平平哉。此章論王道也。　重音臣貞曰。易去聲。下易以之易同。覆敷救切。置竹利切。郵于求切。馬遞曰置。步遞曰郵。論霸爲智以攝名。似信而實乃欺。勢力可服。民不懷德。易以離。霸者之爲。無誠心而任智術。以摘挺其國。如狙翦養猱。朝三暮四。以籠絡其民。名雖似信而實則欺詐也。故其勢力雖可以制服天下。而民不懷其恩德。易以離心也。　增義臣可仁曰。霸爲者齊桓晉文之爲是也。故勢力強則不得已而服從。勢力衰則其之判而志解。此章論霸道也。　重音臣貞曰。狙七餘切。解卞懈切。人心解散。如是散解而不合也。論擇輔。觀所處。貴視不散。富視與。居視所親。窮視不爲。達視舉。魏文侯問於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魏成則翟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遂以魏成爲相。　增義臣可仁曰。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擇相之道。亦猶是也。李克之言。

真得觀人之體。舍此而他求。則不足以爲觀人之術矣。然則文侯一決而不疑。可不謂之賢君乎。此以下六章。論羣臣下之賢否。以明王道之廢興。本乎用人之得失如何耳。　重音臣貞曰。處上聲。相去聲。下同。就舍之舍去聲。此之舍上聲。察正臣。嚴以神。蹇蹇不屈辭愈讜。不避權勢骨鯁之言批逆鱗。謇難於言也。謇音之諤。鯁骨判快也。批逆鱗。謂批龍之逆鱗也。正大之臣。志在正君。然人君威嚴神怒之際。或阿意遷就者有矣。執心不堅之證也。於此時辭所出口之言。咽切。擇辭氣不屈。言論詳悉。事理明白。雖則當時權勢之臣。無所畏避。其言如骨之鯁喉。使人難咽。故批逆鱗。不畏神怒。此凡見其貫中正大端確之主。此爲正臣也必矣。　增義臣可仁曰。察云者。詳審熟慮之謂。蓋正直阿黨讒佞姦邪。其情狀或有陽似而陰非者。故必詳審熟慮而後見之。漢武帝嘗曰。吾欲云云。汲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此黯之敢批逆鱗也。　重音臣貞曰。蹇九件切。鯁古杏切。批攀悲切。爲遠二切。并去聲。確克角切。堅也。察忠直。辭鮮飾。森森壯若松栢植。屈之不撓。嶷然山立。尤拔特。鮮少。飾文飾。森森端直貌。植堅。撓曲也。嶷山貌。忠直之臣。言辭質直。少有文飾。易曰。吉人之辭寡。其狀端直。如松栢之堅植。雖欲屈之而不曲。嶷然安重。如林山之猶

立。不類朋黨之相助也。此章德裕之言。　重音臣貞曰。鮮上聲。撓女教切。嶷邪力切。察黨阿。類必多。攀援依附如藤蘿。互庇交蔭。不能自立緣夫柯。阿黨之人。必有朋類。聲勢相應。鮮小就逆。更相汲引。如藤蘿之緣繞蟠結。互相推救其過惡。又須依附權臣。因緣而起。如藤蘿之憑託樹枝。以濟其凌主之勢也。此亦德裕之言。　重音臣貞曰。夫扶同。更平聲。察讒佞。審辭令。曲意承顏順耳聽。甘言如飴浸潤來。間中機病。中去聲。讒佞之臣。審其辭氣言令。則見之矣。或探索人君之意向。間事請託。或與人君論事之際。承順顏色。阿意遷就。唯恐違忤其意。其言甘滑美軟。不逆耳聽。使人悅之如食飴蜜。浸潰漸潤。投間抵隙。切中人之病機。此爲讒佞之臣也必矣。人君苟不遠之。豈不殆哉。　重音臣貞曰。飴盈之切。漸平聲。遠去聲。察姦回。必作威。樹植朋黨聲周寵。竊權下移。人主不悟勢必危。回。邪也。樹。植。謂威培安措。使牢固也。姦邪之臣。必竊主柄。以作威福。樹立朋黨。根蟠膠結。使之牢固。更相倡和。若雷之發聲。物無不應者。既而賞罰之柄。移入其手。而人主尚且不悟。如此而國勢不危。未之有也。　重音臣貞曰。更平聲。倡尺亮切。和去聲。謂狀權。出入先威福乎奪。周所備。慎守憲度國祚昌。盛世以延。人君當狀攬權柄。必使賞罰皆由己出。凡所抹爲。又當出入先畫。勿爲

不得已而從人之計。威福呼𠯪一皆出於公正而無偏私。人當謹守法度
不使廢弛。則國家之福祚昌盛。世數延長矣。　增義臣可仁曰。謂者指其
事而計論也。權者人主之大柄。不可以假人也。若以太阿之柄使人。而賞
罰不由己出。則國事危矣。漢之曹操。魏之司馬氏。唐之朱溫。皆始於作威
福而竊人主之權。終於擬人之國而後已。洪範曰。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
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此之謂也。此以下七章。皆明防微杜漸之意。　書
言臣貞曰。于濆女切。謂果斷。出神算。法貴適宜。忌濆玩。禁綱漏。瑧縱姦釋
邪。必長亂。勇而決之。為果斷。然不疑為斷。要皆出於人君之善斷。夫賞善
罰惡。皆天理當然。人君奉天理以行天罰者也。故法貴於適宜。而忌於濆
玩也。濆。猶慢易。玩。謂戲弄。若縱釋姦邪。使如猛獸之脫綱而去。則事小得
志。善良受虐。將化君子而為小人矣。豈不長其禍亂哉。　增義臣可仁曰。
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蓋帝王居天之位。其所職無非天之事。賞
善罰惡。皆天理也。故曰天討。苟或釋邪不誅。縱姦不討。則將化善良為姦
邪。故曰長亂。若梁武帝之仁而不斷是也。　書言臣貞曰。斷。都漢切。濆。徒
谷切。長。上聲。夫。音扶。易衣手。皆去聲。謂納忠言。可膺藥。雖苦口。利心。覽堯
聽舜。堯光華炳炳。緜緜無窮。膺。膺也。忠言逆耳而可用。譬若苦口之藥雖苦

難明。而利於病也。堯帝大聖。而聽採芻蕘之人言語。況於不及者乎。且堯
之威德光華。炳然聰明。緜遠無窮。豈以下問為智不足。而損其光明哉。
增義臣可仁曰。順耳之言易進。逆耳之言難入。古今之通患也。人君於此
審之。若服瞑眩之藥。忘其苦口。則所利多矣。堯舜之德。光輝千古。不過擴
此而已矣。　書言臣貞曰。芻蕘。上窻俞切。下如昭切。刈草曰芻。采薪曰蕘。
華。戶瓜切。炳。補永切。易。去聲。瞑眩。上莫見切。下熒絹切。憤亂也。謂慎機。必
防微。涓滴不遏將成江。突直薪燥。不從先計。牛酒施撒者。等耳。以諭事勢
發動所由。微。謂事理之未成者。凡事勢於機微之際。必致謹以防之。譬如
水之始漏。涓滴甚微。以為無害。不即止遏。則將成江矣。古人有見之。突直
而薪近者。謂之曰。當徙其薪。曲其突。不然將焚。主人不聽。既而果然。眾人
救之。幸而得熄。於是殺牛釃酒以謝救者。　增義臣可仁曰。幾微之際。人
所忽也。然燎原之火。發於熒熒。決河之水。漏於涓涓。可不慎乎。若曲突徙
薪無恩澤。燋頭爛額為上客。則亦不智矣。易曰。履霜堅冰至。非有先見之
明者。孰能預於此哉。　書言臣貞曰。燎。力到切。燋。將來切。頟額通用。謂言
利。主仁義。聚斂積克。古所忌。人主不恤。怨結民心。誠可畏。王者以仁義利
天下。則百姓皆利。而國無不利矣。若以貨財為利。則民慍其上。而國不利

矣。故以仁義為主。乃國之大利也。大學傳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故曰。聚斂積克。古所忌也。小人剝削民財以奉其君。君以為愛己。而能任
人之怨。殊不知民之怨心。皆歸之於君。豈不可畏也哉。　增義臣可仁曰。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仁義者。無所施而不可者也。人
君以仁義為先。而不言其利。則利在其中矣。苟以利為先。而後仁義。則亦
無所往而利矣。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正謂此也。　書言臣貞曰。
斂。去聲。積。清佚切。聚斂也。謂養心。戒荒淫。耽樂飲酒易沉。馳騁吹獵病
根深固。難灸鍼。養心之要。當以荒淫為戒。耽樂飲酒。易以沉溺。老子曰。馳
騁吹獵。令人心發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心也。引而去之。不知其反。譬
猶病在膏肓之間。則難以灸鍼矣。　增義臣可仁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
寡欲。戒荒淫者。即寡欲之謂也。蓋人心易縱而難收。故大禹之訓。有禽荒
色荒之戒。以為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可不畏哉。　書言臣貞曰。樂。音洛。易。
去聲。湎。彌兗切。灸。舉有切。灼體療病也。鍼。諸深切。亦作針。令。平聲。膏肓。上
居勞切。下呼光切。心上鬲下也。謂順神保性真。平心易氣。居有節。優游古
道。動作循禮。戒怒嗔。順神。謂愛養心神也。性真。謂性中本然之理也。但當
平定其心。和易其氣。勿使外誘之私得以汩之。又須親有德。近正人。與之

薰陶漸染。優游潛泳於古聖之道。動循禮法。而以嗔怒為戒。肺為氣主。嗔
怒則傷氣而損神。苟能如是。則心平氣和。道德日進。神明澄徹。而、、命全
矣。　增義臣可仁曰。程頤有言曰。人君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
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氣成就。書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正謂此也。
鄰。左右輔弼之義。　書言臣貞曰。易。去聲。汨。古忽切。亂也。近。去聲。漸。平聲。
謂稽古。問三五。方冊具存。匪難舉。彼何人哉。攬轡齊驅適我所。三五。謂三
王五帝也。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禹湯文武為三王。彼指三五也。欲
考古帝王之道。必求之於五帝三王。其道具在簡冊。非難舉也。彼五帝三
王。亦人而已。苟能力行以企及。則亦與之並轡齊驅。而適得我之歸所矣。
增義臣可仁曰。人主以五帝三王之道為己任。先覲而主之。若行路而
適家。則亦可以六五帝四三王矣。豈有彼此之異哉。此章言五帝三王之
道載在方冊。在人君舉而行之爾。　書言臣貞曰。企。遣命切。訪唐虞。披其
書。坦然如砥。任所趨。道不遠人。彼與吾心豈異哉。夫。音扶。訪。求問也。唐虞。
堯舜氏有天下之號。砥。礪石。彼。指堯舜也。欲求問堯舜之道。但當披閱其
書。二典三謨是也。夫堯舜之道。非有幽昧險阻而不可行者。坦然明白。
如礪石之平。任所往而無有窒礙。況所謂道者。具於吾心。豈遠於人哉。彼

堯舜之心與吾心亦非有異也　增義臣可仁曰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又曰堯舜與人同爾蓋堯舜之心天地之心也吾之心亦天地之心也苟不役於人欲之私則亦堯舜而已矣豈有彼此之異乎此章明堯舜與人無異　重書臣貞曰窒礙窒猶窒塞礙阻礙不通也致湯武求賢精伊尹革田望渭濱忘其賤貧假其匠器作規矩望謂太公呂望也假借用匠謂其謀猷智術若工匠然也規矩匠之方員器也欲致湯武之為者但當求訪賢材置諸相位而已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知其賢三往聘之立以為相太公釣於渭水之濱文王載之而歸遂相武王以伐紂彼二人者皆非富貴人也而湯武忘其賤貧用其智謀作為法度以遺萬世欲致之者致其所為而已矣　增義臣可仁曰有天下者富貴之極也居嚴整者貴賤之主也上能忘其勢下能忘人之勢惟以道義合而不以貴賤介乎意則上下之情孚而天下之務成矣是知忘其勢者湯武也忘人之勢者伊尹太公也其道行功就也宜哉此章論湯武任賢無方　重書臣貞曰相去繁聖可師究在茲欲得其心審其辭彼不並世千載之後聞而知師謂效法之也究至見貌聖人可以效法求之不在於遠究然如在目前也欲求聖人之心者詳審其言辭則得之矣彼二帝三王周孔顏孟豈並世而

生哉或生數千載之後其道一揆若合符節皆聞而知之者也　增義臣可仁曰審其辭者謂察其言而得其心也典謨訓誥皆其辭也人君體而察之服而行之則有餘師矣此章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孟之道異世而同歸凡主當效法之也　重書臣貞曰揆巨癸切時可惜不再得聖人存心愛晷刻萬古悠悠青史無情何所則時謂歲時晷日景也悠悠長遠之意凡君於歲時當汲汲然脩德行義惟恐無聞於後世也若蹉跎姑息則年與歲去時不再來深可惜也大禹聖人猶惜寸陰是聖人愛晷刻也當其時而不自力為萬古之後悠悠長遠青編史冊書其實蹟徒尚情者也若無德政可紀使後世之人何所法哉　增義臣可仁曰人當脩德行義務在於時大舜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以此此章言聖人惜時也　重書臣貞曰晷姬鮪切景影通用本作景後葛洪加彡作影蹉跎上倉何切下唐何切夫時也民可適不可恃愛而字之同父子猶水載舟載亦爾兮覆亦爾適近爾謂水也民可親近而不可倚恃愛而養之則情同父子荀子曰君猶舟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增義臣可仁曰書曰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民情可畏如此此章言國之安危在於民心之向背也耕夫憊形疲羸冷風擊骨夷

鍊肌女覺妻饑雛兒拔棘遂斗柴柴斗貴難耕夫謂耕種之農夫也覺妻貴饑田餉也農夫辛苦之狀良可傷悲耕懸耘組形容憔悴疲之羸瘦不避寒暑曉耕則冷風擊其體骨晝耘則炎氣鍊其肌膚女烹黃粱饋餉切小之子拔負荊棘牧牛羊舉家勞苦如此食其粟者所當關念也　增義臣可仁曰周世宗嘗刻農夫蠶婦之狀寘於殿庭可謂能念民之勞苦者矣此章并下章論耕夫蠶婦之辛苦　重書臣貞曰瘵滿糜叫羸倫為切鍊式灼切銷也覺求玩切饑鉞琳切餉式亮切壁口狠切寘夫義切寘之也蠶婦勤夜繼晨攀髮垢面披風塵肌枯目爛頸脊脰僂妻不伸委手贅蠶繰之婦其勤苦尤甚夜而晨晝而夕不遑休息搴髮垢面不暇脩整披冒風塵繰桑採葉形成枯槁目成瘵爛頸脊腰背屈曲不伸深可憐也衣其帛者尤宜念之　重書臣貞曰蜂滿蒙切塊亂也延為光切僂隴主切繰蘇曹切繰繭為絲也搞苦浩切衣去聲征夫苦冒寒暑遠離父母別妻女操弓挾矢臨敵爭先奮勇武出征之人其勞苦益甚披冒霜露撤風沐雨雖則嚴寒酷暑不敢辭避父母衰老而不能奉養妻子寡水而不敢懷顧但知操弓挾矢臨敵爭先奮然踊躍施其勇武而已爾　增義臣可仁曰遣兵之際成敗之執也王者當懷其心而閔其苦則人皆為我用

矣是故先王於采薇之詩皆深言其勞苦而慰之也此與楚辭九歌國殤意同　重書臣貞曰操七刀切挾檄頰切衛備瑟切搴起虔切殤音傷殤尸羊切謂死於國事者小爾雅云無主之鬼謂之殤楚辭曰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又曰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欲用兵示以誠推別其藝鍊以精率堪其任威信不廢邦其寧王者之兵以誠信為主推吾誠心置人腹中使人人知有尊君親上之義則無內變之虞矣又當推別其材藝如能弓者授之能戰者授戟使之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訓導鍊習使其銳氣精明器械堅利慎擇堪任將率以領之夫將者國之司命存亡所係不可不慎擇也有罪雖在大必誅有功雖存小必賞所謂威信不廢也如此則敵人畏服而邦國安寧矣　增義臣可仁曰按臣夭諸將敘前古帝王之事至此求端欲以用兵之說結之蓋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殷周而下以武戡亂以文治平治平之時亦不可忘其武也孔子曰有武備者必有文備有文備者必有武備亦此意歟此章與上章論王者用兵之道在於擇將帥而得人心也　重書臣貞曰刑必刑切率帥同將去聲夫音扶衆平聲需堯舜無戰壘元首股肱相保信篤御萬邦振衆擧頓衆毛順壘音問王站

日瞍。呂祓曰。虁元首。謂君。股肱。謂臣也。堯舜之德。至全至備。無有非積。又其臣皐陶稷契之徒。亦皆賢聖。若臣上下心相保信。有同一體。其治萬邦也。猶王良之御車。總其六轡而駕之。無所絓軼。其理萬民也。譬若盤衣。提其領而振之。衆毛自順。　增義臣可仁曰。帝王之道。備於堯舜。故敘古自堯舜始焉。此章至終章。皆敘古昔帝王之事。以貫前文也。　書音臣貞曰。瞍何加切。絓音卦。軼音逸。二音。禹無偏任。聚賢。畢宮悉服儉。以先聲教廣被。孔子論之無閒然。閒去聲。大禹之德。公平正大。無所偏頗。舉賢任能。無有不當。卑其宮室。薄其衣服。躬行節儉。以身先之。其風聲德教。被及四海。孔子論之。不可得而非間也。　增義臣可仁曰。夫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其克儉于家。克勤于邦如此。而聲教訖于四海者。豈有他哉。亦惟其儉德而化之耳。　書音臣貞曰。被平義切。諸去聲。頗平聲。當去聲。黼方矩切。斧謂之黼。謂裳繡斧形。以絳帛為質。白黑為文。冕美辨切。冠有旒冕之名德也。後仰前俯。主於恭也。啓纂式遵繩墨。有扈強梁心不服。六師移之。獄訟謳歌歸有德。纂繼。式法。繩墨。以繩彈墨。取直者也。有德謂啓也。禹之子啓。有賢德。能繼禹之法式。其遵先王之道。猶匠之遵守繩墨。不敢違背也。時諸侯有扈氏恃其強

暴不肯服。後啓命六御征之。滅其國而遷其社。初禹崩之後。啓以天下讓益。益避啓於箕山之陰。獄訟謳歌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天下歸之。　增義臣可仁曰。堯以天下禪舜。舜以天下禪禹。公而已矣。禹以天下讓益。益不能君而啓又賢。然後家天下。亦曰公而已矣。孟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書音臣貞曰。纂祖管切。扈後五切。夏后氏同姓。服叶蒲北切。帝太康亂紀綱。十旬弗反逐禽荒。羿浞相仍。不有少康夏祀亡。浞食角切。啓之子太康。不恤國政。壞亂其法度之紀綱。畋獵於洛水之表。十旬不反。有窮國之君羿。因民之怨。拒之於河。不使歸國。乃立其弟仲康為天子。羿自為相。羿之嬖臣寒浞。殺羿而奪其位。後立仲康之子相為天子。寒浞之子澆。遂滅相而纂其位。初相之后。有仍氏之女。方妊。逃而奔歸其國。遂生少康。既長。能布其德而收夏民。乃興兵滅澆。而復歸故都也。　增義臣可仁曰。以大禹之德。一再傳而天下亂。所以然者。太康荒淫。不能遵守先王之道也。若非少康之能興復。則夏氏之宗社顛覆矣。後世立子不擇賢。而繼嗣不肖者。可不監哉。　書音臣貞曰。少去聲。澆五弔切。妊汝鴆切。養上聲。桀失守。德體亡。林其肉而池其酒。厥德不悛。身竄南巢之九有。桀名履癸。夏氏第十七王也。悛改。竄放。南巢地名。桀為天子。失其所守之道。心為口體所役使。寵其妾妹喜。乃為傾宮瑤臺。歛百姓之財為瑤山。肉林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笑以為樂。成湯伐之。放於南巢而桀遂亡失其九州也。　增義臣可仁曰。甚矣酒色能亡人之國。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嗚呼。皇祖之訓如此。而太康有一焉。失其國。至桀則兼之矣。得不亡。商紂亦然。　書音臣貞曰。悛逡緣切。竄取玩切。心為之為去聲。樂音洛。喜虛爾切。湯執中。道日隆。伊尹相之成厥功。躬服德義。託孫元聖輔幼沖。湯名天乙。契十三代孫也。執中。謂執守中庸之道。隆盛。服行。元聖。伊尹。幼沖。沖幼小而沖稚。謂大甲也。湯能執守中庸之道。其道日以隆盛。又得伊尹相之。乃能成其伐夏救民之功。湯又身行德義。寄託孫幼之子於伊尹。使之輔相其德。立以為君。而臨天下也。　增義臣可仁曰。湯之德盛矣。而太丁未立。外丙仲壬又皆不延。太甲之立。又在幼稚。若非寄託得人。則亦岌岌乎哉。　書音臣貞曰。相息亮切。帝太甲。昧前竈。狎小人。心日親。桐宮三祀復辟德乃洽。太音泰。太甲。湯之孫。桐宮。湯墓。復還。辟君。洽合也。太甲即位。遂變湯之法度。日與群小相親。放蕩其心。習玩媟狎。伊尹懼其終身迷惑。乃遷居湯墓。使其改過。太甲果能脩德。自治三年之後。伊尹迎入宮中。還

居君位。而太甲之德。乃復合於天性也。　增義臣可仁曰。人之失德。莫不自脩省。誠能憤然改過。則亦不患不為聖賢。太甲改過自新。若日月之食焉。及其更也。人皆仰之。無所加損。其視見過遂非者為如何哉。　書音臣貞曰。辟必益切。媟洗結切。更平聲。商之衰。紂可哀。斮夫涉。剖婦胎。盟津畢會。武王一怒散鹿臺。盟音孟。紂名受。商之第三十王也。盟津渡處。今河陽縣。畢盡也。紂寵其妃妲己。所言者從。所好者貴。所憎者誅。厚賦民稅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見冬涉水者。斮折其脛而觀之。剖孕婦之胎。與妲己為笑樂。武王伐之。師渡孟津。天下諸侯不期而畫會者八百餘國。武王至紂郊。一怒而與紂交兵。紂兵不戰而退。遂誅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濟百姓。諸侯共尊武王為天子。殷商遂亡。　增義臣可仁曰。紂厚斂於民。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自以為得計矣。殊不知人心既去。天命改移。一身尚且不保。何計之有。武王伐之。散財發粟。而天下大悅。傳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豈虛語哉。　書音臣貞曰。斮職略切。斮折也。脛下頂切。剖普后切。析也。破也。好去聲。樂音洛。飲去聲。周道昌。始太王。居豳公劉繼。流芳下。年八百。古今歷數無與方。太音泰。周道之盛。自太王時。三分天下已有其二。然其積行累功。則其來遠矣。始而居豳。中而公劉德澤

芳馨相繼流傳。非一日也。其後成王定鼎于郟鄏。卜曰。傳世三十。歷年七百。後至赧王歸秦。計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蓋其仁義禮樂德化醇厚。故過其世數。自古及今無與比方者也。　增義臣可仁曰。仁義禮樂德化之本。先公先王。脩而行之。後王子孫遵而守之。此其所以卜年延永。古今莫及也。　董音臣貞曰。積行之行去聲。郟鄏上訖洽切。下如欲切。左傳成王定鼎于郟鄏。春秋謂之王城。魏晉為河南縣。赧乃版切。周失天下於赧。入秦為家。無謚而稱。謂其慙。故謂之赧。愧而面赤曰赧。成后沖。戲翦桐。三叔流言毀周公。金縢啓卜。公歸復國。叔虞封。成后。武王子成王。名誦。郢任之特。羊尚切。小與其弟叔虞。削桐葉為戲。曰吾以此封汝。史佚請擇日。王曰。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遂封叔虞於唐之故墟。曰唐侯。王切。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霍叔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王遂疑周公。及周公東征。忽有天變。王啓金縢之匱。取卜書以占吉凶。乃見有武王疾時。周公欲以身代武王死之說。王感泣。親迎周公歸國。　增義臣可仁曰。武王有疾。周公欲代之死。後成王以流言疑之。遇風雷之變。禾偃木拔。王得金縢之書。感泣迎公。天乃雨反風。禾木盡起。歲大熟。噫。天人之際感應之理。不可誣者。　董音臣貞曰。縢徒登切。金縢之匱。乃周家藏卜筮書

之物。以金緘之也。佚亦質切。幽王迷惑豔妻。師尹匪曠。諸侯携驪山戲火徵兵不至身首隳。隳許規切。幽王名宮涅。豔妻謂褒姒。師尹大師尹氏。携離叛也。隳毀也。謂為犬戎所殺也。幽王寵其妃褒姒。其心昏迷惑亂。其臣尹氏本小人。幽王任以太師之位。暴政及民。大失天下瞻望之意。故百姓離心。諸侯背叛。褒姒性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乃於驪山舉烽火。諸侯以為王室有難。各引兵入援。及至無事。褒姒大笑。諸侯皆怒而退。又欲廢其太子宜臼。立褒姒子為太子。宜臼之舅申侯。引犬戎伐王。王舉火徵兵皆不至。犬戎殺幽王。取寶貨而去。申侯立宜臼為王。是為平王。　增義臣可仁曰。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又曰。豔妻煽方處。又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幽王之敗。以女子小人。內外交煽而蠱惑其心。不之悟也。女子小人。能敗人之國如此。可畏哉。　董音臣貞曰。豔以贍切。好而美也。涅乃結切。煽好皆去聲。烽敷容切。說文。燧候表也。邊有警則舉火。漢書文穎注。邊方備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槔。桔槔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望其煙曰燧。難援皆去聲。滅許劣切。滅也。煽式戰切。熾盛也。平王昏迷其門。忘父之仇。德弱恩。東徙洛都國削侯邦僅以存。平王即宜臼也。其德昏昧。迷失其復讎討賊之門戶。忘申侯召寇殺父之讎。而德其立己之恩。主遷京畿之民。戍守其國。東遷洛都之後。威令不行。王綱廢弛。諸侯不朝。其地不過數百里。間廁於諸侯之間。特以文武周公之禮樂教化在於人心。故其王號僅存而不廢爾。　增義臣可仁曰。甚矣平王之昏庸也。君父與舅氏孰親。王法與私恩孰重。三綱者政之本。王法天子之權。平王復讎討賊之刑。不加於申侯。懷私釋怨之恩。惟厚於母國。三綱五常。君政王法。於是乎掃蕩矣。孔子作春秋。託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者爾。　董音臣貞曰。戍春遇切。弛施是切。間廁之間去聲。秦政殘。并王畿。周赧繫頸同犬羊。登封刻頌自言功德踰帝皇。政。始皇名。赧王名延。周之末主也。始皇本姓呂氏。初莊襄王為質子於趙。大賈呂不韋有美姬。已有娠。莊襄見而悅之。不韋獻之。歸秦而生政。是為始皇。恃其強暴。并吞六國。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地於秦。始皇遂為天子。巡行天下。登泰山立石。刻頌功德。自言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始皇帝。次曰二世。三世。至於萬世。欲傳之無窮也。　增義臣可仁曰。始皇意欲一世而傳之萬世。不知脩德服人。而復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僅能混一二世而亡。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始皇不知能一之之道。其欲傳及萬世。不亦愚乎。　董音臣貞曰。并去聲。質音至。王切。坐販曰賈。娠升人切。行下孟切。巡

視也。干戈損阿房起。金碧熒煌照渭水。坐席未溫博浪謀人已切齒。干戈皆兵器。損息也。阿房始皇所營宮名。始皇既并天下。干戈方息。侈心遂生。以咸陽先王宮庭小。乃於渭南上林苑作阿房宮。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窮奢極麗。光照渭水。韓人張良父祖以上五世相韓。韓為秦所并。良恨秦。欲報仇。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擊始皇。誤中其副車。始皇求之不獲。於是良佐沛公伐秦滅之。及項羽入關。遂縱火焚阿房宮。火三月不滅。　增義臣可仁曰。帝堯土階三尺。茅茨不翦。後世頌其德。始皇以先王宮庭小。乃歛民財以建阿房宮。是棄先聖之道德仁義。而蹈桀紂之淫佚驕奢。又安知先聖之儉德哉。故獨夫之心侈。天下之心離矣。　董音臣貞曰。損蘇坤切。阿於何切。房符方。蒲光二切。浪郎宕切。漢書張良傳。秦始皇東遊至博浪沙中。張晏曰河南陽武南地名。相去聲。令操皆平聲。中去聲。衰二世。闇且昧。馬鹿異形審非易。高謀傾斯主人不悟竟殞弒。始皇子胡亥號二世皇帝。始皇崩於沙丘。宦官趙高及丞相李斯惡其長子扶蘇聰明。乃詐為始皇詔賜扶蘇死。立胡亥為太子。至咸陽即位。趙高先傾陷李斯殺之。二世遂以高為丞相。高欲專權。恐眾不服。乃先設驗。獻鹿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

邪。謂鹿爲馬。二世問左右。或黙不敢言。或有言鹿者。高以法陷殺之。衆遂不復敢言高之過失。高於是竊弄國權。及陳涉東略。高恐得罪。乃與其壻閻樂。領十餘人入望夷宮殺二世。立子嬰爲主。降其號爲秦王。　增義臣可仁曰。秦室之傾。雖由無道。然致以任宦官趙高而速之也。以李斯而尚不能逃其戮。况庸人乎。然則宦官能敗人之國如此。可畏哉。　書青臣貞曰。閻。膳通用。殞。羽敏切。歿也。惡。烏路切。畏。上贊。秦室傾。楚漢爭。沛公軹道降子嬰。籍狠自用。賢智不附。屍首横。漢王姓劉。名邦。沛人。立爲沛公。是爲漢高帝。楚王姓項。名籍。號西楚霸王。秦室傾頹。楚漢二王爭先入關。沛公先入關。秦王子嬰降于軹道。項籍爲人狠戾自用。不從賢智之謀。故賢智不附。爲漢軍所敗。自刎烏江。　增義臣可仁曰。劉項二人。皆起於寒微。以勇武言。則劉不如項。以仁智言。則項不如劉。項以勇武自用失之。劉以仁智任人得之。然則項籍之敗。歸命於天。則亦誤矣。　書青臣貞曰。轍。豬列切。轍。車輪所穿爲道。狠。下墾切。則犬狠切。漢基造。由董老。三傑之功居不少。長者寬洪。輓輅之謀何遠曉。輓。音晚。輅。下革切。長者。謂高帝。時人稱高帝爲寬大長者。輓輅。謂挽木爲車也。漢之所以造帝基者。只在此三事。楚漢既已講解。各王一方。則漢無伐楚之名也。及三老董公遮說曰。天下諸侯

共立義帝。今項王放殺之。請先爲義帝發喪。然後告諸侯擊楚之殺義帝者。此得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法。一也。張良。韓信。蕭何。三人皆人傑。而漢能用之。二也。天下初定。帝都洛陽。齊人婁敬戍隴。道過洛陽。脫輓輅。衣羊裘。因虞將軍見高帝。說曰。洛陽天地之中。有德者易以王。無德者易以亡。秦地被山帶河。四塞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帝即日車駕西都長安。此三也。　增義臣可仁曰。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人人得而討之。至戰國之末。春秋之義微矣。三老董公一言倡起。而高帝用之。於是討賊之義明。而三綱五常正矣。春秋萬世之法。而孟氏推明以爲天子之事。豈不信哉。　書青臣貞曰。長。展兩切。輓輅。蘇林曰。一木横遮車前。二人挽之。三人推之。挽。音晚。下同。先爲之爲去聲。衣。去聲。卒。倉沒切。忽遽也。婦之禍。高之過。如意既隕人彘割。呂氏芟劉。不有平勃國幾破。婦。謂呂后。高。謂高帝。芟刈之。高帝既立太子。又寵戚夫人。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如意。周昌。叔孫通等切諫不聽。賴張良之計。招致四皓。得免。高帝崩。呂后截戚夫人手足。去其目。置廁中。目曰人彘。又殺如意。及惠帝崩。呂氏遂臨朝稱制。芟刈劉氏。偏封諸呂爲王。將篡漢室。若非陳平周勃二人盡力匡救。則其國家不破裂者幾希矣。　增義臣可仁曰。高帝開基

之共主也。其欲易太子者。特以寵戚姬而惑亂其心也。呂氏之不謹。亦由高帝有以啓之也。致使宗室不保。七廟幾墮。皆本於一念之不正。人主於一念之傾。妃妾之際。可不謹哉。　書青臣貞曰。墩。真丈切。殺也。封。寸卜切。剝。屠者剝。刔。魚肺切。漢之懿文爲最。躬服儉素節以制。賈誼獻疏。東宮未學可獻欷。獻。音陳字。西漢之君。惟文帝最賢。高帝庶出第三子也。名恒。封代王。陳平周勃削平呂氏之難。迎立爲帝。帝身服儉素。所幸愼夫人。衣無文繡。不受千里馬。欲作一露臺。材木已就。恐傷民力而止。集上書囊爲殿帷。在位二十三年。天下太平。幾致刑措。賈誼上書有曰。古之王者。於太子有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選天下端士與太子居處出入。使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又曰。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今太子未學可大息也。　增義臣可仁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正而天下定矣。近端人。親有道。所以薰陶德性。涵養氣質。以正天下之本也。唐虞三代之君。聖哲賢明。道全德備者。用此道也。賈誼之策。真可謂萬世無弊之名言矣。　書青臣貞曰。獻。休居切。欷。許既切。措。去聲。上。時掌切。措。倉故切。少。去聲。以道之道。音導。去。上聲。惡行之行。去聲。處。上聲。武有爲。方士欺。誇耗民罷恨已遲。禍基先母恩子愛成。閑

者悲。𦘺。他朔切。罷。音皮。武帝名徹。景帝子也。帝初即位。將大有爲於天下。招選四方文學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天下翕然望風向慕。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興太學。脩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文章煥然可述。有三代之風焉。後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帝。帝拜爲文成將軍。文成勸帝作甘泉宮。祭太一諸鬼神。以致天神。居歲餘無驗。帝誅文成而隱之。又作承露盤。以銅爲之。高二十丈。承露和玉屑飲之以求長生。帝方悔誅文成。而侯王丁義。復薦欒大。云與文成同師。帝得欒大大喜。拜爲五利將軍。後五利自以其方無驗。恐帝覺其妄。乃書帛飯牛。佯云此牛腹中有異。帝剖牛視之。識其手筆。乃斬之。後又遣人入海求仙藥。登嵩岳。祀泰山。冀遇神仙。晩年覺其言神者無驗。乃對羣臣嘆曰。昔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然而府庫已空竭。民力已罷弊矣。帝初立皇子據爲太子。後夫人趙倢伃懷孕十四月而生子弗陵。帝曰。吾聞堯十四月而生。乃命夫人之門曰堯母門。於是姦臣逆探帝意。知其奇愛少子。心竊歸之。後姦臣江充與太子有隙。時帝在甘泉宮有疾。充言於帝曰。祟在巫蠱。治之疾乃愈。帝使充治巫蠱獄。充遂誣太子宮中所得木人甚多。又有帛書所言皆不道。當奏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乃從其少傅石德計。收捕充斬之。因出

武庫兵發長樂宮卒以自衛。長安擾亂。言太子反。帝詔捕反者。太子不能自明。又不得見帝。遂與帝兵戰。太子兵敗。奔散。壺關三老茂上書明太子不反。帝亦悟。然未明言赦之也。太子自度不免。卯自經。後帝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築望思之臺於太子死處。天下聞而悲之。　增義臣可仁曰。人君舉措不可不慎。武帝既立太子。復名其母之門。既使姦臣逆揣其意。遂成巫蠱之禍。江充一小人爾。能陷太子者。以太子之權素輕。知其不足畏也。及壺關三老上書明太子無罪。帝既悟。又不速赦。遂使太子衛宮而死。豈獨當世之人悲之。抑萬年千載。使人流涕也。　書音臣良曰。若杜鄴踦。扶晚切。妄與睽同。使。侍上聲。業切。下羊諸切。婦官亦作婕妤。楪。平聲。陳乞逆切。恐陳也。鬻。雖遂切。神禍也。師古曰。禍咎之徵。鬼神所以示人也。蠱。古暮切。樂。音洛。度。達各切。料也。后黨熾。自王氏枝葉根幹代相繼。新莽因之竊璽操柄據神器。漢家后黨之盛。自成帝委政於王鳳。王音為御史大夫。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其權根深固。枝葉繁盛。代相繼續。至於王莽。始則佯為輔國。中則居攝。終則真篡。遂竊國璽。服袞冕。據天子之位。改國號曰新室。　增義臣可仁曰。王莽篡漢。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自王音用事。郡國守相皆出其門。是天下唯知有王氏。不知有劉氏矣。及莽竊位。使求傳國璽於太后。太后怒而擲之地。嗚呼。王氏是亦將如之何哉。婦人之仁。不亦悲夫。　書音臣良曰。憸。昌至切。拜。言黠切。相枝結也。璽。想里切。印也。古者尊卑共之。秦漢以來。唯天子以為璽。守相。皆去聲。代相之相。如字。南陽賢奮神鞭。飛龍躍起乘雲煙。誅鉏姦偽嗣續光祀。復青氈。光武皇帝名秀。南陽人。景帝七世孫。長沙定王發之後。南頓令欽之子也。王莽將天下大亂。遂起兵討莽。奮其神武。提鞭策馬。如飛龍之躍。起乘雲煙。採削偽莽。以繼續先代之宗廟祭祀。而復其舊物也。青氈。舊物。晉王獻之。夜有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盜驚走去。故後人謂舊物為青氈。　增義臣可仁曰。詩云宗子維城。宗子者。同姓之子也。王者廣樹宗子以固國家。猶高築城郭以防寇盜也。漢之宗室。存者無幾。不有光武。則已為異姓所有矣。維城之義。可不監哉。　書音臣良曰。幾。上聲。漢之孽。閹寵謁。前有恭顯後甫節。巍巍帝室。鑠爾類同湯上雪。孽。讀妖禍也。兩漢之禍。皆由閹其權寵。謁謁之門於宦官也。弘恭。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要。威權隆赫。勢傾人主。至元帝時。蕭望之欲引用正人。抑其氣燄。反為所陷。是後宦官愈盛。廢置人主。皆出其手。後至靈帝時。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既亂國政。陳蕃竇武

以其操弄國柄。濁亂天下。白太后除之。太后猶豫不決。事遂泄。曹節王甫之黨大呼曰。陳蕃竇武白太后廢帝。遂脅帝使作詔殺陳竇等。幽太后於南宮。漢室竟以此而亡。　增義臣可仁曰。宦官之禍。世代有之。未若漢唐之尤酷烈也。閹寺所以能制人主者。以其在宮闈之中。日相親狎。人主之動靜云為。皆為其所窺伺。於是揣意承顏。以奉其意。及其勢成。則外結強臣。內交嬪媵。以固其權。忠臣直士。欲斥其罪。鮮有不為所陷者。蕭望之。天子之賢傅。陳蕃竇武。廊廟之正臣。尚且不免。況李斯之於趙高。訓注之於守澄。輩安能免哉。　書音臣良曰。孽。魚列切。賊。以睹切。猶豫。上羊周切。又余救切。下羊茹切。遲疑不決也。桓靈濆。迷不復。山陽奔播亡臣僕。卑操相仍天下三分成鼎足。桓帝名志。靈帝名宏。濆涸。山陽獻帝也。桓靈之世。宦官之亂。不可復制。桓靈且賣官收利。潰亂涸濆。迷而不反。於是寇盜蠢起。董卓起兵以討宦官為名。靈帝崩。皇子辯立。太后臨朝。卓入朝以太后令廢辯。立陳留王協。是為獻帝。獻帝為羣賊所攜。奔播無常。及曹氏篡漢。降封獻帝為山陽公。遂為所殺。是後劉備帝蜀。孫權帝吳。魏氏據中原。天下三分以成鼎足之勢。　增義臣可仁曰。東漢傾頹之勢。非一日矣。加以桓靈之昏庸。卑操之姦雄。而婦人當國。閹寺竊權。雖欲少延。其可得乎。　書音臣良曰。涸。戶圍切。蠢。尺容切。漢中山靖王傳。讒言之徒蠢生。師古曰。蠢生。言眾多也。與蜂同。朋。驅遏切。魏氏雄作家翁。西虜蜀漢夷江東。馬昭勢逼曹髦一怒戈洞胄。魏氏雄據中原。自以正統在己。謂蜀為虜。吳為夷。而自作家翁也。傳四主而至高貴鄉公髦。以司馬昭之勢日逼。威權不由己出。不勝其忿。遂自挾紛率殿中宿衛蒼頭出誅昭。賈充與帝戰於闕下。太子舍人成濟謂充曰。事急矣。將如之何。充曰。司馬公養汝輩。正在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抽戈刺帝。洞其胄。刃出於背。殞于車下。昭立曹操之孫奐為帝。遂禪位于昭之子炎。炎即位。是為晉武帝。　增義臣可仁曰。易坤之上六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於初爻一陰之生。聖人已有履霜堅冰之戒。蓋陰長則陽消。陽生則陰息。自然之勢也。夫司馬氏謀篡之心非一日矣。自懿師昭三世秉國。天下只知有司馬氏。而不知有曹氏。至是大事已成。雖殿中蒼頭宿衛。亦司馬氏之人也。而高貴鄉公不勝其忿。欲一決勝負。誠亦愚矣。觀賈充無問之言。成濟抽戈之事。則履霜之戒不謹於始。其血玄黃之義見矣。　書音臣良曰。髦。莫袍切。奐。呼玩切。撣。時戰切。與擅同。前于免擅遜禪。義亦同。謂除地為墠。告天而傳位也。後因謂之禪位。長。上聲。不勝之勝平聲。晉武皇兼二方。劉禪孫皓繼牽羊。嗣子不肖神

州赤縣成戰場。昔武帝姓司馬氏，名炎，昭之子也。魏既平蜀，吳亦降。晉有江南
主劉禪。吳主孫晧相繼而降。武帝初年節儉，政化大行。及江南
既平，侈心漸生。晚年益奢縱，其次子衷，不辨菽麥。其母楊后賂遺近臣，使
譽之於帝，遂立為太子。武帝崩，太子即位，是為惠帝。其后賈氏行計誅楊
主，內權，殺太后，廢太子。晉室大亂。趙王倫起兵，殺賈后，篡位。於是骨肉相
殘，殺戮幾盡，四海鼎沸。五胡並興，神州赤縣，皆為戰場也。　增義臣可仁
曰：晉武帝初年，雅好直言，以儉化俗，天下望風向化。及平江南，納孫晧宮
人，侈心遂生。晚年至於從羊車以幸宮人，加以嗣子愚騃，輔導非人，賈后
汙穢，濁亂宮壼，致使兄弟相殘，干戈不息，神州陸沉，四海板蕩，亦由武帝
不能謹守初心而失之也。　重言臣真曰：晉元妙切，并去聲。祖後單切。遣
士馨。然居香切。好去聲。從與縱同。壼音本切，宮中巷路。操平聲。鄴因從
偽劉青衣執洗，恐死羞。金陵王氣屠于潛，胎為化牛。主音以。嘆。譯帝名鄴
愍帝着青衣時，劉聰稱帝於平陽，懷帝從于聰。聰使懷帝着青衣行酒，侍中庾
珉號哭。愍帝亦降于聰。聰出獵，使帝着戎服執戟為導。聰又因大會，使帝
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執蓋。晉臣在位，多流涕。初，秦時有望氣者云
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至元帝度江，乃五百二十六年也。元帝名睿，初
玄石圖有牛繼馬後之文。恭王妃夏侯氏通於小吏牛氏而生睿，是為元
帝。都金陵，號東晉。　增義臣可仁曰：平睿之滅晉，呂政之滅秦，一也。辨猶
東晉實非司馬氏之後矣。故先儒論之曰：於始皇當稱嬴，於元帝亦當
稱牛。苟知此，則名正言順矣。　重言臣真曰：郗音希。愍美隕切。着陟略切。
亦作著，服衣也。祇摘郎切。號平聲。降戶江切。更平聲。度與渡同，濟也。閱晉
基。勢傾頹，宋公意欲路人知。恭帝不吝亦祇親書，已恨遲。東晉傾頹之勢
甚可閔憐。王敦、桓玄相繼謀篡，又劉裕討桓玄平之，功德既盛，權漸移
入主之命在其掌中。裕自安帝時進爵宋公，其欲代晉之心，行路之人所
共知也。主是謀，朝廷禪位。傳亮承其意，具詔草呈恭帝，使書之。帝欣然操
筆，謂左右曰：自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氏所延，將二十載。今日
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為詔，禪位于裕。裕即帝位，是為宋武帝。　增義
臣可仁曰：宋齊梁陳之世，皆為人主以權柄授人而失之也。然則人主以
權柄假人，而能久享其國者，未之有也。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
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此之
謂也。　重言臣真曰：本良刃切，憐也。操平聲。背為之，為去聲。衰宋明，泰道
成。蒼梧巷游掠可更，次陰揮涕，順王宮切，復生。明帝名彧，謂蒼梧也。

劉宋之世，弒逆相踵，禍亂非一。明帝遣蕭道成將兵鎮淮陰，道成遂收養
豪俊，賓客始盛。是後國柄悉入其手。明帝崩，道成立明帝子蒼梧王昱。蒼
梧出游無度，營署巷陌，莫不貫穿。羣下小有忤意，即加屠剖。道成密結近
侍楊萬年等弒蒼梧，道成更立安成王準，是為順帝。封道成為齊公，又進
爵齊王。順帝禪位于道成，是為齊高祖。王敬則以板輿入迎帝出宮，帝收
淚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氏，亦如此。帝泣而彈指
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齊降封順帝為汝陰王。　增義臣可仁曰：
國家者，豪俊之依歸也；豪俊者，國家之利器也。豪俊失，則國家危；豪俊隱，
則天下亂。是故明主設名爵以致之，加體貌以待之，推恩信以懷之，故多
士濟濟，列於周室；羣賢班班，立於虞朝。至於宋明，既以兵柄假於道成，又
以豪俊資羽翼，欲其不成攘奪之計，得乎？故曰：豪俊國家之利器，王者當
招致之以利其國，不可委之以資寇盜。書曰：野無遺賢，萬邦咸寧。此之謂
也。　重言臣真曰：參千慎切。更平聲。後扶又切。戕乙六切。將去聲。巷余六
切。穿樞絹切。官，蕭梁之世，臣下謂帝為官，後人或稱大家，或稱官家。濟上
聲。偽蕭齊淺根基，東昏弒而宗社移，稱傳七主二十四年，衍代之。蕭齊之
業，非有德澤及於民，根基甚淺。高祖殂，子賾立，是為武帝。武帝殂，高帝兄
蕭鸞輔政，鸞廢二主，遂以太后令入繼大統，是為明帝。明帝殂，其子寶卷
立，是為東昏侯。東昏失德，王珍國、張稷及張齊等弒之。蕭衍舉兵，立南康
王寶融，是為和帝。和帝禪位于蕭衍，是為梁武帝。　增義臣可仁曰：帝王
之有天下也，其始必有大功於民，而後以德澤繼之，又以教化成之，然後
可以延世也。道成忽明帝豢養之恩，遽生睥睨而奪人之國，一再傳而鸞
所竊。鸞傳於子，豈不欲舉國相傳哉？未幾見弒，而又為蕭衍所有。凡此數
主，既無功德及民，又無德澤以繼，是猶螳蜋之後有黃雀，黃雀之後又有
挾彈者待之矣，其能久乎？　重言臣真曰：睥睨，上匹詣切，下研計切，傍視
也。鸞落官切。彈徒案切。梁武賢矣，帝權終日蔬食坐空禪，臺城遍屋傳不
再世歸霸先。梁武帝姓蕭，名衍，蘭陵人。武帝雖好儒術，親睦九秩，優待朝
士，躬耕籍田，身服儉素，可謂賢君矣。然而失帝王之權，釋氏不殊。晁忌不
討，日進一蔬食，不飲酒肉，三舍身奉佛，終日坐禪，廢棄國政，於是刑政日
衰，紀綱日紊。及侯景作亂，遂寇臺城，竟以餓殂。侯景立武帝之子綱，是為
簡文帝，後為侯景所弒。陳霸先立晉安王方智，是為敬帝。敬帝禪位于霸
先，是為陳高祖。　增義臣可仁曰：梁武帝雖好儒術，不如其以儒術為何
物也。使其真知儒術之可好，則必以周孔之道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之其矣。何主三捨身於銅泰寺。而使宰相貴金帛奉贖皇帝。我身得天下而身失之。正主不知儒術故也。　重貴臣貞曰。好去聲。歎使溫切。空禪坐禪之禪平聲。鋒等罪切。飢鐵也。陳驅駕拓拔謝覺也堅爭手爭爭矣。叔寶荒淫。玉樹歌殘罷長夜。驅駕謂驅馳駕御。拓拔元魏姓也。東晉孝武之世。拓拔珪始稱帝。國號魏。東晉滅。宋齊梁陳相承居南。元魏居北。主陳高祖受禪之年。魏恭帝禪位于宇文覺。是拓拔氏於是乎謝也。覺即位。國號周。主陳宣帝之世。周禪位于楊堅。是爲隋文帝。覺堅二人貪位相奪。如栽手中爭奪膾炙也。叔寶陳後主名。荒淫耽樂。與其狎客撰爲新聲。有玉樹後庭花等曲。與群小爲長夜之飲。酣歌爲樂。遂爲隋文帝所滅。　讚表臣可仁曰。此書所述。皆正統相承。不敘偏國。此章因隋文帝自受宇文周之禪。混一南北。故并及元魏宇文氏而互見之耳。　重貴臣貞曰。拓拔上闕各切。下滿撥切。國人謂土爲拓。謂后爲拔。言黃帝之後以土德王。故謂自拓天而主。拔地而出。遂以氏焉。後魏孝文改爲元氏。隋文興。驅神兵。并一天下。海內清。廣也不仁。淫蒸弒逆極肆情。下淫上曰蒸。隋文帝姓楊名堅。文帝既受宇文氏之禪。奮然驅兵。其勢如神。并一天下。四海之內肅然清平。文帝姓好儉。立子勇爲太子。勇頗好奢。帝以爲不類己。惡之。少子廣厚賂近

臣。僞飾恭儉。進臣歎譽之於帝。帝遂廢勇立廣爲太子。帝納陳高宗女。號宣華夫人。有寵。後帝寢疾。夫人視疾。旦出更衣。爲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帝怪夫人色異。問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帝恚。抵其牀曰。畜生何足付大事。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來。述巖將呼太子。帝曰。勇也。述巖出閣爲勅書。太子執述等下獄。盡遣宮人出。令張衡入殿侍疾。俄而帝崩。陳夫人懼失色。太子使人以同心結賜之。是夜烝焉。遂人殺故太子勇。廣即位。是爲煬帝。　讚表臣可仁曰。易曰。幹事不密則害成。文帝寢疾垂危之際。太子無禮。帝得其狀。使述巖召勇。此事宜密也。當是時宜召廣對述巖等。以夫人之言面數其罪而廢之。然後召勇。亦未晚也。而述巖作事不密。遂使君父見弑。宗社滅亡。可勝嘆哉。　重貴臣貞曰。并好惡惡皆去聲。蠱。乎贊。泫乎犬切。流涕貌。恚於避切。恨怒也。令平聲。煬餘亮切。幾居希切。勝平聲。駕龍舟。縱遊遨。飾非拒諫。恣所由。易服逃竄。欲得孟醜何可求。煬帝即位。窮奢極侈。飾非拒諫。恣其所爲。廣營宮室。以備行幸。開汴渠。造龍舟。及雜船數萬。周挽士八萬餘人。行幸江都。所至以供奉權薄爲超遷。郡丞趙佐削民財以悅其意。於是天下大亂。宇文化及等引兵入玄武門。帝知不免。乃易服逃於西閣。化及等問帝安在。有美人指之。賊衆扶綱直前。扶

帝下閣。數其罪惡。欲加刃器。帝曰。帝王死自有法。何得加刃器。顧左右索酖酒。不得。遂縊殺之。　讚表臣可仁曰。煬帝之飾非拒諫。特自任其才智。以爲人皆不如己也。故其所爲每不如人。是知明王不自任其才。聰致能出於人上。傳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爲善。然則煬帝以才智自任而失天下。亦可爲百世之監矣。　重貴臣貞曰。易音亦。醜直葉切。數爲之數去聲。下闕之下亥稼切。數其之數上聲。索色窄切。求也。縊於易切。絞也。樂音洛。李氏昌起晉陽。趙公英武人莫當。肅清寰宇奄有天下號大唐。唐高祖姓李氏名淵。爲隋晉陽留守。後封唐公。其次子世民初封趙公。英俊神武。戰勝攻克。人莫有能當之者。煬帝時天下大亂。世民說高祖起兵於晉陽。遂能盪服群雄。肅清海內。盡有天下。國號大唐。　讚表臣可仁曰。煬帝時天下大亂。太宗時年十八。有安天下之志。而豪俊皆爲響應。一舉兵而掃蕩妖氛。群雄鼠伏。真可謂英俊神武矣。　重貴臣貞曰。奄於檢切。大有餘也。說輸芮切。武德寬天下安。臨湖之變骨肉殘。創業垂統謀爲如此良可嘆。嘆平聲。武德高祖年號。高祖性寬大。政令清簡。天下安寧。初高祖立長子建成爲皇太子。封世民爲秦王。太子建成忌世民功高。高祖又有欲立世民爲皇太子之意。建成乃與其弟元吉謀殺世民。世民遂與

長孫無忌。尉遲敬德等謀。先伏兵於玄武門。建成元吉至臨湖。覺有變將起。世民遂射殺建成。敬德遂元吉射殺之。高祖乃立世民爲皇太子。尋業之君。當垂法後世。以訓子孫。而其謀爲如此。良可嘆也。　讚表臣可仁曰。唐史書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遂立世民爲太子。則臨湖之事不能隱矣。高祖既立建成爲皇太子。又有欲立世民之意。則成太宗之過者。高祖也。創業垂統。當儀範子孫。今其事爲如此。果深可嘆息也。然而太宗爲有唐之令君。亦以其天資英敏。自強爲善。而克之爲。太宗睿誠可嘉。收錄賢材。罔遺棄。治教可尊。方之湯武則有慚。慚去聲。太宗名世民。高祖次子也。明哲英敏。誠可嘉愛。收錄賢材。無所遺棄。魏徵有讎而不殺。封德彝等隋之佞臣。能用其材。化爲忠臣。在位二十三年。其政教皆可尊尚。然其殺兄脅父。比之湯武。則所慚多矣。　讚表臣可仁曰。高祖爲隋晉陽留守。太宗以天下亂。謀起兵。高祖不從。太宗陰使人以晉陽宮人侍高祖。因脅之使起兵。其始謀如此。安得與湯武比肩哉。　重貴臣貞曰。喜許既切。嗣子睦弄禮制。牝雞司晨亂再世。武韋接踵七廟廢。遺業墮。墮平聲。嗣子太宗子高宗。名治。司音寺。晨鳴。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高宗昏柔猶睦弄違禮制。納太宗才人武氏。立爲皇后。任以君政。使之當國。猶牝雞不當

晨鳴而主晨鳴也高宗崩武氏遂臨朝稱制廢中宗殺唐宗室立武氏七
廟改國號為周及中宗復位昏庸儒劣不能自振又不殺武三思縱使三
思與韋后亂后於餅餤中進毒弒中宗武氏韋氏足跡相踵七廟廢遷唐
室幾隳皆由高宗納武氏之所致也　增義臣可仁曰武氏之禍高宗之
過也中宗身被廢辱備嘗艱苦宜乎改轍及其復位而不能殺武三思又
從使之與韋后亂禍及於身其誰咎哉　畫青臣貞曰牝雞悉毋害也三
去聲從與縱同鼎不移顛臨淄野鹿入國殘李枝狼顧奔蜀雖復舊物已
損虧野鹿入國殘李枝謂安祿山入朝殘滅唐室之嗇玄宗名隆基高宗
孫睿宗子也封臨淄王韋后弒中宗玄宗夜與劉幽求等入宮中誅韋后
迎睿宗即位復睿宗傳位於玄宗玄宗即位之初任宋璟為相二十餘年
天下太平後任李林甫為相天下遂亂及安祿山入朝楊貴妃與祿山亂
祿山遂反攻陷長安玄宗奔蜀祿山盡殺唐宗室肅宗即位與郭子儀等
克復長安然自此之後天下多亂唐室遂以衰微其所虧損者固多矣
增義臣可仁曰宋璟為相二十餘年天下太平李林甫為相天下即亂明
皇一人也前則治後則亂豈於身遂異哉禍及子孫任相豈不在於擇人
耶　畫青臣貞曰相去聲朝晚違切貞元猜孚禍胎篤信姦回棄賢材誑

毒滔天不有嚴贊身其災貞元德宗年號德宗名适代宗子也性猜忌盧
杞姦邪德宗信之以濁亂天下損棄賢材不肯任用賊臣朱泚陷長安德
宗出奔奉天幾為賊軍攻陷若非李晟陸贄內外盡力匡救王室則德宗
之身不免於災害矣　增義臣可仁曰盧杞之姦天下之人皆知其為姦
而德宗獨不覺何也蓋為姦之人逆揣人主之意而奉迎之人主以其能
奉迎己意遂悅之而不疑則其姦濟矣使人主覺其姦則不能為姦矣
畫青臣貞曰洗雖氏切唐之季閹寺熾藩鎮強梁制主勢閹固柔職幹弱
枝強本根蹶唐之季世宦官之勢如烈火乘風不可復制自玄宗寵任高
力士其後宦官之勢漸盛至憲宗時王守澄仇士良陳弘志等專事內權
憲宗服金丹藥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陳弘志遂弒憲宗其黨諱之但
云藥發而崩守澄等共立穆宗穆宗崩敬宗立又出其手敬宗游戲無
度夜與衆宦官飲酒敬宗起更衣殿上燭滅遂為宦官蘇佐明所弒守澄
等共立文宗文宗患宦官之強密與李訓鄭注謀伏兵禁中除之宦官覺
之遂殺訓注并公卿將吏士民二千六百餘人是後宦官愈盛外則藩鎮
強梁不遵詔令將吏往往以私怨殺主帥光推所愛立之然後請命朝廷
不能違於是政柄在於強藩主命懸於閹寺譬猶樹木幹弱枝強則蹶拔

其本根矣故唐室以是而亡　增義臣可仁曰按仇士良歷憲穆敬文武
五朝專擅國權廢置天子如反掌亦其用術之巧也嘗教其黨曰天子不
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
以得志慎勿使讀書親近儒臣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
此士良輩固權寵之術也是知天子必讀書必親儒臣則德進道明姦邪
不能欺矣　畫青臣貞曰黍吉本切聚居衛切起神堯託偽胳巍巍宮闕
帝黃巢竟用逆之朱溫嗜炙士民號號乎刀切堯唐高祖尊號唐有天下
起於高祖終於僖昭僖宗廣明元年十二月黃巢入長安稱帝國號大齊
至中和三年李克用破黃巢復長安而朱溫即有嗜炙之心至昭宗天復
三年封溫梁王末年溫逼帝遷都洛陽士民皆號哭曰賊臣作亂招朱溫
來傾覆社稷溫弒昭宗立哀帝逆篡唐即帝位是為梁太祖　增義臣貞
曰朱溫逼帝遷都脅使禪位而士民號哭猶可以見人心未離也然而主
弱臣強溫賊群起所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畫青臣貞曰炙之夜
切尊號國號之號潮封切亂羊進切溫狂蹶行汙穢身服袞龍見子弒懷
璽七年殘骸僅獲朕甿瘞行下孟切瘞於罽切梁太祖姓朱名溫狂妄顛
蹶其行汙穢亂潰男女如麋鹿之相聚也溫假子博王友文婦王氏美溫

寵之欲立友文為太子郢王友珪心不平友珪有過溫嘗撻之友珪益怨
遂引兵夜斬關入弒溫友珪自以敗氈裹之瘞於寢殿友珪篡立均王友
貞引兵討亂友珪自知不免令人先殺妻而後殺己均王即位遂亡二主
共十七年　增義臣可仁曰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朱溫行同鳥獸
而子行弒逆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　畫青臣貞曰蹶陟
利切瘞於尤切北廉行同之行去聲子行之行如字莊狎媟行不厭新磨
遽前批其頰矢石勤勞一朝灰燼墮前業行去聲厭入聲頰詩規切唐莊
宗李克用之子也名存勗本突厥種姓朱邪氏唐懿宗時有朱邪赤心討
龐勛有功賜姓李氏存勗破黃巢有功累封晉王及即位自以李氏故國
號曰唐莊宗好狎近伶人媟慢不欽其行嘗自傅粉墨與倡優戲以悅劉
夫人優名李天下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帝失
色衆優亦皆駭愕新磨徐曰李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耶帝悅賞賜甚
厚後遇賊弒殂於廡下皇后不親省視鷹坊人善友斂廡下樂器覆帝尸
而焚之曰生好此今亦以此相送衆推其養子李嗣源為帝是為明宗通
四主共十二年　增義臣可仁曰莊宗初嗣父位治國訓兵事各有理梨
膚汗血櫛風沐雨十五年而後得及其既登大位無一善可取惜財吝賞

好田獵寵女色近伶人不三年而滅亡其歷年之促亦其自取之耳若明
宗則五代之賢者也進士聶夷中有詩曰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
眼前瘡剜却心頭肉帝以爲曲盡田家之情狀命左右常諷誦之又縱鷹
隼均田稅熒直言卯六經又曰朕嘗從武皇獵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
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朕不爲也惜乎其登極之年
已踰六十既之嫡嗣傳及假子不久而亡豈天意耶　董音臣貞曰批篇
迷切手擊之也頗古協切面害也壇徐刃切勳吁王切揰主勇切頡也好
近晉去聲駭下楷切驚也眷息井切畢贊尹切獎子兩切閔敬瑭賂強方
穹廬丈人許石郎再傳一主歷年十一遂以亡晉高祖姓石名敬瑭太西
夷種唐明宗婿以永寧公主出鎮太原以天下不受其命求援於契丹欲
爲中原天子仍以父禮事契丹約事成之後割盧龍一道及鴈門以西諸
州與之契丹主受其約指穹廬前大石曰已許石郎矣遂發兵入援與唐
軍戰勝之契丹立敬瑭爲天子即位于柳林遂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
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與之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契丹主送至上黨遣
兵衛送渡河唐主舉家自焚敬瑭入洛陽在位七年殂衆推其養子重貴
爲主遂亡二主十一年　增義臣可仁曰晉高祖樂聞讜言詔百官上封
事命吏部尚書梁文矩等置詳定院以考之無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數月
應詔者無十人帝復降御禮勉之又高行周奏修洛陽宮薛融諫曰今宮
室雖經焚毀猶侈於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於漢文之露臺帝納其
言仍賜詔褒之唯此二事可喜餘未暇論也　董音臣貞曰婁去聲嫣俱
爲切樂音洛譲多囊切上時掌切趣趨玉切與促同催也嘆漢劉用婦謀
帝羓還塞主中州嗟哉二主四年之後即歸周漢高祖姓劉名知遠本沙
陀部人世居太原晉高祖授以河東節度使後封北平王時契丹大舉入
寇使國中國知遠舉義兵即位于晉陽欲斂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
曰陛下創起大業未有恩澤及民而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救民之
意今宮中所有請盡出之以勞軍士知遠從之於是中外悅而歸心契丹
主得疾至欒城甚苦熱聚氷於胷腹手足且啖之尋卒國人剖其腹實鹽
數斗載之北歸晉人謂之帝羓於是知遠入洛陽在位二年殂子承祐立
是爲隱帝在位二年二主共四年　增義臣可仁曰民者國之本也財者
民之心也誠率民財以賞將士則民心離矣創業之際民心一離則大事
去矣夫人請出宮中所有以勞軍則民心既安將士懷德矣高祖從之中
外聞之大悅夫王者得賢后妃爲内助豈曰小補之哉　董音臣貞曰羓

邦加切夫王之令青扶將勞皆去聲周之威膺明資奉法利民無所私天
將厭亂家脈三載傳養兒周太祖姓郭名威邢州堯山人年十八以勇力
應募屢有戰功漢高祖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隱帝時又多戰功授以鄴都
留守隱帝爲其下所殺威至京師軍士推戴以太后令命威監國遂受漢
禪即帝位帝天資明敏雖亂世極布九經親如曲阜謁孔子廟既奠將拜
左右曰孔子陪臣天子不宜拜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拜之
又拜孔子墓却四方貢獻罷營田以利民或言肥鄉者貴之可得錢以充
國用帝曰利在民猶在國也朕安用此錢悉取漢宮中寶玉器數千碎之
且凡爲帝王者安用此物又戒左右自今珍華悅目之物無得入宮中帝
無子以皇后兄柴氏子爲養子封晉王帝屢戒之曰吾見唐天子十八陵
無不發掘者此無他特以多藏金玉寶物故也我死當以紙衣瓦棺葬之
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前云周天子生好儉約遺令紙衣瓦棺嗣天
子不敢違也汝或違之吾不福汝及殂晉王即位　增義臣可仁曰周太
祖起於卒伍而知孔子爲百世帝王之師其天資過人遠矣左右以爲天
子不宜拜異代陪臣此不特掩善導諛又無是非之心也夫孔子以道言
則配天地以功言則賢於堯舜前代之君拜老之言未聞以爲不宜曹攜
所拜之人有聖於孔子者乎故君子有言曰天下國家所患莫甚於人臣
不知學人臣不知學則其君不得聞大道不得聞大道則淺俗之論進而
功德無由成矣然則學豈非君臣之急務乎　董音臣貞曰莫莫故切摸
求也監平聲好去聲嗟世宗處季終謀爲舉措有帝風亂極思治畀之孫
寡騰英雄周世宗姓柴名榮太祖養子也太祖殂即帝位世宗賢明之君
雖處於五季之終而其謀爲舉措有帝王之風焉常謂羣臣曰朕每思
致治之要未得其方寢食不安乃命者爲君難爲臣不易之撰嘗食珍膳
歎曰深愧無功坐享天祿既不能躬耕當與民除害差可安耳於是抱仁
政除苛弊慨然有平治天下之志人勤於爲治聰察如神審召儒臣講究
商搉大義尤不好絲竹琴瑟及玩好之物及殂遺令立梁王宗訓爲帝年
七歲是爲恭帝太后臨朝時河東劉鈞結契丹入寇恭帝命趙點檢北征
晚至陳橋驛軍中苗訓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磨盪者久之訓曰
天命也點檢當爲天子是夜軍將議曰我輩與國家宣力上無長君功成
誰賞不如先策點檢爲天子然後出征黎明軍士遂以黃袍加點檢身衆
呼萬歲擁點檢上馬入城恭帝禪位于趙點檢點檢即帝位是爲宋太祖
增義臣可仁曰治亂相尋氣數之常也五代之季亂之極矣或以威權

遂賁或舉義兵而起以智力上下僅能得之慷慨未境蹇官未誠捷肩異
姓主周太祖而天下粗安世宗繼之而兵革稍息然而嗣子幼沖婦人當
國苟非受命之君起而拯之則主寶人將釜炭矣唐明宗對天祝生聖人
而趙氏興焉蓋天不欲使生民糜爛也而宋太祖寬仁不殺天下遂定盍
于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豈不信哉　畫青臣貞曰麽上聲昇必主切付
與也音論好昔去聲朝馳遙切將去聲長上聲達直利切侍也上將掌切
代乾五紂偏野歸德蕩除一種宇跨唐越漢德化醇醲比湯武野叶承與
切五代之季天下大亂人道紀綱幾於泯滅強暴侵凌互相吞噬有如豺
狼之徧於原野宋太祖自歸德軍節度使受周禪改國號宋太祖即位收
附南北混而為一德澤敷化醇醲溥博雖漢唐之君皆不能及可以比於
湯武也　增義臣可仁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舉則國不國矣五
代之世如豺狼之逐鹿力強則得弱則噬不復有禮義廉耻矣宋氏既
興總攬權綱恢弘王道禮義廉耻典章文物燦然具舉漢唐之治皆將不
及也　畫青臣貞曰幾居希切噬時制切恢枯回切大之也息暴侵天地
歆藝太真仁渥澤深文明昌盛大儒革出森如林宋氏既興反殘唐之弊
政削藩鎮之威權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於是侵暴止息四海安寧天地歆

享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皆以明德相繼其德化恩澤被及深廣初金木五
星聚于奎壁故文教大明鉅儒輩出森然衆多如林木也　增義臣可仁
曰宋太祖起自軍旅晚年益好讀書太宗手不釋卷至真宗仁宗則德化
洽矣太賢之出豈非自上化下而致之耶　畫青臣貞曰歆虛音切伊洛
川産二賢千載訛謬一鼓扇聖人復起規矩不能加方員扇平聲復扶又
切伊洛二水名程氏居于伊洛之川一母而生二大儒兄明道先生名顥
弟伊川先生名頤克齊禹湯周孔之道自孟子沒而不傳故自秦漢以來
王道不明於天下漢唐之治雜用霸術故王道不明政化淺薄而功業不
及於古也及二程並出乃續孔孟不傳之緒自戰國至於五代數千載訛
謬之習一鼓扼而扇去之使不得亂人之心術後世雖有聖人復生習之
主方主員雖加規矩亦不可得而改其方員也　增義臣可仁曰先儒有
言曰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蓋堯舜之道不明久矣未
君德非堯舜之道不備天下非堯舜之道不治二程既出則堯舜之道復
明於世矣由孟子而來未有如二程者也繼以朱氏集大成於諸儒之傳
於是帝王之道益明實由二程夫子以倡之也杜鵑啼兆禍基安石坐招
金馬悉斡離虎視二帝青衣良可悲悉叶音離初邵堯夫登天津橋聞杜

鵑啼堯夫曰人事將至少有先兆杜鵑南方鳥也而至於北方此南方氣
至之兆也後當有南人來國將亂天下至神宗用王安石為相變更祖宗
之法遂致天下擾亂傳襲至於徽宗之世用蔡京為相京宗安石之術天
下益不安女真自北方起徽宗與之約滅契丹契丹既滅女真來勢長驅
攻陷汴梁金人斡離勃請天子親詣軍前約和徽欽二帝皆為所執斡離
勃據牀虎視遂以青衣易帝御服擄至北方二帝供沒于女真安石之學
不正其害至於如此　增義臣可仁曰王安石變宋氏祖宗之法始於擾
青苗也其術既行則天下動搖怨心起矣繼以徽宗崇侈起運花石蔡京
輩以諂諛事君為容身竊祿之計而天下益不安及金馬陷城擄執二帝
若事嬰兒無他此任相非人不能遵守先法之所致也然則學術之邪正
變法之良否可不慎乎可不慎乎　畫青臣貞曰悉去聲更平聲擾起度
切獨閩廣駕海航區區抱璽居偏方介淮兩帝羅天巨綱絕其綱高祖初
封康王京城不守二帝北度高宗奔江南御海船以避女真女真退高祖
即位都於杭州是為南宋女真據中原號大金以淮河為界而南北兩帝
譬猶羅天之大綱而中絕其綱維也　增義臣可仁曰按宋氏金氏分為
兩國而臣天祐不叙金氏者何也蓋金氏發於宋後亡於宋前實未嘗得

正統也此春秋尊王法大一統之義歟高孝賢君卒天亮寧理度猶綿綿
孫兒寡婦反爭爾者其誰懟高宗孝宗皆賢明之君而帝於江南是君卒
天也光寧理度相傳綿綿長久又一百四十餘年至少主幼沖婦人當國
操臣擅權內相殘害自取滅亡之道孫兒寡婦歸于聖朝亦猶周恭帝之
子母歸于太祖也又何咎人之有　增義臣可仁曰恭帝幼沖太后臨朝
此危亡之執也宋氏之衰亦然孟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其此之謂
歟　畫青臣貞曰少去聲朝馳遙切天王怒不知懼尚且牀邊鼻息鼾哉
族天休歸厥無城海之涸涸音互孟子曰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天王
既怒恩欽安民而尚且不知畏懼不歸正朔猶稱帝於江南初宋太祖欲
收南唐南唐遣使乞緩師太祖問曰何故抗我使者曰小國事大國如事
父母未嘗有過何罪見伐太祖曰汝固無罪我牀下復容他漢于打鼾睡
否使者不能對書曰俟天休命謂武王之師壓其無敗之師從容不迫
而天之美命果至海水涸謂不潮也　增義臣可仁曰我朝之收江南也
懇信既孚人心悅從兵戚之日兵不血刃市肆不變海水不潮豈非誠感
於天而天無應耶　畫青臣貞曰懇呼旬切緩古侯孚主而持之也使去
聲隊直刃切行刃切也從七恭切孚芳無切憶中原勢變遷代興代廢何可

言。六合無外。航海梯山歸大元。恩德中原之地。自古及今。歷幾何變。更迭興迭廢何可勝言。今六合之內無有外邦。海阻來舟。山阻來梯。咸歸于聖朝也。 增義臣可仁曰。按臣天祐所撰敘古頌。起自唐虞。而終於宋氏。囊括往世帝王行事之得失。著明歷代享年之脩短。其意善矣。其心忠矣。自戴籍以來。堯舜禹三聖人之治。莫可得而上矣。由禹而降。則歷四十有七年。太康以禽荒失國。政出后羿。冬四十一年而為羿所篡。又四十年而後少康復國。又一百九十九年。至孔甲淫亂。多信鬼神。諸侯離叛。又一百有五年而失於桀。湯興以來。歷二十年而太甲顛覆典刑。伊尹放之而復其位。又一百三十餘年。至雍已而商道衰。自太戊至武丁。凡三百餘年。而殺道再興。又一百六十九年而失於紂。周有天下。以先公歷世以積行累功。繼以文武周公之道德仁義禮以浹洽民以故其子孫縣縣。享年八百。以三百五十餘年而幽王失。以西戎之禍。及平王東遷。不能自強於政。於是王綱廢弛。威令不行。諸侯放恣。分崩離析。凡五百一十四年而歸於秦。秦得天下。暴虐其民。纔十有二年而天下亂。又二十八年而歸於漢。漢為天子。纔十有九年而呂后臨朝。劉氏子孫殄滅幾盡。又八年而文帝始得國。是後王氏以后族擅權。釀成禍亂。又一百八十四年而為王莽所篡。莽僭

位十有七年。復為漢有。更始不能君。二年而光武得之。其後子孫不監前失。縱使婦人當國。宦官執柄。繼以桓靈不君。董卓擅朝。而禍亂成矣。凡一百九十五年而為曹氏所篡。於是天下三分以成鼎足。凡四十五年而歸於晉。晉武為君。光明後精。繼以惠帝昏愚。賈后汙濁。宗室遘難。骨肉相殘。於是天下散為六七。合為二三。干戈不息。生靈塗炭。凡五十二年而為東晉。其間王敦跋扈。桓玄篡奪。禍亂非一。凡一百三年而為劉裕所篡。劉宋得之。明帝失御。加以蒼梧淫縱。凡五十九年而為蕭道成所篡。蕭齊得之根基既淺。而東昏失德。凡二十四年而歸於蕭衍。梁武為君。仁而不斷。權綱縱弛。身遭囚逼。餒辱臺城。凡五十五年而為陳霸先所有。陳氏得之。纔有三十六年。後主荒淫。而為隋所滅。隋文帝僅能混一南北。年以立嗣失宜。身遭子禍。煬帝北崩。九州擾裂。又十有四年而歸以高宗違禮。恠寵婦人。授以國政。武后稱制。中宗嫡嗣。親遭以而後復國。不改前轍。又五以至於明皇。恃其承平。荒於以、竊發四海。橫流以代。而以制陵夷。以褒寵。至於僖昭。以而為朱溫逼奪。是後則始於朱溫。訖於柴氏。五經易世。今五十有三年而歸於宋氏。宋得天下一百六十七年。至於徽宗荒縱。後臣專任。遂馴致靖康之禍。於是金兵內攻。邦分南北。又一百四十九年而歸於我朝。

蓋自堯舜而來至于今。凡三千五百有餘年矣。其間一離一合。一治一亂。或廢或興。或脩或短。不可勝紀。其能統一者。十有餘世而已。然究其離合之機。求其治亂之源。則知其所以廢興之由。脩短之故。而臣天祐所敘之說。燠然炳然無所匿其情矣。誠資治之要規。有國之龜鑑。備萬機之暇。時垂睿覽。

太上赤文帝君洞古經

道經太上赤文帝君洞古經。 操

真章。 有動之動出於不動。有為之為出於無為。無為則神歸。神歸則萬物云寂。不動則氣泯。氣泯則萬物無生。神神相守。物物相資。厥本歸根。默而悟之。我自識之。入乎無間。不死不生。與天地為一。 入聖章。 忘於目則光溢無極。泯於耳則心識常淵。兩機俱忘。絕眾妙之門。純純全全。合乎大方。溟溟涬涬。合乎無倫。天地之大。我之所維。萬物之眾。我之所持。曷有終窮。以語其秘哉。 住世章。養其無象。象故常存。守其無體。體故全真。全真相濟。可以長久。天得其真故長。地得其真故久。人得其真故壽。世人所以不能長久者。為喪其無象。散其無體。不能使百骸九竅與真體並存。故死矣。呪曰。天地人。三才明。北極降。拘吳靈。除災障。度超昇。祖先惡。剪鬼形。急急如律令。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八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八十九　六姥

古

古氏

古月音新平元和姓纂風俗通古公亶甫後因氏焉晉平公時有人古乘蜀志廣漢功曹古牧河內北齊中散大夫古起起子道隋兵部侍郎河南官氏志吐奚氏改為古氏姓氏急就篇說苑晉有人古乘亦作固神僊傳古元之宋古耕道見東坡文又複姓古冶字姓氏源流新安古今姓氏辯證出自姬姓周太王亶父避狄人之難去國于岐山之下自號古公後氏焉漢有京兆古生為都掾史四十餘年善詭慢二千石隨以諧謔趙廣漢馳之京師以古掾曹為俳戲後漢東平憲王從王古霸長沙孝子古初唐高宗時部將古神感宋朝嶺外人古成之及進士第為綿竹令嘗遇異人授道書今姓纂羽音與翦詁姓通姓氏遂筆晏子春秋古冶子齊勇士北姓古口引氏

古強

抱朴子祛惑篇昔有古強者服草木之方又頗行容成玄素之法年八十許尚聰明不大羸老時人便謂之為仙人或謂之千載翁者揚州稽使君聞而試迎之於宜都既至而咽鳴掣縮似若所知實遠而未皆吐盡者於是好事者因以聽聲而響集望形而影附雲萃霧令竟守數之鑽餉相屬常餘金錢雖樂里之見重於往漢不足加也常服天門冬不廢則知其體中未嘗有金丹大藥也而強當暮涉書記頗識古事自言已數千歲敢為虛言言之不怍云已見堯舜禹湯說之皆萬萬如實也世云堯眉八采不然也直兩眉頭甚堅似八字耳堯為人長大美髭鬢飲酒一日中二斛餘世人因加之云千鍾實不能也我自數見其大醉也雖是聖人然年老治事轉不及少壯時及見去四凶舉元凱賴用舜耳舜是孫執小家兒耳然有異才隱耕歷山漁于雷澤陶于海濱時人未有能賞其奇者我見之所在以德化民其目又有重瞳子知其大貴之相常勸勉慰勞之善崇高尚莫憂不富貴火德已終黃精將起誕承歷數非子而誰然其父至頑其弟殊惡恒以殺舜為事吾嘗諫諭曰此兒當興卿門宗四海將受其賜不但卿家不可取次也俄而受禪常憶吾言之有徵也又云孔子母年十六七時吾相之當生貴子及生仲尼真異人也長九尺六寸其頭似堯其項似皐陶其肩似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雖然貴若孫微然為兒童便好俎豆之事吾知之必當成就及其長大高談驚人遠近從之受學者著錄數千人我喜聽其語數往從之但恨我不學不能與之覆疏耳嘗勸我讀易曰此良書也丘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撾三折今乃大悟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麟死孔子以問吾吾與之言此非善祥也孔子乃愴然而泣後得惡夢乃欲得見吾時四月中盛熱不能往尋聞之病七日而沒于今髣髴記其顏色也又云秦始皇將我到彭城引出周時鼎吾告秦始皇言此鼎是神物也有德則自出無道則淪亡君但修己此必自來不可以力致也始皇當時大有怪吾之色而牽之果不得出也乃謝吾曰君固是遠見理人也又說漢高祖項羽皆分明此事甚多不可具記時人各共識之以為戲笑然凡人聞之皆信其言又強精於嘗驗志事機稽使君曾以一玉危與強後忽語稽曰昔安期先生以此物相遺強後病於壽春黃整家而死整疑其化去一年許試鑿其棺視之其尸宛在矣此皆有名無實使世間不信天下有仙皆坐此輩以偽亂真也

古弼

魏書列傳弼代人也少忠謹好讀書又善騎射初為獵郎使長安稱旨轉門下奏事以敏正著稱太宗嘉之賜名曰筆取其直而有用後改名弼言其輔佐材也令弼典西部與劉潔等分綰機要敷奏百揆世祖即位以功拜立節將軍賜爵靈壽侯征并州叛胡還進為侍中吏部尚書典南部奏事與安原降東部高車於巳尼陂又與劉潔屯五原河北以備叛民拜安西將軍從征赫連定駕至平涼次于涇南遣弼與侍中張黎擊平涼赫連定自安定率步騎二萬來救與弼等相遇弼偽退以誘之世祖使高車勅勤馳擊定斬首數千級弼乘勝取安定又與永昌王健等討馮文通文通嬰城固守弼棄其禾而還後又征文通文通求救於高麗高麗救至文通將東奔民多難之其大臣古泥曰民心之不欲遂率眾攻文通開城門以引官軍弼疑古泥譎詐不入城高麗軍至文通乃隨之文通之奔也令婦人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麗陳兵於外弼部將高苟子率騎衝擊賊軍弼酒醉拔刀止之故文通得東奔將士皆怒弼不擊世祖大怒徵還黜為廣夏門卒尋復為侍中與尚書李順使于涼州拜安西將軍賜爵建興公鎮長安甚著威名及議征涼州弼與順咸言涼州乏水草不宜行師世祖不從既克姑臧微嫌之以其有將略故弗之責也劉義隆遣將裴方明等擊南秦王楊難當難當遣使請救兵未至難當奔上邽方明克仇池立楊玄庶于保熾於是假弼節督隴右諸軍義隆遣其秦州刺史胡崇之屯仇池弼與平西將軍元齊邀崇之於濁水臨陣擒之其眾走還漢中弼等從祥郊山南入與東道將皮豹子等討仇池遣永安侯賀

純攻長隆塞狹道守將要道祖退守狹亭諸將以山道險峻時又雪潦用馬不便皆遷留不進澍獨進軍使元衛賀純等擊狹亭遁祖南走沈池平未戰諸公復推楊文德爲主圍沈池澍發上邽高平沂城諸軍討之沈池圍解文德走漢川時豹子皆關中諸軍次於下辨聞沈池圍解議欲還軍澍使謂豹子曰比遣破賊軍恐彼君臣未體大分耻其負敗或來報復若其班師寇衆復至後舉爲難不如繕兵練甲蓄力待之不出秋冬南寇必來以逸待勞百勝之策豹子乃止世祖聞之曰澍之言長策也制南秦澍謀多矣恭宗總攝萬幾徵爲東宮四輔與宜都王穆壽等並參政事詔以澍保傅東宮有老成之勤賜帛千匹綿千斤遷尚書令澍雖事務殷湊而讀書不輟端謹慎密口不言禁中之事功名等於張黎而廉不及也上谷民上書言苑囿過度民無田業乞減太半以賜貧人澍覽見之入欲陳奏遇世祖與給事中劉樹碁志不聽事澍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世祖前捽樹頭掣下床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世祖失容放碁曰不聽奏事實在朕躬樹何罪置之澍具狀以聞世祖奇澍公直皆可其所奏以丐百姓澍曰爲臣而逞其志於君前者非無罪也乃詣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世祖遣使者召之及至世祖曰卿其冠履吾聞

築社之役蹇蹷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然則卿有何罪自今以後苟利社稷益國便民者雖復顛沛造次卿則爲之無所顧也世祖大閱將校獵於河西澍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澍命給弱者世祖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澍頭尖世祖常名之曰筆頭是以時人呼爲筆公澍屬官惶怖懼誅澍告之曰吾以爲事君使畋獵不適盤遊其罪小也不備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焉之志闚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軍實爲不虞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吾何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此自吾罪非卿等之咎世祖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後車駕畋於山北大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牛五百乘以運之世祖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澍表至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鴈侵費風波所耗朝夕參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世祖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所卜可謂社稷之臣初楊難當之來也詔澍悉送其子弟於京師楊玄小子文德以黃金四十斤賂澍澍受金留文德而遇之無禮文德亡入劉義隆世祖以其正直有戰功弗加罪責也世祖崩吳王立以澍爲司徒高宗即位與張黎並坐議不合旨俱免有怨謗之言其家人告巫

蠱俱伏法時人冤之北史論曰古澍軍謀經國有柱石之量張黎誠謹廉方以勳舊見重並纖介之間一朝隕覆宥及十世乃徒言耳劉潔咨之徒也丘堆敗以亡身娥清伊䛑俱以材力見用而皷以誅戮取異其殆優乎乙瓌之驍猛周幾之智勇代田之騎射其位遇豈徒然也車伊洛宅心自遠豈常戎乎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來大千宿石戎誠發于衰竭節危難或志存衛主義足感人苟非忠烈亦何能若此宜其生受恩遇歿盡哀榮主如安國以主覆亡害盈之義也周觀尉撥陸真呂洛拔等咸以勇毅自進而觀竟致貶黜異夫數子者矣薛彪子世載強正婁珍克盛家聲美矣乎魏之諸將罕方面之績尉元以寬雅之風膺將帥之任威名遠被位極公老自致乞言之地無乃近代之一人歟白曜出專薄伐席卷三齊考績圖勞固不細矣而功名難處追猜嬰戮宥賢議勤未聞於斯日也和其奴之貞正苟頹之剛直字文福之氣幹咸亦有用之士乎通鑑綱目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魏殺其外都大官古澍張黎注魏南安王余之立也以澍爲司徒黎爲太尉及是黜爲外都大官坐有怨言皆被誅

古道子

北史列傳道子河內人父起魏太中大夫道子有幹局當官以彊濟知名歷檢校御史司空田曹參軍自稟奭等俱

涉學有文詞荀仲舉蕭慤工於詩詠慤嘗秋夜賦詩其兩句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爲知音所賞見北齊祖鴻勳傳後

古之奇

辛文房唐才子傳之奇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洪源考不及第與耿湋同時嘗爲安西幕府書記與李司馬端有金蘭之好工古調足幽閒淡泊之思婉而成章得名藝圃不泛然矣詩集傳於世

古成之

惠州府惠陽志成之字並奭河源人也簡靖力學宋初嶺嶠文風未振雍熙三年成之以奇產在增城充廣州鄉薦詣府勸駕詩云衆中有道逢千歲嶺外觀光抵一人赴省道由漳州拔郢遇異人韓泳與飲於市韓謂之曰公骨氣軒然深負道氣非塵埃中人可罷此行願歎所聞成之答曰家貧親老期得祿以養親韓笑曰子志誠可尚第恐轉溺塵土耳將數日韓遂仙去是歲成之省試報罷越三年宋端拱改元成之再舉至京師於閶闔門外見一人長揖而來乃韓泳也握成之手云公此行成名矣因贈以詩云德行文章已出羣的將仙道付於君浮名若也爭休得占取閶闔一片雲成之果以第十九名過省時第進士者二十八人狀頭程宿陳文惠公堯佐預焉聞喜宴罷韓泳不期而至文

惠謂成之曰周揆二十八人皇上以象二十八宿于南人也得預茲選可謂榮矣韓曰天地生材何間南北公與時來必不由成之之鄉既登第初調真定府元氏尉擢授青州益都縣簿宋淳化三年召試館職除校書郎使蜀亂上命張忠定公詠出知成都忠定辟成之知綿州魏城縣既至運米以濟饑民發藥以療疾疫立鄉校課農桑遭亂之俗一變宋咸平五年蜀漢又有警上復命忠定公復知成都忠定以成之長於撫恤再辟知漢州綿竹縣其政如宰魏城時常嘆曰吾竊祿欲榮親今親已歿吾何以仕為哉慨然有歸歟之興有思歸浮詩見集中是年漢州有術史自青州來韓泳致書於成之覽之乃酣飲累日不臨政遣家諸大書題于後曰物外乾坤誰得到壺中日月我曾遊留令留吉爭留得一醉浮生萬事休書已擲筆而逝是夕遂不起縣方中于州而公先至漢州謁太守人皆謂其尸解而去家人發棺視之則尸已解但遺靴一雙後陳文惠公自潮倅移守是邦過河源聞成之仙去乃追感舊事留題於雲泉寺壁云欲見故人面仙鬼去未還旁人應笑我兩日住遊山蓋韓之言至此始驗令子孫或居梅州或居惠州河源立溪鄉居于梅州有名黃者擢宋紹聖元年第官至五品乃其四世孫也舊志云按古公始到省時韓泳以仙道邀之公辭以

苟祿養親其後凡兩應張忠定公辟撫定蜀亂贊畫多矣親沒後方歎曰吾何以仕為哉遂翩然為物外之遊由此觀之公忠孝人也其以三才並立之身卓然自立如此豈與遺世絕物之仙同日而語哉其論當矣

古大素

宋呂淨德先生集醫傳古府君墓誌銘予謫官陳安得古太素與之游太素知道者寓於醫以自晦始即之知不能言謂其賢人也徐而叩之或及於治病謂其良醫也久而親之知其用物理能自得也蓋少時嘗遇河南李君傳以丹訣戒以素書晚又得隱者趙君付以金丹二故練藏養氣皆有深術所謂丹訣者蓋順天地陰陽造化自然之理受之以神持之以心所謂素書者蓋言保生之要本於內真知之必脩脩之必不息所謂金丹者燦然有晶輝圓而粒也太素既語予以丹訣其二物皆得而見之若李趙二君則不得而見不知其何如人也太素又嘗謂予曰趙君既以金丹見遺且言脩道有三限之别上者享年百有二十九十次之七十又次之予至七十有疾將解去即服金丹以圓一性涉歷三世乃超離形器之外予聞是說至元豐七年太素年七十忽感疾如趙君之言餌其金丹後二日而卒寔某月某也嗟夫道家之說天地

與人以生不與之死戕伐其生而死者舉世皆是也知有神仙之道從而學之者欲保其生也如趙君之言必涉三世而後得其難如此乎豈塵埃胭昏之內罪垢汙濁纏結塗潰必洗滌刮磨經數百載然後完潔乃可以保天地之所與者乎抑定於中者不亂累於外者可忘水火刀鋸之來尚委而去況疾病乎天下之事有不可致詰者今趙君之論太素之亡亦其一端乎太素諱世謨曾祖諱某祖諱某皆占籍金水大素好恤孤賙急人多賴其力亦內真之助也家藏遺書五千卷著禪頌千餘首述五運六氣圖六十年叢候訣皆有理趣子三人公輔公述光卒成之舉進士女四人悉嫁良族八年九月某日乃葬于栢顧鄉羅曲里西山之陽銘曰君常攝生宜壽且祺乃以疾終莫得而知仙說有失生兮可遺或寓而正或委而馳為君作銘縱言及斯

君如不昧尚亦笑之

古摯

宋王灼順堂集古摯墓銘君諱摯字通老古公豊父後世為濟州鉅野人朝奉郎知峽州夷陵縣堯卿之子朝請大夫致仕晃之孫贈朝請郎仲信之曾孫君少孤政和初以算學登第授承信郎調龍州清水縣令麻倉金窟發主者私獻祈勿舉君叱退以實聞關中亂大盜

史斌由河池窺蜀部刺史檄君築山塞作保聚計時王㙉駐兵興元君度彬必梗於㙉徒擾邑民無益也力陳不可坐慢令對移監本州市易務邑父老詣請還任從之官滿又借留三年利州路安撫司辟幹辦公事罷去為邛州火井縣尉予兵統制劉錡集諸尉習射君挾一矢發中的遷成都府兵馬都監建言創樂局惠民至今不廢歷石泉軍白沙知寨監嘉州洪雅縣酒稅成都九縣巡檢邛蜀黎雅州都巡檢邛之思安鎮兵馬都監皆有稱四川宣撫使鄭公剛中辟幹辦官鄭去蜀奏為成都府等路第三正將四川制置使李公璆奏知威州未赴也初有旨鬻行僧道度牒宣撫帑籍中餘在數百鄭靳之璆作藁案牘付君變易充邊費御史劾鄭諸過詐江州起獄君章連就逮獄具奪修武從義秉義郎三官勒停特除名紹興二十四年九月戊辰卒官敘秉義郎娶張氏職方員外郎器之女男曰邦材承信郎合州賡安軍同巡檢曰邦寧習進士舉女適承信郎監眥州商稅務趙師聖孫男各一人十二月丙子葬于遂寧府小溪縣政成鄉慈觀山東崗君健敏解事和易多可以故勢人每薦用而所至賓客充溢書畫修成都旗門掘出片石款刻云五五二十五五五復畫數與君相見時史詩二十五君曰吾既半百豈壽當爾耶至是乃信銘曰予氣之初數隨與

俱。壽過老傳。光示厥符。執榮執枯。
孰避孰趨。君其置恨。歸此泉區。

古洵直 元一統志 洵直字夢符。成都金水人。元符求直言。大臣復進紹述之說。書上忤意。冥之罪。登崇寧冢。暨唱名復跡列曾上書切直黄定等十八人。洵直居其一也。詔獄徙淮陽。二歲而歸。又六年始得賜出身入仕。紹興二年。詔搜訪十八人者存不一二。洵直亦不自表。 輿地紀勝。紹興二年。洵直知華陽縣。遷一官。以元符上書被黜故也。

尼龎古鈔兀 金史列傳 鈔兀。蜀速館人。國語解尼龎古漢姓日魚。初爲大臭扎也。補元帥府通事。宋將韓世忠率軍數萬圍邳州。鈔兀將輕騎數百與偵人數輩間道往救之。敗敵兵六千。翌日宋兵復圍下邳。鈔兀復敗之。宋人攻濟州。奪戰艦略盡。是時鈔兀往宿州分蒲晉虎軍還。至大河與敵遇。力戰敗之。盡復戰艦。王師復河南。宋別將由胡陵夜襲李董布輝營。士卒盡沒。鈔兀從東平總管併力戰卻之。元帥府賞以銀幣。鈔兀勇敢。善伺敵虛實。以此屢捷。帥府承制加忠顯校尉。爲蕃部禿里。賜錢萬貫。幣帛三百匹。衣一襲。馬二疋。將之官。河間

尹大臭白于元帥。請留鈔兀以給邊事。許之。復賜錢萬貫。銀二百五十兩。重綵三百端。馬三匹。錄功授慶陽少尹。海陵將代宋。而契丹反。召入諭之曰。汝久在邊陲。屢立戰功。昨遣樞密使僕散忽土。留守石抹悰忠等討契丹。師久無功。已寘諸法。今命汝與都統白彥敬副統紇石烈志寧進討。因賜其裝廄馬四匹。鈔兀與彥敬等至北京。未能進。會世宗即位遼陽。鈔兀遣謁。遼輔國上將軍。與都統吾扎忽副統渾討窩斡。鈔兀行至家歷與窩斡遇。左軍小却。鈔兀挺槍馳入其陣。手殺二十餘人。賊乃退。元帥僕散忠義自花道退之。鈔兀以前鋒追及于陷泉。遂大敗之。事平。遷西北路招討使。改東北路。鈔兀與兒顏思敬有隙。思敬爲東京留守。奉詔至招討司。鈔兀不出錢。世宗聞之。遣使切責之曰。卿本大臭扎也。起身細微。受國厚恩累歷重任。乃以私憾不餞詔使。當內省自訟。後勿復爾。朕不能再三曲恕汝也。既而思敬爲平章政事。北路招討使鈔兀以私取諸部進馬事覺。被逮。將赴京師。鈔兀爲人尚氣。次海濱縣。慨然曰。吾豈能爲思敬辱哉。遂縊而死。十九年。詔以鈔兀舊功授其子和尚世襲布輝猛安徒胡眼謀克。

尼龎古鑑 金史列傳 鑑本名外留。隆州人也。識女直小字及漢字。登大定十三年進士第。調隆安教授。改即墨主簿。召授國子助教。擢近侍局直長。世宗器其材。謂宰臣曰。新進士中。如徒單鎰。夾谷衡。尼龎古鑑。皆可用也。改太子侍丞。踰年遷應奉翰林文字。兼三部司正。世宗復謂宰臣曰。鑑嘗近侍。朕知其正直幹治。及爲東宮侍丞。保護太孫。禮節言動。猶有國俗純厚舊風。朕甚嘉之。章宗立。累遷尚書户部侍郎。兼翰林直學士。俄轉同知大興府。用大臣薦。改知大興府事。明昌五年。拜參知政事。奏謹曰文肅。贊曰。移刺履從容進說。信乎於君。主論理純備。駿以孝行爲治本。其得古人遺學歟。昔臧孫達忠諫於魯。君子知其有後。信矣。張萬公引正守己。質言無華。關壕拮地之議。明灼利害。如指諸掌。閑於宰説而不式。致仕而歸。理勢然也。蒲察通之哭海陵。君臣大義。死生一之。其志烈矣。程輝幹特剌之骸。直劉瑋董師中之通敏。才皆足以發聞然師中有附胥之譏。劉瑋見避事之責。其視前人多有愧矣。王蔚。馬惠迪之徒。何足算也。

尼龎古蒲魯虎 金史忠義傳 尼龎古蒲魯虎。中都路猛安人。明昌五年進士。累官補尚書省令史。從平章政事僕散揆伐宋。兵罷。除同知崇義軍節度使事。察廉。改東平府治中。歷環州。裕州刺史。翰林待制。開封府治中。大理卿。尋擢知河南府事。兼

河南路副統軍。貞祐四年。惡備京西。爲陝州宣撫副使。兼西安軍節度使。是歲。元兵取潼關。戍卒皆潰。蒲魯虎禦戰。兵敗死焉。

蒙古綱 金史列傳 蒙古綱本名胡里綱。咸平府猛安人。承安五年進士。累調補尚書省令史。除國子助教。貞祐初。自請招集西山兵民。進官一階。賜錢二百萬。遷都水監丞。尋加遥授永定軍節度副使。招捕有功。遷太子左諭德。除順州刺史。遷同知大興府事。三年。知河間府事。權河北東路宣撫使。也。冀州軍食不足。徙河南。綱欲徙河南行主徐州。未渡河。南尚書省奏。東平宣撫使完顏弼行事多不盡。乃以綱權山東宣撫副使。改山東路統軍使。兼知益都府事。權元帥右都監。宣撫如故。四年十月。行元帥府事。綱奏山東兵後。楊安兒黨內有故溜王習顯。故留守术羅寺家奴。不在赦原。據險作亂。至今未息。民多歸之。乞普賜恩宥。宣宗即命赦之。仍贖爲良。興定元年。從知東平府事。遷元帥右監軍。久之。拜右副元帥。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先是。東平治中汶烈生事削降。歇年。詔仍從軍。有功復用。綱遣汶烈討花帽賊于曹濮間。捷報。乃汶烈復前職。興定二年。詔曰。卿以忠貞。爲國捍難。保完城邑。朕甚嘉之。可進官二階。賜金幣一重。幣十端。興定三年。奏曰。濟南。介小東兩路之間。最爲衝要。被兵日久

雖與東平隣接不相統屬緩急不相應乞權隸本路且差近於益都詔從之綱奏恩州武城縣艾家凹水灤清河縣澗口河灤其深一丈廣數十里險固可恃因其地形少加浚治足以保禦請遣州民其中多募義軍以實之綱以山東恃東平為重鎮兵卒少守城且不足況欲分部出戰是安坐以待困也乃上奏曰伏見貞祐三年吉里甲石倫招義軍設置長校各立等差都統授正七品職副統正八品萬戶正九品千戶正班任使謀克雜班仍三十人為一謀克五謀克為一千戶四千戶為一萬戶四萬戶為一副統兩副統為一都統設一總領提控令乞依此格募選以益兵威制可是歲益都桃林寨總領張林獅張大刀據險為亂自稱安化軍節度使綱奏林勢甚張乞遣河南馬軍千人單州經略司以東接應左司郎中李蹊請令綱約燕寧同力殄滅單州經略使完顏仲元分兵三千人同往寧相以粮運不給益都以東蒲聚不止一張林宜令綱設備禦俟來春議之四年張林侵掠東平綱遣元帥右監軍行樞密院事王庭玉討之圭舊縣遇張林衆萬餘人據嶺為陣庭玉督兵踰嶺搏戰林衆少卻且欲東走庭玉踵擊大破之殺數千人生擒張林獲雜畜兵仗萬計降虎寨諸寨悉令歸業詔賜空名宣勑聽綱第功遷賞遣樞密院令史劉顒淮殺張林于東平

張林乞貸死自効請曰臣兄濆在宋為統制有衆三千駐即墨米陽之境請以書招之使先致諸賊之款密者相為表裏然後以撒招益都張林不從則合擊之山東不足平也所謂益都張林即據府事遂因琢者也事見琢傳綱以林策請于朝樞密院請羈縻使之制可以為萊州兵馬鈐轄又之山東不能守林乃降於宋云初東平提控鄭倜生擒宋將李資綱奏賞倜軍臣謂李資自稱宋將無所憑據請詳究其實綱奏臣自按問俱獲宋將統制十餘人皆以資為將無異辭此輩力屈就擒豈肯虛稱偽將以重獲者之功令多致之際賞功後時將士且解體凡行賞必求形跡邇為逗遛恐未可也詔即賞之綱奏遼東渡海必由恩博二州之間乞置經略司鎮撫從之興定五年二月東平解圍宣宗曲赦境內凡東平府試諸科中選人嘗被任使已適省試期日特免省試惟經童律科即為及第似涉太優別日試之皆從綱所請也詔以綱王庭玉東莒公燕寧保全東平各遷一階是歲燕寧戰死綱奏寧所以居天勝寨乃益都險要之地寧嘗招降羣盜胡七胡八因為牙校委以腹心羣盜皆有歸志及寧死復懷顧望胡七胡八亦反側不安臣以提控孫邦佐世居泰安衆心所屬遂署招撫使以提控黃摑九也先總領副之此當先奏可顧事勢危迫故輒授之燕寧

死而綱勢孤矣綱奏請移軍於河南詔百官議御史大夫紇石烈胡失門以下皆曰金城湯池非衆不守東平孤城四無應援萬一失之則官吏兵民俱盡徙之河南以助防秋翰林侍制抹撚阿虎德奏曰車駕南遷恃大河以為險大河以東平為藩籬今乃棄之則大河不足恃矣兵以將為主將以心為主蒙古綱既欲棄之決不可使之守矣宜就選將士之願守者擢用之別遣官為行省付以兵馬鎧仗從宜規畫軍食樞密院請用胡失門議焚其樓櫓廨舍而徙之宣宗曰此事朕不能決擇衆議可者行之樞密院頗采阿虎德議許綱內徙率所部女真契丹漢軍五千人行省邳州元帥左監軍王庭玉將餘軍屯黃陵崗行元帥府事於是綱改兼静難軍節度使行省邳州自此山東事勢去矣是歲六月以歸德邳宿徐泗之軍食詔綱率所部就食睢州綱奏宿州連年饑饉加之重歛百姓離散鎮防軍遷徙違躁窘迫陵辱有甚于官衆不勝其醜背懷報復之心近日高羊哥等苦其佃戶佃戶積怨執羊哥等扶之井中武夫不識緩急乃至于此乞一切所負並令停止俟夏秋收成徵還軍人量增廪給可也詔議行之元光二年三月以邳州經略司隸綱令募勇敢收復山東初碭山首領數人以減罷懷怨怨誘脅餘衆作亂引水環城以自固構浮橋於河上結紅

襖賊為援同僉樞密院事徒單牙剌哥會諸道兵討之綱云碭山北近大河南近汴堤東西二百里大河分流其間乾灘泥淖步騎俱不可行惟宜輕舟往來可選銳卒數千與水軍婦兵以舟二百艘由便道斷浮梁絶紅襖之援募膽勇有口辯者持牒密諭之以離間其黨與臣已遣三人入賊中復分兵屯要害別以三百人巡邏乞賜空名告身從便遷賞樞密院奏已委監軍王庭玉駐歸德單陵備之矣仍令牙剌哥水陸並進先行招諭不從乃合擊之其空名告身宜從所請以責成功無何碭山賊夜襲永城縣行軍副總領高琬萬戶麻吉擊走之殺傷及溺死者甚衆奪其所俘掠而還詔綱併力討之綱遣降人陳松持牒招李全全縛松將斬之已而但黥其面遣還綱奏全有歸國意厭實張林亦可招之此謂益都張林也詔擬賞一品官職封國公仍世襲全階正三品職正二品林山東西路宣撫使兼知益都府事與全皆賜田百頃受命往招者先授正七品官職賜銀二十五兩事成遷五品會綱遇害而止綱御下嚴信賞必罰邳州軍不樂屬綱八月辛未朔邳州從宜經略使納合六哥都統金山顏俊率沂州軍士百餘人晨入行省殺綱及僚屬于省署遂據州反樞密院奏請出空名宣勑設重賞招誘丞相高汝礪曰懸重賞募死士必有能取之者宣宗不

得已下詔罪綱以撫諭六哥六哥遣人送綱尸及虎符牌印終不肯出乃升經畧司為元帥府加六哥泗州防禦使權元帥左監軍副使烏古論老漢加邳州刺史權右監軍頃之邳州卒迷歸詣總帥牙吾塔言六哥已結李全為助遣總領孛术魯留住等毀其橋梁攻破承安青陽寨留兵戍守六哥惶懼乃言待李全兵入邳州誘而殺之以圖報效宣宗曰李全豈無心者六哥能誘而殺之詔詐耳十月壬辰牙吾塔為邳州急攻之紅襖賊高顯等殺六哥函首以獻詔加顯三品官職受世襲謀克佚進四品陳榮邢進遷金鎭興孫仲皆五品賞銀有差

雍古按竺尒

元元明善清河集元故行大元帥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武宣雍古公神道碑銘有序皇慶二年制詔丞相西臺侍御史世延可江淛行省參政御史大夫奏曰侍御史闕請用世延上曰江浙重諸省無以易之大夫固請乃允既拜之明年制詔丞相若曰侍御史世延乃祖乃父著勞烈于我家世延教官三十年朕嘉其清禮其議加恩事下翰林太常翰林太常策功考制請贈其祖推忠佐運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武宣其父贈推誠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梁國公謚忠定祖母秦國夫人母梁國夫人妻隴西郡夫人制曰可亡何命世延參知政事謹按秦國公諱按竺尒雍古族人蚤孤金羣牧使姓术要甲名達工者為公外大父養公其家术要甲譌為趙家因為趙家而公子孫亦氏趙歲辛未牧馬畫入于我太祖皇帝達工死其官公時年十四入隸皇子察合帶部少長從大獵射殪數麋衆辟易猛虎公笑其孱盤馬三發皆中虎要害於是公之騎射服一軍甲戌從征西域下尋思干阿里麻等城策勳官之千戶丁亥從上取積石德順河臨洮公斬首百五十級攻鞏昌不下去至秦州班師太宗皇帝登極稱皇子曰皇兄專征伐承制封拜以公為元帥夏國平戊子皇兄命公鎭刪丹懷徠新附置驛抵撥酒泉至玉關通道西域從定關隴辛卯大軍復圍金鳳翔公攻西南隅城陷追斬守將劉興哥從擊西和宋將強俊壁數萬人清野以老我師公將死士詬城下挑戰誘俊俊怒擊我公佯北賊逐利去城稍遠奇兵入奪其城要其歸師賊亦殊死戰斬首數千級生獲俊餘衆退保仇池擊之乃潰從拔平凉慶陽涇邠原寧公獲將三斬首虜三千既而涇州亂殺守將公往定之或請門誅叛人不爾不靖公但坐首惡原州人見師還健者夜忽亡去棄其孥老衆曰此必反非阬之不懼餘城公曰殺降有禁此非叛健者慮吾幷驅之還爾乃遣人好語之曰而輩古將以軍法治叛者罪及父母妻子吾憫爾心其歸安保無他明年草青具牛酒迎師於爾州衆果歸凡全二三萬人又一豪曰陳苟匿男女可數千新砦諸洞衆欲熏殺公曰指之不出爾熏不後即從三五騎抵砦下馬解弓矢召陳苟遇與之語折矢誓苟苟覘知公官人即相呼羅拜謝更生恩時金人守潼關師東攻關戰犄車回不克睿宗分兵迂道並山南間入金境公前驅趣散關宋人已燒絕棧道乃由兩當出魚關軍沔州而宋制置使桂如淵守興元議使如淵假道公在行語如淵曰宋雖金若何胡不肆我兵鋒一洒國恥我欲假南鄭道道洋金牧馬唐鄧與王師會剿金辱王宋固之利其利師壓君境勢不徒還謂君不得不吾假也如淵即輸芻糧使百人導之東適漢水可涉達鄧西破小關于金人大駭神我其平章完顏合荅樞密使移剌蒲元帥十七都尉兵數十萬禦師于鄧不與戰直趨鈞州金師陳三峯山下會大雪交戰公先所部摧其前拒衆乘之奮金師敗績由是金不能國睿宗以玉林盤生口二十賞公假道功癸巳金主棄汴奔蔡十二月從師圍蔡明年正月滅金凱還金大將郭蝦蟆猶保金蘭定會命公往取圍蝦蟆于會州日夜攻關城中食盡蝦蟆突走公敗之門門不及閉我軍逐入殺几禍梗師衢堵而巷戰死傷無數蝦蟆手劒驅其妻子聚一室焚之已乃自投火中有女奴從火中抱兒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若此忍使絕嗣此將軍兒幸哀收之言畢復赴火死公惻然命保其孫遂定四州初金總帥完顏仲德聞其主奔蔡勒兵入死國難大校汪良臣攝帥事保石門山至是皇子闊端帥師取鞏昌公約諸將奏記皇子曰亡國孤臣禮爲足支請使一介可不費一矢下乃遣公等招之果籍吏民降皇兄錄公能彌日拔鞏夏言冠軍也凡三賜錦衣白金為兩五千擇帳下材官十人佐公畫一上公功皇帝勞公曰平關隴功無右汝者長軍民何官為尊汝自擇公對曰臣勞不爲恩敢辱尊官制下拜征行大元帥衣之錦裘丙申大舉伐蜀皇子出大散道宗王穆直出陰平道期會于成都公將徼軍從宗王破宕州降階州攻文州守將劉祿不下數月諜知城中不可井作鶩車洞薄壘奪其汲道以渴之公先登殺守陴數十人衆挎進如雲城中氣奪祿自剄死城陷因招徠吐蕃酋長勘陀箄數十族遂與大散軍合克成都師還而成都叛明年公言宗王曰隴州縣甫平人志猶貳西漢陽當隴蜀之衝宋及吐蕃利於入寇此為重鎭宜得良將宗王曰安反側制寇賊此策是也然無以易汝遂分國人千戶五人使帥其衆隸麾下公命侯和尚別戍沔之石

門。术曹戍隋之兩水。達偵候滇徼遷撫驍剗殘燹屬驍累。環數十里。一皆悚慴。戊戌。從都元帥塔海伐蜀。克隆慶。明年攻重慶。又明年圍萬州。州將將舟師千艘遡江逆戰。我以勁兵乘巨艦。巨艦溯江流衔馳將覃舟其間。弓弩雨射。宋人不戰。敗。諸夔門。公受上賞。辛丑。師伐西川。破城二十。成都將田顯開北門內我。制置使陳隆之走。公追獲西山。縛至漢州。使呼守將王夔。夔不降。兵進。夔棄城走。壬寅。克遂寧瀘敘。癸卯。破資州。庚戌。命公置涇邠二州。招集流離。勸農通商。捕見生聚。宋制置使余玠寇興元。文州降將王德新襲執巷牛兩鎮將叛走江涸。憲宗皇帝詔公還舊鎮。公猶遣將復取巷牛。丁巳。朝廷覓置成都。公老戎馬間。將委軍事於子。冀得擾游年歲。世祖皇帝立。渾都海阿藍答兒反。騷動西北。詔合丹合必赤阿合馬三王討之。公誓衆曰。國恩厚吾。吾復不得報。死。今內難方殷。渙亂隴斯。豈臣子養安之秋。雖老尚足破賊。七月。引兵出刪丹之耀碑谷。從王阿合馬軍。軍迭出戰。會大風晝晦。驚擊天地。王乘賊敗。斬級無算。公與總帥汪良臣。禽渾都海阿藍答兒。捷聞。璽書褒美。賜弓矢錦衣白金。中統癸亥春三月二十有三日。以疾薨于西漢陽私第。某年某月某甲葬鸞停山。春秋六十有九。夫人白氏。即秦國賢明貞淑。內則完美。子男十人。曰闊里嗣

元帥。曰南家台。早世。曰黑仔。即梁國公。佩金虎符。嗣元帥。曰阿巳直。曰鐵木兒。佩金虎符。昭毅大將軍。管軍萬戶。曰質兒丸台。曰主渾真。佩金符。承信校尉。管軍千戶。曰伯延察。曰野速台兒。曰孛浪台。孫男若干人。曰訥懷。佩金虎符。吐蕃宣慰使都元帥。曰世延。即參政。曰步魯答。佩金虎符。安遠大將軍。管軍萬戶。曰達察兒。佩金符。忠顯校尉。寨兵千戶。曰魯木力緒。佩金符。忠顯校尉。文州上千戶。曰土滿答。佩金符。忠顯校尉。管軍千戶。曰真不花。佩金符。忠顯校尉。管軍千戶。曰阿思南不華。承事郎。邠州達魯花赤。曰塔不帶。進義副尉。草塘副長官。曾孫男若干人。曰霍立台。佩金虎符。宣武將軍。嗣元帥。曰蒙哥不華。佩金符。明威將軍。雲南管軍萬戶。參政昔行御史臺關中。以明善雅知其世。而承乏史臣也。使子典瑞丞某持監察御史李源道所為狀。請銘。公。夫豐功碩德。誠宜得銘。顧淺陋文。刻金石不稱。參政重有命。焉得以淺陋辭。遂按狀撰序。播序製銘。俾勒公神道之碑。其詞曰。天命在元。帝自聖祖。謀士如雨。來獻才武。鞭撻天下。執手散樂。維秦險固。金湯雄藩。斧其關鍵。東殄奔君。維蜀上游。宋以之國。肇績三川。竟夷廟祏。皇矣武功。謀士伊何。泰公於時。家敵戰多。戰必前行。攻必先登。奚有嚴陳。奚有堅城。矯若虎龍。借之雲風。英聲颯颯。震關西東。戰五十年。歸完華屋。栖神幽宮。鸞山之麓。千子瑞林。埤華以奕。胄孫則百。紫衍斯貫。持世必轂。胡致仁獲。天則可知。所昌在德。關遠推疆。僅兵不暴。有忝鑑朕。存役豐邦。亦有文孫。天子寶臣。文孫有道。克忠克孝。俾止前烈。鞠躬元輔。禹序休茲。詒爾後來。維太史有書。樺貞石有詩。尚續考之。世其齊兩。

直魯古

遼史方伎傳。直魯古。吐谷渾人。初太祖破吐谷渾。一騎士棄橐反射。不中而去。及追兵開橐視之。中得一嬰兒。即直魯古也。因所得者問其故。乃知射橐者嬰之父也。世善醫。雖馬上視疾。亦知標本。意不欲子為人所得。欲殺之耳。由是進於太祖。淳欽皇后收養之。長亦能醫。專事鍼灸。太宗時以太醫給侍。嘗撰脈訣鍼灸書。行于世。年九十卒。

別出古

元史列傳。別出古。扎剌兒氏。太祖皇帝時隸欽察衛軍籍。歲壬辰。太宗皇帝命充蒙古軍千戶領軍。從征金伐宋有功。癸丑卒。時子扎剌兒台留北邊。弟孛羅台襲職。孛羅台卒。扎剌兒台北還。仍命扎剌兒台襲爵。賜金符。為析副萬戶。兼本千戶。至元六年。從圍襄樊。殁于軍。子帖木兒。及哈八兒都。俱幼。妻孛魯罕以其所受虎符納之官。及帖木兒長。仍賜虎符。襲父職。十一年。從丞相伯顏平宋有功。十四年進

階明威將軍。是年夏征廣東。以疾卒于軍。無子。哈八兒都襲職。移戍廣州境內盜起。率兵擒賊酋趙侍郎汪大老等。悉正其罪。皇慶元年卒。子那海襲。那海卒。無子。以弟闊里帖木兒襲。授武德將軍。河南淮北蒙古軍都萬戶府副萬戶。尋加宣武將軍。致和元年秋八月。奉西安王命。總兵守河中要害地。九月二日。至河中。與陝西軍迎戰。生獲九十八人。下有司按治之。天曆元年十一月。又敗陝西軍于南陽。以功賜三珠虎符。

別魯古

經世大典。別魯古。欽察氏。至元二十三年。立欽察衛。命充本衛僉事。佩金符。武宗皇帝潛邸時。從征杭海。床兀兒王傳旨。命總庵駕軍為萬戶。從戰有功。尋復為欽察衛僉事。卒。子脫歡不花襲。脫歡不花卒。姪兀魯思襲。天曆元年秋九月。討倒剌沙。兀魯思興有戰功。錫名拔都兒。二年。從丞相燕帖木兒護送國璽。迎明宗皇帝于北。授虎符明威將軍。大都督府副使。

別里古

經世大典。別里古。欽察氏。至元三十一年。為欽察衛僉事。武宗皇帝潛邸時。成宗皇帝命從哈剌赤禿滿萬戶。北征死事。武宗皇帝念之。命其子脫合安為百戶。尋陞千戶。其僉事之職。以次子脫歡不花代之。泰定四年。以長孫禿滿襲其職。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八十九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百八十九　十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王希烈
寫書官主簿臣吴自成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孫世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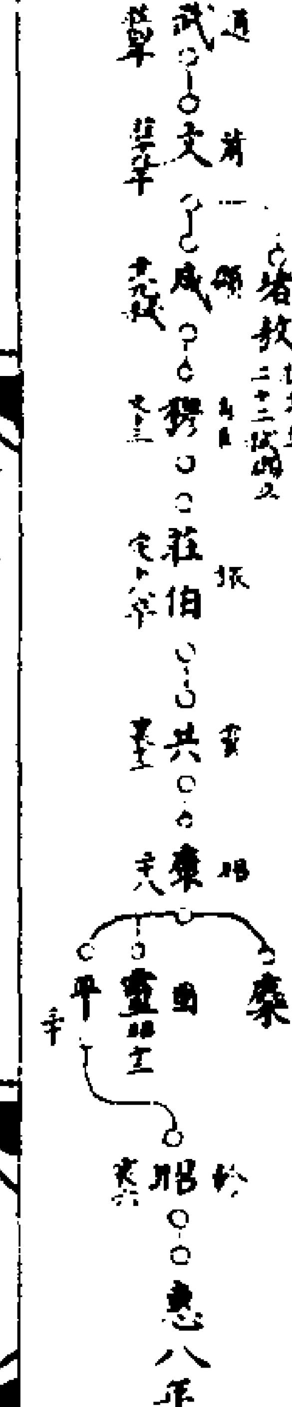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三十四

六姥

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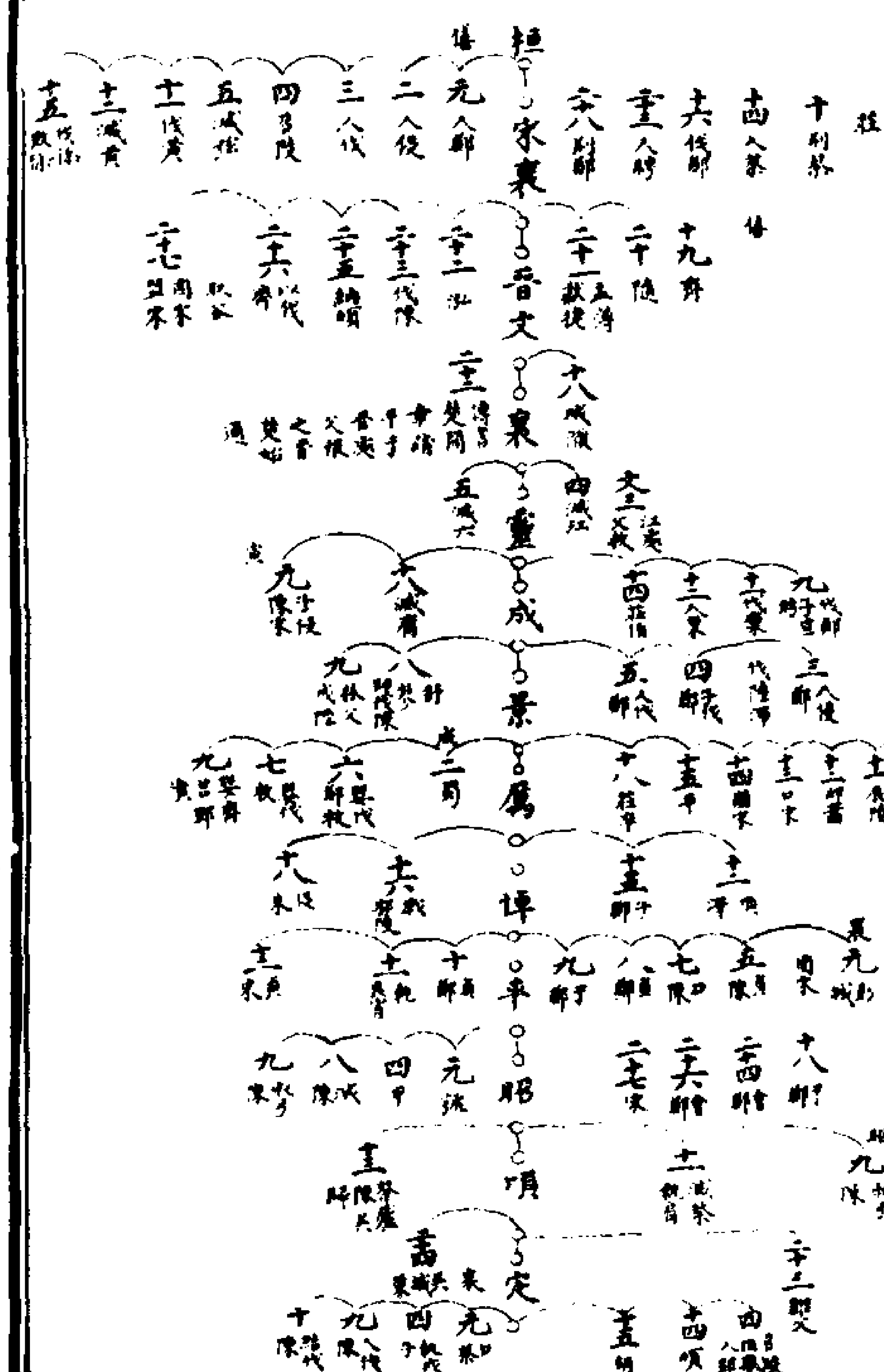
春秋金鎖匙楚世次自武王至惠王十二世惠王八年當哀公十四年也惠王之後又十世爲秦所滅共三十五世丹陽漢爲荊州刺史所領武陵郡唐爲淮南道夔州宋爲荊湖北路歸州今湖北道辰州路歸州有故丹陽城後徙枝江亦曰丹陽在今江陵路枝江縣文王徙郢今江陵路江陵縣故郢城平王城郢在今江陵路安陸府襄王遷都在今襄城路宜城縣

春秋圖說熊繹始封於荊閱十三世至武十九年爲隱元年歷十三君迄惠之八年爲獲麟之歲



惠八年而春秋終

楚爭伯始末



夫楚之爲夷前乎春秋已患之矣周公有懲荊舒之詩及周東遷王靈不振於是僭稱大號以蚤強於方城漢水之濱入春秋莊十年敗蔡師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二十八年伐鄭皆以州舉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其猾夏復以州舉僖元年始書楚人伐鄭以著其強既而二年而侵三年而伐桓公於是有侵蔡次陘之師屈完來盟而大夫之名氏首見於經五年而滅弦十二年而滅黃伐徐敗徐不過肆鄭二十四年二十六年之兩伐鄭而楚終莫能得鄭也夫何于宋之盟晉人謀之不臧使楚得主諸侯之歃及虢之會請讀舊書至昭四年申之會大合諸侯實用齊桓召陵之禮七年而公及諸侯見於楚八年而滅陳十一年而滅蔡使非乾谿之變天奪其魄則中國之禍吾未知其攸底也雖然晉伯雖微其憂方大自襄三年始書嬰齊伐吳楚始病吳也十四年而再伐吳二十四年而楚子伐吳矣當楚靈方盛之時昭四年而會伐吳矣五年而復伐吳矣六年而遠罷侵伐矣而吳之患楚益深十七年長岸之戰吳楚始敵二十三年雞父之戰楚敗師熸迄乎定四年之入郢使霸主之楚困敗不競者吳爲之也大抵共莊以前楚雖僻陋而其國實起於強康靈以來楚雖抗衡而其國實起於弱

楚自微而浸盛楚方盛而已衰蓋蠻夷之強未有久而不替者此天理之常也靈於近楚之小國然終桓之世不得與中國之盟會宋襄繼伯謀之不臧齊之盟楚始得與又明年鹿上之事宋實要之然齊之盟猶書人而列於陳蔡之下鹿上之會猶不先齊宋也至盂之會儼然位楚子於陳蔡諸侯之上執宋公以伐宋獻宋捷以威魯執宋公敗宋師圍陳納頓儼然執義以正諸夏二十七年會陳蔡以圍宋欲特書人以貶之幸而晉文城濮戰敗氣欲始消三十二年而關章如晉爲父報之晉楚始通文公爲之也襄公之世雖滅江滅六而終不得與中國之事矣何靈公幼弱自是北方之國復復有事於中國九年而始師狼淵以伐鄭而越椒之聘薦至於魯聖人於是爵其君而名其使蓋憂其浸強也十年次厥貉列楚子於蔡侯之上矣十一年而伐麇十六年而滅庸盟群蠻百濮無有卻顧返慮之憂自今荊尸之舉改轅而北中國蓋多故矣宣元年而侵陳宋三年而觀兵于周疆四年五年九年三伐鄭八年而滅舒蓼冬而伐陳九年十年而再師伐鄭至十一年辰陵之盟主伯中國入陳之師徵舒之殺執討賊之大義聖人予之豈得已哉明年于邲之敗爲中國羞楚於是乎大張滅蕭圍宋會晉平宋此楚莊之成伯也成二年陽橋之役以區區嬰齊而合十二

國之君大夫以盟于蜀是爽夏之大變也六年而嬰齊伐鄭七年而復伐鄭九年而入鄆而楚之憑夏益橫十三年湨梁之會而楚公子罷已得會晉士燮于西門之盟矣十五年而楚復伐鄭視前日克合之盛果可信耶雖以鄢陵戰敗而滅許膚納魚石楚之強固無損也尚賴悼公繼伯襄元年而首爲彭城之圍服陳爭鄭中國猶有所恃雖以五年之伐陳七年之圍陳八年九年十年之伐鄭十二年之侵宋然終悼之世不得與中國之盟會平公嗣伯徒以十八年子午之伐

春秋圖註

楚世次

- 武王熊通
- 文王熊貲
- 堵
- 王熊惲
- 穆王商臣
- 莊王旅
- 公子嬰齊
- 共王審
- 康王昭
- 郟敖麇
- 靈王圍
- 初王干
- 平王棄疾
- 昭王軫
- 惠王章 八年卽獲麟之歲

熊通 史記楚世家武王名楚武王莊四年傳注楚自鬻熊之世始僭稱王 屈瑕 桓十一 莫敖 同十一年莫敖楚官也莊四年屈重亦襲此官 屈禦寇

僖二十五 息公子邊 息公子邊同上年 屈建 襄二十二 子木 襄二十五年爲令尹 公子元 莊三十 令尹子元 莊二十八年子元同 鬬廉 桓九若敖子也 鬬射 莊三十 鬬穀於菟 鬬伯比之子莊三十 僖二十 令尹子文 同上年下子文同 鬬克 僖二十五 子儀 文十四 申公子儀 同上年 得臣 僖二十 宣十二 成得臣 僖二十三 令尹 同上年 子玉 僖二十七 鬬椒 宣二 文十六 司馬子良之子 子越椒 下云椒也越椒同 子越 司馬令尹 伯棼 同上年本作賁 襄三十六 若敖謂伯賁也 鬬勃 僖二十八年楚大夫 子上 同上年 令尹子上 僖二十三年爲令尹 楚子上 子上 同上年 成大心 文五 令尹 得臣之子也 太心 僖二十八 孫伯 同上年 大孫伯 僖三十三 成嘉 若敖曾孫 子孔 同上年 鬬宜申 僖二十六 文十 宜申 僖二十一 文十 子西 同上年 鬬般 宣四 子文之子 子揚 亦作班 子揚 同上年 申公鬬班 莊三十 司馬子西 僖二十六 主 箴尹克黃 宣四 子揚之子 子文之孫 箴尹 楚官 箴尹鬬生 楚王改其名曰生 成然 昭十三年 韋龜之子 鬬韋龜之父 郊尹蔓成然 同上年 鬬成然 昭十四 令尹子旗 子旗 同上年 定五 鬬辛 昭十四 成然之子 鄖公辛 定四年楚滅鄖爲邑 辛爲邑大夫 鬬懷 定二年 鬬辛之弟 懷 上年同 下云懷也 仲歸 文五 文十 子家 同上年 息嬀 莊十四 嬀姓之女息侯之妻 丈夫人 莊二十八 文王滅息以息嬀爲夫人 申公叔侯 僖二十六 申叔 二十八 蔿賈 僖二十七 伯嬴 孫叔敖之父 伯嬴 同上 字也 宣四年 孫叔敖 宣十一 注蔿賈之子 令尹孫叔敖 宣十二 孫叔 同上年 蔿敖 同上年 蔿艾獵 宣十二 楚子頵 文元年 頵狀其若頵 楚成王 同上年 榮黃 僖二十八 榮季 同上年 太子商臣 僖三十二 世子商臣 文元 穆王 文元 文十 息公子朱 文九 子朱 息公之子 朱息公 同上年 文之無畏 文十 左司馬也 下云無畏 子舟子也 同七年 申舟 宣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齊 公子燮 文十四 王子燮 同上年 楚僭稱王故公子亦呼王子 公子嬰齊 宣十一 莊王之弟 楚子正卿 成二 元大夫嬰齊 昭十 左尹子重 宣十二 子重 字也 令尹子重 成二 子重 同上年 公子側 宣十二 注正卿 成十六 經 子反 宣十二 注字也 宣十五 成二 成七 成十五 成十六 司馬 成十六 大司馬側 側 成四 子反名 成九 成十六 潘尫 宣十二 大夫 師叔 同上年 潘黨 宣十二 潘尫之子 叔黨 同上年 潘尫之黨 成十六 楚子旅 宣十 楚莊王 同上年 公子貞 襄七 經 莊王之子 子囊 同上年 成十五 襄八 十三 公子壬夫 襄五 令尹子辛 同上年 右尹子辛 成十六 公子辰 成九年 子商 楚太宰也見成十年 公子穀臣 成三 王子 卻戰下與 成二年 皆云王子卽穀臣也 司馬子庚 襄十二 莊王子

午也 公子午 襄十五 令尹公子午 皆同 楚子審 襄十三年 共王也 共王 成二年 文七年 襄五年 楚共王 皆同 養由基 成十六 養叔 襄十四 公子追舒 襄十五 莊王子 子南 爲箴尹 箴尹 同上年 子南 襄二十一 令尹子南 同 令尹子南 襄二十二 叔伯 僖二十三 薳呂臣 同上年 鍼尹固 定四年 鍼亦作箴 哀十六 工尹固 哀十八 或云工尹亦同 薳固 薳氏固名 箴尹 楚四官職爲工尹 並同 十八年 薳子馮 襄二十一年爲令尹 薳子 同上年 薳罷 襄三十 下云薳氏 子蕩 襄二十七 三十 令尹子蕩 同 申叔豫 襄三十一 申叔時之孫 申叔跪之子 申叔 下並云申叔 或云大子大夫之吳 楊 伍舉 襄二十六年 椒舉 同上年 伍奢 昭二十 子胥之父 連尹奢 昭二十七 棠君尚 昭二十年 伍尚 昭二十 奢子員之兄 伍員 昭二十 下云員同 伍舉之孫 伍奢之子 子胥 同上年 昭三十一 申無宇 昭十一 芋尹 昭七 十三 芋尹無宇 昭十三 楚子昭 襄二十八 楚康王 同上年 郟敖 襄二十九 康王子 熊麇 襄二十九 楚子麇 昭元 經 公子圍 昭元 康王弟 楚令尹 襄十三 令尹圍 昭元 大夫圍 昭元 王子圍 襄二十九 楚公子圍 昭元 熊虔 昭元 楚子 昭十一 其君虔 昭十三 楚靈王 昭元 麇子圍 昭元 王子 襄三十 公子黑肱 昭元 宮廄尹子皙 同上年 子皙 昭十三 觀從 昭十三 觀起之子 其子從 子玉 同上年 王子

比 昭元公子比，昭十三子干，昭元右尹子干，昭元楚公子，昭元年與公子圍皆曰楚公子。三月晉楚會盟，書曰楚公子者，皆云公子圍也。又秦后子與子干供奔晉。后子謂楚公子者即子干也。楚君子干 昭十三 訾敖 昭十三，不成君者，楚人皆謂之敖。葬於郟，田郟敖。元於皆曰訾敖。公子棄疾 昭十三 蔡公 昭十三 君司馬 昭十三 熊居 同上年立，後改名同居。楚子居 昭二十六 平公 昭十三年，後二十六年，楚平王 同。右尹子革 昭十二 鄭丹 昭十二 然丹 昭十三 陽匄 昭十七，穆王曾孫，令尹子瑕。令尹子瑕 同上年 陽令終 昭二十七，陽匄子。中廄令 同上年 公子魴 下云魴也，自稱司馬子魚 同 昭十七年，下云子魚者皆同。太子建 昭十九，郫陽封人之女生。楚太子建 哀十六 王子建 昭二十六 子木 哀十六 子木之子勝 哀十六 白公 同上年，下云王孫，亦謂白公也。囊瓦 定二年，子囊之孫，以王父字爲氏。令尹子常 昭二十六，下子常同。楚瓦 定四 子常 同上年 郤宛 昭三十六 子惡 左尹 同上年 沈尹氏 葉公子高之父。昭三十一，下云戌也。自稱左司馬戌 昭三十一。注定四，下云司馬皆同。葉公 定五年。食采於葉，楚僭稱王，故宰邑皆僭稱公。諸梁 定五。諸梁即名也。下葉公諸梁同。沈諸梁 哀十九。父爲沈尹戌，子高以父之邑爲氏。改封葉。故葉公子高 哀十六 伯州犁 晉大夫伯宗之子，下云大宰州犁同。昭元 太宰 同上年，呼其官。王孫由于 定四，下由于同。箴尹 哀十八 吳由于 同上年 季芈 芈，楚姓也。平王之女，昭王之妹。定五 季芈畀我 服虔云畀我即季芈字也。定四 太子壬 昭二十六，平王太子 楚子軫 之後改名。哀六年 楚昭王 同上年 越女之子章 哀六年 昭王妾 章惠王 楚惠王 同上年 哀十六 公子結 定四年，昭王兄 子期 哀四 哀十六 公孫寬 哀十九，子期之子 司馬 哀十六 公子申 昭王兄，定四，哀六年，十三年與成六年，公子申同名，相去八十年，非一人也。子西 哀十六，與穆王之世鬭宜申同字，子西 公孫寧 哀十八 子西之子，下云寧同。令尹 哀十六 十七 子國 十七，下十八年，右司馬子國同。公孫朝 哀十七 武成尹 同上年 令尹之子 同上年 公子啓 哀六，昭王兄也，王救陳在外，將卒，欲立子西子期子閭，皆辭之，子閭 同上年，與公子申，公子結皆平王之子也。

楚滅二十一國

息 弦 黃 夔 鄧 權 江 六 蓼 鄘 郿 膺 頓 陳 舒鳩

蔡 唐 頊 胡 申 隨

程公說春秋分紀 公子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世	世系
一世	蚡冒；武王 熊通，蚡冒弟
二世	蒍章；文王 熊貲
三世	杜敖 熊囏；成王 頵
四世	穆王 商臣
五世	莊王 旅
六世	共王 審
七世	康王 昭；靈王 公子圍；公子比 子干，昭十三年縊；公子黑肱 子皙；平王 棄疾；改名居；公子側 子反，成十六年六月殺之；公子壬夫 子辛，爲右尹，襄五年殺之；公子嬰齊 子重，爲令尹，襄三年心疾卒；公子辰；王子陽 子高，大宰
八世	郟敖 熊麇；太子祿；公子罷敵；昭王 珍；太子建；公子申 子西，昭王兄；公子結 子期，昭王兄；公子啓 子閭，昭王兄；沈尹戌 莊王曾孫；公子棄臣；公子貞 後爲囊氏；公子追舒 後爲南氏；公子午 子庚，襄二十一年卒；後爲陽氏
九世	芈夏；惠王 章；子良；勝 白公，哀十六年殺；燕 哀十六年奔吳；公孫朝 武城尹；公孫寧 子國，令尹；公孫平；公孫寬；沈尹氏也，公號諸

太子職	公子元 文王弟為令尹莊三十年鬬班殺之

王孫游　王孫喜　息公子朱　子家　公子突

公子丙　公子馮　王子罷　公子平　公子罷戎

公子茷　公子貞　令尹子庚　公子何忌　公子宜穀

公子橐師　公子成　公子格　公子齡　王子牟

公子申襄二年楚殺之　公子魴子魚令尹　王子勝　公子棄　公孫由于

王孫圍　太師子穀　右領差車　左史老　公孫朝

公孫慶　子繒　子駢　子捷　子揚

子貞　子孟

公族　薳氏蔿字同

章王子元約為賈子公子譜二世薳氏別祖　子呂臣叔伯

子賈伯嬴為工正鬬椒殺之　子艾獵孫叔敖

子馮艾獵從子　子掩大司馬

罷字子蕩令尹　蔿射　蔿洩　蔿居　蔿啓彊　蔿圍　蔿越　蔿圍賦尹

陽氏

王子陽穆王子公子譜五世陽氏別祖　子尹　子旬　子令終字令尹昭二十七年子常殺之與其弟完及佗

子完

子佗

囊氏

公子貞字子囊莊王子襄十四年卒公子譜六代囊氏別祖　孫尾子常令尹

子南氏

公子追舒字子南莊王子襄二十二年殺之公子譜六世子南氏別祖　子去疾

沈氏

沈尹戌莊王曾孫司馬　子諸梁　子后臧諸梁之弟

沈尹朱　沈尹壽　沈尹赤亦作尹射

諸氏　鬬氏得臣之後曰成氏

若敖　子麇　子申公鬬　子宜申子　子縣

子祁令尹	子伯比	子穀於菟子文鬬氏自二世為令尹	子般鬬子	子克黃	子旲	子韋龜	子成然子旗昭十四年殺之	子辛	子懷
				黃成楚使其何故	令尹宮		子旗昭十四年	使子書其鄭公以無志為鄭公	子巢
	子子良於菟弟為司馬	子越椒宣四年楚滅之	子賁皇宣四年奔晉食邑於苗						
	成氏	子得臣	子大心	子虎					
		子王傳二十八年殺之	孫伯	成然昭十二年殺之					
		子嘉							

鬬丹　鬬章　鬬御彊　鬬梧　鬬克　鬬勃子上傳三十三年殺之

屈氏世為莫敖莊四年二月莫敖屈重

瑕莊十三年縊死　子邊　子朱子蕩　子劍　子建子木襄二十八年

屈重莊四年莫敖　屈完　子中　子生

屈氏別族中氏

中公巫臣字子靈一云巫臣出奔晉中之禍　子子閼子靈殺之　子狐庸

子子蕩

子弗忌清尹

子晉狐庸賈於晉

子晉邢侯

屈罷

中氏

中舟子舟文之無畏十四年宋殺之　子犀　驪　無宇

中叔氏

中叔時　子叔跪　子叔豫　叔展　壽餘　公子牟

伍氏

參　子舉椒舉　子奢　子尚　子鄖

子椒鳴舍之弟

潘氏

崇　子叔黨　子潘子　子臣　子從　子勝

觀氏　丁父　起

遠尹氏　裏老　子黑要
工尹氏　工尹齊　工尹路　工尹壽　工尹襄　工尹赤　工尹集
熊氏　負羈　市南相宜僚　相禖　率且比
季氏　季然　蒍尹然季氏之後
鍾氏　儀合晉楚成　建
雜臣名譜附
道朔　闞敖　逢伯　宜申　師晉
究春　鬻拳　彭仲爽　狀之不比　禁貫
范山　期思公　復遂　盧戢黎　叔僑
少宰　許伯　樂伯　攝叔　許偃
養由基　彭名　唐狡　蔡鳩居　司馬卯
叔展　叔山冉　穀陽豎　鄧廖　雍子
揚豚　尹宜　師祁犂　息桓　牛臣
穿封戌　析公　蕩侯　司馬督　芋尹干
陵尹喜　僕析父　史猈　須務牟　正僕人
枝如子躬　左尹郤宛　費無極　鄢將師　晉陳

右司馬稽　武城黑　吳句卑　彭生
尹大心　左司馬眅　鍼金　闘興罷　監尹亹
朱木　單浮餘　蔡溺　石乞　圉公陽
賁揚　大宰犯　小惟子
史　左史倚相　史猈　史皇　周大史
巫　范巫矞似范邑之巫
異國來奔　鄖然丹見鄖公族　蔡聲子子朝之子歸生　齊公子鉏向郰見子
公子鱄　衛公孫牟　晉伯州犂　箴尹宜咎本陳人
齊中解虞為右尹　齊管脩管仲之後
楚公子　蚡冒武王為一世　蚡冒生遠章後為遠氏　武王生二子曰文
王曰公子元無後為二世　文王生二子曰杜敖無後曰成王為三世　成
王生二子曰穆王曰王子職無後為四世　穆王生六子曰莊王曰嬰齊
無後曰側無後曰壬夫無後曰辰無後曰陽後為陽氏為五世　莊王生
五子曰共王曰穀臣無後曰貞後為束氏曰追舒後為子南氏曰午無後
為六世　共王生五子曰康王曰靈王曰比無後曰黑肱無後曰平王為
七世　康王生郟敖　靈王生二子曰祿無後曰罷敵無後　平王生六子
曰昭王曰大子建曰申曰結曰啓無後曰尹戌後為沈氏為八世　郟敖
生二子曰幕曰平夏　昭王生二子曰惠王曰子良　建生二子曰勝
熊　申生二子曰朝曰宰　結生二子曰平曰寬為九世又公子王子公
孫王孫不系者三十餘人
楚公族　遠氏別祖章公子譜之二世也生二子曰呂臣無後曰賈賈生
艾獵艾獵有從子曰子馮不詳其稱馮生掩又八人
陽氏別祖陽公子譜之五世也生尹尹生匄匄生三子曰令終曰完曰佗
考異曰按昭二十七年傳令尹子常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則完佗
與令終俱為匄之子非令終之子也世族譜世系誤以陽完及佗為令
終之子今刊之
伍氏參生舉舉生二子曰奢曰椒鳴奢生二子曰尚曰員
潘氏崇不詳其世尫生叔黨叔黨生潘子　子臣不詳其世
考異曰潘氏惟崇及子臣二人不詳所系崇見於文元年尫見於宣十
二年故用書崇於首而闕其系
觀氏丁父興起不詳其世起生從從生瞻
遠尹氏裏老生黑要

工尹氏共五人　熊氏共四人
季氏　鍾氏各二人不詳其世
囊氏別祖貞公子譜之六世也貞之孫曰尾
子南氏別祖追舒公子譜之六世也生去疾
沈氏莊王曾孫尹戌生二子曰諸梁曰后臧　又三人
鬬氏若敖生四子曰廉曰繙無後曰祁曰伯比　廉生中公班班生宜申
考異曰按杜預注以中公班為若敖孫然若敖有四子不知班為孰之
子今考世族譜以宜申為鬬廉孫因宜申而證申班意宜申或以父所
封名之則宜申其申公班之子乎當考
伯比生三子曰於菟曰子良曰得臣　於菟生般般生克黃克黃生蔓蔓
生章龜章龜生成然成然生三子曰辛曰懷曰巢　子良生越椒越椒生
苗賁皇　得臣之後為成氏生二子曰大心曰嘉大心生虎　又六人
屈氏世為莫敖瑕生遂遂生蕩蕩生二子曰到曰申　到生建建
生朱　又重見二人
考異曰按世本蕩建祖父宣十二年邲之戰為右廣者是也襄二十五
年楚有屈蕩同姓名蓋誤爾不然或同一人也今止書其一　又世族

譜以申爲蕩之孫猪世系申乃蕩之子今從之

屈氏別族申氏屈申之後曰申公巫臣不詳所系巫臣生五子曰子閻曰子蕩曰弗忌曰晉孫膚曰晉邢侯 又一人

申氏丹生犀 宇生亥 驪臣胥不詳其世

申叔氏時生跪跪生叔豫又叔展壽餘公子牟

考異曰按楚之申氏有三申公巫臣之後屈氏別族也申丹之後及申宇即申氏也申叔時而下申叔氏也世族譜乃以申叔時申叔跪合于申氏之後世系從之以叔時系之申亥誤矣今別而書之

鄧曼武王夫人生文王息嬀文王妻生堵敖及成王莊夫人生共王秦嬴共王夫人巴姬共王妾嬴氏平王妾鄖陽封人女平王妾越女昭王妾生惠王江芉文王女季芉平王女嫁鍾建昇我平王女 公女止書其名故次夫人譜後公子則序其世故列于公族大夫譜上

楚職官 令尹爲政卿 尹訓正也楚之官多以尹名而令尹爲尊僖二十七年傳子文治兵於睽子玉治兵於蔿蔿賈謂子文曰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杜預注子文時不爲令尹子玉爲令尹曰傳政則楚以令尹爲政卿矣宣十二年傳戰于邲令尹南轅反旆行軍進退令尹亦專之

是知爲政于內統兵于外皆令尹之任也

令尹司馬莫敖皆卿 哀六年傳可移於令尹司馬楚以令尹爲尊而司馬次之又十六年傳云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注二卿士謂子西子期時子西爲令尹子期爲司馬是令尹司馬皆卿官也又桓十一年傳鬭廉呼莫敖爲君孔穎達曰楚呼卿爲君則莫敖亦卿官矣

令尹有左尹有右尹 宣十一年傳左尹子重侵宋令尹蔿艾獵城沂至成十六年傳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則楚令尹外又有左右二尹矣

令尹遷授之次 楚卿令尹而司馬次爲莫敖又次焉襄二十二年傳遂子馮爲令尹則自大司馬而遷也二十五年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則自莫敖而遷也哀十六年傳勝爲白公子西曰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白楚邑縣尹稱公則白公蓋縣尹也杜預注楚國第謂用士之次第是楚制亦有自縣尹而遷司馬令尹者矣

大司馬 僖二十六年傳司馬子西止一司馬至襄十五年傳遂子馮爲大司馬公子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則楚有三司馬而大司馬爲尊意其職總左右二司馬之職也三十年傳申無宇曰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司馬以二令尹亦爲政卿

左司馬 右司馬 襄十五年傳公子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則以右司馬而加左司馬之上也昭三十一年傳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則以左司馬而加右司馬之上也命官之序若無一定云

左司馬二人 文十年傳宋逆楚子道以田孟諸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杜預注將獵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而右司馬一人當中央楚制有大司馬左司馬右司馬今此左司馬復有二人蓋因獵而置非常法也

令尹司馬沈尹將中軍 僖二十八年傳城濮之戰子玉將中軍子西將左子上將右子玉時爲令尹子西時爲司馬中軍爲尊故使令尹將之至成十六年傳鄢陵之戰司馬子反將中軍令尹子重將左右尹子辛將右則以司馬將中軍與僖二十八年之制異楚制不常豈以主謀者爲中軍帥不復備令尹司馬之職乎然宣十二年邲之戰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時子重爲左尹叔敖爲右尹沈尹蓋是沈邑之尹而以將中軍又不出於令尹司馬矣

兼令尹司馬二事 哀十六年傳曰公勝殺子西子期沈諸梁兼二事國寧謂時殺令尹司馬沈諸梁兼之兼猶攝耳旋命寧爲令尹寬爲司馬則

兼二事明非常法

莫敖 桓十一年傳莫敖患之杜預注莫敖楚官名孔穎達於襄十五年疏曰楚官名臨時所作莫敖之徒並不可解嘗考楚初有莫敖後來權盛卻有令尹故令尹之權重於莫敖

尹亦稱宰 宣十二年傳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時敖爲右尹是右尹亦稱宰矣

大宰 成十年傳晉使糴茂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子商即公子辰又襄二十七年傳犬宰退告人大宰伯州犁也昭元年傳公子圍即位遂殺爲令尹薳啓彊爲大宰下於令尹矣

少宰 宣十二年傳楚少宰如晉師曰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杜預注少宰官名嘗考少宰之義無聞焉詳檢是年傳文隨武子曰蔿敖爲宰時敖爲右尹右尹爲宰義詳見上及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乃南轅反旆未幾則楚少宰遂如晉師少宰之辭曰無淹久是亦不欲戰矣楚子使求成于晉推繹首尾當時楚君志不在戰其臣贊此議惟右尹叔敖一人及觀少宰之辭若與敖合而少宰獨失其名豈少宰或爲之右尹乎傳注略之當考

大師　文元年傳使潘崇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又哀十七年傳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

師少師　昭十九年傳楚子主大子建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皆太子之師東宮官也。

司敗　文十年傳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又宣四年箴尹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司敗猶司寇之職。

司徒　宣十一年傳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杜預注司徒掌役。

封人　同上傳杜預注封人其時主城築者。

工正　宣四年傳蔿賈爲工正。

右領　昭二十七年傳鄢將師爲右領。右領官名若今之將領。

左史　昭十二年傳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杜預注倚相楚史名又哀十七年傳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師賤民慢杜預注右領左史皆楚賤官按右領將領之職曰賤官猶可左史任一國之史而槩謂之賤官楚衰也與中國異莫得而詳。

正僕人　昭十三年傳因正僕人殺大子祿杜預注正僕大子之近官。孔

穎達曰正僕人大僕也。周禮下大夫一人。

御士　襄二十二年傳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杜預注御王車者周禮有馭夫御士楚蓋倣此以名官

王馬之屬　昭二十七年傳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杜預注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周禮校人掌養馬知王馬之屬是王養馬之官屬也校人職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皁皁一趣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諸侯六閑養馬之人多矣此唯養馬不給餘役今亦事急而徵使之。

都君子　同上傳杜預注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都邑之士以君子爲號故知有復除者謂優復其身除其繇役賈逵云今之律令猶名放課役者爲復除是漢世以來有此言此人或別有功勞或由豢恩澤平常免其繇役事急乃使之耳。

大閽　莊十九年傳楚人以鬻拳爲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杜預注若今城門校尉官使其子孫常主此官孔穎達曰周禮天官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鄭玄云閽人司昏晨以啓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校官掌戮墨者使守門刖者使守囿刖闔不使刖而鬻拳傳爲閽者文地官之屬司門下大夫二人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鄭玄云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此注亦云若今城門校尉官然則鬻拳大臣楚人以其賢使典此職非爲刑而役之其爲大閽者當知地官之司門非天官之閽人亦主晨昏開閉通以閽爲名爲曰大伯猶長也爲門官之長周禮蓋王制楚僭王號倣以名官

泠人　成九年傳鄭人所獻楚囚也問其族對曰泠人也與之琴操南音杜預注泠人樂官。

嬖人　宣十二年傳嬖人伍參欲戰嬖人蓋寵嬖者。

巫　文十年傳楚范巫矞似杜預注范邑之巫。

諸尹　楚官多以尹名尹訓正也令尹爲尊凡子上別列諸尹之名。

箴尹　襄十五年傳屈到爲莫敖公子追舒爲箴尹以箴尹次莫敖則箴尹仕亦重矣又昭四年傳箴尹宜咎城鍾離。

工尹亦曰箴尹　楚有工尹氏曰宜咎曰路曰壽曰赤曰襄工尹官名因以爲氏定四年傳王使箴尹固執燧象以奔吳師哀十八年傳云工尹勤先君者也杜預注工尹執燧象則工尹亦曰箴尹矣。又文十年傳王使子

西爲工尹

連尹　襄十五年傳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廄尹服虔云連尹射官言射相連屬也若是主射當使養由基爲之何以使由基爲宮廄尹棄能不用豈得爲能官人也

宮廄尹亦曰中廄尹　同上傳掌宮閑之禁又昭元年宮廄尹子晳出奔鄭六年復宮廄尹棄疾二十七年殺中廄尹陽令終

環列之尹　文元年傳使潘崇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杜預注環列之尹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

寢尹　定四年傳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哀十八年傳惠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杜預注柏舉之役寢尹吳由于以背受戈寢尹蓋司王之寢處

門尹　哀十六年傳石乞尹門杜預注爲門尹

郊尹　昭十三年傳蔓成然邑而使爲郊尹杜預注治郊竟大夫

監馬尹　昭三十年傳使監馬尹逆吳公子

卜尹　昭十三年傳召觀從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杜預注佐卜人開龜兆按十八年傳鄭子產使公孫登徙大龜杜預注登開卜大夫則

卜尹蓋開卜大夫之爲楚亦有開卜大夫矣
樂尹　定五年傳以鍾建爲樂尹杜預注司樂大夫
縣尹　楚縣尹稱公如白公之類凡以邑名皆縣尹也哀二十六年傳曰
北子爲寧封成方城外之縣尹也
沈尹　宣十二年傳沈尹將中軍杜預注沈或作寖寖縣也孔穎達曰楚
官多名爲尹沈者或是邑名而其字或作寖哀十八年有寖尹呉由于因
縣寖爲縣名按定四年傳王寖盜攻以戈由于以背受之寖尹蓋司寖非
邑名也沈或作寖自是邑名
闘緡尹權　莊十八年傳孔穎達曰楚官多以尹爲名滅權爲邑使緡爲
長則尹之義亦與長同
莠尹　昭三十年傳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
芋尹　昭七年傳楚子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孔穎達曰
芋是草名哀十五年陳有芋尹皆以草名官莫得而詳
通志楚公族列傳　闘伯比楚大夫芊姓若敖熊義之後也以邑爲氏武
王三十五年東侵隨使遠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伯
比言於武王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

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
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伯
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毁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
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
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
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
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人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
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
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
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
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
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隨後二年隨少師有寵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夏武王伐隨軍於
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
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良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

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
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闘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
平楚子將不許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四十二年王
使屈瑕伐羅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入見
于王曰必濟師王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
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
也必小羅君若不鎭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鎭撫之召諸司
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
行敗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
遂而使廷理圄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忠著於國也執國之政而以私闇
興其主以無義不若有死而已廷理懼而刑之成王聞之不及屨而至于
文之室曰寡人幼至廷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乃出廷理國人歌之子
文爲令尹四十年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歸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於是
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益子文之祿子文逃之王止而後復或謂人生
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所以庇民也民皆貧而我取富是勤民以自
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司馬子良子文之弟也生子越椒子文

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諺曰狼子野
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戚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
知政乃速行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子文
卒其子闘般爲令尹越椒爲司馬蔿賈爲工正莊王之九年越椒興蔿賈
譖闘般殺之而居其位以蔿賈代己既而又惡蔿賈後殺之遂處于烝野
將攻王王以文成穆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
與若敖氏戰于皐滸越椒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
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越椒竊其二盡於是
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子文之孫箴尹克黄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
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
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
改命曰生其子孫當昭王時爲鄖公
公子側字子反事莊王爲司馬邲之戰與子重俱將大敗晉師而還莊王
十九年圍宋踰年不克宋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以病告子反以告
王遂許宋平語具華元傳共王四年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
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欒書救許伐鄭取汜祭子反救鄭鄭伯

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十五年宋共公寃楚將北侵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於是共王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樂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明年共王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從楚盟于武城晉人伐鄭共王救之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申叔曰必敗語在申叔傳鄭姚句耳自楚還言於子駟曰楚師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懼不可用也夏五月晉楚戰于鄢陵共王傷目自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知之亦徇于軍焉侵戰之備而遁楚因王聞之召子反與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王還及瑕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

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蒍賈字伯嬴芊姓蚡冒之後遂章食邑於蒍故以命氏成王時子玉伐陳有功子文使為令尹王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治兵於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蒍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莊王三年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率羣蠻以叛楚麋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蒍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眾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莊王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賈之本謀也六年莊王及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救陳會諸侯于棐林以伐鄭蒍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九年令尹子文卒子揚為令尹子越為司馬蒍賈為工正賈譖子揚而殺之故子越為令尹己為司馬子越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賈於轑陽而殺之

蒍艾獵蒍賈之子也亦曰孫叔敖莊王九年蒍賈見孫叔敖於王既而隱於民間不仕令尹虞丘子言於王曰臣之尸祿久矣民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止久踐高位妨賢塞能臣知罪矣聞有下里之士孫叔敖者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之以政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也莊王以車迎之既至使為令尹虞丘子之族犯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王曰臣言孫叔敖果任持政矣王曰是夫子之賜也十六年孫叔敖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孫叔敖相楚朞年而楚國大治莊王以霸其始為相也賀客畢至有老父衣麤衣冠白冠最後來且弔孫叔敖曰王不以臣為不肖使相楚國國人皆賀而子獨弔

豈有說乎父曰然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足者患隨之是以來弔也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身已貴而意益下位已高而心益恭祿已厚而不敢取君謹守此足以理楚國矣故孫叔敖之為令尹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常乘棧車牝馬糲餅羊之羹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為也孫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禨可長有者惟此孫叔敖死王果以善地封其子其子不受而請寢丘焉王與之四百邑其後祀十世不絕云

申叔時楚大夫為申公故曰申叔時莊王使士亹傅太子審辭曰臣不才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

昭明德而發幽昏焉以怵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導廣顯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導之忠明久長以導之信明度量以導之義明等級以導之禮明恭儉以導之孝明敬戒以導之事明慈愛以導之仁明昭利以導之文明除害以導之武明精意以導之罰明正德以導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寅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夫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否則赦莊王十五年陳夏徵舒弒其君靈公王使人謂陳曰無動予將有討於少西氏明年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弒其君寡人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

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也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十九年莊王伐宋踰年宋人未服楚師將歸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以病告遂與之平共王十五年將北侵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既侵鄭鄭人不服明年王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晉侯伐鄭楚師救之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厎

其誰敢死子其勉之吾不後死子矣遂戰于鄢陵楚師敗績子反死之伯州犁晉伯宗之子也伯宗之難伯州犁來奔共王以爲太宰共王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王登巢車以望晉軍令尹子重使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時楚之亡臣苗賁皇在晉厲公之側亦以王卒告公既而合戰楚師敗績康王十三年楚及秦人侵鄭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焉穿封戌囚公子圍與之爭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楚人以皇頡歸十四年宋向戌欲弭兵合晉楚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令尹子木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以爲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用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

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明年而子木死郟敖四年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行人請墠以聽命圍使太宰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產猶有辭圍知其有備垂櫜而入入逆而出遂會于虢設服離衛鄭人謂其似君也太宰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行人揮曰假不反矣太宰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及圍將行大事忌太宰使與公子黑肱城犨櫟及郟圍遂弒郟敖自立是爲靈王使殺伯州犁于郟云

沈尹戌莊王曾孫也爲左司馬平王六年楚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轉死忘寢與食非撫之也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

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吴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平王焉丹師以略吴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吴不動而速之吴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吴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於此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昭王元年費無極鄢將師譖郤宛而殺之子常信之遂及陽令終與晉陳皆盡滅其族黨國人多謗於子常沈尹戌言於令尹曰夫左尹與中廏尹莫知其罪而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吴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

無極也令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早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吴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也敢不良圖於是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十年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吴用木我用革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吴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吴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子常從之既戰楚師亂吴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左司馬戌及息聞楚敗而還敗吴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耻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吴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刭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其子曰沈諸梁嗣

公孫歸生號聲子字子家大師子朝之子也初五參與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伍舉娶於公子牟公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

人與之鄐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吴於晉教吴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吴行人焉吴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吴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而復之伍舉者伍參之子也其先食采於椒亦曰椒舉伍參娶於莊王莊王之圍鄭也晉師救之王聞晉師既濟河欲還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

陳今茲入鄭不爲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
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
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
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
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戰于邲晉師敗績參死伍舉以公子牟故奔
晉以聲子力得復於楚郟敖四年令尹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
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殺之使赴于鄭伍
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公子
圍既立是爲靈王三年使椒舉使晉求諸侯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
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
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許之諸
侯皆許是年晉楚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王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
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
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
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
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

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
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
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
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
謝後見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
侯所由用命也夏啓爲有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
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
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靈王以諸侯伐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
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
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
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
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
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
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
遠啓彊與楚同姓遠與蔿同靈王即位殺伯州犂使啓彊爲太宰靈王四
年晉韓宣子來送女叔向爲介王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

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以羊舌肸爲司宮足
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遠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耻
匹夫不可以無備況耻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耻人朝聘有珪享覜
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
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
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
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求耻之以召
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耻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
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
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柰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
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
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
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
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
其武怒以報其大耻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
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

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而歸之六年靈王成章華之臺
願與諸侯落之遠啓彊曰臣能得魯侯王使召之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
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
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
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
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
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
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
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魯侯從之靈王享魯侯于新臺使長鬣
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遠啓彊聞之見魯侯魯侯語之拜賀魯侯問其
故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之君君其備禦三鄰慎
守寶矣敢不賀乎魯侯懼而反之
申無宇仕楚爲芊尹故曰芊尹無宇靈王立會諸侯于申遂滅賴遷賴於
鄢既又欲遷許於賴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
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乎不堪王
命乃禍亂也初靈王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芊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

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
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
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
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
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
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
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
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
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
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
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
可得也。遂赦之。十年。靈王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
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王城陳蔡不羹。使公子棄疾爲蔡公。問於
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
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
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

戒。王曰。國有大臣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
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
君所知也。後陳蔡作亂。竟如其言焉。申無宇之子曰申亥。靈王乾谿之難
也。王沿夏將入于鄢。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
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
其二女殉而葬之。

然丹字子革。鄭大夫子然之子也。康王六年。鄭子孔之亂。子革奔楚。楚以
爲右尹。靈王十一年。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
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
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
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
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
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
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
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

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
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
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
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
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
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
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
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
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
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乾谿之難。既
逼。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
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
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平王立。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
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
滯。禮新叙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
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子革之謀也。及平王聞蠻氏之亂。使然丹誘

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請立其子。楚子從之。

公子貞字子囊。莊王之子也。共王之二十三年。代公子壬夫爲令尹。是歲
子囊伐陳。諸侯救之。乃止。二十五年。又圍陳。諸侯復會于鄬以救之。秋。伐
鄭。討其侵蔡也。鄭請從。乃止。及鄭平。二十七年。秦景公使士雃來乞師。將
以伐晉。共王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
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
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偃
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
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
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於是子囊師于武
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以鄭之服楚也。謀欲逼鄭。故城虎牢而戍之。子
囊救鄭。晉人以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及晉班師。子囊
乃還。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師。將以伐鄭。鄭伯逆之。楚師
伐宋。諸侯悉師以伐鄭。鄭人使良霄石㚟來告。將服于晉。子囊使執之。明
年。子囊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共王疾。告大夫
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

禍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鄭良霄及石㚟猶在楚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子囊歸之吳闕楚喪以侵楚康王惡之使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子囊至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薳子馮孫叔敖之子也康王二年令尹子囊卒公子午為令尹子馮為大司馬及公子午卒王使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康王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觀起有寵於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也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子馮為令尹子馮既相楚有寵於子馮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十一年楚子為舟師以伐吳吳恣楚而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子馮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明年子馮卒舒鳩人卒叛楚師滅之

屈建字子木楚之公族也其先屈瑕食采於屈因以命氏世為莫敖建之父曰屈到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屈建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庇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供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康王九年屈建為莫敖十二年代薳子馮為令尹舒鳩人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師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子馮之子薳掩為大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於是薳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楚夫以興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向也將代舒鳩薳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今叛而獲之薳子之功也以與薳掩十四年與晉趙武會諸侯于宋將以弭兵也子木求甲欲以害晉而不能宋人兼享晉楚大夫子木與趙孟言不能對使叔向傳言焉子木亦不能對既盟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霸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競也明年子木卒趙盂良之如同盟焉於是王子圍為令尹

囊瓦字子常子囊之孫也以王父字為氏平王之十年代陽匄為令尹平王卒子常欲立其庶長子公子申公子申怒其歸惡名於己也欲殺之子常懼乃立昭王語具子西傳中昭王之元年吳王僚因楚喪故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王使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承二公子兵之在外也國無備伏甲而謁王僚使勇士鱄諸刺殺之而自立是為王闔廬於是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亦遂還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

而惡之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郤
宛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
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
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
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救潛
之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
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
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
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
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
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
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楚人謗令尹子常病之沈尹戌言
子常子常殺無極與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國人謗乃止語在沈尹戌傳○八
年蔡昭侯來朝為兩佩與兩裘獻一佩一裘於王王服以享蔡侯蔡侯亦
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來朝有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
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

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
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
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
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
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
楚○初伍奢之子員為吳行人以謀楚及子常殺郤宛伯氏之族皆出伯州
犁之子嚭奔吳吳以為太宰後為楚讎以敵楚自昭王以來無歲不有吳
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十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
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令尹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
進吳師使勿渡我以方城外人毀吳所舍舟直塞城口而入吾與子夾從
擊之蔑不克矣子常從之既而惑於史皇之言懼其功之獨出於司馬也
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
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於是二師陳于柏舉吳王闔
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
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
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

大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楚師半
濟吳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左司
馬戌死之昭王出奔火于雲中遂奔鄖鄖公以王奔隨吳師及隨求王於
隨隨人不與僅而免焉

沈諸梁字子高沈尹戌之子也為葉公號稱葉公諸梁初太子建之見殺
於鄭也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欲召之子高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
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子高曰不
可其為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智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
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彊忍犯義毅
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也
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於楚其心又猜而不絜若其猜也不忘舊怨而不
以絜悛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
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不絜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
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
毅貪無厭既能得入而耀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修其心苟國
有釁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動而得人怨

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忘
怨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
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
則偪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惡怨偪所以
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為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
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
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眚能者早除之
舊怨滅宗國之疾眚也為之關籥藩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為
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也其又何善
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皙之族而近之安用勝也其能幾
何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具水邴歜閻職戕懿公於囿竹晉長魚矯殺
三郤於榭魯圉人犖殺子般於次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之
所聞也人求多聞善敗以監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
吾知逃也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竟召之使處吳境為白公勝居曰有
異圖謂其徒石乞曰王與二卿士子西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
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

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惠王十年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曰吾愁葉公也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諸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

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諸梁兼二事（令尹司馬）國寧乃使子西之子寧為令尹使子期之子寬為司馬而老於葉初吳之入楚也子高之母與其弟后臧見俘於吳后臧不待而歸子高終身不正視之云

公子申字子西平王之庶長子也平王薨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初吳王闔廬之弒王僚也公子掩餘出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昭王四年吳王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於是來奔昭王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已而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徐子夫國來奔吳謀伐楚楚於是乎始病十年吳師伐楚戰于柏舉楚師大敗五戰及郢昭王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由于徐蘇而從王遂奔隨子西收聚散卒以敗吳師于軍祥會秦救亦至吳師再敗吳王乃歸明年昭王入于郢王之奔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弗能也子西謝之昭王既反國以子西為令尹子期為司馬王謂子西曰方余奔隨時將涉於臼藍尹亹涉其帑不畀余舟必殺之子西對曰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以志前惡吳歲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陽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二十二年吳師克越楚大夫又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

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供其困乏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卹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二十七年吳伐陳昭王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自春至秋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子西）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子期）亦不可則命公子啓（子閭）五辭而許之將戰王有疾方攻大冥王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而立之章立是為惠王惠王九年子西及子期伐吳及桐汭初平王太子建之見殺於鄭也其子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諸梁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

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期死非勇
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十年，勝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
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
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
勝以直聞，不告汝，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
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
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與其徒
石乞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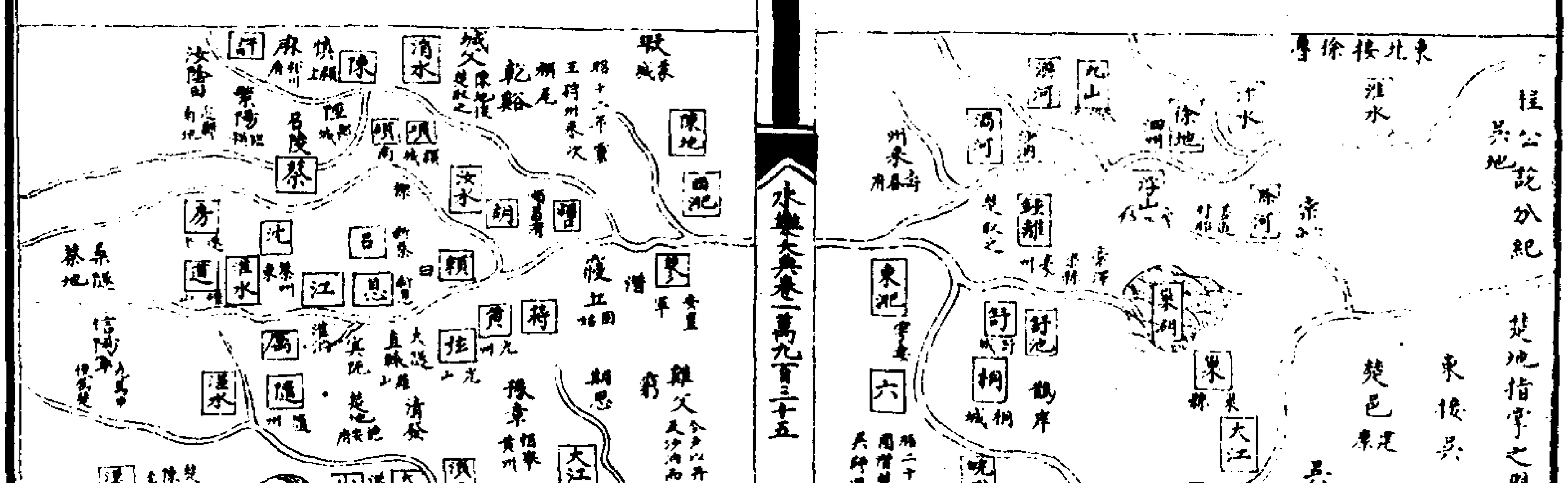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三十五　六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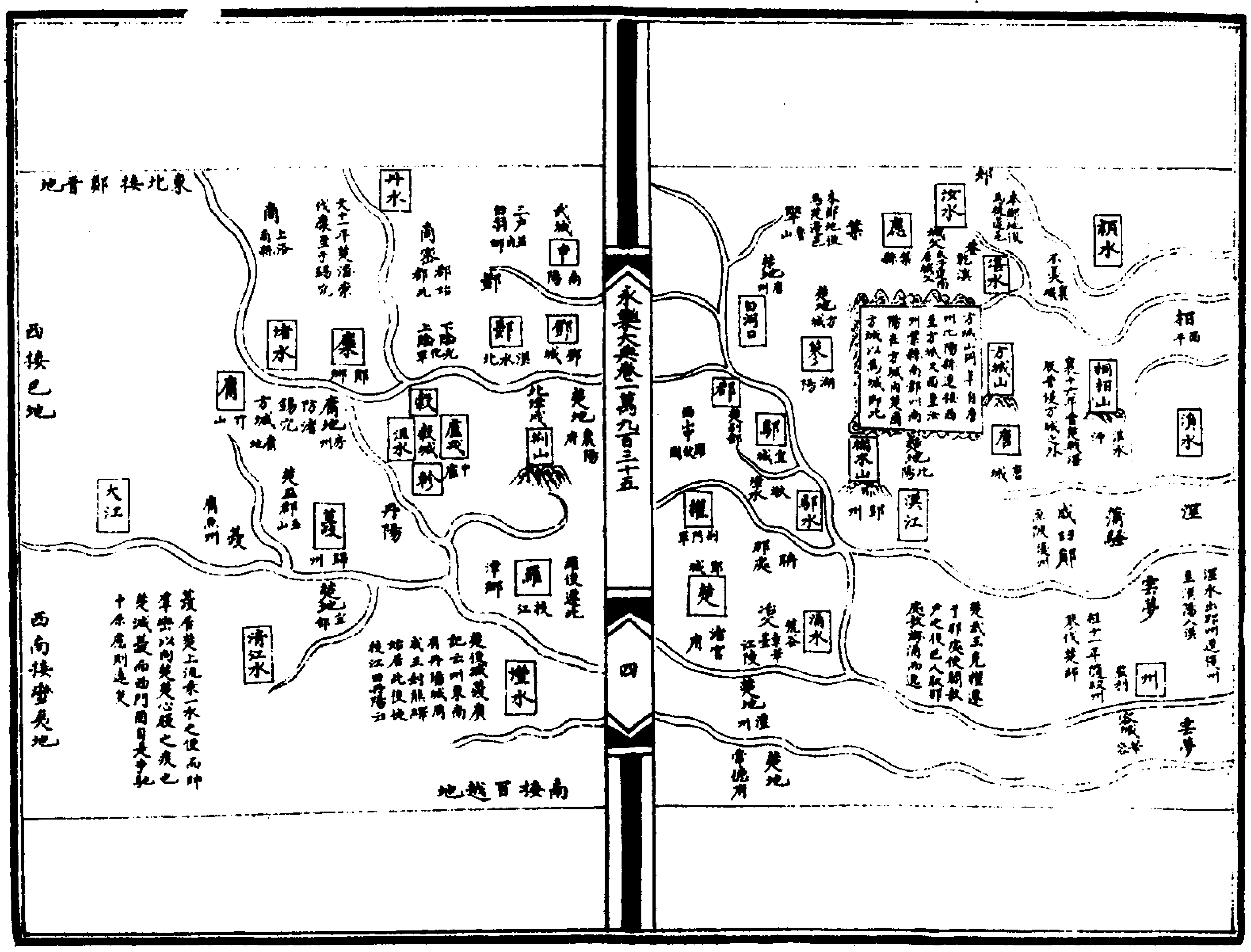
楚　楚國

楚地總說　狸公說分紀周成王封鬻熊曾孫熊繹於荊蠻，胙以子男之田，
居丹陽，今歸州有丹陽故城在焉。後徙枝江，亦曰丹陽。文王熊貲立，始都
郢，初曰荊，後改號楚，蓋古荊州地也。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
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周
禮職方：正南曰荊州。在天文鶉尾之次，翼軫之分，辰居巳宮，曰樊女。其境
北自汝潁，南接衡湘，西逮巴東，并其方城，帶其內。長江阻其後，而漢水淮
水或遶其上，或接其下。漢東江南之境，小國鱗次介于其間，楚皆夷滅之。
其勢雄峙於南方，出而北則與晉抗衡。荊之為言彊也，陽盛物堅，其俗慓
悍。史記天官：辰星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為楚。西漢書地
理志：楚地，翼軫之分壄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
郡，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荊蠻，為楚子，居
丹陽。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為武王，寖以彊大。師古曰：寖，漸也。後五世至嚴王，
總帥諸侯，觀兵周室，并吞江漢之間，內滅陳魯之國。後十餘世，頃襄王東
徙于陳。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
獵山伐為業。師古曰：山伐，謂伐山取竹木。果蓏蠃蛤，食物常足。師古曰：蓏
音來戈反。蛤音閤，似蚌而圓。故呰窳偷生，而亡積聚。應劭曰：呰，弱也。言風
俗朝夕取給偷生而已，無久長之慮也。如淳曰：呰或作紫，音紫。窳音庾。晉
灼曰：呰，病也。窳，惰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呰，短也。窳，弱也。言短力弱
材，不能勤作，故朝夕取給而無儲待也。如音是也。飲食還給，不憂凍餓。師古
曰：還，及也。言常相及而給足也。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
失枝柱，與巴蜀同俗。師古曰：失讀曰泆。枝柱，言意相節距，不
順從也。汝南之別，皆急疾有氣埶。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
亦一都會也。淮南鴻烈解兵畧訓：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卷，席取也。沅湘
二水名。北繞潁泗，潁泗二水名也。西包巴蜀，東裹郯淮，郯，郯淮也。潁
汝以為洫，洫，清。江漢以為池，垣之以鄧林，鄧林，沔水上險。緜之以方城，緜，
絡也。方城，楚北塞也，在南陽葉也。山高尋雲，谿肆無景，肆，極也。極深之谿，
不見景也。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為甲冑，脩鎩短鏦，鏦，小矛也。齊
為前行，積弩陪後，錯車衛旁，疾如錐矢，錐，金族翦羽之矢也。合

如雷電鮮如風雨然而兵始於垂沙垂沙地名衆破於柏舉楚國之強大地計衆中分天下然懷王北畏孟嘗君嘗於齊也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強秦懷王入秦秦留之藍田也兵挫地削身死不還張華博物志楚後背方城前及衡嶽左則彭蠡右則九疑有江漢之流實險阻之國也朱子語類楚地最廣今之襄漢皆是僅是強大齊晉若不更伯楚必吞周而有天下緣他極強大所以齊威晉文責之皆是沒緊要底事威公豈不欲將僭王猾夏之事責之但恐無收殺故只得如此至如晉文城濮之戰依舊委曲還他許多禮數亦如威公之意然此處亦足以見先王不忍戕民之意未泯也設使威之所以責之者不少假借他定不肯服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到得戰國斬首動是數萬無復先王之意矣數類楚地九等左氏襄公二十五年楚蒍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以授子木禮也周禮曰此九等是楚之地善惡有九等度山林度量山林之材以共國用鳩藪澤鳩聚也聚成藪澤以備田獵辨京陵辨別也絶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表淳鹵淳鹵捐薄之地表異輕其稅賦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規偃豬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町原防廣平原防堤也防堤間地不得方

正如井田別為小頃町牧隰皋隰皋水厓下濕為芻牧之地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如周禮制以為井田也又見井地九等





永樂大典卷一萬九百三十五　五

楚地釋名

楚　文王自丹陽都此。今江陵府江陵縣北紀南城，城東有小城名郢。

郢　楚别都

荒谷　盛弘之荆州記云：江陵縣東三里餘有三湖，湖東有水名曰荒谷。

冶父　荆州記云：荒谷西北有荒。既曰王闕北有小城，名曰冶父城。傳謂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于冶父，即此。

樠木之下　郡國志云：武陵山亦曰樠木山。傳謂楚武王卒於樠木之下，即此。今郢州。

那處　釋例：今荆門軍長林縣。

津　釋例：或曰南郡江陵縣有津鄉。江陵即荆南所治。而廣記則云荆南枝江縣西有津鄉，春秋楚敗巴於津之地。考之晉志，南郡統縣十一，江陵、枝江其二也。枝江在江陵之西，而津鄉又在枝江之西，則津不當在江陵縣也。晉泰始初，江表八郡猶為吳地。杜預亦云：江表所記僭亦甚暴，謂為或曰，亦疑之之辭。以是言之，廣記為是，而杜釋為非。按傳巴人伐楚，楚子禦之，大敗於津。已而楚上流而禦于津，則在枝江之西明矣。

湫　釋例：今省入襄陽府宜城縣。

陘　釋例：召陵故城，在今潁昌府郾城縣東

召陵　郾城縣東有漢召陵縣故城。

武城　釋例：南陽宛縣北武城。今鄧州南陽縣。

析　本楚白羽邑。昭十八年許遷于白羽。後改為析。漢國為析縣。今鄧州內鄉縣是也。蔡人過析隈，即此。隈謂隱蔽之處。

渚宮　江陵縣之南水濱注。今江陵城，楚船官地。春秋之渚宮也。元和郡國志：渚宮，楚别宮。

期思　釋例：今省入光州固始縣。

沈　杜注：沈或作寑。廣記曰：本寑丘縣。叔敖子所封之邑。及秦滅楚，豪信改寑，即此。漢為寑縣。今光州固始縣。

州來　故州來國。楚所滅。楚靈王狩于州來，次于潁尾。地蓋在淮潁之會。後吳取之，以封季札。至夫差時，蔡成公畏楚，使北，謂之下蔡。今壽春府下蔡縣是也。釋例以州來為楚邑，而又以是州來為吳邑，誤矣。其詳見吳地理

壽春壽州

中　本中國。鄧州南陽縣，在方城之內，中息北門，所以備中國。

呂　古呂國。今蔡州新蔡縣。國語：當成周之時，南有荆蠻申呂。其在穆王則有

呂使刲夏贖刑傳謂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且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盖楚以方城爲固而申在方城之上呂在方城之下形勢犄角實備北方要衝

鍾離 故鍾離子國後爲楚邊邑今濠州鍾離縣在淮之南

葉 汝州葉縣

郹 水注淮北肥水逕山桑縣又東積爲陂曰郹陂陂水又東南逕郹城南傳楚師還及郹郹北城也故京相璠曰郹楚地山桑今亳州蒙城縣

繁陽 廣記潁昌府臨潁縣繁城鎮有繁陽亭

宗 真州六合縣

雩婁 九江壽春記云金明城西南一百二十里有雩婁城光之楚子城也又淮南子云楚相作期思之陂灌雩婁之野期思陂今安豐軍芍陂是釋曰安豐雩婁縣今入安豐軍

棘 釋例今亳州酇縣

雲夢 楚之雲夢跨江南北

雲夢辨

禹貢曰雲土夢作乂周禮正南曰荊州其澤藪曰雲夢昭三年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定四年傳楚子入于雲中雲夢之名澤其來尚矣按地里志江夏之西陵南郡之編縣有雲夢宮華容有雲夢澤郡國志云竟陵城西大澤是也鄭康成曰雲夢在華容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亦有雲夢城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也又曰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樂史寰宇記曰雲夢澤半在江南半在江北其水中平土丘半出酈元水經謂自江陵東界爲雲夢北爲雲夢之藪穎達爲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雲夢者方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焉穎達又引左傳所稱雲中謂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是雲夢一澤也特其疆界闊遠不可明指一處限而言之然諸儒疑禹貢有雲土夢作乂及傳有雲中江南之夢之句遂分雲夢爲二澤故沈括謂江南爲夢江北爲雲其筆談所載曰舊尚書曰雲夢土作乂本朝太宗時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尚貢從古本孔安國注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也據左傳吳人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鄖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則當出于江南後涉江入于雲中遂奔鄖鄖則今之安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鄖則雲在江北也左傳曰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杜預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元豊中有郭思者能言漢沔間地理亦以謂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予以左傳驗之思之說信然江南則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則玉沙監利景陵等縣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上漸水出稍高方土而夢已作乂矣此古本爲允也以上皆筆談所記王秀又從而爲之辯曰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之地非特土見草木生之矣非特草木之人有加工乂之者矣草木生之謂作也加工乂之謂乂也嘗以上所引諸書載雲夢地理而證二者之說則沈辨失之拘王說失之鑿且如傳言鄖夫人棄鬭伯比於夢中鄖國今江北德州安六之縣則所棄之夢中近鄖國必無過江南而棄之之理是江北亦有夢非止固於江南也孔安國謂雲夢之澤在江南此說亦失之然謂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爲耕作畎畝之治顏釋猶有古風穎達曰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者蓋史文兼上下也蘇軾云古語如此猶曰玄纖縞云爾蓋纖字居玄縞二色之間古文如此下語也意以謂土既見則可作乂矣此又足以破王氏之說也必參考而精言則楚之雲夢跨江南北非止一隅如杜預釋左傳地理郡國寰宇水經諸書孔穎達司馬相如之說皆爲得之要不必指北爲雲南爲夢也今江夏漢沔所會之地淵

藪瀰望水天一色自江北而言則監利玉沙竟陵之水極多自江南而言則華容石首公安之水亦匯其分華容置監利縣監利在北而華容在南在南者帶洞庭青草在北者連大澮白湖杜謂雲夢跨江南北指此信矣所謂九百里雲夢安知不指洞庭青草之屬而言之歟今監利華容有大藪澤皆七澤之雲夢也

櫟 釋例今蔡州新蔡縣

麻 釋例今潁昌縣

夏汭 沈尹射奔命於夏汭今漢水曲入江處

乾谿 亳州城父縣乾谿水在縣南五里

章華 水經注江陵縣東三湖湖則有章華臺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韋昭以爲章華亦地名

不羹 釋例今汝州爲邑也定陵今潁昌之舞陽也二邑相近襄城東南卽定陵西北之境楚子所城當以楚城爲正章者亭近於城故定陵之亭以是爲名耳

瀨尾 壽春府西潁水口水經注盖水之會淮也

魚陂 水經注竟陵大城城南有甘魚陂左傳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

者也○竟陵縣今爲復州

豫章 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杜預注曰○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
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師於豫章○又敗之○後○四年○吳人舍
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孔○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
杜又云○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則春秋豫章○蓋在江北○而今豫章隱典有非
春秋之豫章也○漢地理志○豫章郡高帝置○第千代闕逸○文字殘闕○無從考
見所徙年月耳○按宋武帝封劉毅○遣王鎮惡先襲至豫章口○豫章口去江
陵城二十里○信知春秋豫章去江陵甚近○今隱典蓋不相干

鄖 後闕中居鄖以無志焉○廣記云○今復州治景陵縣

陰 遷陰于下陰○陰亦曰上陰○釋例南鄉陰縣○今光化軍乾德縣

下陰 水經注云○光化軍故下陰也○則下陰去陰不遠矣

城父 太子建居于城父○釋例襄城城父縣○今汝州亳縣

雞父 釋例○安豐縣南有雞備亭○今安豐軍

卷 釋例○南陽葉縣南有卷亭○今汝州葉縣

潛 釋例○今安豐軍

窮 安豐窮谷○沈尹戌與吳師遇于窮○即此○詳見水門

容城 安州葉縣

大隧　直轅　冥阸 定公四年○吳師伐楚○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
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
直轅冥阸○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方城自唐州比陽縣界
至方城縣○又至汝州葉縣○大隧直轅冥阸三者○杜云漢東隘道○疏在信陽
軍羅山縣界○其縣界石城山甚險峻○史記謂之冥阸○號攸之○又呂氏春秋
九塞○冥阸其一焉○其地與淮蔡接境○在信陽軍東北一百二十里○又東北
至蔡州二百二十里○吳人自淮而來過蔡而舍舟○楚司馬戌欲於此塞之也

柏舉 水經注○舉水逕齊安郡西○又南東歷赤亭下○又分爲二水○南流注於
江謂之舉洲○春秋左傳○吳楚陳于柏舉○京相璠曰○漢東地也○夏有沮水○或
作舉○齊安今黃州

堂谿 類篇　唐郾城縣

豐 鄧州內鄉縣南有豐鄉

三戶 內鄉縣丹水鎮有三戶亭

橐皐 釋例○淮南逡遒縣東南橐澤亭○合肥志○浚遒城在廬州梁縣南三十
里○東南去橐皐六十里

白 釋例○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今蔡州褒信縣西南

慎 漢爲慎縣○故城在順昌府潁上縣西北

汝陰田 潁昌府

淮北之田 淮水北田有是蔡楚頓之地

夷濮西田 本陳地　水經注○沙水逕新陽縣北○又東分爲二水○即春秋所
謂夷濮之水也○東南逕城父縣西南枝津出焉○俗謂之夷水也○一水東注
即濮水也○夷濮西田○在二水之西矣○

地名疑一

柤 杜釋闕○或曰○彭城傅陽縣西北有柤水溝○曹國薛縣西南有柤亭○無闕
費縣治戲鄉○皆去鍾離五伯餘里○非諸侯六日再會所至也○或曰汝南安
城縣西南有鍾離亭○西平縣北有柤亭○去偪陽近十里○又非自會九日之
所能滅國皆非也

闕地五十有三

沈鹿 桓八年　**郊郢** 十一年　**夕室** 莊十九年下同　**經皇**

睽 僖二十七年同下　**蔿**　**遷藪** 二十八年　**范** 文十年

大林 十六年下同　**陽丘**　**訾枝**　**選**

陝高　**臨品**　**石谿**　**切**

轅陽 宣四年下同　**烝野**　**漳澨**　**皐滸**

郔 十一年下同　**沂** 楚邑　**新石** 成十五年　**巢** 十七年下同

駕　**釐**　**虺**　**庸浦** 襄十三年

瑣 昭五年下同　**南懷**　**汝清**　**中犫** 十二年下同

息舟　**訾梁**　**棘闈**　**訾**

宗丘 十四年　**長岸** 十七年　**遠澨** 二十三年　**圉陽** 二十四年

州屈 二十五年下同　**茄**　**丘皇**　**養** 昭三十年

南岡 三十一年　**城口** 定四年　**稷** 五年下同　**軍祥**

麇　**公壻之谿**　**脾洩**　**負函** 哀四年下同

繒關

方城 前年自唐州比陽縣相北連接○西至方城縣○又至西汝州葉縣南故
城方城○楚國方城以爲城○蓋北門之險○**衡山** 湖州南巫山東千唐東北荊
山襄陽南漳縣東北有北山○**塗山** 壽春府　**羽山** 海州懷仁縣

小別　大別 禹貢曰○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又曰○嶓冢導漾○東
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爲治山通水南嶓

荆山。首起嶓冢至于荆山。又爲内方大别二山。内方今復州之竟陵。大别今漢陽之漢川也。南條其尾至此而極。亦杜偉炎。孔安國釋南入于江。謂觸山廻南入江。蓋漢水至大别山爲大别所擊。故回流以南入于江。非本性歟南也。左傳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别至于大别。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别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顔師古曰。大别在廬江安豐杜預釋地曰。二别在江夏界近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也。案地說言漢水東行觸大别之陂。南與江合。則與尚書杜預之說同。蓋小别在今安德府大别今在漢川縣。楚自郢濟漢。又自小别至大别。地形順便。今大别山之北漢曰郢漢水入江處。蓋安豐至江夏一千五百里。相距甚遠。又淮水之南非江漢合流之地。京相璠顔師古安豐大别之說。斯不足證。

山釋異

萊山有三　昭五年。楚子次萊山。楚地　七年與之萊柞邑地　萊國有萊山。今登州黄縣

衡山有二　哀四年。南徵衡山在襄州　哀三年。衡山在湖州烏程

坻山有二　昭五年。坻山吳之楚地　昭十二年。坻山晉地

塗山有二　昭四年。三塗在西京　禹會諸侯于塗山。在壽春

江　廣雅曰。江貢也。地理志云。出蜀郡湔氐道西徼外。岷山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山海經曰。岷山東北崍山。又東至崌山。江水出焉。東注大江。郭璞曰。中江出崍。今簡州江也。北江出崌。此皆岷山旁之小江。今按江出松州嘉誠縣甘松嶺。亦曰松蘂嶺。其地北連祈支。其水一名汶水。流出岷山始入。自北遂東南流而茂州。沱水東來與江會。故曰東别爲沱。東南經成都。南經嘉定府。沫水入焉。至瀘州。涪水從西北來東南至重慶府。則有嘉陵江巴江入。又東經涪州黔江入。忠萬夔州有五水入。歸峽有清江。又東至枝江。有沮水入。石首有涌水入。又東過岳州有澧水。從西入。洞庭水亦自南入。又有沅水湘水從西南來入江。共而東至鄂州。漢水入焉。始經九江。至鎮江府。有丹陽水從南來入。又東經揚州。有邗溝水出焉。又東經江陰。許浦始入于海。

淮　春秋說題辭曰。淮者均其勢也。禹貢導淮自桐柏。地理志。出南陽平氏縣之南桐柏大復山。東南至臨淮淮陵縣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水經出胎簪山。孔穎達曰。桐柏旁小山也。荆州記曰。出桐柏潛流三十里。東出大復山。在唐州桐柏縣南。至楚州山陽縣會泗沂之水。東至漣水縣界入海。

漢　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水經。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又東北至廣魏白水縣。注曰。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今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導也。大抵梁州左山皆曰岷。右山皆曰嶓。出於岷者皆曰江。出於嶓者皆曰漢。江有内水中水外水之異。漢有西漢水東漢水之殊。滄浪水蓋今漢之夏水。至漢陽軍觸大别山南入于江。

夏汭　漢水觸大别山南。折與江水會。謂之夏汭。亦曰夏口。在漢陽軍北鄂州西界。盛洪之荆州記曰。二水之間謂之夏洲。首尾七百里。華容監利二縣在其中矣。此水冬塞夏通。謂之夏水。蓋夏則會於荆郢之間。通曰夏汭。冬則會于漢陽。乃爲夏口。今漢陽軍漢陽縣有汭口是也。

窮水　水經注。窮水出安豐縣窮谷。左傳楚救潛。司馬沈尹戌與吳師遇于窮谷。川流泄注于決水之右。北灌安豐之左。世謂之皇水。亦曰窮水。音戎并聲相近。字隨讀轉。北流注于淮。

沙水　水經自新溝。東北經中牟。東北渠即沙水也。楚東有沙水。謂此水東南逕扶溝。東又南與蔡陂合。又東南逕淮寧府城東曰百尺溝。又東南流注潁。謂之交口。自溝東南逕城父西南入淮。謂之沙汭。京相璠曰。楚東地也。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杜預曰。沙。水名也。

溠　出隨州隨縣西北黄山南。東南逕隨縣西。又南流注于鄖

漳　出襄陽府南漳縣東荆州東南。又南至枝江縣。北至荆門軍當陽縣。東南入沮。

睢　出新城經襄陽府。至江陵府枝江縣入江

清發　吳敗楚柏舉。從之及于清發。水經。溳水過江夏安陸縣西。注云。晉太安二年。劉弘遣皮初與張昌戰于清水。昌敗。追斬於江涘。即春秋清發。在今德安府界

雍澨　禹貢。過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孔氏云。在江夏竟陵縣入漢。三澨之别。不可復知。今澨水出郢州長壽縣磨石山。名澨水。東南流。至復州景陵縣名汊川。至漢陽軍漢川縣入漢。傳言濟漢。而陳自小别至于大别。吳敗楚于雍澨。五戰及郢。在今景陵漢川間也

涌　水經。江水當華容縣南。涌水出焉。又東涌水注之。注云。水自夏水南通於江。謂之涌口。春秋所謂閻敖游涌而逸。於二水之間者也。華容今監利石首縣地

桐　出廣德軍西南桐源山。西北入丹陽湖

成。歸水經注。水出竟陵縣東北聊屈山。一名盧屈山。西流注于溳。昭王奔
隨。濟于成臼。謂是水也
濡 出順安軍高陽縣東北。至莫州任丘縣入易水。任丘漢莫縣也。莫州出
順安軍七十一里
淮 出桐柏東入海。而房陵有淮水東入漢。故丹陽陵陽縣有淮水北入江
漢 出嶓冢山。而蜀漢州有漢水入延

楚地

楚 莊十年書曰荊。僖元年書楚。 左氏始終作楚。傳又曰郢
那處 十八年 左氏又曰鄀 陘 僖四年 左氏作陘隰 析 二十五年
左氏又作白羽 沈 宣十二年或作發 州來 成七年 穀梁亦作州來
雞父 昭二十三年 穀梁作雞甫 召陵 定四年下同 陸德明云公羊
作邵陵 栢舉 公羊作伯莒 穀梁作栢舉
武城 有三 非今思州武城縣 僖六年。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楚地也。今
鄧州南陽縣 文八年。秦人伐晉取武城。晉地也。今同州 襄十九年。城
武城。魯地也。今沂州
方城 有二 僖四年。方城為城。定四年。欲悉方城外眾。楚方城山也。自九陽

縣生方城縣 文十六年。使廬戢黎侵庸及方城。庸地也。今房州竹山縣
城父 有二 昭九年。遷許于夷實城父。哀六年。救陳師于城父。今亳州城父
縣 十九年。太子建居城父。楚地也。今汝州葉縣
沂 有二 宣十一年。蔿艾獵城沂。是楚地邑名 昭二十五年。季平子請待
于沂上。是魯城南水名
房 有二 昭十三年。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是國名 定五年。季平
子卒于房。是魯地
柤 有二 襄十年。會吳于柤。是楚地 昭六年。鄭伯勞楚公子棄疾于柤。是
鄭地
呂 有二 成七年。子重請取於申呂。書呂國也。後為楚地。今蔡州新蔡縣
襄元年。楚侵宋呂留。宋地也。今徐州
郢 有二 宣十一年楚左尹使來。王待諸郢。楚地也 十二年。楚子北師次
于郔。鄭地也

楚禮樂 楚之先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
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而無分器。吳之先斷髮文身。贏
以為飾。豈禮也哉。增號稱王。叔狄之。靈王為申之會。問禮於左師與子產。
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椒舉待後以規過。
卒事不規。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夫差為黃池之會。欲因魯之禮。
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籍于成周以尊天王。叔孫傳。夫差好冠來。孔
子曰。大矣哉。夫差不能言冠而欲冠也。有論秦楚兵之事。國不可以言禮矣。

楚征伐

楚自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武王始為軍政。作荊尸以伐隨。授師
子以立隊法。莊四年。楚武王荊尸授師子焉以伐隨。按宣十二年。隨武子
論楚之兵曰荊尸而舉。杜預曰荊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為此陳法。遂
以為名。 子論為系楚陳所利。大抵陳中有利於長兵者。有利於短兵者。
于大利速節長兵。子是短兵。蓋楚參用于為陳。
成王地方千里。城濮之役。子玉請戰。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
之六卒實從之。大抵皆非正軍。制亦非古。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益
兵屬子玉者。子西將左。子上將右。當是西廣東宮之兵。傳曰。楚右師左師
潰。楚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杜曰。三軍惟中軍完。則不敗者止若
敖之六卒。楚軍有兩廣。即其親軍。參曰西廣。止於其一而已。 杜注東宮
曰太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按文元年。商臣以宮甲圍成王。是東宮兵也。

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若敖者子上之祖也。杜預曰。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
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周禮司馬。凡制軍百人為卒。知六卒六百人也。子
時子玉既為令尹而乃請戰。蓋欲增兵耳。若敖之六卒。乃子玉家兵。觀宣
公四年。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敵於敵君戰。則兵強可知。
穆王接晉文襄霸之後。楚益強大。時則嚴環衛之屬。文元年傳。潘崇掌環
列之尹。杜注。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又宣十二年傳。以至于昏。內官序
當其夜以待不虞。所以親衛於王。出入周之。
厥貉之會。陳鄭及宋受役於司馬。以田孟諸。時則有右盂左盂兩甄之制
文十年會于厥貉。宋道楚子以田孟諸。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期思公
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杜注。盂。田獵陳名。將獵。張兩
甄。故置二司馬。蓋期思公復遂一人為右司馬。當中。大則左司馬二人張
兩甄矣。兩甄。猶言兩翼。
莊王霸強。克庸以來。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在軍無日不
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邲之戰。軍制備矣。蓋兆於武王備於
莊王。傳具詳焉。三軍以為正軍。傳曰。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將中軍。子重
將左。子反將右。此三軍蓋正軍也。時孫叔敖為令尹秉政。不在三軍之數。

如南轅反旆。軍進退皆由之。故知令尹爲兼統三軍矣。

廣以爲親軍 傳載樂武子言楚軍制曰。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鄭氏曰。廣車橫陳之車。杜預注。二廣君之親兵。按傳楚子分左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杜預注。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右。傳又曰。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蓋左右二廣爲王親軍。右廣初駕以及日中。左廣受之以及日入。晉在王側。內官序當其夜。若今之當更。備環親衛。故安得稱親軍之制。詳見僖二十八年。西廣從子玉。時子玉專軍政。故分西廣以爲之。今邲之戰則二廣皆以從王逐載其曰。楚之乘廣先左。杜預雖云以乘左得勝。然實則楚人尚左。故親軍分爲二廣而王則乘左

游闕以爲游兵 傳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游闕蓋游兵往來游補闕者。觀兵陳何處爲薄則從而補之。所謂奇軍以防敗失。由正軍中選撥分出。不繫步伍之數。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又曰。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今一廣十五乘。即古大偏之法。而曰卒偏之兩者。孔穎達謂兩廣之別。各有一卒之兵。百人也。一卒之外。復有十五乘之偏。并二十五人之兩。既言一卒。又云卒偏之兩。言卒之者。成辭號句耳。蓋防正軍有敗。則以偏車易之。正卒有闕。則以偏卒補之。

於陳則分左右二拒 傳曰。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亦獨鄭二拒。蓋楚子在中軍與晉中軍相對。然戰分此二拒。右拒當晉下軍。左拒當晉上軍。故杜預謂爲陳名。

調卒之法。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卒乘輯睦不奸於事。行軍之典。則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軍行右轅左追蓐。凡兵車有甲士有步卒。甲士在車不供碎役。分步卒爲前左右三處。其車一轅。服馬夾之。而事扶轅者步卒。故分左右者。軍行時人分之在兩轅。扶轅以爲戰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爲主。以轅表車。故是扶車戰兵以備不虞。其處在左者。使之追步草蓐。令離道求草。不近兵車。蓐謂卧止之草。以爲宿備。豫先左右之別。在道分使之。故云軍行至於對陳。則在車左右。 前茅慮無。備杜曰。茅明也。在前者明爲思慮所無之事。恐卒有非常。則預告軍衆。使知而爲備。如令軍行令人違在軍前斥度候望。慮有伏兵伏瑞。行人持以號。又曰馬體。與軍人爲私號。曲禮曰。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與此見賊舉旌相似。茅明釋言文。舍人曰。茅昧之明也。杜預注。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中權。謂尤中軍大將軍進退之權。三軍之心在此。權者謂謀之高下輕重。皆當用精兵。後世勁兵多在前。或被擊敗。則後無應助。兵在後。此最良法。 百官象物而動。物猶類也。謂旌旗畫物類也。百官尊卑不同。象其所建之物而行動。軍之政教不待號令而自備。周禮大司馬。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鄭玄云。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旜。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羡卒也。百官卿大夫載旟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尊卑所建。各有物類。集春官司常云。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而所建不同者。大司馬則中秋教治兵之法。司常則中冬教大閱之法。鄭玄云。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建。則如冬大閱。除軍禮旌旗。不如出軍時空辟實也。是謂時不同。故所建異。此云象物而動。謂軍行時。當指治兵之法。

行軍之翼日則輜重至 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丙辰。楚重至於邲。杜注。輜重也。楚輜重車當後正軍一日。蓋楚軍有法。輜重若與正軍過遠。則有邀擊之患。過近則重兵幾亂。且軍亦潰。後世用兵先擊輜重取勝者多。蓋以非太近則太遠。以是知楚輜重遠大兵一日爲得宜也。

凡此皆軍政之善者也。若共王之世。公子嬰齊爲簡之師。組甲被練皆創名之。襄三年傳。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簡謂選擇也。杜預注。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文。被練。練袍。賈逵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孔穎達曰。甲貴牢固。練若不固。宜皆用組。何當遣不牢之甲而令步卒服之。豈欲其被傷敗使甲不牢也。若練以緘甲。何以謂之被。又組是條繩。不可爲衣服。要得以爲甲裏。杜言組甲。漆甲成組文。今時漆甲有爲文者。被練文不言甲。必非甲名。被是被覆衣著之名。故以爲練袍。被於身上。雖並無明證。而杜說近之。呂祖謙曰。組甲被練。擇兵之精者。被練若今軟纏之類。

康王以蔿掩爲司馬，始井沃衍，牧隰皋，賦車籍馬，而有車兵、徒兵、甲楯之數。襄二十五年，楚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掩書土田，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

靈王作，地益大，陳、蔡、不羹邑賦千乘，於是有五師。平王簡上國東國之兵，都外軍師精練有法。昭十四年，楚平王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杜預注：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按下云簡東國之兵亦如之，如此是簡西國之兵也。西國東國皆是楚人在國之東西者。孔穎達曰：西爲上，則東爲下，下言東則此是西，互見也。

至若戎行，則若申息之子弟。僖二十八年，楚子入居于申，子玉城濮之役，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杜曰：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

士兵則若都君子，校人則若王馬之屬。昭二十七年，傳：左司馬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杜注：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賈逵云：平常見其任使，事急乃使之。若君子既爲士，則不調發，唯吳楚多有此事，急則從，如越有君子六千人是也。王馬之屬，王養馬官屬校人之類。凡此皆以急調從非常法。

其爲舟師以待吳寇，而卒莫能以得志，故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楚用舟師，自康王始。考之經傳，吳自成七年始入州來，暨共王卒，繼使楚，明年敗楚于皐舟之隘。是吳利在舟師，楚懼無以敵吳，後十年，康王始爲舟師以略吳疆，而吳乃滅巢。昭王時，救潛之役，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是無成功。其後棄疾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遂敗楚師。又耶之役，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其帥潘子臣、小惟子皆爲吳獲。蓋楚雖以備吳置舟師，而實莫能勝，亦地形用使有不同耳。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張夢穎
圈點監生臣徐浩
臣管仲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四十九　六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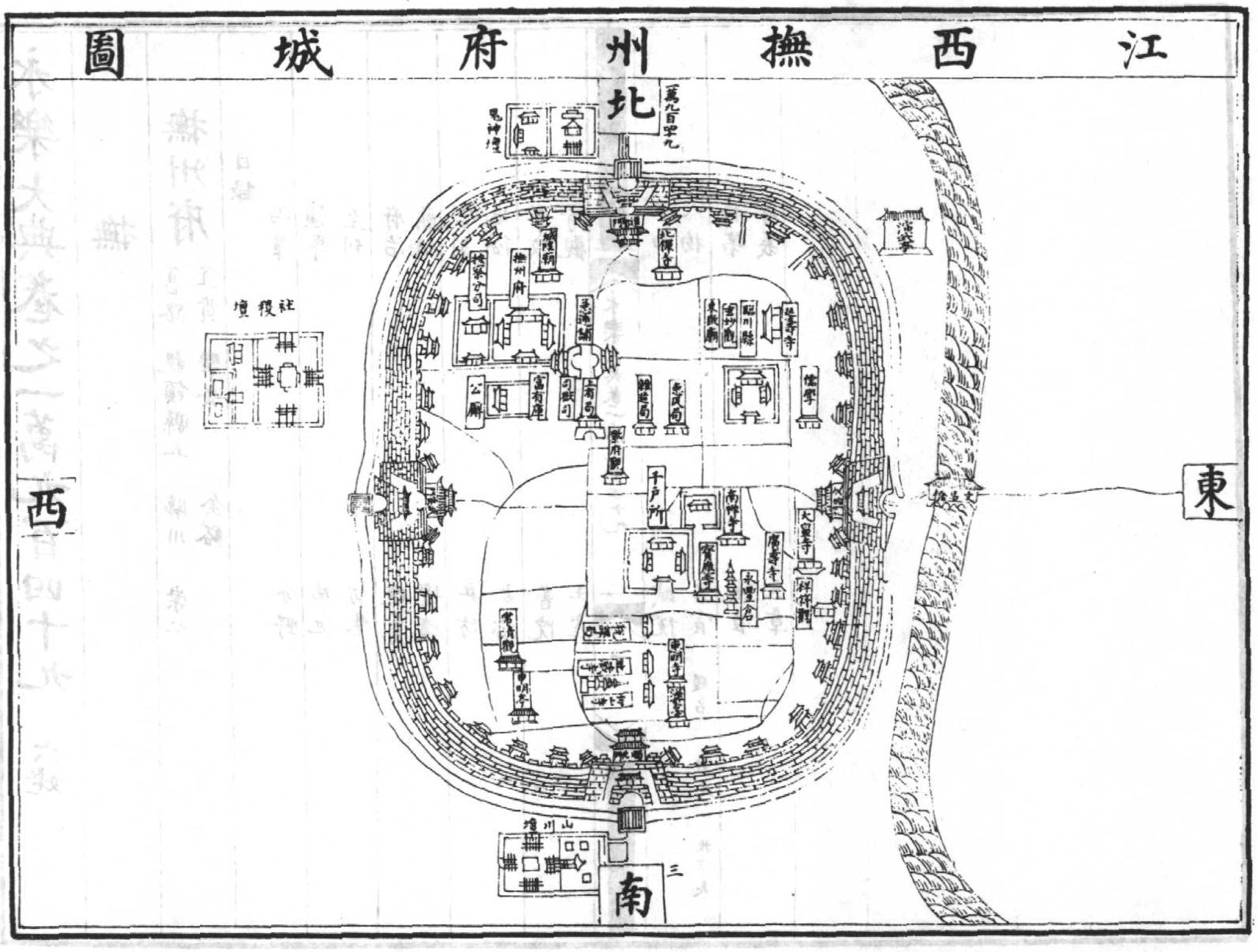
撫

撫州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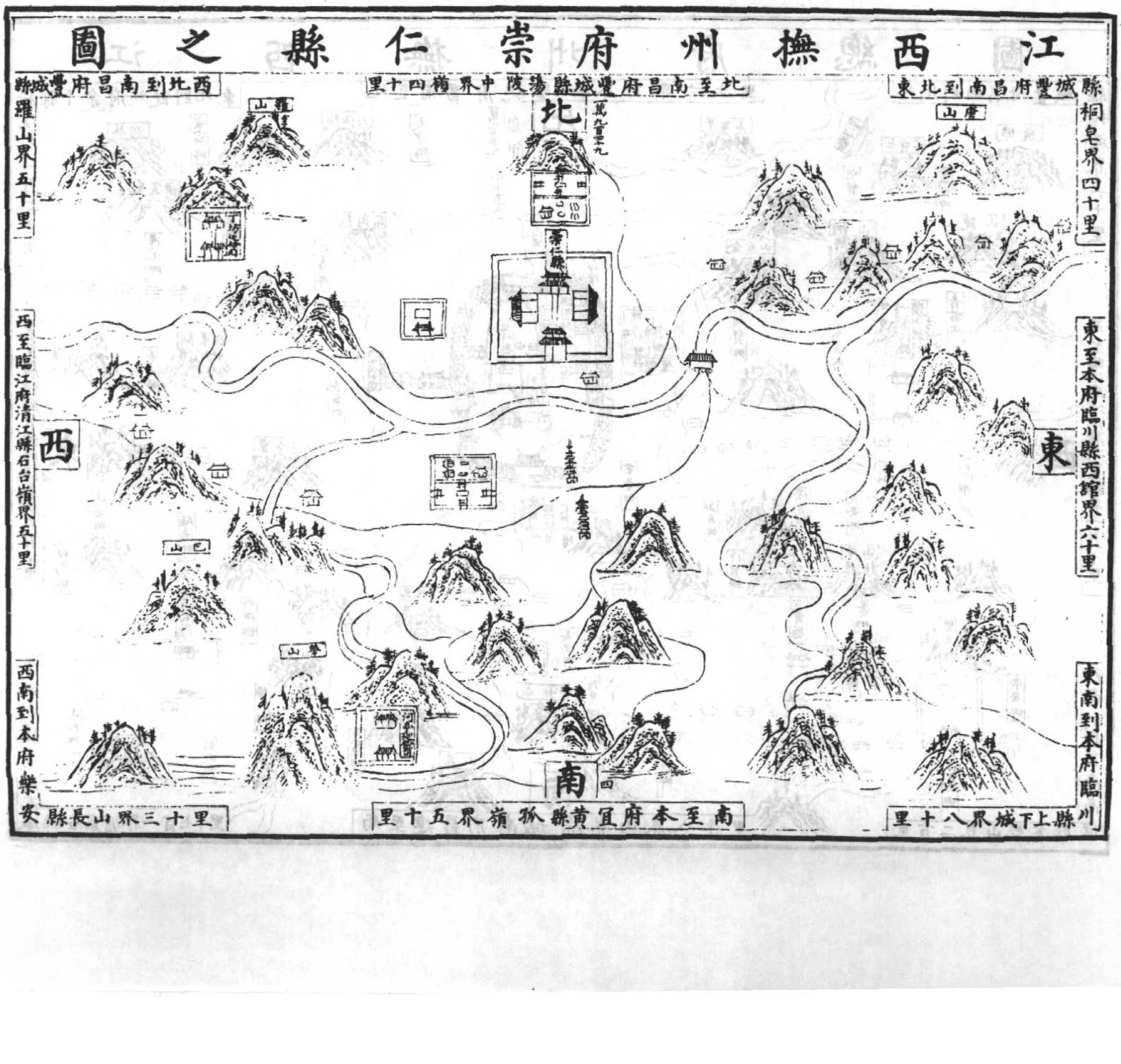
舊路　親領縣五　臨川　崇仁　宜黃　樂安　金谿

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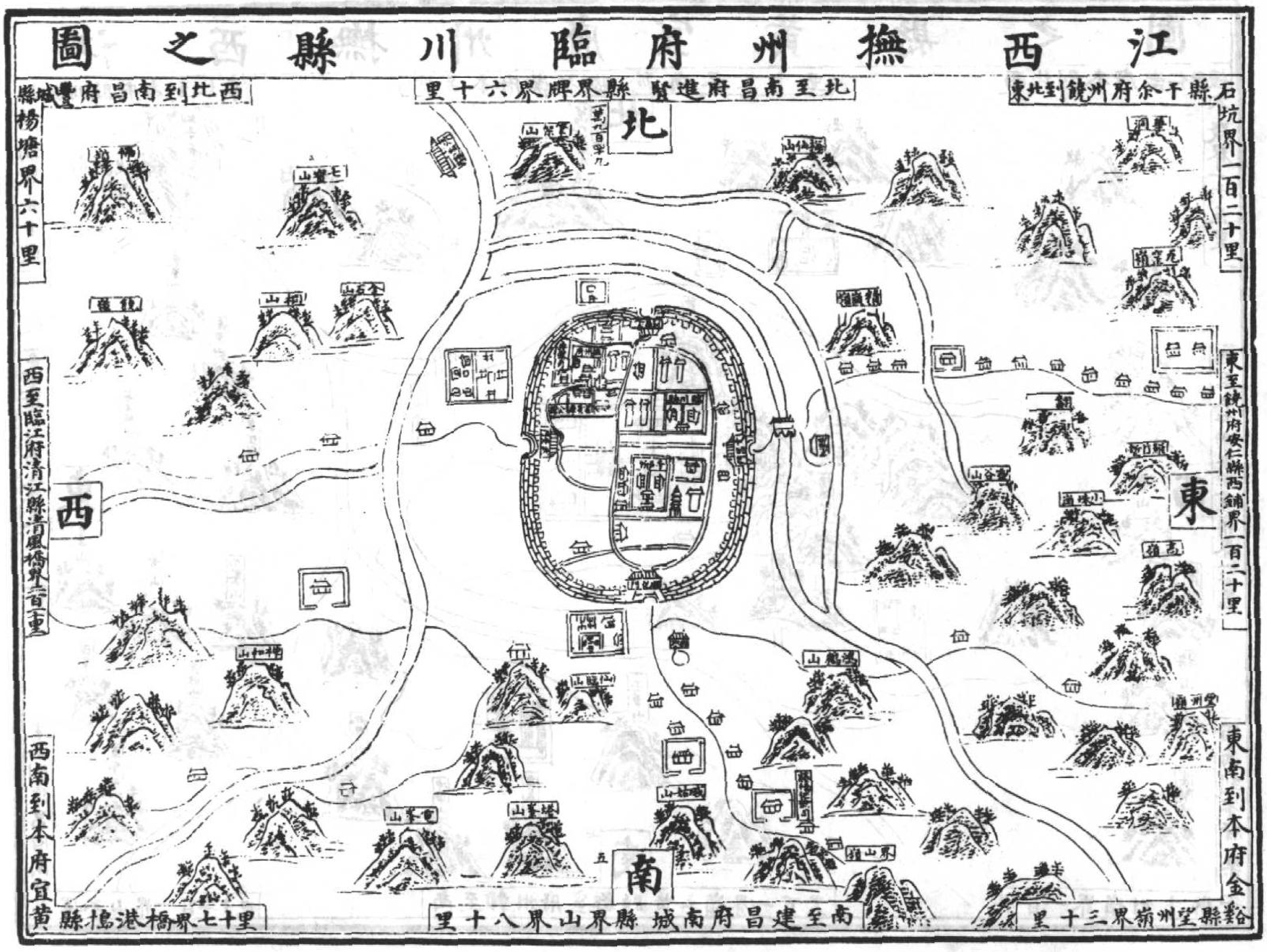
江西撫州府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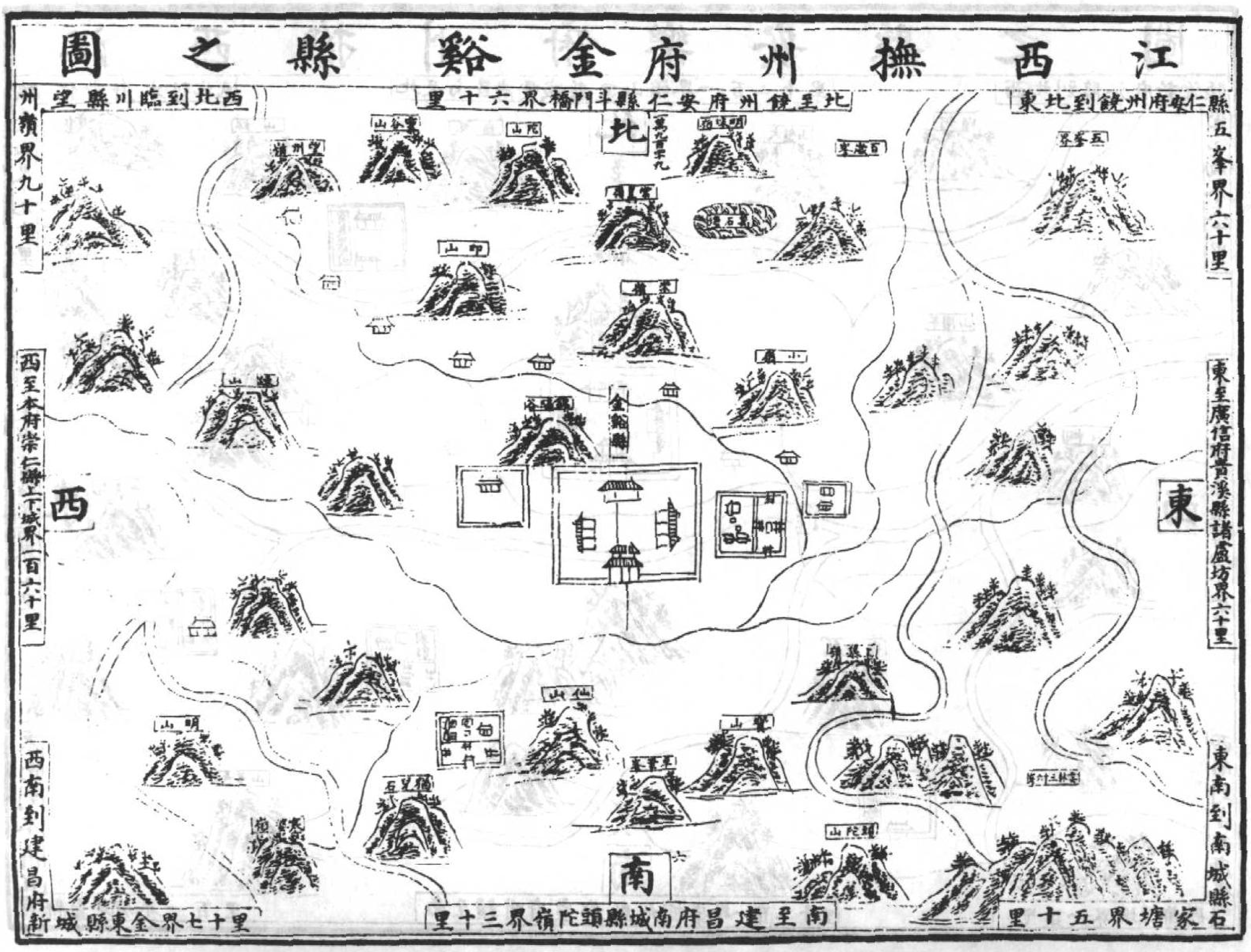
江西撫州府崇仁縣之圖

永樂大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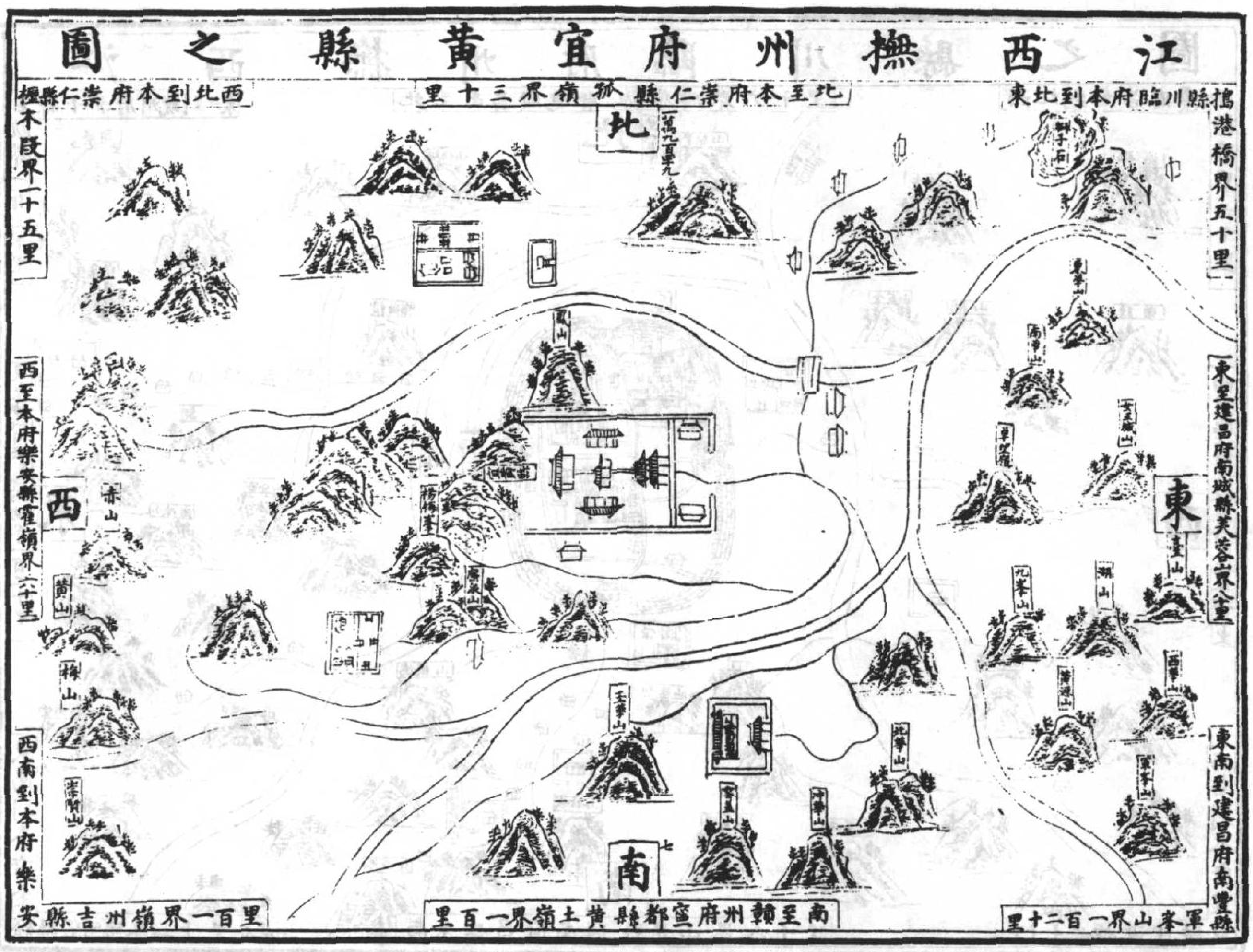
卷一〇九四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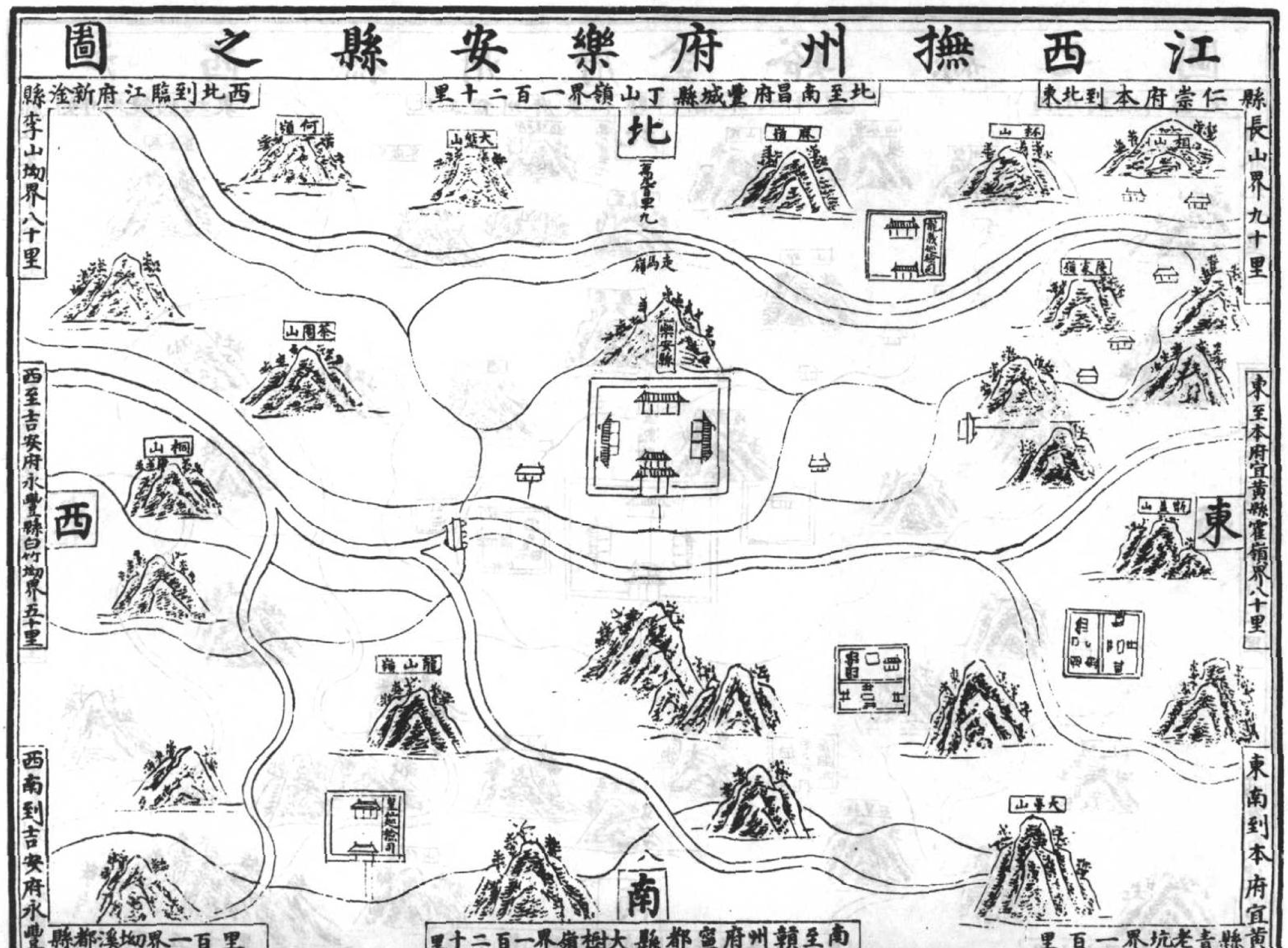


江西撫州府臨川縣之圖
北至南昌府進賢縣界牌界六十里
西北到南昌府豐城縣楊塘界六十里
東北到饒州府余干縣石坑界一百二十里
北
西
東
南
南至建昌府南城縣界山界八十里



江西撫州府金谿縣之圖
北至饒州府安仁縣斗門橋界六十里
北
西
東
南


江西撫州府宜黃縣之圖
北至本府崇仁縣孤嶺界三十里
東北到本府臨川縣塘港橋界五十里
北
西
東
南
西南到本府樂安縣吉州嶺界一百里
南至贛州府寧都縣黃土嶺界一百一十里
東南到建昌府南豐縣軍峯山界一百二十里


江西撫州府樂安縣之圖
西北到臨江府新淦縣李山坳界八十里
北至南昌府豐城縣丁山嶺界一百二十里
東北到本府崇仁縣長山界九十里
北
西至吉安府永豐縣白竹坳界五十里
西
東至本府宜黃縣寉嶺界八十里
東
南
西南到吉安府永豐縣都溪坳界一百里
南至贛州府寧都縣大樹嶺界一百二十里
東南到本府宜黃縣青老坑界一百里

建置沿革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禹貢揚州之域，星紀斗分，屬春秋時吳，戰國時屬楚。
秦屬九江郡。漢高帝六年，分九江置豫章郡，所統縣十八，南城居其一。
東漢和帝永元八年，分南城之北境為臨汝縣，屬豫章郡。三國吳太平二
年，以豫章東部置臨川郡，領臨汝南城二縣，又增置宜黃永城等八縣，隸
揚州。晉惠帝元康元年，割豫章臨川等郡，隸江州，改西平為西豐，西城為
西寧。宋省西寧。齊因之，以臨川郡徙治南城。梁復治臨汝縣。循臨汝南城、
宜黃、安浦、西豐、南豐、永城，又析臨汝為定川縣，凡領縣八。隋區臨川郡為
撫州，隸洪州都督府。開皇九年，廢巴山郡，併新建西寧等六縣，置崇仁縣。
隸撫州。又併西豐定川入臨汝，改為臨川縣，廢南豐永城入南城。大業三
年，復改撫州為臨川郡。唐武德五年，復置撫州，領臨川南城邵武等八縣。
七年，省東興永城將樂三縣，又割邵武屬建州。八年，省宜黃，貞觀元年，以
撫州隸江南道。開元二十一年，以撫州隸江南西道。天寶元年，復改為臨
川郡。乾元元年，復為撫州，領臨川等四縣。五代，梁龍德元年，吳楊溥陞為
昭武軍節度。宋開寶四年，降為軍州事，隸江南西道，領縣四。建炎四年，隸
江南東路。紹興四年，復隸江南西路。元至元十四年，陞為撫州路。

國朝為撫州府，屬江西布政司。撫州府志：按舊志，周秦以前撫之地為荊揚
二州分野，是吳越楚三國。至秦分天下為郡，地屬九江，漢初改九江曰淮
南。後分淮西，至豫章東部為臨川郡，領臨汝南城二縣。臨汝本二水名。臨
水由西南而來，自崇仁縣巴山發源，巴山謂之臨川山。合宜黃水至西津，
故曰臨川。汝水自盱江盱母山發源，自南城由石門而下，至郡之東南，抱
城而西北，流合臨川之水。或謂汝字從水從女，以盱為母，汝為女，故曰汝
水。舊置郡嘗合二水之名，故曰臨汝。吳及晉宋為臨川郡，亦治臨汝。齊徙
治南城。至隋平陳，時總管楊武通奉使安撫臨川，因改臨川為撫州，治在
西津之赤岡。唐寶應中，太守王圓遷于西隴，即西津也。五代時危全諷遷
于香楠山，即今治也。自唐至宋末，相沿為撫州。歸附于前元，改為撫州路
總管府。戊戌五月，監郡完者帖木兒以城降于陳氏。辛丑十一月
聖朝總兵官鄧愈鎮守大軍至，守臣張子高降，改臨川府，後又立為撫州府。
輿地紀勝：臨川郡軍事。九域志：禹貢揚州之境。元和郡縣志：於天文為星
紀之分野。臨川志引漢地理志云：豫章吳地，斗分野。次為星紀，辰在丑。晉
天文志云：豫章入斗十度。臨川屬豫章，明為斗分野明矣。春秋時為吳境。
寰宇記、晏公類要及宋朝郡縣志，並以為屬吳，而輿地廣記則以為春秋

為百越之地。大抵袁吉虔撫四州之地，諸書皆以為屬吳，惟輿地廣記則
端以為百越之地。地亦無所考據，郡於豪州下引吳起相楚悼王南平百
越，於是屬楚，然考之地里，蓋言二州包地，綿邈與廣南佛介，爾來以立郡
譜以為越南，或可據。至君來撫二州，皆內地也，不應則猶以為百越之地。
啟來州新編圖經於百越之地，又越星分，皆削而不取，云越滅吳，左傳哀
公二十三年。其地屬越。越既滅吳，地當屬楚。戰國時楚敗越，其地屬楚。輿
地廣記以為戰國屬楚，他書皆無所指定，然通鑑周顯王三十五年，楚敗
越，盡取吳故地，則其地亦當屬楚。秦併天下，屬九江郡。在漢為豫章郡之
南城縣地。漢高帝六年，分九江置豫章郡。今按漢志，豫章郡所統十八縣，
南城預焉。後漢和帝分南城北境為臨汝縣。寰宇記、續漢書郡國志云：臨
汝屬豫章。寰宇記：三國時吳主孫亮分豫章之東部南城，今屬建昌軍。臨
汝今屬撫州。二縣，置臨川郡。沈約宋志載在太平二年。自晉以來，諸縣廢
置不一。東晉入於境內，立巴山郡。陳封文帝為臨川王。隋平陳，罷郡為州。
時總管楊武通奉使安撫，即以撫州為名。因廢巴山郡為崇仁縣，屬撫州。
又改臨汝為臨川縣，並在開皇九年。煬帝改撫州為臨川郡。大業三年。唐
平林士洪，復置撫州，領臨川、南城、邵武、宜黃、崇仁、永城、東興、將樂八縣。寰

宇記在武德五年。尋省東興、永城、將樂三縣，又割邵武屬建州。寰宇記在
武德七年。又省宜黃縣。武德八年。隸江南西路。開元二十二年，改臨川郡。
天寶元年，復為撫州。乾元元年。五代偽吳升為昭武軍節度。唐明義九年。南
唐李氏因之。又割南城縣置建武軍。盱江志載在開寶二年。九域志云開
寶三年。以宜黃場為縣。宋朝平江南，降為軍州事。宋朝會要云：偽吳為昭
武軍節度，開寶八年降為軍州事。中興以來，隸江南西路。紀年錄云：紹興
四年七月，詔撫州建昭武軍，依舊隸江南西路。今領縣五，治臨川。寰宇記云：元
領縣四，今五：臨川、崇仁、南豐、宜黃、金谿。臨川志：昔者公劉度夕陽而荒豳
都也，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觀于京，蓋度夕陽之西，去源泉之
卑，而就溥原之高岡，出乎原之上，兩京又出乎岡之上，所以居高明也。夫
改吾州若昔興創，殆亦類是。異時成周卜宅而依澗瀍，晉人議遷而斷汾
澮。今吾州介乎臨汝之中，又其遺意皆所以括二水之會，納風氣之全，真
民生之安也。淳熙嘉定志：寶應中，太守王圓以地勢卑，非道路之會，因從
于西隴，然虛右擁左，形亦未叶。中和五年，危全諷始遷今治，塵寰攜異朝
辛階癸，納漢山複疊之勢，無舊治卑偏之陋也。舊志州治所紀：唐刺史舊
宅。乾符中，為巨冦黃巢猾擾，彫瘁所被，中和五年，危全諷從今治，披榛草

創越十四年。漸就摧朽。乾寧五年。全諷再拓基址。建廳堂門廡廚庫畢備。舊志城池紀述唐中和五年。刺史危全諷新制羅城。週廻一十五里三十六步。高一丈二尺。下闊二丈五尺。子城週廻一里二百二十二步。元一統志梁復臨汝分新建西寧置巴山郡。又置巴山、大豐、新安三縣。及取廬陵之興平、豫章之豐城以益之。凡領縣七。開皇九年廢大豐、新安二縣入豐城。割豐城還洪州。廢南豐、永城入南城。大業三年復改撫州為臨川郡。領臨川、南城、崇仁、邵武四縣。十四年陷入林士弘賊。唐武德五年平士弘。而以興平之地還吉州。今永豐縣是也。景雲二年。復置南豐。開元二十一年。分十五道採訪使。以撫州隸江南西道。天寶元年。復改為臨川郡。乾元元年復為撫州。置治於臨川舊城西津之西。亦岡。宋乾德六年。偽唐李煜復置宜黃縣。淳化二年。以南豐屬建昌軍。五年以金谿場置金谿縣。依舊領縣四。十九年。割崇仁縣天授忠義樂安三鄉。并吉州永豐縣雲蓋鄉增置樂安縣。領縣五。元朝至元十二年收附之初。仍為撫州。十四年陞為撫州路總管府。領一司五縣。隸江西等處行省。　錄事司舊為本州在城地。宋設三廂領之。元朝至元十四年。創設錄事司。領在城民事。

分野

臨川志質之史冊。區別其分野。則吳揚為斗牛女爲星紀。考之舊經。吾州入文昌之所臨照。夫上通於辰次。各著其分野者。天下之所同。上通於天垣。正應於文昌者。吾州之所獨。星土之占。其證則有休咎。所不可得而常。乃若斯文在天地間。則歷終古而光景若一。不窮。惟是。人文化成。天象叶應。庶幾有不若者乎。然則文星昭明。則不占有年。分野當蒙其福矣。　天文志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吳楚之疆。候熒惑。丙楚戌吳。　地理志吳地斗分野。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盡吳分。　斗牛女星紀丑東北也。天文志以戌為吳。西北也。西漢以前。其說亦未定。信如西漢地里志所述。則今之江淮浙皆吳分。豫章特其一耳。況豫章所隸諸郡臨汝又特其一。是此不可執一而強為之說。且吳楚候熒惑。則可以南方言。世人謂南斗為東南吳揚之分。故曰南。非也。何以不曰東耶。南北二斗。皆曰斗者。其星各有四。成斗之象。北斗位乎北。居太微垣之北。近天中杓轉而魁不改其處。故曰北斗。南斗為北方七宿。東行左旋。與二十八宿周流於天。何以曰南。蓋二星俱名為斗。北斗不離乎太微之北。既以北名。南斗為北方七宿之首。自北而南。故以南名。春秋元命包。牽牛流為揚州。昔言其宿之行。應於揚州之野。山谷江西道院賦。曰句吳之區。維斗所眞。何耶。十二地支位于地。其精氣行乎天。地支東北丑之精氣為斗牛女周行於天。名曰星紀之次。其所應之分野。則在東南吳揚。未嘗相直也。蓋直之為言。亦主也。非但謂其相直。南斗之所主者吳也。然豫章介於荊揚。故王勃滕王閣記。亦指為翼軫。乃星紀鶉尾之交。荊揚之分野。詳見譙城門。後漢律曆志。蔡邕月令章句云。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越之分野。　郡國志。帝王世紀云。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曰星紀之次。其辰在丑。斗建在子。吳越分野。　晉天文志。魏太史令陳卓言郡國所入宿度。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屬揚州。費直云。起斗十度。諸郡躔次。陳卓、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並云豫章入斗十度。　隋地理志。揚州為禹貢淮海之地。在天官自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吳越得其分野。　天圓地方。圓者氣動而行。方者形靜而止。形則可以方所而推。氣則難以界限而別。是以二十八舍分十二次。或盈或縮。其說不齊。以星紀言之。范史自為異同。有斗六度至女二度之說。有斗十一度至女七度之說。晉書隋書復有斗十度至女七度之說。唐書復有起斗九度中二十四度終女四度之說。氣之動而圓者難明故也。然斗牛女星紀之分野。乃揚州吳越之所若。臨汝豫章地

也。諸家言豫章入斗十度。此為切近。　唐書南斗牽牛星紀之次也。丑初起斗九度中斗二十四度終女四度。其分野自廬江九江負淮水之南。盡臨淮廣陵至東海。又逾南河。得漢丹陽會稽豫章。郡西濱彭蠡。南涉越州。盡蒼梧南海古吳越及東南百越之國。皆星紀分也。南斗在雲漢殺淮海之間為吳分。牽牛在南河浸遠。故其分野自豫章東達會稽。南逾嶺徼為越分。皆係乎揚國。　十二辰次縱橫交錯。以主十二州之野。十二國之分此氣化之變。不可以一定之理而求。亦由三垣中外官周天之星象。其名義之所自起。豈得而盡推哉。上哲與天為一。然通其秘。後人因之。莫窮其旨。近世有因唐書南河之云而為之說。以地之江河象天之雲漢。謂地氣升天氣降。必在子。子月雲漢漸降。星紀丑位得其下流。吳越居江之下流。猶丑之當天漢下流。此說悉甚惑焉。地支之位。著乎地者為丑。丑之精氣行乎天者為星紀之次。為斗牛女之舍。占天者以其氣之行乎天推其所主之分野。非以其位之著乎地者而推之也。譬之人焉。其室廬雖各有所止。而其人則周流乎四方。凡天文圖說。以分野附之於地支者。明此位之精氣為某次某舍。其應在某分野也。蓋以天之氣化而主地之分野。非以地之支位而主地之分野也。今以雲漢降于子。而丑居其下流。當應于江

之下流其然乎且天氣以子月降者乃地氣上升而天氣下交也況十二
辰次同一氣化此說但可施之星紀豈曰粹論耶 文昌星 淳熙志臨
川有文昌堆舊經云上直文昌星史記天官書斗魁戴太祖廟諱六星曰
文昌宮 索隱曰文耀鉤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弼並居以成天象
故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
祿 前漢天文志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 晉灼曰似筐故曰戴筐 一曰
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災 晉隋天文志
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主集計天道一曰上將大將軍建威
武二曰次將尚書正左右三曰貴相太常理文緒四曰司祿司中司隸賞
功進五曰司命司怪太史主滅咎六曰司寇大理佐理寶所謂一者起北
斗魁前近內階者也明潤大小齊天瑞臻 唐天文志唐開元九年一行
受詔改治新曆欲知黃道進退而太史無黃道儀率府兵曹參軍梁令瓚
以木為游儀一行是之乃奏黃道游儀云云其所測與古異者舊經文昌
二星在輿鬼四星在東井北斗樞在星一度璇在張二度機在翼二度權
在翼八度衡在軫八度開陽在角七度杓在亢四度今測文昌四星在柳
一星在輿鬼一星在東井北斗樞在張十三度璇在張十二度半機在翼

十三度權在翼十七度太衡在軫十度半開陽在角四度少杓在角十二
度少文昌天之六司 旁敌尚書令唐虞官也是謂文昌天府 晉百官表
注尚書萬機實為政本是以八座比於文昌 劉洎疏 文昌制戴筐之位羅
將相而挑三台 張衡天象賦 詳觀諸史志文昌所主者不但斯文而已將
相貴臣之象其星凡六號六府又六卿之象北斗在太微垣之上文昌又
在斗魁之前斗魁從而戴之此又高明光大之象史以戴筐言者其星如
筐筥與斗魁皆以象取斗與筐其器不能相離自然之象星居天庭與十
二辰次躔所占在上將上相及六司貴臣故諸史未嘗言其所臨照之分
野舊經云是邦上直其宮者莫識其為何義世之星圖或跡或該難於盡
據唐志所述文昌諸星在井鬼柳星之度乃西南也與吾州若無與焉然
嘗觀諸史志惟西漢史近古於天文度數惟言其大率不若後世之迫切
求詳而流於支離也漢天文志所述孝成建始元年九月有流星出文昌
詘折委曲貫紫宮在斗西北子亥間如環志凡言流星之行必曰起某所
至某所或入某所犯某所經某所掃某所皆動也惟此占但言出貫又言
環又言在子亥間文昌與斗魁在太微北皆逼近紫宮垣流星環之者不
動故也星出文昌在子亥間而不動則文昌亦在子亥間矣子亥與巳午

相直巳午東南也上直文昌宮之說庶幾在此又按晉志北斗魁四星杓
三星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燕六主趙七主齊七政星明其
國昌四文曲也臨汝吳分也舊經所云上直文昌此亦一義併記之

疆界

臨川志臨汝在上世為荊揚外荒服至太伯始有吳遂為禮遜之國太伯
三以天下遜豈有意於君長遜裔耶仁人所之從者如歸市蓋與太王居
岐後先一轍荊人義而立之者則國家興仁興遜之天理一年成聚二年
成邑三年成都固其所宜居是邦欲成德善俗闢土聚民當以太伯之心
為心自體察其仁遜厚薄可也疆域廣狹不與存焉然天下郡縣星分棊
布名字沿革不一封境分合各殊又不可以無述疏而別之使人知所以
異叙而通之使人知所以同雖然封疆關乎地勢則有古今之殊仁遜存
乎人心則無古今之間可不念諸 周為荊揚州楚吳越國史記吳世家
太伯奔荊蠻號句吳荊蠻義之立為吳太伯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
得周章已君吳因封之越世家越王句踐滅吳時越兵橫行江淮考六國
表時為周元王四年及楚威王興兵伐越大敗之盡取吳地 商世地為
荊太伯來奔始分為吳按為貢淮海彭蠡三江為揚荊衡江漢九江為荊

今豫章本秦九江郡彭蠡則鄱陽湖也郡當商周世介居荊揚間太伯始
奔猶為荊及建國遂為吳王勃滕王閣記云星分翼軫蓋豫章亦屬荊不
但屬揚為貢江漢為荊江淮為揚太伯之興荊分而吳句踐之興揚州吳
地皆為越及楚敗越荊揚江漢江淮皆為楚矣 秦為郡漢為兩縣隸揚
州九江豫章郡九江淮南國秦滅楚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以揚州置鄣會稽九江三郡 輿地廣記云秦屬九江郡漢高祖元年正月
項羽立黥布為九江王四年改九江曰淮南以布為淮南王六年分淮南
置豫章屬揚州領縣十八有南城 前漢地理志元和郡國志漢分豫章郡
立南城縣十一年封子長為淮南王王布故地十二年封劉濞為吳王分
豫章屬吳國 諸侯王表 後漢豫章郡屬揚州和帝永元八年置臨汝縣 唐
元和郡國志云析南城為臨汝 周秦以前地為荊揚二州吏吳越楚三國
至秦分天下為郡地屬九江漢初改九江曰淮南後分淮南置豫章始立
南城縣至後漢又分南城立臨汝縣大率太伯以前地尚為荊太伯有國
以後地為吳周秦以前但為州秦併天下始為郡漢有天下始立縣此其
大畧自秦訖漢郡縣有沿革其為揚州則不改太平御覽云高帝六年命
灌嬰立洪州分洪州立南城以其地在郡城之南故曰南城洪州之名漢

書所不詳南城在洪州之南則有之矣　吳爲揚州立臨川郡領十縣吳志吳主孫亮太平二年以豫章東部爲臨川郡領臨汝南城二縣治臨汝晉地理志吳揚州郡十四臨川其一宋志云臨川領縣西豐西豐吳曰西平新建永城宜黄南豐東興安浦皆吳所立寰宇記云吳增置凡八縣又有西城　唐元和郡國志云吳太平二年分臨汝爲新建分南城爲南豐以宋志及寰宇志證之則所分者不特新建南豐而已也蓋皆臨汝南城地其名則有所增其地則無所關也詳見于後　晉爲江州臨川郡領縣十晉地理志惠帝元康元年有司奏荊揚疆土曠遠統理尤難割揚州七郡荊州三郡置江州臨川郡隸焉領縣臨汝西豐南城東興南豐永城宜黄安浦西寧改吳西城新建凡十　宋志云晉武帝太康元年更西豐曰西平又更南城曰新南城江左復舊寰宇記云晉改西城爲西寧名則有改實無所增也　宋齊爲江州領縣九宋志臨川郡屬江州領縣九臨汝西豐新建永城宜黄南城南豐東興安浦省西寧齊志臨川郡屬江州徙治南城領縣九南城臨汝新建永城宜黄南豐東興安浦西豐　宋齊二代所領縣率循吳晉之舊志所列獨無西寧豈宋齊廢之耶　梁陳分臨川郡立巴山郡各領縣八元和郡縣志梁普通三年改新建爲巴縣寰宇

記梁分新建西寧兩縣立巴山縣又分臨汝置定川縣隸臨川郡隋志梁置巴山郡領大豐新安巴山新建興平豐城西寧七縣又云陳初廢西寧新安巴山郡猶管五縣非臨川所領臨汝南城宜黄安浦西豐南豐永城析臨汝爲定川凡八縣齊以前又有東興縣梁封鄭紹叔陳封沈恪爲侯不知何年廢唐復置陳割新淦縣屬巴山郡巴山郡城在今崇仁西南三十一里梁末周敷周迪據臨川黄法氍熊曇朗擁巴山迪爲臨川內史割江西四郡爲高州以法氍爲刺史領巴山曇朗爲巴山太守　西寧之名不著於宋齊至梁乃復見於史傳吳晉宋齊四代臨川郡所領縣雖多而地實無所增至梁分臨川郡地創巴山郡於是割豫章之豐城廬陵之興平永豐縣地來隸大豐新安皆豐城地也至陳又割豫章之新淦焉蓋自梁陳以前地無所增梁陳而後分爲二郡於是始割豫章廬陵之地以附益之　隋初省巴山郡爲撫州併兩郡所分創縣惟存其四後復爲郡隸洪州舊唐書地理志元和郡國志寰宇記隋平陳時總管楊武通奏使安撫因以撫爲名改臨川郡爲撫州屬洪州總管府開皇九年廢巴山郡及所領大豐新安巴山新建興平豐城西寧縣置崇仁縣考舊志臨川郡之宜黄安浦二縣地併入崇仁後以新淦歸吉州併西豐定川入臨汝改臨

川縣省南豐永城入南城十二年復以豐城廢縣歸豫章郡開皇十二年置邵武縣大業三年復臨川郡領縣四臨川南城崇仁邵武　隋平陳以撫名州屬洪州督府昔與豫章同爲郡今同爲州而受督焉遂省南豐入南城省巴山郡置崇仁併西豐定川入臨汝今建昌軍則南城地也今豐城永豐舊興平皆崇仁地也是時新淦尚存古今州境莫廣於此其後雖以新淦還廬陵豐城還豫章尋復以建之邵武来隸矣名曰四縣其數視六朝雖若簡寡語其地則增大矣吳晉間所領十縣臨汝南城存新建西寧南豐西豐廢惟東興永城宜黄安浦不著以唐書證之蓋皆廢矣州本漢豫章郡之南城臨汝縣地也至隋與洪並爲州而隸於洪尚兩漢之舊　唐初爲撫州領縣八後爲臨川郡領縣四後復爲撫州新舊唐書列傳地理志會要隋大業十二年林士弘據豫章臨川豪傑殺隋守令以附唐武德五年討平士弘置撫州析南城置永城東興析崇仁置宜黄是昔撫州領臨川南城邵武宜黄崇仁永城東興將樂八縣七年以興平之地還吉州今永豐省東興永城將樂三縣以邵武隸建州八年省宜黄領縣三臨川南城崇仁景雲二年析南城置南豐先天二年省開元八年復置天寶元年改臨川郡領縣四臨川南城崇仁南豐乾元元年復爲撫州元和

六年陞上州　方鎮表地理志太宗元年分天下爲十道撫隸江南開元二十一年分江南爲東西置十五採訪使撫隸西道乾元元年置洪吉都防禦團練觀察處置使領洪吉虔撫袁五州廣德二年改江南西道咸通六年陞鎮南軍乾符元年復爲江西觀察龍紀元年復爲鎮南軍撫皆隸焉　六朝所置永城東興宜黄安浦四縣至隋蓋皆已廢至唐復永城東興宜黄惟安浦則未嘗復又置將樂凡領縣八尋廢永城東興宜黄將樂又以興平歸于吉邵武歸于建所領縣惟臨川崇仁南城後析南城爲南豐凡四縣蓋自六朝以來所領縣雖分合沿革紛然不齊然二漢南城臨汝舊地所析置者則名殊而實不改其自旁郡割隸者如豐城興平今永興邵武將樂新淦則旋各還本矣此係地勢非但隨時之宜也地在秦隸九江在漢爲縣吳爲郡皆隸揚州晉宋而下隸江州隋改郡爲州隸洪州唐爲州亦嘗爲郡初隸江南道後隸江南西道置洪吉防團等使則隸洪吉置江西觀察則隸江西陞鎮南軍則隸鎮南名雖殊實則一也五代僭竊割據置昭武軍又析爲建武軍唐乾符中鍾傳據撫州中和二年鍾傳據洪危全諷據撫州梁開平三年全諷攻洪州淮南楊隆演遣周本將兵敗之于象牙潭執全諷地入于吳全諷據撫自中和至開平凡二十八年

僞吳順義九年陞爲昭武軍節度寰宇記晉天福二年李昪取吳地僞南唐五代史南唐年譜周顯德五年南唐置金谿場寰宇記宋朝乾德六年李煜割崇仁三鄉立宜黃場寰宇記以爲縣非開寶元年煜以場爲縣宋朝會要二年南唐以南城縣置建武軍寰宇記地不加多也當二漢時爲縣至六朝而下遂爲郡至南唐遂析爲兩軍鎮名雖侈地則狹金谿宜黃初名爲場後皆爲縣蓋始於南唐　宋朝復爲撫州初領縣四後爲五隸江南東西路開寶八年王師下江南得郡十九改爲軍州時領縣凡四臨川崇仁南豐宜黃晏元獻公類要記撫州曰龍川軍事改之前後紀載皆無此名楊氏嘗陞爲昭武軍所謂龍川軍者莫詳其所自豈臨川誤傳爲龍川耶晏公撫州人其言必不妄矣太平興國四年改建武爲建昌軍宋朝會要淳化二年割南豐縣隸建昌五年以金谿場置金谿縣領縣亦四紹興十九年分崇仁縣吉州吉水縣地置樂安縣舊志云乃古之永豐雲蓋一鄉蓋水豐縣本吉水縣地又云分臨川穎秀忠安兩鄉隸崇仁領縣凡五太平興國元年分江南東西路復併爲一天禧四年復分二路州隸西路紹興元年以州隸東路四年復隸西路　梁分臨川郡爲巴山郡隸其地狹自是遂割豫章廬陵之地以開廣之及隋初廢巴山自是所割兩郡地各還其舊州境所存者二漢兩縣之舊地及邵武而已及唐初歸邵武于建訖唐之季疆理遂定南唐既以撫爲軍復分南城爲軍蓋梁析巴山郡之故智疆土則無所增孫吳初立南豐本析南城地隋合之唐復分之南唐以南城爲軍至宋朝併以南豐割隸自是撫州之境大率多漢臨汝縣地建昌軍之境大率皆漢南城縣地南度分崇仁縣及吉州地置樂安今州境大率漢臨汝縣之舊畧裨以廬陵之餘地爾宋朝江南東西路或分或合州之隸于東西蓋亦倣於唐　諸縣撮要自吳訖宋朝諸縣或分或合如前所列嘗隸于郡者其名凡二十有二廢後崇仁則併巴山梁爲郡故城已見于前西寧故城在崇仁縣南六十二里新建故城在崇仁縣西南九十五里安浦其地後復分爲樂安故城在天授鄉三十二都去縣六十里里名安浦凡四縣臨川則併定川故城在臨川縣北五十二里耆老相傳今新陂母城是西豐故城在臨川縣西南五十里凡兩縣宜黃則廢爲崇仁而復置樂安則又從崇仁而分與金谿合成五今爲州境興平則併于吉後以永豐之雲蓋一鄉隸樂安即興平地也南城則併永城東興兩縣與南豐俱爲建昌軍境豐城則併大豐新安兩縣爲隆興府境新淦今爲臨江軍境邵武則爲邵武軍將樂則歸于南劒州矣

城池

撫州府志郡城舊宋有九門北門東津門大東門壇步門下市門上市門南門赤南門西門前元塞壇步門止存八門

本朝只開四門東曰文昌南曰順化西曰武安北曰進賢皆重樓疊栱高廣雄壯各門外又爲外城迴護其城門上亦有樓南西北有吊橋夜則懸起朝則放下唯東門有文昌橋遂不置吊橋城下有路可馳馬臨壕環繞皆種樹稠密城周圍一千七百九十八丈四尺垜頭二千九百七十四箇樓鋪亭臺一百四十五座城高約二丈五尺臨川志郡國居內地者無敵國外患城池多廢闕昔者聖人作城郭以衛民豈惟設險守國而已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備豫之道無內外遠近之間歷觀碑志吉州自昔大率必因搶攘乃議城築豈若清平之日先事豫防歟乃盡取五邑之境古今諸城興廢之跡廣記備錄使主民社者春寓覽之常爲謹固封守之計以遏防四郊之多壘閒暇之日可以觀政修輯之隙以保民也臨川志古城在西津外亦闕詳見州治沿革門今城唐寶應間刺史王圓遷詳見州治沿革門至中和末刺史危全諷興築址廣三尋高兩尋長十五里二十六步有全諷修城記南唐昇元間太守周弘祚修之關之建十三門門各有樓加長五里濠深及丈者三廣則六倍有奇有弘祚修城記建炎初太守王公仲山補葺之紹興中張公滉重修僅存九門紹定庚寅汀邵寇相挻犯境詳見郡境事跡太守黃公炳再加浚築城之高廣如全諷弘祚濠之深闊則視昔不啻數倍蓋自中和以來所未有甫三十載城日就頹圯景定癸亥太守家戶部坤翁補葺城與門之壞者有修城記　州城九門　東朝京舊名通遠直文昌橋東南清風俗謂壇步門乃水門卽望之也王荆公舊居在焉詩有壇步庭闈眼欲穿之句出吳虎臣設錄東南奉明濠有橋東南金谿濠有橋南順化濠有橋越橋耆老相傳爲葫蘆城舊址蓋此乃郡山來脉而濠不容深故築此以護城西南豐安濠有橋西迎恩濠有橋北進賢濠有橋東北安仁直東津渡已上門各有樓　子城刺史危全諷自郡城之西遷徙於此周一里二百五十步有全諷及保和所爲記詳見州治沿革門太守張公滉修之仍建門三亦各有樓太守家戶部坤翁重修　子城三門子城臨川城西故無西門東承春與譙樓相直南通教以其通諸營也北望雲以其地勢高也放生池　山川之鳥獸魚鼈臺沼之麀鹿白鳥夏后文王豈區區然求以全育之天地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也況臨汝介居山澤間距王畿千里而近有生之類

在郡圜如在郊冋處江湖如在池沼所居之地則殊所蒙之潤則一雖然池沼之微豈足以盡聖人之仁是乃聖人仁民愛物之端也懿哉

唐放生池因汝水爲之古今詩話載唐末邕州豫大夫遷撫州刺史年月無攷故題名不載禁汝水放生池禁採捕忽有人棹小舟垂釣其中捕之釣者爲口號云投郡長竿捲郡綸手携蓑笠獻新詩臨川太守清如鏡不是漁人下釣時以年月無考故郡太守題名不載天聖二年郡倅太常博士朱正辭始即吳陂左之南塘爲之今南湖是也其後復浚之置斗門以均蓄洩之量宋朝放生池天禧初詔諸路興舊放生池無者近城上下各五里禁採捕天聖二年又詔未置者許濬池於附郭五里郡守朱公正辭即豐安門外南湖爲之中廢於兵紹興中郡守晁公謙之作芙蓉堂於湖上乾道中郡守藍公師稷重修郡人陳公瑞記今放生池在擬峴臺之前溪復汝水之舊也

井巽乎水而上水爲井汝水自巽來趨坎會衆流於下而州城位乎其上是以城雖盤踞丘埵地勢崇高而井泉則有餘者木上有水之理氣然也故不待斗升以汲西江而波臣之轍常潤

朱井在郡學大子殿西廡有泉清冷丹井在大慶觀聖祖殿前臨汝驛前井舊潤臨汝驛巷口井東津門內井舒家井已上並具慶坊祥符觀前

井靈山行祠相對法眼泉三井在報恩光孝寺一方丈一庫下一廚東廚井有樓天禧三年進士危言記泉深汝泉井舊在孫氏園內有泉脉後廢今園外渠上井覆以亭而名潤者非是水陸寺前井臣巷內井東通判衙前井紫府觀門井沙井巷井名潤木黃井井以黃木爲底今存寶應寺前井白鹿泉井寶應寺經藏院今在倉臺花圃詳見古迹條提舉司臺下井已上並興魯坊大小兩義井壚步嶺下大者在周小者名潤陶家井蕭家嶺橋北井下井巷井興聖寺前井桐林嶺上井已上並文公坊新巷毛義井歲化坊上門塔下義井八角井深七丈闊一丈石底土地巷口井已上並招賢坊縣城隍廟前井李齊王井名營圳大即門前深五丈危王井萊營巷孟氏園內深七丈護福廢寺前井已上並招賢西坊石井一名危王井西街管大御門外載有金錢上浮之異寶應泉井西街口李通使門外陳正字巷井董提管門外泉清武雄忠節營前井大營巷內井大營巷口井已上並仁孝坊野塘巷口井名周瑞童坊井西通判衙前井已上並慶延坊已上並見郡城內丹井在觀埋觀程嚴側已上見郡城外

至到

撫州府志東至江西廣信府貴溪縣諸盧坊界一百八十里西至江西臨江府清江縣清風橋界二百一十里南至江西建昌府南城縣界山界八十里北至江西南昌府進賢縣界牌界六十里東到江西廣信府治四百五十里西到江西臨江府治二百八十里南到江西建昌府治一百二十里北到江西南昌府治二百四十里東南到江西建昌府南城縣石家塘界二百七十里西南到江西建昌府南城縣芙蓉山界二百里東北到江西饒州府餘干縣石坑界二百二十里西北到江西南昌府豐城縣楊塘界六十里九域志東京二千七百二十里東至本州界二百六十里自界首至饒州三百一十里西至本州界二百一十八里自界首至吉州三百六里南至本州界八十九里自界首至建昌軍五十五里北至本州界五十四里自界首至洪州九十三里東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七里自界首至建昌軍五十五里西南至本州界二百四十四里自界首至吉州二百一十二里東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三里自界首至龍州二百六十二里西北至本州界八十三里自界首至洪州一百五十七里寰宇記東西四百七十八里南北六百三十七里西北至東京二十一百里西北至西京二千五百

里西北至長安三千三百五里取隨州路二千九百二十五里東至饒州餘干縣三百二十里南至虔州一千一十里西至吉州四百二十五里北至洪州二百四十里東南至建州八百三十七里西南至吉州四百五十里西北至洪州四百五十里東北至饒州四百二十里郡縣志南北六百三十六里臨汝志云二百三十里東京一千七百五十里東至饒州五百七十里西至吉州五百二十五里南至建昌軍一百四十四里西南至吉州四百五十六里北至隆興府一百四十七里東北至饒州四百二十四里東南至建昌軍二百二里西北至隆興府二百四十里臨川志虞禮職方氏王畿外方五百里曰侯服而以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者推之豈限於一郡一邑自私其智哉五州四達之康莊也舊志所列乃畫四境而止今則自京師而郡自郡而路自路而天下會同燕京貢通遐邇藩籬鉅職八荒洞然吾儕對之可以不出戶庭周知天下趨京之路李照志歷饒之安仁信之弋陽入信州歷衢之常山入衢州取嚴之桐廬至富陽入臨安府爲一千八十里嘉定志自本州至行在所一千八十里已上並舊志所紀與今有異許判千後自本州至饒州安仁縣爲一百六十里自安仁縣至信州

弋陽縣爲一百一十里。自信州至玉山縣爲九十里。自玉山縣至衢州常
山縣爲七十里。自常山縣至衢州爲七十里。自衢州至嚴州壽昌縣爲一
百一十里。自壽昌縣至嚴州桐廬縣爲一百八十里。自桐廬縣至臨安府
新城縣爲四十五里。自新城縣至臨安府富陽縣爲四十五里。自富陽縣
至行在所爲九十里。已上係自本州陸路至行在所共爲一千八十里
自衢州常山縣舟行自衢州爲七十里。自衢州至龍游縣爲七十里。自龍
游縣至婺州蘭溪縣爲九十里。自蘭溪縣至嚴州爲九十里。自嚴州至桐
廬縣爲九十里。自桐廬縣至臨安府富陽縣爲九十里。自富陽縣至行在
所爲九十里。已上係自衢州常山縣舟行水路至行在所共爲五百九十
里。　樂侍郎太平寰宇記東至饒州餘干縣三百二十里。南至虔州一千
一十里。西至吉州四百二十五里。北至洪州一百四十里。東南至建州八
百三十七里。西南至吉州四百五十里。西北至洪州四百五十里。東北至
饒州四百二十里。　晏元獻公類要東饒二百六十里。西吉二百二十八
里。南建昌軍八十九里。北洪一百四十七里。東南吉二百四十四里。東北
饒一百六十三里。西北洪六十三里。　淳熙志東至饒州餘干縣界。里二
百六十。西至吉州界。里二百一十八。南至建昌軍界。里八十九。北至洪州

界。里一百四十七。東南至建昌軍界。里八十九。西南至吉州界。里二百四
十四。東北至饒州界。里一百六十三。西北至洪州豐城界。里六十三。　嘉
定志東至饒州餘干縣界。二百六十里。西至洪州界。二百一十八里。南至
建昌軍界。七十五里。北至隆興府進賢縣界。五十五里。東南至建昌軍界。
八十九里。西南至吉州界。二百四十四里。東北至饒州界。一百六十三里。
西北至隆興府豐城縣界。六十里。已上諸書所記，蓋皆昔年之舊。今之道
里列于後。　東至饒州安仁縣界。一百二十里。西至臨江軍新淦縣界。二
百一十八里。南至建昌軍南城縣界。七十五里。北至隆興府進賢縣界。五
十五里。東南至建昌軍南城縣界。九十里。西南至吉州永豐縣界。二百五
十里。東北至饒州安仁縣界。一百二十里。西北至隆興府豐城縣界。六十
里。　江西諸郡舊志無所紀，今詳列于後。　自本州至隆興府進賢縣一
百二十里。至隆興府一百二十里。至南康軍建昌縣二百二十里。至江州
德安縣二百二十里。至江州六十里至興國軍一百八十里。　自本州至
隆興府豐城縣一百六十里至樟樹鎮八十里。至臨江軍四十里。至臨江
軍新淦縣六十里。至吉州吉水縣一百八十里。至吉州四十里。至吉州太
和縣八十里。至吉州萬安縣一百里。至贛州二百二十里。至南安軍南康

縣八十里至南安軍一百九十里。自豐城縣至瑞州一百二十里。自臨江
軍至新喻縣一百二十里。至袁州分宜縣八十里。至袁州七十里。自本州
至建昌軍一百二十里。　它路郡邑舊志無所紀，今詳于後。　自本州至
信州并衢州見趁京路自本州至饒州安仁縣一百六十里。至饒州餘干
縣一百五十里。至饒州一百一十里。　自本州至建昌軍一百二十里。至
邵武軍光澤縣二百二十里。至邵武軍六十里。　自本州至江州五百六
十里。至南康軍一百八十里。　諸路藩帥府舊志無所紀，今詳於後。　自
本州至衢州六百□十里。至衢州龍游縣七十里。至婺州一百一十里。至
婺州義烏縣九十里。至紹興府諸暨縣九十里。至紹興一百二十里　自
本州至行在所一千八十里。至嘉興府一百八十里。至平江府一百八十
里。　自本州至饒州四百二十里。至池州建德縣二百八十里。至池州二
百里。至池州青陽縣七十五里。至寧國府南陵縣一百三十五里。至太平
州蕪湖縣六十里。至太平州六十里。至建康府一百三十五里。至鎮江府
一百八十里。至瓜州四十五里。至揚州五十五里。　自太平州至采石二
十五里。至和州六十里。至廬州一百六十里。　自本州至袁州五百五十
里。至袁州萍鄉縣一百四十里。至潭州醴陵縣九十里。至潭州市九十里。

至潭州九十里。　自臨川市至衡州一百八十里。至永州二百七十里。至
全州二百七十里。至靜江府興安縣九十里。至靜江府靈川縣九十里。至
靜江府九十里。　自本州至興國軍七百八十里。至壽昌軍一百二十里。
至鄂州一百二十里。至岳州三百六十里至藕池一百二十里。至江陵府
公安縣一百二十里。至沙市七十五里。至江陵府一十五里。至襄陽府三
百六十里　自本州至南安軍一千二百里。至大庾嶺梅關二十里。至南
雄州七十里。至韶州二百四十里。至英德府二百四十里。至廣州三百里
自本州至邵武軍四百里。至建寧府嘉禾縣一百二十里。至建寧府二
百八十里。至南劍州一百八十里。至福州水口鎮一百二十里。至福州懷
安縣一百二十里。至福州四十里。　本州至諸縣。　臨川縣在郡治南二
里。崇仁縣一百二十里。宜黃縣一百二十里。金谿縣一百二十里。樂安縣
二百四十四里。　元一統志　北至上都五千一百四十五里。　北至大
都四千三百八十五里。　東至饒州路安仁縣一百二十里　西至筠州
界牌六十里。　南至南城縣界山七十五里　北至進賢縣界牌五十五
里　東到信州路三百八十里。　西到臨江路二百八十里　南到建昌
路一百二十里　北到龍興路二百一十里　東南到邵武路六百七十

里。西南到吉州路四百五十六里，東北到饒州路四百二十四里，西北到瑞州路二百八十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四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五十

六姥

撫

坊巷

撫州府志在城四隅坊巷街名，東隅，文昌門，迎恩坊，阜民坊。興讓坊，崇教坊，七勝街，福民街，白塔坊，戚德街，大臣巷，興曾巷，黄華巷，水陸巷，雙井巷，興賢巷，木黄井巷，老龍巷，龍子巷，南禪巷，南陽里，南隅，順化門，太平街，山貨街，孝義巷，九曲巷，牛磨巷，清路巷，陶家井巷，中和巷，魚巷，枸欄巷，上飯巷，績家巷，廟院前街，西隅，武安門，感化坊，十字街，桐林嶺街，景雲街，大寧福地街，咸德街，新路巷，因果巷，棋子巷，董家巷，桐林巷，捍巷，夏井巷，黄霞巷，后土巷，雲路巷，景雲巷，三原巷，卜針巷，仁孝巷，大營巷，提舉司巷，牛皮巷，常清巷，福神巷，蕭家嶺，豐安街，古城嶺，北隅，進賢門，通教坊，宣德坊，至善坊，進賢坊，仁化坊，四保坊，武安坊，雙桂坊，義節坊，武安街，新路巷，游巷，蓮花巷，謝家巷，鐵爐巷，野塘巷，五福巷，陸水橋，外東廂，港東廂，外南廂，外北廂。臨川志誦曾南豐管核三市，煙雨五峯之句，郡城風物之槩，井邑之凡，燠然在目矣，可不疏列而詳記之。招賢坊，分東西占城西南隅，以蔡賢良居此而名。紹定間，太守謝公治為王氏立雍睦坊於西坊之中。仁孝坊，接招賢之北，或謂困舉八行異剛中而得名。慶延坊，接仁孝坊之北，由西陲而達於北陲，以省元裴煜在具慶下而得名。淳熙間，太守趙公燁為王神童克勤立瑞童坊。嘉定初，太守陳公蕃孫又以黄氏兄弟同年登第，立雙桂坊。景定中，提舉史公繩祖又為危氏立野塘坊，皆在慶延坊之中也。具慶坊，在城東北隅，以省元汪革在具慶下而名。淳祐初，太守吳公叔告為吳撈眼文薦立亞魁坊。景定中，提舉史公繩祖為聶氏立忠義坊，又為吳氏立清潤坊，皆在具慶坊之中也。感化坊，自城上東隅而接招賢之東，或謂困王祥叩冰而名。文公坊，在招賢仁孝興曾之間，以王荊國居此而名。景定中，提舉史公繩祖於其間為晏氏立舊學坊。興曾坊，在慶延具慶文公三坊之間，舊名臨汝，以曾丞相兄弟嘗此讀書，紹聖元

年改今名寶祐初提舉楊公修之於其間臺治東西立思濟坊

府治

撫州府志府治在郡城西北偏東建譙樓叁間上署撫州府牌額置銅壺
以占時刻譙鼓五面以警晨昏明吏點其下中通往來兩傍甃以磚石第
二重爲正門第三重爲儀門甬道直入舊有戒石亭府治叁間傍兩間兩
廡設六房府治後直舍入後堂叁間耳房兩間　推官廳在府之東　經
歷司在儀門之東　臨川志州治地位崇高郡山川之奇勝雄壓四野是以
自中和以來幾五百載泰山四維根基鞏固虞惟規模建置皆不改其舊
當昔之梁棟猶有存者其西爲西園前則郊原廣衍西南之景華亭其東
爲東園前則城市鬱葱東北之景在烏亭東園自紹定以後廢西園則至今
無恙願相與扶植而新美之以著不動而垂無窮　設廳唐中和初年乙
巳是年四月改光啓危全諷自今城之西徙子城草創郡廨至大順元年
庚戌三扁三廳大寢小寢始備三扁者即今臺門東向　中門儀門南向
三廳者設廳西廳即今治事廳東廳今曾公堂三寢者今平心堂仁壽堂
見張保和移州城記自唐末迄今雖屢更修其址不移又嘗重建設廳舊
脊梁刻字及全諷自爲記梓本見存乃唐天祐元年歲次甲子七月甲子

朔十三日丙子重建至宋朝嘉祐三年郡守裴公材撤舊更新治平二年
郡守錢公愃又增葺之南城王公無咎記紹定六年郡守黃公炳重建規
模柱石視昔益宏壯郡守李公玠記　治事廳寶慶二年郡守薛公師旦
重建規置不苟見黃宰楊寅翁記餘見前　僉廳在治事廳之南　臺門
嘉定十五年郡守王公槐重建規置頗壯餘見前　儀門中門嘉定六年
郡守江公公亮重建中門則舊規也　譙樓在臺門之左其地則中和之
舊其屋則歲月不可考詳見景定四年郡守家戶部坤翁羊角山記　頒
春亭在臺門前之左　宣詔亭在臺門前之右　平心堂在設廳後嘉定
十一年郡守趙公師夏重建淳祐十二年郡守徐公霖改曰思政寶祐二
年郡守程公士龍復其舊　後堂在平心堂後乃舊規也近歲嘗扁曰敬
齋扁今不復存　仁壽堂在治事廳後嘉定十六年郡守王公槐撤舊屋
鼎建寧宗皇帝賜以金書曰仁壽堂危公稹記　守節軒乃平心堂後堂
之北舫齋也紹興間郡守王公秬書立有序近歲嘗扁曰虛舟所扁皆不
存　留客亭在舫齋後近歲嘗改名燕豔扁今不存　拙齋舊名秋聲在
治事廳後今仁壽堂之西偏叢竹間淳熙二年郡守趙公燁重修易其名
曰拙齋梅庵米公爲之記今廢不存　曾公堂在設廳左王葛舊在堂前

政和二年郡守彭公休築臺爲堂面之楹柱刻字云玉茗花舊爲慈木十
餘株旁近奪其地乃致歲月雖久而根本不大又以其獨也花時數剪以
送遺故枝葉亦不茂因盡去群木之旁築臺以面之尋常與客遊之而不
剪與幾由此盛而不衰也其近本三枝亦余至而生也堂於壬辰政和二
年八月晦日修川彭沐記紹興十二年郡守張公滉改爲忠孝繪唐顏魯
公晉王太傅像而龕諸左右淳熙二年郡守趙公燁改名魯公堂嘉定七
年郡守陳公廣壽改名五峯歲久復圮景定三年郡守家戶部坤翁重修
復名曾公堂有記　曾公祠至和二年郡守羅公竦載始立祠于郡之東
園南豐曾公爲之記紹興十二年郡守張公滉以地僻室陋即園之地揷
其高卑徙置祠宇章公道宗爲之記祠後徙古木亦壞老根僅存在今曾
公堂左與忠孝名堂實同其時淳熙二年郡守趙公燁因其基而新之南
軒張公爲之記後圮嘉定十二年郡守王公松别建祠宇于公使庫之側
紹定三年郡守林公孝闓遷曾公像于五峯堂越二年郡守黃公炳以祠
堂改爲公使醋庫端平二年郡守樓公治請曾公像在堂中進近郡正寢
議遷無其處時黃公炳以修城浚濠之功立祠朝京門乃徙之東澤廟左
廡以祠堂奉曾公像皆有記　明潤閣在曾公堂後即氏爲心齋楚望臺

故址廢爲廢閣以置戎器景定四年郡守家戶部坤翁别置廳重加補葺
扁曰明潤蓋摭諸晉志因文昌星之義有記　氏先心齋在曾公堂之後
嘉定間郡守陳公廣壽改名本惠今廢明潤閣即其故址　楚望臺在氏
爲心齋之後于湖張公孝祥所創今廢明潤閣即其故址　懷謝亭在郡
之東園紹興間郡守張公滉改名帰類後改爲康樂至嘉定間郡守林公
岳改名王謝今廢糯米倉即其故址　觀風亭在懷謝亭之東政和中郡
守留公祐立今廢　熙春亭在觀風亭之南今廢　不欺齋在治事廳
之右嘉定間郡守陳公廣壽改名帥廉至寶慶間郡守薛公師旦復舊名
五奉堂在治事廳前之西偏舊名逸山後名見山黃公次山爲之記淳熙
三年郡守趙公燁重建後廢爲造酒庫至景定四年郡守家戶部坤翁重
加修創改今名有記　玉茗亭淳熙三年郡守趙公燁自東偏移玉茗於
見山堂之西東高結亭扁曰玉茗亭後廢爲麴庫郡守家戶部坤翁既修
見山堂改曰五峯遂重脩此亭有記　擷秋閣在玉茗亭之北舊名清虛
大順元年危全諷立宋朝康定二年郡守呂公務簡重修至崇寧五年郡
守田公登一新之其後爲榭至寶祐四年郡守謝公奕懋因舊榭之址創
春雨軒　全捷園乃郡西園名南唐徐鉉李建勳宋朝黃夢錫晏元獻王

判公皆見於詩詠，有青莫各其為何哉。景定四年，郡守家戶部坤翁撫易
過封之初六發，其首見金玉臺記。瀛洲在金桄園之西，其景為一郡之
冠。舊有亭，嘉定三年郡守林公岳舟創規摹，具目為記。紹定元年郡守
林公罕之始拓為臺，改創亭，視舊宏壯，幾倍范公鎮記。景定四年郡守家
戶部坤翁嘗發其義記之。　金玉臺在瀛洲亭之北，金石玉石兩臺在其
前。寶慶元年郡守薛公師旦所建，舊名縈翠，至景定四年亭圮，郡守家戶
部坤翁重建，改名金玉臺，有記。　愛梅亭在池上，舊名碧漪。淳祐九年郡
守趙公時煥改名愛梅。　春草亭在積秋閣下。嘉定十四年郡守留公丙
建。　芙蓉池亭在金桄園之南臨池。嘉熙三年郡守趙公師郡建。　交花
亭，舊在芙蓉池前，嘉熙三年郡守趙公師郡建，景定元年郡守朱公文炳
移置園之北，兩池之間。　見山堂在金桄園北。寶慶元年郡守薛公師旦
建，名曉光。景定三年郡守家戶部坤翁既改見山為五峯，乃移見山舊扁
揭之堂上。公廨：知府公廨一所，在府治後。同知一所，在左。通判一所，在右。
經歷及吏在府治西。推官知事照磨在府治東。按圖可見。　提刑按察分
司，在府治之右。司獄司，在譙樓之南。公館，在府治之南。守禦千戶所。正廳、
後堂、兩廊、門屋。　臨川志：自長吏及僚佐，各有廨舍，綱羅記載，非

懼其放佚也，將以一日必葺之義而望來者。　通判廳，廳在州治之東。皇
祐元年建，淳祐四年通判趙公宜重修。　見山閣，嘉祐五年通判趙公遴
立，王判公作記。通判趙公宜遷于廳之北。　思軒，至和元年通判林公慥
建，曾南豐作序。淳祐四年通判趙公宜重建。　十以齋，慶元三年通判周
公綸立，劉蘊公所作十以箴于石。　風月堂，淳祐四年通判趙公宜重建。
近民堂，通判趙公宜建，在見山閣下。　古香亭，寶慶二年通判范公蘊
建。　泛錦亭，嘉定九年通判趙公時通建。　添差通判廳，廳在子城內，州
治之東，乃舊畫錦驛也。嘉熙間通判薛公光始就此治事。淳祐十二年通
判趙公渠重修。　綠侍堂，通判趙公渠建。　志隱軒，通判趙公渠建。　教
授廳，廳在州學之東，今廢，僦民居。　增差教授廳，廳未建，僦民居。　軍事
判官廳，廳在州治之東。　軍事推官廳，廳在判官廳之右。紹定壬辰蕭公
泰來重建。　錄事參軍廳，廳在子城內，州治之南，州院在廳之西。　司理
參軍廳，廳在州院之右，司理院在廳之南。　司戶參軍廳，廳在錄廳之
東。　司法參軍廳，廳在正通判廳之東。　添差江西兵馬副都監廳，廳未
建，寓報恩寺。　犴獄，南斗所臨，文昌所直，蓋禮樂所自興，刑政抑末也。然
獄戶者，民命所繫，欽而志之，使吉吏及聞歟之者明其政刑。　州院州院

在州治之南，錄事廳之右，廳乃慶元己未重建，獄無記可考。今獄廳三間，
牢戶七。獄囚合給食者，當給之日兩飯，每囚米二升，鹽菜錢會十四文，中
半。冬則自十月十五日，至正月十五日給薪炭，凡六次，其錢米並遂科中
州請給。　司理院，司理院在州院之南，司理廳之右。院舊於南唐淳熙丁
未，郡守錢公象祖修之。嘉定戊辰司理陸宗文重建，郡人鄒公非熊記。獄
廳三間，牢戶八。其囚糧薪炭視州院。

儲蓄

撫州府志：永豐倉，在千戶所之左。　臨川志：洪範八政，食貨為先。
凡倉廩府庫者，食貨實師之資儲也，安不記。　郡倉在州北，慶延坊面東，
內分南北倉。　常平倉在南倉之西。　廣儲倉附郡倉。　東倉在文昌橋
東，近北家渡。嘉熙三年郡守江公湛易民田，翔建，凡八廒。淳祐十一年郡
守葉公夢得增三廒，治餘姚使。　糯米倉在州衛內東圍，前瀾樓側。　西
倉在迎恩門外之西津，今廢。　撫倉舊在州學南，後廢，紹定間置大通倉
於戲元坊，端平廢為贍學房廊。　常平義倉平糶，歲豐則增價以糴，歲歉
則減價以糶，此常平也。秋熟則隨租而入，夏饑則發廩以濟，此義倉也。今
郡縣義倉之入，自有定額。若常平則未顯增減，每歲不同，蓋無定額。今有
定則君平糶，則又常平之輔。條例于後。　常平米糴本錢，其歛散出納，並
屬倉臺。　義倉米，嘉定志載逐年收數，已各不同，今歲額計七千五百五
石有奇。淳祐二年聖旨，提舉並以義倉常平繫銜，其幹官亦以義倉繫銜，
則常平義倉舊之廢，臺不屬之郡矣。　平糶倉，淳祐十二年郡守徐公鳳
夫，籍丈量議立，社倉中朝舊米賑，會庾使葉公夢鼎又以所籍丈皆議，與
郡共建平糶倉，合五萬緡為糴本，收米一萬四千石，名曰提舉撫州平糶
倉。每歲自春迄夏，旬兩發糶，所以平市直也。事聞于朝，寶祐甲寅庾使楊
修之，增糴三千石，其事悉隸倉司，有記。　富有庫，在府治南。行用庫，在西衙
東。　臨川志：軍資庫，在州衙內。紹興十一年張侯浣重立。　甲仗庫，在州
衙內，元符二年狄侯明遠建。　常平庫在州南。　公使錢酒庫，舊在州衙
正東。淳熙四年郡守趙公析酒庫於州衙西。　幼士庫，在見山閣南。　架
閣庫，在州衙門樓上西北。　雜務庫，在州衙樓上正南。　戶部贍軍酒庫，
舊在州南，今併入都酒務。　都醋庫，在臨汝驛前。　省醋庫，在奉明門內。
經總制庫，在東通判廳。　檢察錢物庫，在東通判[illegible]。　茶鹽錢物庫，在
通判西廳。　本州抵當庫，舊附郡撥，久廢。紹定四年郡守黃公炳袁慶節
剩于舍臺石，名以修城抵當，後權郡李公元鐠捐庫息，市民屋，修就稅務

西。提督醫民曹。提舉司抵當庫，在倉臺右，即本州抵當庫舊屋為之。部始以錢本實之。臨汝書院抵當庫，在感化坊之東，淳祐十二年創。提舉司濟民庫，寶祐初，楊公倅之，以本錢附臨汝書院庫。寶祐二年，趙公時煥別設屋於推官廳之南，又增撥本錢。稅課司，在西街東。雜造局，在七勝街。臨川志：鰥寡孤獨，廢癃殘疾，皆得所。民病，雖矣，雖然惠及用窮，易。澤及枯骨，難矣。今撫之五邑，藥有局，米有廩，居有室，而生得以養；葬有冢，傳有庵，瘞有園，而死得以藏。仁之至，義之盡矣。故言。惠民藥局，在西街東。臨川志：庾臺置，以幹官主之，隸倉。局在本司，發賣局凡四，並在城內。每遇春秋之交，天氣鬱蒸，小民易以生疾，則或命官吏散施之。郡雖無局，亦有時而然。延安館，嘉泰中，庾使張公震置在寶應寺，以養老羸癃疾者，舊管粗米早晚一千七百七十六斛斗，租錢二貫二百六十足。今錢米并附入慈幼司。慈幼院，慶元間，庾使梁公季祕建，在城南西北門外，買田立莊。歲可活童稚千數。紹定間，庾使魏公大有遷于豐安門外南湖之濱。居養院，在朝京門外，庾臺置以養鰥寡無告者。歲月未詳。安壽堂，嘉泰中，庾使張公震建于港東廟，以待過客之疾病者。舊委正覺寺僧主之。今廢。漏澤園，在懷化門外，郡準令置，以瘞死無主者。廣澤庵，城西城南各

一。郡守張公李祥建。傍有隙地，收瘞遺骸。庵以僧居守，月給常平錢米。寶慶元年，郡守薛公師旦以修文昌橋餘貲葺治增廣之。義冢，淳熙中，庾使傅公汶於廣澤庵側為之。庾使王公願聞增闢，周以修廊。中為叢冢，每三歲或間歲，則官給錢，令僧取棺之無主名者，如釋氏法。寶祐甲寅，庾使楊公修之，又於其側及西路寺之西各創一所。昔之亭驛，于今多廢。幸其名之存，則其實如在。夫子存告朔之餼羊，殆此意也。臨汝驛，在正通判衙之東，舊名行衙。太守貢公埏建。後因發子城之畫錦驛，添為倅衙，遂移舊名為於此。畫錦驛，在子城東，舊名臨汝驛，今為添倅衙。詳見公廨門。朝京驛，在朝京門外，文昌橋東，太守趙公時煥建。禮賓亭，在迎恩門外，連興橋東。青運驛，在河東。楊梅嶺驛，在東路六十里。東塘岡驛，在東路一百索二十里。文殊驛，在西路六十里。今同增為判官廳。抽分竹木場，在城東，隸知錄廳。都酒稅務，在州東南。樓店務，舊司戶廳。提舉寓治倉臺，寄治。初，置于洪，建炎中移于袁，紹興四年始移吾州，權以資壽寺為治所。二十一年，劉公伯芙於廣壽寶應兩寺間創臺治，在州治東南，地勢亢爽，是為一郡之中。正廳，在紹興二十一年建。僉廳，在中門外之左。忠勤堂，寶慶二年，倉使公鎮重建。皇華堂，舊名光華堂。倉使范公應鈴易名班衣，倉使楊公傑之易名思濟，倉使趙公時煥復名光華，倉使史公繩祖易名皇華。尊五美堂，倉使楊公傑之易名平齋，今復舊名。日三省齋，寶祐三年倉使趙公時煥建。扶春亭，嘉定五年倉使袁公燮建。明遠樓，淳祐五年倉使鄭公逢辰建。壽安亭，淳祐五年倉使鄭公逢辰建。清友亭，寶祐二年倉使楊公傑之建。濯清亭，寶祐三年倉使趙公時煥建。生香亭，寶祐三年倉使趙公時煥建。常平幹辦廳，廳在寶應寺之西。茶鹽幹辦廳，廳在寶應寺後，元六祖院基。主管帳司廳，廳未建，見僦民居。

廟祠

撫州府志：三皇廟，在七勝街，臨川縣之西，約計百餘步，臨街作三櫺星門，內門五，中為開天之殿，祠三皇四神，東西兩廡，祠醫家之從祀。後為講堂，櫺星之東有門，署曰醫學，內設教授廳。城隍廟，在廟治之北，進賢門之右。外門三間，內門五間，城隍殿伍間，以舊神像為泥塗，正中壁以粉飾之，畫以雲山，前置紅漆木椅，及黑漆書牌，書撫州府城隍之神，東西列兩廡，殿後直舍三間，後殿三間，廟之東西設左右二司，內設三廳，中一廳設三椅，並如制。臨川志：神姓顏，忠輔德王，據隆興府城隍神，南唐封為輔德王。

宋政和四年，統顯忠廟額，蓋因龍之封，洪廟額以為名，相傳為漢潁陰侯灌嬰之，據豫章識方。宋云：隆興城隍神乃灌嬰，高帝六年使嬰略定江南，故祀為神。臨川本豫章之境，同祀頹陰宜也。南唐保大十三年，太守司彥能立，至嘉定凡五修，趙希㦸記。後重修之。旗纛廟，在千戶所後，庭神廚宰牲房，洗牲池，如制。臨川志：傳曰：諸侯祭土，今郡縣視古諸侯。郡則為侯伯，縣則為子男。城隍，土神也，為祀首。外此，則山川之神，水旱癘疫之菑，則禜之；日月星辰之神，雪霜風雨不時，則禜焉。暨有大功烈於民者，皆在祀典。乃若用物精多，而為神，民從而祀之，雖典所不載，苟無大害於社稷，可無㢡也。故序次如左。臨川志：東嶽行廟，在子城之東，崇寧四年建，堂殿門廡，總三百楹，神像七十四位，皆以岱嶽規制為楷，其可記。郡守狄公明遠立記，見集文。仰山孚惠行廟，其初附于興聖院內，曰仰山堂。紹熙甲寅，臺郡禱雨，禱有應，乃翔專祠。慶元乙卯，增闢之。丙辰歲，提舉王公容為之碑。樞密蕭公嘗獲應夢，亦記其事。淳祐丁巳，厄于火，今復鼎新。關將軍廟，舊來在興聖院之東偏，紹興初，有寇犯城，神威顯著。是時通守張光，自外邑率保伍戰城下，賊望城頭有戎服而髯者，執旗如指麾狀，遂攖而潰。郡人祠之。益處寺僧若愁，嘗於荊門玉泉得漢壽亭侯印圖形，遂摹刻諸祠下。

郡人南雄守黄兗記淳祐丁巳厄于火今院復一新祠亦不廢今志節武雄雨營間及巷東廟正覺院皆有祠祠山烈行廟在報恩禪寺之左廡郡以雨暘禱其荅如響　五顯靈順行廟在璺步門之內祠徽州婺源五顯王亦邦人徼福之所　英澤廟在朝京門之內初廟在樂安縣之天授鄉靈異有記記缺已志嘉定庚辰郡守李公大原致神禱雨響應遂祠焉神有三今所祠乃介冑持劒而立者姓章諱禹累封嘉顯孚濟廣利侯寶祐戊午加封順應二字廟有紹興丙寅郡守洪公撰禱雨感應記又白玉蟾作廟記載神嘗隻馬於岳王飛露旗幟於南江之上淳祐乙巳通守趙公宜祝文所紀神異有石刻　蜀三王行廟在朝京門之內英澤廟側神之姓曰張曰李曰陸顯跡于蜀之梓潼封神文聖武孝德忠仁王灌口封聖烈大昭宣靈忠仁王射洪封忠聖文德靈應仁濟王梓潼射洪二神皆職貢籍司文衡淳祐戊申憲使姚公希得剏建功未既寶祐癸丑庚使楊公脩之竟其事春秋祀典郡主之柳州守李公景初記楊庚使給田入廟為香大費庚使史公繩祖復撥田及庫本付祠收掌自鳴山孚惠行廟在今祥符觀真君院之側神祖禪師結庵處也郡度支請上源義泉院領徒此崇寧元年勒石記其事碧之下祠馬祖猴師三平和尚三像神運倉滴油

巖遺跡今亡有捨身石石之頂有舍利塔庵曰真牧亭曰瀑泼紹定庚寅燬于寇淳祐戊申重建　后土皇地祇廟在郡治南寶應寺側南唐保大中郡守刁彥能重修有記至道二年邑人吳文徽感異夢而重建黃夢錫記之後燬鼎新　交枝廟在郡城迎恩門之內世傳謂此邦土地神也郡侯謂廟亦興其一　唐土地廟在郡城中之古城嶺扁曰唐土地廟　器械廟在郡城常清觀之西　單山廟曾文昭公單山廟碑云舊傳吳芮嘗攻南粵駐軍此山其將梅鋗祭焉禮成若有士騎甕甲之狀爾上因號單山邦人祀之蓋自此始唐開元中復見靈跡迺大建祠宇承事益虔後其廟屢徙今其盱水之陽者南唐昇元三年之遺址也祈禳輒應元符三年詔下封神為嘉惠侯廟曰靈感軍山廟方輿勝覽顏魯公祠在郡圃曾子固記云初公以忤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為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闚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搆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懃其言後卒

縊公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其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臨川志至和二年太守聶公孚載建祠于郡圃紹興初趙侯埠復新之張南軒續記端平初郡守葉公治遷祠于朝京門英澤廟之左詳見郡治亭館門二記並見集文寶應寺亦有祠臨川志王文公祠在文公坊之鹽步嶺崇寧五年郡守田公登因公舊宅剏祠淳熙中丞相錢公象祖守郡重修陸象山記見集文　元一統志王安石本臨川人撫紀勝云在城內文公坊本文公舊宅也陸九淵作記元一統志類康樂祠按勝覽云撫州郡治舊有此祠　忠孝祠郡守張公晃立繪晉太傅王祥及唐刺史顏魯公之像于中而祠之

壇壝

臨川志臨汝不見兵革踰三百年涵濡天休與戚俱深社稷人民與國家同其久長崇高之壇壝崢嶸之城邑與宗社同其鞏固后土后稷其歆明德者乃所以福生民也吾民所以致敬於社稷者即所以尊君親上也乃

若雨暘燠寒風之時又吾君肅乂哲謀聖之時神之賜實君之德吾民飲食必祝斯無窮焉撫州府志社稷舊壇在外南廂

本朝於城西郊建壇南立石主別立神牌貳以木為之臨祭時迎於壇上並北向春秋祈報祭祀東西南北置四門皆如櫺星門之制並以朱油飾之圍以周墻神厨神井宰牲房滌牲池庫房文武官致齋之室浴堂並如制仍以重墻圍繞命僧守之臨川志州社在州西南社稷壇云風雨雷師壇三壝以周墻為門六望視之位為壇三楹淳祐間太守葛公逢寶祐初太守程公士龍重修風雲雷雨山川壇一所在南關外立風雲雷雨之神木主一山川之神木主一春秋二祭之時迎木主共壇祀之外圍以周墻東西南北開四門其門亦如社稷之制神厨神井洗牲池庫房文武官致齋之室並如制　無祀鬼神壇在北門外周圍以墻其南為門以北為壇別立僧道誦經之堂及厨房宰牲之所

官制

國朝本府　知府正四品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推官正七品經歷司經歷正八品知事正九品照磨所照磨從九品檢校未入流司獄司司獄從九品儒學教授從九品訓導未入流僧綱司都綱從九品副都綱未入流

道紀司都紀從九品。副都紀未入流。陰陽學正術從九品。醫學正科從九品。永豐倉大使從九品。副使未入流。稅課司大使從九品。臨川遞運所大使未入流。富有庫。

守禦千戶所。千戶三員。百戶三十員。鎮撫四員。吏目一員。臨川志州中文武五邑令佐率循舊制。未之有改。惟添差通判教授主學副都監則創自近歲。郡官知軍州事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淳祐八年三月準樞密院劄子以節制軍馬繫銜。通判軍州事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諸州置通判自建隆四年始。添差通判軍州事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自乾道六年肇湘始創後省。寶慶元年嘗除范計院應鈐不赴。至端平三年復置。州學教授一員。增差教授一員。初政和間嘗置後省。景定三年復置經獻各一。軍事判官一員。單事推官一員。錄事參軍一員。司理參軍一員。司戶參軍一員。司法參軍一員。添差江南西路兵馬副都監一員。撫州駐劄。淳祐七年懲倉兩司申請于朝。乞省罷鈐轄。綱馬驛程官一員。監在城酒稅一員。開置今省。兵馬都監一員。兵馬監押一員。添差兵馬監押一員。監在城酒稅二員。淳祐七年省監一員。散祇候便臣二員。巡轄斥堠馬遞鋪一員。係撫州建昌軍通置臨川縣。

兵防

臨川志易戒不虞。書稱有備。兵不可去也尚矣。撫在東南為樂土。非險要之地。故無重屯。舊籍忠節武雄兩指揮。曰禁軍。効勇壯城牢城三指揮。曰廂軍。其創招馬步旗軍。則自紹定庚寅始。此外則尉巡弓手寨兵耳。列營以居之。拍試以訓之。衣糧以廩給之。總統各有官。而又置路將為守臣節制。體統正事權一。氣色精明。保障千里。壯矣哉。節制事始。初置旗軍。郡實總之。以郡境接廣昌寧都。時有寇警。不可無以彈壓。淳祐八年。太守趙公特換工其事于朝。被旨劄下。並聽守臣節制。是年四月。始以節制軍馬繫銜。兵官詳見職官。守倅州兵。忠節第二十六指揮營在西南。額四百一十人。將校月糧米料錢春冬衣不等。兵級月糧米一石二斗。錢三百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七百文。冬衣絹二疋半。紬半疋。綿十五兩。錢八百五十文。武雄第十四指揮營在州西南。額五百一十人。將校月糧米料錢春冬衣不等。兵級月糧米一石五斗。錢二百五十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七百文。冬衣絹二疋半。紬半疋。綿十五兩。錢八百五十文。効勇第九指揮營在州西南。額四百一十人。將校月糧米一石八斗。料錢春冬衣不等。兵級月糧米一石二斗。料錢無。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五十文。冬衣絹二疋。紬半疋。綿十二兩。錢八百五十文。牢城第四指揮又名保節營在州西南。額四百一十人。將校月糧米一石八斗。料錢春冬衣不等。兵級月糧米一石二斗。錢二百四十五文。春冬衣各絹二疋。錢一貫二百八文。壯城指揮續置無營寨。兵級額一百人。月糧米一石二斗。料錢無。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一十文。冬衣絹二疋。紬半疋。綿十二兩。錢八百五十文。寧節指揮以庾隸汰養老將校。無營寨亦無額。本州舊有駐泊營三。其二在州南。其一在州西。屯駐營四。並在州西南。保節營二。並在州南。水軍營二。並在州東北。牢城營四。並在州南。其後皆廢。獨牢城併而為一。馬旗軍寨在州東北舊水軍營。前見管一百四人。將校月糧米九斗。料錢添支錢本並不等。兵級月糧米九斗。料錢六貫省。馬伍十六疋。月請穀一石五斗。步旗軍寨在州北教場後。見管二百一十人。將校月糧米一石五斗。料錢不等。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七百文。冬衣絹二疋二丈。紬二丈。綿十五兩。錢八百五十文。兵級月糧米一石五斗。料錢二百五十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七百文。冬衣絹二疋二丈。紬二丈。綿十五兩。錢八百五十文。馬一疋。月請穀一石五斗。右馬步旗軍兩寨。紹定庚寅郡守黃公炳創置。作院軍匠額三十人。月糧米一石二斗。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一十文省。冬衣絹二疋。紬半疋。綿十二兩。錢八百五十文省。鼓角匠額三十人。月糧米一石二斗。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一十文省。冬衣絹二疋。紬半疋。綿十二兩。錢八百五十文省。歸正北軍淳熙改元郡守魏公汝功置驛三。東驛在州學前。西驛在曹家巷。北驛在州衙北。分隸歸明北軍。嘉定圖志紀載元額九十二人。存者僅十六。今又亡矣。諸縣弓手額每月膚錢不等。係就各縣支。臨川縣一百十六人。崇仁縣九十五人。宜黃縣七十五人。金谿縣七十五人。樂安縣八十人。諸縣寨兵額。城南寨在順化門外五里許。兵額一百人。月糧米一石五斗。錢三百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七百文。冬衣絹二疋半。紬半疋。綿十五兩。錢八百五十文。樂安縣寨在縣門之左。紹興十九年析縣時置。兵額一百人。月糧米一石五斗。錢三百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七百文。冬衣絹二疋半。紬半疋。綿十五兩。錢八百五十文。曾田寨舊在崇仁縣蘇村。紹興十九年置樂安縣。始徙於縣之西南曾田市。兵額一百三十人。月糧米一石五斗。錢三百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七百文。冬衣絹二疋半。紬半疋。綿十五兩。錢八百五十文。湖坪寨在宜黃縣境。紹定三年寇平之後。郡守黃公炳剏置。兵額一百五十三人。月糧米一石二斗。錢三百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一百七十文。冬衣絹二疋。紬半疋。綿十兩。錢八百五十文。招攜寨在樂安縣境。紹定三年寇平之後。郡

守黄公炳剏置兵額一百十七人，月糧米一石二斗，錢三百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一百七十文，冬衣絹二疋，紬半疋，綿十兩，錢八百五十文。杯山寨在樂安界上，紹興二十五年置，以新淦樂安豐城巡檢爲名，兵額一百人，月糧料錢春冬衣係本州與隆興臨江三郡輪支。盧溪寨在建昌軍境，本州金谿有公事則牒追捕，兵額原缺人，月糧料錢不等，並屬建昌軍支兵。　鄉傳二社，屬金谿縣。南渡初，密院張公慤請募民爲什伍以抗。吳公順浩爲江淮制使，仍請立社，得旨，令密院下路諸帥臣，俾州邑部伍民兵防拓，命下，金谿有鄉傳二社應命，鄉社首名雩，傳社首名安，潛皆勇而好義，散家財以給鄉丁。王世雄犯郡城，二社率所部赴援，敗之于南湖，兩家子孫世襲其職。紹定庚寅，有軀犯攻開慶己未原缺邊，復哨至豫章之覽，破臨瑞二郡，吉州須洞撤二社來衛城，民心乃安。　州教場。　新教場在進賢門內，都倉南，內有閱武亭。　衛教場在州治門內之西。　小教場在兵馬司後，今廢。　屯駐大兵教場，元在道遙嶺之南，今廢爲民居，俗猶呼爲南營。　縣教場。　臨川縣附州，崇仁縣教場在尉廳之東。　宜黃縣教場在縣之東，舊顯陽寺後，其地久爲民居，所傍淳祐庚戌陳尉棨鑿正復舊，立亭曰振旅。　金谿縣教場在尉廳之右，亭名飲歸，南豐曾公爲之

記，象山陸文安公久爲李尉叟卿書扁。　樂安縣諸寨兵教場在縣之東。尉司弓手教場在尉廳之北。　遞鋪內地無烽燧，而有斥堠置郵傳命，耿其遠也。桴鼓不鳴，赤白囊不馳，西境晏然無事，惟傳布寬大詔書，不其幸歟。本州爲四達之衝，鋪凡二十有九，兵級凡三百三十有八，條列于后。

東路十二鋪。　精橋六人，湯橋十三人，延橋六人，坪塘十三人，楊梅塘六人，越塘十三人，基岡六人，長林十三人，鐵坑六人，小槳十三人，七節橋六人，白竿十三人。南路四鋪。　二十五里十四人，磚礆十四人，基橋十四人，界山十四人。西路八鋪。　城下三十一人，西津六人，石井十七人，戰坪六人，樟源十三人，嶺下六人，坎頭十三人，楊塘六人。北路五鋪。　赤塘十四人，塘門十四人，青遠十四人，吳家市十四人，壕塘十四人。斥堠，月糧米一石六斗，料錢三百八十文，食錢一貫五百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三百二十文，冬衣絹二疋，綿十兩，錢一貫三百二十文。急遞，月糧米一石五斗，料錢三百八十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三百二十文，冬衣絹二疋，綿十兩，錢一貫三百二十文。步遞，月糧米一石二斗，料錢二百八十七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一百七十文，冬衣絹二疋，錢一貫一百七十文。供申，月糧米九斗，料食錢一貫九百五十文，春冬衣絹各一疋，錢各三百二十文。

風俗

撫州府志：撫州之境，山川清麗，其俗風流儒雅，道教隆洽，地之肥瘠不等，其民勤於耕桑以自足，其士樂讀書，好文詞，尚氣節，畏清議，淳厖信厚，其天性則然，名儒鉅公彬彬輩出，牛羊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瀰於郊野者不垣，晏然不知抱鼓之警也。郡縣志：臨川俗同豫章，曾鞏擬峴臺記云：撫非通道，故貴人蓄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蟲之菑少。謝無逸臨川集云：臨川在江西雖小邦，然瀕汝水爲城，而靈谷銅陵諸峯環列如屏幛，四顧可挹，昔有王右軍謝康樂顔魯公之爲太守，故其俗風流儒雅，喜事而尚氣，有晏元獻王文公之爲鄉人，皆知尊禮搢紳。與地紀勝：麾宸撰巽，朝辛附癸。前臨川志云：中和五年，刺史危全諷始遷今治，璧宸揖巽朝辛附癸，壯溪山積費之勢，而無舊治卑偏之陋，地大人廣，冠冕一路，而人物盛多，亦異他邦。周益公進士題辭曰：此邦非特地大人廣，冠冕一路，而人若晏元獻之進賢好善，王文公之文學行誼，曾南豐之主盟斯文，汪公革以奇材魁南省，陳公孺以板稜遜大魁，皆後來所當思齊者。五峯三市：臨川志云：臨川城中有五峯三市，五峯或謂即青雲峯、道遙嶺、豐步嶺、廟家嶺、與大慶嶺而五。分竹南州：梁簡文帝與萬臨川書，慎分竹南州，剖符千

里。地參閩粵，人本輕清，博載之集：臨川志，鄉賢謝無逸之說曰：臨川之俗風流儒雅，其民樂讀書而好文詞，或繫以揚州，疑之曰：江南之氣燥勁，厥性輕揚，二說並馳，吾請以是邦之先賢而訂之，樂晏王曾陸五氏謂之曰儒雅，曰樂讀書好文詞則有之矣，謂之曰輕揚燥勁，其然豈其然乎。兵中之俗，君子尚禮，庸庶淳厖，故風俗澄清而道教隆洽，豫章之俗頗類吳中，其君子善居室，小人勤稼穡，謝溪堂在日，與鄉里諸君子每月一集，各舉古人寬厚一事，退而錄于冊，號寬厚錄，且序之曰：口談寬厚而心實刻薄，在外寬厚而居家刻薄，非所敢望於諸君子也。予爲令臨川，愛其山川風俗之微，又曰：臨川之民秀而能文，剛而不屈。黃魁齋誌黃仲修墓，及論俗文。金谿青田陸氏，來自吳郡，其四世曰賀，字道卿，篤於義方，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於家，家道之整，著聞州里。生六子，以子貴贈宣教郎，素無田，蔬畦不盈十畝，而食指千餘，長九思總家務，次九叙治藥寮，次九皐授徒家塾，以束脩之饋補不足，季其弟九韶九齡九淵，相與講學，彬彬乎儒門也。淳祐二年，州縣以其事聞，給降勅牒，有曰：金谿青田陸氏代代有名儒，德在諡典，聚族踰三千指，合爨將二百年，異時流別籍之私，存學者齊家之道，奉勅旌表門閭。孟氏自潭淵從居臨川，世雍睦，爲義倉置義田同

堂合食郡守秋旁樓公治以雍樓名其坊元一統志翠幰管弦三市晚晝
堂煙雨五峯秋出曾開詩集云

古跡

撫州府志五峯即五老峯在郡城之南舊城因峯築基今城毀而峯嶺猶存東南一峯最高名青雲第一峯又按州城地脉自青雲峯迤邐峯巒嶺嶺蠶步嶺天慶嶺迤邐而北爲府治此亦謂五峯是五老峯爲府治之案山也後所稱五峯則府治之地脉　五峯堂在郡治西南前對城上五老峯下俯城市間之五峯寺觀塔廟重樓疊閣井屋闤闠林木森錯鬱然在目爲郡城遊覽之地昔曾南豐有詩曰翠幕管弦三市晚畫堂煙雨五峯秋堂久已毀今爲公館近於堂構小亭　横秋閣在郡治之西一名清虛大順元年危全諷立其後累甎石甃砌若臺其上爲兩軒西挹銅陵翠幕巴山華蓋諸峯歲久閣壞今尚存其遺基　羊角石山在郡治譙樓前嘉定圖志云昔人有自蜀青城來者扣石致書石暫爲開邪人遂指爲仙家巖穴因名羊角洞天秘丞林史君嗜奇恠嘗命工掘之未數尺而大風起遂止今創亭四楹以覆其上臨川志昔人固有周游歷覽收拾古今之絶蹤偉觀以爲文章者矣臨汝之上壤地雖偏豈無古今所存勝絶之處可

以洞心駭目而發揮新文者况名賢之所遊仙釋之所寄俯仰之間已爲陳迹又安可不搜覽而備録之　石所以名其義不傳舊詩有云羊角山高吹盡角虎頭洲畔釣臺欹蓋譙樓實臨其上紹興中太守王公柜立小亭以覆之復從而爲之詩曰羊角洞開風浩蕩蓋記其實歲月久弗治丸礫埃墻圮塞其上景定癸亥郡守家編修撤其舊完而大之繞以墻欄以石創亭三楹以嚴翼其所氣象煥然一新重修記見集文　元一統志石高三尺餘周廻丈餘平地突出形如羊角山郡人和石云青城山有書石忽開有受書而入者石復合持書人亦亡所在羊脚石一名羊尾在郡城東北隅蓮花寺門閫下寺廢其石横出猶可觀舊志云形如羊脚唐末刺史危全諷嘗遣人斸觀石熱如火人不可近遂止又云舊有壁記宋守家坤翁云羊角石與羊脚石同一地脉郡治高爲陽故羊角出焉寺之地爲陰故羊脚見焉元一統志地上長三尺　王右軍故宅在郡治東三里按荀伯子臨川記王羲之嘗爲臨川内史置宅於郡城東高名曰新城乃古龍興觀地也天復初刺史危全諷立文宣王廟于上今爲郡學郡縣志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曰羲之墨池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今猶存其地矣墳山川如畫每重陽日郡守多遊於此因立亭曰茱萸亭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曾鞏有墨池記　臨川志後燬于兵毀　元一統志旁臨迴溪特峙層臬唐末以其地爲夫子廟宋以爲學内有墨池木井存焉今府學是也洗墨池在郡學大成殿前嘉定圖志云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今郡學乃右軍故宅以其嘗於此學書故有墨池曾南豐先生爲之記與地紀勝荆公送劉和甫奉使江南詩爲我聊尋逸少池公鄉里故云爲我　方輿勝覽叙按王右書右軍墨池以猶之此爲其故迹豈信然耶咸平間御史黄公符詩往往吐爲雲依依如是翼　臨川志謝幼槃詩云張芝學書池水黑章草如芝古無敵右軍碑帨難抗衡恨不臨池作書辭詳見集詠　崇徽韓公駒雜抄云池中忽時水黑擲有物如蜴蜥之状隠然自水底而出謂之墨龍士之試于有司者每謂此物見則得人多往往皆驗尊然甲午墨池見明年羅文恭公亞夫廷對重修貢院記又見集文　擬峴臺在郡城東南面對靈谷諸峯正接巽江之水即所謂汝水也嘉祐間郡守裴公材用其高阜而築此臺曾南豐爲之記曰以山溪之形勝擬乎峴山也故曰擬峴
國朝葉指揮守禦是邦修築城池以擬峴臺正當郡城之東南從新創造棟宇雄偉爲一城之壯觀才與勝覽曾子固記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

治撫州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蓋與其賓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泰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溪其隅因客土以出溪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宏閎詭奇可喜之觀環境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暘澡濕蓋藏委棄於榛莽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覽其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横檻覆以高甍因而爲臺以脱埃氛絶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溪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大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檐勁翮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翠秀色嶺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踣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聚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隠見而斷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内若大雲煙歛日光出没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状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富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苗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宴然不知桴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静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

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人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爲
之記其成也王介甫詩云君作新臺敞峨山半公千載得追攀歌鍾隱地登
臨處花木移春指顧間城似天浮來宛宛溪如清漢落潺潺時平不比征
吳日幾帶光宜向此閑　臨川志政和初郡守狄公明遠葺而新之燕溪
堂記石公多留題見集詠　景定癸亥郡守家戶部坤翁重修有記記見
景文青雲亭在郡城南縣學之東舊在青雲第一峯上山川城郭一覽而
盡宋張即之書五大字曰青雲第一峯其西北爲縣學元一統志乃郡城
五峯絶頂處巋然獨立上有此亭宋時已今趙必茂以爲名咸淳六年郡
守黎九淵璪以欄檻玉茗亭以花得名在郡治東舊傳有山茶一本衆云
白華蕳代名人多賦詠之其花瑩潔白如積雪五瓣黃心綠蕚每歲正月
未開花清香馥郁其葉青翠經冬不落或云宛若瓊花差大爾又后土祠
亦有此花傳者以爲揚州瓊花撫州玉茗近因兵燹遂枯　法眼泉亭在
天寧寺殿堂下本法眼禪師道場　龍會山在郡西四十里雙峯聳立山
上有曹真君仙壇中有四穴如馬跡其泉清冽人呼爲馬跡泉故老相傳
雙峯其一高者爲陽逶邐而南五里有溫湯其一抵者爲陰逶邐而北五
里有冷水四時不竭　卧冰池王祥卧冰池在郡城東孝義寺俗傳寺本
祥故宅有塑像在焉宋淳化中邦人蔡爲善作記云祥撫州臨川人考晉
書祥乃瑯琊臨沂人今臨沂亦有卧冰池陳后山叢談云世談祥卧冰求
魚以養母至今沂水歲寒冰厚獨祥卧處闕而不合二說疑信相傳或謂
祥避地廬江時曾經此因成遺跡故張右丞詩有雖屬循堪貴前賢況可
師之句元一統志祥繼母朱氏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
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初不言池及卧與扣也臨川舊亦有冰
津之異賢者所在有益於風教如此　輿地紀勝荻峯書堂李石林謫臨川
嘗營荻峯書堂李注荆公閑居遺興詩慘慘秋陰綠樹昏荒城高處閉柴
門之句有云此必未去臨川時作公年尚少也公故居在一城之最高處
與余荻峯書堂相近　忠孝堂在郡治繪王太傅祥顏魯公像于中郡有
王祥扣水池故也　曾公堂顏真卿爲撫州刺史故祠之　見山閣在通
判廳王荆公見山閣記通判撫州太常博士施侯爲閣於其舍之東北偏既
成與客升以飲而爲之名曰見山閣　清風閣在州宅介甫詩樓閣孤起
下州牆勝勢崢嶸壓四方遠引江山來控帶平看鷹隼去飛翔高蟬感耳
何妨靜赤日焦心不廢涼況是使君無一事目陪賓從此傾觴　思軒臨
汝志云軒在撫州倅治倅林慥所立荆公寄題思軒詩名郎此地昔徘徊

天誘良孫接踵來萬屋尚歌餘澤在一軒還向舊堂開所謂名郎指慥之
祖亦部也水部當太宗時嘗通判此州下云良孫則指慥　恭軒陳軾字
君式居於撫州黃土橋荆公有陳君式大夫恭軒詩曾子固亦爲賦詩東
城名其圃曰中隱堂曰老圃公詩云恭軒靜對此堂深新斸檀欒一畝陰
膝下往來前日事眼前封殖去年心陳手植綠竹一叢於所居側四時蔥
蒨後其子開一軒對之命曰恭軒王曹公凡弟來歸里閈必游息賞歎而
去　篺龍軒在正覺寺下荆公題正覺相上人篺龍軒詩云風王蕭蕭數
畝秋篺龍名爲道人留不須乞米供高士但與開軒作勝遊此地七賢誰
笑傲何時六逸自賡酬侵尋衰境心無着尚有家風似子猷又詩云北軒
名字經平子愛此吾能爲賦詩山雨江風一披拂篺龍還自有吟時　方輿
勝覽拙齋郡守趙景明建朱元晦記云使坐之北循廡而西入叢竹間得
前人所爲秋聲齋者老屋數椽人跡罕至嘆曰是室之陋非予之拙則孰
宜居之乃更其榜曰拙齋抑嘗聞之天下之事不可勝窮其理則一而已
矣君子之學所以窮是理而守之也其窮之也欲其通於一其守之也欲
其安以固以其一而固也是以近於拙蓋無所用其巧智之私而惟理之
從極其言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亦拙而已矣　金柅
園郡舊有金柅園晏同叔詩臨川樓上柅園中十五年前此會同一曲清
歌滿樽酒人生何處不相逢　王荆公故宅在鹽步門即公所居今有
荆公祠堂荆公過山即事詩驟步庭闈眼欲穿之句墨龍韓子蒼雜記云
黑龍在大成殿前池中忽時水黑有物出鳴蜥謂之黑龍此物每見士之
試于有司者得人必多卒以此爲驗咸平間御史黃公符詩云往往吐烏
雲依依如皂蓋　臨川志謝康樂繙經臺在郡城北四里寶應寺宋書云謝
靈運爲臨川內史時於此繙譯涅槃經因以爲號大曆己酉顏魯公爲之
記咸平壬寅重刻見集文元一統志王荆公詩有云內史文章只廢臺謂此是
也　寶應白鹿泉在郡城寶應寺之經藏院世傳靈運翻經時有白鹿跑地
泉湧遂成一井中間湮沒陸公游持節之日復浚治之其泉澄澈甘寒比
他水味尤勝　唐戒壇在郡城寶應寺之戒壇院宋踵唐制歲以聖節開
場爲沙彌度二百五十戒祠部給牒凡天下壇七十有二惟此壇尚存舊
址顏魯公記猶存見集文神怪凡山川幽阻則多詭異所謂山林神奸也
臨汝地平夷氣明秀故其事不多見傳奇志怪無補於世存而勿論可也
亦龍神尹用不知何許人出語輕狂人呼尹風子唐天祐中至撫州
有村民蹩一牛犢尹夫婦得肉十餘斤頓食之而卒吏以管席瘞於路左

一旦於北市見尹之夫婦唱江南詞與於道相見懽甚登酒樓共飲吏醉卧尹夫婦高唱出城題道觀殿後壁云主南方赤龍神尹用詩曰日月祥開瑞氣纏儂家應作大神仙毫端森灑風雷怒劒鋏裁成造化權肆闢中華新禮樂靜驅胡虜罷烽煙列仙功業只如此便上三清第一天及吏醉醒懷中得紫金十兩後人開其墓惟菅蓆二撊牛肉十餘斤郡府名談作尹昌 石神徐三誨爲撫州録參左右有黄曾者月一告歸旬日即復至後踰月不返三誨遣隷督之其家云久不歸矣尋訪踰月乃在深山中挾彈遊走欲執之不能募人伏草莽間伺之數日乃獲問其故曰山有石氏家如主公納我爲壻留數日復逸去及得之山中如是者三後遂不復見此山乃臨川採石之所石氏宜山之鬼神耶淳熙志 巨人跡撫州村落間一夕雷雨民間空中數百人同時大笑明日大木一本連根皆拔出旁泥中印巨人跡長三尺闊稱之疑有神拔木遇滑而蹷致衆笑之 掘窖告身繆夫人羅刑書春伯之母紹熙五年夢春伯乘轎還鄉而衣衰服方大駭而從者持一合來啓之得掘窖告身一軸春伯易公裳出見客母大喜問人曰尚書今轉何官曰樞密相公也覺來以告家人書懼居半至六月壽皇遺詔至始驗衰之兆越兩月入樞密府未幾薨遂符所夢 吞財鬧

繫陰隲劉涉撫郡人數領鄉薦夢至官舍一吏云此陰府也閲籍汝本有微禄而陰德虧不可復望矣涉詰之吏云汝弟官適莫償汝有餘不少助致懼罪死吾曰涉與弟異財彼不自保吾何罪吏曰路人猶相恤何況同氣獨不聞鄉人朱軾事耶涉覺而詢之其鄰朱軾家貧教小學歲暮纔得束脩三緡歸道一刑餘悲哀甚叩之則曰負常平錢兩貫伍伯無以償惟有自盡耳軾輟其數遺之人無知者其後遂大事此雖甚微關繫陰隲 夢五言七言詩慶元乙卯長沙鍾公震赴南宮道經臨川謁王荊國祠默然有禱焉夜夢公教以詩五言起七言結覺來惟追誦一聯云君今如鴻鵠萬里去勇決明年登第歸刻石以傳文公祠有石刻 李洞鄉魔支極晚好方士容有李洞上謁嗜酒一日來醉求此攫珊瑚桃碎之公不悅翌日復至索破桃粘以膠復完如故又索酒公令獨酌洞曰有客無主何以酒爲強公飲不覺竟日夜傳木嘗益而酌之不竭夜分乃去明日酒甕不動而自竭者三已惟之洞復求遊同遊曹黄二山公不欲往洞於照壁畫像闕此之戶闢洞躍入不見畫亦不存後二年公卒洞至公影堂指公像曰向時招公同遊今乃爾耶咄咄不已公之子不能堪聞于官杖之失洞所在惟見公庭古桐流血若受杖者 祥瑞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蓋考祥於

天不若視履於身旋者反復修省之意也郡縣長吏能反復修省施諸有政使人尊仰之如景星慶雲其爲瑞也不亦多乎 歷代祥瑞晉孝武帝太元十八年臨川東興令惠欣之言縣東南溪傍有白銀木芳靈木李木並連理宋書符瑞志 宋孝武帝孝建三年臨川宜黄縣民田中得銅鍾七口內史傅徽以獻是年龍見臨川郡江州刺史東海王以聞又是年白鹿見臨川西豐縣南齊永明三年白雀見臨汝縣南齊史祥瑞志 唐天寶初臨川郡人李嘉胤所居柱上生芝草肖天尊像太守張景佚截柱獻之太平廣記 宋朝淳化中撫州進金谿縣生金山子一座重三百七十五兩嘉祐七年上幸天章閣召群臣觀瑞物十三種內有金山重二十餘斤見宋朝會要 本郡有獎諭詔書石刻云郡守王公周得之臨川盡安鄉 祥符六年撫州天慶觀修聖祖殿柱木中有文成雲物峰巒狀又有人像衣冠悉具嘉定志 天禧五年撫州言臨川縣有古溫泉一穴積歲堙涸今忽流湧民沐浴者有疾皆愈嘉定志 紹興二年知郡高衛言甘露降于州之祥符觀且爲圖工之係年錄 十五年郡守晁謙之言臨川禾登九穗是爲瑞應乞宣付史館同前 樂安未創邑前雲蓋鄉有楊氏得佐石於田閒灌於溪有一道士呼曰瑞石不當用草履唐滌宜用葛布言說不見遂如其言其石瑩徹中有觀音像寶藏之家白以裕不敢秘獻于朝鰲溪志拾遺

古器

臨川志岐陽之鼓牛觸其角至寶湮淪於山崖墟莽閒由好古者少也吾州紙營古鼓以牛觸岸得之或者爲三代器噫世無歐陽公一其所好集古錄將無傳歟 紙營大鼓撫州南鄙石師嶺下地名紙營建炎末村民爲陳氏牧牛觸岸壞怖而走民視之似一銅器往白陳氏陳命僕發而得之張石丞激時寓跡山訪之謂此蓋古鼓也耳高六寸足七寸有半身一尺三寸五分從耳至趾適高二尺六寸腹縱徑尺有八寸橫羸二寸歷年久爲土氣薄蝕礦灰盡去唯存精華張公謂自劉原父先秦古器記李伯時呂與叔考古圖趙德夫纂古金石刻吳儀圖所藏三代器未有如此之大者張浚巖文集 臨川磬石臨川寶應寺上私和尚碑其趺石甚奇異扣之琅然清韻可愛識者謂以之作磬當大佳西山蔡元定道過吾州見之甚悅貽書悔翁託寓士曾景建轉致之 開元觀銅鍾開元觀銅鍾一所鑄於永泰元年之十月而成於二年之七月用銅一千三百斤勸之者道士張法椿而施之者則刺史李鏞而下凡八人臨川寺觀之鍾固多而銅鍾之巨者此爲最近世記此鍾者以爲其金青其狀古誠百世不朽之物

云。今為天慶觀鍾。郡學編鍾。臨川郡學頃賜編鍾散亡無幾。張右丞澂嘗感而作詩。詳見題詠。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五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阮瑺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翁嘉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九十八　六姥

府

知府八

宋歐陽公集辭免知開封府劄子嘉祐三年六月臣伏聞內閣誥勑各一道付閤門除臣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臣以庸拙久塵侍從初無勞効以仲補報日夕循省常愧心顏今者曲蒙聖慈悞加選用豈可茍避繁劇輒有辭免蓋臣有不得已者須至縷陳臣自前歲已來累有奏列一作状乞一外任差遣蓋以臣久患目疾年齒漸衰昏精愈甚又自今年春末忽得風眩昨於韓絳入學士院勑設日衆坐之中遽然昏踣自後往往發動緣臣所修唐書已見次第所以盤桓欲俟書成便乞補外豈期聖遣妄以治煩臣素以文辭專學治民臨政既非所長加以早衰多病精力不強竊慮隳官敗事上誤聖知兼所修唐書不過三五月可以畢手豈局多年官吏拘留糜耗供給今已垂成若別差人轉成稽滯只委臣了畢則恐無闕及之欲望聖慈矜臣衰病才非所長欲乞別選材能許臣且仍舊職俟唐書成日乞一外任差遣以養衰殘取進止鄭獬鄖溪集知開封府劄子

臣比者進對伏蒙陛下稱臣攝尹京府爲治甚好百姓使之臣內惟承乏纔四十餘日實無善狀可副陛下褒諭之意故不敢祇拜以謝又以隆暑日旰不敢久對是以私懷蹐蹙恐怵而不安臣才能朽下安能治劇夙夜黽強粗免罪戾若曰百姓使之萬無此理且所謂使之者蓋知其閭里之疾苦除弊興利使元元之衆去愁歎而就安佚庶乎可也今臣於此未有毫髮則百姓何使之有然不識陛下從何而得之陛下聰明好問睞遠訪於下多言者或以此譽臣此妄譽也當其進言時陛下何不使條臣新行便民之事彼必窮而無對設使有對且實則陛下亦當深察之然後以爲信今臣無是而陛下遽信之如有以臣不肖而毀之者陛下亦必聽之矣何則善惡之來不考其實既容妄譽必亦容妄毀此臣不敢喜而有懼也昔者列子居鄭客有言之於鄭子陽子陽遺之粟列子再拜而辭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亦必以人言則吾所以不受也臣雖至愚妄知陛下不以妄毀而黜臣或故帝王聽納之際不可不察不察其實則天聽可得而欺姦臣乘之以逞其欲於是以白爲黑以是爲非附己者進背己者斥分布朋類摘縫其失使朝廷之上惟聞黨人之論而不知有天下公議善乎孟子之言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然後去之如此則當進者無茍得之幸當退者無私歎之恨進退各當其分又孰有致疑於其間者哉伏願陛下高視遠照毋牽私言使天下曉然知毀譽之不能亂政則非獨臣之願寔天下之願伏候進止李跨鼇先生集乞遂寧府遇闕守臣以監司兼權劄子　臣竊惟遂寧乃陛下龍潛始封遠民厚蒙被春澤軟錫府號遴擇鄉士責以職名優寵長民之寄俾其地侔諸藩之重可謂美矣然時闕守臣即以通判司錄曹官權攝王人使命之至頒朔布政之始事體益輕臣欲乞今後遇守臣闕許依梓州瀘州例差監司時暫兼權庶幾國體稍重以副陛下賜府號之意洗文通西溪集乞罷府事劄子第一　臣本府今月七日准勑斷左軍巡院官吏爲勘傳永昌公事已施行訖臣躬被聖選攝行尹事而明不能以辨訟威不足以制吏使中都之獄有無辜之訴御史以聞參質明備聖君仁厚慈從寬貸然此豈特小吏薄責而已其大咎乃在臣也方朝廷總覈名實以革事弊群臣之政顧臣獨茍免以虧大治臣前此已具而奏伏乞即賜戶免以全至公以舒人言臣無任傳俟殞越之至臣見侍罪在府未敢入赴朝參未敢便行文

劄本職公事聽候指揮次乞罷府事劄子第二　臣蒙恩侍罪京府今已踰歲臣本無狀自知甚明其初被命實貪聖主特達之遇乃不自量其竭其愚幸有所立以謝萬分故自居職以來夙夜惴惴不敢自暇而駑朽之質累不可強凡臣之所能既以止矣而臣之所治未有聞也雖聖主寬大之恩務欲盡臣下之技不急譴誅即優假臣以日月之効而臣之技施亦不可優假朝廷士大夫之議亦不肯容臣而且爲聖朝之累矣伏望陛下深計京邑之重不可以曠不治審察臣之不肖終不可責以有成推擇材吏使以代臣臣或尚得竊食茍容則丐一閑州猶敢爲陛下奉行法令撫養百姓少荅天地之施臣不勝幸甚取進止　第三　臣近嘗具奏以臣到府踰年職事無狀乞從罷免一閑州而待命二旬未蒙賜可徬徨憂畏不知所措臣聞君試臣以職而攷其實弗効者黜臣事君以身而盡其力不能者退此朝廷治吾常必由之而不可因循茍簡者也伏念臣材質淺薄曾不敢望中人而致身侍從而已非所據又誤當推選使治京邑視事以來既一歲矣都城之內喜薄之俗未嘗革也寡弱之盜未嘗絕也囹圄之繫未嘗虛也此三者乃京邑之先務而臣在職不爲不久獨無一可紀者其試用弗効亦已明甚然則雖欲不合引効以退寧不畏人之言哉

方陛下奮乾剛，厲威斷，躬親庶政，總覈名實，以臨群臣，而京邑四方之則
治，遠者必自近始，可使非其人而付之，以輕天下之望乎。臣願陛下深察
而留意，即賜罷免，臣不勝幸甚。況今在廷之臣，皆一時材能之選，莫不過
絶於臣，舉以代臣，無不可者。臣如蒙天之幸，未就誅棄，尚獲備群臣之後
者，稍異得一小州畢其餘力，以謝陛下，臣不勝惆悃祈俟之至。取進止。蘇
魏公集辭免知河陽府劄子　臣今月二十一日准閤門告報，奉勑差臣
知河陽軍府事。臣稟賦拙鄙，自取罪戾，聖恩寬宥，俾妥要藩，殫竭愚駑，無
以報塞。伏念臣先臣翰林侍讀學士某，慶曆中嘗知河陽，在任亡歿。臣今
被命俾忝臨州，得繼世官，雖爲榮幸，近念往昔，寔不遑安。欲望聖慈特許
别換近南一州，所冀少安愚衷。臣惟以軀命上荅生成，無任懇祈迫切之
至。取進止。汪玉山集乞差文臣知興元府劄子　臣契勘興元府比年以
來，多以大將知府，往往文法闊略，官吏自恣。一府四縣田產十分之六歸
於大將之家。又有倚託其名以使漁細民避免賦役者，每年總領所與本
府和糴軍糧一色不下三十餘萬石，止取辦於編戶，科斂偏重，民益困敝。
伏望聖慈特差有名望材畧文臣知興元府，其都統制仍於本府駐劄，庶
幾兵民各得其所，於邦本邊防長久之計，實爲利便。取進止。張守毗陵集
辭免知平江府劄子　臣比緣衰病，匄易外祠，今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

差知平江府，仰惟睿恩隆寬，未忍捐棄，非臣庸隋所能報塞。固宜聞命引
途，不復辭避，然臣迫於私義，不忍便冒寵榮。竊念臣久領郡符，初無善狀，
況緣衰病，志力俱疲，而吴門要藩，密邇行闕，素號煩劇，固非養痾卧治之
地，不惟上誤寄委，亦恐必致顛隮。伏望聖裁，檢會前奏，改授在外宫觀一
次，以安愚分。臣無任懇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辭免知建康府劄子　臣
今月八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
康府者。聞命震恐，不知所爲。伏念臣早以庸虚，備更煩使，非緣被病，得請
就閑，仰戴聖明，終始保全之賜。惟未香火，少荅恩私，茲者又蒙淵衷曲垂
爾記，付以方面兵民之重。蓋思竭力自竭，萬分於中興之日，而臣齒髮益
衰，筋力難強，雖恃覆育，尚此偷生，而服藥命醫，略無虛月，螻蟻餘命，固不
足多惜，大懼上誤寄委，則累國不細。伏望睿慈追寢成命，改授能臣以安
愚分。取進止。　辭免第二劄子　臣近蒙聖恩除知建康府，尋具辭免以
聞。今月二十六日準詔書，所請宜不允者。竊惟建康距臣鄉里不遠，數舍
地，使且優，況出宸慈記憐，瞽屢之舊，固宜竭力上副使令。伏念臣宿疾累
年，又蒙睿察，俾尋老境，發作無時，仰惟留鑰之嚴，宿兵之重，非養疾卧治

之所。若貪寵利而忘在得之戒，不量力而犯不韙之譏，豈不上負聖明，下
貽物議。是以不避煩瀆，再瀝悃誠，敢望天地覆育之私，察其老矣無用，非
出矯飾，俯從所請，依舊宫祠，使得逍遥從道，以盡餘年，或他日痾疾稍去，
尚期糜隕圖報。取進止。　辭免知紹興府劄子　臣伏覩進奏院報狀，今
月四日奉聖旨除知紹興府者。仰沐記憐，寵移近輔，感恩戴德，九殞莫酬。
伏念臣衰疾纏綿，春夏增劇，昨於五月内嘗具奏乞一外祠，紙以虜犯中
原，警報遝至，義當効死，不復敢言，遂力疾治事，措置斥堠，遣發間探，方頃
小定，即申前請，不謂跌逿，誤簡淵衷，然而形骸支離，神志凋瘁，股肱之郡，
蓋非所堪。今豫章上流，已有新帥，退量衰謝，引去無嫌。伏望睿慈，檢會前
奏，除一在外宫觀，差遣少休衰薾。臣纔候被受，着劄即交割職事，依限起
發前去，聽候指揮。外取進止。　再辭免劄子　臣今月十七日準尚書省
劄子，奉聖旨除知紹興府，不候授告，限三日起發前去之任，除已遵依施
行外，伏念臣近緣衰病，嘗匄祠閑，未奉俞音，遽聞警報，力疾從事，黽勉至
今，忽蒙誤恩，移寘近輔，寔爲優便，使臣自擇，何以加之。固欲竭自激昂，少
圖報稱，而病體匪勞，神志久衰，重惟股肱之郡，大非養痾卧治之所，若乃
貪冒榮寵，緘默不言，必致上誤使令，取譏清議，己復暫解上流之寄，固無
避事之嫌，已嘗於今月十三日具奏乞一在外宫觀，伏望睿慈矜憐瞽屢

之舊，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已於二十日起發，進還至浙東以來，聽候指
揮。取進止。　貼黄　臣有田僅三百畝，在會稽縣，竊慮於近制亦有妨嫌，併
乞睿照。劉元城盡言集論蔡確不合陳乞穎昌府　右臣伏聞知鄧州蔡
確上章，陳乞穎昌府以便私計，雖未知可否之報，而搢紳之議，率皆不平。
敢具論言，上達天聽。按確姦邪陰險，盗據宰席，不能正身率下，宣明教化，
而縱其弟碩招權納賄，贓污狼藉，有司論罪，嘗以大辟，陛下特加寬貸，止
送韶州編管，確本同居，衆謂預聞其事，朝廷既不窮治，惟以失教責之，削
其職名，出臨偏郡，僅能周歲，易守南陽，當時議者已謂牽復太速，碩至貶
所，亦止踰年，確遽上言，乞令内徙，陛下屈天下之法，移置貴州，曾不旋踵，
自請近鎮，臣竊謂確所以敢萌意外之望，益肆無厭之求者，蓋見近日執
事多尚姑息，是以先用其弟量移之請，嘗試朝廷，既不能沮止姦謀，遽可
其奏，確知執政萎不畏已，遂敢陵蔑公議，輕侮朝綱，雖屢蒙非常之恩，猶
不能滿確之意，復託親老，願移大藩，蓋有以啓之也。臣恐小人僥倖之心，
勢猶未已，往往再乞放碩還便，或自求京師宫觀，差遣就醫爲名，然則陛
下又將許之乎。確之朋黨太半在朝，夙夕引領，以俟復用，若使漸得親近，

廣爲路岐。異日盜攬亂政無不由此而始。況輔弼大臣。既以罪黜。雖領帥節。未復職名。考之典故。猶是譴籍。豈有不因詔除輒求自便。此風寖長。則陛下賞慶刑威之柄遂爲虛名。國家綱紀必至墮紊。不可不慎也。伏望聖慈明敕三省報罷碓奏。以正國體。洪文安公小隱集辭免知建康府劄子

六月七日　臣今月六日準尚書省劄子。五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洪某可差知建康府。俟交割職事了日赴行在奏事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退然一介無所取材。去年秋蒙恩入覲。恭奉玉音。以當塗水災之故。而賜臨遣。臣忝職兼年。荒政粗米。惟是駑鈍。懼不足以當上流之寄。故不嘗旬外祠。天聽高遠。嚖嘒之微不能上達。春初祗拜叢章累數十言。華衮之褒。溢于翰墨。臣感戴異恩。常願糜捐圖報萬一。聞者治圩。躬親督辦。以至進浪竹木罔不周備。今幸入夏以來屢經大雨。並無損壞去處。方俟夏末。即申前請。敢圖天慈簡記。擢帥陪都。竊惟建業重地。內司管鑰。外護嘗屯。非有文武威風者。不在茲選。而臣綿力薄材。豈能勝此劇任。欲望聖慈收還成命。改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庶安愚分。以揆僉言。臣止俟奉使監察御史陳舉善覆實圩岸了畢。交割職事與以次官。即便起發前路聽候指揮外。所有恩命。不敢祇受。臣冒犯天威。無任惶懼激切俟命之至。取進止。

辭免知平江府劄子　今月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差臣知平江府者。臣聞命震懼。罔知所措。伏念臣受材闒薄。臨事迷踈。集路三年。偶逃於清議。叢祠數月。實愧於素餐。方從丘壑之安。敢意寵賚之渥。惟吳門之輔鎮。遍徼狩之行朝。地望最雄。僉言所屬。必得老成之彥。膺貲師帥之功。豈伊妄人。可稱高選。伏望聖慈俯昭愚悃。改畀能臣。俾少休於故棲。庶不累於親擢。臣無任震懼激切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李壁雁湖集知遂寧府奏劄　朝議大夫知遂寧軍府事李某劄子。照會某所領遂寧府在東川。控扼水陸。號爲要衝。惟是武備單弱。全無城郭之限。近者徭寇竊發。鼓行而前。如入無人之境。直遂官府。焚毀津廨。劫掠倉庫。州縣儲積爲之一空。甲仗一庫。盡爲賊有。取不盡者焚之而去。至於居民悉皆蕩盡。十無二三。四隅一望。皆爲丘墟瓦礫之場。某居閒歲久。誤蒙公朝起廢。畀以牧守之任。薄命所招。臨當之官。遭此變故。今所當先者。勞來還定之政。緣焚室頗衆。皆嘗生小民一家之產。無三四金。非官司借與之錢。無由自能起蓋。而本府庫帑既被劫掠。無復贏餘。目前所入隨收隨支。止應一時。不容寬展。如此等委實無力可辦。某雖遂急措置量與郡貸。終是氣力微薄。何緣可使復舊。日夜念此。不遑安處。欲望特與敷奏。行下四川諸大司。併本路帥臣監司。於官錢內通融。又降約及十餘萬緡付本府專一收管。以給被火失業之家。及修城浚濠打造器甲之用。庶幾即日守備嚴飭稍成州郡。不勝一方之幸。前已劄下四川宣撫司。詳所中早劾斟酌支撥施行外。今劄付遂寧府照會施行。准此。此外又有當中控者。本府兵籍若無他違法占破。及蒐練教閱以時。豈不可恃。切嘗考究平日支衣支糧至者幾二十人。而吧者臨變乃無一人能發矢御賊者。豈惟失於申儆。蓋每患爲監司及屬官諸廳占破之多。援之條制。監司各破人兵自有成數。又止謂軍某禁軍不在差使之列。又往往一司而有占破廂禁軍四百餘人者。學院子一色至占三十餘人。其他虛占窠坐人兵又減省外。餘盡發下逐日教習。務令武藝精熟。緩急可以倚仗。又當稍填闕額禁軍並令數足。衮同教閱。庶幾武備稍飭。一方有恃。惟是欲乞自朝廷更切申嚴條制。行下逐路監司。於當破人數外。不得擅有截留。違者許所屬追究。所冀盡革前弊。州府之備稍得嚴固。于以潛消姦究。所補不細。伏乞指揮。右劄下成都潼川府夔利州路。安撫轉運提刑提舉司。四川茶馬司。總領所。各從所乞事理施行外。今劄付遂寧府照會施行。准此。嘉定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朱晦庵大全集與宰執辭免知靜江府劄子　熹輒有危懇。仰扣公朝。熹伏準省劄。恭奉聖旨除知靜江府事。區區感激。蓋不勝言。顧以罪戾之餘。疾病沉痼。不堪任使。而內自揆度。迹跡悖謬。又非邊帥之才。實不敢冒當重寄。以累君相知人之明。輒具公狀申省辭免。欲望其官特賜省覽。曲爲開陳。許其避遜。以安愚分。熹冒凟威尊。不勝皇恐戰栗之至。

與宰執劄子　熹輒布誠懇。仰扣公朝。熹昨具狀辭免知靜江府恩命。今準省劄備奉聖旨未賜允俞。聞命憂懼。莫知所措。然區區愚慮猶有未能已者。已再具狀申尚書省。伏乞丞相少保國公參政相公詳賜省覽。曲爲開陳。收回誤恩。復畀祠祿。千萬幸甚。千萬幸甚。　再與宰執辭免知靜江府小貼子　熹慮終恐疏拙。不足以當一面之寄。或有緩急。必誤使令。欲望知院相公樞密同知相公深加照察。曲爲開陳。收回誤恩。以安愚分。　袁起岩東塘集辭免知隆興府劄子　祇膺綍詔。尚闕充俞。更踰易地之恩。敢後顓天之懇。臣恭承睿訓。不得再有辭免。實以撝分僥踰。懷不自已。須至重瀆淵聽。臣本凡庸。蒙陛下拔之禁塗。寘之枋府。聖恩與天同大。而臣力弗勝。於心百謫既盈。萬死莫贖。一從閒地。僅閱半朞。南夏還侯。遠叨簡擢。非所當據。深切戰兢。洊干天誅。期賜反令。敢謂皇慈。大造既來。使之仍竊閒祿。且與之易填近藩。拜命驚惶。感深至泣。不惟臣心力衰謝

如危隤之馬轡策無由必不足負荷十連之寄而陛下眷憐暨履所以自
遠而近之意尤非卑監之餘所可揣摩政恐襟帶江湖之地爲今樂國豈
容綿薄材力之人得以冒居螻伏捫心如墜淵谷臣愚欲望皇帝陛下軫
其三瀆之僭矜其一誠之愚且令少安叢祠以猜晚節特寢今來改知隆
興府恩命庶幾授受進退不怫輿言不勝萬幸范石湖大全集辭免知建
康府劄子　　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范成大差知建康府疾速赴
行在奏事訖之任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臣聞覆載二儀之至公不獨私
於一物爵祿衆賢之所共難倂萃於非才臣去春蒙恩聞刺海郡治行已
狀考幽當黜適二月庚子詔書忽被誤渥職臣秘殿臣皇懼不敢當即已
陳情控免俞音未下又付留鑰中外觀聽雖然甚驚凡所謂量才不肖揣
分宜休在臣循省所當辭避之說皆未敢縷如以瀆天威但方陛下總核
名實登崇俊良之時而何物么麼決辰之間洊浮除書未及滿歲再煩臨
遣屈天地之私恩接衆賢之所共真才實能於此猶懼況如臣者政使貪
榮冒寵豈不外悍頑嚚內虞疾顛積此凌兢何敢下拜伏望聖慈妄照孤
危收還成渙改圖碩望俾護北門則公朝不玷於選掄小己亦寬於憂畏
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取進止　再辭免知建康府劄子　　臣比奏辭免

差知建康府伏奉詔書賜臣不允者臣跽讀訓詞感深涕落載念臣遭遇
聖明早蒙識擢蓋嘗不量己似許國馳驅陛下過聽假臣麾節塡拊方外
四方萬里臣未嘗敢擲辭今又以執政寵名居守留鑰進建得覲遇蒙上
察闖外榮遇殆冠平生而臣方且彷徨憂畏稽留詔書不敢下拜者蓋其
怵惕危悃不止於決旬疊組非所堪任而已緣臣尫羸衰疾痛日深實
恐有誤委寄兼僥踰已甚常慮挺災亦不可史尸腆祿又臣妻孩魏氏見
居溧水宣城之間皆係所部豈無瓜李之嫌猜此凌兢不遑寧處須不免
再干方命之誅陳情控免伏望聖慈矜焰危悃收還成命如未許即就外
祠別乞改差一小郡使爲陛下拊摩綏嶽閫報萬一臣仰恃君父隆寬之
恩用敢盡布腹心干冒天威無任昧死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取進止史
浩鄮峯真隱漫錄辭免除知成都府劄子　　臣一介草茅本無伦技頃者
效官學省誤蒙太上皇帝推侍潛邸執經在列誦說無補誠不自意乃辱
陛下非常之知每陳管見必賜褒嘉學者傳聞以爲歆豔泊陛下龍飛在
御邦命惟新而臣復緣舊恩驟升近列日陟月遷以至輔相度越諸老超
躐衆材名逾涅徹蓋心不服誘議沸騰幾不自保仰賴陛下委照孤忠始
終庇護逮及乞身求歸得請之後物論不置荷陛下一意保全畀以隆職

寵以真祠使既耄之親不乏供養母子相視感戴天地父母生成之德至
於賞涕所懼未死之間無以仰報萬一雖蹈湯赴火碎首裂肝亦臣之分
間命輒違已非本志既煩申諭何敢復言然犬馬之心有不能自已者尚望
少寬雷霆容臣畢其區區之說臣材識淺陋衰疾交攻見於設施已試無
狀雖欲自竭實難勉強此國人所共知不待喋喋所以尤難承命者臣母
昨自歸鄉疾恙沉綿氣體衰弱去歲五月一病幾殆調養至今尚未平復
若迎侍以行則西蜀萬里在途累月垂老餘年恐致妄傾若臣迫於成命
單車即路母子相望於吳蜀之遠妄問遐邈參奉阻隔一有後悔不如無生
此臣所以徊徨迫切雖知冒黷有愧命之罪而不敢已也不然臣豈不知
全蜀之地民物繁庶自昔冠於諸路陛下發自淵衷起臣於散地付臣以
外閫可謂超異之榮殊絕之恩矣臣爲何人敢忤隆指臣人非不知人臣
委質立朝不當以家事辭王事有如聖訓緣臣蚤失先臣母子相依以爲
命今臣年踰六十日躬樂餌夜聽喘息惴惴此心唯恐不及若一旦捨去
何以爲懷陛下所以委臣者正欲奉宣德意以慰遠民臣方寸既亂舉事
失錯必誤陛下任使不忠孰甚臣惟天下大戒唯忠與孝臣今若以貪冒
寵榮之故進不得爲忠退不得爲孝二者既失曷逭人言與其他日祈哀

於陛下以救臣罪不若控露於今日以冀陛下之矜從也臣朝慮夕思憂
饒踧踖進退無所不免再具封章投誠君父伏望聖慈察臣此言出於誠
實特降睿旨收還寵命俾仍祠祿以養老親臣不勝生死幸甚　又劄子
臣伏自去國瞻戀日深荐奉絲綸如侍帷幄感激下拜涕泗交流臣惟
臣子之分以身徇國雖蹈鼎鑊有不敢避又况臣之遭遇千載一時義則
君臣情同父子是以雖患畎畝夢寐不忘北闕之思恨不得殘丹爆之餘
地而一望清光於咫尺也列蒙陛下俯記孤忠扶持宿昔付之大鎮俾預
臨遣臣心非木石豈不知顧見陛下之於一朝獲遂在臣可謂至幸雖材
識淺陋衰疾纏綿陛下既不以此廢臣臣亦當感勵奮迅即日引道至於
顛踣長途及異時以不勝任受譴責臣皆不敢自謀惟是臣母曾國大夫
人洪氏年齒益老筋力益耗視聽益衰臣之執懼益倍平日而萬里遠去
音問動經半年臣朝夕之間何以自處雖臣母愛臣以許國責臣以報主
謂臣頃以愚闇非據衣海不容若非聖度保全母子豈有今日既蒙任使
安得輒辭臣聞此言悚懼感泣無地措身然臣有一於此衷衷情敢撤
冒萬死再干天聽重念臣昨待罪參知政事日嘗蒙御筆以首春賜臣母
酒果及臣蒙恩除右僕射正謝之日御筆徑賜臣母酒果俾爲家庭之慶

退惟恩隆檟異，迥無前比，皆由陛下孝通神明，炎廣四海，錫類之恩，下被臣母，令以殘年歸命，鴻造必賜惻惻，所以未蒙識察者，臣精誠未至，未有以感動聖心故也。敢披瀝肝膽，再具奏陳，伏乞聖慈檢會累奏，早賜處分，許臣依舊外祠，以終犬馬養親之志，臣母子一心，誓當殫勤香火，仰報生成之萬一。　辭免改除知紹興府劄子　臣畜身孤遠，本之材能，徒緣際會，於聖明遂致叨塵於宰輔，已試之效，曾蔑絲毫，退歸田廬，方切念咎，敢謂陛下天地有容，日月垂照，擢從散地，分閫西南，臣以有母篤老，雖陟修途，瀝懇再三，控詞千百，非敢違命，實覩矜從旁觀者為臣寒心，謂必獲譴，雖臣亦自知罪當萬死，不敢逃刑，而陛下曲矜洪私，特垂哀憫，既免臣萬里之役，更貸臣稽慢之愆，改畀輔藩，俾榮親老，正使臣自為計，不過如此。臣之遭遇，可謂極矣，是以母子相視，感激流涕，而至於無言可諭也。然臣辭難而得易，辭遠而得近，在臣之私固為榮幸，如物議何，而況會稽都會為三輔，豈可使屏瑣之臣以私計而得，伏望聖慈收還成命，改授耆碩，容臣且奉外祠，以安分守。魏鶴山大全集辭免紹興府劄子　臣比者輒控悃衷，仰干淵聽，誤蒙詔答，未賜允俞，重惟臣所苦脾疾，蓋自六月以來所衷非一，覽所知非一人，暫憩金陵，又移燕湖，皆舟車往來之衝，困憊之

狀，不能以掩人之耳目，大抵衣冠僅屬，若無他苦，而數日之食不能以一溢米，肺肝熏灼，陽氣虛尻，凡所謂調中養胃之劑，歷嘗殆徧，略無寸效，自入秋冬，以治脾無效，始悟為暑毒所蘊，而醫莫能辨，故積溫成熱，積熱成衰，其勢不容不以寒劑救之，因此元氣銷磨，肌膚臞瘠，逮于近日，心力俱瘁。已治歸舟，擇十月未發燕湖，而餘疾未除，方從近地間醫，又聞光黄間虜騎未退，故且姑緩旬月，忽蒙陛下特頒御筆，思以輔藩俾之卧護東郊，閫勞以煩劇之事，知臣莫若君，臣仰體殊私，感深至泣，然臣竊自惟念，進退去就，實行己之大方，使臣貪冒寵榮，昧於一出，則衰頹之迹，習聞成惰，一旦付之以民社之重，役之於衣冠之衝，劄撥應酬，力所不逮，萬目所屬，必以不量力哂之，況東浙一道，地廣民夥，非扶病養痾之人所宜勝任，欲望皇帝陛下俯矜愚悃，終惠微軀，且令還山屏陰休影，以俟平復，或旬歲後稍可支綴，餘息以聽使令，則東西南北，寧敢言勞，以自棄於聖世，臣詞危情迫，從欲是期。曹彥約昌谷集辭免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公劄子　某昨為新除寶章閣學士，事體太重，及筋力不逮，不可以任常德一郡之寄，且奏且申，已兩具免牘，未拜俞允之命，豈不知薦扣天閽，屢違播告，干犯稠疊，實為有罪，若使常德尚是待次，亦且冒昧拜命，俟到田里然後有請。緣此郡久闕正官，已歸近吏，相距三千里，未能體悉此意，除命一傳，必須違發就道，闕報不及，豈不浪費，至此而後辭之，亦云晚矣，若謂已除之職不可復銷，已與之郡不可復改，則又有近事之可明也。某昨於嘉定十二年蒙先帝擢以寶謨閣待制知成都府，又改知福州，後因節次辭免，即蒙改除集英殿修撰，提舉亳州明道宮，所以如此，則以新擢戶部侍郎，未曾祗拜，事適其宜，無嫌反汗，今某新除兵部尚書，亦是未曾祗拜，只以某寶謨閣直學士舊職養痾山林，何所不可，若未欲使之絕祿，賦以外祠，恭外之得，尤為過分，較之負乘致寇，為有間矣。昔真宗皇帝朝，從臣有年老請郡者，大臣以為若與一郡，必無幹濟，稍有諭奏，又須移替，恐其所至席不暇煖，遂奏委以留臺，上乃然之，載之寶訓，此某之所已讀者也。祖宗愛惜州郡，事力如此，可以為法，敢奏而施行之，不勝幸甚。須至申稟者。黄勉齋集辭休舊知安慶府且丐祠劄子　榦一介庸賤，無足比數，蒙公相之顧遇，拔擢超躐，家故窮空，孥累猥衆，筮仕十有五年，皆得食租衣稅，不至流離飢殍，毫髮皆公相之恩也。雖身青草野，亦不足以言報，今至於僕其舊職，乃宰詞而不就者，畏清議，避機穽也。畀以列郡而不受，予之藩府而受之，此豈能免當世之譏議，況其所至，動與物忤，非公相雲天之庇，已不復

有今日矣，況敢自蹈於不知廉恥之地哉。築城所以保民也，自初建議已譁然而見攻矣，及其迄成，則曰是必勞民也，及其費耗，則曰是必擾民也。光傳之辟制府之請也，五闕之守禦，浮光之督戰，制府之命也，未及行而嫉之者紛然矣。眇然庸儒，何足知天下大計，乃創為之說曰，是道學之徒喜言大義，談恢復也，守土之臣，去制府五六百里，邊陲之事，未嘗與聞，一有失宜，則曰是嘗與謀也。軍旅之際，征役繁興，民不堪命，少涉利病，則曰是素喜爭也。東羅西網，一舉足且蹈其中，憂畏憤懣，殆無容身之所，縱使無歷陽之除，亦當哀鳴造化以求避，況今嫌隙既開，豈敢冒犯清議，試身於不測之禍哉。守安豐，則得罪於太守，守漢陽，則得罪於監司，今怨咎滋起，復有其兆矣。是皆衆資循狹，賦分奇窮，有以取之也。榦閑居年間，從事荊南幕府，往來八闕，備歷險阻，因得痼疾，目今復發，加以痰喘，不可支吾。倘蒙鈞慈特賜憐憫，授畀山林，自同安逸，使之悠然泳聖化於寂寞之濱，生死骨肉之恩，沒齒不敢忘也。不然，正恐他日異論横生，雖公相愛念之深，亦恐不能以庇之也。俯伏俟命，下情不勝戰懼之至。　與辭依舊知安慶府劄子　朝廷於榦，真有造化卵翼之恩，榦以樸樕凡材，加以剛狠，若純以當世之論，自不應齒士大夫之列，入仕且十五年，無非動與物忤，

怨目疾視搤而陷之者衆矣朝廷優容有陟無黜家本窮空孥累很衆二百餘指不至餓死婚嫁粗畢無累後人此恩此德寧可不知所自來制參之辟朝廷令以包砌城壁畢日供職則亦知一郡之命實繫於此舒和兩易則一二友實詵制帥非朝廷之本意今此朝廷又令還安慶之任且徇舉留者之請則朝廷之恩厚不惟及軿而舒民感朝廷之賜又如何也如軿小官自當竭蹷趨赴舊任以報朝廷恩遇之厚以成安慶城壁之功未後何言然其所以遲回道途決爲歸山之計者蓋亦有說古之人直道而行初無嫌疑亦無顧忌可仕則仕可止則止雖舉世非之不恤也今則不然利祿之習膠恬退之風衰軿之素守又本不孚於人今乃捨和而就舒殆若與人爭較州郡之大小比量俸入之厚薄物論紛紛安能家置一喙以自解哉生平頗惜名義甘處窮約今年幾七十乃使人得以貪榮慕祿而議之是誠可畏也昔有以財賦羨餘而中聞朝廷以秤提官會而奉行條約其忠誠體國之念不足以暴白而後生小子至今猶得以議之然則清議所在亦豈得直道而不顧耶世之苟賤無恥行若狗彘者人皆置而不論至若名在偽學之籍則一舉足必議其短此古之學道者所以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至死而後知免也軿之負朝廷之恩有莫大之罪而安慶之民亦誠所不忍然使軿得以退歸田里保全晚節是乃所以欽承朝廷崇尚廉恥滋養風俗之意安慶大郡不過擇一公康慈惠之人以爲之守則必能爲朝廷牧養百姓城壁一役土功已畢包砌之磚亦已燒造四百餘萬同官既皆協力又有寄居士友十二人人分百二十丈自行管幹朝至夕歸如已私事不過今冬自可了畢矧今英俊如林如軿等輩專載斗量何可勝數亦何足以勞朝廷之區處賦以祠祿放歸山林物論定矣軿自丙寅丁卯爲湖北帥屬往來兵間遂得嘔血之疾後宰臨川詞訟繁冗日夜勤勞加以痰喘至老愈甚每見朋友楊子直楊通老康子晦皆以既老且病仕不知止至其身後無不狼狽今又豈宜復蹈其覆轍哉此軿所以決於退閑非敢爲是矯飾之言也以君命之嚴不敢即安私室然一身宿留道旅尚望早爲白之廟堂毋使一介小吏有再三之瀆以重取罪則爲幸大矣

辭依舊兼知安慶府申省劄子

照對軿今月十九日准江淮制置使司牒備准尚書省劄子四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黃軿依舊知安慶府昨於二月內准省劄令將安慶府職事交與以次官就赴和州新任軿除已將安慶府職事交與通判董朝奉訖所有和州職事實以年老多病若又更易一郡事緒更端倍費區處兩上丐祠之請意謂必

蒙俞允今准上項指揮仰見朝廷恩遇之意一介么麼尚復何言竊念軿受進退立身大節苟或失宜不惟於心不安亦且必招謗議古之仕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進必以禮退必以義軿昨蒙改知和州已嘗辭免今從再知安慶乃是辭卑居尊辭貧居富自離安慶已踰兩月迎新送故事體已定官吏百姓各已解體今乃驅去復還進退之間全無禮義懷利以事上枉已而直人大節既虧清議可畏此軿雖感朝廷恩遇至於銘鏤肌骨然亦不忍以垂絕之年自壞名節將無以見師友於地下欲望朝廷檢會軿兩次丐祠狀特賜敷奏改畀祠祿庶幾保全晚節以畢餘生實被大造生成之賜軿既被朝命不敢自安兼痛疾發動不可支吾除已一面起發前往江池間就醫聽候指揮五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再辭依舊兼知安慶府申省劄子

照對軿昨准省劄改知和州今將安慶府職事交與以次官赴制司稟議至金陵已及兩月制參以非其所長且兀是外郡進領不敢輒行供職和州又以老病若復易一郡事緒更端倍費區處不敢祗赴安慶府則已係解罷之人既辭和州若再適安慶則是辭卑居尊辭貧居富尤不可復往三者皆非置身之地只得控告朝廷力上丐祠之請謂必蒙俞允今准省劄令依舊知安慶府竊念軿稟資介僻處分孤危乎居無事易遭謗議若非朝廷曲加保全何以自免今既辭和州便之安慶人言必曰安慶藩府故不肯舍又曰包砌城壁可希功賞成命未頒人已藉藉生平自守廉隅不敢妄圖榮貴今年幾七十乃自陷於貪慕鮮恥之地朝廷愛護人物當亦不忍使之至此竊意朝廷必以包砌城壁爲念軿自未離安慶之前已爲區處造軌四百餘萬城門已砌城壕已開防城器具已一面置造同官既各分頭管幹又選請寄居士人忠實可託者十有二人人分百二十丈監視朝至暮歸如已私事不過今秋便可畢工朝廷所給錢米足可支遣不須別作經營若但付之推官亦可不勞而辦況潛皖之勝兩準甲郡又皆遊官名流之所欲得政不必衰病無能之人已嘗去官又復再往蠅營狗苟驅去復還無補事功徒取譏訕兼軿一生艱苦既老尤衰開禧丙寅往來兵間因得奇疾今若思慮稍過痼疾又復發動形體支離不堪從官故敢不避斧鉞之誅披誠造化欲乞特爲敷奏改畀祠祿俾得歸老山林實荷生成之賜

辭依舊兼知安慶府申省劄子

照對軿昨准省劄再知安慶府軿不避抹譴已乞改畀祠祿仍以君命之嚴未敢退安田里屬以痼疾發動前至江州就醫今月十八日據安慶府差人賫到省劄一道乃知螻蟻小臣言詞拙訥尚未足以感動天聽竊

惟朝廷之意。蓋以安慶乃是舊治。可以無嫌。又城壁之役。已砌未畢。故欲令其後昔任。仰見朝廷恩遇小官。惆念元元之意。然安慶藩府。歷陽列郡。人所共知。幹以老且病。既不能任歷陽重難之寄。今再除安慶。乃從而受之。是辭小而受大。豈復有廉恥之風哉。生平狷介。與世寡合。動遭忌嫉。今乃自蹈於無廉恥之地。豈能免當世之清議。砌城一事。見計置燒執約可得四百萬片。安慶之人懲往年張冦之變。喜於得城以自固。寓公士友之忠實可託。如太學生陳寨者十有餘人。各顧自分料數提督監視。朝至暮歸。如治私事。權郡通判董永之公廉畏謹。少見其比。懷寧知縣趙善郜亦能勤敏。身任其責。自教授以下無不竭力以董其事。督丈無所容其姦。工役無所逃其役。不過今冬可見次第。政不必勤朝廷顧慮。上效禮義廉恥以遇其民。則下亦以禮義廉恥而事其上。賈誼以為聖人有金城者比也。今乃使幹有辭小受大寡廉鮮恥之過。則城非不高。池非不深。又豈能責人死守。如金城之固哉。不惟自敗其立身之節。又以壞國家涵養風俗之化。幹所以尊受方命之誅。不避再三之瀆也。兼幹聞捨兵興往來五關備嘗險阻。因得癉疾。目今發動。醫治未愈。加以痰喘。不可支吾。欲望鈞慈。特與敷奏。畀以祠廩。放歸田里。實荷隆天厚地之賜。所有省劄。見寄留江州

軍資庫。

新除知安慶府申省辭免劄子

照對。幹準省劄十二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黃幹差知安慶府填見闕。令所在州軍差撥兵級三十人津發。限五日前去之任。候滿前來奏事。兵級遂州吏皆遇接人到日止仍具已離起及到任月日申尚書省。劄付幹照會者。伏念。幹螻蟻小官。便合聞命疾趨。仰酬眷遇。不應敢違近制。尚有控辭。實以幹極愚至戇。無足比數。遭逢聖世。誤被使令。作縣一年而除倅。為倅一年而守郡。越去故常。拔為超躐。而幹稟資狷狹。賦分奇窮。拙於奉承。動多齟齬。但知悔尤。甘就沉淪。苟罪戾之或逃。已為大幸。而恩寵之沓至。妄實難勝。衆議交非。孤蹤雖免。若不控籲君父。必至自速顛訶。況安慶為郡。實今重地。付之庸劣衰瘁之人。責以保障藩宣之效。恐幸妄寄。倍費生成。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追寢成命。容幹仍舊祠祿。庶安愚分。所有省劄。未敢祗受。除已寄留福州軍資庫外。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正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恭定齋集

辭免知紹興府劄子

照對。臣今月二十七日伏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改差知紹興府。填見闕。疾速前來行在奏事訖之任。有命在天。措躬無地。伏念臣久嬰痼疾。再入瘴鄉。自憐衰悴之軀。無復生全之望。力控由中之請。仰蒙從欲之仁。畀以名城。處之善地。幸戍期之未及。歸里社以少休。甫及中塗。忽叨改命。惟會稽之臣屏。乃今日之輔藩。顧委任之益隆。豈庸虛之克稱。臣一違天日。九閱星霜。固願入覲於闕庭。然後赴趨於官次。而臣年齡遲暮。疾病縈纏。齒髮已迫於衰殘。筋力實難於勉強。拜跪艱難。扶掖而後起。步履蹇澀。杖策而後行。此衆目之共瞻。非微臣之飾說。若令冒昧而進。必致顛躋於前。虧失朝儀。干犯典憲。傳播中外。貽笑縉紳。不唯易至於人言。亦非自全於晚節。欲望睿慈收還成渙。別選帥臣。俾退食叢祠。庶少延於殘喘。

再辭免知紹興府劄子

臣近準尚書省劄子。改差知紹興府。尋具辭免。續準省劄三省同奉聖旨不允。再準省劄令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臣螻蟻之誠。不能自已。冒干誅責。再有奏陳。伏念臣素苦足疾。向為庸醫所誤。踈利太過。氣血頓衰。四支疲憊。百節痛楚。腰背沉重。足膝緩弱。行立坐卧。皆不能久。拜跪登降。俱有所妨。舉動須人。呻吟度日。百藥偏試。效驗茂然。兩任奉祠。方幸休養。桂林之命。從天而下。恐涉避事。不敢牢辭。力疾之官。扶持衰悴。艱苦萬狀。二年之間。適有天幸。歲事洊登。民夷安業。海外雖有薄擾。隨即撫定。皆賴皇威遠臨。微臣獲逃罪戾。臣實以衰病。久留瘴嶺。惴惴然唯恐一旦溘先朝露。狼狽異鄉。輒布腹心。控誠君父。伏蒙睿慈。俯從人欲。易畀近郡。遂獲生還。隆天厚地

之恩。粉骨糜軀不足以報萬一。臣以尚待闕次。未敢力控祠請。甫及半途。忽聞改命。震懼惶惑。不知所圖。竊惟會稽輔郡。密拱行都。委寄之隆。又非桂林之比。桂林憂責雖重。職務甚簡。可以藏拙養痾。今會稽地大事夥。賦重民頑。獄訟之繁。應酬之冗。不啻十倍。決非殘廢待盡之人所克勝任。兼臣所苦之疾。日甚一日。自去冬再作之後。全然不能拜起。必須扶掖。十目所睹。怵惕靡皇。若令勉強而前。决有顛隮之患。旁招物議。自速罪愆。故臣拔瀝血誠。不敢有隱。如一語矯偽。甘坐欺罔之誅。伏望聖慈。察臣誠實。憐臣衰病。改畀祠祿。俾歸田里。尋訪醫藥。少延餘齡。異時賤疾稍損。可以支持。誓竭犬馬之力。以圖報効。冒瀆天威。罪在不赦。東望闕庭。無任祈哀俟命。激切之至。

辭免知鎮江府劄子

伏準尚書省劄子。六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華文閣待制知鎮江府。臣聞命震懼。無地措躬。臣世受國恩。身叨法從。當君相有為之日。正臣子致命之秋。況蒙朝廷不以為不肖。簡拔任使。固願捐軀盡瘁。圖報萬分。伏念臣素有腰足之疾。已十餘年。數年以來。每歲必發。發即瀕死。平時無事。四肢沉重。百節酸痛。傴僂之態。舉動須人。拜跪艱難。扶掖而後起。步履蹇澀。杖策而後行。閒居二年。謝絕賓客。風雨寒暑。未嘗出門戶。一意休養。少延殘齡。今京口西地。當長江一面之

寄所係甚重折衝禦侮正賴精神方以衰病一旦臨之豈不取輕於軍民傳笑於夷狄況臣頃自桂林易地輔郡猶且引疾丐祠不敢輙當繁劇今又二年有餘年齡日迫疾病日深氣血日耗筋力日衰加以精神昏耄言語錯誤非復曩時兼臣年垂七十百病縈纏痛楚呻吟絶無生意死不足惜或誤國事萬死莫酬臣愚欲望聖慈念京口重鎮不可輕畀察微臣久病實難支持非是臨期飾詞避事特降睿旨改畀時髦俾臣仍舊職宮觀臣不勝大願所有省劄未敢祗受伏候勑旨

辭免知慶元府劄子

某近以衰病侵陵災患頻併冒干造化乞賜敷陳畀以祠祿忽準省劄差知慶元府聞命驚惕無地措躬甚憂傷之餘舊疾增劇惟恐遠先朝露狼狽瘴鄉所願扶隋少遂休養茲者四明輔藩二浙佳郡由遠而近求退而進在甚實爲過望重念甚所苦之疾日甚一日步履蹇澁拜起艱難舉動須人漸成殘廢深懼不能復當郡寄雖而待次未應控辭竊恐至期必難祗赴不免預此申稟伏望鈞慈檢會前奏特賜開陳改畀祠祿俾歸田里少續殘齡伏候指揮

再辭免知鎮江府劄子

先準尚書省劄子除華文閣待制差知鎮江府尋具辭免續準省劄指揮三省同奉聖旨不允臣疾苦之狀迫切之情已具前奏不敢喋喋塵瀆天聽伏念臣實緣久病已成

況瘵不能支持非是飾詞避事臣聞命以來憂懼侵感疾食俱廢故疾再作兩足腫痛筋脉抽掣不能步履兄今呼醫調理深欲勉強力疾前邁竊慮入境之初未能拜起有妨朝謁難以視事久稽王命上干嚴誅臣愚欲望聖慈憐臣久病察臣真情令臣仍舊職宮觀休養衰疾少延餘齡出天地父母再生之賜冒犯天威罪當萬死束望闕庭無任祈懇俟命激切之至伏候勑旨

辭免兼知臨安府劄子

某伏準省劄兼知臨安府某一介么微誤蒙朝廷任使出入中外踰三十年少壯之時粗策駑鈍僅免曠瘝初之治仔可紀今也駸駸晚景憂患之餘精力衰疲心志凋喪既無才術可以撥治又無威望可以彈壓不自量力冒昧以當必致顛踣況其素苦足疾時復發動右指拘攣不能制筆書判甚艱嘗具劄子乞祠祿差遣未蒙施行不敢再有陳請今來天府浩繁委實難以勝任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成渙改畀才能仍乞陶鑄在外合入差遣以便私計所有省劄未敢祗受伏候指揮

再辭免兼知臨安府劄子

某伏准尚書省劄子兼知臨安府尋具辭免恭奉聖旨不允某稟質闒弱壯不如人頻罹憂患摧殘之餘意氣衰索精力疲憊老形雖具百病交攻只合投閑豈便可以當此繁劇無某賦性方拙不能曲徇人情稍失周防必生怨謗大懼不免勝任上干嚴誅非敢飾詞辭難避事況某寄居常州有薄產在晉陵武進兩縣曾祖墳隴在本府餘杭縣內外親族散居所隸州軍委有妨嫌欲望鈞慈特賜敷奏許令迴避陶鑄在外合入差遣或且仍舊任庶免曠敗仰俟使令伏候指揮

字溪陽先生集

與王禹錫知府劄子知紹興

某去秋荷閫峻事當待晉膺師範以息忽回賤職不能再遣墻仍良爲簡慢何所逃責也天溫違宅收南郡光啓飛馳與誦洋溢方今士大夫率謂江北諸郡爲燀難而以江南爲樂易實則不然江北田壤沃饒財力易辦上之人常以寬恤一念待之故不難施救江南瘠地磽而物產薄嘗遣例曰桃源故食無復假借以資民膏厚賦上下追促日在青火一辭之外他無可樂惟先生踐聖賢行仁義真實寸心始終不渝大聞推敬深信屢爲此來利興害除上信下安然民知息肩之所矣某學膚材疎欲隱無地緣學黔南國爲苟活緣煌廉寨百倍怵惕不謂遭遇何之之秋遇與人爲善之長行逐親炙學所未到壹振既苦聯其涯我啟憑便風傾寫賀臆不敢嘐偟上瀆清瑩伏乞台慈曲垂恕察

何澹小山雜著

辭免知建康府奏劄

臣今月十九日承處州公文送到尚書省劄奉聖旨亟寓居起行在何某差知建康府又准省劄限三日起發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頃緣衰病加以

偏親年踰八十十日九病食戀鄉土不能遠適所以力祈君父願守叢祠以供菽水之養中間伏蒙天恩賜以收召真情力控亦荷矜從方此安于侍盡山林不謂留都調守又蒙記錄使得備數臣自惟臣子之義要當以身徇國求西南北惟所驅使使令仰承成命即日就道然臣實無兼侍若委高年之親而適二千里之遠情實不安兼長江天塹控扼所在兵民重寄必惟其人豈臣材庸力弱年衰氣索所克勝任其事任使無可託者伏望聖慈憫憐孤蹤特寢成違容臣且奉祠祿以便親養庶於前來祠請不相背戾臣亦不敢外家俟命一面治疉起發聽候俞允指揮所有省劄寄處州軍資庫未敢祗受

第二辭免奏劄

臣聞以家事辭王事者昔人之所戒而曾考之禮經則八十者一子不從政蓋以家事辭王事則涉于私以親年而不從政則聖人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臣衰遠一介受知初潛濫吹疑丞之列行且六年絲無毫髮可以上報恩遇正當激厲晚節以蓋前愆兄有驅使不擇康捐嘗以偏親年踰八十而兄弟凋零遂無兼侍不可以從政所以歸自三山奉祠自守不萌仕進之念嘗蒙簡記親灑宸翰賜之收召不能勉強造朝謂此故也每念方當朝廷多事之際臣乃飽食安坐屏藏田畝懷不自安今日扣讓向威猥蒙推擇畀以留鑰使之

安集流移。勞來還定。以助成周宣鴻鴈之政。此政微臣學道愛人之素志。而又可少寬陛下宵旰之憂。豈非所願。臣固當治裝如期。就道扶病疾趍。仰奉一再趣行之詔。特以親年益高。而臣祿仕不止。則未免使之遠涉道路。輕棄鄉井。重違其意。上背禮經之訓。下貽有識之譏。若夫材識之短淺。筋力之衰憊。又在所不論者。伏望皇帝陛下照其平日未嘗矯飾。不敢欺罔聖聽。不嫌反汗。别選材能。使當一面。以成就愚臣終養之志。臣不勝祈天俟命。席藁待誅之至。

第三辭免奏劄

臣仰惟陛下俯念聲援之舊。不忍遐棄。特加任使。遂賜溫詔。以督其行。顧臣何者。待此恩寵。感極涕零。不知所報。然臣實有未盡之悃。不敢有隱於君父。臣愚戇自守。仇怨衆多。向者權臣用事。臣待罪政府。數以議論違忤其意。遂遭排斥。歸自三山。每慶傷害。杜門來親。不交人事。恐辜陛下保全之意。適者皇威震赫。天日再清。萬物吐氣。臣於斯時。固顧少效尺寸。惟是偏親之年日益高邁。而臣亦蒲柳凋寒。志氣消鑠。無所可用於世。以此勉強不前。又况留都重寄。今日尤為遴選。特使維馳。而備禦難弛。流移未使。而廩給不充。將壯散處。而盜賊當應。使臣不度材力。冒昧一行。必至顛踣。他日倍費陛下保全。故不若及今控告。臣恐干慢令之誅。不免單騎擇日首塗。於中路聽候嚴旨。僅賜

憫憐許臣仍奉祠祿。臣即退歸田里。闔門百口。仰戴天地父母生成之造。不勝大願。歎冒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財幸。

辭免劄子

臣聞為人臣者無以有己。東西南北。惟上所命。臣哀忠餘生。才能無取。甫終禮制。即拜起家之詔。雄藩制閫。地據上游。委寄隆重。在臣何人。已試無狀。何以當此。此皆陛下俯念泰邸之舊。曾陪國論之末。不忍遐棄。故垂跡崇。臣義當疾驅以稟上命。或有萬分之一可寬陛下之憂。顧捐軀畢命。何敢辭避。實緣早衰多病。形容憔悴。痼疾纏綿。自居苦塊。幽憂度日。復為寒濕之所中。初則上攻心腹。已乃下注腰膝。飲食起居。皆有妨礙。朝夕藥餌。不離于口。竊料來日。亦自無多。若迫於威嚴勉強就塗。必且斃於道路。重煩惟蓋之閔職。兼臣百念久已灰冷。慨念先世。率不得壽。臣去掛冠之年。又已無幾。若必待年而後有請。恐已無及。是用刳心瀝誠。控告君父。使臣得因納祿可延旦暮之景。是陛下與臣以更生。非止寵以一時之榮祿而已。誓當銜環結草以報慈造。輒敢再冒天威。復申謝事之請。伏望陛下亟收誤寵。俯從臣乞。萬一陛下以臣未先朝露。不欲使令與草木俱腐。則與臣以一祠祿。使安田里。以便醫藥。少延殘喘。亦臣望外之幸。惟陛下矜哀而幸聽臣惷迫情切。戰栗以俟。

辭免奏劄

臣荐承明詔。固雖千方命之誅。然實有危。哀狀終致顧天之請。臣至愚極陋。粗識事君之義。嚮蒙任使。多以母老欲使侍養。控告君父。傳賜矜從。今者不幸天奪所恃。既畢送終之禮。當為報國之圖。況陛下軫記遺簪。甫及服除。即下起家之詔。臣感激恩遇。宜如何報。深願收還神觀。朝聞命而夕引道。所以冒犯天威。至再至三。必有大不得已而不容勉強故也。西門之寄。控引巴蜀。防固江湖。必得才略威望精明勇銳之人。庶可折衝而禦侮。臣才略既短。威望又輕。見於已試。略無善狀。二者既乏。僅粗有精力可以酬應。猶有可議。而憂患之餘。疾病不赦。舊苦血疾。今復為寒濕所困。治療不瘥。行履艱阻。終日塊坐。有同廢人。猶覺衰勞。即欲僵仆。如此而責以制閫之風采。旗幟之精明。可乎。使臣貪榮冒寵。不自知止。輿疾而往。以犯譏笑。上則有損國威。下則招致物議。不競于路。亦以罪歸。在微臣固不足道。於朝廷何益焉。必非慈父所以保全終始之意。伏望陛下念臣老之已至。譬如駑馬不任驅策。竟從臣請。使之謝事。不然。則且使祝釐祠館。以便醫藥。假之歲月。或為全人。責其報國。亦未晚也。謹席藁私室。以待萬斧。惟陛下即賜財幸。

辭免知江陵府劄子

臣今月初六日承處州公文。送到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何某依舊觀文殿學士。知江陵府。兼京湖制置大使者。臣聞命震惕。罔知所措。伏念臣一介

庸陋。偶際昌時。叨塵過分。乞身去國十有一年。蒲柳之姿。未秋先落。頃蒙簡記。俾守三山。是時尚可支持。所以又叨因任。已而退歸蓬蓽。始獲稍親醫藥。旋蒙收召。不能遄朝。當上聖更化之秋。乃朝廷清明之日。金陵闕帥。復蒙推擇。臣恐涉避事。進退徊徨。是時偏親尚存。曲加勉勵。遂策駑鈍以副馳驅。豈期歲未及周。偏親抱病。臣即乞納祿以拜夾侍。未蒙賜可之間已罹風木之慘。匍匐號慟。歸抵鄉閭。自此長齋結廬墓左。無復有意於人世。偶假照臨。未先朝露。光陰迅速。忽終禮制。禍患之餘。百病交攻。精神昏憒。皮骨僅存。痼疾纏綿。藥石靡效。寒濕上攻。已而下注。腳膝浮腫。腰膂沉重。行步艱辛。有妨拜跪。自念已為廢人。不復可望天日。方欲披誠君父以祈謝事。不謂陛下尚軫蓋帷之念。起以名藩。併兼京湖制閫之寄。臣雖感極涕零。而九隕無日。豈能上當任使。伏望聖慈。曲照衷誠。特賜衰矜。捨含臣前任金陵日所奏。特許休致。使臣得辭榮寵。以延暮景。乃陛下生死肉骨之賜。所有省劄。臣未敢祗受。

辭免改知隆興府奏劄

臣近具奏劄陳乞宮觀。差遣。恭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改差知隆興府。臣聞命震惕。罔知所措。伏念臣謬承人乏。假守南閫。閱時雖多。課效無有。政以蒲柳之質。衰病交攻。偏親之年。喜懼深甚。故願將母還里。以奉菽水之歡。杜

門屛居以佚棄揄之景。豈敢有所俛覬以招物議。雖眷懷之舊未忍捐棄。
在臣私計實有不便。伏望聖慈。鑒察由衷之懇。特與捻會前奏改畀祠祿。
以安愚分。所有差劄未敢祗受。　再辭免隆興府奏劄　永之周功父漸
因任。丐閑易地。上玷謀愚。亟騰請避之章。乃拜免行之詔。義雖但已。情敢
畢陳。伏念臣初乏吏能。可當閫寄。曩歸田之未久。俄樸被以此來。事雖必
親。勤不補拙。屢祈置散。天聽甚高。繼許借留。寵光由被。時玩將周於四稔。
課闕何有於一毫。倥偬不皇。應酬難強。精神疲耗。形體支離。加之痼疾之
不痊。自分餘生之無幾。況復親年逾邁。病日尤多。止顧生還於里閭。豈敢
自安於朝夕。爰披肝膽。覬動冕旒。雖明時不欲棄捐。就膺煩使。而滕塗人
復致履實。背前言。既干貪祿之譏。且有欺君之罪。已猶自愧。人則謂何。與
其冒昧以一行。孰若凌競而再瀆。伏望皇帝陛下。恕其方命。鑒此由衷。推
上聖之好生。及其母子。以祠庭之賦。衆活之山林。庶幾末路之保全。或可
他時之康強。衛後樂先生集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奏劄　臣
昨再具奏乞罷。就祠館。歸休田廬。疊拜璽書。未賜俞允。欲投城君父再仲
前請。忽準省劄除臣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填見闕者。叓
移重鎮。加畀隆名。厚恩如天。跼蹐無地。伏念臣蒙陛下記憐。付以分閫之
寄。忽夙夜。庶幾稱塞。所幸年穀屢稔。枹鼓不驚。悉藉威靈。粗免曠敗。臣
年齡已暮。識慮就昏。疾病交侵。災患頻有。自揣涼薄。終難報效。未敢遽乞
骸骨。且欲上還印綬。姑竊祠祿以佚病軀。此臣由衷之情。非有一毫欺僞
湘中事簡訟稀。猶懼弗克負荷。江右襟帶之州。地望雄重。民物繁夥。相去
何啻倍蓰。豈臣衰病所堪。況大學士之稱。前朝本以優禮勲舊。尤非無功
所宜冒處。踈遠移近。雖陛下欲少慰其歸心。求退得遷。使微臣何以自逃
於物議。不避煩瀆。再有奏陳。欲望聖慈。捻會臣前奏。特降睿旨與臣宮觀
差遣。儻暮齒得全於休息。則此身終誓於糜捐。所有省劄臣未敢祗受。干
冒天威。臣無任。不允詔。　勑衛某省所奏劄子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知
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填見闕恩命事具悉。朕惟尊方鎮之權。所以衛王室。
優大臣之禮。所以重朝廷。卿風負軼材。蔚為偉器。參國枋於萬化更新之
日。有彌縫參贊之功。建帥旄於一方甫定之餘。有鎮靜綏懷之略。顧方深嘉
賴。遽屢丐於歸休。為爾相攸。莫如自近。大江西南綿數千里。昔稱會府之
雄。中興牧伯。餘四十人。半用政塗之舊。中加隆委。就陟寵名。使周邦喜良
翰之臨。知朕志於斯民之厚。尚體茲意。毋爲固辭。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辭免再知隆興府奏劄

自天有命。無地措躬。伏念臣衰朽餘生。使爭暮景。竊珠庭之庇。稍毋愧空
餐。掛神武之衣冠。未諳風顧。方須歲月。力控悃忱。直期誤遲之頃。便畀潜
藩之寄。雖牧人御衆粗殫愚慮。而課功計效。曾蔑前聞。第漸執政之居。多
敢謂桑陰之未改。則氣血寖銷於宿疾。而精神弗逮於曩時。政之先朝熙
寧元祐間。再守是邦者僅二人。想其才望之優。治行之著。如臣迂拙。焉稱
使令。冒昧而前。顛隮必矣。欲望皇帝陛下至仁念舊。盛德包荒。憐臣之器
易盈。察臣之心知止。收還成渙。仍領祠官。庶免累於公言。亦獲全於末路。
不允詔　勑衛某省所奏劄子辭免差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填見闕
恩命事具悉。朕惟更化以來。執政之舊。内閫萬幾。而底績外分三鎮以嚮
膺。碩望如卿。夙懷疑眷。嘗養恬於殊館。浸閲歲華。宜縉事於价藩。近畀江
右。昭予注倚之意。慰彼去思之民。昔韋武陽有功可紀。於洪吉八州之間。
而王仲舒使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眷委鈞衡之烈。亦必高休烈於唐
賢。行從璽書之褒。勿勞謙牘之屢。所辭宜不允。王與鈞監續蒙賀饒州林
知府劄子　黄鍾應律。綿縷添長。恭惟某官緯日開藩。敷宣德意。神相民
依。台候動止萬福。某謹具禀劄。仰干典裁。仍篤嘗惆。款乞財幸。某不審通
辰台履何若。仰惟望寔當代。惠歛一圻。鎮撫未幾。中和已布。百神萬祐。無
斁有祈。尊生常甚。陰則爲贄。用是不敢。某恭審顯膺明命。榮鎮名邦。敎條
一頒。懽聲四洽。恭惟慶慨。欽以某官。門地崇華。物望赫奕。將之以問學。發
之以政事。亦既昭揭麾節之最矣。尚屈承流之任。豈不以番易重地。民阜
物繁。非它州比。必資綿歷之彦。式副蕃宣之任。能望上方深治理之著者
入爲公卿。少須奏功。即有召環之寵。某尚得拭目以覩盛事。某欽服光明
俊偉之譽。歲月如髮。宦轍東西。無由一瞻芝宇。山明斗煥。日劇寸丹。豈圖
天予幸會。乃今得託寶隣。密依陪芘。寧不知喜。魁首纍熙。心神飛馳。某一
介踈庸。冒昧試郡。能踈識昧。惴惴度日。涔陽有控禦之責。風寒遂護。正懼
不力。適遭歲旱。不後不先。一城五邑。民食孔艱。求救與米。凡可以寘力者。
粗思殫竭。目前未至之絶。殊未知善後之計。敢望垂情憐憫之賓。分餘光
以振之。庶幾或免乎戾耳。適致之次。邇爾陳情。不勝怵栗。某敢纖微諸度
磐開藩之贊。惟是蕪音俚曲。唐突韶濩之見。伏楮慚然。儻沐覧擲。佩荷千
萬。某晉趙再拜中間呈似朱鑒月之眷。伏想自堂而序。均燕蕃釐。溢口孰目。
拱聽垂戒。　通寶慶趙知府劄子　欽以某官流澄之清。芬盟錯之利。器
茲惠之良牧。表表熙朝。自啖蔗入佳境以來。兩郡榑儒。徹于天聽。應輅邦
晉。盍遄其歸。日侍舳艫。以壯蕃屏。能藩調守。再印雖之。處的與言。又頃圭

折賦政當幾何時綱理紀抓無魚推推可以占游刃矣明當賜璽亟露催
鋒洪適盤洲集辭免知紹興府第一劄子　今月二日伏准遞到尚書省
劄子七月十八日奉聖旨除臣知紹興府臣恐聞寵命不勝戰兢伏念臣
材力綿薄智術乖踈比自入朝獨叨眷遇超居宰揆燮理無功百謫既盈
罪當竄殛聖恩寬大委曲保全奉祠還鄉逾兩月敢謂軫記不忘即加
選用撫躬感泣何以論報念稽山衮拱行闕實惟雄藩豈伊罪戾之餘可
堪師帥之任伏望聖慈改授真材用協群議免使孤蹤重罹顛沛干冒宸
嚴臣無任隕越俟命之至　辭免第二劄子　臣近具奏劄辭免知紹興
府恩命今月二十二日准都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降詔不允
者臣伏讀聖訓感涕交流伏念臣踈庸之資嘗試無狀狼狽去國方此省
愆宸眷不遺屢垂簡記亟加拔擢付以大藩仰惟天地之隆恩即當聞命
而引道載念陪京之重夙稱謀帥之難而臣聞望素輕謹何未久深虞曠
敗僨累生成輒瀝愚衷游于洪造伏望睿慈憐其無用許令依舊奉祠庶
休田里之居獲享治安之樂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干犯天威臣無任感
戴戰懼之至　韓元吉南澗集辭免知建寧府劄子　某伏准尚書省劄
子五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除某直敕文閣知建寧府填見闕疾速

赴行在奏事訖前去之任者伏念某腐儒有素昨者備數郡司蒙恩俾漕江
左罄竭駑駘已及替期方欲自露誠悃祈就閑散敢期榮陛內閣易典潛
藩在於愚分實深愧偉惟是寶儲秘列職名過優靖言周功非所當冒兼
某與福建安撫使王大資係有嫌隙眾所共知某昨任虔支郎官蒙其論
罷建寧正在統部職事相干法當迴避欲望鈞慈特賜敷奏追寢進職之
命止乞陶鑄別路一州軍差遣某誓竭犬馬之力以明非苟免避事之意
不勝萬幸所有省劄已寄建康府軍資庫未敢祇
受外恭俟指揮干冒威嚴某下情無任惶懼之至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九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九十九　六姥

府　知府九

宋楊誠齋集別趙知府書　某以隆暑故小踈奏記壽聞寸心尋德一紙
以之即辰季夏之月南風之薰恭惟判府提舉太中戒裝解維川后靜濤
天棐台候動止萬福台閤玉眷尊尊幼幼受祉山則某卧病山墅殊不聞
人間事一日二日似聞尊公致政太中小異鄭室之宜萬金之書既至台
抱惻惻不違寧處謂告棐印載墨駿奔言歸覲省某癃老幽屏不振之蹤
一見荷傾蓋遂得仰依蔭蘋於獨有之天者三年于茲父子康健始終知
遇不以衆人遇之老書義書操履疾走追遂才穩偶以病腸伏枕短氣如
縷不能支梧敬遣大兒某進拜道左恐詩一篇聊寫戀戀鎖黯之情惟一
覽而擲之地烈日郁蒸遠塗良勵願言為聲親自愛即看詔追遂從上瘢
又答曾知府書　某伏以秋氣已來西奧攝高即日恭惟判府判院契
丈政成王覲神天燕喜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前塗就窮去歲七月
舟上乞骸之章諸公持之至今事未下出籠之鶴尚絆一趾殊可憐耳契

丈中和平易之政擇產影舞之矣此行入奏小却猶當涎其之舍香握蘭
之班但見其上不見其下也遣我全玉之音得得語離情誼眷眷若不忘
孤遠者使人懷抱作惡者久如也攤謝不莊願言珍重即看日邊除書細
作行矣　又答普州李知府書　某伏以季夏之月南風之薰恭惟判府
大著尊契丈報政有續祇召還京神天燕喜台候動止萬福某卧痾山間
秉化歸盡仰故人於青雲之上何從望見其末光願言畫珍重理遂膺紫
薇玉署之拜以昌斯文某屬被郎報恭審歎泥夜下號召正人青蔡朝駪
入覲玉座善類吐氣吾道用光恭惟驩慶某學在草木臭味之間允深松
栢茂悅之盛未由而賀而以尺紙伏惟財幸筆橐之除方且拭目以俟某
昔歲拜學天落雲錦之書遠今純衣十襲每拂除蛛塵手之而不釋也八
千里外再蒙遣一介行李墜五紙妙帖訪問生死不以胥泥異沈而兩其
態不以老病汩沒而白其眼厚祿故人書斷絕少陵之語可憐此事今無
古或聞東坡之句可獻也盛謝至骨萬此寧有是耶某目眩觀書手戰執
筆平生止携破研一拳亦久寄絕交書矣長者而以故我未微義槩之記
升撒病心側懸枯腸僅得數語以塞命戒謂應從公家嘗試矣未敢乃蒙
稱賞不置誠不以恭亦祇以愧也二傳絕妙好辭左拍子長之角右摩孟

墜之墨，陳范而下不論也。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矣。老先生碣併荷寄似。某
惟恐再拜，欽聞契家玉堂，恭惟尊尊幼幼，函祉山則，老妻兒女，列拜起居。
領既越羅絲，座下拜琢，盛蓮葉香十兩，聊伴空函，匪報也。有盧陵妻，顧索
聞之。　又荅成州李知府　某伏以即辰春夏之交，寒暄之雜，恭惟判府
大中鄉丈，身作長城，隱若敵國，遭圍大魏，天人具依，台候動止萬福。某竊
莊奉記，以謝先學，未見顧言，責珍大業，即還禁近。某辭奉玉立，十五其霜，
蜀月楚星，萬里同晷，一封雲錦，西風吹來，披讀三周，驩慰亡量。恭承命戒
妾以先太中捨幽之刻，老病學落，其曷敢當，司馬大夫之薦，介弟得得遠
臨，以兄之命，命下走辭之，可乎。抑文債如山，擔之不閒，顧小紓期會，儻擬
作章，就當得欽准，惟原省焉。　又荅建昌陳知府書　某伏以即辰玄色
有鳴，赤煒於赫，恭惟判府大中，外膺告成，為裝入覲，天人送喜，台候動止
萬福。某老身幽屏，何從得一望見玉山，瓊樹之餘映，顧眷厥綢，馮對越旗
展歎賦，卿月昇金掌之詩，以蛈屢成之賀。某濟辱遺騎，墜賜函折，展走
趣盥手披讀，情誼獨至。感喜不勝，惟益良牧，剡印貽代，大樂之書，發金鑽
石室之秘，以備陳農之考搜，而荅賓年之大閒，顧下取於哇俚之篆詞，以
逞諸篇末，不曰以裝薦錦，以韋先璧乎。須以墨本，不覺汗決背也。推謝不

莊，仰惟財幸。　又與徽州任知府　某伏以即辰秋光皎皎，顥氣高爽，恭
惟判官寺丞契丈，露冕惟新，建牙伊始，羞倪呼舞，神天咸蘉，台候動止萬
福。契家玉堂，受祉山則。某老病餘生，伏自壬子豪宦，丙辰乞骸，今春乃得
養懷衣冠，雜襲麋鹿，惟茲影響昧昧，自頃一别，每於山間仰故人於雲漢
之表，揭日之名日起，排霄之步日邁，未嘗不為之喜而不寐也。茲審鞭遣
鴻鶩之紓，自說肱之郡，一麾出守，千騎東來，恭惟慶懼。某不量野人之
咏賤，妄有白事，同郡名士料曾戴，從政重熙妙齡，收科一舉，試吏其文詞
清駃奔逸，源流出於東坡，而得其髓，長書大篇，下千言，益出而益無窮，愈
讀而愈有味。今親逢岷江之文伯，而為之東道主，故應生上一見而察其
小異，不待外人拈出，而後知其為道側之遺寶也。敢望未及下車，而即取
一人焉，拔其尤，特扶一上，半年京秩之章，以列于公車，則黃金之臺，隗始
之眾，古人復生，何以代此。且薦士本意，古者惟其賢而已，今則不然，不惟
其賢，而惟其勢，一洗今之俗，而返之古，不在吾契丈而誰在也。進越之辜，
不敢自宥，敢自歸於司敗也。默欲山水之邪異時名公作牧者累累焉。某
在江東日，嘗一過之，以使事有指，不敢入邪，至今遺恨。紫陽諸峯，皆與知
之，今以告訴于丈君之天，其育與我酌尊中之淥，問諸峯之神，而一笑乎。

久不擇塗，縱談下筆，云云，如旋盤之落盾，不自覺其煩且瀆也。靈泥相懸
秒然無合并之期，不勝大願，願言通玉，是身以柱吾國家，即還從上雍。
又荅新封州諱知府　某頃辱屈使君之千騎，臨玉川之數，閒呼酒嚼鞭
秉燭軟語，老病之聽頓有生意。别去未幾，復增永懷。尺書寵詒，殊慰耿耿
即辰暮春積雨，恭惟明仲判府太中鄉丈，為裝入覲，神天送喜，台候動止
萬福。恭審日邊除書，即家而拜，下轉中和之政，上結聖明之知，不出以南，
坐致通顯，閎為貴之周載，多廿茂之一實。才解二千石之章，即佩兄大夫
之組，恭惟驩慶。某伏自壬子素宦，丙辰乞骸，四年三請，二奉不允之詔，一
不報，今請乃蒙恩，增秩一階，進職四等，非平時揄揚，何以拜此，方具辭免
職名，未敢拜謝，餘惟珍重，即立春風玉筍之班。　又荅慶知府　某伏以
良月有儆，風露高寒，即日恭惟悤館判府直閣，身作長城，卧護國西，咸喜
用章，天人咸贊，台候動止萬福。某犬馬之齒，今七十有五矣，已迫夕騖，未
光朝露，微我故人燭之末光，何以進此。蜀月楚星，相望各天一方，安得對
床聽雨，握手論文，以洗此心之鬱陶。顧言金玉大業，林幹皇家，即來緣綿
逆壽觥集。某伏自辛亥之春，東來紫氣，照臨鍾山，石城之間，切得曉北
下之碧梧鸞鵠，望東山之玉樹芝蘭，蓋雍國老先生之典刑，文獻盡在魯

矣。盛德有後，老身定交，曾賀兩得之也。話離一星，晝思夜夢，曷嘗不在舞
鹿下。某奪官歸老山間，乃以壬子之秋也。三請還篆，始克得之。寒灰枯草，
遇者揮臂，伯仲閒尚記憶老門生耶。雲錦之書，珠玉之唾，訪問生死，慰存
酸寒，詞旨勤惓，意氣傾豁。老病餘生，抵掌頓足，覺生意頓回，霜毛無玄也。
惟經世之學，濟美之才，小淹外庸，日紆光顯，如范氏之兜夫，呂氏之晦叔，
此所望於伯仲者。老先生碑文已付使了矣，鋟書以謝長膄之辱，茲示重
出云。　某皇恐再拜，致聞悤閣玉堂，即日冬寒，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山則，
有委不外，蒙寄既紅素羅十有四匹，七丈太平治遇老先生制集，下拜珍
感之至。建本詩集一部，木綿多端，聊伴空函，匪報也。　又荅廖制機廖知
府　某恭承伯仲不遠數千里，遣一介行李，賜以手札，中以長牋示以先
師相言行，委以銘詩。某也，師相先生老門生也。且寄職太史，其何敢辭，第
所示言行數千萬言，古人所謂終身不能究其說者。某今年七十有五，衰
病垂死，安能歷覽，且如國史張魏公本傳，及莆田葉陳二丞相墓銘，其家
子弟皆撰成行狀一編，不過四五十版，二三萬字。某所書止存五六千字，
嘗三年而後來取，故望伯仲視此三家凡例，纂成一編，版數字數皆以此
為準，卻再示及，當為落筆，蒙既厚禮，既來作文字，豈敢虛受，已對來介所封

無數依前緘封貴來介交領回納宅庫伏幸察寔　又荅澧州趙知府
某屬者寄賤不量老朽退休之人進越以親戚吳推爲薦仰干中二千石
親民任使之京削抉令之請行於令之俗是犯二不韙焉觀勢涼燠者令
俗其不然矣乎大凡長孺嘗得京兆相而作親札薦於胡總胡總不畀勢
之燠者莫相君若也而尚不功以其非言路非執法之書也然則燠中差
議而不能炮烙我者亦不能動搖也况某退休氷氏之人乎此其犯不韙
一也昔邢大夫舉其子君子不以爲私近世呂文穆公舉其甥子文靖至
謂有宰相才當時聞者不以爲欺至於薦𠍴則有司以其爲宰相肰之弟
而不敢取焉某何人爲其戚黨於執事其不曰私且欺乎此其犯不韙二
也敢謂執事度越一世之拘攣追還千古之奇偉得其書躍如也舉其人
沖如也又且報之曰來書之品題人物一言一字無非真實語矣追之云
翁大人不疑人欺已侯高何足道哉激執事執可以當追之之所云者乎
多言何足以謝大恩之萬於獨以居今之俗行古之道爲執事賀也　又
與衡州陸知府　某伏以良月行冬初寒以兩即辰恭惟判府太中壝撫
大維篩若天柱氏謳昰弟天迪忠嘉台候動止萬福某謹斫飾不腆之書
目徹於銷人謁者之伍仰惟財幸某竊嘗洞視今古大夫之家有能捏無
名之場沂儒學之源登大章之蘇世濟其美蟬嫣相踵有陸氏若耆乎無
也若遜抗在吳若機雲在晉若德明敬輿在唐皆人中龍也執謂古有其
人而今未有乎執事英妙之年拔青吹科玉映潰臺德明之儒學機雲之
文章蓋嘗國之寶玉大才黃樓之夜半秋鉢皆家傳之自得而不問外人
者也遜抗敬輿之熟名天下方有望焉衡山之雲綠淨之波豈真能并留
者一州之福將均宏之於天下公卿闕而選所表寵渥徽黃誕真禁近其
不避矣某也山林野人已抽手板付丞相矣安得一觀當世之俊流以一
洗其胃中之情欲乎敢賦華森之三章以寄此心　某皇恐再拜借越敬
問台閣玉婕即日恭惟尊尊切切受祉山則廬陵有可致老嬭之從者唯
命是聽某皇恐白事中男次公宜仕有傲百事牆而令官衛之安仁監稅
正隸大府之下邑遂得仰事高才大森之光奎充太史之牛馬走豈無消
喉吹之鄙之宜無罪戾焉之光之不勝舐犢之情不敢自蔽而瀆聞于大
君子之聽不勝主臣　又與丘知府書　某輒不自揣量敢以父子之情
納諸乾坤之度惟檢詳試聽之家君領邑辰溪年齡雖邁精幹不衰一生
故紙晚景沾恩覺鑠之態蓋健飛聚之興未銷往者雍公東國一再爲家
君控澀稍稍滿意令魯公人有意埏埴之惟是王官之期尚遠張大監君

王張左司欽夫共僉謀推轂合夫既有緒矣俄君王歸鉏城欽夫上玉樓
末如之何塵沙不散以輕徽戴文姚文二雄豪檢詳儻有意與之爲春伏
願興慈運悲曲成之若造化有涯當栽筆牘投識兩使星也不然一刀出
自洪鈞更不用某呼號其徑尤徒矣天下相肴其上如犬空赤立一物不
倚其餘道義其次意氣其沉下乃勢利某上不能超出三界下不至淪墜
九幽其所以感動英賢將惟意氣耶釋契嵩鐔津集謝王家諫知府惠詩
某啓令月十四日杭州送到所賜佳什一封開發披讀且驚且喜仰戴
恩輝無任感愧伏惟知府家諫位尊望重聖宋名臣才識高遠臺閣師範
乃特俯念物外幽陋之人以其荒蕪鄙俚之言和而發之格律雅重風韻
高邁是謂假日月餘輝於𤏁火借韶頀大音於土鼓貴其微善勸介小學
奉此大賜實爲甚幸方屬居山訓領少衆不追躬趨下執事者謹先附啓
上謝伏乞台慈俯賜念察王黃州小畜集集賢錢侍郎知大名府序　夫
序君臣明善惡莫大乎圖書故曰史館重備顧問預宴私莫親乎書故曰
集賢清至於天官品藻士流京尹策遇豪右皆古今之通貴仕宦之夷
塗此外則河朔一方封疆千里倚作巨屏時惟大名也期門佽飛之師择
衽金浴鐵之冠委諸儒士出自聖謨徧歷諸難襓登強仕考于前代未見
其人公天與才名時推秀傑業名委贊遇知己之帝王言行計從享遇身
之富貴心雖易退望峻具瞻委是藩宣即歸廊廟至如竭家財而饗士行
權道以救民枉尺直尋知幾識變諒歸雅度不假詖聞佇見刀斗不驚沙
場戢柝卧魏尚雲中之鉞狂虜不侵對謝安淮上之綦捷書自至王師載
戢儒將獨高無功不酬降爰立之命當仁不讓居代天之司某空遇昌辰
坐成弃物黃金臺上此時莫廁於嘉賓綠野堂中他日或容於通客謹序
文同丹淵集送趙大資再任成都府詩序　上五年秋七月丞相以成都
守臣當更其所以宜往者名氏陳于上前曰是其職序才業皆可以稱其
任惟上之所擇者上凝神久之且曰今海內之蕃域號爲至重者舉莫若
吾之全蜀壤土衍沃民俗豐夥外之則八國種落類之以綏輯內之則四
道郡邑倚之以康靜得人而重國異它所頃智略沉雜威惠兼施厭與論
之所與慰遐氓之所欲者始爲其人矣我有耆哲宛在東土是嘗屢以仁
愛明恕撫吾西南之民其民懷服其信厚逮今未聞有輒敢一日忘去者
此將煩之再涖于彼其謂往制無或循襲丞相奏被上旨乃曰望應所及
度越常議選委良帥以還井絡遠人蒙慶不勝至幸於是以資政殿大學
士召公於營丘大賜遇閤詔趣見上眾悉謂公輔臣必以遠鮮既對使坐

獨來天語雍容咨問移漏累刻惟以顧佇立聚出都門并驛臨治以副上之所以待下之意託不以私請自見以圖便安遂行上褒嘉之旣使勞諭春委之厚無與為較先是公二紀之中四臨於蜀蜀人既聞公來男謳於道女讙於巷嘗曰我之已筋安於食而枕華樂於寢者不圖今日復見於我公矣公旣至蘭條月去苛暴剗滌枝梧磨盪昏聲群疑革而冰消大擾息而波澄未逾月而梁氓之下晏然已為樂國矣同昔者嘗聞之於公曰夫感物患乎有心有心則技於物也泥而不得臨理貴乎無欲無欲則燭於理也明而不間泯諸妄慮照以正見則天下之治安有所措齟齬而難致者哉蓋公素事於此以為身術故入居嵩廟出厭巨屛嘗不衒內外曰輕重而一以於其所無事者為政治之本凡取知於君而獲愛於民者其特縣此者歟同常欲有所論譔以紀公之休懿會赴官興元道出門下公因授以送行詩一篇俾同為之序同乃述上之所以優用公於蜀與公之所以得蜀人之歡心者題其篇首詩自韓魏公而下凡若干章云熙寧六年上元日謹序

趙孟頫松雪齋集送田師孟知河中府序　予讀漢史至循吏傳觀古循吏之所為政事教化之所感召能使蝗不入境虎度河去民至稱之為父母嗟乎何以得此於民哉三代而上未置郡縣循吏之名未立自漢以來士大夫之賢者苟不得一郡一邑而為守令政事不見於世德澤不及於民何由列於史官使循良之名愈久而常存也予友田侯師孟以儒家子弱冠而仕于朝且三十年若銓選財用刑名凡國家急務莫不周知而練達而又未嘗一日廢書故於經史百家悉能深知其義而不同於流俗朝家備序而遷得知河中府或謂如侯者當位之於朝出其所學上為朝廷羽儀展其所長亦足以裨補於明時予謂不然以師孟之才且賢得一城而守之宣布聖天子德澤下及於百姓將古循吏復見於今日矣河中古蒲阪舜所都也有虞氏之遺風存焉民淳而事簡亦師孟之所樂也一旦聖天子擢天下之治最者而大用之必自河中始於其行群公賦詩贈之而孟頫為之序侯名衍師孟其字云

羅端良鄂州集祭郢知府文　嗚呼頋年三十一第未收心非敢忘既晚是憂龍飛之年五十後遊我獨逢公乃決去留侍示舍人品題則優遂聞帝聰世科以酬亦既見知便得我州遇我益親曠絕輩儔文筆我持燕戰我諏賓俎我陪樂而不流我嘗作縣言春松楸欲既不可如鷹在鞲會公解紱將入告猷言之諸公祠職是儔出處皆遂繫公之由每憶始春山寺遨遊或傳公淡泗治萩後審吉音如病得瘳追惟我公遠繼前修歷官四十無宅與疇九男森然不暇為謀諸甥妻子嫁遣則周指掌之談足起懦偷一佩虎符氏瘻以永蕭綠之秦淵感凝旒屬車虽俠鶚閣雲浮生平不歷已為長休我聞公喪方假緹油緘書塞憤遠予長洲續其不時公毋我尤感今懷昔事隱明幽公愛我文我心正愁浩蕩失次以為公羞一觴千里能領此不尚饗

公大全集祭太中大夫權户部尚書兼知臨安軍府趙師羼文　惟公學為儒宗道覺民先文足經世德可格天重擢異科徑躋英躔聲華藉甚俾凛然觀見先㝢一道相傳於穆孝皇圖任惟賢迺立螭陛歷記動言迺司鳳綍象重掖垣井之從橐延之細旃上心既沃帝膝屢前遂直玉堂內命是專制誥溫淳德意具宣龍光夜款密分炬蓮履切星辰平持三銓嘯虞碩輔遂陟邇聯台衡左轄樞極右旋夢卜已叶登槐贊元明良一堂遭偶半千萬寓以寧三光以全鄉成揖遜畢變比肩功立身退鴻鵠孤騫森芳綠野寄興清源賜履三湘出殿十連居無幾何歸思翩翩明哲在躬安車竟懸浮雲富貴閱時變遷棲峙華隱日涉平園賓友相從杖屨蹁躚天實耆之壺中老仙仰高六一手訂鉅編主盟斯文肆筆如椽蓋非前身相望百年五福兼備好德弗諐回朝達尊耆頤參參生同潞國壽祈永延代謝有時日月斯遷梁木其壞大廈忽顛嗚呼忠存社稷名塞天淵無著鼎彝像揭凌煙始終全節進退同懸百世一人公何憾焉念昔先處嘗辱知憐至于不肖借譽化甄隨碑未立驥首告虔雄文大書蘭墨猶鮮恩深兩世肺腑銘鐫驛訃遽聞有淚迸泉煌煌殞星悠悠逝川公今亡矣欲報無緣千里其桊神馳沸漣

呂東萊集李知府翔祭文　惟公天資穎悟總角不凡日誦千言在頃刻間歷載稍長萬卷胃嚼充棟汗牛靡所不觀咀華吐英或筆或删遂以文鳴擢取兩科如拾地芥自致青雲四方學者爭師其文一經品題自號門人嘗稱公曰東萊先生宣室召前幾嘆不及惟忠與孝以接環璧著庭述作長編巨冊一夜裁覧寵以秘閣鳳棲鸞峙方擬手筆胡為一疾天不憖遺後生焉放斯文誰繼公歸于天為星為辰衆之莫及泣涕紓情儀真志妻撰西宮祭錢政叔知府文　惟我叔父昔守是邦政本利民厥聲洋洋歲在己未我來侍傍建政立事得之頗詳江流際天其險莫當斬河滔滔萬艘穩航時雖寢兵國威欲張營寨翼翼遣戍以往利所必興謀深計長害所必除既勇且剛一時顯設維璨煌煌中更兵革變遷靡常後二十年時方外攘撫也無似嗣綰郡章訪公故迹雲空草荒唯此殿宇巋如靈光公姓公名猶存屋梁義也竹林情也戀棠立祠像公邦人不忘寓我感愴侑以豆觴

張魏公奏議奏乞差官知興元府奏議

臣竊見漢中控制巴蜀，襟帶荊湖，俯瞰三秦，旁臨沔鄧，山川阻固，實天下形勢之地。臣頃侍帷幄，親聞玉音，謂號令中原，必基於此。臣謹蒙知養，遂據既自期將命入關，庶幾有濟。已留軍馬屯駐興元府，固護四川，儲積芻糧，鈐旋財賦，以足經費。外但興元舊無城壁，既作都會，理須繕治，于城埋地。州部治判無限隔，以至省官司諸軍營幞，皆合預行區處。見任守臣井度官卑體輕，難以彈壓。臣已具奏湯東野、梁揚祖二人內，乞出自聖意選差一員前來知興元府，仍乞將利州路帥司移隸興元府。所貴事權增重，師帥侍人，於歲月之間庶事畢集，以俟車駕臨幸。取進止。三年十一月五日。上時已發興元，出行關陝。蘇頌演集。恭卜知江寧府告詞 敕左右近臣入備侍從，出典藩服，皆知朝廷號令之意，均見吏民情偽之本。此朕所以歷試在位，而成就人才之道也。具官某，文藻之美，發自早年；才力之優，見於治郡。宣城之政，數月而成。秣陵之徙，百里而近。既助予治，亦安爾私。勉修厥官，以荅恩寵。可。韋忠恪公集。知平江府告詞 勅吳門自前代號名藩，土甿之繁，賦入之廣，風物之美，甲於東南。頃罹兵火，比歲稍就安輯。駐畀之地，視為股肱郡。選任二千石，尤軫于懷。我得其人，畀於成命。龍圖閣學士左太中大夫知溫州軍州事某，管內勸農使，丹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章課才推，濟劇仕歷要途。頃辭八座之近班，出守遠邦而均佚。曾未期月，治卷遂於予聽。其撫永嘉之政，來撫始蘇之俗。亟穫爾能，謂宜風驚。庶從民望。毋憚暑行，尚深體於眷知。竚觀報政，可特授依前左太中大夫充龍圖閣學士知平江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慎見閑封如故。崔宮教集。平江府錢丘知府致語 今府出守，褰帷行茂苑之春；鼓棹言旋，鴻臚泝澄江之月。歷蘭舟而少駐，張綺席以傾歡。恭惟知府戴德照人，英標絕俗，風清御道，來擁旌旄，玉輅之輝。日近帝城，擁車騎末轄之貴。坐堂精敕，森戟後閒。面千里之湖山，享萬家之風月。頓喬燕寢，方收坐嘯之功；珍館勝遊，遽動歸來之興。畢盍遂路，蕭鼓沸天。行車暄卧轍之民，華宴華盍晉之旅。折平沙之煙柳，曲畫旐留。直肩里之亟觴，何辭徑醉。薰風捲拂趣歸程，十萬兒啼滿路聲。別恨江楓煙雨暝，愁心沙草晚波平。致糈某遂留行意，閑宴聊伸戀德情。從此吳人頌遺愛，棠陰千里日敷榮。唐白居易詩送陝府王大夫 金馬門前回劍珮，鐵牛城下擁旌旗。他時萬一為交代，留取甘棠三兩枝。宋景文公集。寄獻淮陽陳相公 魁材閒下甚看游，偶待魚符擁使轄。本自鹽鏈依大冶，敢言繪腳是濟州。頻年發忘拋黃卷，此地優閒養白頭。謹引吏拄非叙政，餘波須仰富民侯。陳襄古靈集。登雄州南門

偶書呈知府張皇城 城如銀甕萬兵環，恨望孤城野草閒。池面綠陰通易水，樓頭青靄見狼山。漁舟掩映江南浦，雄州人謂塞北江南。使騎差馳古北關。雅愛六韜名將後，塞垣無事虎貔閒。何六宅有葵花亭在城西南。歐陽公集。小飲坐中贈別祖擇之赴陝府無擇諸本無二字。 明日君當千里行，今朝始共一樽酒。豈惟明日難重持，試思此會何常有。京師九衢十二門，車馬煌煌事奔走。花間誰得集相遇，盍對英辭頻舉手。懽情寂寞酒量減，莫我不須論老朽。素何公等氣方豪，雲夢正當吞八九。擇之名聲重當世，少也多奇晚方偶。西州政事藹風謠，右掖文章煥星斗。待君歸日我何為，手把鋤犁汝陰叟。張舜民畫墁集。送孫積中同年赴任陝府 勸農使者嶺南回，上佐題輿陝道開。河水已隨浮世去，條山應喜故人來。兩推苦荀傕裴膝風颭，擇挑落酒杯。我欲函關更西去，不知今尹肯相陪。排青狼清閒。梅聖俞宛陵集。送祖擇之赴陝府 古來分陝重，猶有召公棠。此樹且能久，後人宜不忘。君從金馬去，郡在鐵牛旁。山色臨關險，河聲出地長。樽無空美酒，魚必薦嘉魴。天子憂民切，行當務勸桑。 送王侍制知陝府 未周尋夾轍，西漢重行春。風化本從召，河山來自秦。選良存舊揭，出守必名臣。導從馳千騎，朱丹照兩輪。宴盃深畏飲，湖水淨逢中。重見廿棠詠，爭傳樂府新。送李端明知河中府 才業人終服，聰明帝所聞。朱旆千秋去，轍大潙君。金絡鳴津口，朱旗颭鳥群。山河虞舊國，蕭鼓漢橫汾。古堞臨秋月，高樓等白雲。應同羊叔子，緩帶陽罷氛。 送周琳璣知襄陽府 藹藹荊州戟，萬家竟持壺。酒望高旌，里兒尚唱銅鞮曲。耆舊爭隨皇甫車。維鵬綠頭看漢水，肥鯿縮項出漁查。鄉人應笑狼平子，只有歸田賦可誇。劉攽彭城集。荅吳侍郎寄陝府 天王相有三，分陝按殽函。刑國依明德，西人盛美談。小棠元聽訟，緣服自調甘。餘力斯文貴，琢詞萬象含。氣清融渤澥，材絕倖楩楠。請誦詩三百，先知學召南。 送直史館孫兵部知陝府 侍臣數厭承明廬，太守何妨太史書。十里九坂三殽道，駟馬高蓋朱輪車。分陝已信君南賁，補郡詎比平原珠。珠埋風彩東觀筆，不待上計看回輿。陳舜俞詩寄揚州知府錢舍人 歲月倏已逝，流光浩無境。新陽達厚地，草木漸萌芽。禽鳥知時節，聲呼日夕嘉。人生獨何為，不與物同華。蒼髮但搖落，唯有老大加。紓懷西垣客，事業紛天葩。三年辭帝右，士大嘆贊矛。道大益不容，眇小固何嗟。聞有難老藥，流瀣和丹砂。但願壽百歲，未能定龍蛇。鄭獬鄖溪集。周丞學流知真定府 白髮漢中郎，擁旗下建章。雲通沙路潤，春入塞雲黃。地勢井陘口，天文大昴旁。平時卷金甲，壯暮

寄壺觴清光三孔集送劉明復知鳳翔府二首　萬國安黃霧新邦識細
侯皇慈借卿使與誦欲公留曉雪驟駒宴春風畫鷁舟皇都朝謁早天路
看鳴騶光帝閱三省今皇重老成山林招隱逸閭巷起公卿自古時難遇
吾儕道正行吁山莫望鳳今闕運飛鳴　送林子中知成都府　鞍馬覆
山黑旌旗無野紅閒誰當遠行太守臨蜀中太守時之豪學博文章工人
事本稱遂嶠嶇出巴東公年登六十皎皎顏如童不服何首烏自有夜氣
充丹田芙蕖閬餘光發形容徂此見治民亦與治身同以靜鎮浮躁以仁
蘇疲癃一夫無向隅四野常年豐聞出作遊頭伐擊鼓與鍾遠民生愛敬
有古循吏風皇止招學徒區區繼文翁蘇頴濱集送陳侗同年知陝府
上書乞江淮得請臨關河所得非所願親友或相訶丈夫志四方所遇常
逶迤況當國西屏形勝古來多崑崙瀉北郭華嶽秉東河蒼眉昔未毛驛
騎如飛梭閒課時出沒關梁苦誰何爾來一清淨西望多麥禾魏絳方和
戎光寀正投戈秦人釋重負道路聞行歌使當小齋閒次第除網羅時時
一觴詠未用勤催科諸孫有異越食口如屬魏時分槖中金何必手自摩
王安石臨川集送鄆州知府宋諫議右庠手公序景文之兄遂元憲實元
中以右諫議大夫知政事出知揚州徙鄆州為相後再判鄆州此言諫

議則是作參政時也言伊錄氏元憲初執政遷事徽分別是非可否固是
舟退及舟登用遂涉況偷安云　盛世千齡合宗工四海瞻天心初顧復霄
冀首離潛仁宗初即位招禮部尚書公序兄弟同試禮部祁初為第一章
獻太后曰弟可兄兄乃以序為第一而祁為第十初除大理評事同判
襄州　顧位出尚書　易乾九二見龍在田王弼注云出潛離隱故曰
見龍　德望完圭角儀刑壯陸康　揚子石鼎聯句盧盤去圭角陸康見續鎮
南部根注　徐鳴蒼玉佩　蔡邕釋誨曰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
綽有餘裕王藻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注玉有水蒼者綠其文色所似
畫校碧牙籤　公序嘗為直史館修起居注唐六典四庫書共十二萬五千
九百六十卷其經庫書綠細白牙軸黃帶紅牙籤史庫書白細青牙軸綠
帶綠牙籤子庫書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書綠牙軸朱帶白牙籤以
別之　綸掖清光注鑾坡茂渥霑　景祐元年公序權知制誥五年召入翰林
為學士綸掖謂西掖綸綸之地猶言綸閣綸閣之類唐制翰林在大明宮明
福門內置學士院駕在興慶宮則金明門內置學士院德宗時移院於金
鑾殿之旁故世號鑾坡　文明誠得主政廢尚填砥　右府參樞務　右府謂
樞府參樞務者謂參機宜之務也　東塗贊景炎　東京賦乃未公使即七公

自來除五日作臺臺隋也典引揚洪輝奮景炎注曰景明炎盛之廟謨資
石畫兵略倚珠鈐　前漢匈奴傳贊謀之士石畫之臣甚眾珠鈐猶玉鈐謂
兵書也此聯言在中書及樞密府時　坐鎮均勞逸齋居養智恬謳謠喧井
邑惠化洽一作樸著黔　進律朝章舊　禮記王制有功德于民者加地進律
注律法也實元初或詆公與鄭戩等為朋黨遂罷政歸外　疏恩物議僉　通
班三殿邃徙部十城兼　本先作夾前以本官知揚州旋加資政殿學士改
知鄆州兼京西安撫使　中甫周之翰龜蒙魯所瞻　詩小雅崧高維申及甫
維周之翰箋云申申伯甫甫侯也魯頌閟宮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
蒙遂荒大東注魯望也龜山也蒙山也地志云鄆地連鄆魯境分青兗實
學道儒無絕古今　地靈臺宿胠野沃汶河漸　寰宇記兗鄆皆為貢兗州之
域星分胃昴奎婁汶河出於兗州乾封縣述征記曰泰山郡水皆名曰汶
今凡五汶有北汶瀛汶牟汶柴汶浯汶源別而流同其流亦經鄆州　首路
龍旗盛提封虎節嚴　韓信北首燕路注首謂趣向也音式救切商頌玄鳥
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魯頌閟宮龍旂承祀六轡耳耳箋云交龍為旂也十
乘者二王之後八州之大國晉書輿服志公侯八旂侯七旂卿五旂晉書
降龍前漢刑法志提封萬井李奇曰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周禮地官掌

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注云山多虎以金為節鑄象焉漢銅虎符亦
其遺制也　賜衣纏錦一作紫艾　後漢張奐遣令曰吾前後仕進十腰銀艾
注銀印綠綬也以艾草染之故曰艾也又樊嘉侯為石安帝寵之賜紫艾
綬注云艾即盤綠色也其色似艾　衛甲綴朱縿　魯頌閟宮貝胄朱綅注貝
胄貝飾也朱綅以朱綫綴之說文云綫也息康反　海谷移文肴黔堂燕豆
添　鄆本齊地賈衣東海故云海谷鄆州有溪堂退之為馬總作鄆溪堂詩　班
春閒紬憾問俗卷形襜　前漢宣帝五鳳中分遣使者巡問風俗紬憾形襜
皆諸侯之制後漢輿服志注云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唯郭賀為冀州
刺史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又賈琮為冀州刺史傳車垂赤帷
裳琮升車褰帷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反自掩塞乎儀制令曰
諸車一品青油纁通幰朱裏朱絲絡網三品以上青通幰朱裏五品以上
青憾碧裏六品以下皆不得用憾通俗文曰張帛曰憾　舟檝商邑命熊羆
渭水占　書說命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檝渭水太公事　治裝行入覲金鼎重
調鹽　曹參傳聞蕭何薨促舍人治裝曰吾且入相矣詩韓奕以其介圭入
覲于王書說命若作和羹爾為鹽梅元憲慶曆八年為樞密使皇祐元年拜
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三年御史論公在政府無

所建明罷爲刑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徙許州嘉祐三年復入拜樞密使封莒國公數求去位乃以河南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鄆州又徙相州公先秉政後入相眞所謂重調鹽也送吳龍圖知江寧府　才
高明主睠方深屬郡聞風自革心閭里不須多撫治山川從此數登臨茅
簷坐隔雲千里栖壁初抽翠一尋末望法然知有寄但疑公直久分謀呂
南公灌園集某頓首伏蒙知府內翰以某微詩舊藁或似可觀特賜篇章
遺形褒借圖廬有幸細衮增榮大夫詩所入蓋非俚耳之能而無言不訓
是亦先民之訓謹倫嚴韻庸致斐吟借瀆有懺戰越以俟某再拜　山人
何事忽伸眉新得陳王七步詩題是船齋高詠後聞當寒谷帶經時仁風
坐使群心動健筆潛將暖律移硯席久荒青藁乏報訓非稱吏慚遲　憂
來無處寄深思也擬春秋也作詩空後肺腸添飲紙有何黠照補明時身
唯蓬累行將老志似嵩丘永不移誰使翰林來道主肯教餘論惻衰遲強
祠部集送知府吳龍圖　國初已來治蜀者處置盡自乖崖公當時奉使
使宜教不與天下州府同行之已及八十載姦究消伏誰之功因循至此
漸抗敵有未曉者時相攻難笞小罪亦檢察不許略出常科中下民知之
頗不慣州縣往往藏群究測身歛足未動者實以累朝愚擇陰公之初來

蜀人喜慈愛舊熟民情適衆心歡然耻犯法樸樂淳薄歸醇醲盡將約束
付僚吏興起學校還文翁二年美化梗詁洽遠近循服如偃風上將歸公
問誰代當使聞作如筆端遂求元老得青社其人廊廟之宗工往年鎮撫
有異績大旆再來遺於東公今與之合符去到必奉詔參夔龍大資舊德
圖無應剖判自出其心智所憂厥後嗣之者忠定良法還如空養積活狡
作淵藪不免剪殄煩興戎同之情憑久填臆言賤不得通九重顧公上殿
起居罷第一用此聞宸聰　送知府余少卿　朝野清風五十年史留政
績與民傳谷家只飲東陽水自古無如太守賢手把耕犂農業勸足挨庠
校士風還帶容惠愛終三載借使罷窮戀二天來暮井閭存昔誦去思亭
觀有新篇跋賊幼艾方遮道盡日旌麾不得前塵土想趨丹闕下夢魂猶
憶雨溪邊吾君正欲登耆哲未放收身作地仙　謝知府少卿某衣巳厥
餘村樹短孫知府少卿特形清絮多出望外謹成五言十二韻詩一章上
謝萬一　賤僚尸屬邑踰歲事稚藩自視無尤異何階冀薦論公爲千騎
長官復九卿尊陛紲懸諸手榮枯繫片言俄收一介技俾出大賢門銳意
推士類判章飛帝閣光容掄散木從澤決孤根立發韓瓜欲生生鄒谷暄
泥塗漸省淚元燊變迦借高非初望維翻是厚恩敢忘知己賜況有寸

心存傳謝增華限形留意欲彝　上知府少卿　近代東南守何人與古
同唯公臨婺女變俗似文翁流化陶編戶延儒華泮宮棲糧農畝溢翰華
訟困空風月歌詩健江山氣象雄雙溪今改觀八詠昔非工文酒高懷外
園林勝賞中妙年登白首素節有清風嘉會千齡合皇天五福融晚躋卿
位棘行觀帝宸楓阜馬趨嚴詔元龜薦上聰謀猷一朝啓利澤萬邦通諸
邑誰無狀孤生性最蒙蘭書循吏檢牒訴盡愚衰銳意鋤姦蠹推心活困
窮不能防衆口止解潔微躬方託雲垂蔭俄觀歲改蓂氣寒期念黍繁在
或知栩昔時民借寇始聞書薦雄生成畢賤跡今日顧固公　獻知府少
卿　當年直氣吐虹霓因使平津位晚躋大筆馳驅爭化匠纖機攏落得
天倪名隨婺女雙溪遠詩壓休文八詠低官是諸卿郡山水志完寧獨在
公圭　上知府張少卿　郡君今刺史光祿古名卿况是三台後仍兼二
事榮才猷希世出論議一時傾文鋏長千丈詩鋒銳五兵量形滄海狹氣
與素秋橫官路鐺鉄競公心統冕輕金華推美郡銅虎慍專城半歲開尊
府休風變細甿堂陰空晝訟桑野勸春耕每布詔條戢聞携賓從行江山
奇勝地笳鼓擁游旌好景歸前把新篇席次成雙溪添壯觀八詠重齊聲
治狀稱尤異宸衷眷直清暫應非久次代責佚終更卑馬朝將進元龜德

素明聖功增閥閱舊物取鈞衡屬吏誰堪邮孤蹤此最平下科踰十稔薄
宦甚諸生尚壯羞乾沒雖驚頤使令斯辰如貢飾吾道定崇亨輙引望車
吭聊逢伯樂鳴　李跨鼇先生集　送知府王大夫　一哭行栖漢水湄野橋
殘雪照旌旗啼鶯未與春先去歸騎猶呼雨自隨往歲久旱公入境禱於
雖翁神約十日而雨下季數日而雨歲以有年干祿且優垂老婢木度方
達爲益州攜妓之鎮西土稱馬今公亦侍郡君遠來窮經自有起家兒後
人覓得松巖石光刻寒生送別詩　平生和氣滿襟春往事飛鳧自在身
風伯已驅天上霧鳳書仍起漢濱人一鞭草色吟青峰幾刻花陰夢紫宸
從此唐衢哀世泪爲公無復更霑巾　司馬溫公詩　御筵送李宣徽以宣徽知
眞定府　秋風蕭瑟引華旌祖宴高張出斗城玉饌芳菲羅百鐵繡衣駢
耀擁千兵驪歌未闋長楊苑騎吹先臨細柳營雨露醲恩何以報沙場不
惜樹功名　送宋郎中知鳳翔府　昔解陳倉印於今二十秋雙鳧久未
上五馬重西遊驍騎行關外蠹旗擁道周民心已化服條教不更修　送
王侍制知陝府　時昔識相契闊關分不渝光君知秋陝府侍制通判府
事以道誼相知非直僚友而已絕絃悲宿草撫首念諸孫位蓋尊榮間年
忘德齒殊清陰容息足重語辱嗟枯侍制主書京西光仕武成落府仍叨

奕引鵾閣褰雲表虹旌拂海隅明光新出綍陝陌重分符豐溯還桑梓謹
詣後路衛事須史條教耆舊已華壺詩制舟為陝牧。光是陝人。送充夫
知河中府　耆老承風舊綵綸錫命新展禽安屢黜原憲樂常貧執志窮
通意論交表裏真但祈深自重青澤望斯民　河抱城根曲山使地勢斜
周餘古樓觀舛俗舊人家回首遊從闊裝懷牒訴譁何時重載酒同醉落
楊花　送齊學士廓字公明。知荊南府　漢家太守治才高楚國山川氣
象豪旗旆遠迎睹夢澤樓船鼎鼐壓江濤雄名誰復知宣武遺愛猶應祀
叔敖何必二年求奏計詔書朝夕賜金褒　和辨叔知鳳翔府見寄　岐
陽府舍始相逢四十餘春屈指中昔日布衣今露冕當時小吏亦衰翁醉
吟久作藏身計條教應多及物功惟是綵衣難再著長林極目起悲風　建
康路志司馬溫公送吴仲庶知江寧府　江南佳麗地人物自風流青骨
靈祠在貴旗王氣收衣冠餘舊俗歌誦樂賢侯正恐還朝速江山未徧游
李舍章詩出典宣城府　憂雲秋翼健磨天九萬修程執可肩五馬幸歸
鄉國路百城初認釣魚舡餘霞綺閣方池上宿霧人家疊嶂前多感聖君
垂異寵力思報効向衰年　蘆花未白蓼初紅綠水澄藍是處通景色不
須今日別煙光仍與昔時同馬嘶曉月思閒廐帆掛秋光足便風寄語路

人休借問錦衣歸去一衰翁　分符懸寡術榮忭出京畿況值新秋節重
經舊釣磯江村初雨歇水國淡煙微一路風光好還同衣錦歸　葉清臣詩
得請宣城府　理劇慙心計承顏念遠游時情自輕外天幸復臨州霜館
殘梨曉風淮水桂秋官勤詩意減先愧謝公樓　黃庭堅詩送舅氏李野夫
知宣城府　藉甚宣城郡風流數貢毛霜林收鴨脚春網薦琴高共理須
良守今年輟省曹平生割雞手聊試發硎刀　試說宣城郡停杯且細聽
晩樓明宛水春騎簇昭亭稅稻豐圩戶桁楊卧訟廷謝公歌舞處時對換
鵝經畢仲游詩離蒲中閒游景叔知府少卿　經歲思歸偶得歸清歌未
徹醉如泥籃輿徑遂西城過鸛鵲樓高不及題　彭汝礪詩送劉器之待制
知真定府　時平謀帥重待從輟名卿龍種三十騎虬髯十萬兵紅蓮王
儉幕細柳亞夫營側道諸侯謁還鄉故老迎試詢三將宅應過五梁城莫
灤津園勝難忘魏闕情守株嗟我老杖鉞壯公行秪恐非朝久君王召貫
主相如。顧杖。三時皆家趙。裏字北去。今宅當在鄗道鄉詩聞朱世英再知
江寧府　歸領真祠未幾時牙兵重展舊旌旗向來執不歌來暮今去歡
然釋去思竹馬渡江騰駿足甘棠拂戶動高枝鍾山只恐違初興徑入鵷
行侍玉墀　知府呂大卿餞別樽年以今我來思雨雪載塗分韻賦詩得

雨字　使君出吾鄉門牆掃塵務諸生擁經來俞若影響赴維時夫子賢
獨入青眼顧河南拔貫生千載一高步爾來十五年終然阻鵷鷺如星不
麗天而乃西南雨曉進使君車亦復此邦駐從容平生歡萬事散朝霧江
山飛雪霜冉冉歲云暮我來踵規模夫子故長路使君有高情肅以豆觴
寓賓僚集清夜健筆落佳句行矣勿稽遲青雲各知遇　許景衡詩和唐知
府宗博二首。學省當年假佩紳誰知家世有功臣朝班長憶傾鵷鷺海角俱
欣識鳳麟坐撫斯民雖有道細看此境本無塵自憐老馬猶迷路邂逅何
妨一問津　了無聲價繼三豪敢嘆崎嶇世路勞綸閣文書漸潤色琳宮
香火想群髦騏驥變化誰能料燕雀飛翻自不高松竹雖無三徑在長歌
歸去也如陶　再用前韻　得賢一語可書紳妙選由來屬世臣千里方
能辨驚驥四靈安可後龜麟共看再造扶王業肯使中原雜虜塵聞有皇
都近消息眉間喜氣已津津　異禮多應得雋豪病夫深愧館人勞初欣
狀狀陪賓席却憶呦呦賦野蒿春草池塘還得句霜天雕鶚定飛高也知
野客多閑散丹竈松風獨訪陶　王十朋詩聞胡邦衛改知泉州府　上念
溫陵為擇人知公名節世無鄰犯顏合在論思地起廢聊為岳牧臣蓼歐
居前詔藉枕剛腸別又轉車輪天教我輩簪重盍只恐留中拱帝宸　送

傅興化府自得字安道。　五馬新迎八十親甘棠如舊治惟新歡傳此日
朱康范記得當時借寇恂江海聊淹把麾手廟堂元是薦賢人送君為守
泉南守政拙才疎藉寶鄰張廣詩送俞迪孺郎中知遂寧府　平時場屋
漫聲名曉下瞿唐信此生萬里不應頻去國一麾聊復為專城送春杯酒
侵行色上峽家山慰客情坐遣官曹頻宋落說詩誰復似康衡吴明可詩
酬楊直閣知府　識破人間偽與真自憐擾擾百年身誰教來作剖符客
仍更去為分閒人故里溪山空入夢舊家亭館想生塵顧言天意終從欲
歸去林間度幾春曾勧詩和蔡瞻明知府　公才秪合在瀛洲一笑何能
欲枕流日者簡書成六鑿天其盤錯到三休欄干靜倚江濤闊舟楫冷搖
煙雨秋大手家風傳相業高情莫易攬清愁李壁詩知府文袖賜新篇愈
歎精奇兔綴俚辭千覽采　書邊慣度短紫實心和南山扣角謳霖霖紫
隨風入夜熒煌行見日升朝自憐鏡裏吳霜滿難斂毫端海蜃樓好是誰
陽桃李樹春風新照王麟勝　知府李大謙大異。持枉新詩存問甚厚以
謝　益代今推貫鮫臣朝來有使到漳濱稍請逆境寧非夢不隔寒黃始
是春菜甲旋鋤聊誑口茅堂新葺且怡神故應猶喜斯文在風雨鳴雞夜
向晨上二聯一作書日鋤科頻攻自也隨逐客到江濱功名多拱令稍貴。

榮悴相因秋定來。又求縣一作北懷難與時入道，展轉愚公夜向晨。
起岩詩李提刑自變憲知常德府　十年蹤跡兩參商，解后天涯一詠觴。
老景不堪朋舊別，客懷惟覺歲時長。猛辭蜀道浮江白，穩上吳船遡詔黃。
我欲着鞭歸路日，更期相過水雲鄉。送資深知潼川府　昔日班行憶
舊游，天涯今已說離愁。珠璣咳唾頻傾倒，風月江山幾倡酬。三接自應還
北闕，一麾猶欲惠東州。與君久賦尊驢約，更約同登竹葦舟。史浩詩次任
秘監龍圖知洪府古詩拕　天子詟中萬頃寬，照人英采玉峯寒。難將凜
凜虹蜺氣，易捨戔戔獬豸冠。秋在石渠同過雁，春回江渚卻鳴鸞。由來內
外俱行道，達者何曾異軟看。沈繼祖詩送直閣劉郎中知平江府　星郎
星使兩俱優，三輔黃圖帝選侯。萬里登瀛超弱水，一輪有月照蘇州。刀飛
雪練誇鱸膾，雲作奇峯簇虎丘。太守能書傳寶帖，洞庭應寄橘千頭。送
洪內翰知太平府　文章有正派，此派公獨傳。中絕僅如綫，鸞膠真續弦。
自有科舉累，吾道幾棄捐。相挺入茫昧，一律爭鼓玄。誰洗新學腸，少愈自
聖顛。斯文日瑑喪，未喪聞諸天。上帝實惠顧，為時生此賢。高文破崖岸，天
地發大全。論事似陸贄，實錄如史遷。緒餘寄吟詠，直追風雅篇。根本於丘
軻，道德其淵源。如奏清廟瑟，三歎遺音存。如聞陽春曲，和者寡寡焉。公昔

在西掖，絲綸代王言。晉史俱脫脫，愚湧驚飛泉。玉堂久揮翰，夜席屢為前。
禁中得頗牧，可但詞采妍。草書招贊普，傳檄定幽燕。欲清塞北塵，自許素
志堅。經綸天下手，繪像期凌煙。異論忽矛盾，去國何翩然。中伯宣輔相，有
時于蕃宣。帆錦落天東，寒色與江連。雪意聚忽散，厲字整復偏。行行采石
江，斗酒酹謫僊。古來文士貴，寵數極異恩。金井沃醉面，落筆動至尊。顧言
技諧者，以雪千載冤。偉哉抹靴氣，寧復事拘攣。異世儻同調，一櫂五湖船。晝
溤山詩和新成都知府鄧潤甫溫伯內翰道中見寄與鄧本郢文冰
舸秋離峽，長江水鑿堤。郡樓高送別，客袂摻分睽。前後聲難繼，升沉分不
齊。私心嘗有待，得意幸相攜。千里聞鳴鳳，三年倦割雞。一衣纏性命，萬事
錯端倪。英俊聯翩起，清華直上躋。平生依筆硯，俛首失鋤犁。同嗜飧秋菊，
忘言病夏畦。精籥分玉石，去住即雲泥。近列多鴛鷺，誰人享駃騠。佪翔趣
鳳閣，隱約駕鵷栖。訓誥資溫潤，衣冠出品題。風流清憲府，威望藹朝閨。戚
彩江湖樂，觀濤歲月稽。還朝垂拱北，易帥華陽西。舊德傾中外，歡謠浹庶
黎。忽聞旌旆近，頓解薄書迷。一笑何勝喜，高談為少低。長篇追杜老，餘論
及曾谿。把酒聽新闋，尋山傍小蹊。歆斜行疊嶂，空曠上危梯。拾掇留樽俎，
蕭踈愧糗梨。故人難會遇，壯士合悲嘶。物理紛無定，年華去可懷。王師行

解甲，盟府佇盤圭。劒外聲文鐸，關中息戰鼙。時清數相見，寧望勝金犀。
送張子立龍圖知鳳翔府　公家濟水源，愛蜀如蜀人。公凡五入蜀，東峽
西峨岷。門生變交游，故舊成姻親。蜀味皆吾飧，蜀音即吾民。潼川最後至，
既至情彌均。惡不待公刑，善不須公仁。雍容如一家，笑語聞四隣。山時參
公府，登鼻看斧斤。舉動出至誠，感久疑為神。詔書西出關，馬首北向秦。遠
行客辭家，擁別兒戀親。公歸且大用，顧蜀還無因。風吹摘勒花，雨壓長平
塵。清臺為公壽，公飲不過脣。樂我奉公歡，裝塵適兹辰。物色莽牢落，人情
浩酸辛。已辭尚可聽，少駐叟車輪。魏了翁詩送杜兵侍李辰以華文待制
知遂寧府　敝貂衝寒馬聲澌，餘杭門外送歸客。去年曾送六未幡，楊瀘
州任漢州張眉州，今年又送四千石。戍水康及杜史有三令相後先。是時
有同時得縣者楊伯洪楊仲博杜陽安米茱蠶崖去如織，濛濛風雪人氣
滯。漢漢烟塵劒花蝕，獨立長空倚天壁。幾度乞歸歸未得，貳卿聳聳天與
姿。不肯隨俗相脂韋，聲名早落虞舜聰。寔槁寔佩明光暉，虞舜已死不復
返。雲埋蒼梧天地悲，萬物與歇各有期。人生出處寧無時，攬梧結佩下賓
漢。蔔得吾志官無畢，史臣昨侍玉皇案。愛民一語何敉敉，公陛辭日上云
卿到蜀中。切宜亞力愛民。顧公領此深長思，民力竭矣誰其知。更須同志

共此事，則公且去吾亦歸。張嵲詩奉送知府郎中　文章足並漢西都，老
大時時有著書。共歎微言追正始，不徒能賦似相如。代言方佇如綸詔，攬轡
今乘刺史車。他日來歸司帝制，未應編隱効王舒。何澹詩和趙知府延
綠韻　柴門三月參秋寒，日與魚樵自往還。千騎育來延綠閣，一杯相屬
對青山。句工烟雨空濛際，筆妙龍蛇夭矯間。從此小園增信價，不妨長作
老農閑。纂容彥達詩上知府張朝請　我公政事誰與儔，宛似當年陳太
丘。德星光芒臨寶婺，和氣薰蒸凌素秋。天理人為默相應，果見豐盈入詎
詠。浙瀆諸郡正憂勞，粒上三農獨歡慶。雨調風若無乖愆，六穟三禾大有
年。不須更看斗魁履，賜自我公旂論天。朝廷勤勤念方面，天以公從人主
願。近火還珠昔證聞，多稌遺秉今纔見。德度恢恢真絕倫，北斗以南能幾
人。繡衣風憲榮光近，熊軾威儀恩命新。判溪之子少也賤，為米折腰來佐
縣。五袴于今預蜀歌，三語何時同晉掾。公不見黃金百鎰未為優，李布一
諾百不愁。又不見李白不顧萬戶侯，惟願一識韓荊州。賤子聞公名已久，
今幸將身托趨走。短歌不惜賦漁陽，此聲未使羞雞口。周行已詩次邢元
輔知府韻　飄零南北道，祇為草堂留。佳句堪排悶，端居正復愁。何年尋
舊壑，無路借前籌。擬訪乘槎客，真仙不可求。　高齋連大廈，妥隱客心舒。

每發難逢笑時鼈未見書艱難思意重寥落舊游跡欲買西河地終馬此
荷鋤陳璀詩呈知府司封二十韻　錦帳含香士高名歷搢紳南昌移皂
蓋東潁想朱輪孝悌資延壽耕桑賴信臣優游千里治談笑六朝均竟日
庭無訟春年俗已淳休誇兩歧秀未若四時春近遠皆霑澤施爲固有神
歡謳逢別壤美績播嚴宸鳳葉冰壺潔終期驥足伸燕閒成吏隱蕭灑得
湖濱煙柳籠亭檻雲波盪釣綸微風牽藻荇小棹送鱸蓴修作堂中客懸
陪席上珍開罇寧草草延語每諄諄齷齪才非異吹噓意獨親摘鞭方避
逅攬轡又逡巡嚴巧裁新詠緘題及鄙人曾劉風自古李杜格殊倫幷賜
欣愉甚臨分感歎頻悠悠京國路重染滿衣塵韓元吉詩送杜少卿起莘
知遂寧府以高名千古重如山爲韻七首　男兒生世間身名要俱高苟
不得其所富貴輕鴻毛古來獻言士忠嘉極夔皋尚友千載餘斯心豈徒
勞　十年天壤間父矣聞公名詞華少陵係臭味脩水甥一着獬廌冠讜
論鷙縱橫九卿固美秩不如俱專城　國朝御史府一代名多傳暫退或
久廢始愚亦終賢得失安足論俯仰歲已遷但存愛君心豈憂時命蹇
厚味得無毒良藥信多苦毒留患滋生苦過疾自愈吾君免辟賢事業方
復古公行幸遄遄去國猶去魯　靈旗出江淮犀甲不秦隴天聲驚狂酋

百戰有餘勇手歛權貴避膽落將士懊誰歟任司直用捨繫輕重　西京
蜀都望淵雲暨相如鄭誼知不足文章馬取餘粲然見風采吾非斯人徒
峨峨眉山陽不但聞三蘇　征帆轉吳楚涉江指岷山富貴歸故鄉昔人
以爲難大府固可樂高風亦難攀豈必待政成甘泉行賜環郭功父詩將
至壽州先寄知府龍圖三首　感君招我欲論詩故歲新年頗後期冰塞
大江舟渡晚雪迷官道馬行遲深深畫戟雙開處淺淺梅花半綻時北闕
除書應已到願陪祖帳捧環巵　短帽輕衫信馬啼只愁吟社與樣期晚
回谷口禽聲軟寒來梅梢春思遲幸挹清標憐野逸肯將孤憤累明時聽
公高論何時盡應此醍醐灌漏巵　米石江邊寂寞歸壽陽重到信前期
聞韶忘味寧非美傾蓋論交已恨遲白鳳文章元出衆青雲岐路合逢時
杏花正怯清明雨強欲留連更一巵　晏栻詩寄翁宣州知府鄉兄可
大夫　伏君真是十年兄拔老相看眼更明入省早推何水部作州今見
謝宣城應憐遠岫雲俱曉定夢澄江月共晴安得陪公觴詠後春風桃李
滿交情　梅堯臣詩送王少卿知宣州府宣本無王字今從江本　汴水清
明下宣州大守行鴨頭吳蕩漾燕尾楚船輕族本三楊重詩從小謝清州
民還寂寞門下舊通名　晁沖之詩一韻再答少蘊知府蝎和四兄以道長

句幷見寄　錦袍昔是詩成得別墅今非棋賭來山蔚藍光交抱含水桃
花色合圍臺通人竹塢深深入謝客松扉遠遠開定與西湖爭勝負只應
唯欠使君杯　塵埃自與青雲斷歲月誰令白髮來數口無歸關外客一
春力盡望鄉臺常聞水上鷗從遠只老龍中鶴任閒日日避愁無處所直
須到手不停杯　胡宿詩寄蘇臺知府蔣密學　清德臨藩第二回東南時
望滯鹽梅武林閒歲移星座溫樹多年直斗魁楚客江山供遠思吳王風
月蜀高才空傳宴寢凝香句公吳中有後題詠好事者多摘作句傳誦郡
丁文酒無因得仰陪　酬杭州知府蔣密學以移潛見贈之什　雕章傳
贈至蘇臺盥手焚香日幾回玉札已叨三錫命瑤華兼枉二南才清明花
卉迎前發紫翠湖山滿望來曾是綷紗爲弟子故時經帙許重陪尚歡詩
秋日長安上河中知府　葉葉紅珠落漸殘一川秋色望長安山河百二
依然在宮闕三千忍更觀花萼草荒遺堵壞蓬萊雲斂暮陰寒送君此地
斜陽裏執手臨風欲別難廣西蒼梧志葉夷中奉贈德新知府幷呈明德
通守時中判府良心長司書卿知事華兄本字是中　朝發端溪縣夕憩
蒼梧城蒼梧有賢牧察采悲時英宴我南薰樓宿我嘉魚亭珍肴既重列
美醞仍細傾莫夜繼秉燭優巫陳楚聲酒闌吐肝膽驪馬若平生黽勉服

王事行邁有期程贈言無誇辭因之寄深情　周端臣詩上知府寇相公
文武衆全才何人更可陪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聖主詩方和親王賦
始廻鎮臨求二陝調燮輟三台鳳閣須重去龍旌暫擁來下車三度雨上
事數聲雷未暇聰珪璧先蒙訪草萊幾思趨相府恐懼復徘徊陳子高詩
送高彥平之高郵府　高侯去守高郵府江上秋清正趣裝五馬風流何
俊偉群公飲餞極輝光移舟漸覺吳雲遠到任先看野菊黃盛世人民須
教化近淮風俗易剛強文翁舊著興儒績黃霸從來治郡長留取姓名循
吏傳史將清白遺諸郎劉龍洲詩慶周益公新府　潭潭新府列名卿玉
帶金魚喜氣橫能廣萬間庇寒士定容駟馬向高閎午橋莊上江山秀獨
樂園中花草榮才作美哉輪奐頌清臺又奏相星明元王惲詩潛齋歌贈中
山知府史子華　潛齋有志操不爲浮榮汚染束劇豪習執之詩與書吳
鉤佩錦帶寶校千金駒溢目不回顧棄如屣中道嘗出試所學三年事徹
輸衛人樂安使歲計公有餘淵潛不自珍貽然藹芳譽不覿五載強去冬
會燕都與語覺道勝行身老諸儒神王氣骨清兩目秋鷹瞿扣門來別我
未暗擁高車去作定州尹志意何安紓余思潛之功於焉見容與中山物
繁稱奧區燕南劇郡此要途大兄持節官衙湖四郎按部參旗墟一門鼎

足列清要正有報國忠而勿徙香燕寢供坐嘯紅旗鐵馬無遑處心清事
簡自多暇輕裘錦襴光鄉閭况君才高足爲治聲聞日向天朝起書來不
必諮羌議丈八益邊有二蘇蕭斛詩送趙仁卿知歸德府　樞庭謫光烈
之子振家聲方拜睢陽命遽傳河決驚寧當師大禹不爾法盤庚赤子元
無罪行推父子情趙子昂詩送吳汀洲　七閩南去路崎嶇五馬承恩出
帝都地氣噓閩令有雪民生寧佀昔無穤山城美酒傾鸚鵡旅館春深聽
鷓鴣他日相思應悵悵離筵不忍賦驪駒傳與礪詩送安伯寧知沔陽府
久說二車賢新聞領郡尊披書辭北極建節指南天水國春爲市沙村
夜種田雞栖桑雨外魚網荻風前山猷荆人璞江通郢客船使輶當竹過
賓筆陽花傳訟獄平如水閭閻望若仙政成聽衆最勲業進貂蟬勝仲權
詩留別楊知府　汪洋碧海不生瀾磊落長松柰歲寒五百里分唐甸服
二千石重漢衣冠囊分玉粒情親厚花簇金鞍禮數寬臨別殷勤後相矚
欲酬知己道應難藍靜之詩擬河泊贊知府　朝回領旨擢魚油白髮微
官日夜憂自顧淵溪惟數畧非如江海有吞舟邊城寺吠真長計黎庶歡
答不可求誠欲事君宜奏免軟陳氏隱在邦佚楊仲弘詩寄松江汪知府
君爲郡守屢豐年能使歡聲塞市廛洋水薦游聲甚美鈞金並入聽無

偏漁河夜集千家網蜑海朝凝萬竈烟宥客况聞才子盛謳歌宜屬後人
傳馬需庵詩贈貢祐之知府　曾指長安是日邊將軍今入玉門關直知
介于十年別只恐終軍兩鬢斑好景盡歸詩句裏封侯都在笑談間漢庭
莫道歸來晚不斬樓蘭未肯還　國朝謝肅詩送朱止善知福州府
聖主御天圖盛治侍臣薦剡及遺材殿庭曉奉丹符出閩海春迎五馬來到郡
應修使君閒過家還上越王臺共傳富貴如翁子半百聲名動上台　送
唐知府還朝　淮甸古來多俊傑府公今代吏賢能三年作郡民父母一
日還朝帝股肱天近儲宮雲海潤風隨官舸曉雲層錢清光上共相送光
賈劉公百倍增　龍興採花上知府　實界仙葩數兩僮輕塵拂面採車
四春衣香重飄金谷曉檻粧寒傍玉臺喬閣獨存徐孺榻宥筵今盛孔融
杯詔華賁偏芳遊在綠水紅蓮次第開荅祿與權詩送徐知府赴京丞陽
漢祖昔龍躍豐沛多股肱唐宗起晉陽河汾盛豪雄赫赫
大明朝創業濠泗中來時淮楚士奮若雲從龍使君蘄黃秀擇事知所從一
麾守東洛靡然皆向風下車予黎庶豺狼咸絕蹤至今洛下氓頌聲歸茂
功則聞赴京
闕骨車灑水來

聖心眷人牧煌煌達四聰顧言求民瘼一一報
宸衷坐令堯舜澤熙熙四海同垂拱建
皇極鴻烈傳無窮顧祿詩留別閩封知府唐公希孟十六韻　山水鍾靈出異
人昂然玉立一長身方聞領薦登華省即見承
恩拜紫宸自昔明良興盛治當今際遇盡名臣引班每侯金門曉典禮常依
玉殿春詩思新奇
明主愛名高清白古人隣曾因揀詔經三楚亦爲觀風到七閩隨處江山供眺
覽殊方民俗賴咨詢十年侍從恩榮異一旦超遷寵數頻豸角從冠方執
法麟符剖玉又臨民親與達奉昆岡地官舫儀來汴水津白叟黃童歌五
袴米鰯皂蓋擁雙輪才如賈董應無忝政與龔黃可比倫吏喜謙恭能下
士每蒙推獎過高賓春風行郡縣華騎雪夜持盃斲錦鱗我愧形骸多放
曠公於交義寂殷勤他年相憶都門道應對梅花一愴神余闕詩送觀至
能赴歸德知府　善理崇富數長碎等烹鮮况茲久鍘療望治切宸淵綬
組承明裏結駟雙闕前燕郊芳草歇商墟大火懸高懷濤霄漢攬轡殊慨
然撫予昧時用載橐從甘泉廡間兩岐詠爲予書汗簡張孟僑詩寄宣城
楊用賓知府　使君曾隱柘亭山山下扁舟屢逍遙半壁倚空蒼戴石一

夫乘除虎當關舉書避世星辰表玉帛搜賢霧霧閒竹滴維稍倍惆悵漁
樵放曠幾人閒劉景文詩送江寧知府林公修撰十韻律　昭代尊儒學
惟公簡拔頻文章分造化事業在經綸天馬來夷路人龍操要津幾年刊
大典四海屬名臣汲引親珠共光華出入均玄輝賦江練文暢詠汀蘋公
迷于宣城去與二郡道契巖廊久恩隆建鄴新七朝皆故事十郡得仁人
豈晚還西掖終朝對北辰一言調鼎味膏澤被斯民陶凱詩送右史知武
昌府　龍持長節擁雙旌漢水荆山俯郡廳關吏已先知紫氣蜀人依舊
望流星百壺新酒辭臨桂一筯寒魚宿洞庭此別又爲猿鶴笑十年衣袖
尚青青僧無詰蘭雪軒詩送徐知府歸紹興　休官佚擬濯滄浪富貴何如
歸故鄉禹穴舊藏書籍古越江新夢釣絲長醉時歌罵漢藤白去後人思
崖石蒼我亦明年登王凡期君九里萬松行釋非空上人詩贈徐知府歸
紹興　五馬承
恩出
帝鄉南來紫綬綰金章草深白鷺迷沙渚樹擁青螺起石岡
聖主求賢須賈董使君爲政擬龔黃隴頭麥秀春多穗浦口珠還夜有光楊柳
秋清還帶雨蒹葭露白不勝霜桂冠便擬歸南畝戲綵先應上北堂潮入

斗門和月落。山連台嶽帶雲長。巾車時訪雲門寺。吟入蘭亭幾夕陽。御
建送李宣徽 侶見知真定府口號 匈奴舊畏李將軍。今日重來幾代孫。
旗尾飄揚山燒裂。馬蹄勝踏塞塵昏。胡兒揺穎朝南
闕
天子垂衣向北門。蒙府事閑刀斗靜。碧潭佳景日開樽。李璧詞 小重山
數椽甫葺。知府載酒。龍臨鍬次日近環湖所賦韻。爲一杯壽。燕雀風輕
二月天。一枝何處是。家園有花不惜是。誰憐生嬾怕。不爲老人妍。肩簦擁
連娟。高情時載酒。鷗湖邊。略無雕飾自天然。新詩好。品第入來絃。滿江
紅 知府丈龍教和蔣洋州樂府。蔣亦有書遺吳閒所贈石君無恙。鍬次韻
上呈。并以寄洋州也。 簾捲東風。林外鳥啼。姑惡政。追還花梢。紅綻柳梢
黃著。散策丘園容嬾。折衝樽俎須雄略。但有書盈屋酒盈缸。還堪樂。嗟
每被浮雲。縛黃梁夢。新來覺。悄秪愁湖海。故交遼邈。一紙素書來問我。歎
峯蒼玉何如昨。更幾時夜語落簷花。同春酌。 南歌子 偶與子建小酌。知
府秘書息然臨顧。此一段奇也。鍬成小闋呈二使君。 紫綬新符竹葉穠
老弟兄。西風吹棹過湖亭。楊柳大渠相伴也。多情。 況是瀛洲侶。來同酒
盞傾。白湼渾不避雙旌。一種風流人似玉。壺清。丘宗卿與雅詞 浪淘沙 來

都大知荆州作次韻謝之 瀟灑五湖僊。踏偏塵寰。吟哦長憶雨松間。邂
逅相逢還一笑。璧合珠連。 風采照衰殘。妙語冷然。妓圍香暖簇金蟬。端
爲故人情未減。醉玉頹山。 耿元鼎詞 吾連駕送阜卿顏謨知建康府 暮
春清晝。政鸎轉夏林。業陰初秀。鼓角譁雄。旌旗明滅。寳馬又還西驟。山水
六朝堪畫。宮闕千門如綉。印懸斗。試元戎小隊。花間迎候。 芳酎爲公壽。
帶雨梨花。未用啼紅袖。玉帳風前。胡床月下。談笑要清群醜。桃葉渡船應
在。太白酒樓依舊。暫回首。
看槐班爰立。沙堤成就。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九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諭德臣汪鏜
書寫監生臣許澄
監生臣陳子廷
圈點監生臣姚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　六姥

府

明府

明府 賓退錄唐人稱縣令曰明府而漢人謂之明廷見范曄書張儉傳明府以稱太守山陰老叟稱劉寵劉翊稱种拂高獲稱鮑昱皆然西漢佚聞張湯為左馮翊杜邯歸平陵望寺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注云郡守所居曰府明府者尊高之稱韓延壽為東郡太守門卒謂之明府亦其義也雲麓漫抄韓延壽傳明府注郡騎吏稱太守為明府參梁人亦如之唐人則以明府稱縣令杜子美詩從二明府續處覓錦竹詩云華軒藹藹它年到錦竹亭亭出縣高江上舍前無此物幸分蒼翠拂波濤題終明府水樓云看君宜著王喬履是也既稱令為明府尉遂曰少府曾慥類說凡飲以一人為明府主斟酌之宜酒慍為觥官謂冷也酒狂為晉政謂熱也宋宋起巖集林晞仲墓誌　知公者爭招致幕府而郡光慶以曾孫按牘叢委公從容涉筆具得領要而邑人狀望曰何為奪我明府文苑英華駱賓王上瑕丘韋明府啟　側聞觸籠戴鷁負垂天而鵾形伏

擬鸞跡望絕塵而駿足踐以遊蓮䗶網集作遐䗶悟宋玉疑於襄羅在藻述波顧蒙莊於照轍是以臨淄達婦寄求紲於齊牒蜉郢下客效虞囊於趙補伏惟明府公緯跡集作比瓊峯靈丘集作岳蔽丹霄之景圖表珠浦集作溜神泒集作泛沃清漢之波玉札飛文綵弘詞於楚傳集作傅金藏緝藝味玄集作非道於扶陽學蘭晥而主姿漣瀾理高門之慶產鋼鋖而瀉鍔荆藍資象緯集作德之禎早集作幼辨猴羊演飛龍之秘策風謨孔雀對家禽之辯詞赤野浮炫價之光珠胎瑩色舟究隋來俠之迅風奕含彩靈楳轉壁鏑遠照於蘭池神府驚蟾韻清音於桂浦談叢歎韻嫋餘芳集作組餘氣於九蘭筆海飛濤駭洪波於八水於是縉銅麟而製錦見郵化決下車悲乎攬轡德聲洽詠佇風飆十地之雄道化徧謠惠靈灑三天之渥犙中牟之馴雉豈懼馳媒驚重泉之瑞鷙非關照舞雖則塵飛范甑無銀有結綬之華而乃調理家絃烹鮮屈函牛之量加以琚琴白屋獨謗青衿延張泌於鷔輪引王終於側屐遂使潄流遠客望騏足以雲蒸栖泌遺材集作才款龍門而霧會賓王緯蕭末品拾艾幽人寓跡寧壇托足直之秘践托根磬渚栽戰勝之良踐集作圖章以奉訓趨庭集作承情回於理窟從師負笈苦性識於書圖集作林至於九流百氏頗綜緝於三字

集作包其異端萬卷五車亦研精集無猜字其奧青將欲優游三樂負杖以終年栖遲一丘鳴絃而卒歲以辣蔬集作精錄不驕甘旨之養屢空簞笥無餘集作質朝夕之歡寧展是以祈南陽之捧檄擬毛義之清塵思魯國之執鞭斷孔丘之餘志屬以商集作秋秋應節素集作爲序戒時飈金將露玉俱清柳黛與荷緗漸歇寔含臺振藻之日集作豫摛集作雕經析理之期不揆凋朽之材竊冀遷喬之路輒祈泛愛輕用自媒儻荆璞無欽於見珧集作無光致疑夜光不遠於集無於字按劍則沉骸九死終望衔珠須首三泉猶希結草載塵清覽一作鉴矚影外驚集作或塵清觸聽影外魂冒黷威嚴倚心內駭謹啟　上梁明府啟　竊聞薛邑開琴稱鴻說於彈鋏夷門佇駕顧侯嬴於抱關何則志合風雲戴笠均乎乘馬情諧道術忘筌貴乎得魚是用挹蘭言於斷金欽蓮心於匪石庶清音動聽實流水於手絃妙思通神叶薰風於郢匠以上與上張司馬啟同伏惟某公儀天峙構層基控射牛之峯浸地開源驚濤蹴釣鼇之浦至夫封侯廟食拖金張以為鴦三主七公單袁楊而岳立故得重窺遠鏡湛月露以流清茂趾霞鋪駕雲門而擢秀若乃傳聞張記辨晉國之黃熊將聖多能識吳門之白馬言泉激遐驚瀑布以飛瀾文江濬虛涵灈錦而翻浪自早未掃至

翻浪七十字與上張司馬啟同於是功超食駟位典烹鮮水鏡澄瀾照狄鸞之舞影鳴琴動操叶馴翬之推責既而盛德有隣佐皇華而省俗居尊不器屈輔軒而觀風某疾抱支離材均擁腫自弱齡植操本謝聲名中年誓心不祈聞達始則執鞭為仕希里希千祿之榮次則捧檄入官私庭庶代耕之祿然而忠不聞於十室學無專於一經退異善交道殊巧宦將羊角而退者捨矣無津附驥尾以上馳遐馮難託實欲垂竿扶餌晦名迹於渭濱抱甕灌園絕機心於漢渚幸屬乾坤貞觀萬克光華萬山動萬歲之聲德水應千年之色雖無為光宅忻頂比屋之封而有道賤貧恥作歸田之賦從自竊於至之賦一百五十五字與前奉上太常伯啟同明公顧躬成飾唳鳴為恩滿微淵於江波流木光於降燭齒翕遼李伯丹山於帝梧鳴石浮川應黃鍾於傑管敢不心也誰能望焉謹啟　唐柳宗元集送寧國范明府序　近制凡得仕於王者歲登名于吏部吏部必參其等列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為曹謂之甲名書為三其一藏之有司其二藏之中書泊門下每大選置大考績必闕於會驗而視其成有不合者下有司罷去甚眾由是吏得為姦以立威賊知而弄權謊竊冒多而其示其實必求端愨而習於事辯達而勤其務者命之官而掌之居三年則又益其官而後

去其職有范氏傳其者始來京師近且多言其美寧相聞之用以爲是職在門下甚獲休聞初命京兆武功尉既其成績復於有司爲宣州寧國令人咸曰由邦畿而調者命東西部尉以爲美仕范生曰不然夫仕之爲美利乎人之謂也與其給於供備執着要於化導故求發吾所學者施於物而已矣夫爲吏者人役也役於人而食其力可無報耶今吾將致其慈愛禮節而去其耽偽淩暴以惠斯人而後有其祿庶可平吾心而不愧於色茍獲是焉足矣李斗爲殿中侍御史以是言也書於其條咸恍而尚之故爲詩以重其去而使余爲序渠何遜詩敬酬王明府　星緯初可見月出來戍光澄江照遠火夕霞際連犄賊軀臨不測玉體畏垂堂念別已零淚況乃思故鄉唐駱賓王集和李明府　傳聞葉縣復飛向洛陽城馳道臨層旅津門對小平霞殘疑製錦雲度似飄纓蒲悵滿江徹塵虛范甑清譙怜衛斗氣猶向匣中鳴陳子昂詩送梁李二明府　貫書猶在漢懷策未聞秦復此窮秋日芳罇別故人黃金裝屢盡白首契逾新空美雙鳧鳥俱飛向玉輪李太白詩春日獨坐寄鄭明府　燕麥青青遊子悲河堤弱柳鬱金枝長條一拂春風去盡日飄揚無定時我在河南別離久那堪坐此對牕牖情人道來竟不來何人共醉新豐酒遙水兩崎鄭明府　天宮水

西寺雲錦照東郡清湍鳴迴溪綠水繞飛閣涼風日瀟灑幽客時憩泊五月思貂裘謂言秋霜落石蘿引古蔓岸筍開新籜吟玩空復情相思爾佳作鄭公詩人秀逸韻宏寥郭何當一來遊愜我雪山諾魏郡別蘇明府因北遊　魏都接燕趙美女誇芙蓉淇水流碧玉舟車日奔衝青樓夾兩岸萬室喧歌鍾天下稱豪貴遊此每相逢洛陽蘇季子劍戟森詞鋒六印雖未佩軒車若飛龍黃金數百鎰白璧有幾雙散盡空掉臂高歌賦還邛落魄乃如此何人不相從遠別隔兩河雲山杳千里何時更杯酒再得論心胸自漢陽病酒歸寄王明府　去歲左遷夜郎道琉璃硯水長枯槁今歲勅放巫山陽蛟龍筆翰生輝光聖主還聽子虛賦相如却與論文章願掃鸚鵡洲與君醉百場嘯起白雲飛七澤歌吟淥水動三湘莫惜連船沽美酒千金一擲買春芳張九齡曲江集贈澧陽韋明府　君有百鍊刃堪斷七重犀誰開太阿匣持割武城雞竟與尚書佩還應天子提何時遇操宰當使玉如泥李嘉祐詩仲夏江陰官舍寄裴明府　萬室邊江次孤城對海安朝霞晴作雨濕氣晚生寒苔色侵衣桁潮痕上井欄題詩招茂宰思爾欲辭官送房明府罷長寧令湖州客舍　君爲萬里宰惠及五湖人未滿先求退歸閑不厭貧遠峯晴更近殘柳雨還新要自趁桂陸明年難樹

親劉文房詩出豐縣界寄韓明府　廻首古原上未能辭舊鄉西風收暮雨隱隱分芒碭賢友此爲邑令名滿徐方音容想在眼暫若升琴堂疲馬顧春草行人看夕陽自非傳尺素誰爲論中腸送袁明府之任　既有親人術還逢試吏年還萬千里閑村樹與家全雪覆淮南道春生穎谷煙何時當報政相府待聞天錢起詩和蜀縣段明府秋城望歸期　製錦蜀江靜飛鳧漢闕遙一谿風靡草再視露盈條旅望多愁思秋天更況寥河陽傳縣藻清韻入歌謠長安客舍贈李行父明府　歲發偶時少知人自古難遂令丹穴鳳晚食金琅玕誰謂兵戈際鳴琴方一彈理煩善用簡濟猛能兼寬夙夜念黎庶寢興非宴安洪波未能整何樹不驚鸞見寫傳京輦吡心縣灌壇高挽精普雨長初生秋寒旅食還時客飢年亦盡歡親勞擕斗水往往救泥蟠但恐酬明義蹉跎芳歲闌送馬明府赴江陵　陶令南行心自永江天極目澄秋景萬室遙方犬不鳴雙鳧下處人皆仰清風高興倚湖山門柳蕭條變雅閑黃花滿把應相憶落日登樓北望遲送武進韋明府　理邑想無事鳴琴不下堂井田通楚越津市半漁商廬橘垂殘雨紅蓮折早霜送君催白首臨水獨思鄉獨孤及毗陵集送義烏韋明府妙年能致身陳力復安親不憚關山遠寧辭簿領勤適江雲滿路到縣

海爲隣每嘆違心實兵門正早春杜子美詩敬簡王明府　葉縣郎官宰周南太史公神仙才有數流落意無窮驥病思偏秣鷹愁怕苦籠看君用高義耻與萬人同重簡王明府　甲子西南異冬來只薄寒江雲何夜盡蜀雨幾時乾行李須相問窮愁豈有寬君聽鴻鴈響恐致稻粱難寄狄明府博濟　梁公曾孫我姨弟不見十年官濟濟大賢之後竟陵遲浩蕩古今同一體比看伯叔四十人有才無命百寮底今者兄弟一百人百狄四十狄幾人卓絕秉周禮在汝更用文章爲長兄白眉復天啓汝門請從曾公說曾公即曾祖太后當朝多巧計狄公執政在末年濁河終不污清濟國嗣初將付諸武公獨廷諍守丹陛禁中冊決詔房陵前朝長老皆流涕太宗社稷一朝正漢官威儀重昭洗時危始識不世才誰謂荼苦甘如薺汝曹又宜裂土食身使門戶多旌棨胡爲飄泊岷漢間干謁王侯頗歷詆況乃山高水有波秋風蕭蕭露泥泥虎之飢下巉巖蛟之橫出清泚早歸來黃汙人衣眼易眯扶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奉辭尚書頌德敍懷斐然之作三十韻　南征爲客久西候別君初歲滿歸鳧鳥秋來把鴈書荆門留美化姜被就離居閭道和親入垂名報國餘連抃不日並八座幾時除往者胡星孛恭惟漢網踈風塵相澒洞天地一丘墟賊危鸞鸖

圻管纂翡翠盧鋪。陳排敗道蒼梁失儲胥。文物借逃狩。親賢病捂据。公時阿鐵綸。首唱却鯨魚。勢摧宗蕭狗狩非一。范睢飛旗太行道。血走浚儀渠。淦口郡仍會。盜關憤已纏。紫微臨大角。皇極正乘輿。賞從頻峨見。殊私再直廬。豈惟高衛霍。曾是接應徐。降集翻翔鳳。追攀絶衆狙。侍臣雙宋玉。戰策兩穰苴。鑒澈勞懸鏡。荒蕪已荷鋤。簪裾來狀述作。墨此憶吹噓。白髮甘閒長。青雲亦卷舒。經綸功不朽。跋涉體何如。應訝耽湖橘。常餐占野蔬。十年嬰藥餌。萬里狎樵漁。揚子淹投閣。鄒生惜曳裾。但驚飛熠燿。不記改蟾蜍。烟雨封巫峽。江淮略孟諸。湯池雖險固。遼海尚填淤。努力輸肝膽。休煩獨起予。 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 今日潘懷縣。同時陸浚儀。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天宇清霜淨。公堂宿霧披。晚酣留客舞。鳧舄共差池。王維詩 送方城韋明府 遙思葭菼際。寥落楚人行。高鳥長淮水。平蕪故郢城。使車聽雉乳。縣鼓應雞鳴。若見州從事。無嫌手板迎。權德輿詩 甲子歲九日呈鄭侍御明府 萬里烟塵合。秦吳遂渺然。無人來上國。瀟灑向新年。世故看風葉。生涯寄海田。屠蘇聊一醉。猶賴主人賢。白樂天詩 潯陽秋懷贈許明府 霜紅二林葉。風白九江波。暝色投烟鳥。秋聲帶雨荷。閒無慶出門吟少人過。匡廬遶鄉夢。依稀望闕歌。共思除醉外。無計奈愁何。試問陶家酒。新篘得幾多。歐陽詹詩 贈會山李明府 外戶通宵不閉閒。抱孫弄子萬家閑。若將邑號稱賢宰。又是皇唐李會山。皮日休詩 送李明府之任南海 五羊城在蜃樓邊。墨綬垂腰正少年。山靜不應聞屈鳥。草深從使翳貪泉。蟹奴晴上臨潮檻。燕婢秋隨過海船。一事與君消遠宦。乳蕉花發訟庭前。陸龜蒙詩 奉畫之官直到秋。嶺雲深處見龍樓。居人愛近沉珠浦。候吏多來拾翠洲。賓戟畫應輸紫貝。螢書多學佩金鉤。知君不戀南枝久。拋却今冬白蜀表。羅隱詩 送丁明府赴紫溪任 金徽玉軫肯踌躇。偶滯長途半月餘。樓上酒闌梅折後。馬前山好雪晴初。藥公社在憐鄉樹。潘令花繁賀璵輿。縣譜莫辭留舊本。異時時度史何如。黃滔御史集 贈宿松楊明府 溪上家家禮樂新。始知爲政異常倫。若非似水清無底。爭得如水凜拂人。月挑聲和琴調唱。煙村景接柳條春。官遊兼得逍遙趣。休憶三吳舊釣津。 寄宋明府 北闕秋期南國身。重關煙月五溪雲。風蟬已有數聲急。賴在陶家柳下聞。 贈鄭明府 庭罷衙丈眠看山。真恐風流是謫仙。垂柳五株春婭姹。鳴琴一弄水潺湲。毫斷獄登跡考。駐樂題詩得出聯。莫起陶潛折腰嘆。才高位下始稱賢。 寄湘中鄭明府 縣與白雲連。滄洲向縣前。獄僧同夜坐。江月看秋圓。琴拂莎庭石。茶

捨乳洞泉。莫耽雲水興。疲俗待君痊。 贈班德昌明府 涯涯步數大阿姿。早達王侯不奉知。花作城池入官處。錦隨刀尺少年時。兩衙斷獄兼留客。三考論功合樹碑。須信陽蕭看判史。錦章來紱已葳蕤。韋應物詩 送唐明府赴溧水 三任縣事三爲百里宰。已過十餘年。秖嘆官如舊。旋聞邑屢遷。魚鹽濱海利。薑蔗傍湖田。到此安民俗。琴堂又晏然。 送榆次林明府 無嗟千里遠。亦是宰王畿。策馬雨中去。逢人關外稀。邑傳榆石在。路繞晉山微。別思方蕭索。新秋一葉飛。 張籍詩 答劉明府 身病多時又客居。滿城親舊盡相疎。可憐絳縣劉明府。猶解頻頻寄遠書。 寄陸渾趙明府 與君學省同官處。常日相隨說道情。新作陸渾山縣長。早知三禮甲科名。郡中時有仙人住。城上應多藥草生。公事稀疎來客少。無妨著屐獨閒行。 送扶江劉明府 老著青衫爲楚宰。平生志業有誰知。家僮從去愁行遠。縣吏迎來怪到遲。定訪玉泉幽院宿。應過碧澗早茶時。向南漸漸雲山好。一路惟聞唱竹枝。李頻詩 寄辛明府 何處無奇政。東南有子男。細將朝客說。須是邑人諳。別業空經稔。歸田獨未甘。月凝煙積樹。心貯月明潭。曉鼓愁方亂。春山睡正酣。不任啼鳥思。鄉社欲來參。 贈同官蘇明府 山中鐵內邑。別覺大夫清。薄領分王事。官資寄野情。閒齋無獄訟。隱几向泉聲。從此青霄路。門人是去程。 酬彭伉明府 孫弘閤裏見君初。衣錦南歸二十餘。莫嘆屈聲尤未展。同年今日在中書。 送狄明府赴九江 宰人脩祖德。清白定聞傳。匹馬從秦去。孤帆入楚懸。關山寒食雨。湖上著衣天。四考兼重請。相知住幾年。 送台州唐興陳明府 見說海西隅。山川與俗殊。宦遊如不到。仙分即應無。瀑布當公署。天台是縣圖。逐知爲吏去。有術字惸孤。 送吕壽曹明府 惠人須宰邑。爲政貴通經。却用清琴理。猶嫌薄俗聽。漲江晴漸綠。春嶠燒還青。若宿嚴陵瀨。誰當是客星。 送德清喻明府 桿近雲溪雲。仍參舊使君。州傳多古跡。縣記是新文。水柵橫舟閉。湖田立木分。但如詩思苦。爲政即超羣。韋莊詩 新正日商南道中作寄李明府 相看又見歲華新。依舊楊朱拭淚巾。踏雪偶因尋戴客。論文還比聚星人。嵩山不改千年色。洛邑長生一路塵。今日與君同避世。却憐無事是家貧。 贈雲陽縣裴明府 南北三年一解攜。海爲深谷岸爲蹊。已聞陳勝心降漢。誰爲田橫國號齊。秦客至今猶戰鶴。故人何處尚驅雞。歸來能作煙波伴。我有漁舟在五溪。 酬張明府 愛君詩思動禪心。使我休吟待鶴吟。更說郡中黃霸在。朝朝無事許招尋。 宋之問詩 送合宮蘇明府 欽府誕英規。公才天下知。謂乘羔鷹族。繼入鳳

風池赤縣求人隱青門起路岐翟廻卑少別兒化爲送馳神哭周南境童
歌豫北垂賢我蜀奉倚裴職行來俟　送武進鄭明府　絃歌試寧日城
闕賞心違北謝蒼龍去南隨黃鵠飛夏雲海中出吳山江上微旺謡豈云
遠從此慶綵衣　軍中人日登高贈房明府　函郎日夜陰風斷頻覺朝
來陽候賤涇水橋南柳欲黃杜陵橋北花應滿長安昨晚寄春衣短翮登
茲一望歸聞道凱旋乘騎騎者君走馬見芳菲　盧綸詩送朝邑張明府
千室暮山西浮雲與樹齊劉解雲落紙擁史雪成泥野火蘆千頃河田
水萬畦不知琴月夜誰得聽烏啼　晚次新豐北野老家書事呈贈韓質
明府　機鳴春響日暾暾雞犬相和漢古村數派清泉黃菊盛一林寒露
紫梨繁衰翁正席矜新社稚子齋襟讀古論共說年來但無事不知何者
是君恩　送菊澤王明府　組綬掩衰顏輝光里第閑曉涼經灞水清晝
入商山行境逢花發彈琴見鶴還唯應理農後鄉老賀君閑　送樂平苗
明府　累職比柴桑清秋入楚鄉一船燈照浪兩岸樹凝霜亭史趨寒霧
山城敬曙光無辭折腰久仲德在鳥行　司空曙詩送樂平苗明府　天
際山多處求安古邑深綠田通竹里白浪隔楓林詩有江僧和門唯越客
尋應將數魚處一境表吾心　送永陽崔明府　古劇摩訏地前當桐柏

關煙綿江上雨雲疊楚南山沙館行帆情楓洲候吏還乘藍若有暇精舍
在林間　送菊潭王明府　業成洙泗客皓髮著儒衣一與遊人別仍聞
帶印歸林多宛地古雲盡漢山稀吳燮潯陽隱嫌官計亦非　韓翃詩送
陳明府之淮南　年華近過清明落日微風送行黃鳥綿蠻芳樹紫騮蹀
躞東城花間一杯促膝烟外千里含情應度淮南信宿諸侯擁旆相迎
贈別成明府赴朔南　朔爲三室印晚爲三蜀人送知下車日正及巴山
春縣道猶花衆驛樓江水濱公門輒無事賞地能相親解衣初醉綠芳夕
應採蹲鴟薦佳客齋光遠映西川時閑望碧雞飛古祠愛君樂事感興廢
天外銅梁多夢思　送金華王明府　縣舍江雲裏心閑境又偏家貧陶
令菊月俸沈郎錢黃纂香山路青楓暮雨天時聞引車騎竹外向銅泉
送別鄭明府　長頭大鼻鬢如雪早歲連兵夠錢折千金盡去無斗儲變
袖破來空百結獨戀郭扉巴十春高陽酒徒連此身路傍誰識鄭公子谷
口園知漢選人兒女相悲探井臼前功寔在他人後勸君不得學淵明且
策驢車辭五柳　送齊明府赴東陽　緑緑帆縴桂爲檣過盡淮山楚水
長萬里移家背春穀一官行府向東陽風流好愛杯中物豪蕩仍欺陌上
郎別後心期如在眼猿聲煙色樹蒼蒼　寄維丘竇明府　少年結綬騁

金鞭許下如看瓊樹枝入里親過劭陵伯出門高視穎川兒西遊大府來
乘傳泗上諸侯誰不羨時輩寧將白筆期萬流紆向丹霄見何事翻飛不
及羣虎斑突騎來紛紛吳江無釣楚山醉身寄滄波心白雲中歲胡塵靜
如拂一官又罷行將老薛公薦士得君初即領黃金千室餘纖畫獨親沙
上鳥苓貧惟愛釜中魚憶君與我爲知已步出東門烟樹裏感物吟詩對
暮天懷人倚伏臨秋水別離幾日聞前期鳴雁亭邊人去時獨坐不堪朝
與夕高風蕭索亂蟬悲　別李明府　龍光五世腰青組出入珠宮引簫
鼓醉舞雄王玳瑁床嬌嘶駿馬珊瑚柱胡兒夾鼓越婢隨行捧玉盤嘗荔
枝羅山道士請人送林邑使臣調象騎愛君一身遊上國闕下名公如舊
識萬里初懷印綬歸湘江過盡嶺花飛五侯焦石烹江笋千戶沉香染
客衣別後相思難可見蒼梧雲裏空山縣漢苑芳菲入夏闌待君歸日滿
葵扇　兗州送李明府使蘇州便赴告期　吳吉水國去遲遲白馬吳門
見不遲楓樹林中經楚雨木蘭舟上蹋江湖空山古寺千年石草色寒堤
百尺橋早挽盧家蘭室外珊瑚玉珮徹青霄　送李明府遷州　萬里廻
南湘孤舟入桂陽諸侯迎上客小史拜官郎聽種花細初筵木酌香看
承雨露遠不得藹扶賫　送田明府歸終南別業　敬園此日多心賞憲

外流泉竹外雲近館因逢沈道士比隣自識卞田君離宮樹影登山見上
苑鐘聲過雪聞相勸早移丹鳳闕不須長戀白鷗羣　送李明府赴滑州
渭城寒食罷有客歸東道烏帽背科輝青驄踏春草酒醒孤燭夜衣冷
千山早去事沈尚書應憐詞賦好　方玄英詩登新城縣贈蔡明府　楊
震東來是宦遊政成登此自清憂草中白道穿村去樹裏清溪照郭流
日四山宜永日閑襟五月似高秋不知縣籍添新戶但見川原桑柘稠
贈隣居袁明府　陽竹每吁皆傳應二心親熟史如何丈章鍛鍊猶相似
年齒參差不校多兩後捲簾看越嶺更深欹枕聽湖波朝昏幸得同醒醉
遮莫光陰自下坡　湖上言事寄長城喻明府　吟霜與卧雲此興亦其
貧吹箭落羊羽垂絲牽錦鱗二作黃華採菽米無絲釣拜時滿湖風賦月
辛日雨藏春却笑簪替組勞心字遠人　送汶上王明府之任　何時到
故鄉歸去佩銅章親友移家盡閑閑百戰傷背關餘草木出塞足風霜遺
老應相賀知君不下堂　始錢塘縣路明府　志業一作志學不得刀至
今猶苦吟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世路屈聲遠寒溪愁氣深前賢多晚
達莫怕鬢霜侵　與清溪趙明府　清規暫超府獨立與誰親逆性無非
酒一作醉求閑却愛貧林泉應入夢印綬莫留人　王事閑多暇吟來幾首

作司新　送趙明府還北　故園一作林終不住匆鶴在扁舟盡空無
餘俸還家得白頭鍾催吳岫曉一作晚月遠一作照渭河流曾是換安邑
思期異日酬　與桐廬鄭明府　守人心若達神明何止重門夜不扃莫
道耕田全種秫蕪閑退食亦逢星映林顏光傳琴望隔水寒從駐筆聽却
恐南山盡無石南山有石合為銘　贈山陰崔明府　用心何況兩衙間
退食孜孜亦不閑壓酒縣書猶檢點修琴取藥似交關筆歌入夜舟中月
花木知春縣裏山平叔正堪湯餅試風流不合問年顏　送嘉興許明府
攜里轉閑風教好重門夜不上重關腰懸墨綬三年外身去青雲一步間
勤苦字人酬帝力從容對客問家山井沉路別情猶在不忘鄉中舊往還
李中詩春日書懷寄朐山孫明府　一作遣城客閑門兩度春鶯花深
院雨書帖滿床塵案閑期約負青雲道未伸猶憐陶靖節詩酒每相親
海城秋日書懷寄朐山孫明府　攏抑輝聲起渡頭海城孤客思悠悠青
雲展志知何日睹月牽吟又入秋鑑裏漸生潘岳鬢風前猶着卜商裘鳴
琴良宰揮毫士應笑蹉跎身未酬　贈朐山孫明府　縣庭無事似山齋
滿砌青青旋長苔閑撫素琴曾史散自烹新茗海僧來買將病鶴勞心養
移得閑花用意栽幾度訪君留我醉覺香皆值酒新開　耿湋詩送崔明

府赴青城　清冬賓御出蜀道翠微間遠霧開犀壟汾陽照近關霜潭浮
紫菜雪棧遶青山當似遺民去柴桑政自閑　留別解縣韓明府　聞人
州縣厭賤士友朋譏羽雪逢初下秦關獨暮歸寒茅下原淺殘雨過風微
一路何相慰唯君能政稀　晚秋東遊寄猗氏第五明府解縣韓明府
步出青門去踪鍾陽上林四郊多難日千里獨歸心暮鳥聲偏苦秋雲色
轉陰亂墳松柏少野徑草茅深蒯淡衣安復汾南空賤琴何由聽白雪抵
益淡霜襟　岐陽客舍呈張明府　逸妻稚子應溝壑歸路茫茫東去遂
涼葉下時心情悄空齋夢裏雨瀟瀟星霜漸見侵華髮生長虛聞在聖朝
知己只今何處在故山無事別漁樵　贈與平鄭明府　海內兵猶在關
西賦未均仍勞持斧使尚宰茂陵人遂夜重城掩清宵片月新綠琴聽古
調白屋被深恩跡與儒生合心唯靜者親深情光結契薄宦早趍塵貧病
休何日艱難過此身悠悠行遠道冉冉過良辰明主知封事長沮笑問津
栖遑忽相見欲語淚霑襟　皇甫冉詩送陸明府　遂夜此何其霜空殘
杳靄方嗟異鄉別更是同公奮海林秋史殊野水寒猶大雅人轉吳岫秋
鴈從燕塞日夕望前期勞心白雲外　適荊州途次南陽贈何明府　千
里獨遊日有懷誰與同言過細陽令一遇明陵公清節邁多士斯文傳古

風聞闕知俗變原野識年豐吾道方在此前程殊未窮江天經峴北客思
滿巴東夢渚多愁遠山丘晴望通鴈出廢淚流傷楚雲中　賈島詩送
鄒明府遊靈武　曾宰西畿縣三年馬不肥債多憑劍與官滿載書歸遂
雪藏行徑林風透卧衣靈州聽曉角客館未開扉　送南康姚明府　銅
章天子少小邑在高天版籍多遷客封疆接洞田靜江鳴野鼓發纜帶村
煙却笑陶元亮何須憶醉眠　別徐明府　抱琴非本意生事偶相縈口
尚衣安節身無子賊名地寒春雪盛山淺夕風輕百戰餘荒野千夫漸耦
耕一盃宜獨夜孤客戀交情明日疲驂去蕭條過古城　許渾詩送上元
王明府赴任　莫言名重懶驅雞六代江山碧海西日照蒹葭明楚塞煙
分楊柳見情堤荒城樹暗沈書浦舊宅花連卷畫溪官滿定知歸未得九
重霄漢有丹梯　送前緱氏韋明府南遊　酒闌橫劍歌日暮望關河道
直去官早家貧為客多山昏函谷雨木落洞庭波莫盡遠遊興故園荒薜
蘿　廣陵送剡縣薛明府赴任　車馬楚城壕清歌送濁醪露花羞別淚
煙草讓歸袍鳥浴春塘暖猿吟暮嶺高尋仙在仙骨不用廢牛刀　贈桐
廬房明府先輩　帝城春榜謫靈仙四海聲華二十年闕下書功無後輩
卷中文字掩前賢官閑每喜江山靜道在寧憂雨露偏自笑小儒非一鶚

亦起門屏莫相憐　晨起南亭呈裴明府　南齋夢釣竿晨起月猶殘露
重螢依草風高蝶委蘭池光秋鏡澈山色晴屏寒更戀陶彭澤無心議去
官　將歸姑蘇南樓餞送李明府　無處登臨一作樓不繫情一憑欄春
酒醉高城暫移羅綺見山色纔駐管絃聞水聲花落西亭添別夢一作恨
柳陰南浦促歸程前期迢遞今宵短更倚木闌待月明　移攝太平寄前
李明府　病移一作多嵒邑獨閑身何處風光貫酒頻溪柳繞門彭澤令
野花連洞武陵人嬌歌自駐壺中景艷舞長留海上春早晚高臺更同醉
綠蘿如帳草如茵　南海府罷歸京口經大庾嶺贈張明府　樓船旌旆
極天涯一劍從軍兩鬢華回日眼明河畔草去時腸斷嶺頭花陶詩盡寫
行過縣張賦初成卧到家官滿知君有歸處姑蘇臺上一作天上古郡舊
煙霞　杜荀鶴詩和友人寄長林孟明府　為政為人漸見心長才聊屈
宰長林莫嫌月入無多俸須喜秋來不廢吟寒雨旋䟽叢菊艷晚風時動
小松陰訟庭閑寂公書少留客嘗山索酒斟　長林山中聞賊退寄孟明
府　一縣今如此殘民數不多也知賢宰切爭奈亂兵何皆自干戈達咸
思雨露和應憐住山者頭白未登科　亂後宿南陵廢寺寄沈明府　抵
共寒燈坐到明寒鴻銜雪一聲聲亂時為客無人識廢寺吟詩有鬼驚且

把酒杯添志氣已折身事托公卿另兒伏紛酬恩在未肯使然過一生
贈秋浦金明府　倚郭雖為宰非君即有私唯憑野老口不立政聲碑昔
甚求名日貧於未選時溪山竟如此利得且吟詩　送青陽李明府　善
政無斷色吟歸似等閑唯將六幅絹寫得九華山求理空頭白離京債未
送仍聞猿與鶴都在一船間　贈歐陽明府　賢宰宰斯邑政聞閭里閒
都緣民訟少長覺吏使閑帆落樽前酒鍾鳴枕上山迎舟亦惆悵歎宿釣
漁灣　贈宣城糜明府　天下為官者無君一軸詩歡聯同我得當代遇
誰知年齒吟將老生涯說可悲何當拋手板隣隱過危時　寄益陽武灘
明府　縣攜詩人理無嫌日積聚溪山入城郭戶口半漁樵月滿彈琴夜
花香漉酒朝相思不相見煙水路迢迢　李端詩　送樂平苗明府衙家
子本自求彭澤誰云道里賒山從石壁斷江向弋陽斜草色隨鋒樹雲陰
暗一作落荻花諸侯舊調為應重寒匡家　贈岐山姜明府　昨夜聞山
雨歸心便似遲幾回驚葉落即到白頭時鴈影將兒去蟲聲與決期馬卿
兼病老宋玉對秋悲謝客纔為別陶公已見思非關口腹累自是雪霜姿
釀酒栽黃菊炊秔折綠葵山河方入望風日正宜詩抄堅寒騎馬邊烽晚
立旗蘭渊猶有氣柳脆不成絲別後如相間高僧知所之　贈秋浦張明

府　君為秋浦三年宰萬慮關心兩鬢知人事豈生當路縣吏才難展用
兵時農夫背上題軍號賈客船頭插戰旗他日親知問官況但教吟取杜
家詩　曹松詩　贈餘干袁明府　一兩酒城邑陶家心自清山衙中郭分
雲卷下湖程公著閑流水人煙ㄟ廢城難忘楚畫慶新有越吟生贈衛山
糜明府　為縣瀟湘水門前樹配萱晚吟公積少春醉積林閒滌硯松香
起擊茶岳影來任官當此境更莫夢天台　贈雷鄉張明府　任官征戰
後度日寄閑身封卷還高客飛書問野人廢田教種穀生路省尋新若起
柴桑興無先漉酒巾　贈華陰李明府　佩墨縣無清約關西近城三本
起不重厚地戴猶輕雷篠歌難直風泉噴步擲須知高枕外長是勸民耕
王貞白靈溪集　送建昌馮明府　嘗聞陶彭澤解印歸匡盧今見馮海
俗辭官還隱居賢人五百年閒生信非虛清風激貪胃白雲同卷舒家山
列畫屏綠水環庭除秋清對吟尊義皇人不如祗今建昌民方話大馮君
何必遺愛碑政聲人盡聞　送馮明府　辭秩入匡廬重修靖節居迹達
墨綬來不與白雲踈送吏共獻酒羣兒自諳書到時看瀑布為我謝清虛
贈溧陽馮明府　政約人知懼訟庭荒草生日高諸吏散風到七絃清詩
味匡山色卧諳滄浦聲柴桑已不遠何昔念前程　宛陵早秋卧病代書

寄周明府　為謝臨邛宰時多賦附書慵非嵇叔夜疾比馬相如溪雨濛
生後山亭月上初懷君自有句何必遺雙魚　吾道豈便喪時人自不容
白頭傷久別青眼憶相逢澤遠風波急荷衣霧露濃空編太平頌天子未
登封　張祜詩酬餘姚鄭模明府見贈長句四韻　仙令東來值勝遊人
間攜過一扁舟萬重山色連江徹十里溪聲到縣樓吏隱不妨彭澤遠公
才多謝武城優生蹤莫笑滄浪叟白首直竿是直鉤　晚次荊溪館呈崔
明府　艤舟陽羨館飛步綠蹊攜山暎水雲碧月涼煙樹清長橋深深影
遠路下遠聲況是無三害絃歌初政成　秦系詩山中贈諸暨丹丘明府
荷衣半破帶莓苔笑向淵潛酒甕開縱醉還須上山去白雲那肯下山
來　贈烏程楊革明府　眾狀政成時清溪弄釣絲當年潘子貌避病沈
侯詩漉酒迎賓急看花署字遲楊梅今熟未與我兩三枝　張蠙詩贈江
都鄭明府　他人豈是稱才術才術須觀刃有餘兵亂幾年還劇邑公清
終日似閑居床頭惟石神仙畫籃裏華箋將相書更欲櫂蹤近彭澤看爐
峯下結茆廬　途次績溪先寄陳明府　入境風煙好幽人不易傳新居
多是客舊隱半成仙山斷雲街驛溪長柳拂船何當許過縣聞有篋中篇
孟郊詩捌盧山中贈李明府　靜境無濁氣清雨零碧雲千山不隱響

一葉動亦聞即此佳志士精微誰相尋欲識楚一作此章句袖中蘭薤叢
郎士元詩送長沙韋明府　秋入長沙縣蕭條旅宦心煙波連桂水官
舍映楓林雲日楚天暮沙汀白露深遙知訟堂裏佳政在鳴琴　戎昱詩
秋館雨後得弟兄書即事呈李明府　弟兄書忽到一夜喜兼愁空館復
聞雨貧家怯到秋坐中孤燭暗窗外數螢流試以他鄉事明朝問子游呈
公安賈明府　華縣門前江水深淺於羈客報恩心把君詩卷西歸去一
度相思一度吟　岑嘉州詩崔附馬山池重送宇文明府　竹裏過紅橋
花間藉綠茵池涼醒別酒山翠拂行鑣鳳去妝樓閉鳬飛葉縣遙不逢秦
女在何處聽吹簫　崔塗詩途中感懷寄青城李明府　鱗鬣摧殘志未
伸壯心方是此身雠併閒寒雨多因夜不得鄉書又到秋耕釣舊交吟好
憶雪霜危棧去堪愁如何只是三年別君著朱衣我白頭　張喬詩寄績
溪陳明府　古邑猿聲裏空城只半存岸移無舊路沙漲別成村鼓角喧
京口江山盡汝潰六朝興廢地行了一銷魂　伍喬詩僻居謝何明府見
訪公退琴堂動逸懷閑披煙霧訪微才馬嘶窮巷蛙聲息轍到衡門草
色開風引柳花當坐起日將林影入庭來滿齋塵土一床蘚多謝從容水
飯迴　周賀詩寄宣海李明府　山縣風光異公門水石清一官居外府

我載別來京兆疾，梅天發新詩。雪夜明家貧思戚，選時靜憶歸耕，抱跡窮
書義滋心得，獄情夢靈。遊客解紛古，揀人呈守，月通宵坐，尊花近路行從
來變知道何處，白髮生。　朱慶餘詩送淮陰丁明府　之官未入境已有
變入心遺文，田中路傍舟對遠林，鳥聲淮浪靜，雨色稻苗深，暇日公門掩
唯應伴客吟。　于武陵詩送鄭縣董明府之任　南北已行久，情君知苦
辛，萬家同草木，三載將陽春，東道聽遊子，夫門歎主人，空將語相送，應怯
不霑巾。　高常侍詩遇虛明府有贈　良吏不易得，古人今可傳，靜然本
諸已，以此知其賢，我行把高風，美爾兼少年，胷懷豁清夜，史漢如流泉，明
日復行春，遠遠出郊壇，登高見百里，桑野鬱芊芊，時平俯鵲巢，歲熟多人
煙，軒獵唯閑，戶逃之歸種田，迴軒自郡南，老幼滿馬前，皆賀蠶農至，而無
徭役牽，吾觀黎庶心，撫之可萬全，何幸逢大道，願言烹小鮮，誰能奏明主
一試武城絃。　韋瑞詩夏日湖中卯事寄晉陵蕭明府　亭午曦和馭火
輪，開門嘉樹庇湖濱，行來賓客奇茶味，睡起兒童帶篳紋，屋小有時投樹
影，舟輕不覺入鷗羣，閣家豈是無詩酒，公退堪驚日已曛。　弘秀詩集酬
陳明府舟中見贈　長溪通夜靜，素舸與人閑，月影沈秋水，風聲落暮山，
稻花千頃外，蓮葉兩河間，陶令多真意，相思一解顏。　僧皎然詩送烏程李

明府得陝狀赴京　驛吏滿江城，澤仁見此情，士林推玉振，公府薦冰清，
爲政移風久，承恩就日行，仲容綸綍貴，南巷有光榮。　僧無可詩送沈江宋
明府卯開府呼之耕　初聞從事日，鄂渚動芳菲，一逐鈞衡薦，今爲長史
歸，人眺沈水望，鴈映楚山飛，唯有偉聲政，家風重於揮。　元微之送黃明
府詩并序　少年曾於解縣連月飲酒，予嘗爲觥錄事，嘗於竇少府廳中
有一人後至，頻犯語令，連飛十二觥，不勝其困，逃席而去，醒後聞人，前虞
卿黃丞也，此後絕不復知。元和四年三月，予奉使東川，十六日至襄城東
數里，遙望驛亭前有大池，樓榭甚盛，逡巡有黃明府見迎，瞻其形容，髣髴
似識，問其前銜，則固曩時之逃席黃丞也，說向前事，黃生憫然而寤，因饋
酒一罇，舣舟請予同載，予不見其意，眞之畫慳，遍閒座隅山川，則曰又暮
次其右，感今懷古，作黃明府詩云　少年曾痛飲，黃令困飛觥，席上當時
走，馬前今日迎，依稀迷姓氏，積漸識平生，故友身皆遠，他鄉眼暫明，便邀
連榻坐，兼共摘船行，酒思臨風亂，霜稜拂地平，不有深淺酌，貪愴古
今情，邐迤七盤路，坡陀數丈城，花疑褒女笑，棧想武侯征，一種埋幽石，老
閑千載名。　戴叔倫詩對月答元明府　山下孤城月上遲，相留一醉本
無期，明年此夕遊何處，縱有清光知見誰。　送前上饒嚴明府攝玉山

客來政林吳楚間，冰爲溪水玉爲山，更將舊政化鄰邑，遙見逋人相逐還。
戲留顧明府　江明雨初歇，山暗雲猶濕，未可動歸橈，前程風浪急。
趙嘏詩贈王明府　五柳逢秋影漸微，陶潛戀酒不知歸，但存物外醉鄉
在，誰向人間問是非。　崔峒詩贈李明府　訟堂寂寂對煙霞，五柳門前
聚曉鴉，流水聲中視公事，寒山影裏見人家，觀風競美新爲政，計日還應
使觸邪，可惜陶潛無限酒，不逢籬菊正開花。　盧彥謙詩別商明府　許
教門館久踟躕，仲叔懷恩對玉壺，唯有離心欲萌客，望無雙淚不成珠。
宋百衲詩上烏程李明府　兩鬢憂民半欲絲，此中能政動神祇，河陽花
發春風滿，單父琴調畫日遲，直探已爲松柏許，貞心不逐歲時移，鳳雛驥
子生有種，已是庭前玉樹枝。　宋徐鉉騎省集送歷陽方明府　方放君當
投京官解之任，親因除歷陽令，歷陽令外氏舊邑　古縣楊江北，絃歌似
武城，蕃歸金馬召，欣着綵衣行，舊感吳山色，離愁浚水聲，外門廬井在，相
送幾重情。　送望江張明府　之官別是禁闈語，許侍親行，濫清自爲樂，煙
波不算程，山留丹竈室，俗有故鄉情，無使千年後，空傳勉令名。　送長社
胡明府　黃綬縶未穩，桂枝香尚新，琴堂事久決，謀署正求人，皎皎涼秋
月，飄飄清露塵，况常有遺翰，求作匣中珍。　送黃梅江明府　江前爲江夏

令有善政，今史平小邑，賦詩留別，作此和之　封疆多難正經綸，臺閣如
何不用君，江上又勞爲小邑，簏中徒自有雄文，書生膽氣人誰信，遠俗歌
謠主不聞，一首新詩無限意，再三吟味向秋雲。　趙叔靈南陽集　贈蘭江
鞠盤明府　聲裏聲飄柳色寒，縣齋深在白雲間，孤吟夜倚琴邊月，半醉
秋登宅後山，煙徑樹清苔蘚長，雨塘人散鷺鷥還，蘭舟有客題詩望，溪上
衣家晚唱閑。　贈何明府　陶家宜寂寞，多醉復多才，鎖印秋山入，移琴
夜雨來，試茶還拂葉，貫樹亦知苔，妙句隣僧乞，仍聞得寡回。　寄東陽王
明府　經炎難得信，旦夕夢兼思，多暇知無事，新秋合有詩，樹涼看雨過，
丈散見蟬移，誰共清宵坐，西軒月滿池。　聞蟬因寄東陽王掾明府　孤
蟬鳴水濶，獨立少人知，急恐移他樹，清還似舊時，曾聞秋館聽，併起雨堂
思，南望臨風久，經年不得詩。　別王掾明府　又作殘秋役，陶公爲斷猿，
此行知入夢，欲去更登門，落葉堆霜徑，微陽隔雨村，頻愁山館宿，想憶獨
聞猿。　寄楊坦明府　不語仍孤立，何人知此情，春禽鳴別樹，夜雨入空
城，望遠魂堪斷，思閑夢亦清，留陪遊嶽寺，遠竹共題名。　贈潛溪李明府
縣幽多水石，栽竹亦成畦，聽雨公田近，開窗月嶽齊，宿禽無別語，病馬
立閑蹄，夜坐聞清唱，何人到月溪。　詩海繪章　劉景文將至王屋見寄張明

府　詩仙假色管天壇（天壇山屬王屋縣乃每清神仙朝會之所）早曉真除碧落寛（唐詩云碧落新除沈侍郎）境内雨頻春藏澗門前山聚曉雲寒十年不見應題塔萬事休論擬掛冠同是清源驂排客欲言流涕已汍瀾（侯與張允同父故者副清源王君收非常之遇）　將至濟源府先寄姜明府　識君風槩有三生別後頻驚鬢有霜經耳萬端人事近動心千里客途長讀書學劒全相誤臨水登山獨未忘路入濟源韋賦詠此行真揆鄙夫狂　送令狐明府　行當臘候晚共惜歲除殘聞道巴山遠何如蜀路難荒林藏積雪亂石起驚湍君有親人術應令勞者安　陳齊俞都官集次韻六安魏明府三首　故人苦信落江東閒解愁顔與病慵自笑投土少湖海上喀無豪氣似元龍（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而名重天下）平心志欲摩空斷老早飛悔滿慵早悟劉難堪飽腹不須辛苦學屠龍叢叢功名逐轉蓬晚無感就若爲慵不如歸聽華亭鶴者苦于今憶二龍　徐積集送呂明府　故人呂明府而愛南郭吟不嫌我衰朽知予有良心良心何愛吟笑翁爲我平生懷抱空一心常在浮雲外萬事付之流水中　送陳明府　人而有常德古之良所貴乃有陳明府其如斯所謂予嘗察之久得之辭與氣何以爲不忘此諸大夫哦　再送呂明府　昨泛

江都船曾作寒冷篇令浮清洛水仍是清風裏野岸有幽花孤村有酒家此酒與此花尤宜日西斜大抵人生要自樂何必持花與杯酌有無酒花供笑吟爲我迴頭望南郭　强幾聖集上高明府孫世則寄書及詩依韻和酬　客顔憔悴過三閭猶喜良朋記拙疎忽隔重江論舊契更言終日困新書（來書有新法推行應答不暇之說）宦情共減中年後樂事難同二月初（正月晦日獲詩與書來答之日乃二月旦）好在江山一樽酒他時懷抱爲君舒　京師逢徐溫叟明府良翁冠相逢今四十當年壯氣虬龍勢交情獨在酒錢深人事細論衣袖濕詩書譔身浪自憐公相滿眼誰可揖蒼毛已變長安風俊會更應　戢戢陸放翁渭南集送獻濤主赴李明府姜山之招　貫花藏快壓車轅稚子窮搜到本源聽法鬼神環塵尾賛疑英俊集龍門孫舟此日輕爲別尺素何時遠見存坐想文殊對摩詰高談無礙九河翻　董穎霜傑集呈澤仲明府　能延倉卒客不以在已辭錯倒蔡邕促初無匡爲詩病多殊怕酒算少敢談春顧見纖纖玉輕紅擘荔枝江藻浮山集書江揆之見訪并簡婺源江明府　惟底青燈緻玉蟲忽倚車馬到溪東鳥聲應爲故人好梨雪欲將春事空老去淵明三徑在病來獨勤一龕同聰持相見問生死爲報百憂如夢中　范成大大全集寄

溧陽陳朋元明府約秋末過之　海内交情兩斷金二官分袂阻登臨書來恰值看雲眼夢往誰知共月心道義不今無彼此溪山依舊有清音兩風滿棹蒲帆飽寒燭相尋語夜深　陳造江湖長翁集別趙文卿明府　人品推君第一流論文向我肯綢繆日從紅粉追談笑家置青編絶唱酬轉首各來見背去幾時同作鳳城遊臨風莫道書難寄張雁飛還是史郵　劉克莊後村集送孫明府（先爭雖爲邑乎）三年於赤子摩拊極慈勤令尹留方寸吾民受一分冤如小膝圖突過大馮君四境風謡美諸公必米聞　送薛明府　長官三載内屢被督郵嗔鎮静笞刑少公清縣庠貧減租雷野老祥猜待詩人秪恐鳧飛後民間事事新　丁酉重九日宿順昌步雲閣絶句七首呈味道明府　傍邑豊爲刼火塵獨茲猶是太平民兒時所歴今三紀使喚溪山作故人　老子疲頑耐遠遊平生腹不貯閑愁今年天賜登高地身在雲峯最上頭　小休綠樹渥清泉坮畫身輕意欲仙豈必魯儒知此樂舞雩風止在溪邊　九月南州菊未黄芙蓉取次獻新妝不妨折取繫紅袖四海皆知兩鬢霜　只了年年作逐臣衣冠繿縷面埃塵偶逢令尹留連我不畏狂生縣泥人　先倩清風掃水軒更呼凉月倒金樽定知明府歸侵夜縣郭留燈未閉門　長君論事天爲動

李子居官水以清雙眊不能鈔諫草偏聾尚可聽琴聲（涂中得茂實封事有李子小不能傳録）　吳順金谿集別後再用前韻寄承明府　所困每患夫其親白首甘爲未遇人飢日屢常昏皂白晨炊何敢問新陳猿顔愧我猶初仕筆足如君即要津惜別夜闌畫欸語交情終始暖於春　欽孟清然體寄呈邦獻明府　緣致捿鸞嘆頻煩薦鶚書未能抛斗米豈不愛吾廬與世多乖迕論才信闊疎故人應笑我早晩遂歸歟　孫介燭湖集送趙清臣（吾湘）明府民謡六韻　松圖山上古姚州山色江光蘇畫樓更鼓分明庭少事衙揚開冷獄無囚民言總信清如水天賜常教大有秋人物諜懷何灑落詞章翰墨更風流朝廷久合登劉向父老知誰挽鄧侯翠實新泉揉静樂（公名長與此泉流）　劉美老忠肅公集次韻來陽鄒明府庸二首　夢北光陰一鳥過四年西渚負長哦逢君喜眼青猶在驚我寒鬚白已多言偃政聲方決洽茂陵歸思獨蹉跎何時又見揮吟筆快若輕丸下峻坡（君詩思敏捷）　初作南冠王隨聞墨紋未猶憐百里遠時見兩鳧回征日披梅雪春陽動疥厥論文須太白還憶一樽開　蔡九峯集寄贈江寧劉明府　南陸晝日永北寬風氣清端居睨時物園林綠陰成新竹梢已紫脩梧葉初榮翩翩有幽禽晚枕猶清聲豈無樽酒歡撫景難自

傾親朋天一端別我歲餘吏衆丹寄秋毫香烘染霜藤秋耿嘆離羣拳拳
懷友生珍重萬金抵契闊十根平欲題尺書報惻愴若爲情　喻良能香
山集留別趙明府　掾捧漫分部千刃新發硎花城方藹蔭戊己餘糞
生計雙蓬鬢歸心幾驛亭他時重會面應是眼俱青　江湖續集胡希聖
寄來靜佳明府　十載江湖嘆不遭識君歲月蹉跎尺書南去靜邊省
山水西來佳處多琴調本高絲撫字詩遒未了久催科縣人採致清如許
製錦機中製芰荷　送傅明府南安撫字及催科三年鬢已皤公心如日
月浮議任風波父老犁眉說兒童拍掌歌歸裝無一物空有採旗多　沙
門紹嵩亞愚遂次走筆送張明府之都城　原下相逢便別離故人猜地
爲嗟咨高灘落日光零亂春水涵波綠渺瀰四壁一身長客夢三年兩作
送君詩紫垣多士推揚切會向天庭振羽儀　見張明府　聲采當年陸
士龍爲官古惟少人同狂天勲業須君了更用文爲續國風　善政析聞
老父評甘棠不翦向來榮行看狐潔成三考千古無人繼盛名　宏博自
居韓柳前孝王妙道況親傳壁朝來有徐州捐莫讀當時歸去篇　雅淡
天姿固可知能除疾瘵似良醫道逢誇客無他語且道徽黄有近期　江
表人材獨數公南朝臺閣是家風景星但欲爭先覩還許從容廣座中

芳庭斯搖寄靜佳來明府　翰苑留名久城邊半掩扉聲隨淮水遠吟入
楚天微吏靜看山坐鄉遙撫劾歸清塵無别事嘉政在璣璣　林表民送
天台李明府貫一歸越　赤城譚舊令爲政切鳴琴澗溓知清操山雲識
苦吟貧甘微賤拙誰信勒碑深歸路春風近煙花繞禁林　次韻酬陳之
道明府見贈　爲政鄙君且動然似昔吟光前還照後行古却居今危世
道難直故山春正深露生觀庶物清坐更觀心　送薛子範明府歸永嘉
天台邑債令還了來上清班意若何行李比如初到日鬢絲贏得近來
多民踰界首攀車送君向城隅柱騎過恨滿東風不能别柳邊鶯語即驟
歌　陳必復寄石泉雲間明府叔　容易成離索臨分重悲言夜船揚柳
岸曉枕荻花村山雨斷雲腳溪風生浪痕懸知自公退懷抱欠同論　吳
政人能說新吟客未傳一官清似水萬事信於天養鶴分廚料收書出俸
錢晝庭少公事閒閣抱琴眠　卧念相從樂柱門岑寂中曙窻報晴色寒
葉語秋風別去詩難穩愁來酒易空相看才數驛好爲寄書筒　奉酬陳
介庵明府桐江見寄　寒侵征袖客先知曉角吹霜下蝶衣歸興只緣松
菊晚宦情肯爲稻粱肥山村日落人收市海浦風生浪打圍悵悵詩成無
便寄夜深猶遣夢魂歸　韋子駿集懷永康顏明府　寒山晴望青重重

我居山西君在東縣疆有守不能往遐想休誼如飢空反思六月君假道
夜對樽酒來清風尚談落落破哇吟不許俗語咻其中撇然傾蓋信若舊
識通氣洽知所同別來慰釋尚可賴時獲佳句開陰蒙所先重適人甚遠
安得邂逅還相逢　歲時雜詠劉商合淝至日愁中寄鄭明府　大計爲
卑吏三年滯楚鄉不能隨世俗應是昧行藏白璧空無玷黃沙只自傷暮
天鄉思亂曉鏡鬢毛蒼灰管移新律窮陰更一陽歲時人共换幽憤日光
長拙宦慙知己無媒悔自强遠還羞薄命思愛貴餘光衆口誠難辨長川
却易防漁竿今尚在從此掉滄浪　殷堯藩寒食城南即事因訪藍田韋
明府　閑出城南禁火天路傍騎馬獨搖鞭青松古墓傳碑碣紅杏春元
美管弦徒說鴝青磨玉綬謾誇蚨血點銅錢世間盡是悠悠事且飲年家
冷酒眠　林和靖詩贈胡明府　一琴牢落倚松窻孤淡無君得趣長謂
廟有時封縣版坐衙終日著公堂為收牌印教村僕偶檢圖書見古方微
尾猶狠人吏靜却猜吟筞立秋廊　洪清非詩戲作公子歌送宣明府
人間天上張公子宰邑彈琴藝桃李門前五柳卧桁楊了無金牛有如此
三年墨綬何必遷萬里青雲從此始壁陰多暇清晝同主塵羅襪醉春風
東飛伯勞西飛燕南飛烏鵲北飛鴻紅粧倚檻君青驄但顧主人黑頭公

醉中作桐鄉歌別王明府　故城疊巘臨高臺古木到天猿鳥哀桐鄉
官寺山水裏采聲常疑驟雨來吾祖政成未邑後文彩風流今未朽王郎
遊刃無全牛藉甚能名傳衆口弦歌之聲傳故人卑息馬煩聞芳譽明朝
更指南斗去相思日斷江湖春　蔣蠶評詩送趙明叔明府　隨行惟一
琴前路足幽尋今夜維舟處何村遠樹林鴻聲秋浦冷雨氣海山深若問
三年政知君畫此心　蒲壽宬心泉學詩槀和漳浦余明府　割雞鷹鸞
凡飛鳧躡仙跡惠與清漳流名留胄山石康謙今所難吾道慨可赤作縣
既有戚救世豈無策澗水疑鳴琴中宵起人憶　寄豫章李明府　太白
摇芒芒只在西山陽常言欲千里一夜千里長酒盡還磊磈出匣鳴干將
蘭菊猶有秋白日安可量　施肩吾詩酬張明府　滿今新詩忽寄來分
明綃段對花閑此時欲醉紅樓裏正被歌人勸一杯　林坡遺風集寄王明
府　枕中書不秘漂泊竟誰憐客路又芳草春風非少年清鴻離嶽雨山
木帶吳煙古調無人聽因君未絕絃　蘆川集春酬陳端中明府長韻
往在識公日我與兒曹俱八齡初聞字雙鈎略辨朱未知爲太學主威仰君
子儒契闊三千載邂逅天一隅追數半兆錄牢上空吳搜所存復陸沉際
中驚過駒長者類太丘祖風如麺麴兵火已無屋蓬蒿仍不鋤善藏武城

忍息駕王喬凫功名有要路犬石思捐軀常揮鐵如意欲碎玉唾壺書生無浪語天驕今既誅下如鷗夷子扁舟歸五湖安用金谷園壓樓墳綠珠相國起刀筆將平拔屠沽但封狼丘地異料秦王翦隱居九畹蘭沽計千木奴裘至徑從醴詩來武孫脈游戲百家衣劉侯五雜俎涉世雖歷落安命良支撐　送前東陽于明府由鄂渚歸故林　結束征車換黑貂灞西風雨正瀟瀟茂陵久病書千卷彭澤初歸酒一瓢帆背夕陽溢水闊棹經滄海觀山遙懸勁為謝南溪舊白首螢窗未見招一作草門誰見招　戴復古石屏集　叢戲呈大庾趙明府　堂堂附郭縣深遠半如村能共斯民樂渾忘太守尊援花高可折橫浦撓無渾大與詩狂者清譯共一樽　洪川集　叢洗川定海奉賤樂成鄂明府年兄赴改官班趙振文司令首賦古體用韻有述　明趙昔籌進地隔情自綴君危從天來余馬適棧繫人言官一方閑士既其細義和賢者心利謁鄙夫計里居亦有云官吏吾熟悅漏屋誰自知知漏在所慙嗟余昔恭拙掩室敢徑詣而君政疑神萬戶誦美惠奮髯史膽水落筆民病蘇邑負暫常平什九緣稅契君為融以衆公女私不藝唑彼萋菲徒嗤毒欲旁嘆能俄百鳳凰吳尾一橋捌厲滿趣天京思深留海裔忘形無語贈折柳蟬大嘩趙侯獨先鳴可勇不自制蕩蕩九門閒黃堂期並馳勿作貴人誅輕此寒士藝　毗陵志送江陰霍明府之任　遙遙去舸新淒鄂華麋頻樹列巢灘鶴鄉多釣浦人虹分陽羨雨浪隔廣陵春知竟三年秩琴書外是貧　金元裕之遺山集將上書革幽幕府感懷呈賈明府　兵家世不乏小杜風鑒今誰如老龐自許奇謀傾幕府不防幽夢落蓬蒿驚烏繞月枝難穩病驥嘶風氣奔降愛惜平生請纓手一簑休憶弄秋江　元程端禮畏齋集用韓退之出宰山水縣之句為韻賦五首呈東巖王明府　巍巍東魯山巖崿何峯崖豈使興雲雨生賢為時出粵自產尼聖秀氣久蟠鬱後有石與孫正學相紹述雖云位未充奸邪困揮叱聖經剔蕪穢冥晦揭日月茲氣今在公已久著名實貞操百鍊剛況復輔經術民親澤易及志行身豈屈願公崇德業屹與茲山匹　諺云六十年茲邑得賢宰前宰子施予為政實樂豈事有利田里嗜若飫膴醲于時值歲荒老稚將無餘境內盜賊侵長罰當刑罪遺愛在人心歷歲久適在公來適庚子歲此小民持渠渠護民養有若植蘭蕙除惡絕本根豈復顧怨怒茲心實昭明皎皎水雪膗前施後有公名并兩嵩尨所恨事掣肘每使公心痗公度施于時未必功不借彈琴不下堂戴星不得息惟勢有難易才豈云未建所聞在邑治如水畢赴海他時繼者誰謗語當不改

凱之半山陰山陰萬山環邑事號繁劇治者稱獨艱凱之御以約廉無清畫閒邑事既云理復得玩摩山建平事豈簡公能息囂頑南山挺雄秀大巖聳雲鬟驅馬詣幽順杖屨窮躋攀掇此山上茶來斟酌潺湲能賦復能畫日落猶忘還風煙遠窮搪披豁呈天慳豈讓顧虎頭三絕專人間　郎水出桐納西流百餘里臨流構新亭公日觀此水公呼父老言茲可喻政理鳳恬水鏡淨清澈湛無滓明可燭鬚眉一一見涯涘汲者可濯湘濟者身可服積雨混濁流橫益若奔駛牛馬暗莫睹蛟鱷森利齒豈使濟者危陂障將圯毀父老再拜言公念事及此此水濁日多清日苦無幾流清難自全濁者日瀰瀰公來水既清公去復前似公有一寸膠慎勿寶諸已當往治河源餘波俾霑被公謝父老言吾敢息以止悟彼滄浪歌仲尼識孺子　賤子家浙東承晤此山縣無術裨道化空忝文學掾人生恨無位有志不得薦剡茲萬家邑公實司溺援素把匡濟才少試詎云倦駁史若束薪曾不得蝂轉鯨觀牙角判赤手欲拔劇于公任獄史子孫尚昌衍所積公已多百福報所先世儒誤讀書諺云欲萬卷臨事輒袖手嗟若正墻面遂使真儒致彌世不常見作詩激腐儒庭圖事誇術　宛陵羣英集來侍先上揚明府　清白名家兒耳孫太常第子宰官身戴星闕俗千山曙晴雨關心百里春花底濃陰遶宛句琴中古意帶岐幽山城只恐難淹久回首飛鳧覲紫宸　任仕林松鄉集寄襄貴丁明府丁夫吾邑有瘦馬粥之貴於尉諸生謀捲以一來對余長嘶如此者兩月其妙徐天麟歸來哥於云小掛堂前手自栽來沉沙塌已生苔青山自笑不歸去白馬相看時獨來涼月清宵誰與共好花晴日不須開明年廳度盧溝水早寄春風郭隗臺　和徐明府過鯖埼見寄二首　海風吹破石雲寒篆路縈回地自寬赤岸雨餘生碧蟹金波天外洗銀盤漁燈夜入蠻僧塔蜃氣朝浮北客鞍馬上長官低唱道老人撫手話艱難　兵後人家易感傷孤村流水共淒涼腥風已散漁鹽市劫火猶存丸礫場沙岸嵐光孳樹黑海門日暈射人黃相逢猶自成酸異況入憂民父母腸　馬虛中霞外詩集簡王仲通明府　曾聞宰邑江陵府况愛民間訖判令馴雉自諳絃誦樂飯牛不入利名心青春白日庭階靜綠幕黃簾雨露深來必伯才山水意只逢鍾子是知音　范德機集留贈黃明府　黃甫古傚吏而多清白心屈身試下位載道發清音洗刷邑弊陋宣暢民滯滛荒村無吠犬秀隴有鳴禽淵明不醉酒子賤自彈琴來必畫師古何曾變渝今栽詩俯碧澗焚藥玩虛岑清眠消白晝高視抵黃金我本江海人常聯桑

梓陰携持粵山酒寤寐朔城砧鴻鵠歲月晚鯢鯨煙波深還為異鄉別舉
手一沾襟　陳秋巖詩懷李明府在閩　別來經兩載出處各平安舉世
多權吏惟君獨冷官林霜黃橘熟山雨綠榕寒遣使歸來日音書定得看
秋夕一首寄李明府　獨坐真無賴清吟誰與同壯心惟浩渼佳事已
成空明月秋砧起西風畫角雄如何今夕夢多在故鄉中　閩崔中丞舉
薦李明府　腮螢乾死冊塵埃滿眼功名寄酒杯富貴逼人從分定等閒
乘興出山來馬鳴曉入皇都府鶚薦秋飛御史臺君與石溫同去就為公
元自識奇材　黃叔英詩頌金谿周明府　官居萬山底簷滿大江西政
與神明契詩從列女題上階榮紫綬百里局霜蹄珍重蠅頭筆書名卓曾
齊　借問金谿政依然似義烏不知民俗化但見訟人無縣僻春山好門
清夜月孤無多元結革慈嘆豈全蘇　董嗣杲英溪集送陸明府歸嘉禾
塵雜英蘭游宦非憂憂何暇寫琴徽孝先便腹尚嘲懶元亮折腰須問
歸所慣棄官鄉曲笑不思獻策廟堂稀義和市尾漁舟聚獨樂披裘坐釣
磯　寄彭澤陳明府　田頭遇白叟爭說長官清決訟如轉燭任往猗具
情高風古靈添惠澤流花城倚歸過阡陌咸樂及時耕桑埂單陰老稻坂
黃雲千積愛發謠訟遣屋歌環隊春山映酒艷秋籬把金英我滯亦已各

欲往搖心旌有時遲信音展轉思盍并重當買孤航展拜陶淵明　張思
廉集東顧明府　水國差徭重江城廬舍稀曉星懸印出春雨勸農歸官
馮哦新月公庭散夕暉欲知通守瘦但視野人肥　張仲舉集寄答張五
丈夔明府時在甯四　舊令龍溪有去思移家喜與土風宜人傳張籍妙
樂府我識王維真畫師火來見收會稽早海椒春放庫花遲客查不到天
無鴈頻有鱗軒可寄詩　程以文禮部集將赴旌德九寄劉明府粹中三
首　亂山咫尺限西東十度傳書九不通續卧月寬光作夢欲尋雪棹恐
妨公　西門政美人都說北海憂多酒不空明日褰驢衝熱去借君石磴聽
松風　花落花開春已秋感時傷事自多愁蘆灑海市浮人馬鵲架河橋
度女流　湘水使還雲作伴石渠人老雪盈頭稍聞許郡持時論却喜虞卿
老故丘　才脫弓刀使解襟求解抽楚且倖琴雲埋篁竹千山影日轉宗
梨滿縣陰富貴危機探虎穴文章定價走雞林也知後圃爪將熟壽酒親
前百過斟　王結文忠公集送段明府雄飛　美人爽爽翔鏈姿卷懷小
邑聊紆組惠風善政撫瘵瘡奮髯斷齒推條擊搖刀治劇有餘裕四境熙
熙皆樂土士元固非百里才為治不妨希卓魯公餘不廢歌舞場深居玩
意詩書府紛紜能吏治簿籦邂逅眼中見此文頎我自為擣散村感君意

年謬收數百年定交心莫移一言告別遠如許居民擇涕懷惠愛我亦快
然誰悟語君封昂昂汗血駒朔發幽燕吳吳楚當今臺閣政推賢看子軒
然黃鶴來
國朝顧祿過襄陽贈黃明府　路人休墮淚千行羊祜遺碑已渺茫今日
皇恩子列郡歌謠隨處頌龔黃　張宏江湖吟嘯別王緒明府　種就河陽花
滿城天風吹送上瑤京桓臺神劣冠懸久葉縣仙鳧鴻去輕恩水倬琴當
日政雖亭酌酒此時情明朝又作匆匆別回首官橋萬柳青　送定明府
定侯高昌裔家世榮簪纓十九襲父蔭佐治多政聲只今行年六十一
過眼功名如一日風雲變化不可期又幸相隨保家室我
朝遣選淮寧丞俊升今尹來泰寧泰寧僻在萬山裏掃除狐兔開榛荊為政三
年勞且苦縣宇重新邁前古雖馴已見如曾恭虎伏還聞似周處不才幸
忝列同班往往相看多好顏義重不須酬白璧氣酣且欲移青山余因公
務三山去君亦來過喜相遇月下當歌笑口開風前把酒心肝露歡娛未
久復分離腸斷芙蓉花滿枝瀟帆高掛棹輕舉長風颯颯吹人衣我歌送
君行更願早回首休說雲林好掛冠九載杉陽顧同守顧同守耐歲寒枳
棘未許長棲鸞回首雲程天萬里明當接武登金鑾　贈熊明府還河間

桂花吹香墮紅霰多士如雲會讌向越王祠下雙雛青衆中偶識熊君
面熊君本是大江人今隨薦剡朝
楓宸一官峻擢出天意百里遠牧河間民我昔曾讀宋元傳河間民情尚浮艷
但教德政化荒淫盡使浮風世丕變三年報政古有程九天登壁昭文明
向來課最書上考承恩重還河間城河間黃童騎竹馬遠道歡迎滿車下
好將事業繼龔黃早聽英聲播華夏　朱鵬宣城總集宛溪送李明府罷任
歸江州　菊花村晚鴈來天共把離杯向水邊官滿使君無釣侶家貧已
用賣琴錢浪上滄浦千層雪雲起爐峯一炷煙僕見吾鄉舊知己為言樵
悴過年年　黃寔詩寄神山令張仲安兄禮明府　一識神山令高風遇
所聞政優令卓魯辭歆舊淵雲德愛士無玷才推驥不羣相知何必早傾
蓋許論交　眉庵集顧明府見過　使君獨節來相訪正及南風百草長
新語驚人渾爛熳奇材化俗更循良西山雲采金銀氣東閣梅花水雪香
使欲衆搖遠相從光驚春水綠茫茫　張孟循詩集寄馮明府二首　丘
園起遺遠鋼墨遷才賢寄此百里命屬當耆艾年四明佳山水文儒蔚淵
藪小駐尚方舄來揮武城絃張皇邑斷隨料理民乎慈求扶中材實芳希
人瘼瘡六經載治道如彼淵中泉素稟仁惠性深衷良可宣　明府視象

月已閒寬厚名黍沐詩書澤傳爲田野秖公堂木葉下一辰叅對試拔遇過謙抑文華歸老成違離忽易久叢林啼夏鶯坐闕再見理徒曾贈金情適有寄攜使薄言江漢行還當汗漫興歸獻頌謠聲 借妙聲東阜錄酬曾明府士章 戊年題詩寄草亭遠煩白鶴下青冥彩毫落紙留鴻爪貝錦當窻織鳳翎百里仁風隨化雨兩聿秋月映華星袜借漢友爭傳寫擬向青山共勒銘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

六姥

府

贊府

容齋隨筆唐人呼縣丞爲贊府 并公 唐駱賓王文集上郭贊府啓 側聞承挹嘯谷韻清瀾於鷲頻震德昇乾魏玄枝而布核雖澗鱗濡沫尚触望於鯨波而决羽摿榆顧思遷於鵬樹伏惟公瓊基疊秀積珠構於三龍玉幹翔叢曄瑶林於八桂仙飛有道榮河泛高尚之光德驗通神靈蒙動幽明之境庭罪漢而灌質霜鐘廓塑匣之姿孚鍾嶺而飛華虹玉絢荊巖之氣松秋表勁翊頼霞而揮燦菊晩池黄涵清露而流滔鑒懸龍鏡明逯照於咸陽韻入鳧鍾驚洪音於長樂心源泛藻控鶴聲以朝宗情嶽披蓮擢危峯而作鎮忽中曜牌驚前鵬於扶叢揚鳳摛文詠郁龍於筆海故佐銅章於擢渚側府文鯨之風式墨綬於銅邪讃防祥鸞之化鉞揮單父獨清韻於稽琴化偁中牟翔馴單於淄雉加以延賓置驛接士軾廬采拔多微之逖欽賢於司隸獎幽滯馭俊於淳于吾覺膽輕生門賤品聿以參名比屋撫康衢以自娛預迹耦耕欣日出而知作又

以家傳素業文書林而騁志少奉庭闈蹊文圃以漁覕王於緗卷青緗顧側探其奧育竹書石記亦幽求其遠源雖未能叶微帝閣攀馳軍府而顧亦見推里閈暨沬泱那間方今銀箭鍵秋金壺應節吃墨翅足斯運迹於一枝味道彈冠望攬經於重席不量庸昧竊冀揚庭伏乞恩波暫垂迴盻懷使陳留遺調下採柯亭之篠會稽陰德傍春餘溪之桀則迴盻之報不獨眷於前龜清亮之音誰專擇於往笛雖滄溟遠量豪不愧於千涔而嵩岱洪恩終冀酬於纖蛭輕塵視聽愛譬惟深猥瀆階庭競惶交集謹啓 李白詩書懷贈南陵常贊府 歲星入漢年方朔見明主調笑當時人中天謝雲雨一去麒麟閣遂將朝市乖故交不過門秋草日上階當時何特達獨與我心諧 春賢曰南陵縣在宣州西 東方朔未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惟大伍公耳朔亡後武帝得此語召大伍公問之荅以不知曰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皆具在否曰諸星具在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嘆曰東方朔生在朕旁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哉慘然不樂漢宣還鳳陽詩謝笑鄒酬荅 王䡄黄圖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祕書賢才史記 三川周宣天下之朝市 置酒凌歊臺歡娛未曾歇動白紵山舞迴天門月問我心中事為君前致辭君看我才能何似魯仲

尼大聖猶不過小儒安足悲。齊賢曰：浚驗臺隸唐宣州，今朝隸太平州之姑孰。曰紓亭，宋武帝與群臣會於此，爲白紵之歌。太白有天門山銘。士贇曰：晉桓溫詩：宜酒高堂上。謝朓詩：宋樂悲反朋歎妖姿光茅。謝靈運詩：歎妖冶悅絶。陽子曰：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能？曰：無土。解析曰：或七十說而不遇。向曰：孔子歷說天下七十君，竟不得一遇。雲南五月中，頻喪渡瀘師。妾草牧漢馬，張兵奪雲旗。至今西二河，流血擁僵屍。將無七擒略，魯女惜園葵。齊賢曰：雲南長即乃揚國忠舉鮮于仲通征閤羅鳳事，詳見三癸。孔明出師表：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蠻王南中，慕土致孟獲，撒使史戰，七縱七擒，而蠻猶建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古歌辭曰：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交莫羞貧，羞貧友不成。士贇曰：戰國策唐且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楊子法言：川谷流人之血。七命曰：指鄣則王單白首，麾青則千里流血。按此詩魯女惜園葵，是用事，非泛引事也。此是列女傳漆室女事。傳曰：漆室女者，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其隣人婦從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耶？漆室女曰：嗟乎！吾豈爲不嫁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昔晉客舍吾家，擊馬園中，馬逸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令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猶且不免。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奸偽日起。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子乃曰婦人無與者，何哉？鄰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妾所及。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鬥，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咸陽天下樞，累歲人不足。雖有數斗玉，不如一盤粟。賴得契宰衡，持鈞慰風俗。自顧無所用，辭家方來歸。霜鷲壯士髮，淚滿逐臣衣。以此不安席，蹉跎身世違。終當滅衛謗，不受魯人譏。齊賢曰：秦陽源詩：秦也天下樞。戰國策范子見秦王曰：韓魏，天下之樞也。史記：孔子適衛，見南子，子路不悅。孔子夫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士贇曰：孟子於是始興發補不足。莊子曰：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陸機詩：辭家遠行游。蘇武詩：上當復來歸。陶潛詩：朝日復來歸。傳毅七激曰：閒居逐臣，銷父孜子。陸機詩：逐臣尚何有，棄友焉足嘆。晉書帝紀：宣帝持沫曹爽，帝寢如常，史帝不能安席。楚辭：騏無兩耳中怏蹉跎。世說周處曰：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語：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於

五松山贈南陵常贊府　爲草當作蘭，爲木當作松。蘭幽香風遠，松寒不改容。松蘭相因依，蕭艾徒丰茸。雞與雞並食，鸞與鸞同枝。揀珠去沙礫，但有珠相隨。齊賢曰：本草云：蘭草、澤蘭二物同名。蘭草一名水香，云都梁是也。水經：零陵郡都梁縣西小山上有渟水，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澤蘭如薄荷，微香，荊湘嶺南人家多種之，與蘭草大抵相類。顏師古以蘭爲澤蘭，非也。禮記曰：如松柏之有心也，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獨命論曰：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楚辭：將與雞鶩爭食乎。郭璞曰：卒容也。蒼頡篇：䒦草貌。鮑德璉詩曰：揀珠望沙石。士贇曰：謝靈運詩：蒲稗相因依。陶潛詩：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宋洪黃璞上疏曰：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遠客投名賢，真堪寫懷抱。若惜方寸心，待誰可傾倒。虞卿棄趙相，便與魏齊行。海上五百人，同日死田橫。當時不好賢，豈傳千古名。願君同心人，於我少留情。寂寂還寂寂，出門迷所適。長鋏歸來乎，秋風思歸客。齊賢曰：史記范睢事魏中大夫須賈，使齊，齊襄王聞睢辯口，賜之金。須賈怒，以睢持魏陰事告齊，故得賜，歸以告魏相魏齊，使舍人擊折脇摺齒，睢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睢從簀中得出，更姓名曰張祿，隨王稽入秦，上書昭王，言太后、穰侯。昭王大懼，廢太后，逐穰侯，拜睢爲相。魏使須賈使秦，睢坐賓堂下，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我且屠大梁。魏齊恐，走趙，匿平原君家。昭王聞，爲書遺平原君，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入秦，昭王乃遺昭王書曰：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王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卿乃解相印，與魏齊亡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畏秦，猶豫未決，魏齊怒，自剄。趙王卒取其頭予秦。虞卿因於梁，不得意，乃著書，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漢滅項籍，田橫懼，與其徒屬五百人入海，居於島中。高祖赦橫罪而召之，橫與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廄置，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奏之。高祖爲流涕，拜客爲都尉。橫既葬，二客穿塚旁，皆自頸從之。帝以橫之客皆賢者，聞其餘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橫死，亦皆自殺。易繫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王融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馮驩見孟嘗君，君置于舍，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晉張翰因秋風起思歸。思士贇曰：楚辭：去鄉離家兮來遠客。陶潛詩：孰若當世士，冰炭滿懷抱。謝靈運詩：歡娛寫懷抱。莊子：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梁武帝曰：一旦千古。吸因賓戲曰：虞卿顧盼而捐相印也。子貢知孔子思長。

池州府志　李白答常贊府　昔獻長楊賦，天開雲雨歡。當時待詔承明

衆皆道揚雄才可觀枚勝飛龍二天馬黄金絡頭白玉鞍浮雲蔽日去不
返總爲扶風推紫蘭屏中東出高山道採秀行歌詠芝草路逢園綺笑向
人兩君解來亦何好聞道金陵龍虎盤還同謝朓望長安千峯夾水向秋
浦五松名山當夏寒銅井炎爐歊九天赫赫如爲荊山前陶公矍鑠呵赤
電回祿睢盱揚紫烟此中豈是久留處便欲燒丹從列仙愛聽松風且高
卧颼颼吹盡炎氛過登岸獨立望九州陽春欲奏誰相和聞君往年遊鍚
城章仇尚書倒屣迎飛牋絡繹奏明主天書降問回恩榮䩞辭不能就往
組至今空揚高蹈名夫子工文絶世奇五松新作天下推吾非謝尚邀彦
伯異代風流各一時一時相見樂在今袖拂白雲開素琴彈爲三峽流水
音從茲一别武陵去去後桃花春水深　劉文房詩自江西歸至舊任官
舍贈袁贊府時經劉展平後　却見同官喜復悲此生何幸有歸期空庭
客至逢摇落舊邑人稀經亂離湘路來過回鴈處江城卧聽搗衣時南方
風土勞君問賈誼長沙豈不知　韓翃詩送郭贊府歸南　駿馬淮南客
歸時引望新江聲六合暮楚色萬家春白紵歌西曲黄苞寄北人不知心
賞後從此曉行塵　盧綸詩送元贊府重任龍門縣　二職亞陶公歸狂
與夢同柳垂平澤内魚躍大河風混迹威長在孤清志自雄廳吏向隅耆

空寄路塵中　宋之問詩送永昌蕭贊府　柳變曲江頭送君函谷遊
弄琴寬刑意酌酒醉春愁戀本亦何極贈言微所求莫令金谷水不入故
園流　宋吳仲孚集上曾贊府三首　自有名爲懶何曾與衆同閑情長
向道妙語半談空平日身多病今年藥有功門前栽五柳春亦在其中
只向鄽中隱幽居地更偏竹風吹夜月檐雪墜寒煙心定欺雲石神清照
野泉一峰擎壞塔終日在吟邊　四歲傳家子心明語未真也知初受命
似覺使民人衆動須呼仗端身學拜親若教接上去定道摘星辰　江湖
續集張方叔有懷尤贊府李崗　西風約暮雨虚亭倚新爽忽馬見峨
嵋彷彿呈萬象誰其伴孤吟寒蛩亂幽響碧雲渺佳人抱膝注遐想　謝
翺集　雪中方四隱君訪甯有詩懷鹿田風雨舊遊寄和併呈吳六贊府
金華入北山空響出静府鹿田在其巔脾石欲風雨有客六七人昔遊
至其處唯我悲不眠起坐瞰君語謂此定何聲百感生離緒既非琴與瑟
復異砧將杵醉者呼不應悲者自爲苦空𥂕寄孤公展轉如巢鵲涼歌散
餘悲以及捫柱從爾來又七年欲至用羈旅傳聞老桑門已復蟬蛻去入
山恐少年中鉢空其衆乃知人世間何者与客主而我同懷人忽復異處
所夢中逆相望各抱不售貫有客不同遊亦是同懷者地主况有期與馬

不待做偏頌宿山中呼人不應舍　東園林建書寄懷仙居贊府尤貴端
樂安山水佳遊後獨來王後有縣佐賢欲見形夢寐憶昨交際初籌燈
飲文字數卷出寶儲三人若爲峙相忘略形骸同道許氣義所之鄰半舂
仰止惟一志咸言居官清武說立趣異對松梧詩玄飲水樂書味於此可
怡悦視彼持遊戲莫隱未偕驕王川屏簡記贊府和張方叔詩木句屏寄
參仍五借工川以况玉峽不敢既重慚有疑亦每謂臟月擇耿光顏梅想
幽致思昔夜無眠吟成托郵騎　沈惟肖送周堂長歸慈溪寄何贊府
慈溪隔楚雲聞不接鴻鱗肉送還鄉客重懷佐邑人海明看日出山晚倦
行春料得雙松下吟成瘦鶴身　孫介嫻湖集送别惟肖贊府　如孫老
筆健文章狂對掩間鴈鶩行只共低頭了官事忽驚擧手勸離觴百年可
落塵埃分一辨曾董知見青琰重平生安樂法窮通何地不徜徉　元山
菊詩次天日居無仕韻呈黄贊府　宜遊千里來湽與位不酬才樂有餘
洗滌羅紈變韋布拂除綵竹聽鍾魚古今宇宙山與麓湖海襟懷酒滌舒
驚鳳只令棲枳棘東門人但識爰居　道傳大劫無窮外詩寫多生舊習
餘意適不知吾是蝶樂全應悟子非魚牧羊川畔尋圍澤下馬陵前憶仲
舒憂喜相尋何日了從來名下昔難居　送黄贊府歸新安　我公本詩

人習組偶見摩三年㵾溪上畫諾民不知門閑草如積馬瘦漢昔飢山川
屏披拂風月隨指揮浮沉與道合偃蹇看兒嬉小人真寡與高義獨見推
微軀散自愛恐負國士期飄飄蕭雲足矯矯千霄枝無勞與世即世自不
我遺孤身繫别恨千里指煙霏江空歲云暮誰獨憐吾私　又代作　青
山卑卑溪如帶猶有承平典刑在粤從贊不避笠芋然遣江蘺雜蕭艾作
縣無劇官無早前召後杜皆吾師撫摩凋瘵要有術髮擳苗藉民不知我
公自是文章伯姓名久著金閨籍三年畫諾畫簾深底事溪山苦留客莫
嫌鋏屢彈高人往往多自送西山雲人生宦遊在適意五斗可與千鍾鈞公
來何遲去何疾歸棹楚江秋瑟瑟功名年少似川增好占蓬山舊芳席
代送黄贊府　未恨尋常知我希却嫌四十識公遲自從一諸留婁齒不
慨乎生元紫芝白璧至今怜皦皦木絃無處聽景景至堂伴直知何日孤
恐驕人鬢多絲

國朝

張孟循詩集寄鄧彦誠贊府二首　雲林三十六峯高峯下吳兵著
白袍義士起爲揮鶴陣名家舊有豹熊韜上腴田土皆玉玉深洞人家總
映桃功賞一門稱二美銅章交綬吕虔刀　憶昨款門傾蓋新倚山樓閣
正留賓一池秋水觀魚興滿座涼風避寇人紅玉酒浆回斗柄采雲歌曲

勤渠塵判來日日思瓊樹，再到應須梅柳春。

判府

宋容齋三筆：國朝著令，僕射、宣徽使、使相知州府者爲判。其後改僕射爲特進，官稱如昔時。唯章子厚罷相守越，制詞結尾云：依前特進知越州，雖曰然典，亦學士院之誤。同時執政蔣穎叔以手簡與之，猶呼云判府，而章質夫只云知府，蓋從其實。予所藏名公法書，冊有之。吾鄉彭公器資有遺墨一帖，不知與何人，其辭曰：某頓首知郡相公閣下。是必知州者，故亦不以府守借稱。今世義爾小壘，區區一朝官承乏作守，吏民稱爲判府，彼固偃然居之不疑，風俗浮靡之異，一至於此。朝野類要：宰相、三公、三少、真王出鎮，方謂之判，其餘乃過呼。王安石臨川集：韓琦京兆尹再任判大名府制　門下：分陝稱伯，召南當公職之尊；仗鉞就封，畢萬得國名之大。況吾元老，爲世宗臣，又倚師垣之嚴，宜還尹節之寵。眷宜典冊，數告縉紳。具官韓琦，道醇而深，器遠而博。渾渾忠孝之業，憲憲文武之姿。感通人朝，克衆來於台極；翼戴英考，撫大明於天衢。肆朕纘圖厥初，謀落。燮諧四氣之序，熙輯百官之成。登昭公魏，奄泣國社。鎮定大事，安如九鼎之安；承靈諸侯，端若元龜之信。歲勤再閱，師律既和。重念邠圻之雄，專撥河山之險，使得君重，以宣王靈。就吏西雍之旄，留主北門之鑰。載狄爰賦，并賞鈐封。於戲！漢治陝千里，安危注於上意；唐用裴度，輕重繫于厥身。維廼純誠，無愧前烈。懋服休命，往其欽哉。可。宋王禹偁小畜集：擬陳王判開封府制　雍熙三年在長洲　門下：我國家以天下爲公，居城中之大京邑。翼翼來尹，正以惟艱；子孫振振，擇親賢而是用。其有祥標甲觀，望峻維城，素推宗室之賢，宜啟王畿之重，示無私於名器，俾作翰於家邦。元龜之兆，叶從方風之書，乃降皇子。具官陳王，慶鍾七廟，秀稟五行。溫良本自於天資，禮讓詎因於時習。前星有爛，拱辰極以彌光；玉葉騰芳，挺本枝而可輔。爰自臨軒降制，出閤就藩，樂高跡一字之封，慎重出五王之右。西園清夜，曾無飛蓋之遊；北闕詰朝，常展問安之禮。動靜叶國家之慶，周旋盡臣子之規。將永輔於皇基，宜更親於民政。乃睠浩穰之地，是爲職壓之階。爾其按千里之提封，觀萬夫之政事。爾清識而秀發，更宜撫育我黎民，宣布我德化，鄉俾獨以惠，我豪右以威。式觀器能，以副眺倚。又念隋朝而下，唐氏以還，京內史別任他官，親王牧不知務。今茲兼領，允謂殊恩，樹厥功無曠重位。於戲！居億兆之上，宜獨子而獨親；土帝王之家，在惟忠而惟孝。勵爾事君之節，体余知子之心。欽哉勗哉，勿替休命。可依前特進檢校

太傅兼侍中，行開封府尹，陳王。周必大大全集：辭免判隆興府奏狀　右臣伏覩進奏院報，十一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周某判隆興府，疾速之任。恩意有加，躲遠而近，非臣朽邁所克欽承。敢控忱辭，仰干聰聽。伏念臣幸逢明聖，誤被簡知。典領藩維，更歷三膺，才駑力弱，政拙心勞，不勝狗馬之疾。願投閑散，屢勤詔諭，未賜曲從，方且叩閽，再有所請，乞以易鎮滋不皇。寧蓋地以潛藩爲重，任以鄉部爲寵。陛下之眷臣，可謂厚矣。年至則理當告老，病侵則眾於陳力。臣之自處，謂宜如何。若復不自揣量，猶將眉昧。既愆于義，實畏人言。伏望聖慈深閔衰殘，洞照悃愊，收還符竹，改界宮祠。使之養痾里閭，粗適分願。少需旬月，遂乞歸休。天地生主，孰大於此。緣臣已聞移命，難留舊治，候省劄到，即歸本貫吉州，恭聽俞旨。伏乞早賜處分。冒犯宸嚴，臣無任。不允詔　倪思撰　勑某省所奏辭免判隆興府疾速之任恩命，事具悉。卿國之元老，外領帥藩，重湖以南，蒙福多矣。乃頃綸言，易鎮洪都。地望益雄，道里爲近，第宜所寓，猶同鄉部。有晝繡之輝，爲坐嘯卧護之所。優爲懇辭忽來，何沖挹之過！亟其勉哉，膺體朕意。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宋景文公集：徐州判府相公啟　右某啓。竊屬綿疴，周勤四體，卯須移告，遂曠十旬。中昔結轄之頃，久愆奏記之問。注情東夏，延首貴台。承福祿以皐臻，撫翰垣而俾義。恭以相公材經而圖，功格于天。祗六德以益嚴，滿九言而無過。薦茲出處，均我賢勞。嫌公來歸，顧鬱東山之思；留侯爲壽，時想赤松之游。蓋其瑒和上符，同體永言，舊物茲儀洪鈞。洪遵文安公集：賀皇子魏王判寧國府　恭審出綍廣廷，建于會府。由河以南，畫爲晉土，上方屬於規模；自陝而東，主之周公，時亟膺於圖任。膺傳初播，驩語交馳。恭惟某官，日轉流芳，天對庠慶。積顒顒昂昂之望，探元元本本之文。河間得書，故多深惟古誼；東平爲善，最樂均見。沖懷兼秦承邸之華，優被紫宸之睠。采膺涣渥，即付藩宣，綰紱在寰，仍視三台之極品；解旄尊節，更隆雙鎮之威儀。豈特壇盤石之宗，將以壯維城之勢。某夙聆英矩，於隔除書，居幽相依，竊賓鄙之庇。腹心敢布，少仰敵邑之恭；頌詠滋多，占言國既。周必大大全集：賀孟少師忠厚判平江府啟　楊庭讀命，析爵分符，左九棘之崇班，既資寅亮；右扶風之近郡，復領舊宣。謚詔郵傳，嘉師相悅。恭惟某官，望隆朝野，道際天淵。貴窮百執，而秉德甚謙；祿極萬鍾，而從身獨儉。自解黃樞之柄，久從綠野之遊。四牡孔修，方趣韓侯之入覲；周邦咸喜，旋觀中伯之還南。進寵秩於亞師，肇多儀於三輔。神旗豹尾，掩畫戟之前聞；帶冕兼光，視朱轓

而有煥精奏裕民之最即歸來國之均其方伏衛門鈫閒盛事賜郡氏三公之服已見班春爲縢文一歷之祇敢忘賀履青陽駘蕩王節遠適顧精菌爲之調術慰旋倪之望。姚成一會人集 通陳判府啟 伏審受冊臨軒驅車淮郡氷江理棹嘗登千仞之龍門錦水棧塵文托萬閒之燕履喜我二天之獨有爲公持也而一秀將歛枝於道傍先秋函於節下恭惟判府刪脩判部侍郎長者君子古之丈師玉壺凝萬壑之氷清融表裏霜水洗九霄之月明入毫髮頃閒廣信之藩茂著康千之化百堵皆興而人不知役之一介不取而官有餘財緒史老姦道民大來帝曰嘉止來歸立鵠之班公判翩然妙動賓鴻之志無望外服來欲中朝聽古昔之竹州乃先公之業會諮謂西江之道院其撫朕師氏雖東閒之郎君又爲吾父凡此日述軾熊之者老皆前時騎竹馬之兒童獨是陋邦已非曩俗民窮似蟻賦妄於蛇歲無萬億秭之登稚五什六七之取倉有紅粟而錢貫朽剁多化於歸舟野無青草而室登無執興牌於破屋覺候泣止齋國庶幾追孝于前一復其舊君陳弘周公之訓茲率厥常户牖爲漢相之時亦如此牢棐忌寒甚慣天熱不能竊第七年畫有鳳池之想反關四載頒安鴎海之盟回憶歸時深蒙異顧借尚方之劍者衆已缺其安作用司農之印者人允

服其難能。不圖再遣。相視一笑。幸以吾黨小子之簡傳事是邦大夫之賢致私謁於翁歸斷無此請。拜新吟於嚴武。或有所長。 縉紳淵源余崇龜賀韓書除大尉判隆興府啟 伏審出持家廷分符帥閫金印紫綬駢兩地之華蓋節珮戈增重先戎之寄。備建旄之典禮盛作府之威容。具歎使養於情悅懌其久叨范護尤切欣愉家衣祝我公之歸終仰依於洪造竿憤修賊于之敢即將達於崇閎。 史浩節峯溪錄 解免判建康府劄子 臣竊惟建鄴重地。今之留都內蓄王室外折遐衝必得其人乃可委寄方令德望素著已試見效者及材猷出衆。輕積未施者。天下不爲無人而陛下猥以此任付之衰朽。其所以光寵之者至矣。然陳俊卿方以年踰七十而去。臣繼以年過七十而來。一去一來。其廉貪之分賢不肖之辨較然可見繄陛下忘其無堪。息欲用臣。彼一道兵民寧不竊議。天下搢紳寧不譏笑臣負媿而往。必貽陛下知人之明矣。將何以奉宣德意風厲列城。于此臣所以再三控免必期君父之矜從也。伏望陛下等施天淵軫念暮履鑒危誠之懇惻。全大違於始終。亟反渙恩俾歸故里。則臣衔戴之私。捐糜何足爲報。 周必大大全集 辭免判隆興府劄子 臣今月二十日准尚書省劄子十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同其判隆興府兌奏事疾速之任。臣聞

命震恐無地措躬伏念臣庸愚不肖本非可用之才而胃恩最久受任至重不能悉心竭力使如竊位素餐日往月來年庚山積向非陛下念其簪履之舊力賜全存則臣螻蟻微生當青鈇質豈容尚尸厚祿安處故里日夜愁懼無以仰副天地父母之陰施。今者特蒙收拭畀以藩方恩旨一臨如蹈淵谷深惟上流重地選用匪輕如臣負罪婴譴加之素有心氣之疾年齡遲暮浸以昏忘。驟臨民社必速顛隮。量力自言非敢備禮伏望睿慈俯矜誠悃亟收前詔上以全聖主始終之賜下以免微臣胃昧之誅未賜餘生則圖報効臣無任度祈激切戰汞俟命之至取進止 貼黃 臣重念豫章昔府雖久闕守緣臣聞命辭免已越累旬決無胃受之理欲乞使賜俞允免致再瀆威尊有妨謀帥臣不勝幸願十二月十一日御批降詔不允。 不允詔 倪思撰 敕某云云具悉遠稽周室之用賢有若君公之爲保明南國之教所以宣德澤而考流分而陝之權所以擅形勢而內轄乃今謀卧視昔同符求諸九棘之班付以十連之寄請宜即日以之鎮尚且抗章而力辭惟時伯藩雖久闕守其事已行之命亟慰來暮之思所辭宜不允。 再辭免判隆興府第二劄子 臣今具奏辭免判隆興府恩命正月二日恭奉十二月十二日詔書所辭宜不允臣稽首祇拜以還感極生

于流涕。自當欽承威命即日啟塗庶因藩宣圖報萬一實緣臣衰年抱疾力不能勝是敢罄竭腹心瀆于淵聽伏念臣舊身鉛槧本無才略受爵不避遂至超踰粤自扶閑以來追思平昔叨竊過分毫髮無補常疑天刑人禍難于幸免。迨聞起鎮將恐將懼心氣宿疾因此轉甚而又寒入腠膂步履艱窘飲食減少日就羸瘠稽留詔旨無地措躬僶俛合扶憊赴官以紀憂之心。癯瘦懦之質凡所施設決至差跌上流重鎮豈容養病俯侍旬月定乎大戾在臣既乎不能者止之誼又使一邦傒賓將迎其罪適不勝誅矣臣亦仰揆聖意或以臣嘗侍左右誤被簡知不欲使之久閑特界鄉郡以示光寵是陛下施恩於臣者至深至厚苟非心勒形瘵如前所陳則臣何敢固爲辭避抵冒嚴譴伏望聖慈深賜矜察即降處分許臣仍舊奉祠庶之進退惶迫之中冀之保全安佚之地此爲恩德胡可勝陳碎首捐軀尚期異日黷犯天威臣無任戰汞俟命之至取進止 允詔 倪思撰 勅某云云具悉入居輔弼出任藩宣大臣之職也。鄉上相印尚奉祠館再更歲籥朕念其久閑起鎮鄉郡思遇之渥詎即欽承抗章控陳卻而復至辭情懇切弗從得乎廼倒其懷不忘眷注所辭宜允。 姚成一會人文集 通陳判府劄子某伏以薰時入夏夬潤如秋恭惟判府刪修判部侍郎植德公清秉心

愷悌閒藩有微。穹塵柴扶。台候動止萬福。某謹來卿九頓首奏記旌麾之下。伏戴財幸。某竊惟來牆照臨境之山君川妃駿奔異衛。孰非獻祥來祉者。矣事文简玉爲之紉。鴛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某三賦此章以頌。某仰惟聖皇。矜恤遠民。謹擇良牧。顧瞻周行。孰爲廉平。謂公前在江東。治有異等之效。爰自省闈往綏高安。高安。尤正舊治也。民舉手齊慶曰。尤正吾父母也。今象賢又爲吾父母矣。是慶也。某實同之。某嘗謂高安最爾之郡。然地小而賦。尤爲賦淵。第近年來。公之裕而私之拷。收者薄而斂者厚。重罹良苦。民食孔艱。老弱溝而壯者四方矣。爲邦者任任外掠瞯阤之虛名。内爲肥橐之實計。欲政平訟理。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欽惟某官廉足以律百稼之貪。清足以滌犀吏之濁。安而不擾。肅而不嚴。衎山錦水之民。慕玉山冰水之化久矣。自今以始。庶其有瘳。獨恐增秩璽書與選表。入爲三公之命俱至。又當溥而天下用耳。某不倿。某自丙辰之冬。蹐撫封之舊。獲昇履寫伏屛隆遇。超於吳常。僉郡章以達其驛奏之聚。封繪官衖以濟其道還之挈。眾而又重之以宴。以示慈惠。厚之以餞。以矔遠行。禮意勤懇。渺渺晚來。其何以登此。拜別以來。倏四其載。杜門蔵拙。縉吹故書。天惠仁侯。來爲邦君。乃前是常得把其餘

光。者。某何幸得以民事。某林棲淵潛。人事罕接。不能探使駛。恭贊函絃傳千騎壓境。僉不可下道左之拜。乃始披蓬蒿之塞。徑荷策笠而出山。引睇車塵。一遂瞻仰。借儼拙語。少鳴賀私。布鼓雷門。泮流境趾。某塵泯也。仰止隨軒月壁星珠之眷。巍在崇霄。豈蟄泥壤者之所敢躐。聞。庶人召之役則往。侯義也。願奉光甲。　通陳判府劄子　伏以來明正序。清掃薦涼。共惟判府監簿秘閣郎中。鎮撫命新。經理任重。帝東康舉。民手仁聲。台候動止萬福。某謹三薰九頓稽奉書贊名於旌節之下。仰惟財幸。某竊惟判史。天也。謂之天。則陰陽造化。手挈其柄矣。郡福星所至。祥靄旋之。何外郡之敢冤。筝瑞人望公如慈父母。恨不朝夕至。條逐方著敢乞寬涼次舍。珍草水蟹厚加燮調。肅副翹係。某比審吾戚㫄服跂鎮。侯邦上念。創殘之民。疇能安集。公有賢能之政。式稱選廣綸綍一頒。搢紳交頌。爭爲瑞得人賀。某受塵之泯。其家其鄉。自是均拜更生之造。喜九眾珠。獨以官守所縻。未能躬拜廡下。心口相語以自慶。無日不然。某欽以某官秋霜冰鏡之皎。寒露玉壺之清。世味不足以嬰其心。人爵不足以易其操。爲國集事。所至可書者。如桐川素號凋弊。未及半載。即以蘇醒。而精神之名在御屛。故以惠浙之右者移惠於江之右。天子之所以念瑞民者至矣。瑞民之所以望公者切矣。

心痛者不及續。某敢爲瑞陽之遺黎。致老請。禱溺者不暇徐行。公其念若旱望霓之民乎。某敢不稽首。某祿不逮親。灰心仕進。丙辰誤召。恥與姦朋。中道驛疏。顧天歸家。席業聖恩。兌赦釋不誅。甚幸姦愉覺戚。啓戎。公朝念其曾有辯姦之論。再以旌郴易召。弗敢職分。乞從舊官。所請俛俞。只得強出。去家纔二十日。鄉國爲墟。兵燹破屋數間。雖幸不爲虜所焚。而使父兄弟避難走鄉者。畫爲鄉之蒙冤所劫。家殘室毀。抱此牢愁。宦況何有。倚罪于茲。如痛包羞。伏乃矜爛。某撫之吳。權以民而事邦君。合有斬衰之贄。惟是以某家痛方新。心緒凋落。更不能屬思於文。用弗獲以先㐂鳴于鍾呂之側。尺書拙訥。仰津與戟。攢斷榮嚴。不寒而栗。某揣分有間。弗敢借致隨軒大嬀興居之問。抑某於瑞則民也。敢辭爲後。噂里人而恭教令。惟宜。顧奉光甲。　陳炎集　通郡判府　四月維夏。一氣光秩。某官轓蓋化流。移襦歌洽。九重簡注。三極贊扶。台候動止萬福。某熏沐頓首端肅載緘通名于典籤記者。首祈監存。某聞詩有云。樂只君子。福祿申之。況閥閱名門慶源沐衍。啓佑後人。金紫貂蟬。充盈帳內。重也。動靜語默。福要祿駢。世俗腊脤之倚。何敢借申以瀆二。御某載惟某官精金美玉之粹。純霽月光風之灑落。文章本乎家學。政事可爲史師。家家壹首孰云不可。然嚴陵去天尺人

匪賢能太守。京師將誰倚。郡屈公惠來。推行所學。治理有效。膾炙人口多矣。騎翁治行久爲朝廷知。宣室見思。玉堂有詔。道將行也。毋曰歸哉。非其變言。　祭九峯集　賀王奉傳寄廖判府詩　噫吁戲噫戲。一曲難爲聽。岳麓亦令判掾。于規夜訴倉庚鳴。時至氣化能無聲。高皇神武百世業。安漢小子爲忍陵。九十六萬日可掩。祭何從吏皆奉臣。臣于臣乎胡乃爾。富汝貴汝膚何土。炎精白晝欲晦蝕。日角眉目尤精神。吉來攬柄不早去。正爲魚肉塗土靈。土靈塗炭自茲始。吉往今來祇如此。黃華一去何時還。志士幽人淚如雨。　賀廬水調歌頭呈判府宣撫先生乞賜笑覽　晚日浴鯨海。壁月掛鼇峯。不知今夕何夕。燈火萬家同。樓外笑簇聞過。人在琉璃影裏語笑隔簾重。對景且行樂。一醉任東風。　黃堂宴。春酒綠。艷妝紅。文章太守。和氣都在笑談中。正此贊籌交錯。只恐望歌未散。溫詔促追鋒。未藏傳樽處。侍宴自從容。

樞府

源流至論　樞府自唐始。名肇於開元。官設於永泰。權重於五代。而制詳於宋。張少瑜集　賀樞府啟　誕膺茂冊。進執鴻樞。文武維憲萬邦。實繫股肱之助。君臣相資千載。有加體貌之尊。矣是聳瞻。朝廷增重。共以某官。靖共正直。老大高明。斯道足以覺天民。王貴足以并國府

尤得我心所同然。爾且所奏為可知。主若吾身親見之哉。謂捨是其焉往
決矣。見知於明主。惕然患澤於世矣。出除于嘉淺階華貫。擢自南宮之長。
延登西府之嚴。師嶽殿之陰。若要大儒之戎功。于今萬變南北。救寧邦家
于焞恚業於集中。騎驕交馳於境上。營田積穀。兵寓於農。擊壤行歌。民狎
于野。惟有政以佑乃辟。則厥秦水孚于休。維石岩岩徒想前哥之崇。能星
雨雨窒開右掖之處。業卯止大鈞凄然寒谷。泥塵無路。望霄漢而益高。犬
馬戀軒知蓋帷之不棄。替不忘於鞭策。鏡有幸於坯陶。韓元吉南澗集上
樞府劄子　某竊見朝廷自夏秋以來。以敵人意欲敗盟。戒嚴邊備。選任
將帥。簡練軍實。為計甚悉。惟是向日傳聞。聲勢頗熾。道路洶洶。皆以未知
所向為憂。雖廟謀深秘。非中外所可得聞。然人心不安。緩急何以應敵。貸
之輿論。謂宜即有詔書明示遠近。俾軍民士大夫曉然預知國是。然後同
心協慮。共濟事機。所繫甚大。而或者以為朝廷不欲先露。夫和之言。若使
降詔遂有形迹。但當隱忍。持重屬兵秣馬以俟其至。此固善也。奈人心不
安何。然前日既遣犯使。固欲和爾。彼乃不受吾使。再定期日。指索大臣。雖
而止要泛使。吾皆拒而不遣。是形迹既已成矣。況又受其流亡之民。納其
降附之地。不可以為無迹。而獨於詔書惜之何哉。若必待彼犯吾圉。然後

降詔。是時事屬倉猝。淮甸之人必先奔擾。江浙之衆。當亦動搖。而四方萬
里之遠。安能一日而諭及。今為之。始可以安人心而作士氣也。語有之。明
其為賊。敵乃可服。今日詔書。但當極言屈己和戎。所以息安海內。而彼既
敗盟。則有不得已而後應之意。萬一不至用兵。亦復何害。其時六飛果遂
順動。始則為誓師一詔。以決大計。作兩節施行。似不相妨。若或遷延。致其
傳檄境上。事出倒置。浮言胥動。雖悔之。將不及焉。殿失某人微位下。仰恃
門下一日之眷。用敢布於左右。如蒙采取。願止以鈞意自而行之。天下幸
甚。孫幾聖集　賀拜樞府詩　吳公尹京踰月。遂拜樞府之命。治聲一月滿長
安。直上星樞聳具瞻。空眾危言驚主易。能施行事似公難。詔辭清蕩留邦
國。廟畧縱橫出肺肝。拜慶觀聞雙白首。更傳盛事入衣冠。　元明祇集寄
王樞府詩　一歲凡三遷。臺既爭薦衆。通才切時用。宜與喬等任。疾邪發
奇章。談兵示英武。正言滿烏臺。號畫鳴樞府。長翮得雄風。摩雲日騫翥。紛
紛庸俗子。逝勉固規矩。老眼見奇特。衷懦成鼓舞。今春錢君行。有言未能
吐。魯鈍留王今。負罪邪可補。鄙俚聊謝賀。粗代寒溫語

大府

周禮天官冢宰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
史八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大府為王治藏之長。若
今司農矣。其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
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九功謂九職也。受藏之府若內府也。受用之府
若職內也。凡貨賄皆藏以給用。有民者以給工之用。其餘以給國之用。或
言受藏。或言受用。又却言貨賄。皆互文。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
用焉。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
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
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弊餘之賦以待賜予。
待。猶給也。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膳服即羞服也。稍秣即芻秣也。謂之稍。
稍用之物也。喪紀。即喪荒也。賜予。即好用也。鄭司農云。弊餘。使者有餘來
還也。玄謂弊餘。占賣國之斥弊。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此九職之財所給
也。給弔用。給凶禮之五事。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此九職之財。充猶足也。凡
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謂先給九式及弔用。足府庫而有餘財。乃可
以共玩好。明玩好非治國之用。言式言貢。互文。凡邦之賦用取具焉。賦用
用賦。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蔡洪範云。一曰食。二曰貨。已上皆言飲
食。記次言貨賄。故大府在此。兩漢博聞大府丞相府也。　又郡丈。大府舉
之廷尉。師古曰。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通志　周官有大府下大夫。掌貢賦

之二。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歷代不置。然其職在司農少府
至梁天監七年。置大府卿。位視宗正。掌金帛府帑。統左右藏令。上庫丞。掌
太倉。及關津市肆。陳因之。後魏太和中。改少府為太府卿。兼有少卿掌財
物庫藏。北齊曰太府寺。亦有卿少卿各一人。又兼掌造器物。後周有太府
中大夫掌貢賦貨賄以供國用。屬太冢宰。隋初與北齊同。所掌左右藏及
尚方司染甄官等署。煬帝置少卿二人。又分太府寺置少府監。尚方織
染等而太府但掌京都市及平準左右藏等。職官分紀。隋百官志。從齊太
府掌金帛府庫。營造器物。統左右中三尚方。左藏。司染。諸冶。東西道署。黃
藏。右藏。細作。左校。甄官等署。情為太府寺。統左藏。左尚方。內尚方。右尚方。
司染。右藏。黃藏。掌冶。甄官等署。煬帝即位。分太府寺為少府監。唐龍朔二
年改太府為外府。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司府。神龍元年復舊。卿
二人。少卿二人。領兩京諸市。平準左右藏。常平等九署。署各有令丞。　宋
因唐制置太府寺。掌庫藏出納商稅市易平準店宅之事。按太府之置。自
梁以後。或為太府卿。或為大府寺。至今則為太府監。其制度沿革見太府
寺及大
府監下。

玉府

周禮天官冢宰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胥八人徒四十有八人。工能攻玉者。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良善也。此物亦式貢之餘財所作。其不良之人有受而藏之者。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佩玉王之所帶者。玉藻曰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詩傳曰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鄭司農云服玉冠飾十二玉。王齊則共食玉。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角枕以枕尸。鄭司農云復招魂也。衣裳王生時服。招魂復魄于大廟至四郊角柶角匕也。以楔齒令可飯含。玄謂復於四郊以綏。掌王之燕衣服衽席床笫凡褻器。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襗之屬。皆良貨賄所成。鄭司農云衽席單席也。褻器清器虎子之屬。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敦槃類珠玉以為飾。古者以槃盛血以敦盛食。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故書珠為夫。鄭司農云夫槃或為珠槃。玉敦歃血玉器。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謂百工為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春秋曰齊侯來獻戎捷。尊魯也。文織畫及繡錦。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獸人凡獸入于腊人。皮毛筋角入于玉府。注。以給作器物。歔人凡歔征入于玉府。注。鄭司農云漁征漁者之租稅。漁人主收之入于玉府。　地官廛人。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注。以當稅給作器物也。故云屠謂屠牛羊之類其人亦有稅。其屬。取其皮角筋骨堪飾器物者入于玉府。　遂師凡國祭祀審其牲。戒其野牲入野職野賦于玉府。注。民所入貨賄以當九職九賦。中玉府之用者。

內府

周禮天官冢宰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內府主良貨賄藏在內者。其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大用朝覲之班賜。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諸侯朝聘所獻國珍。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王所以遺諸侯者。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或有其善。亦賜予之。　典婦功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善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楬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　唐書官者傳有五局五曰內府。主中藏給納。官有令丞。　魏徵傳徵作類禮十二篇。帝美其書

錄寘

內府

外府

周禮天官冢宰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外府主泉藏在外者。其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布泉也。布讀為宣布之布。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遍。入出謂受之復出之。共百物者或作之或買之。待猶給也。有法百官之公用也。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復識本制。至漢唯有五銖久行。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於民間多者有貨布。有大泉。有貨泉。貨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右文曰貨。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貨。左曰泉。直一也。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齎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齎。鄭司農云。齎或為資。今禮家定齎作資。玄謂齎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為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左傳僖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鄭氏譚續外府謂外庫也。　資治通鑑梁宗室藻為益州時鄧元起自恃宿將輕藻藻敕之。元起柴於聚斂金玉珍帛為一室。名為內藏。綺縠錦罽為一室。號曰外府。藻以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不有私焉。　後唐莊宗紀同光二年春二月。郭崇韜獻勞軍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遊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之勞軍錢。崇韜言於上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助有司。上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積。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

天府

周禮春官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府物所藏。言天者尊此所藏若天物然。其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者。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也。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為鎮。書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陳寶

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
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其竹事見於經。凡官府鄉
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察。察其當黜陟者。鄭司
農云。治中。謂其治職簿書之要。上春釁寶鎮及寶器。上春。孟月也。釁謂殺
牲以血血之。鄭司農云。釁讀為徽。或曰釁鼓之釁。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
沃盥執燭。吉事。四時祭也。凶事。后王喪朝于祖廟之奠。季冬陳玉以貞來
歲之媺惡。問事之正曰貞。問歲之美惡。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陳玉
陳禮神之玉。凡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龜有天地四
方。則玉有六器者與。陳者。既事藏之。不必經之也。鄭司農云。貞。問也。易
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國語曰。貞於陽卜。若遷寶則奉之。奉。猶送也。若
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
六星。或曰下能也。祿之言穀也。年穀登乃後制祿。祭此二星者。以孟冬既
祭之。而上民穀之數於天府。地官鄉大夫之職。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
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注。厥。其也。其賓之明日也。獻。猶進
也。王拜受之。重得賢者。王上其書于天府。秋官大司寇凡邦之大盟約
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注。涖。臨也。天府。祖廟之藏。小司寇凡大比。登民

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注。大比。三年大數民之衆寡也。人生齒而體備。
男八月而生齒。女七月而生齒。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注。
上其所斷獄訟之數。羅泌路史陶唐紀。帝堯居舜而乃命以位。正月上日。
受終于天府而遜老焉。天府。即五府。書疏命驗云。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
天。注云。天府五帝所集居大微。降精以生聖人。故帝者承天立五帝之府。是
為天府。有虞紀。仲尼曰。堯知舜賢非難也。不以所聞敢所察。其難也。正
月上日。受終于天府。天府。文祖所在。或受終。則堯不復有所政矣。然猶備
也。長安志。史記蘇秦說秦孝公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河。外有洪河之險。
西有漢中巴蜀。北有代馬之利。此天府也。又東方朔曰。三輔之地。南有江
淮。北有河渭。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此所謂天府陸海之地也。戰
國策。蘇秦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粟之利。
民雖不由田作。棗粟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蘇秦始將連衡說
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
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馬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
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漢書張良傳。天府之
國。師古曰。財物所聚謂之府。言關中之地。物產饒多。可備贍給。故稱天府

也。漢書婁敬傳。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
入言上。上召見敬。說曰。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
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馬融頌。猗天府之
官。掌穎川語小駐驛之地。自曰天府蓋尊君也。嘗考周禮。春官有天府之
職。云天者尊所藏若天物然。莊子齊物論。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
能知。此之謂天府。疏。誰知言不言之言。道不道之道。以此積辯用而通物
者。可謂合於自然之府藏也。淮南鴻烈解本經訓。不言之辯。不道之道。
若或通焉。謂之天府。或。有也。有能通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者。人人之府藏也。
太平御覽。西峨嵋稱天府。戍郡志。晉史。輝麈陶侃。侃勝兵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
於天府。晉陸機集。故吳丞相陸方竭肅清。然文雋武乂。爵明寔冊。勳天府
南史。宋長沙景王道憐傳。文帝元嘉九年。詔故太傅長沙景王。故大司馬
臨川烈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劉穆之。開府儀同三司華容縣公王弘。
開府儀同三司永修縣公檀道濟。故青州刺史龍陽縣公王鎮惡。並勤功
天府。配祭廟庭。世說新語。顧貴泰子羽云。子羽未評。于當不如太原溫顒。
穎川荀寓。溫顒。已見前人譜。曰。寓。字景伯。延武人。祖父彧。御史中丞。世語
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仕晉至尚書。范陽張華。士卿劉許。晉百

官名。曰。劉許。字文生。涿鹿郡人。父放。魏驃騎將軍。許。惠帝時為宗正卿。按
許與張華同范陽人。故曰士卿。亦其辭也。宋正卿。或曰士卿。義陽鄒湛河
南鄭詡。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以文義達。仕至侍中。詡。字思淵。榮
陽開封人。為衛尉卿。祖泰。揚州刺史。父襲。司空。此數子者。或蹇吃無宮商。
或尫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讙譁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
齏杵。文士傳曰。華為人少威儀。多姿態。推意此語。則此六句還以目上六
人。而口如含膠飴。則指鄒湛。湛辯晨其傳。而有此稱。未詳。而猶以文采可
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張載集。載頭責子羽文曰。余及有秦土
者。雖有婦夫之母。少而狎焉。同時婢僱。有大原溫長仁。穎川荀景伯。宗
范陽張茂先。華士卿劉文生。許南陽鄒潤甫。湛河南鄭思淵。詡數年之中。
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隱巷。獨潔而無善。須充志自若。終不良望焉之慨
然。又恨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甚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
生答難之盛。為頭責之士。以戲之。并以嘲六子為那以諧謔實。有興也。其
文曰。雖秦始元年頭責子羽曰。吾託子為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
造我以形。我為子植髮膚。至與耳安眉須。彌子齒牌牙。揮九竅。顯陰起。每
至出入之間。遨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悚恐。或稱君侯。或言將軍。捧手傾

側竹立峭崛如此者成我形之足偉也予雖見不戴金銀不佩致以當筦盻以代帨青味帛當食案以茹淡策猶田間真緣竹紫歲暮平過賞不自慚予厭我於形容我賤予于意態若此者予亦予竹已之累也予過我如蟬我視予如仇居常不悅而者但憂何其卻我乎欲為人質也則當如皋陶后稷益夷伊陟保衡工家永光封殖予欲為名高也則當如許由于成卞隨務光寓逃祿千歲流聲予欲為游說也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酈公轉禍為福今辭從容予欲為進趣也則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禰衡薦頌以驗工事予欲為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適屏然離欲忘俊策日予欲為隱遁也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濯滄遇神丘垂餌巨鼇此一介之所以願身成名也今予上不希道德中不致儒墨愧然窮賤守以愚感寡予之情觀予之志退不為於農士進無望於三事而挾說自勞形習為常人之所善不亦過乎於是予羽檄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敎謹聞命矣以受性樸愚不閑禮義政以天幸為予所寄今欲使吾為忠也即當如伍胥屈平欲使吾為信也則當教身以成名欲使吾為今節龍則當赴水火以全身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達意頤曰予所謂天則地網備德之尤不登山而抱木則褰裳赴流吾欲吾爾以養性游爾

以優游而以娛歲月情不隨我珠悲我俱寓人體而偶為予頤且擬人其倫喻予倚偶予不如太原溫顒潁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謇吃無宮商或尫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攤詳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齏杵而猶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我紙舟傅羊淡淵傅珠星若夫予块今處古府糊予尺沾濡我居有事之世而恥為權圖豎猶鑿池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其擬中之無深弃之尤石間鐵豎實中之寡事力非勁兒切甚昔宣其奉局夢變至老無所希也夫雖其形猶能不困非命也夫宣與夫予同度也元耶仲璋樊溪醉隱集瓊林園賦皇金燕之形勝壯帝居之偉雄名山會軋而環北靈朝與而泌衆蒼龍卧護以懷抱横陳疊翠於遠空鐘神秀于天府擬天險于居庸貢與宋九華文集天府美蜀也昔者大史青澤不下於蜀蜀人忽之天子乃命詞臣草之以寬儉也　淵淵雨土惟天之府昔際大丈以犯以虎不寬如之何民亦佩止不儉如之何人亦悍止有美其輸有豐其禀左公右卿則覲我得厥佐聯聯乃翼乃前嗟我君子則業不言前蜀既之眷度者皆其佐丈之勳也夫極而傾疾用不寧既踣既組伊代皇明皇曰西土惟我有痾其守自今惟寬儉是膺撫其難積懟其頻呻皇吉哉恩侯心哉仁孰是遠斯而不率馴騁彼江梁我民我手惟皇之德惟侯之守敢恥于詞以詔不朽右天府八章二章五句六章四句江湖續集東魯林逢吉錢台倅王司令戡叔參麓天府　翻坐頑況捻黃圖駕屏星自愧聽學業端不待門庭求日朔梅句春風院柳青從令亨路去台衡記曾經

泉府

泉府周禮地官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鄭司農云故書泉或作錢其府掌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故書滯為㢘杜子春云㢘當為滯鄭司農云物揭而書之物物為揃書書其賈揭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賈也主有司治大夫也然後予之為封符信然後予之士謂抵本也本謂所屬吏主有司者凡賖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司農云賖貰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貰買物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受之以國服為之息有司其所屬吏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

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買之國所出為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玄謂以國服為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朞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會計也納入也入餘於職幣鄭氏譚稱司農寺曰泉府農府節藏魏書高崇傳子謙之表曰昔者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內之富其不腐紅粟於太倉藏朽貫於泉府

酒府

酒府周禮天官冢宰酒人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注入于酒工之府者是工無飲之酒酒正當奉之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注工之六飲亦酒正當奉之醴醴清也鄭司農云涼以水和酒也玄謂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酒正不辨水涼者無厚薄之齊

膳府

膳府周禮地官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注珍異四時食物也不售而在廛久則將瓦腐敗為買之入于膳夫之府所以紆民事而官不失實也

閭府

閭府禮記內則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又曰子生三月父命之名告宰宰辨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宰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命

藏諸州府。江州府。凡州長之府藏。

國府

劉向說苑。王公爲貨財偏有所聚。救棗幣帛腐於國府。患不過於百姓。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

盟府

周禮秋官司盟掌盟載之灋。注。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春秋傳曰。宋寺人惠牆伊戾坎用牲加書爲世子痤與楚客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注。有疑不協也。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於壇上。所以依之也。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疏。盟府者。取本盟書一埋盟處。一藏盟府。唯言會同之盟。不言功勳之事。而將有事功之則者。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盟詛者。欲相與共惡之也。犯命。犯君教令也。不信。違約者也。春秋傳曰。臧紇犯門斬關以出。乃盟臧氏。又曰。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貳之者。檢其自相違約。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不信則不敢聽其盟詛。所以省獄訟。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已又使出酒脯。司盟爲之祈明神。使不信者必凶。司書掌叁篇。大史乃藏之于盟府。以爲藏典。左傳僖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宮之奇諫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周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注。王室書號之功。藏於司盟之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一義。凡諸侯初受封爵。必有盟誓之言。漢封爵之誓。則盟之類。僖二十六年。見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王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注。載於盟書。而藏於司盟之府。大師職之。注。職。主也。大公爲大師。兼主司盟之官。襄公十一年。晉侯曰。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注。藏在司盟之府。蓋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劑。正義。掌藏功勳典策。故有賞功之劑。

長府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叔孫昭子如闞。公居于長府。注。長府官府名也。論語先進篇。魯人爲長府。注。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illegible]洪慶善解論語。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以謂魯因子騫一言遂不作長府。以春秋不書知之也。春秋雖不書。然左氏傳昭公二十五年。魯欲逐季氏。而昭公居於長府。則是魯已嘗作長府。非因子騫一言而不作。慶善失之矣。慶善又云。長如字。今人多作上聲讀。然左氏傳長府長字無音。則論語當作如字無疑。

故府

左傳定公元年。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晉視諸故府。注。視諸晉之府庫。求其故事。子華子程氏名本。居于孔而訓之曰。晉晉之宗君爲周日正。周公作咸周。定爲於郏鄏。備和周郊。於是晉之宗君薦其所以爲祥者。其族有三。曰井里之璞。大山之路車。唐叔異畝之禾。是以晉之宗君始有滿壁以朝。作程典。今其顯府書在故府。

私府

兩漢傳聞。路溫舒傳。溫舒遷廣陽私府長。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長者。其官之長也。戰國策。陳軫謂秦王曰。王求金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絶上交而固私府也。

中府

漢書田叔傳。魯王發中府錢以償民。師古曰。中府。王之財物藏也。館陶公主傳。公主令中府。漢書東方朔傳。令中府。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藏。

委府

鹽鐵論。大夫曰。往者郡國來以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郡置輸官以均輸。開委府于京師。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利。曰平準。

祕府

史記百官表。秦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府。風俗通曰。秦周常以八月輶軒使採異代方言。藏之祕府。王應麟玉海藝文志。諸子傳說皆充祕府。書正義。職方在周禮。出於山巖屋壁。即藏祕府。孔君爲武帝博士。於祕府而見焉。劉歆書曰。古文尚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隋志。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唐書王綝傳。綝博學。練朝章。著書二百餘篇。尤精三禮。學者有所咨質。酬復淵詣。故門人次爲雜禮答問。家聚書多不藏祕府。孫公談圃。宋宣獻家藏書過祕府。章獻明肅太后稱制。未有故實。於其家討論盡得之。

策府

事林廣記。穆天子傳曰。天子西登昆崙。見西王母。癸巳至于羣玉之山。阿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注。玉山。西王母所居者。古帝王以爲藏書策之府。所謂藏書之山名也。故祕書者謂之策府。曾慥類說。天子北征。還封長肱于黑水之西。即長臂人也。臂長三尺。長脚人國亦在赤黑水。至羣玉之山。西王母所居。先王之所謂策府。古藏策之所。在天子取玉版三乘。玉器服物。於是載玉萬隻。

書府

書序。孔安國患上。送官藏之書府。太平御覽。江海表府之延閣。注。府書。褚亮傳。圖贊十八學士。藏之書府。緯略。徐堅多識典故。前後修撰國史。凡七入書府。大唐遺事。應璩詩。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蘇頲詩。秩禁三入。地選英再。乘時宋之問詩。王入文史林。再拜神仙署。此用承明三入事耳。況七入書府乎。馬融以通傳三入東觀。亦非可及也。宋曾文定公神道碑。捃遮孫曹。翱翔書府。書林事類。張衡西京賦。次有天祿石渠校文

之處。注：皆閣名，以校書焉。藝文志：劉歆大略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後漢儒林傳：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漢氏圖籍所在，有御史中丞，掌蘭臺秘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漢之蘭臺及後漢之東觀，皆藏書之室，亦著述之所。典籍圖之天經秘府校讎之地。新唐經籍志：開元時，甲乙丙丁四部書各為一庫。新唐書：武德四年，太宗作文學館，以杜如晦等討論墳典，使閻立本圖象，褚亮為之贊，題名字爵里，為十八學士，藏之書府，以章禮賢之重。

圖書府 晉書天文志：東壁二星主文籍，天下圖書之府也。錦繡萬花谷：唐大樂天判圖書之府，命汝為郎。唐張說曲江集恩制賜食於麗正門院宴於東壁圖書府。宋袁燮嚴集謝右相啓：竊以館閣萃天下之英，昔人謂之高選，奎壁象圖書之府，儒者號為玉堂。

記府 史記蒙恬傳：周公旦書而藏之記府，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書。鹽鐵論結和第四十三：大夫曰：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尤常厚將帥，招奢擊以誅厥罪，功勳粲然，著於海內，藏於記府。

典籍府 東漢書西都賦：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諄誨故老

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

三錢府 羅泌路史後紀：千金之家，三錢之府，不可一日虛也。詳本紀。史記越世家：楚王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人皆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注：貨殖既云：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為上幣，銅錢為下幣。故知封三錢之府者，幣重寶，慮人或逆之府，赦，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漢靈帝時，河內張成能候風角，知將有赦，教子殺人，捕得，七日赦出，此其類也。又云：范蠡至陶，致貲巨萬，自謂陶朱公。中子殺人，囚於楚。朱公曰：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長子，為書遺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聽所為，慎勿爭。長子又私齎千金遺楚貴人。至楚，莊生家發書，進金莊生，乃見楚王曰：某星某宿，此害於楚，獨以德可以除之。王使使封三錢之府，即前三錢之府也。

家府 漢制叢錄：家府，皇后財物之府，稱家府，亦稱私府。孝成許后上疏曰：今言無得發取諸官，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取也。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惑焉。又曰：內郡若不私府小取，將安所仰乎？皆自謂其財物之府也。按家府私府之稱，亦若長史私官之類耳。

三清府 杜佑通典：陳時謂散騎常侍為三清府。

軍府 左傳成公七年：晉人以鍾儀囚諸軍府。注云：軍府，藏府也。九年：晉侯觀於軍府，注：晉景公為觀於軍藏之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食貨志：煬帝時，將事遼碣，增置軍府，掃地為兵，自是租賦之入益減矣。

車府 西漢書百官公卿表：太僕屬官有車府、路軫、騎馬、駿馬四令丞。東漢書百官志：車府屬太僕，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乘輿諸車。漢官曰：員吏二十四人，丞一人。至唐改為車府署。

戎府 鄭氏譚續：戎府，謂軍門也。

馬府 韓非子亡徵：為大臣甚貴，偏黨眾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軍馬之府立功者也。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

高府 左傳哀公十八年：白公作亂，劫惠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注：高府，楚別府。竹公以惠王往高府，詳別字。

靈金內府 三輔皇圖：太上皇微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字難識，傳云殷高宗伐鬼方時所作也。上皇遊豐沛山中，寓居窮谷，有人治鑄，上皇息其傍，問曰：鑄何器？工者笑曰：為天子鑄劍，慎勿言。曰：得公佩劍雜而冶之，即成神器，可克定天下。昴星精為輔佐，木衰火盛，此為異兆。上皇解匕首投爐中，劍成，殺三牲以

釁祭之。工問何時得此，上皇曰：秦昭襄王時，余行陌上，一野人授予，云是殷時靈物。工即持劍授上皇，上皇賜高祖。高祖佩之，斬白蛇是也。及定天下，藏於寶庫，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戶，狀若龍蛇。呂后改庫曰靈金藏。惠帝即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

宰府 翰墨全書：蔡邕上書曰：初使宰府備數典城。

霸府 北史列傳：東魏崔季舒自中書侍郎轉給事黃門侍郎，領主衣都統。季舒雖迹在魏朝，而心歸霸府，密謀大計，皆得預聞。於賓客輻輳，傾身接禮，甚得名譽，勢傾崔暹。暹嘗於朝堂屏人拜之曰：暹若得僕射，皆叔父之恩。其權重如此。

奧府 海錄碎事：焦貢易林曰：江河淮海，天之奧府，眾利所聚，可以饒有。

潭府 事林廣記：稱仕宦之家曰潭府。韓公詩：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

恩府 金華子雜編：以恩地為恩府，始於唐馬戴。戴大中初為掌書記於太原李司空幕，以正言被斥，貶朗州龍陽尉。戴著書自痛不得盡忠於恩府，而動天下之浮議。南軒語錄：府學去一職事來謝，以恩府稱先生。語教授曰：豈不壞了學校？因言其書，榜客位，不欲人稱恩府、門生及回納名銜。若受薦舉，只自稱門生。如何曰門人？門生乃學者所稱。

義府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詩書義之府也。臨川志應厚宣黃人。通經史。尤精天文。著天象書有圖有說有賦。名之曰義府星翁卜史。能言禨祥休咎。不能究其義。厓獨於象數之外得精義。

學府

南史傅昭傳昭所莅官。常以清靜為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謁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為樂。雖老不衰。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以來官宦譜代姻通內外。衆所論之。無所遺失。世稱為學府。北史盧同傳。同孫誕傳學有詞彩。魏帝詔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為師教晉王以下皆拜之。周文帝又以誕儒宗學府。為當世所推。拜國子祭酒

衙府

李卅日聞錄凡官寺吏卒。卒以晨鋪兩時致禮。俗呼衙府。說文云。丈以鋪時聽事中旦致也。則凡官府日再聽事。丈卒因之。亦兩致其敬。當用衙鋪字。府鋪聲之訛也。

驢府

王融新對南史曰。謝超宗齋史禪為黃門郎。上高帝召見。以大儀。出為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永有朝命。定是何府。超宗答曰。不知是司馬。為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為司驢。為有司奏。以怨望免。禁錮十年。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張四維
書寫儒士臣毛國光
圈點監生臣傅道立
臣許汝孝

蜼

洪武正韻魯猥切猴屬尾長雨則挂於木以尾窒鼻爾雅卭鼻長尾又隊韻內爾雅郭璞注蜼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獺尾末有岐鼻露向上雨則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江東人亦取養之為物捷健邢昺疏釋曰蜼亦猴類之獸卭鼻而尾長大山海經曰鬲山多後蜼是也陸法言廣韻蜼似猴仰鼻而尾長尾端有岐說文云惟季切又音柚又雅上聲周蜼義丁度集韻猨獸名似狖或从虫作蜼又愈水切婁機廣干祿字蜼音累又以醉切禺屬又余救切獸如猴戴侗六書故經許偉切又余李切陸氏音誄又以水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壘楊桓六書統來母蜼隸聲蜼隸雜與蜼通用象聲推隸熊忠韻會舉要半徵商音周禮司尊彝有蜼彝趙謙聲音文字通蜼从虫佳聲俗混推非方音見去聲

篆書  蜼尊見楊鉤鐘鼎集韻 𧔧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蜼 徐鉉篆韻 䧏 

並六書統 隸書 雅 蜼 並六書統 草書 惟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七十六　一

猨蜼

山海經鬲山蒲鸛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江其中多白玉其獸多犀象熊羆猨蜼注蜼似獼猴鼻露上向尾四五尺頭有岐蒼黃色雨則自懸樹以尾塞鼻孔或以兩指塞之爾雅蜼卭鼻而長尾嶺外代答深廣山中有獸似豹常仰視天雨則以尾窒鼻南人呼為倒鼻捕得則寢處其皮士夫珍之以藉胡床今冕服所畫蜼是也夫獸能以尾窒鼻禦雨斯亦智矣其登於三代之章章厥有由哉山海經圖讚寓屬之才莫過於蜼雨則自懸塞鼻以尾厥形雖隨列象宗彝

虎蜼

書林事類三禮圖　宗彝古宗廟彝尊名以虎蜼畫為宗彝因號虎蜼為宗彝故并蜼為一章虎取其嚴猛蜼取其智遇雨以尾塞鼻取其智也　繡之於裳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紩以為繡一之於裳也毳冕五章虎蜼為首虎蜼毛淺毳是亂毛故以毳為名並畫援跡宗彝者武蜼也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武蜼者山林所生也並唐輿服志蜼禺屬卭鼻而長尾司尊注捷健蜼注為物捷健

盩蜼

山海經中山經中次七經少室之山休水出焉注于洛其中多鯑魚狀如盩蜼未詳

盩音術

鼺

洪武正韻魯猥切飛走且乳之鳥許慎說文鸓鼠形从鳥畾聲力軌切鼺籀文鸓徐鍇通釋鍇曰飛生鼠也柳水反陸法言廣韻鼺飛鼺又鸓飛生鳥名飛且乳一曰鼯鼠毛紫赤色似蝙蝠而長丁度集韻鸓一曰以其飛或作鼺鼺猓鼺籀作鼺亦作鸓司馬光類篇魯水切或作鸓鼺並倫追切又並盧回切郭守正紫雲韻鼺狀似兔而鼠首釋行均龍龕手鑑鼺力水反飛鼺獸也鸓俗鸓或作鸓正又音雷韓道昭五音類聚鸓音壘熊忠韻會舉要半徵商音鼺本作鸓名飛生或作蝠漢書注鼺飛鼠也趙謙聲音文字通鸓作鼺蝠猓鼺非鸓籀文从古鸓字為聲

篆書 鸓 鼺 猓 鼺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鸓 鸓 並徐鉉篆韻 鼺

鸓 並六書統 隸書 鸓 六書統 草書 鼺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飛鼺

異物志鼺之屬捷勇於猨猴而皮鼻微倒向上尾端分為兩條天雨便以插鼻孔中水不入性持養人見人則顧倒挨擲或墮地奔走無所迴避觸樹衝石或至破頭折脛俗人為持刀入云癡如鼺又張揖注上林賦曰飛鼺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髯飛郭璞曰鼯鼠也毛紫赤色飛且生一名飛生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玄猨素雌蜼玃飛鸓徐廣曰鸓似狖漢書音義曰飛鸓飛鼠也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七十六　二

厽

晉猥切許慎說文厽絫坺土為牆壁象形凡厽之屬皆从厽力軌切徐鍇通釋鍇曰垒字亦从此力委反顧野王玉篇厽力揰切古為參字七貪切又音累司馬光類篇又力僞切鄭樵六書略厽象累土石為牆壁貌戴侗六書故畾畾畾品象垒皆从厽靁从雨从畾象回轉形靁古文靁籀文靁閒有回回靁聲也垒从土畾聲絫从糸畾聲藟从木畾聲罍籀文櫑从木畾聲鸓籀文鸓从鳥畾聲儡籀文儡畾皆畾聲徐鉉曰說文無畾字靁从畾象回轉之形畾不成字凡从畾者皆當从靁省按說文實闕畾字而見於他字之偏旁从畾者甚多皆言从畾而不言从靁省明畾自為一字徐氏祗欲蓋許氏之闕遂以畾為不成字誤矣按畾本象物之重累畾之省文為畾又省而為田今禀皆書為累是也厽即畾之省也田如果之田而非土田之田也土田之形方果之形圓李肩吾字通又大究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厽土為牆又力追才苛二反楊桓六書統來母品況並厽隸釋韓道昭五音類聚壘壁為牆壁也周伯琦六書正譌魯水切增土為壘也通作畾別作絫累垒垃非趙謙聲音文字通厽來鬼切僵象土凷形垒亦

从土意畾亦从三田田即土也積厽三田旨土之意也 篆書 厽 徐鉉篆韻 厽 六書統 隸書 厽 六書統

㠑

魯猥切 許慎說文 㠑䍃也从山纍聲落猥切 徐鍇通釋 㠑也 落猥反 顧野王玉篇 㠑力罪切 山形 又力水切 纍同上 又纍山也 畾同上 陸法言廣韻 㠑䍃山狀 又㠑䍃崔山貌 丁度集韻 㠑或作𡾊巍 亦書作㠑 司馬光類篇 魯水切 㠑䍃山貌 纍倜 六書故 㠑䍃山多石貌 釋行均龍龕手鑑 㠑或作㠑 㠑 力每反 又力追反 巢㠑也 二同 又嵔㠑 上五每反 下力每反 嵔㠑山高峻貌也 韓道昭五音類聚 㠑郎猥切 㠑䍃山狀也 壘品律物 鬱壘不平貌 又壘落大石 又㠑嵔 又力軌切 楊桓六書統 來母㠑 隸 㠑或从累聲 㠑與嵔同 㠑䍃並俗 㠑同上 㠑䍃㠑也 从山纍聲 與㠑同 周伯琦六書正譌 㠑別作畾 䍃 並非 趙撝謙聲音文字通 㠑 來猥切 作纍非 篆書 㠑 㠑 畾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㠑 徐鉉篆韻 㠑 畾 㠑 並六書統 隸書 㠑 六書統

灅

魯猥切 許慎說文 灅水出右北平浚靡 東南入庚 从水壘聲 力軌切 徐鍇通釋 按漢書水出浚靡縣南至無終東入庚 水出無終縣西至雍奴入海 過郡二 行六百五十里 庚亦作浭 落猥反 顧野王玉篇 力水切 水出浚靡縣 陸法言廣韻 作漯 水出鴈門 又灅水名 丁度集韻 漯灅水波涌起貌 司馬光類篇 魯水切 韓道昭五音類聚 音累 落猥切 楊桓六書統 來母灅 从水畾聲 灅 隸 𤄷省 又 漯 隸 趙撝謙聲音文字通 灅 來猥切 方音見 本音 篆書 灅 灅 灅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灅 徐鉉篆韻 灅 灅 並六書統 隸書 灅 灅 漯 並六書統

鑸

魯猥切 許慎說文 鑸䤈鑸也 从金壘聲 落猥切 徐鍇通釋 不平也 顧野王玉篇 鑸力罪切 或作鑘 同 釋行均龍龕手鑑 落每切 又音靁 紐首飾也 楊桓六書統 來母鑘 統 聲鑘 隸 又盧回切 紐首金飾 刻畾文者 从金从畾省 鑸同上 趙撝謙聲音文字通 來猥切 篆書 鑸 徐鉉篆韻 鑘 六書統 隸書 鑘 六書統

儽

魯猥切 許慎說文 儽垂貌 从人纍聲 一曰嬾解 落猥切 顧野王玉篇 力罪切 力追切 病也 儽同上 張參五經文字 儽力委反 見春秋傳 丁度集韻 儽一曰儽儽疲也 或作倮 倮姓也 春秋傳 飲之無倮氏 韓道昭五音類聚 語云儽若喪家之狗 羸病貌 楊桓六書統 來母儽 倮 从人纍聲 隸 儽 傫 余並見 矢韻 趙撝謙聲音文字通 來猥切 又儡 儽木偶戲 作儽 儽 攜 儡 儡 傫 非 唐 陸 韓 使 楊 思 齊 造 儡 偏 大宗 悉 削 論 皆 俗 字 入 小 儡 作 瘰 瘰 瘰 非 雙 音見 儽韻 篆書 儽 儽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儽 徐鉉篆韻 儽 儽 並六書統 隸書 儽 六書統

陫

魯猥切 許慎說文 陫磊也 从𨸏 厽聲 落猥切 徐鍇通釋 落猥反 顧野王玉篇 力罪切 陸法言廣韻 陫 鉍實 累 要 又力追切 釋行均龍龕手鑑 陫 俗 陫 正 韓道昭五音類聚 作陫 楊桓六書統 來母陫 磊而 其 釵 承 也 陫 統 聲 陫 隸 趙撝謙聲音文字通 來猥切 篆書 陫 徐鉉篆韻 陫 六書統 隸書 陫 六書統

蕾

魯猥切 顧野王玉篇 落猥切 蓓蕾 花綻貌 丁度集韻 蓓蕾 始華也 司馬光類篇 杜罪切 韻會定正 來軌切 華始 夻也 字切 來軌 來 寥 連 蕾 草書 蕾 張錦溪見草書集韻

膃

魯猥切 顧野王玉篇 力罪切 膃腲 腲貌 楊桓六書統 來母膃 从肉畾聲 膃 隸 字 灤 博 義 落猥切 又音儡 膃 同上 篆書 膃 六書統 隸書 膃 六書統

𤻲

魯猥切 顧野王玉篇 力罪切 𤻲𤻲皮起病 陸法言廣韻 雜 病 皮外小起 釋行均龍龕手鑑 勒罪反 楊桓六書統 來母 𤻲 从疒 靁聲 𤻲 隸 𤻲 省 字 灤 博 義 落猥切 𤻲 雜也 膃同上 篆書 𤻲 六書統 隸書 𤻲 六書統

遛

魯猥切 顧野王玉篇 力罪切 行急也

纍

魯猥切 顧野王玉篇 力委切 法也 丁度集韻 纍一曰法可以纍網人心 亦丹說 或从纍作纍 司馬光類篇 魯水切 楊桓六書統 來母纍 从竹从纍 聲 纍省从厽聲 纍 隸 纍或从𥫗 篆書 纍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纍 纍 纍 並六書統

隸書[纍]六書統

轠　音張切　陸法言廣韻轠轤車屬　楊桓六書統來母轠亦作轠隸　篆書轠六書統　隸書轠六書統

郲　音張切　陸法言廣韻郲陽鄉名　丁度集韻郲縣名在桂陽或作淶　司馬光類篇盧對切相漬深也　韓道昭五音類聚落猥切

篆書[淶]集韻見杜从古　書[淶]集篆古文韻海

郲　音張切　陸法言廣韻郲郲不平　字溁倚蠡猥切音磊。

頛　音張切　陸法言廣韻頛不正貌　釋行均龍龕手鑑盧猥切　韓道昭五音類聚力罪切　楊桓六書統來母頛从頁耒聲頛隸　字溁博義落猥切音累頪

同　篆書[頛]六書統

与　隸書頛六書統

[山畾]　音張切　丁度集韻[山畾]海經崋山其上有玉　司馬光類篇魯水切　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軌切　楊桓六書統來母[山畾]山名从山畾聲[山畾]隸

篆書[山畾]六書統　隸書[山畾]六書統

[月纍]　篆書[月纍]六書統　音張切　丁度集韻[月纍]起也　韓道昭五音類聚作腂力水切　與腂同　楊桓六書統來母[月纍]余見灰韻　字溁博義力軌切

篆書[月纍]六書統

雷　音張切　丁度集韻推石下也　楊桓六書統來母靁余見灰韻此假借字溁博義力軌切　趙謙聲音文字通靁見偎韻此轉注器也　鄭康成說禮觚金同金石者作櫑　靁推櫑之屬

篆書靁六書統

畾　音張切　丁度集韻畾閒謂之畾　司馬光類篇魯水切　楊桓六書統來母畾說意畾隸

篆書畾六書統　隸書畾六書統

[扌壘]　音張切　丁度集韻[扌壘]長家之樂　司馬光類篇魯水切　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軌切　楊桓六書統來母[扌壘]从手壘聲[扌壘]隸

癗　篆書[疒壘]六書統　隸書[疒壘]六書統　音張切　丁度集韻癗㿔病或从累作瘰　釋行均龍龕手鑑郎猥反　韓道昭五音類聚落猥切　楊桓六書統來母瘰亦从瘰隸𤻺俗[疒纍]从疒累聲

篆書[瘰]集韻見杜从古　書[瘰]集篆古文韻海　[瘰][瘰]並六書統　隸書瘰六書統

[大畾]　音張切　丁度集韻大也　韓道昭五音類聚落猥切　楊桓六書統來母[大畾]从大畾聲[大畾]隸　字溁博義音壘

篆書[大畾]六書統　隸書[大畾]六書統

郲　音張切　丁度集韻郲郲境　韓道昭五音類聚落猥切　楊桓六書統來母郲从邑耒聲郲隸　淶或从水淶隸

篆書[郲][淶]並六書統　隸書郲淶並六書統

[耒瓜]　音張切　丁度集韻瓠[耒瓜]瓜中也　楊桓六書統來母[耒瓜]亦聲[耒瓜]隸　字溁博義落猥切

篆書[耒瓜]六書統　隸書[耒瓜]六書統

[扌危]　音張切　丁度集韻懸也

嵬　音張切　丁度集韻嵬山高貌或作巋

[石委]　音張切　丁度集韻石貌

[山纍]　音張切　司馬光類篇崒也　韓道昭五音類聚力罪切山也

夂　音張切　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纍

[厂山纍]　音張切　釋行均龍龕手鑑郎罪反　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磊　楊桓六書統來母[厂山纍]力罪切巖[厂山纍]不平也从厂桑聲[厂山纍]同上

篆書[厂山纍][厂山纍]並六書統

腂　音張切　釋行均龍龕手鑑今玉篇音累　皮起也　郭氏又俗力果胡瓦二反

[illegible] 音猥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郎罪切。

[illegible] 音猥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類聚渠彼切。

[illegible] 音猥切。韓道昭五音類聚。舊藏作累，直軌切，褸繫也。

竧 音猥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力罪切，多猥也。

〇魁 洪武正韻苦猥切。莊子魁壘。又灰韻。丁度集韻魁瘣，木枝節盤結也。楊桓六書統谿母，餘見灰韻。字滌傳義口猥切。又音傀。趙謙聲音文字通谿猥切，亦傳从斗爲意，雙音見平聲。篆書 [illegible] 六書統

磈 洪武正韻苦猥切，同上。顧野王玉篇口罪切，磊磈，石也。丁度集韻磊磈，山貌。或作磈峞嵔。司馬光類篇磈又五賄切，衆石貌。韓道昭五音類聚口猥切，磈硊，石也。楊桓六書統谿母磈，从石，鬼聲。嵔，或从累聲。磈俗。五十先生韻寶又於鬼切，山陰貌。字滌傳義烏賄切。通作碨磈嵔峞。韻會定正字切漢磈。漢輕牽磈。篆書 磈 嵔 並六書統　隸書 嵔 六書統

傀 洪武正韻苦猥切，傀儡。韓道昭五音類聚傀，聲類傀字。楊桓六書統谿母傀，又古委切，佐異也。从鬼从人，鬼見人也。字滌傳義口猥切。趙謙聲音文字通傀漢猥切，傀儡壯貌。莊子借魁壘。又傀儡，木偶戲也。見儡字注。借案傀。山貌。作碨磈，磈嵔，嵔磥，非。雙音見平聲。韻會定正漢磈切。傀儡于木偶人戲。從舁俏類，本作魁字。切漢磈。漢輕牽傀。篆書 傀 六書統　草書 傀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illegible]傀氏 羅泌路史因提紀[illegible]傀氏。後有[illegible]氏、傀氏、[illegible]傀氏之迹。學者以不著，每以屬之皇神農後，世遂謂神農爲[illegible]傀氏，失之。

巋 洪武正韻苦猥切，山小而衆。又見灰韻。爾雅小而衆巋。郭璞注小山叢羅。邢昺疏釋曰：言小山而衆叢羅列者名巋。陸法言廣韻巋然高峻。孫愐廣韻丘軌切。丁度集韻苦軌切。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巋見平聲。此方音。因借山小而衆作巋，非。爾雅小而衆巋俗字。韻會定正字切窺軌。窺輕牽巋。篆書 [illegible]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草書 [illegible]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蘬 洪武正韻苦猥切，馬蓼似蓼而大。又見下及灰韻。爾雅紅蘢古，其大者蘬。郭璞注俗呼爲龍鼓，語轉耳。邢昺疏釋曰：舍人曰紅名蘢古，其大者名蘬。詩鄭風云隰有游龍，毛云龍紅草也。陸璣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一水澤中，高丈餘。顧野王玉篇丘非丘誄二切，大龍古草，猿古文。丁度集韻草名。楊桓六書統谿母蘬，餘見灰韻。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清音。韻會定正窺軌切。窺軌。窺輕牽蘬。篆書 [illegible] 六書統　草書 [illegible]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魏 苦猥切。楊雄方言魏，羌委反，細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細而有容謂之魏。魏，小貌。楊桓六書統谿母魏，餘見灰韻。篆書 [illegible] 六書統

[illegible] 苦猥切。顧野王玉篇丘委切，允立貌。

[illegible] 苦猥切。顧野王玉篇口罪切，多也。陸法言廣韻[illegible]，[illegible]多貌。司馬光類篇又户賄切。又丘畏切，多得也。楊桓六書統谿母[illegible]，从多貴聲。[illegible]隸。篆書 [illegible] 六書統　隸書 [illegible] 六書統

[illegible] 苦猥切。陸法言廣韻大頭。說文頭不正也。徐鉉五音韻譜[illegible]，从頁鬼聲，口猥切。釋行均龍龕手鑑[illegible]又五罪反。又音款。韓道昭五音類聚又各猥切。楊桓六書統谿母[illegible]，从頁鬼聲。[illegible]隸。趙謙聲音文字通谿猥切。作[illegible]，非。又多貌作[illegible]，非。因謂竹高節作瑰，非。雙音見論音。韻會定正字切漢磈。漢輕牽[illegible]。篆書 [illegible] 六書統　隸書 [illegible] 六書統

[illegible] 苦猥切。陸法言廣韻首大。又口猥切。丁度集韻大頭也。楊桓六書統谿母[illegible]，从[illegible]聲。[illegible]隸。字滌傳義口猥切。篆書 [illegible] 六書統　隸書 [illegible] 六書統

[illegible] 苦猥切。丁度集韻[illegible]然獨立貌。司馬光類篇又虎猥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口猥切。楊桓六書統谿母[illegible]，从立屈聲。[illegible]隸。

塊

篆書𡎖 六書統　隸書堀 六書統

苦猥切丁度集韻大塊天地間司馬光類篇又户賄切又枯回切塊塌也一曰衡慮貌又苦怪切土也又苦會切說文墣也楊桓六書統鎔母塊原聲

塊隸

篆書塊 六書統　隸書塊 六書統

輠

苦猥切丁度集韻車轄也楊桓六書統鎔母輠車果聲輠隸字潘博義口猥切又音傀

篆書輠 六書統　隸書輠 六書統

䉡

苦猥切丁度集韻䉡竹高節或省作嵬司馬光類篇又户賄切楊桓六書統鎔母䉡原聲嵬隸䉡或从嵬䉡隸

篆書嵬䉡 並六書統　隸書嵬䉡 並六書統

僓

苦猥切丁度集韻僓僓長大貌司馬光類篇又户賄切貿物僓楊桓六書統鎔母僓原聲僓隸省字潘博義又口猥切

𩪘

篆書𩪘 六書統　隸書𩪘 六書統

苦猥切丁度集韻頭骨貌釋行均龍龕手鑑𩪘平聲今丘猥反膝柱地也韓道昭五音類聚膝脛骨間也

𡯁

苦猥切丁度集韻𡯁傳維僂也一曰跛也或从委作𡯁亦作尯𡯁司馬光類篇𡯁又居委切又居偽切又丘偽切𡯁又吐内切𡯁𡯁風疾釋行均龍龕手鑑丘委反明足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去委切楊桓六書統鎔母𡯁苦倚切从尣危聲𡯁隸𡯁或从委聲𡯁隸字潘博義丘軌切

篆書𡯁𡯁𡯁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𡯁𡯁 並六書統

隸書𡯁𡯁 並六書統

垝

苦猥切丁度集韻垝毀垣也或从𨸏作陒司馬光類篇苦委切又古委切引詩乘彼垝垣又居偽切坫也可以庋物楊桓六書統鎔母垝通委切从土危聲陒或从𨸏从危危高也高則見毀矣與垝同並說見見母

篆書垝陒 並六書統

樻

苦猥切丁度集韻楊樻木名司馬光類篇苦軌切又丘媿切木名靈壽又求位切木可為杖楊桓六書統鎔母樻从木貴聲

篆書樻 六書統

蛫

苦猥切蟹屬司馬光類篇又古委切說文蟹也一曰蟹六足者一曰鼠貝也一曰猿類一曰獸名似龜善樂大楊桓六書統鎔母蛫說見見母

篆書蛫 六書統

恢

苦猥切丁度集韻苦隗切大也一曰恢恑譎恢楊桓六書統鎔母恢余見灰韻

篆書恢 六書統

𨛍

苦猥切丁度集韻陸𨛍山名楊桓六書統鎔母𨛍說見見母

篆書𨛍 六書統

頠

苦猥切丁度集韻面頠也一曰厚也爾雅貝蚆博而頠楊桓六書統鎔母頠余說見灰韻頠字潘博義頠音軌小頭也

篆書頠 六書統

峞

苦猥切司馬光類篇峞苦軌切峞巍山貌又藝罪切又五賄切又五忠切說文石山戴土也

𡸘

苦猥切司馬光類篇𡸘嵔山貌韓道昭五音類聚口猥切𡸘嵔石也

𠐩

苦猥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苦罪反又音瓌

𡸣

苦猥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匡累切又音唱也字潘博義丘傀切地名在洛陽

𩠴

苦猥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去委切側一足

餧

洪武正韻弩罪切飢也餧餒同又魚敗亦作餒餒又隊韻許慎說文餧从食委聲一曰魚敗曰餧奴罪切顧野王玉篇餧餓餒也餒乃罪切魚敗又他罪切餵餒張參五經文字餧經典相承別作餒為餓餒字以此字為餧飼之餧字書無文徐鍇通釋那淮反丁度集韻餧或作餒餒餒又餒萎餒臭敗也婁機廣干祿字餒餧通用並弩罪切下又於偽切戴侗六書故餧食不足中歉也魚敗則肉不充故謂之餒釋行均龍龕手鑑餒

奴每反。又餒俗。又腇與腇同。揚桓六書統洭母餧孔紫餧隸餒或从綏省聲餒隸䑋亦聲餧或从綏省聲餒隸餒忠韻會舉要微次濁音。漢魏相傳振之餒或作餧。論語餒在其中矣。亦作䭃餧腇。後為搜傳皇有萎腇咋古又手從腇手頭探聲音丈字通餒。泥偎切作餒。非孟子凍餒其妻子。合正。又魚敗曰餒。諸魚餒而肉敗。不食。合正爾足魚謂之餒。注魚腐自內出。肉爛自外入。俗字作𩛖餒腇非。又萎餒作腇。非韻會定正字切洭魄

洭箄

年餒

餒

洪武正韻弩壘切。同上。又爾雅魚謂之餒。注肉爛也。論語魚餒而肉敗不食。魚腐自內出。肉爛自外入。字滌傳義弩罪切。餒腇腇同上

篆書　並古論語　並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並六書統　隸書　餧張納碑見洪遍漢隸分韻　餧石門頌　餧功德敘　餧王純碑並漢隸字源　餧六書統　草書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不餧不易

羅泌路史陶唐氏紀帝堯不貴時巧不視文繡溫飯煖羹不餧不易

虎不可餧

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傳夫虎不可餧以食蝮蛇不恣其意今大王指國家之福以饒無益之讎棄忠臣之言而順敵人之欲臣必見越之破吳宮為墟游於姑胥之臺荊榛蔓於宮闔頃王覽武王伐紂之事也并本傳

民無凍餒

孟子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妻子凍餒

孟子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全正叔集和人憫道傍凍餒者　天意正欲物民心猶怨寒風霜草木死田野稻粱乾何謂耕桑者而無衣褐兄因思餌胡費犯筆謾悲酸

救牛救餒

東漢書劉翊字子相獻帝遷都西京時飢翊遷陳留太守翊散所珍玩唯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脫衣斂之又逢知故困餒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餒

輸糴無餒

宋史張忠定公前後治益時米斗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嚴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價糴之奏為永制達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災歉米甚貴而益民無餒色者公之賜也

絕糧之餒

抱朴子內篇論仙卷家有長卿壁立之貧腹懷翳桑絕糧之餒

餒而弗食

左傳僖二十五年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注趙衰乘飢而不敢食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故使處原

餒其先靈

于華子晉三大夫之嗣荒墜厥訓用以覆宗滅嗣餒其先靈而不得以血食

父子餒死

書林事類晉中興書曰王尼字孝孫洛陽覆沃避亂江夏王澄時為荊州刺史見之欣喜厚供給之尼早喪婦止有一息不附居宅唯畜露車牛一乘每行輒使兒御暮則宿車上無有定處澄卒荊州饑荒尼殺牛壞車煑之遂父子餓死

餒死空谷

類說元德秀退居安陸去家數十里值大雨水漲七日不通餒死空室盧載為誄曰誰為府君犬必啗肉誰為府僚馬必食粟使我元公餒死空谷

耕餒

論語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

羸餒

國語無令名於

四方民之羸餒日已甚矣

乏餒

西漢書魏相傳發倉廩以賑乏餒

窮餒

晉史揮麈都鑒傳初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

顏餒

揚子或曰猗頓之富以為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

氣餒

孟子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氣剛不餒

王惲玉堂嘉話東坡論浩然之氣在身為氣見於行事為節合而言之謂道致剛而不餒

腇

洪武正韻弩壘切同上漢馬援傳萎腇咋舌叉腇更努挽亦作腇揚桓六書統洭母腇弩罪切从囚委聲腇隸腇或从周韻會定正字切洭魄洭箄年腇

篆　集韻見杜从古　書　集篆古文韻海　並六書統　隸書　腇六書統

颿　弩壘切。顧野王玉篇：奴罪切，風動也。丁度集韻：風動謂之颿。司馬光類篇：弩罪切。楊桓六書統：泥母。颿从風，餒省聲。颿隸。

篆書 [seal] 六書統　隸書 颿 六書統

⿰妥瓜　弩壘切。顧野王玉篇：乃罪切，傷熟瓜也。丁度集韻：⿰妥瓜、瓠，瓜中。司馬光類篇：弩罪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妥瓜，俗；瓠，正。奴罪切。又奴每反。楊桓六書統：泥母。瓠从瓜，妥聲。

篆書 [seal] 六書統

浽　弩壘切。陸法言廣韻：浘浽。丁度集韻：浽，博雅：濡也。或作浽。司馬光類篇：弩罪切，又儒隹切，小雨。又宣佳切，浽溦，小雨。楊桓六書統：泥母。浽从水，妥聲。浽隸。浽或从委。

篆書 [seal] [seal] 並六書統　隸書 浽 浽 並六書統

娞　弩壘切。陸法言廣韻：娞娞。丁度集韻：娞，妍也。或从委作㛂。韓道昭五音類聚：乃罪切。又思惟切。南書為古文娞。楊桓六書統：泥母。娞，弩罪切。从女，妥聲。娞隸。㛂或从委聲。㛂 婑

篆書 [seal]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seal] [seal] 並六書統

隸字滕傳義：奴罪切。

隸書 娞 㛂 並六書統

⿰歹妥　弩壘切。丁度集韻：猥殍，弱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土罪切，不平也。楊桓六書統：泥母。殍說見遠毋。

篆書 [seal] 六書統

鋖　弩壘切。丁度集韻：重垂也。司馬光類篇：弩罪切。楊桓六書統：泥母。鋖，原聲。鋖隸。鋖 杭字漆傳義：奴罪切。

篆書 [seal] 六書統　[seal] 六書統

⿺辶妥　弩壘切。丁度集韻：⿺辶妥，行病。楊桓六書統：泥母。顔說見遠毋字漆傳義：奴罪切。⿺辶妥 ⿺辶妥 同上

篆書 [seal] 六書統

捼　弩壘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捼，委、綏二音，手相捼搾也。

○**捶**　洪武正韻：主蘂切，擊也。又哥韻。許慎說文：經以杖擊也。从手，垂聲。之壘切。徐鍇通釋：或曰摘也。職累反。張參五經文字：章壘反。丁度集韻：捶或从木，作棰。司馬光類篇：又是捶切。又都果切，站捶物輕重也。戴侗六書故：野主蘂切，飄擊也。捶椎擊亦謂之捶。記曰：乾肉則捶而食之。莊周曰：

背在鐘捶之間命。本又作錘。又曰：大馬之捶鉤，不失毫芒。郭氏曰：丁果切。玷捶鉤，人輕重而不失毫芒也。或曰：江東三魏之間謂鍛為捶。捶或說垂近。又作錘。郭守正紫雲韻：之蘂反。又去聲。崔塵謂之箠，捶，當作箠，書在小處也。釋行均龍龕手鑑：之委反。韓道昭五音類聚：諸蘂切。捶，又丁果切。木聚。主說。楊桓六書統：照母。捶，統。从手，垂聲。捶隸。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捶俗，流用。棰，漢景帝定箠令，作棰，非。路溫舒傳：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俗字韻會定正：字切知執知真理捶。

篆書 [seal]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seal] 徐鉉篆韻

隸書 捶 六書統　草書 [cursive] [cursive] [cursive] 並張錦溪 [cursive]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大馬之捶

敬齋古今黈：又智北遊云：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也？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郭注云：玷捶鉤之輕重而無毫芒之差。故捶字數音：郭則音丁果反，徐則音箠，李則音隱。其玷捶之玷，陸德明音丁恬反。然詳上下文意，正當從徐音為勝。捶即鍛也，猶今世俗所謂打也。今人凡有備治者悉謂之打。此其理甚易曉，而郭注以為玷捶鉤之輕重，謬矣。

一尺之捶

莊子雜篇：天下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疏：捶，杖也。取，折也。問曰：一尺之捶，今朝折半，遂于後夕，五寸存焉。兩日之間，捶當窮盡。此事顯著，豈不竭之義？答曰：夫名以應體，體以應名，故以名求物，物不能隱也。是以執名責實，名曰尺捶，每於尺取，何有窮時？若於五寸折之，便對名理，乃曰半尺，豈是一尺之長耶？容齋隨筆：莊子載惠子之語曰：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雖為寓言，然此理固具。蓋但取其半，正碎為微塵，餘半猶存，雖至於無窮可也。特所謂卵有毛、雞三足、犬可以為羊、馬有卵、火不熱、龜長於蛇、飛鳥之景未嘗動，如是之類，非詞說所能了也。呂喬年蒙澤論說：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其說謂自一畫至一璧一忽，無不有半，推廣尋丈以上，皆如此，所以為萬世不竭，此亦有理。

尺捶

晉書范寗傳：寗為學多所通覽。初，寗嘗患目痛，就中書郎張湛求方，湛嘲之曰：古宋陽

里子少得其術以授曾東門晉東門以授左丘明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大沖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此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篩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脩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墻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操捶 管子形勢第二主棣覆屋怒不及弱子下危慈母操捶於人主過由己作非天而於警過發他人非小而本然也

折捶 東漢書鄧禹傳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者皆食棗菜帝乃徵禹還勑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

挑馬捶 唐書封常清為伊西節度入朝而安祿山反玄宗召見問策常清大言曰臣請至東京發府庫募驍勇挑馬捶渡河計日取逆胡首以獻天子壯之以為范陽節度兵敗誅

立加杖捶 晉史揮麈劉穀傳穀嘗散衛而疾其妻省之穀使秦加妻罪而請解齋妻子有過立加杖捶其公正如此。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輔。

埋足受捶 唐書薛仁果為人性慘刻其妻亦凶暴喜鞭楚人見不勝痛宛轉於地者則埋其足露腹背受捶

遣奴自捶 唐書韋嗣立與兄承慶異母母遇承慶嚴每笞之輒解衣求代母不聽即遣奴自捶母感悟為均愛世比王覽

用杖自捶 東漢書淳于恭字孟孫北海人兄崇恭養幼孤教誨學問有不如法輒用杖自捶以感悟之兄慙而改過

烏衣人捶 宋書王悅之為侍中掌授挍御府太官太醫諸署時承耆怵後姦竊甚衆悅之按覆無所避衆者共呪詛之悅之病見兩烏衣人捶之及卒明帝收典掌者十許人桎梏挍之江中

不聞被捶 宋書王敬弘兒孫歲中不過一再相見見輒趾日未嘗教以學問人問之曰丹未不應乏教寡越不聞被捶子恢之為新安太守嘗請假定省敬弘從日見之至日輒不果恢之假盡求辭敬弘呼至閤前復不見恢之閤外相辭流涕去

不堪鞭捶 韻府羣玉符生幼無賴祖洪正惡之生無一日洪戲曰吾聞瞎兒一淚生怒引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洪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

輙加鞭捶 梁書沈瑀為餘姚令始至富吏皆鮮衣美服自別瑀怒悉令着芒屩麄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輙加鞭捶瑀微時嘗至餘姚鬻瓦器為富人所辱故報之

琴以筆捶 梁書柳渾父世隆善琴渾每奏其父曲常感思復變體嘗賦詩末載以筆捶琴客過以筋和之渾為其表韻乃製為雅音復傳擊琴自此始

鑪捶 覽備開評鑪捶二字舊作如此寫黃太史作蘇字畫枯木過人賦云取諸造物之爐捶作此鑪捶字者蓋本於劉孝標所謂彫刻百工鑪捶萬物者也

箠

洪武正韻主蘂切馬策又杖也漢景帝定箠令師古曰箠策也所以擊馬亦作捶許慎說文箠擊馬也从竹垂聲之壘切顏野王玉篇之樂市委二切張參五經文字音捶見周禮條狼氏釋職累切丁度集韻箠或从艸作䇲戴侗六書故箠鞭類也通作捶郭守正紫雲韻史箠楚鞭箠皆杖也楊桓六書統照母箠余見反韻箠或从艸䇲或从木棰非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箠通作捶路溫舒捶楚之下趙謙聲音文字通變音見釋音韻令定正字切知執知真從箠

篆書 箠 集韻見杜从古 箠 集篆古文韻海 箠 徐鉉篆韻 箠 棰 並六書統

隸書 箠 棰 並六書統

草書 箠 張錦溪 箠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脩箠 桓寬鹽鐵論秦損刑衡以御宇內執脩箠以笞八極

丙箠 東漢書元和元年七月詔曰律之捺者唯得榜笞立又令丙箠長短有數自往者大獄以來掠考多酷鉗鑽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

馬箠 西漢書張耳傳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也師古曰箠擊馬撾也 婁敬傳太王去邠杖馬箠去居岐國人爭隨之 太平御覽莊子曰莊子使楚見空髑髏髐然司馬彪曰髐白骨貌撽以馬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理而為此乎將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乎語卒援髑髏枕而臥 漢書曰大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呵之告以官名亭長醉曰寧有符傳耶士以馬箠擊亭長 李尤馬箠銘曰御者慕策示有威怒東野之敗督責過度 吳會分地記六山者句踐於此山鑄銅銅不鍊則埋之上生馬箠句踐遣使者移於南社種之鋒治以為馬箠獻於吳 陰時夫韻府羣玉孫某俾馬箠以下江南

夢得鞭箠 夢書鞭箠為所使有勑趣也夢得鞭箠欲有使也持以鞭馬使朋友也鞭使馬疾服諾喜也

不畏鞭箠 桓寬鹽鐵論令之治民者若拙御馬行則頓之止則擊之身創於箠吻傷於銜求其無失何可得也乾谿之役土崩梁氏內潰不能禁峻

法不止故罪爲不畏鞭箠罷民不畏刑法雖曾而累之其亡益乎

不事鞭箠 元史徐世隆傳爲東昌路總管東郡尋務以德率下不事鞭箠吏不忍欺民亦化服期年而政成郡人頌之

小箠大箠 劉向說苑孔子曰參來昔舜事瞽瞍小箠則受大箠則走今曾子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不孝孰大乎

以人試箠 北史酷吏傳燕榮爲幽州總管按部道次見叢荊堪爲笞箠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有罪當免及後犯細過將撻之人曰前日被杖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耶榜箠如舊

讀書被箠 幼學新書王象字羲伯河內人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本郡楊俊嘉其才質即贖象著家娉婚立屋然後與別象既爲俊所知援魏有天下拜爲散騎侍郎後俊有罪象叩頭流血竟而乞减死罪一等帝不荅欲入禁中象引帝衣帝曰我知俊與卿本末今聽卿是無我也帝遂入決俊然後乃出象自恨不能濟俊遂發病死出魏志

加箠 東漢書禰衡字正平依江夏太守黃祖後祖在蒙衝船上大會賓客衡言不遜順祖慙呵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祖大怒欲加箠衡方大罵祖恚令殺之祖主簿素疾衡即時殺焉祖長子射徒跣來救不及時年二十六

親執轡箠 新唐書張行成傳行成子易之昌宗兄弟皆幸武后貴震天下諸父兄弟及宗楚客等爭造門伺望顏色親執轡箠號易之爲五郎昌宗六郎

總轡操箠 溫公潛虛總轡操箠左右在己解曰總轡在上興替也

李密折箠 唐書宇文化及擁兵十餘萬至黎陽越王侗遣李密平化及密與隔水陣遙謂化及曰公家本戎隸破野頭爾父子兄弟受隋恩至妻公主上有夫德不能諫又虐弒之冒天下之惡今安往能即降尚全後嗣化及默然良久乃瞋目爲鄙語辱密密顧左右曰此庸人圖爲帝吾當折箠驅之乃以輕騎五百焚其攻具火終夜不滅

恨無尺箠 李翰萊求乾文送張道士詩張道士嵩山之隱者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諸侯貢賦之不如法者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爲詩以贈而愈爲之序詩曰張侯嵩山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劍鋒白差差恨無一尺箠爲國笞羌夷云云

符堅投箠 唐孫元晏詩投箠填江語未終謝安乘此立殊功三台星爛乾坤正且與張華死不同

身扞笞箠 柳宗元集先府君神道表爲晉州錄事參軍晉之守故將也少文而悍酣嗜殺戮吏莫敢與爭先君獨抗以理無辜將死常以身扞笞箠拒不受命守大怒捽几折蕢而無以奪焉

枕戈折箠 沈與求龜谿集車駕巡幸平江府起居表蓄威以俟慮勝而行枕戈而復晉雖人懷此志折箠而興漢祚天與其時

銜痛箠 曾鞏教論蘇其形恚其轡迫其銜痛其箠驕耳必且掛駛況駑駘乎

父慈於箠 宋文公筆記父慈於箠家有敗子

錘

洪武正韻主藥切鍛器莊子在鑪錘之間又見灰韻丁度集韻錘鍛也又彤藥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又持隨切楊桓六書統照母錘余見灰韻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許謙詩義錘爐烹物成物之具也又之瑞切趙謙聲音文字通錘亦用捶方音見去聲雙音見平聲韻會定正字切知軌知真

錘篆 錘書 錘 六書統

棰

洪武正韻主藥切路溫舒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是也司馬光類篇說文以杖擊也又都果切木棗生貌韓道昭五音類聚棰音棰義同

騷

主藥切許慎說文騷馬小貌从馬垂聲讀若箠之壘切騷籀文从夊陸法言廣韻又于垂切徐鍇通釋職累反丁度集韻騷或書作𩢱楊桓六書統照母騷說見灰韻騷篆从馬夊聲𩢱籀文 騷書 𩢱 見楊鉤鍾鼎集韻 騷 並籀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騷 並徐鉉篆韻 騷 六書統

沝

主藥切許慎說文沝二水也闕凡沝之屬皆从沝之壘切徐鍇通釋職累反晉衍讀釋衍曰从二水通論詳矣闕字後人誤加也後淼字亦多闕字蓋誤同此顧野王玉篇之水切孫愐唐韻又音贅丁度集韻之誄切闕人謂水曰沝鄭樵六書略从二水聲兼意釋行均龍龕手鑑二水流合也楊桓六書統照母 沝篆 沝書 沝 汗簡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沝 徐鉉篆韻 沝隸書 沝 六書統 𩢱 騷 𩢱

筊

主藥切顧野王玉篇知要切竹生筍也

⿰危耑 主藥切。陸法言廣韻：小危。丁度集韻：⿰危耑或从專作⿰危專。韓道昭五音類聚之累切。楊桓六書統照母⿰危耑。主藥切。从危，耑省聲。⿰危專與⿰危耑同。从危，專聲。⿰危專字潫傳義。又音捶。⿰危專又符遇切。

篆⿰危耑集韻見杜从古書⿰危耑集篆古文韻海⿰危耑⿰危專並六書統

隸⿰危耑⿰危專並六書統

鬌 主藥切。陸法言廣韻陟隋切。假髮髻也。鄭樵六書畧會意。楊桓六書統照母鬌。原發鬌。

篆鬌六書統

隸鬌六書統

揣 主藥切。丁度集韻：治也。楊桓六書統照母揣。本楚委切。假借揣。𢶯五十先生韻寶揣摩。張乎敦祖文字源韻畧說：忖量也，試也，度也。又丁果切。

篆揣古老子揣揣並古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揣徐鉉篆韻揣六書統

隸揣六書統

⿺辶水 主藥切。丁度集韻：⿺辶水，廹也，小貌。又短貌。司馬光類篇又數軌切。韓道昭五音集韻之累切。短貌。楊桓六書統照母⿺辶水。原發⿺辶水。从辶林聲。字潫傳義式軌切。又音水。

篆⿺辶水⿺辶水並六書統

隸⿺辶水六書統

諈 主藥切。丁度集韻：諈諉，煩重貌。司馬光類篇又之瑞切。又竹恚切。說文：諈諉，累也。郭璞曰：以事相屬。又娃。又女恚切。楊桓六書統照母諈。此發諈，并。

篆諈六書統

隸諈六書統

睡 主藥切。丁度集韻：傳雅，眷也。楊桓六書統照母睡。原發睡。睡字潫傳義之累切。

篆睡六書統

隸睡六書統

隹 主藥切。丁度集韻諸鬼切。山貌。莊子：山林之畏隹。李軌讀。又或作崔。楊桓六書統照母隹。余見灰韻。照母假借崔。同上。余見本韻。

篆隹崔並六書統

⿰飠垂 主藥切。司馬光類篇竹恚切。飢也。

⿸广而 主藥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之累切。

⿱殳走 主藥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哲軌切。拜也。字潫傳義執軌切。

⿱日垂 主藥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支水切。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七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七十七

八賄

〇䕺 洪武正韻如累切垂也苣也又佩垂貌左傳佩玉蘂然服飾備也女水切音義竝同重出誤致去其一許慎說文䕺从惢糸聲顧野王玉篇聚也張參五經文字人蘂反見春秋傳徐鍇通釋如縈反丁度集韻䕺乳捶切或从木作桑司馬光類篇又汝垂切張有復古編一曰草木華桑別作蘂俗並爲作蕊非同郭守正紫雲韻左哀十三佩玉蘂兮服飾盛也韓道昭五音類聚而水切隸親又槃音蘂熊忠韻會舉要半商徵音或作蘂文選盧子諒詩蘂蘂芬華落寧墨存古正字蘂垂貌又華弓也韻會定正字切日軌日人然蘂

篆 [篆書] 徐鉉 篆韻書　草 [草書]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蘂

洪武正韻如累切花心鬚亦作蘂蕊顧野王玉篇蕊艸木實節節生瑞法書廣韻花外曰萼花心曰蘂丁度集韻蘂艸木花叢或作蘂通作蘂一曰香草根似茅蜀人所謂葅香又汝垂切垂貌司馬光類篇是捶切又乳捶切又于寬切華聚貌又但悅切鄭樵六書略摠別義轉注釋行均龍龕手鑑蘂如水反蕊草初生也蕋桑蘂三同上韓道昭五音類聚桑青蘂楊桓六書統日母蘂華心也象其心攢簇在木末以木指之也蘂隸變或从糸蕋也以糸蘂必有糸蕋也又以糸指之也又象衆心叢簇之形嫌其與綏惢之類同故以糸指之糸者非蘂之糸也華蕋之蕋也蘂隸變孔氏切又祖悅切艸木叢生貌从艸从惢惢多心也艸叢生則心自多原注惢[illegible]註俗熊忠韻會舉要半商徵音廣韻聚字滌情義通作蘂蘂並從桂韻會定正字切日軌日人然蘂

蘂

洪武正韻如累切同上

蕊

洪武正韻如累切同上又草木叢

篆 [篆書] 並六書統　篆書 [篆書]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篆書] 徐鉉

隸書 [隸書] 並六書統

草書 [草書] 王羲之 [草書] 孫過庭 [草書]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東陵玉蘂

王明清揮麈餘話政和二年三月宋帝於太清樓錫燕有南海瓊枝東陵玉蘂并燕字

連房

趙希鵠會心錄李德裕作平泉莊臺榭百餘所奇花異草珍松怪石不可彈紀後爲洛陽有力者取去有所謂鵬翅檜琢子柏

玉蘂

連房玉蘂 貫氏擇錄注每蒂甚之上花分五朵而實同其一房者也

佩玉蘂

左傳吳叔儀乞粮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蘂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

玉蘂花

漢武內傳元封元年七月七日武帝修除宮掖之內設坐殿上以俟王母王母至上殿東向坐帝南面向王母王母曰將吉女要言我曾聞先王曰夫欲長生者宜先取諸身但堅守三一保爾族族全珠夾艸廣山黃木昌城玉蘂夜山火玉逮及鳳林鳴酢醋子西瑤瓊酒中華紫蜜北陵綠阜太上之藥風實雲子玉津金漿有得食之後天而老

周益公大全集玉蘂辯證 唐昌玉蘂花唐昌公主明皇女也劇談錄太平廣記及類說集所載皆本於此長安安業坊唐昌觀舊有玉蘂花每發若瓊林瑤樹元和中春物方妍車馬尋翫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繡綠衣乘馬峩髻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婉迥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小僕僕者皆丱頭黃衫端麗無比既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數十步之外觀者以爲出自宮掖莫敢逼視佇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回謂黃冠者曰曩有玉峯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煙霏鶴唳景物輝煥舉轡百餘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天矣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時嚴給事休復元相國劉賓客白醉吟俱有聞玉蘂院真人降詩

錢文季文季于狀元去春用楊吉州于直韻賦玉蘂詩老詩久稽奉酬今承扶滿還朝就以爲餞丙辰 晝攬羣芳博物華夕披衆說聚螢車花來比國無新唱詩到西崑有故家鄉里考廉流澤遠弟兄科甲搢紳夸孟歸史觀聞羣玉徐步詞垣判五花歐公詩詩內言揚大年與錢文僖劉子儀數公唱和號西崑集後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一變謂之崑體唐賢諸所集其廢不行文季係出文僖而上世本姓劉云趙正則方法司戶沿檄而歸玉蘂已過進賦東字韻詩奉答丙辰 春深遊客競繁華寶馬香輪帶翅車不爲來看招隱樹有誰肯顧野人家飛飛粉蝶饋相狀皎皎銀蟾色共奢今得審言詩勝畫唐詩人杜審言爲吉州司戶正則嘗刻其詩於廨舍傳神何必趙昌花林順卿迪教授兩爲玉蘂花賦長韻富贍清新老病無以奉

再韓用楊史君韻爲謝丙辰　廣行行實稱才華如節鶯和馭寶車曹燕瓊林天一脛卻吟玉藥市三家大篇進補唐詩闕唐賢賦此花止二韻及四韻盛事常流青頻詩刻有冰姿延客住白池勝種白蓮花　次韻廷秀待制玉藥丙辰三月　姑射山前雪照人長安水畔態尤真步搖翹玉中心鑿嬰珞塗金四面勻常笑荼蘼藏浪蕊獨陪芍藥殿餘春自從唐代來天女直到平園見後塵　去夏孫從之示玉藥佳篇時過未敢廣和今年此花盛開郴次嚴韻并以新刻辯證爲獻丁巳　食菜曾饕三百囷種花重看一番新洞仙舊貫輪無迹工部高吟筆有神疊雪雅宜歌白雪送春仍欲買青春向來偶帖今冰釋從此嘉名偏廣輪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或云自唐所植即李衛公所謂玉藥花也舊不移徙今京師亦有之　曾慥端伯高齋詩話唐人題唐昌觀玉藥花詩云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唯見階前碎月明今瑒花即玉藥也介甫以比瑒謂當用此瑒字蓋瑒玉名取其白耳魯直又更其名爲山礬謂可以染也廬陵段攜私多聞士也家藏異書古刻至多有揚汝士與白二十二帖云唐昌玉藥以少故見貴耳自來江南山山有之土人取以供染事不甚惜也則知瑒花之爲玉藥斷無疑矣侍于容見此帖乃作絶句云比瑒更礬總未佳要須博物似張華因覩異代前賢帖知是唐昌玉藥花余放浪林泉之日久矣屢從樵夫野叟問所謂鄭花者指其木謂余曰此鄭木也其葉如凍青高二三丈或有小者亦丈餘暮春開花如凍青花雖香而甚烈全不綺穠但山谷云江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與予所見全不類今江浙山野間别有一種其木高二三尺或五六尺初春開小白花極香而有遠韻土人謂之白丁香花但其葉不能染黄耳未知孰是葛立方韻語陽秋江南野中有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土人呼爲瑒花瑒玉名取其白也魯直云荆公欲作詩而陋其名余請名曰山礬野人采其葉以染黄不借礬而成色故以名爾魯有絶句云高節亭邊竹已空山礬獨自倚春風是也近見曾端伯高齋詩話云此花即唐昌玉藥花所謂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者以余觀之恐未必然玉藥佳名也此花自唐流傳至今不應捨玉藥而呼瑒礬直亦不應捨玉藥而名山礬豈端伯别有所據耶　瓊花唯揚州后土祠中有之其他皆八仙近似而非鮮于子駿詩云百花天下多瓊花天上稀結根託靈祠地著不可移八僊冠羣芳一株攢萬枝而宋次道春明退朝錄乃云瓊花一名玉藥按唐朝唐昌觀亦有玉藥花王建詩所謂

女冠夜覓香來處唯見階前碎月明是也長安觀有玉藥花劉禹錫所謂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是也即唐昌觀詩此詩引唐內苑亦有玉藥花李德裕與沈傳師草詔同賞故德裕詩云玉藥天中木金閨昔共窺傳師和云曾對金鑾直同依玉樹陰是也招隱山亦有玉藥花李德裕所謂吳人初不識因予賞說乃得此名是也由是論之豈一處有哉其非瓊花明矣東坡瑞香詞有后土祠中玉藥之句者非謂玉藥花止謂瓊花如玉藥之白爾容齋隨筆物以希見爲貴不必異種也長安唐昌觀玉藥乃今瑒花又名米囊黄魯直易爲山礬者在江東彌山亘野殆與榛莽相似而唐昌所產至於神女下遊折花而去以踐玉峯之期是不特土俗罕見雖神仙亦不識也南史劉杳傳梧花出處　杳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梧酒而作榐字昉問杳此字是否答曰葛洪字苑作木傍者　廣韻玉篇不收梧花榐字　集韻陣榐梧木名汁可爲酒或作梧禮部韻與集韻同　跋語　唐人甚重玉藥故唐昌觀有之集賢院有之翰林院亦有之皆非凡境也予往因覲舊自鎮江招隱來遠致一本條蔓如荼蘼種之軒檻冬凋春茂柘葉紫莖再歲始著花久當成樹玉爲貴韻樹子注云木處石爲貴厥木惟條合荼蘼久則根株合花玉藥亦然花苞初甚微經月漸大暮春方八出須如冰絲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筩狀類膽瓶其中别抽一英出衆鬚上散爲十餘藥猶刻玉然花名玉藥乃在於此羣芳所未有也宋于京劉原父宋次道博洽無比不知何故疑爲瓊花王元之知揚州但言未詳何木俗呼爲瓊花于京何故以誣元之蔡君又引晏同叔之言以爲證甚無謂也劉夢得雪藥瓊絲之句最爲中的何必拘李善亦玉爲瓊之注耶梧音件　南史劉杳傳所謂梧酒者予嘗得醞法芳烈異常山谷似不以杳傳爲據徇俗訛梧作鄭而江南鄉音又呼鄭爲瑒枝枝切在上聲三十八梗韻中復疑未安於是創山礬之名然二詩并序初未嘗及玉藥止因好事者偶作唐人帖故曾端伯洪景盧皆信之其實諸公偶未見此花所謂信耳而不信目也續添揚巨源唐昌觀玉藥花　晴空素艷照霞新香灑天風不到塵持贈昔聞將白雪藥珠宮上玉花春瓊花玉藥混而爲一說出風俗雜誌見江少虞所編皇朝類苑第十五卷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潔白可愛歲久木大而花繁俗目爲瓊花不知實何自也世以爲天下無之唯此一株孫冕鎮維揚使訪之山中甚多但歲苦樵斧野燒故木不得大而花不能盛遂又約人賞孫暢之以詩曰可憐遐僻地常化燎原灰近京師亦有之或云乃李文饒所賦玉藥花也晁補之和李季

良長短句名下水船見鶴川集百紫千紅望惟有瓊花特異使是當年唐
昌觀中玉蘂尚紀得月衆仙人來賞明日喧傳都市甚時又分與揚州本
一朵冰姿難比曾向無雙亭邊半酣獨倚似夢覺曉出瑤臺十里猶憶飛
瓊標致 題跋 以玉蘂爲瑒起於曹端伯子與厥謙叔之子元愷同里
巷往還至熟其父初無楊汝士帖小說雖信類此尚有楊巨源絕句合作
疑篇主於孫句晁詞差訛如前說不必再論姑附卷末全芳備祖雜著
李衛公玉蘂花詩云玉蘂天中樹金鑾昔共窺注以爲禁林有此李吳人
不識自文饒品題始得名然此爲潤州招隱山作也碑今裂爲四段在通
判廳中而招隱無復有此花詢之土人皆莫知爲何物或云即今揚州后
土祠瓊花乃是自王元之始易其名而晏元獻殊集則亦有翰林盛諫議
度借示揚州后土廟玉蘂詩序云此花因王元之更名瓊花至蘇文忠公
軾長短句云后土祠中玉蘂蓋指舊名也又按晏元獻嘗以李善文選注
質瓊花之說曰瓊赤玉與此花不類而東坡亦云瓊赤玉也其意蓋欲辨
證其訛而許氏說文亦以瓊爲赤玉云蔡寬夫詩話沈傳師奉酬浙西尚
書九丈招隱山觀玉蘂戲書即事見懷之作丹徒令書其後云招隱玉蘂
花以二公詩著名累經兵燹花偶存而刻久失好事訪尋每不滿意住持

置弗問者幾人矣昔覺來主法席求府治刻本瓏石重鐫遊客觀花讀詩
頌選三百年舊觀良足嘉美自晉宋招隱名甲京口古松脩竹清泉幽洞
措在談詠誇詡勝絕適者採伐重補賞不副名覺師培植補刷立志不倦
加以年序蒼翠環合景物增邃師與此寺此詞同永其傳尚勉之哉湖千
潤隱素指戴顒字仲若捨宅爲招隱寺寺在京口放鶴門外與鶴林古竹
院相望數里孤處於萬山荒涼之顛所由山徑石砌縈縈不絕如綫是名
招隱寺有米芾隸碑以紀仲若之出處方丈有閣號增華梁昭明選文于
中閣之左有亭名虎跑鹿跑其泉清洌閣之右有亭名玉蘂魏扁其上亭
之下有玉蘂二株對峙一架其株條參錯于蔥蒨之所可比輪囷磊瑰如
古君子氣象焉其葉類柘葉之圓尖梅葉之厚薄其花類梅而萼瓣纖小
厥心微黃類小淨瓶莫春初夏盛開葉獨後凋其花白玉色其香殊異而其
高丈餘也是名玉蘂土人僉書此花自唐迄今自天下與此寺只二株亦
猶瓊花之於維揚千餘年間凡幾遭兵燬幸存今唐長安白玉亭觀及御
史所居閣前往往不可稽考而僅餘此寺雖然李德裕沈傳師再賸之詩
石如新自可以究其終始欲天下皆知此花非山礬非瓊花其異出鮮儔
而自成一家也故詳紀其本末云江淮肥遯悤一子親歷其寺審書鎮江

志在招隱山今按蔡寬夫謂招隱無復此花然近年乾元萬壽宮住持余
孟實自招隱山移此花植于宮前花圃時紫衆馬先復有詩里人龔理于
中次其韻曰山水窟宅江之南搜奇抉勝味飽諳米方招隱最超絕樹作
玉蘂珠璣潭高花密葉互掩映柔柯老幹相撐撐叢林何事肯此種香嚴
鼻觀禪獨參繞之百匝足未止讚以千偈言猶甘空山變滅異今昔枯松
折竹使侵攘彝器遷移鼎鐘去誰復別識主與嫚溫澤鎮衆凡此德棄使
不見情難堪東皇移根謹訶護玉立殿陛青光涵蘂宮仙人妾長珮青鬢
一尺瑤華發長齋三時晝方靜凍雨一洗春正酣眼中突兀現妙品擬以
閭道接神菴瞿曇老聃共空寂出彼入此容何慚人間多事到詩酒甚欲
忍口牢三緘荒城邂逅此禁者換欸卻肯拚春移時當晴煖吹野馬採擷
沃若眠吳蠶清尊如空雜花亞落日欲墜西山銜流年過眼急於電留此
一賞容非貪即今芳事已塵土我輩政爾多空談然則招隱未嘗無此花
也宋景文公筆記維陽后土廟有花色正白本曰玉蘂王禹偁愛賞之更
稱曰瓊花按許慎說文云瓊赤玉也王不傾其義非白花名也 唐昌觀
中樹曾降九天人鑾駕香何托雲英如舊春豈無遺佩者來欸捧心顰岳
東凡詩路入千山萬木清松蘿蒼蔚接烟蓑麋鹿跑泉眼涵秋影鷹帶雲容

度曉晴花徑有時傳相國辭碑無字紀昭明六朝輪璧今何處贏得千年
蕙帳名揚東山詩攜入平園便有聲唐昌觀裏舊知名已堆玉綫分金粟
更挿銀花小翠翹曼春風勝韓長山礬香氣晉齊盟世間百卉應無恨
不遇王公枉一生劉後村集竹院過僧話山門掃地迎英雄猶有迹般若
太無情玉蘂春陰密琅玕晚暑清半生來往屢也合送人行鄭松窓集七
言古詩 維揚后土廟瓊花安業唐昌宮玉蘂判然二物本不同嗔作一
般良未是瓊花雪白輕壓枝大率形模八仙爾山礬野路多見之然斧催
殘如猶雛比之玉蘂似實非金粟冰絲那有此花穎中有碧膽瓶別出瓏
璁高半指清馨靜夜衝九天招引瑤臺女仙子乘風躍馬汗漫遊偷折繁
香分月姊紫莖栢葉荼蘼條少到尋常人眼底翰林內苑集賢閣雨露承
天近尺咫後人不識天上花又把山礬輕比擬葉酸而澁共漆黃不着霜
纖偏入燃江鄉老少知此名鄭陣場音無正字方言土諺隨古訛烏馬成
馬固應爾清波雜志瓊花海內無二本唐人謂玉蘂花乃比其色許慎說
文瓊乃赤玉與花色不類唐武元衡詩唐昌觀玉蘂花 珙樹年年玉蘂
新洞宮長閉綵霞春日暮落英鋪地雪獻花無復九天人楊凝詩題同前
瑤華玉蘂種何年蕭史秦嬴向紫煙時控綵鸞過舊邸摘花持獻玉皇前

鄭谷詩亂前唐昌觀玉蘂最盛 唐昌樹已荒天意教文昌晚入微風起
春時雪滿牆白居易詩惜玉蘂花有懷集賢王校書起 芳意將闌風又
吹白雲離葉雪辭枝集賢讐校無閑日落盡瑤花君不知 嚴給事聞
玉蘂花下有遊仙絶句 瀛女偷乘鳳下時洞中潛歇弄瓊枝不緣啼鳥
春饒舌青鎖仙郎可得知元稹詩題同前 弄玉潛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
花枝的應未有諸人覺只是嚴郎卜得知嚴休復詩首唱二首玉蘂花
味道齋心禱玉宸魂消眼冷未逢真不知滿樹瓊瑤蘂笑對藏花洞裏人
羽車潛下玉龜山塵界何由覩蕣顔惟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綴綠雲
鬟張籍詩同嚴給事聞唐昌觀玉蘂近有仙過作二首 千枝花裏玉塵
飛阿母宮中見亦稀應共諸仙鬪百草獨來偷折一枝歸 九色雲中紫
鳳車尋仙來到洞仙家飛輪廻處無蹤跡惟有斑斑滿地花劉賓客詩和
嚴給事聞唐昌觀玉蘂花下有遊仙二絶 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
七香車攀枝弄雪時迴首驚怯人間日易斜 雪蘂瓊絲滿院春羽衣輕
步不生塵君平簾下徒相問長伴吹簫別有人 題集賢院玉蘂花 鳳
池西畔圖書府玉樹玲瓏景氣閑長聽餘風送天樂時登高閣望人寰青
山雲繞欄干外紫殿香來步武閒曽是先賢翔集地每看壁記一慙顔李
衛公集憶翰林院玉蘂花招隱山觀玉蘂樹戲書郎事奉寄江西沈大夫
閣老此樹吳人不識自予賞翫乃得此名檢校禮部尚書兼潤州刺史御
史大夫 玉蘂天中樹金閨昔共窺落英閑舞雪密葉下㡌帷內署沈大
夫所居閣前有此樹每花落空中回旋久之方集庭砌大夫草詔之暇嘗
邀予同翫 舊賞煙霄遠前惟歲月移今來想顔色還似憶瓊枝 奉酬浙
西尚書九丈招隱山觀玉蘂樹戲書郎事見懐之作江南西道都團練觀
察處置等使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沈傳師 曾對金鑾直同依玉樹陰
雪英飛舞近煙葉動搖深素萼年年密衰容日日侵勞君想華髮僅欲不
勝簪宋徐鉉詩和賈員外戩見贈玉蘂花栽 瓊瑤一簇帶花來便斲蒼
苔手自栽書見唐昌舊顔色爲君判病酌金罍王直方詩玉蘂花 閬苑
瑤林春晚芳仙妃舞困卸霓裳墳珠妄地隨雲佩尚帶天邊風露香李應
春詩次趙制幹韻 偶心春暮盼庭柯驚見枝間萬玉瑳柳巷依稀縈絮
蔭藥堦髣髴撲燈蛾雙仙馭朝擧弄月色花光夜盡摩欲醉香邊重著
句主人懷許客頻過黃鎮雲溪居士集玉蘂花千年玉蘂花瓊花也唐世
尚多有之今則甚鮮惟揚州后土廟一本最盛花如八仙而五出有香特
清雅乾不歇揭人往往盛以蜂囊而佩之唐長安唐昌觀所植名聞天下

每歲花時傾都來賞一日有美姬擁侍者八九人皆鮮衣艶粧徘徊花下
忽謂侍人曰當折一枝赴玉峯閑草遂折花出門跨駿乘煙而去見者駭
愕方知其爲神仙異香滿庭踰月不散當時詩人多賦頌者 當年玉蘂
冠京華不獨人間壓萬花曾使瑤池冰雪手親來折向玉峯誇忱遂金淵
集程公明家玉蘂花 招隱山中有此花仙人曽住七香車可憐一架闌
如雪冷落西門處士家耶律鑄雙溪醉隱集玉蘂花二首 鳳吹流聲繞綠
霞勝遊還過琬陵花又邀相伴西王母請宴昌城玉蘂花 七色斑龍一作
絳紫雲輦九光華蓋赤霜袍更陪金女花時宴玉蘂花前是碧桃京口詩
集郡守集賢校理王公洪君玉玉蘂花 玉蘂生禁林地禁姿亦貴歎漫
谿谷中蓬茨復何異清芬信幽遠素彩非妖艶蒼煙散山月瓊瑤爲之瞻
歲久自扶踈巖深愈凝遠請觀唐相吟俗眼無輊輕文輕邦梅溪詞菩薩
蠻玉蘂花 唐昌觀裏東風軟齊王宮外芳名遠桂子典刑間梅花伯仲
間龐背鈫腰雪瑣細雕晴月誰騎七香車綠雲飛玉沙

餌石藥

晉書庾衮字叔褒陽翟人少履勤儉世號庾異行狄泓採陽翟衮率宗族及庶姓保禹山賊至衮勒部曲整行伍持滿而勿發賊服其慎而畏其整皆退衮以寇難方興乃攜妻子適林慮山林慮人歸之感曰庾賢石勒攻林慮父老謀曰此有大頭山九州之絶險上有古人遺跡可共保之衮乃相與登大頭山而田于其下年穀未熟食木實餌石藥及將穫下山中塗目眩聲墜崖而卒

餌松藥

太平廣記方朮曰南嶽百里有福地松高一千尺圍即數尋而藥甘仙人可餌相傳服食煉行之人採此松膏而服不苦澁與諸處松別忘煉錄松藥去赤皮取嫩白者蜜漬之略燒令蜜熱勿太熟極香脆

屑瑤藥

楚辭思玄賦屑瑤藥以爲餱芳斛泉以爲漿

採瓊藥

李白詩嵩山採瓊藥可以煉精魂

霜藥

蘇東坡詩約于重來喫霜藥

檀藥

王哥輔詞梨花鏤雪成花檀作藥

浪藥

蘇東坡詩浮花浪藥都盡

落藥

騷經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蘇東坡詩牛酥煎落藥

嚼藥

王融新對文選郭璞遊仙詩曰放情凌霄外嚼藥把飛泉

人參藥

溫庭筠詩香風軟透人參藥

栢漿露藥

曾鞏元豐類藁游玉山石巖記崖孔飲滴髓如凝酥若栢漿露蘂璀十美味說者云可以安躬

流珠金藥

神丹隱書流珠金藥鸞電朱精

拜丹字

茶蘼花 宋景文公集媚叢無柰蜜柔蔓不勝長非鄰粉自白似狹青中青不分櫻桃艷名光播樂章。近世民間雜曲始有茶蘼花者

花蘼夫人 韻府群玉蜀妃花蘼夫人能詩詞

狌

洪武正韻如累切說文草木實甤甤然。顧野王玉篇今作蕤又儒佳切孫愐唐韻人佳切韓道昭五音類聚甤音蕤系生也。楊桓六書統曰母甤艸秀不實貌。　篆書 [篆] 六書統

見灰韻。

菙

洪武正韻如累切。周禮有菙氏。陸法言廣韻燋炷用荊菙之類。孫愐廣韻時髓切。丁度集韻菙木名。有菙氏掌共荊菙以灼龜。或作垂。司馬光類篇主藥切擊馬也。一曰策也。又是捶切。楊桓六書統捭母菙余見照母坐國上。余見灰韻。照之韻會舉要次商次清次音。趙謙聲音文字通垂捭見切。荊屬作菙非。周禮菙氏合正。古轉垂雙音見照韻舊夫妝此字堠偽僐增入。韻會定正字切捭軌捭忡捭菙

篆書 [篆] 集韻 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篆] [篆] 並六書統　草書 [草]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菙氏 周禮春官菙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注燋焌用荊菙之類疏按其職云掌共燋契士喪禮云楚焞是也楚即荊枝云用荊云菙之類者菙所以捶笞人馬用荊竹為之此亦用荊故云菙之類。

惢

如累切許慎說文惢疑也。从三心凡惢之屬皆从惢讀若易旅瑣瑣。又才規才累二切顧野王玉篇又桑果切陸法言廣韻才捶切丁度集韻聚惢切戴侗六書故艸木華未舒含惢之象又作蘂傳曰佩玉蘂兮予無所繫之謂佩玉下垂如惢也。又作惢蘂蘂亦聲也。从惢系聲孫氏如壘切按系非聲乃會意然亦後人所加也。楊桓六書統捭母惢說意惢韻周伯琦六書正譌惢乳捶切華惢也。从三心象形別作甤蘂通說文字原心華心也。从三心象形儒佳切亦通用甤趙謙聲音文字通日鬼切艸木華外曰鄂內曰惢象含惢之形雖从三心而又如此說以見六義之不可泥也。或用甤亦借蘂作蕊蘂蘂非樊音見去聲

篆書 [篆] 六書統　隸書 [隸] 六書統

橤

如累切顧野王玉篇木名司馬光類篇乳捶切鄯橤六書累蘂韓注韓道昭五音類聚橤同上。楊桓六書統曰母橤乳氏切从木橤省聲

篆書 [篆] 六書統

⿱竹惢

如累切顧野王玉篇女委切箭初生也。丁度集韻竹葉再生曰惢。司馬光類篇乳捶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如委切楊桓六書統曰母蘂乳氏切从竹从惢惢多心也。竹葉再生則心自多原聲蘂

篆書 [篆] 六書統　隸書 [隸] 六書統

娷

如累切陸法言廣韻不悅。司馬光類篇是捶切又伊捶切恚也。楊桓六書統捭母娷原聲娷。字灤傳義時髓切又音蘂又於避切

篆書 [篆] 六書統　隸書 [隸] 六書統

⿰氵旦

如累切丁度集韻汝水切。⿰氵旦濯貌。楊桓六書統曰母相从氵日聲⿰氵旦𡎸。字灤傳義音蘂。

篆書 [篆] 六書統　隸書 [隸] 六書統

⿰垂刂

如累切丁度集韻累劃也。楊桓六書統曰母劃原聲劃。字灤傳義劃音蘂。

篆書 [篆] 六書統　隸書 [隸] 六書統

墤

如累切丁度集韻土埒。司馬光類篇是捶切又俞水切埒也。又欲鬼切起土為埒也。又杜果切又以醉切又子累切丈佳切楊桓六書統捭母墤余見灰韻。

篆書 [篆] 六書統

捶

如累切丁度集韻以杖擊也。楊桓六書統捭母捶說見照母孫子敎經史字源韻纂又主藥切

篆書 [篆] 六書統

箠

如累切丁度集韻馬策。楊桓六書統捭母箠說見照母余見灰韻。張于敎經史字源韻纂又主藥切說文擊馬策也。字灤傳義說文杖也。

篆書 [篆] 六書統

棰

如累切丁度集韻博雅積也。又禾積也。楊桓六書統捭母棰余見灰韻捭母。字灤傳義時髓切又將偽切。

篆書 [篆] 六書統

⿰犭惢

如累切丁度集韻獸名雖移也。司馬光類篇聚橤切又秦醉切又下介切又才㷉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才㷉切楊桓六書統曰母⿰犭惢又此蕊切从犬橤聲

篆書 [篆] 六書統　隸書 [隸] 六書統

𣥂 如累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如水切。

[illegible] 如累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如水反。

○

髓 洪武正韻息委切，骨中脂，亦作髄、䯝。許慎說文：䯝，从骨隓聲。劉熙釋名：髓，遺也，遺潰也。顧野王玉篇先委切。又髓相累切，骨髓本从骨隓。法言廣韻骨中脂也。徐鍇通釋相累反。丁度集韻䯝選委切，或作髓、䯝、隨髓。司馬光類篇思累切。戴侗六書故：䯝，象關曰髓，骨之充也。釋行均龍龕手鑑：髓、髓、髓三俗，髓者，髓正，髓、髓、膸俗。音髓。韓道昭五音類聚須累切。揚桓六書統：心母，䯝，骨中液也。見篆䯝隸書髓，睾省文，䯝隸有文。䯝、髓、隨並俗。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本作䯝，今文作髓。漢郊祀志鶴髓毒冒。趙謙聲音文字通：䯝，心思切，作髓、䯝、髓、隨，非。借方言齊人謂滑曰䯝，作遶，非。記：揚遶以滑之。合正韻會定正：子切，心執心，新鮮髓。

髓 洪武正韻息委切，揚雄賦髓伊音。注：髓入伊音，水書其大破死亡也。

髓 洪武正韻息委切，漢鄒陽傳入於骨髓。

䯝 洪武正韻息委切，漢郊祀志先鶴鶴䯝。 篆書 䯝 䯝 䯝 䯝 並集韻 䯝 茅君傳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䯝 徐鉉篆韻 䯝 䯝 並六書統 隸書 䯝 䯝 並六書統

真書 髓 蔡襄書 行書 髓 黃庭堅書 草書 髓 王羲之 髓 索靖 髓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總敘 邵子觀物外篇：胃生髓，坎為髓。五藏生成篇：諸髓者皆屬於腦。（腦為髓海，故諸髓屬之。）解精微論篇：髓者骨之充也，故腦滲為涕。奇病論篇：有所犯大寒，內至骨髓，髓者以腦為主，腦逆故令頭痛，齒亦痛也。靈書海論：腦為髓之海，髓海有餘則輕勁多力，自過其度；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脛痠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臥。熱病：髓熱者死。難經：髓會絕骨。藏經：黃帝云：諸髓皆屬於腦。又云：腎生髓，髓生肝。九墟云：人有四海，腦為髓之海，是太陽經入絡於腦。故五穀之精津和合而為膏者，內滲入於骨孔，補益於腦髓。今觀藏象，其脊骨中髓上至於腦，下至於尾骶，其兩傍附肋骨，每節兩向，皆有細絡一道，內連腹中，與心肺繫及五藏相通。孫思邈千金要方論曰：髓虛者腦痛不安，髓實者勇悍。凡髓虛實之應，主於肝膽。若其腑臟有病從髓生，熱則應臟，寒則應腑。聖濟總錄論曰：骨髓之病應肝膽，若其腑臟有病從髓生，熱則應臟，寒則應腑。故虛者腦痛不安，身常清慄；髓實者身體煩躁，勇悍驚熱，當隨證以治之。

龍髓 太平廣記：隋煬帝以三月上巳日會群臣於曲水，以觀水飾。有漢武帝遊洛水，神上明珠，及龍髓之勢，皆刻木為之，運動如生，出於黃袞之巧思也。（詳巧字下）

蛟龍髓 太平廣記：漢武帝宴于未央，見梁上一老翁，長八九寸，緣柱而下，稽首嘿而不言，仰頭視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見。帝召方朔，以告朔。曰：其名為藻，水木之精，夏巢幽林，冬潛深河。陛下頻興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爾。仰頭看屋，復俯指陛下脚，脚者，足也，以願陛下宮室足於此。帝感之，既而息役。後幸瓠子河，見前梁上老翁獻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問方朔，朔曰：是蛟龍髓，傅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孕，產之必易。會後宮產難者，試之殊有神效。

斑螭髓 太平廣記：會稽謝玄卿採藥遇神女，邀至東華夫人所。居夫人為設珍肴，而有斑螭之髓。（詳仙字，出廣異記）

白獺髓 王子年拾遺記：孫和悅鄧夫人，常置膝上。和於月下舞水精如意，誤傷夫人頰，嬌姹彌苦。自舐其瘡，命太醫合藥。醫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此痕。即購致百金，能得白獺髓者厚賞之。有富春漁人云：此物知人欲取，則逃入石穴。伺其祭魚之時，獺有鬪死者，穴中應有枯骨，雖無髓，其骨可合玉舂為粉，飲於瘡上，其痕則滅。和乃命合此膏，琥珀太多，及差而有赤點如朱，逼而視之，更益其妍。諸嬖人欲要寵，皆以丹脂點頰，而後進幸。妖惑相動，遂成淫俗。衛覽寨雜記坡曰：玉骨何勞獺髓醫。

丹豹髓 續談助：洞冥記：漢武帝既耽於靈怪，嘗得丹豹之髓，白鳳之膏，磨青錫為屑，以淳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火光不滅。有霜蛾如蜂，赴燈傍者，舉麟拂驅之。

鶴髓 漢書五梁禾清鶴髓。（詳見樣子）

鳳髓 唐杜牧樊川集：天外鳳凰難得髓，無人解合續弦膠。（十洲記云：鳳喙作續弦膠。與此說異，詳膠字）

石髓 台州府赤城志：寒石山有石髓。證類本草：石髓，味甘溫，無毒。主寒熱，中羸瘦，無顏色，積聚，心腹脹滿，食飲不消，皮膚枯槁，小便數疾，癖塊，腹內腸鳴，下痢，腰脚疼冷，男子絕陽，女子絕產，血氣不調，令人肥健能食。治金瘡，性溫，宜寒瘦人。生海臨海華蓋山石窟，土人

抹以澄陶如泥作丸如彈子有白有黃搗住矣劉義慶世說嵩山北有大穴冥時有人誤墮穴中見二人圍棊下有一杯白飲與墮者氣力十倍棊者曰汝欲停此否墮者曰不願停棊者曰從西行有天井其中多蛟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餓取井中物食之墮者如言可半年乃出蜀中因入洛問張華曰此仙館也所飲者玉漿耳所食者龍肉石髓漢武內傳元封元年七月七日武帝脩除宮掖之內設坐殿上以俟王母王母至上殿東向坐帝南面向王母王母曰汝欲有八光太和斑龍黑胎文虎白沫出于酒丘七玄飛節九孔連珠雲漿玉酒玄圃瓊腴鍾山白膠王屋青精閬風石髓黑河珊瑚蒙山白鳳之肺靈丘蒼鸞之血東英朱菓九節文結太微嘉木瓊華腦實流淵鯨眼赤河絳壁北汲太玄之酪中極二儀之脉雲漬羲父昆丘神雀廣夜芝艸流淵青狄真陵當精玄都平蓋左食沖一石飲玄瀨上屬蘭圃之金精下摘玄丘之紫柰白水靈蛤八陵赤雞萬歲一生流光九隊有得食之後天而逝此天帝之所服下僊之所逮

餐石髓

太平廣記王烈與稽叔夜共入山遊戲采藥後烈獨之大行山中忽聞山東北殺殺狀如雷聲烈不知何等往視之乃見山破石烈數百尺兩畔皆是青石石中有一穴口徑闊尺許中有青泥流出如

髓烈取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熱蠟之狀隨手堅凝氣如粳米飯嚼之亦然烈食數丸如桃大因擕少許歸欲與叔夜曰吾得異物叔夜甚喜取而視之已成青石擊之琤琤如銅聲叔夜即與烈往視之斷山已復如故事類聚求王烈嘆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搨蜀新語晉人盧無類多歎誕于御王烈入山得石髓採以餉嵇叔夜叔夜視之則已為石矣然抱朴子云石中黃子所在有之近水之山猶多在大石中其石常濕潤不燥打石見之赤黃溶溶如雞子之在殼者便飲之不爾俟堅凝成石也據此與王烈所謂石髓何異恐所得者只是此耳按仙經神山五百年一開石髓出食之者壽與天地齊叔東坡因謂康當時行碎或指摩食之豈不賢於雲母鍾乳輩然神仙要有定分不可力求也退之有言我能詘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如退之性氣雖出世間人亦不能容叔夜婞忿又甚於退之也晉人囿好奇無實而坡復以仙經為信無乃一徑庭耶出沈存中筆談元鄭起蜀山清隽集王烈餐石髓圖 五百年方開此山寒光浮暖濕而乾明明正是洪濛髓只恐凡人不肯餐玉融新封文選沈約游沈道士館詩曰朋來握石髓賓主駕輕鴻

黃石髓

仙傳印綬周封史也能行氣煉形黃石髓而食之謂之石鍾乳

飲石髓

仙傳拾遺嚴因乘龍馬謁蕭令公於西蜀道經劍閣馬驚俱墜於岩壁萬丈之底傳至太乙元君之室因開道而留之命坐王女酌石髓而飲之後栖嵓偏遊仙境而再拜辭歸元君曰爾飲石髓已得人間千歲無漏泄荒淫能如此猶再得見吾也燈下開拔青杜李老一日誤墮枯井中向五尺餘入一洞曰大唐玄都洞曉視闕內見一道士書符丹臉凡幾指順傍有桐琴執得李君乃揖首拜揖而坐因顧侍者度琴而彈之李君乃奏廣陵散曲道士曰爾之製李曰骨搯叔夜感鬼神所傳道士曰感鬼神非也此自撰神思也爾以業障不勝恐致事叔夜即爾前身道士命侍者酌石髓曰此乃大行山中者爾乃飲之數也李乃飲之一盃訖覺襟靈和暢吐納馨香乃悉能記從王烈入山團恭服石髓復憶亡石架之書如信宿爾許遠子太平廣記周穆王遣崑崙時飲蜂山石髓食玉樹之實汗州山傳

金髓

真誥御漱金髓咏歌玉玄

白玉髓

本草味甘平無毒主婦人無子不老延年生藍田玉石間

地髓

本草地黃一名地髓久服輕身

澤芝地髓

仙傳呂尚為周文武之佐服澤芝地髓

乾坤精髓

龍虎經乾坤精髓聚於鶴是山中玄冥之內為金丹之根蒂也

疾在骨髓

史記扁鵲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閒不治將深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望見桓侯而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并本傳

深於骨髓

吳越春秋越王曰孫之怨吳深於骨髓而孫之事吳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孫之死書也并本傳

怨入骨髓

西漢書吳王濞傳吳王欲發謀舉事遺諸侯書曰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數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并本傳王明清揮麈後錄曾王隆云溫益字禹弼徽宗以端邸舊僚即位未久擢尹開封欽聖因山曾文肅為山陵使益為頓遞使拜官次板橋以人衆柱折墜陷時外祖空青公侍文肅為山陵所主管文字偶問左右曰頓遞使何在不虞益之在焉遽應曰

益在斯由是忍外祖入骨髓時蔡元長已有中葉之援使遂力為引重主於外文肅于上前元長大感之遂以為中書侍郎與大獄欲擠文肅父子於死地賴上保全之得免未幾並卒於位後元長復用其子萬石為閣學士以報之

德入骨髓

西漢書鄒陽傳陽主長安見王長君留數月請日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盎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累卵竊為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將為之柰何陽曰長君誠能精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常謹勝錄西漢鄒陽事梁孝王王以為上客及梁事敗孝王恐誅令陽求方略解罪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多奇計往見諸以其事先生曰欲見恐討必往見王長君長君王美人兄也陽乃請間顧有謁也長君誠能為上精言之得無竟梁事長君必固見於太后太后必德長君入於骨髓金城之固也長君入而言之事果不治

痛入骨髓

史記仲尼弟子傳越王句踐曰孤不料力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燕丹子燕丹子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後逃歸求欲復之為書與其傳鞠武有曰令秦王反戾天常虎狼其行遇丹無禮為諸侯取丹每念之痛入骨髓漢雋韓信傳秦父兄怨此三人痛於骨髓東漢書竇融傳光武時拔融為涼州牧隗囂反叛融乃與隗囂書責讓之囂不納融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詔報曰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長君少君尊奉師傅修成淑德施及子孫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嗔若發矇非忠孝愨誠孰能如此

樂藏骨髓

西漢書董仲舒策曰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民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精決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

愛入骨髓

唐杜工部詩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

說透骨髓

上陽子體堂說透骨髓血滴滴吐出肺肝

哀徹心髓

楚辭胡笳十有一拍兮因茲起哀響纏綿兮徹心髓

精填骨髓

楚辭蘇東坡服胡麻賦精填骨髓流髮膚兮

伐毛洗髓

漢武故事東方朔生三日而父母俱亡或得之而不知其姓以見時東方始明因以為姓既長常望中獨語後遊鴻濛之澤有老母採桑自言朔母一黃眉翁至指朔曰此吾兒也吾卻食伏氣三千年一反骨洗髓二千年一剝皮伐毛吾生已三洗髓五伐毛矣見仙傳

易髓

漢武內傳元封元年七月七日武帝備除宮掖之內設坐殿上以侯王母王母至殿上東向坐帝南面向王母王母因行益易者謂常思靈寶也靈者神也寶者精也子但愛精握固閉氣吞液氣化血血化精精化液液化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為之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脈四年易肉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變化易形形變化則道成道成則位為仙人

鎖腦取髓

王子年拾遺記浮提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佐老子撰道德經數十萬言二人遞鎖腦骨取髓代為膩燭

破腦取髓

契丹志太宗會同十一年遼帝主大設閱張秀澤劫掠范鎖之及臨刑斷腕取鐵監刑閱門使高勲命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臠其肉而食之

天鑿腦髓

江州志宋葉夔德化鄉民村慧誠真年十四母疾篤中夜禱之天鑿腦出髓雜藥進之母疾已乾道九年也

剝膚椎髓

杜陽雜編唐憲宗寬仁大度未嘗以聲樂為意武四方進歌舞妓樂上皆不納曰六宮之內嬪御已多一日之中資費盈萬豈可剝膚椎髓娛耳目焉

食粟益髓

太平廣記東明國有搖枝粟枝長而弱無風常搖食之益髓

取髓救母

孝友同風福州西禪寺行者妙心有母患風疾累年不能步履妙心用紙糊一毬實以金紙一夕焚香告天曰妙心母老而苦風急聞世人有取肝割股以行孝者今願破腦出髓救母餘年如三界神明能賜佑助妙心用貯炭火於紙毬內若使紙毬成灰而外毬不損害即償答已而果然遂對空再拜以左手持斧置額門上右手執木槌擊之應手頭裂暈倒在地不能自知忽有神人叱之令起始覺少蘇捫其頭則髓已出如鴨卵勢不痛楚復以刀磨藥母云兒將何藥來吾已聞馨香矣對曰昨晚遇道人施與我此藥令母食搗和服搬成滿室皆香母一啜而盡便覺手足輕快呼曰試扶我下床若無疾者母子俱喜長老以事達于州王與道師心尚書作牧與之錢五十千絹

二十足以為孝養之勸時紹興三十二年九月也

骨脛髓枯 夷堅支張二大夫者京師醫家後從臨安官主翰林醫痊晚退居吉州欽樂肆技能不甚高而一意牟利累貲數萬緡屋後小圃廣袤不能十丈日往縱步忽垣墻頹仆正壓右足跣折骨破痛不堪忍市民范接骨以外科著名亟招之范視其骨脛中但黑膜存嘆曰凡人上自頸下至足皆以髓為主故能持以久長方壯之時或有毀折苟精體充盈則可施板夾接傷處乃用外藥塗傅續其輕重淺深刻日復舊今大夫髓枯矣無復可接是病非吾所能及也即捨去張竟轉搦上呻吟幾半年而死非王臣注

髓竭人亡 上陽子古之哉曰油枯燈盡髓竭人亡是如精實一身之根本未有木無根而能久乎

剥骨無傷髓 內經素問刺要論刺骨無傷髓髓傷則銷鑠胻酸體解㑊然不去矣

論肌決髓 漢書論肌決髓紫陽宗曾反覆玩味令義理決洽於中論肌決髓然後乃可言學

學詩得髓 韻語陽秋杜牧之詩字意多用老杜如觀東兵長句云累積將軍一鳥輕蓋用子美身輕一鳥過也遊樊川詩云野竹疎還密岩泉咽復流蓋用子美微雨止

還作斷雲踈復行也蓋其心景復之切則下語自然相符非有意於蹈襲故其論杜詩云天外鳳凰誰得髓何人解合續絃膠豈非自以為得髓者耶東坡贈孔毅父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前生子美只君是信乎拈得俱天成學杜甫而得其皮骨者鮮矣又況其髓哉

不言得髓 傳燈錄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者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二祖般若多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因改號菩提達磨師欲西返天竺乃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特門人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後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

斬脛觀髓 帝王世紀紂斬朝涉之脛而觀其髓亦以善長水經注曰淇水歷汲郡西南出朝歌城西北東南逕朝歌臺下俗謂之陽河水也紂在臺見老人將渡水而沉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畏寒紂乃於此斷脛而視髓

漬髓 山居備用久飲酒者腐腸爛胃漬髓蒸筋傷神損壽

書篆髓 宋陸游渭南集成都西樓下石刻東坡法帖十卷擇其尤奇逸者為一編號東坡書髓三十年間未嘗釋手去歲在都下脫敗甚乃再裝褙之嘉泰三年歲在癸亥九月三日務觀老學庵北窗手記蘇東坡集榮陽鄭厚方字帝道作篆髓六卷字義一為凡古今字說班陽貫許二李二徐之學其精者皆在聞有未盡傳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斷曲說其疑者蓋闕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為人鄭君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余嘗論學者之有說文如醫之有本草雖草木金石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溫補瀉之效隨用各別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皆欲一之彫刻采繪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者疑焉孔子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則聞為小人而詩曰凡矣君子展也大成之于于征有聞無聲則聞為君子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則比為惡而易曰地上有水比以建萬國親諸侯則比為善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則所謂和者同而已矣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此者多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此以八字成文然猶不可一日言各有當也而況欲以一字一之耶余愛鄭君之學簡而通故私附其後

落昆髓 逸史國語解落昆髓地名

治髓 孫思邈千金要方羌活補髓圓 治髓虛腦痛不安膽腑中寒方 羌活 芎藭 當歸各三兩 桂心二兩 人參四兩 棗肉研如脂 羊髓 酥各一升 大麻人熬研如脂 牛髓各二升 右十味先擣五種乾藥為末下棗膏麻人又擣相濡為一家下二髓并酥內銅鉢中重湯煎取拌為丸如桐子酒服三十丸日二服稍加至四十丸 柴胡發泄湯 治髓實勇悍驚熱主熱方 柴胡 升麻 黃芩 細辛 枳實 梔子人 芒消三兩 淡竹葉 生地黃一升 澤瀉四兩 右十味㕮咀以水九升煑取三升去滓下消分三服 聖濟總錄治髓虛寒地黃煎方 生地黃五斤洗切 補骨脂 人參各五兩 右三味擣羅為末每用酒二升藥末二兩羊髓一具去筋膜一處細研慢火熬稠瓷器盛之每服一小匙溫酒化下空心日午臥時各一 治髓虛胃寒溫髓湯方 附子炮裂去皮臍 人參 黃耆 細辛去苗葉 桂去麁皮各一兩 右五味剉如麻豆大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空心食前溫服 治髓實勇悍髓熱生煩柴胡湯方 柴胡去苗 升麻 黃芩去黑心 細辛去苗葉 枳實去瓤麩炒 梔子人各三分 澤瀉 淡竹葉細剉 生地黃切焙各一兩 右九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一盞下芒消半錢再煎一沸去滓分二服早食後日中服 治髓實氣勇悍煩熱

枳實湯方　枳實去穰麩炒　北胡去苗　當歸切焙　芎藭　甘草微炙剉各一兩　右五味麤擣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溫服食後夜卧

治髓實使人強悍驚熱地骨皮湯方　地骨皮洗二兩　胡黃連　柴胡去苗　當歸切焙　澤瀉　黃芩去黑心　甘草炙剉　枳實去穰麩炒各一兩　右八味麤擣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溫服日二夜一

瀡

洪武正韻息委切方言齊人謂滑曰瀡禮記滫瀡以滑之顧野王玉篇息觜切宋重修廣韻滑也戴侗六書故選委切說具滫下韓道昭五音類聚相恚切瀡思累切楊桓六書統心母瀡原本瀡非省瀡从水隋聲瀡或从隨省聲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韻會定正字切心軌心新鮮瀡

篆書 瀡 集韻 瀡 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瀡 瀡 並六書統　隸書 瀡 六書統

草書 瀡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蘳

洪武正韻息委切草木華散貌又樂韻司馬光類篇選委切郭守正紫雲韻又將此切又草名爾雅薗蘼釋行均龍龕手鑑蘳靡也與靃同又音

靃楊桓六書統心母蘳本虛郭切假借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字謙傳義又草木弱貌也趙謙聲音文字通心鬼切从艸靃聲亦借靃楚詞蘋艸靃靡雙音見樂韻韻會定正字切心軌心新鮮蘳

篆書 蘳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蘳 徐鉉篆韻

草書 蘳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靃

洪武正韻息委切玉篇露也廣韻靃靡草木弱貌韓愈城南聯句春遊轢靃靡又樂韻顧野王玉篇靃也又呼郭切陸法言廣韻草木貌也司馬光類篇選委切又忽郭切說文飛聲也雨而飛者聲靃釋行均龍龕手鑑草木柔弱貌又音霍地名也楊桓六書統心母靃本虛郭切假借靃縹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趙謙聲音文字通靃靡細弱貌篤值雨則重弱不能飛故亦得从二隹在雨中為意雙音見樂韻韻會定正心軌切又靃靃細貌字切心軌心新鮮靃

篆書 靃 六書統　隸書 靃 六書統

巂

洪武正韻息委切越巂古邛都國武帝元鼎年間始置郡名有巂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郭忠恕佩觿集巂巂上瀰主翻似馬一角又均睽翻子巂鳥下息委翻越巂郡丁度集韻巂或作巂司馬光類篇選委切又祖兖切戴侗六書故巂又粗沇切越巂漢郡名應劭曰故邛都國有巂水漢武帝翔蜀益州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漢書志注先榮反巂非乃攜字郭守正紫雲韻又將此切蜀中郡名釋行均龍龕手鑑巂俗巂通巂正韓道昭五音類聚又戶圭切楊桓六書統心母巂原禁巂非巂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字漆義音髓趙謙聲音文字通巂見矣韻此轉注譌作巂非史名為巂昆明俗字韻會定正巂心軌切水名字切心軌心新鮮巂

篆書 巂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巂

隸書 巂 六書統　草書 巂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越巂縣

舊唐書地理志越巂縣漢邛都縣地屬越巂郡有越本巂水後周於越城置嚴州隋改為西寧州尋改巂州仍分邛都置越巂縣州所治也元一統志巂州先廢大曆四年正月割邛州蒲江臨溪兩縣復置之大和六年五月西川奏移於臺登城

行巂州　臨漢鎮在唐為縣天寶末巂州陷於雲南鮮于仲通以巂州之餘民置行州於此事見雲南志太平御覽漢書曰桐師以東北主葉

榆名為巂昆明編髮隨畜遷徙無常處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　永昌郡傳曰越巂郡在建寧西北千七百里治江都縣自建寧高山相連至川中平地東西南北捌千餘里郡特好桑蠶宜黍稷麻麥稻粱　十道志曰巂州越巂郡本益州西外夷漢初為邛都國　史記曰西南夷滇以北君長十數邛都最大　九州要記曰巂之西夷人身青而有文如龍鱗　博物志曰越巂國有牛稍割取肉經日必復生如故　又玄中記曰割而復生名曰反牛　十道記曰越巂有瀘水四時多瘴氣三四月間發人衝之立死非時中人多悶絕唯五月上伏即無害故諸葛亮征越巂上疏曰五月渡瀘深不入毛　又地記曰今昆明道渡所見有武侯道在　又十道記曰水波而嶢石土人以牛皮為船方渉津涘　九州要記曰臺登縣有奴諾川鷄䲺山黑水之間若水出其下即黃帝子昌意降居若水是此　漢志曰旄牛屬蜀郡鮮水出徼外南入若水若水亦出徼外南至大作旄牛即今臺登縣　楊巨源百家詩別巂州一种慟哭雲日為之變色　越巂城南無雞地傷心從此使為蠻荒替一慟悲風起雲晴青天日下山

䭂

息委切楊雄方言餅謂之䭂以豆屑雜餳也青髓陸法言廣韻䭂餅方言云餅也丁度集韻䭂豆屑和飴也或作䭂隨司馬光類篇選委切又尹捶

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䜲䜲二，俗。䜲或作䜲，正。韓道昭五音集韻䜲。音䜲。楊桓六書統心毋䜲从食隋聲。䜲隸。䜲省。䜲或从麥。䜲隸

篆䜲䜲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䜲䜲 並六書統 隸書 䜲䜲 並六書統

隨

息委切。顏野王玉篇息觜切。草名也。字漆傳義。音里切。韓道昭五音集韻隨草也。

䯝

息委切。陸法言廣韻將勝，或作䯝。孫愐唐韻隨婢切。丁度集韻䯝䯝或不省，或从豕，作䯝。司馬光類篇選委切。又尹捶切。髓也。又直婢切。楊桓六書統心毋䯝从豕隋聲。䯝。䯝或从隆省。䯝隸。

篆書 䯝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䯝 䯝 䯝

並六書 隸書 䯝 六書統

崔

息委切。丁度集韻息罪切。動貌。逸貌。楊桓六書統心毋崔余見清毋及灰韻。篆書 崔 六書統

圎 闍 嶲

息委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並須觜切。

叉 瞺

息委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息累切。叉並頭。息委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青累切。

峾

洪武正韻部癸切。山一成。書作伾。又灰韻。內丁度集韻峾山名。或从人作伾，或作伾、岯。歐陽德隆押韻釋疑部鄙切。楊桓六書統並母峾。䆞埧並說見灰韻。䆞同上。假借。熊忠韻會舉要官濁音。注見攀悲切。篆書 峾 䆞 埧 伾 並六書統

草書 峾 鮮于樞見 草書集韻

伾

洪武正韻部癸切。書至于大伾。又灰韻。韓道昭五音集韻伾山名。或作峾。楊桓六書統並毋峾余見滂毋伾同上。通諧聲音文字通見灰韻。此方音作峾。篆書 峾 伾 並六書統 非

秠

洪武正韻部癸切。黑黍一稃二米。又秠作秠。又灰尤二韻。

觜

洪武正韻即委切。鳥喙。又支韻。許慎說文觜觿也。从此束聲。一曰藏也。遵誄切。顏野王玉篇觜子累切。觜口。鳥喙也。又作咮同觜。陸法言廣韻觜喙也。觜上同。丁度集韻觜祖委切。鴟舊頭上角觜。一曰觜觿星名。或作咮、嘴、嗺、觜。一曰石鍼謂之觜。張有復古編觜从此束。遵誄切。別作觜。音遵為切。又將支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觜俗。觜通。觜正。又嘴俗。觜角二音。嶲俗。觜喜二音。觜嘴嗺嘴嗺六俗。韓道昭五音類聚觿觿音觜子。楊桓六書統精毋觜余見支韻。觜余見支韻。嘴从口束聲。咮隸。嘴或从紫聲。嘴隸。嘴俗。熊忠韻會舉要商清音。周伯琦六書正譌觜鳥喙。从束，象形。此聲。趙謙聲音文字通觜晶鬼切。鳥喙如束者。俗借知用。觜作嘴嘴味非。借山曲如喙者，作雖非。韻會定正守切。精輕精精羨觜。

篆書 咮 嘴 嘴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觜 觜 並徐鉉篆韻 咮 嘴

並六書統 隸書 咮 嗺 並六書統 草書 觜 並黃庭堅 觜 鮮于樞並見 草書集韻

總敍

書林事類觜觿三星。為三軍之候。行軍之藏府。葆旅。收斂萬物。明則軍儲盈。將得勢也。觜觿為虎首。主葆旅事。注葆守也。旅軍

衆也。古佐參伐斬艾除凶也。漢天文於辰在申。自畢十二度至東井為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屬益州。晉志實沈之次。觜觿參伐。實沈之次。唐天文西南方曰未。天其星觜觿注参陽也。淮南仲秋之月日在角。且觜觿中。月令 長列。早旱晚水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中。以七月與觜觿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史天官書魏地觜觿參之分野。漢地理志上應天闕也。天之志。觜參實沈也。畫漢西河之地上應天闕也。出唐書。

料角觜

揚州府志。係淮東藥底處。南控大江。東北大海。自來防托之地。沙脉洄漲不常。潮小則委蛇曲折。水路可見。大則一槩淺淺。非熟於往來舟師。未易輕擧。料角觜直東。鹹淡二水不雜。今本州分兵戍守。係在海門縣。

新華觜

水利文集據續圖經云。有新華觜分注觜嚴家觜。蓋觜即匯之異名也。鑿而通之。可見水旱二者之患。

金剛觜

淮安府志。在安東縣去縣西南三里。天出淮岸。以禦淮水。

鏵觜

宋范石湖大全集。在興安縣五里。所秦史祿所作也。迎海陽水。壘石為壇。前銳如鏵。衝擊之勢。令北跌。衍水分南北。下為湘灕二江。功用奇偉。于史代李德遠習隋之。導江自海陽。至縣迤灕迤。狂瀾既奔傾。中流遇鏵觜。分為兩道。闢南灕北湘水生

今舟檝利楚粵徑萬里人謀欲天造史祿所鑿始無謂秦無人虎鼠用否耳紫藤纏老蒼白石溜青洮是開可作社牲酒百世祀脩廢者誰擬配以臨川李江湖集背陽劉氏史祿渠至此分水　世傳靈渠自秦始南引灕江會湘水楚山憂牆石長鞭鑿崖通塹三百里萬師安知有史祿割牲況幣祀瀆兒戲舟間淺儼若人妄是天下奇男子只令渠廢無人脩嗟乎秦史未易訾

呂口背　登州府志黃縣呂口背在縣西北二十五里。

堅守三背　宋史李彥仙傳金人再犯汴永興帥范致虛合西兵入援彥仙遮說曰散涵道隘難以衆進不若分兵而前留其半於陝可為後圖致虛怒其沮衆罷遣之師至千秋府果敗官吏皆遁時彥仙為石壕尉堅守三背民爭依之下令曰尉異縣人非如汝室墓於是令尉為汝守若不忠力金人將尸汝於市衆皆聳金人攻三背彥仙戰佯北金人追之伏發掩殺千計分兵四出下五十餘壁。

十五背　無錫縣志閭江上有背凡十五曰閭江背錢家背陳家背蔣家背蒼家背盤塢背韋山背琥亭背大驢背秦墓背韓家背後峴背邵墓背許峴背蒼橫背皆近江之島

南湖背　江州志州境大川過江磯南湖背豫章諸水入之並漢合為三江其總名則彭蠡澤也。

鳳凰背　長安志杜正倫執政建言鑿杜固既鑿川流如血閱十日止今所鑿崖塹尚存俗呼為鳳凰背。

老鸛背　宋史瀛國公紀元兵攻真州知州苗再成宋子趙孟錦率兵大戰于老鸛背。

鰐魚背　祥祐濡須志在無為縣天河中有沙背名曰鰐魚每歲四月江水入巢湖至十月湖水出大江皆沿鰐背過城下留連顧望久之乃去注焉方輿勝覽鰐魚背在岳州華容縣風土記皆傳有異人識曰江西沙洲過岳陽樓即出狀元岳州志鰐魚背在岳州岳陽樓前沙洲也水涸則洲露水泛則一槩成湖俗云鰐魚背道狀元主蓋以洲過岳陽門則岳州必出進士也。

駱駝背　長沙府誌在長沙府長沙縣城北江口去縣一十里諺云駱駝圓出狀元。輿地紀勝在瀏口諺云駱駝背圓出狀元。

象鼻背　江陵縣志在縣治東南沙市遠臨大江奔流所湊前人壘石為堤以備衝決之患。

貫鐵背　續世說漢貫緯文筆未能過人而議論剛強僻類不平之目之為貫鐵背受詔脩高祖實錄詮桑維翰身沒之日有白金八千鋌又以所撰日曆示監脩王溥皆妹婿孳實真圖蘇禹珪之短歷詆朝士之先達者咳悬之謂周

列曰貫給事家有子亦要門閥無玷今滿朝並遺非毀教士子何以進身乃於太祖前言之出為平盧行軍司馬明叟實賓錄五代貫緯累仕史職長於記誅才筆未能過人而議論本強頗極荊湘逝事九國志云馬氏將湖南有諺言曰馬去也不用鞭鼓牙過今年及達鑄仔馬氏歸江南鑄居長沙為劉言所逐是歲言亦為潘不平之目為貫鐵背五代薛史貫緯傳。緯脩唐史在籍中月餘丁內艱歸真定服闋復起居郎脩撰知敘尋以本官知制誥緯長於記注應用文筆未能過人而議論剛強僻類不平之因目之為貫鐵背

貫鐵背　馬明叟實賓錄五代前蜀邛州土豪貫師怒狀貌寢陋好大言敢上陵下閭里惡而憚之呼為鐵背後從王建建命以官十國紀年類說敘老能蜀時事云天兵伐蜀蜀主大懼令庭臣募所以拒天兵者貫鐵背越班而對衆謂鐵背不獨有口才兼有膽勇帝聽之乃云是臣則斷定不敢於是衆笑而退

英鐵背　大和志進英禪師臨濟九代孫也出家能安縣悟法於廬山歸宗真靜禪師佛印名之曰英鐵背

目為猪背　朱子語類宣政閒鄆州有數子弟好議論士大夫長短常聚州前郎唐中每士大夫過但以背舒觜便是短長他時人目為猪背以其狀似背腫土數子弟因戲以其狎自標為甚猪背大夫猪背郎之屬少間為人告以私置官屬有謀反之意興大獄鍛煉舊見一弟子載今記不得近者長編有一段徽宗一日閱執政東州逆黨何不為處分了靜無事之首尾若是大反逆事合有首尾今看來只是此事想李也不曾見此事只大畧聞得一項語言德明。

背尖　王明清揮麈餘話唐大和堅老來京師省試罷坐微累下大理時李傳正瑞初為少卿初入之時堅老哀鳴曰某遠方舉人不幸抵此祈公憐之瑞初怒操俚談詬曰子背尖如此誠惡人也因困辱之已而勝出奏名所犯既輕在法應釋得以無事自此各不相聞後十餘年瑞初為淮南路轉運副使既及於堅老自郎官出為代瑞初圖忘之而堅老心未能平也相見各敘昧生平而已既再見瑞初頗省其面目猶不記前事因曰郎中若有素者豈嘗邂逅朝路中邪風采堂堂非曩日比也堅老答曰風采堂堂固非某所自見但不知比往時背不尖否瑞初愧作而發瑞初有子即梓伯處全也梓伯迺外祖之遺体不但曾氏之指跡可驗而高明豪放醋肖之梓伯亦不自隱諱待二家均一世亦多知之傳正即鄣公淑孫也

紅銅背　宋景文公集紅銅背出永康山谷中舉體若赭惟羽間差黑人亦畜之然

不能久也。故贊云：絳質剛喙，彝黑于羚，因綱執羈，亦馴厥心。

蠟觜 鎮江志：以喙黃得名，又名銅觜。鄰物與之，能仰口承取。

鳳觜 觜舊續聞：南恩州北甘山鳳凰巢其上，每大風，其雛墜地，人或取其觜，謂之鳳凰杯。唐杜工部詩：麟角鳳觜世莫識，煎膠續弦奇自見。十州記：仙家煮鳳喙麟角作膠，名續弦膠，能連屬弓弩斷弦。

紺趾丹觜 續後漢書禰衡傳：衡作鸚鵡賦云：飛不妄集，翔必擇林。紺趾丹觜，綠衣翠衿。又見衿字韻。

裂膝破觜 文選射雉賦：於是算分銖，商遠邇，揆懸刀，騁絕伎，如轅如軒，不高不埤，當味值胃，裂膝破觜。

剖鷇戒觜 唐張說之集龍興寺碑：觀夫廣大無極者虛空也，回輪倚之而住；精微無體者佛性也，萬法因之以生。聖人有以見三界之壞，皆有爲鷇，故剖之以戒觜；聖人有以見六趣輪迴，是無明網，故決之以定力。

黃鵠觜 宋蘇東坡詩：吳對黃鵠矜爪觜。韓詩：書連綱。兒熙有似鵝觜乎，由巳乃老蒼，一汝矜爪觜。

鴨寒下觜 老學庵筆記：鵝寒上距，鴨寒下觜。

黃鵠觜 宋蘇子由詩：呀呀黃鵠觜，萱草也。詳豈。

摘鷹觜 猗覺寮雜記：唐造茶與今不同，今採茶者得茶芽即蒸熟焙乾，唐則旋摘旋炒。劉夢得試茶歌：自傍芳叢摘鷹觜，斯須炒成滿室香。

搏則利觜 百川學海師曠禽經：烏善搏鬬者利觜。

雈

即委切。顧野王玉篇：子罪切，山林崇積貌。丁度集韻：山貌，或省作佳。司馬光類篇：祖誄切，又毋水切，又取猥切，又祖猥切。字滌傳義：崔（同上）。

篆 **雈**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書 **𡸣**

嵬

即委切。顧野王玉篇：嵬。名字滌傳義又音觜。

嶉

即委切。顧野王玉篇：子誄切，崔嶉也。丁度集韻：山曲也，又子尾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即水反，又即佳切，高貌也。韓道昭五音集韻：山狀。五音類聚：又子罪切。楊桓六書統精毋嶉，原繁嶉坤。熊忠韻會舉要：商清貴。又前揚雄賦：嶉嶵而成觀。孟注：才禾崇積貌。韻會定正字切：精軌。精精資嶵。

篆書 **嶉** 六書統　隸書 **嗺** 六書統

濢

即委切。陸法言廣韻：濢，漬。孫愐唐韻：遵誄切。宋重修廣韻：汁漬也。丁度集韻：祖誄切。說文：小溼也。司馬光類篇：又七醉切，下溼；一曰物之小需溼。楊桓六書統精毋濢，从水翠聲。濢隸趙謙聲音文字通：从翠聲。

篆書 **濢** 徐鉉篆韻　隸書 **濢** 六書統

洅

即委切。孫愐唐韻：說文：雷震洅洅。本作代切。丁度集韻：雷震謂之洅。司馬光類篇：祖委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子罪切，雷聲震。楊桓六書統精毋洅，原聲洅。

篆書 **洅** 六書統　隸書 **洅** 六書統

臎

即委切。丁度集韻：膞雅髁骨也，一曰肥實謂之臎。司馬光類篇：祖誄切，又七醉切，肥也。楊桓六書統精毋臎，臎統聲。臎字滌傳義又音觜。

篆書 **臎** 六書統　隸書 **臎** 六書統

嚽

即委切。丁度集韻：鳥喙，一曰鳥聲，又子尾切。司馬光類篇：祖誄切。楊桓六書統精毋嚽，从口翠聲。說見支韻嚽字。

篆書 **嚽** 六書統　隸書 **嚽** 六書統

璻

即委切。丁度集韻：玉色。司馬光類篇：祖誄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遵誄切。楊桓六書統精毋璻，从玉翠聲。璻字。

篆書 **璻** 六書統　隸書 **璻** 六書統

朘

朘 即委切。丁度集韻：赤子陰也，或从肉作朘。楊桓六書統精毋朘朘，說見支韻、歌三韻。

篆書 **朘** **朘** 並六書統

槯

即委切。丁度集韻：祖猥切，本縕積。楊桓六書統精毋槯，原聲槯。

篆書 **槯** 六書統　隸書 **槯** 六書統

葰

即委切。丁度集韻：詐也，挫也。司馬光類篇：祖猥切，又祖對切，詐拜也，又祖卧切。楊桓六書統精毋葰，本作側駕、助駕二切，協韻葰字。滌傳義子罪切，又音雖，又音詐。

篆書 **葰** 六書統　隸書 **葰** 六書統

嗺

即委切。丁度集韻：口醜也。楊桓六書統精毋嗺，子尾切，又祖猥切，从口崔聲。嗺字滌傳義子罪切，口嗺頦頦也，又灰韻藏回切。

篆書 **嗺** 六書統　隸書 **嗺** 六書統

肶
即委切。丁度集韻：面瘡。揚桓六書統：精藴。余見真韻。　篆書 肶 六書統

捘
即委切。丁度集韻：推也。揚桓六書統：精藴。余見灰韻，又真韻。　篆書 捘 六書統

厜
即委切。丁度集韻。　司馬光類篇：祖猥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子罪切。揚桓六書統：精藴。厜原聲厜𡾋。
篆書 厜 六書統　隸書 厜 六書統

嶵
即委切。司馬光類篇：祖委切。山貌。鄭樵六書略：嶵韓詩。揚桓六書統：精藴。嶵从山罪聲。嶵隸。又𡾋嶵，嶵山貌。原聲嶵。
篆書 嶵 𡾋 並六書統　隸書 山罪 嶵 並六書統

㭨
即委切。釋竹均龍龕手鑑：作㭨。韓道昭五音類聚：㭨㭨二字。鳥喙也。字漆傳義作㭨。于委切。又音唯。相欲伏也。

𠃧
即委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側委切。

𡴧
即委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子累切。𦫊𡴧也。

○**趡**
洪武正韻：千水切。走也。又地名。春秋會于趡。許慎說文：趡，動也。从走隹聲。春秋傳曰：盟于趡。顧野王玉篇：且水切。陸法言廣韻：又音地名。徐鍇通釋：取誄反。丁度集韻：取水切。司馬光類篇：又愈水切，又在呂切。鄲進也。戴侗六書故：春秋公會邾儀父盟于趡。揚雄賦曰：神騰鬼趡。傳亦曰舟也。類篇：曰走貌。按類篇之說近是。楊桓六書統：清母。趡此水切。說聲。趡隸。熊忠韻會：朱晏商次清音。字漆傳義又雖氏切。趡諫聲音文字通：趡青鬼切。走動也。隹聲作雖非。方音見諭。青韻會定正字切：清執清清千趡。
篆書 趡 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趡
徐鉉 隸書 趡 六書統　草書 𧺆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盟于趡 春秋桓公十七年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神騰鬼趡 楊雄河東賦：天子命夫聯戟、奉民齊法服，整靈輿。乘雷觀，驂雷轔。鳴洪鐘，建五旗，羲和司日，顏倫奉輿，風發飈拂，神騰鬼趡。

雖
千水切。陸法言廣韻：細計，韓道昭五音類聚：細鷄也。揚桓六書統：清母。雖此水切。从隹守聲。雖隸。
篆書 雖 六書統　隸書 雖 六書統

猝
千水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此嘴切。獸也。揚桓六書統：清母。猝从豸卒聲。
篆書 猝 六書統

髮
千水切。字漆傳義：初委切。髮好也。

○**跬**
洪武正韻：犬蘂切。半步一舉足也。亦作頃。許慎說文：跬半步也。从走圭聲。讀若跬同。五弭切。揚雄方言：半步為跬。顧野王玉篇：跬見挂下。丘弭切。舉一足行也。頭跬同。上與跬字同。郭忠恕佩觿集：佳佳。上古崇翻，美也。下丘弭翻。佳步。徐鍇通釋：傾背反。丁度集韻：跬，司馬法：凡人一舉足曰跬。跬三尺也。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也。或作跬頃頻蹞𨀘。司馬光類篇：為跬。又郡委切。敝跬用力貌。李軌說：又空媧切。又光結切。疲也。一曰分外用力貌。戴侗六書故：跬。缺跬切。又作蹞𨀘，跬。釋竹均龍龕手鑑：𨀘或作跬。去。又窺癸反。揚桓六書統：谿母。跬說聲。跬隸。跬或从企。跬隸。頃國者而借頃隸。𨀘用上。今見谿母。假借𨀘或从頃聲。頃隸。𨀘或从餘聲。𨀘隸。熊忠韻會：朱晏商次清音。本作趌。今文作跬。又作窺，前伍被傳：未有窺左足而先應者。師古曰：窺，音跬，半步也。趙謙聲音文字通：跬或轉頃。記：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作跬頭𨀘非。荀子：不積頭步，無以至千里。俗字借山險貌，作碙非。字切窺跬。
徐鉉 篆韻 跬　篆書 跬 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跬
𨀘 𧿒 蹞 𨀘 並六書統　隸書 跬 跬 頃 蹞 𨀘 並六書統
草書 𧺆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顛跬 宋祁筆錄：達父忘轡馬，顛于跬，許馬字。

項
洪武正韻：犬蘂切。禮記：頃步而弗敢忘孝也。又廣韻二韻。
隸書 項 六書統

蹞
洪武正韻：犬蘂切。荀子：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
隸書 蹞 六書統

頍

洪武正韻犬蘂切。并甋。又犬頍頎。詩頍弁。說文舉頭也。从頁支聲。丘弭切。徐鍇通釋傾基反。司馬光類篇又五委切。又居倭切。又窺絹切。一曰弁小而銳。戴侗六書故。詩云有頍者弁。按禮。緇布冠缺項。康成讀缺為頍。冠無笄者。用頍以組圍頭以繫冠。缺其當項處以伏繫束也。弁有笄不用頍。故毛氏直緣詩辭以為弁貌。釋行均龍龕手鑑頍。俗頍。今。楊桓六書統。豁毋頍。从頁支聲。頍。錄熊忠韻會舉要周次清音韻。趙謙聲音文字通俗混頍。或轉缺頍。韻會定正。溪巳切。首弁舉頍。字切溪巳。溪輕牽頍。

書　頍　說文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頍　篆韻　徐鍇

隸書　頍　六書統　草書　頍　漢　張錦　頍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頮

洪武正韻犬蘂切。莊子其頮頮。注。大朴之貌。陸法言廣韻小頭。又巨追切。丁度集韻又姐綃切。羸。廣中央廣而兩嵩銳者。釋行均龍龕手鑑頮。頮。達二音。韓道昭五音類聚頮。又音執。楊桓六書統。溪毋頮。余見熊忠韻會舉要周次清音面頮也。字濮傳義丘軌切。又音覡。厚也。韻會定正。字切溪巳。溪輕牽頮。

篆書　頮　六書統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七十七　（二十九）

跬

犬蘂切。韻野王玉篇去弭切。步足開貌。陸法言廣韻。跬。瑀開足之貌。丁度集韻跬。或省作奎。薛綜記。釋行均龍龕手鑑丘弭反。楊桓六書統。豁毋跬。从足奎聲。奎同上。兹余見灰韻。

篆　奎　集韻見杜从古　字濮傳義丘癸切。通作跬。

書　奎　集篆古文韻海　逵　奎　並六書統

烓

犬蘂切。顧野王玉篇去弭切。火貌。楊桓六書統。豁毋烓。从火奎聲。烓。隸。字濮傳義丘癸切。又音跬。

篆書　烓　六書統　隸書　烓　六書統

缺

犬蘂切。丁度集韻卷幘也。結項中隅為四綴。所以固冠者。儀禮緇布冠缺項。通作頍。楊桓六書統。豁毋缺。善宄切。假借。統。聲。缺。隸。

篆書　缺　六書統　隸書　缺　六書統

烓

犬蘂切。丁度集韻行竈。楊桓六書統。豁毋烓。說見齊韻。

篆書　烓　六書統

抧

犬蘂切。丁度集韻闕也。又灰豎切。擊也。楊桓六書統。豁毋抧。从手只聲。字濮傳義丘軌切。又音咨。

篆書　抧　六書統

圭

犬蘂切。釋行均龍龕手鑑犬跬切。

蹞

犬蘂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去癸切。東周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七十七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七十七　（三十）

永樂大典 卷一一一二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王希烈
寫書官主簿臣吴自成
圈點監生臣孫世良
　　　　臣[illegible]河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七　八賄

水 水經一

水經 桑欽撰。 酈道元註。 序曰。易稱天以一生水。故氣微於北方而為物之先也。玄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不至。萬物無不潤。及其氣流屆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寓者神莫與並矣。是以達者不能測其淵沖而盡其鴻深也。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志其所錄。簡而不周。尚書本紀與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裁不宣意。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旁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其宣導者矣。今尋圖訪賾者。極聆川域之說。涉土遊方者。寡能達其津照。縱髣髴前聞。不能不猶深屏營也。余少無尋山之趣。長違問津之性。識絕深經。道淪要博。進無訪一知二之機。退無觀隅三反之慧。獨學無聞。古人傷其孤陋。捐喪辭書。達士嗟其面牆。默室求深。閉舟問遠。故亦難矣。然毫管窺天。歷筩時昭。飲河酌海。從性斯畢。竊以多暇。空傾歲月。輒述水經。布廣前文。大傳曰。大川相閒。小川相屬。東歸於海。脈其枝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躔。訪瀆搜渠。緝而綴之。經有謬誤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載。非經水常源者。不在記注之限。但綿古芒昧。華戎代襲。郭邑空傾。川流戕改。殊名異目。世乃不同。川渠隱顯。書圖自負。或亂流而攝詭號。或直絕而生通稱。枉渚交奇。洄湍決澓。躔絡枝煩。條貫系夥。十二經通。尚或難言。輕流細漾。固難辯究。正可自獻逕見之心。備陳輿徒之說。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所以撰證三經。附其枝要者。庶備忘誤之私。求其尋省之易。

河水崑崙墟在西北。三成為崑崙丘。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是謂太帝之居。

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禹本紀與此同。高誘稱河出崑山。伏流地中萬三千里。禹導之。出積石山。按山海經。自崑崙至積石。一千七百四十里。自積石出隴西郡至洛準地志。可五千餘里。又按穆天子傳。天子自崑山入于宗周。萬里。西土之數。自宗周瀍水以西北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河首四千里。合七千四百里。外國圖又云。從大晉國正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諸仙居之。數說不同。道阻且長。經記綿邈。水陸路殊。徑復不同。淺見末聞。非所詳究。不能不聊述聞見以誌差違也。

其高萬一千里。山海經稱方八百里。高萬仞。郭景純以為自上二千五百餘里。淮南子稱高萬一千一百里一十四

步二尺六寸。**河水**春秋說題辭曰河之爲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釋名曰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考異郵曰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所以流化命苞曰五行始焉萬物之所由生元氣之腠液也管子曰水者地之血氣筋脉之通流者故曰水其具財也而水最爲大水有大小有遠近水出山而流入海者命曰經水引佗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出於地溝流於大水及於海者又命曰川水也莊子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經流之大孝經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新論曰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徐幹齊都賦曰川瀆則洪河洋洋發源崑崙九流分逝北朝滄淵驚波沛厲浮沫揚奔風俗通曰江淮河濟爲四瀆瀆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白虎通曰其德著大故稱瀆釋名四瀆獨也出其所而入海。**出其東北陬**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爾雅曰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物理論曰河色黃者衆川之流蓋濁之也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矣漢大司馬張仲議曰河水濁清澄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河決以其噎不泄也禁民勿復引河是黃河兼濁河之名矣述征記曰盟津河津恒濁方江爲狹比淮濟爲闊寒則冰厚數丈冰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冰下無水乃過人見狐行方渡余按風俗通云里語稱狐欲渡河無如尾何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亦未必一如緣生之言也。**屈從其東南流入渤海**山海經曰南即從極之淵也一曰中極之淵深三百仞惟馮夷都焉括地圖曰馮夷恒乘雲車駕二龍河水又出於陽紆陵門之山而注於馮逸之山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夷之所居地也是惟河宗氏天子乃沈珪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子之寶器玉果璿珠燭銀金膏等物皆河圖所載河伯以禮穆王視圖方乃導以西邁矣粵在伏羲受龍馬圖於河八卦是也故命歷序曰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後堯壇於河受龍圖作握河記逮虞舜夏商咸亦受焉李尤盟津銘洋洋河水朝宗於海徑自中州龍圖所在淮南子曰昔禹治洪水具禱陽紆蓋於此也高誘以爲陽紆秦藪非也釋氏西域志曰阿耨達太山其上有大淵水宮殿樓觀甚大焉山即崑崙山也穆天子傳曰天子升崑崙封隆之葬封隆雷公也雷電龍即阿耨達宮也其山出六大水山西有大水名新頭河郭義恭廣志曰甘水也在西域之東名曰新陶水山在天竺國西水甘故曰甘水有石鹽白如水精大段則破而用之康泰曰安息月支天竺至伽那調御皆仰此鹽釋法顯曰度葱嶺已入北天竺境於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唯石壁立千仞臨之

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梯已躡懸絙過河河兩岸相去減八十步九譯所絕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也余診諸史傳即所謂罽賓之境有盤石之隥道狹尺餘行者騎步相持絙橋相引二十許里方到懸度阻險危害不可勝言郭義恭曰烏秅之西有懸度之國山溪不通引繩而度故國得其名也其人山居佃於石壁間累石爲室民接手而飲所謂猿飲也有白羊小步馬有驢無牛是其懸度乎釋法顯又言度河便到烏長國烏長國即是北天竺佛所到國也佛遺跡於此其跡長短在人心念至今猶存及曬衣石尚在新頭河又西南流屈而東南流逕中天竺國兩岸平地有國名毗荼佛法興盛又逕蒲那般河邊左右有二十僧伽藍此水逕流遶歷頭羅國而下合新頭河自河已西天竺諸國自是以南皆爲中國人民殷富中國者服食與中國同故名之爲中國也泥洹已來聖衆所行威儀法則相承不絕自新頭河至南天竺國迄於南海四萬里也釋氏西域記曰新頭河經罽賓犍越摩阿刺諸國而入南海是也阿耨達山西南有水名遙奴山西南小東有水名薩罕小東有水名恒伽此三水同出一山俱入恒水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乃極西北出崑崙山中有五大源諸水分流皆由此五大源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枝扈黎即恒水也故釋氏西域志有恒曲之目恒北有四國最西頭恒曲中者是也有拘夷那竭國法顯傳曰恒水東南流逕拘夷那竭國南城北雙樹間有希連禪河邊世尊於此北首般泥洹分舍利處支僧載外國事曰佛泥洹後天人以新白緤裹佛以香花供養滿七日盛以金棺送出王宮度一小水水名醯蘭那去王宮可三里許在宮北以栴檀木爲薪天人各以火燒薪薪了不燃大迦葉從流沙還不勝悲號感動天地從是之後他薪不燒而自燃也王斂舍利用金作斗量得八斛四斗諸國王天龍神王各得少許齎還本國以造佛寺阿育王起浮圖於佛泥洹處雙樹及塔今無復有也此樹名娑羅樹其樹華名娑羅佉也此華色白如霜雪香無比也竺芝扶南記曰林楊國去金陳國步道二千里車馬行無水道舉國事佛有一道人命過燒葬燒之數千束樵故坐火中乃更著石室中從來六十餘年尸如故不朽竺枝目見之夫金剛常住是明永存舍利刹見乎天不朽所謂智空罔窮大覺難測者矣其水亂流注於恒水又東逕毗舍利城北釋氏西域志曰毗舍利維耶離國也支僧載外國事曰維耶離國去王舍城五十由旬城周圓三由旬維詰家在大城裏宮之南去宮七里許屋宇壞盡惟見處所爾釋法顯云城北有大林重閣佛在於此本奄

婆羅女家。姚佛起塔也。城之西北三里。塔名放弓仗。恒水下流。有一國王。國王小夫人生肉胎。大夫人妬之。言汝之生不祥之徵。即盛以木函擲恒水中。下流。有國王遊觀。見水上木函開看。見千小兒端正殊好。王取養之。遂長大甚勇健。所往征伐。無不摧服。次欲伐父王本國。王大憂愁。小夫人問何故憂愁。王曰。彼國王有千子勇健無比。欲來伐吾國。是以愁爾。小夫人言勿愁。但於城西作高樓。賊來時上我置樓上。則我能卻之。王如是言。賊到。小夫人於樓上語賊云。汝是我子。何故反作逆事。賊曰。汝是何人。云是我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盡張口仰向。小夫人即兩手捋乳。乳作五百道。俱墮千子口中。賊知是母。即放弓仗。父母作是思惟。皆得辟支佛。今一一塔猶在。後世尊成道。告諸弟子是吾昔時放弓仗處。後人得知於此處立塔。故以名焉。言小千兒者。即賢劫千佛也。釋氏西域志曰。恒曲中次東有中迦扇奈揭城也。佛下三寶階國也。法顯傳曰。恒水東南流逕僧迦施國南。佛自忉利天東下三道寶階為母說法處。寶階既沒。阿育王於寶階處作塔。後作石柱。柱上作師子像。外道少信。師子為吼。怖效心誠。恒水又東逕罽賓饒夷城。城南。南接恒水。城之西北六七里。恒水北岸佛為諸子說法處。恒水又東南逕祇國北。出沙祇城南門道東。佛嚼楊枝刺土中生長七

尺。不增不減。今猶尚在。恒水又東南逕迦維羅衛城北。故白淨王宮也。城東五十里。有王園。園有池水。夫人入池洗浴。出北岸二十步。東向舉手扳樹生太子。太子墮地行七步。二龍吐水浴太子。遂成井池。衆僧所汲養也。太子與難陀等撲象角力射箭入地。今有泉水。行旅所資飲也。釋氏西域志曰三里。恒水上父王迎佛處作浮圖。作父抱佛像。外國事曰。迦維羅越國。今無復王也。城池荒穢。惟有空處。有優婆塞姓釋。可二十餘家。是昔淨王之苗裔。故為四姓。住在故城中為優婆塞。故尚精進。猶有古風。彼日浮圖壞盡。條王猶表修治一浮圖。私訶條王送物助成。今有十二道人住中。太子始生時。妙后所扳樹。樹名須訶。阿育王以青石作后像。扳生太子像。昔樹無復有。後諸沙門取昔樹栽種之。展轉相承到今。樹枝如昔尚蔭石像。又太子見行七步足跡。今日文理見存。阿育王以青石挾足跡兩邊。復以一長青石覆上。國人今日恒以香花供養。尚見足七形。文理分明。今雖有石覆無異。或人復以數重吉貝重覆。帖著石上。逾更明也。太子生時。以龍王夾太子。左右吐水浴太子。一龍吐水煖。一龍吐水冷。遂成二池。今尚一冷一煖矣。太子未出家前十日。出往王田閻浮樹下坐。樹神以七寶奉太子。太子不受。於是思惟欲出家也。王田去宮一據。據左一據據右。昔言十里也。太子以三

月十五日夜出家。四天王來迎。各捧馬足。爾時諸神天人側塞空中散天香華。此時以至河南摩強水。即於此水邊作沙門。河南摩強水。在迦維羅越北相去十由旬。此水在羅閱祇瓶沙國。相去三十由旬。菩薩於是暫過瓶沙。王出見菩薩。菩薩於瓶沙隨樓那果園中住一宿。日暮便去。半達鉢愁宿半達者言白也。鉢愁者言山也。白山北去瓶沙國十里。明旦便去。暮暝曇蘭山。去白山六由旬。於是遂詣貝多樹。貝多閱祇北去曇蘭山二十里。太子年二十九出家。三十五得道。此言與經異。故記所不同。竺法維曰。迦衛國。佛所生天竺國也。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康泰扶南傳曰。昔范旃時。有嘾楊國人家翔梨。嘗從其本國到天竺。展轉流賈至扶南。為旃說天竺土俗。道法流通。金寶委積。山川饒沃。恣所欲。左右大國世尊重之。旃問之。今去何時可到。幾年可迴。梨言天竺去此可三萬餘里。往還可三年踰。及行四年方返。以為天地之中也。恒水又東逕藍莫塔。塔邊有池。池中龍守護之。阿育王欲破塔作八萬四千塔。悟龍王所供。知非世有。遂空荒無人。群象以鼻取水灑地。若蒼梧會稽象耕鳥耘矣。恒水又東西五河口。蓋五水所會。非所詳矣。阿難從摩竭國向毗舍離。欲般泥洹。天告阿闍世王。王追至河上。毗舍利諸梨車聞阿難來。亦復來迎。俱到河上。阿難思

惟前則阿闍世王致恨。卻則梨車復怨。即於中河入火光三昧。燒身而般泥洹。身二分。分各在一岸。二王各持半舍利還。起二塔。渡河南下一由延。到摩竭提國巴連弗邑。即是阿育王所治之城。城中宮殿皆起牆闕。彫文刻鏤。累大石作山。山下作石室。長三丈。廣二丈。高丈餘。有大乘婆羅門子名羅汰私婆迷。亦名文殊師利。住在城裏。其爽悟多智。事無不達。以自居國。王宗敬師事之。賴此一人弘宣佛法。外不能陵。凡諸中國。惟此城為大。民人富盛。競行仁義。阿育王壞七塔作八萬四千塔。最初所作大塔在城南二里餘。此塔前有佛跡。起精舍北戶向塔。南有石柱。大四五圍。高三丈餘。上有銘題云。阿育王以閻浮提布施四方僧。還以錢贖塔。北三百步。阿育王於此作泥犁城。泥犁城中有石柱。亦高三丈餘。上有師子柱。有銘記。作泥犁城因緣及年數日月。恒水又東南逕小孤石山。頭有石室。石室南向。佛昔坐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以指畫石。跡故在。恒水又西逕王舍新城。是阿闍世王造。出城南四里入谷。至五山裏。五山周圍狀若城郭。即是蓱沙王舊城也。東西五六里。南北七八里。阿闍世王始欲害佛處。其城空荒又無人。徑入谷。傳山東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山。未至頂三里有石窟南向。佛坐禪處。西北四十步復有一石窟。阿難坐禪處。天魔波旬化作鵰

鷲恐阿難佛以神力隔石摩阿難肩怖心鳥跡及孔悉存故曰鵰鷲窟也其山峯秀端嚴是五山之最高也釋氏西域記云耆闍崛山在阿耨達王舍城東北四里其山有兩峯雙立相去二三里中道鷲鳥常居其嶺土人號曰耆闍崛山山名闍者鷲也又竺法維云胡諸耶閼祇國有靈鷲山胡語云耆闍崛山山是青石石頭似鷲鳥阿育王使人鑿石假安兩翼兩腳鑿治其身今見存遠望似鷲鳥形故曰靈鷲山也數說不同遠邇有異今以法顯親宿其山首楞嚴香花供養聞見之宗也又西逕迦耶城南三十里到佛苦行六年其樹處有林西三里到佛入水洗浴天王按樹枝得扳出池處又北行二里得彌家女奉佛乳糜處從此北行二里佛於一大樹下石上東向坐食糜處樹石悉在廣長六尺高減二尺國中寒暑均調樹木或數千歲乃至萬歲從此東北行二十里到一石窟菩薩入中西向結跏坐心念若我成道當有神驗石壁上即有佛影現長三尺今猶明亮時天地大動諸天在空言此非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去此西南行減半由旬貝多樹下是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諸天導引菩薩起行離樹三十步天授吉祥草菩薩受之復行十五步五百青雀飛來繞菩薩三匝西去菩薩前到貝多樹下敷吉祥草東向而坐時魔遣三玉女從北來試菩薩魔自從南來菩薩以足指按地魔兵卻散三女變為老姥不自服佛於拘律樹下方石上東向坐梵天來請佛處四天王奉鉢處皆立塔外國事曰毗婆梨佛在此一樹下六年長者女以金鉢盛乳糜上佛佛得乳糜住尼連河浴浴竟於遂啖糜竟擲鉢水中逆流百步鉢沒河中迦梨郊龍王接取在宮供養先三佛鉢亦見佛於河傍坐摩訶菩提樹摩訶菩提樹去貝多樹二里於此樹下七日思惟道成魔兵試佛釋氏西域記曰尼連水南注恒水水西有佛樹佛於此苦行日食糜六年西去城五里許樹東河上即佛入水浴處東上岸尼衛立樹下坐修舍女上糜於此於是西度水於六年樹南貝多樹下坐降魔得佛也佛圖調曰佛樹中枯其來時更生枝葉竺法維曰六年樹去佛樹五里書其異也法顯從此東南行還巴連弗邑順恒水西下得一精舍名曠野佛所住處復順恒水西下到迦尸國波羅奈城竺法維曰波羅奈國在迦維羅衛國南千二百里中間有恒水東南流佛轉法輪處在國北二十里樹名春浮維摩所處也法顯曰城之東北十里許即鹿野苑本辟支佛住此常有野鹿栖宿故以名焉法顯從此還居巴邑又順恒水東行其南岸有瞻婆大國釋氏西域記曰恒曲次東有瞻婆國城南有卜佉下蘭池池水恒在北佛不說戒處也恒水又逕波麗國即是佛外祖國也法顯曰恒水

入東到多摩梨帝國即是海口也釋氏西域記曰大秦一名梨靬康泰扶南傳曰從加那調洲西南入大灣可七八百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度江逕西行極大秦也又云發拘利口入大灣中正西北入可一年餘得天竺江口名恒水江口有國號擔袟屬天竺遣黃門字興為擔袟王釋氏西域記曰恒水東流入東海蓋二水所注兩海所納自為東西也釋氏論佛圖調列山海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又曰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山所出五水祖以佛圖調傳也又近推得康泰扶南傳傳崑崙山正與調合如傳自交州至天竺最近泰傳亦知阿耨達山是崑崙山釋云賴得調傳豁然為解乃宣為西域圖以語法汰法汰以常見怪謂漢來諸名人不應何在敦煌南數千里而不知崑崙所在也釋云後書曰穆天子傳穆王於崑崙側瑤池上觴西王母云宗周鍾澗萬有一千一百里何得不如調言子今見泰傳非為前人不知也而今以後乃知崑崙山為無熱丘何云乃胡國外乎余考釋氏之言未為佳證穆天子竹書及山海經皆埋縕歲久編韋稀絕書策落次難以緝綴後人假合多差遠意至欲訪地脉川不與經符驗程准途致自無會釋氏不復根其眾歸之鴻致陳其細趣以辨非非所安也今按山海經內崑崙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山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為檻面有五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曰此自別有小崑崙也又按淮南之書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在其北傍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丈五尺傍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隅北門開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是其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源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其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此四水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玄圃之山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禹乃以息土填鴻水以為名山掘崑崙以為下地高誘曰地或作池山海經曰不周之山不周之北門以納不周之風則以蔡近于闐調之說阿耨達六水葱嶺于闐二水之限與經史諸書全相乖異又按十三洲說崑崙山也在海之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萬里有弱水周匝繞山東南接積石圃西北之室東北臨大闊之井西南近承淵之谷此四角大山實崑崙之支輔也積石圃南頭昔西王母告周穆王去咸陽三十六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有三角面方長萬里形如覆

蓋上有仙臺玉闕，亦元氣之所含，天帝居所治處也。考東方朔之言及經
五萬里之文，難言佛圖調康泰之傳是矣。六合之内，水澤之藏，大非爲巨，
小非爲細，存非爲有，隱非爲無，其所苞者廣矣。於中同名異域，稱謂相亂，
亦不爲寡。至如東海方丈，亦有崑崙之稱，西洲銅柱，又有九府之治。東方
朔十洲記曰：方丈在東海中央，東西南北岸相去正等，方丈面各五千里，
上專是羣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宮，三天司命所治處，羣仙不欲升天者皆往
來。上廣，故曰崑崙山。有三角，其一角正干北辰星之輝，名曰閬風巔；其一角
正西，名曰玄圃臺；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金爲天墉城，面方
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其北戶山、承淵山，又有墉城，金臺玉樓，
相似如一。淵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景燭日暉，朱霞九光，
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靈之所宗。上通旋機，元氣流布，五常玉衡，理順九天
而調陰陽，品物羣生，奇特皆出，在於此。天人濟濟，不可具記。俵華秋來方
朔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員如削，下
有回屋，仙人九府治。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
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一萬九千里。西王母歲登翼上之東王公也。故其
柱銘曰：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員周如削，膚體美焉。其鳥銘曰：有鳥希有，碌

赤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東，登之自通。陰陽相
須，唯會益工。遁甲開山圖曰：五龍見教，天皇被跡，望在無外，柱州崑崙山
上。榮氏注云：五龍治在五方，爲行神，五龍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爲
十二部，法五龍之跡，行無爲之化，天下仙聖治在柱州崑崙山上，無外之
山，在崑崙東南一萬二千里，五龍、天皇皆出此中，爲十二時神也。山海經
曰：崑崙之丘，實惟帝之下都，其神陸吾，是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然六
合之内，其苞遠矣，幽致沖妙，難本以情。萬像遐淵，思絕根尋，自不登兩
龍於雲轍，騁八駿於龜途，等軒轅之訪百靈，方大禹之集會，計偏量之迹，
軌使附軌。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山海經曰：
河水出渤海，又入海，水西北入禹所道積石山，山在隴西郡河關縣西南羌
中。余考羣書，咸言河出崑崙，重源潛發，淪于蒲昌，出于海水，故洛書曰：河
自崑崙出於重野。謂此矣。逕積石而爲中國河，故成公子安大河賦曰：覽
百川之弘壯，莫尚美於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出積石之嵯峨。釋氏西域傳
曰：河自蒲昌潛行地下，南出積石，而經文在此，似如不比。積石宜在蒲昌
海下矣。河水又南入蔥嶺山，河水重源有三，非爲二也。一源西出捐毒之
國，蔥嶺之山，西去休循二百餘里，皆故塞種也。南屬蔥嶺，高千里，西河舊

事曰：蔥嶺在敦煌西八千里，其山高大，上生蔥，故曰蔥嶺也。河源潛發其
嶺，分爲二水，一水西逕休循國南，在蔥嶺西。郭義恭廣志曰：休循國居蔥
嶺，其山多大蔥。又逕難兜國北，北接休循，西南去罽賓國三百四十里。河
水又西逕罽賓國北，月氏之破塞王，南君罽賓，治循鮮城，土地平和，無所
不有，金銀珍寶，異畜奇物，踰於中夏，大國也。山谿有大頭痛、小頭痛之山，
赤土身熱之阪，人畜同然。河水又西逕月氏國南，治監氏城，其俗與安息
同。匈奴冒頓單于破月氏，殺其王，以頭爲飲器，國遂分，遠過大宛，西居大
夏，爲大月氏。其餘小衆不能去者，共保南山羌中，號小月氏，故有大月氏、
小月氏之名也。又西逕安息南，城臨嬀水，地方千里，大國者有商賈車船
行旁國，爲書記也。河水與蜺羅跂禘水同注雷翥海。釋氏西域傳曰：蜺羅
跂禘出阿耨達山之北，逕于闐國，漢書西域傳曰：于闐以西，水皆西流
注於西海。又西逕四大塔北。釋法顯所謂糺尸羅國，漢言截頭也。佛爲菩
薩時，以頭施人，故因名國。國東有投身飼餓虎處，皆起塔。又西逕陀衛國
北。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邑。佛爲菩薩時，亦於此國以眼施人，其處亦起
大塔。又有佛樓沙國，天帝釋變爲牧牛小兒，聚土爲佛塔，法王因而成大
塔，所謂四大塔也。法顯傳曰：國有佛鉢，月氏王大興兵衆，來伐此國，欲持鉢

去，置鉢象上，象不能進，更作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進，王知鉢緣未至，
起塔留鉢供養。鉢容二斗，雜色而黑多，四際分明，厚可二分，甚光澤。貧人
以少華投中便滿，富人以多華供養，正復百千萬斛，終亦不滿。佛圖調曰：佛
鉢，青玉也，受三斗許，彼國寶之，供養時，願終日香花不滿，則如言，願一把
滿，則亦便如言。又按道人竺法維所說，佛鉢在大月支國，起浮圖，高三十
丈，七層，鉢處第二層，金絡絡鎖懸鉢，鉢是青石。或云懸鉢虚空。須菩提置
鉢在金机上，佛一足跡與鉢共在一處，國王臣民悉持花香七寶璧玉供
養。塔跡、佛牙、袈裟、頂相舍利悉在佛樓沙國。釋氏西域記曰：揵陀越王城
西北，有鉢吐羅越城，佛袈裟王城也，東有寺，重復尋川水，西北千里有河
步羅龍淵，佛到上浣衣處，浣石尚存。其水至安息，注雷翥海。又曰：揵陀越
西，西海中有安息國。竺枝扶南記曰：安息國去私訶條國二萬里，國土臨
海上，即漢書天竺安息國也，戶近百萬，最大國也。漢書西域傳又云：犂靬、
條枝臨西海，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自條支乘水西行，
可月餘日，近可十日。日所入也。或河水所通西海矣。故凉土異物志曰：蔥
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禹記所云崑崙者焉。張騫使大宛
而窮河源，謂極於此，而不達於崑崙者也。河水自蔥嶺分源，東逕迦舍

羅國。釋氏西域記曰。有國名伽舍羅。逝北國狹小。而總萬國之要道無不由。城南有水東北流出羅。逝西出山。即葱嶺也。逕其沙谷。出谷分為二水。一水東流。逕無雷國北。治盧城。俗與其西夜子合同。又東逕依耐國。北去無雷五百四十里。俗同子合。河又東逕蒲犂國北。治蒲犂谷。北去疏勒五百五十里。俗與子合同。河水又東逕皮山國北。治皮山之城。西北去莎車三百八十里。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河水。又東與于闐河合。南源導于闐南山。俗謂之仇摩置。自置北流逕于闐國西。治。西城土多玉石。西去皮山三百八十里。東去陽關五千餘里。釋法顯自烏帝西南行路中無人民。沙行艱難。所逕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達于闐。其國殷庶民篤。信多大乘學。威儀齊整。器鉢無聲。城南一十五里。有利刹寺中有石靴。石上有足跡。彼俗言是辟支佛跡。法顯所不傳。疑非佛跡也。又西北流注于河。即經所謂北注葱嶺河也。南河又東逕于闐北。釋氏西域記曰。河水東流三千里至于闐屈東北流者也。漢書西域傳曰。于闐已東。水皆東流。南河又東北逕扜彌國北。治扜彌城。西去于闐三百九十里。南河又東逕精絕國北。西去扜彌四百六十里。南河又東逕且末國北。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釋氏西域記曰。阿耨達山西北有大

水。北流注牢蘭海者也。其水北流。逕且末南山。又北逕且末城西。治且末城。西通精絕二千里。東去鄯七百二十里。種五穀。其俗略與漢同。又曰。且末河東北。流逕且末北。又流而左會南河。會流東逝。通為注濱河。注濱河又東逕鄯鄯國北。治伊循城。故樓蘭之地也。樓蘭王不恭。於漢元鳳四年。霍光遣平樂監傅介子刺殺之。更立後王。漢。又立其前王質子尉屠耆為鄯鄯。百官祖道橫門。其自請天子身在漢久恐為前王子所害。國有伊循城土地肥美。願也田積粟。令得依重。遂置田以鎮之。敦煌索勱字彥義。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起白屋。召鄯鄯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注濱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陵冒堤。勱厲聲曰。王尊建節。河堤不溢。王霸精誠。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勱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陣被杖鼓譟讙叫。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減。灌浸沃衍。胡人稱神。大田三年。積粟百萬。威服外國。其水東注。澤澤在樓蘭國北行泥城。其俗謂之東故城。去陽關千三百里。西北烏壘千七百五十里。至墨山國一千三百六十里。西北去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土地沙鹵少田。仰穀傍國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國在東垂。當白龍堆之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迎送漢使。故彼俗謂是海以為牢蘭海也。

釋氏西域記曰。南海自于闐東於北三千里至鄯鄯。入牢蘭海者也。北河自岐沙東分南河。即釋氏西域記。所謂北流逕屈茨烏夷禪善入牢蘭海者也。北河又東北流分為二水枝流出焉。北河自疏勒逕流南河之北。漢書釋氏西域傳曰。葱嶺以東。南北有山相距千餘里。東西六千里。河出其中。暨于溫宿之南左。合枝水上承北河。于疏勒之東西北流逕疏勒國南。又東北與疏勒北山水合。水出北溪。東南流逕疏勒城下。東去莎車五百六十里。有市列。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釋氏西域記曰。國有佛浴牀赤真檀木作之。方四尺。王於宮中供養。漢永平十八年。耿恭以戊己校尉為匈奴左鹿蠡王所逼。恭以此城側澗傍水。自金蒲遷居此城。匈奴又來攻之。壅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深一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飲之。恭乃仰天嘆曰。昔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之。有頃水泉奔出。衆稱萬歲。乃揚水以示之。虜以為神。遂即引去。後車師叛與匈奴攻恭。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同死生。咸無二心。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建初元年。明帝納司徒鮑昱之言。遣兵救之。至柳中以校尉關寵分兵入高昌壁。攻交河城。車師降遣恭軍吏范羌將兵二千人迎恭。遇大雪丈餘。僅能至城中。

夜聞兵馬大恐。羌遂呼曰。我范羌也。城中皆稱萬歲。開門相持涕泣。南有二十六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相依而還。北河又東逕莎車國南。治莎車城。西南治。去蒲犂一百四十里。漢武帝開西域屯田於此。有鐵山出青玉。北河之東南逕溫宿國。治溫宿城。土地物類與鄯鄯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於此枝河右入北河。北河又東逕姑墨國南。入姑墨川水注之導姑墨西北赤沙山。東南流逕姑墨國西治。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土出銅鐵雌黃。其水又東南流右注北。北河又東逕龜茲國南。又東左合龜茲川水有二源。西源出北大山南。釋氏西域記曰。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則火光。晝日但煙。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鐵。恆充三十六國用。故郭義恭廣志。龜茲能鑄冶。其水南流逕赤沙山。釋氏西域記曰。國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離大清淨。又出山東南流枝水左派焉。又東南水流三分。右二水俱東南流注北河。又東川水龜茲。東北赤沙積梨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龜茲城。音屈茨也。故延城矣。西去姑墨六百七十里。川水又東南流逕于輪臺之東也。昔漢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於此。搜粟都尉桑弘羊奏言。故輪臺以東。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其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收穫與中國同。時匈奴弱不敢近西。於是徙

莎車相去千餘里即是臺也其水又東南流右會西川枝水水有二源俱受西川東流逕蠡蠡城南合爲一水水間有故城蓋屯校所守也其水東南注東川東川水又東南逕烏壘國南治烏壘城西去龜茲三百五十里東去玉門陽關二千七百四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爲中故都護治焉漢使侍郎鄭吉并護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也其水又東南注大河大河又東右會敦薨之水其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在匈奴之西烏孫之東山海經曰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澤出於昆侖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者也二源俱道西源東流分爲二水左水西南流出於焉耆之西逕流焉耆之野屈而東南流注于敦薨之渚右水東南流又分爲二左右焉耆之國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治員渠城西去烏壘三百里南會兩水同注敦薨之浦東源東南流分爲二水澗瀾雙引洪湍濬發俱東南流逕出焉耆之東導于危須國西國治危須城西去焉耆百里又東南流注于敦薨之藪川流所積潭水斯漲溢而爲海史記曰焉耆近海多魚鳥東北隔大山與車師接敦薨之水自西海逕尉犂國國治尉犂城西去都護治所三百里北去焉耆百里其水又西出沙山鐵關谷又西南流逕連城別注裂以爲田桑弘羊曰臣愚以爲連城以西可遣屯田以威西國即此處也其水又屈而南逕渠犂國西故史記曰西有大河即斯水也又東南流逕渠犂國治渠犂城西北去烏壘三百四十里漢武帝通西域屯渠犂即此處也南與精絕接東北與尉犂接又南流注于河山海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泑澤蓋亂河流自西南注也河水又東逕墨山國南治墨山城西至尉犂二百四十里河水又東逕注賓城南又東逕樓蘭城南而東注蓋墢田士所屯故城禪國名耳河水又東注于泑澤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故姜賴之虛胡之大國也蒲昌海溢蕩覆其國城基尚存而至大晨發西門暮達東門澮其崖岸餘溜風吹稍成龍形皆西面向海因名龍城地廣千里皆爲鹽而剛堅也行人所逕畜產皆布氈臥之掘發其下有大鹽方如巨枕以次相累類霧起雲浮寡見星日少禽多鬼怪西接鄯善東連三沙爲海之北隘矣故蒲昌亦有鹽澤之稱也山海經曰不周之山北望諸毗之山臨彼嶽崇之山東望泑澤河水之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者也東去玉門陽關一千三百里廣輪四百里其水澄渟冬夏不減其中洄湍電轉爲隱淪之脈當其澴流之上飛禽奮翮於霄中者無不墜於淵波矣即河水之所潛而出於積石也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河自蒲昌有隱淪之證並間關入塞之

始自此經當求實致也河水重源又發于西塞之外出於積石之山山海經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注是山也萬物無不有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山在西羌之中燒當所居也延熹二年西羌燒當犯塞護羌校尉段熲討之追出塞至積石山斬首而還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河首左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逕於析支之地是爲河曲矣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東北逕敦煌酒泉張掖南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敦煌酒泉其水甘若酒味故也張掖言張國臂掖以威羌狄說文曰郡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故春秋傳曰上大夫縣下大夫郡至秦始置三十六郡以監縣矣邑若釋名郡羣也人所羣聚也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郡守專權君臣之禮彌崇今郡字君在其右邑在其左君爲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於君謂之郡漢官曰秦用李斯議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陽是也或以山陵太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樹生庭鴈門鴈之所育是也或以號令禹合諸侯大計東冶之山會稽是也河逕其南而體絡遠矣河水又自東河曲逕西海郡南漢平帝時王莽秉政欲耀威德以服遠方諷羌獻西海之地置西海郡而築五縣焉周海亭燧相望莽篡政紛亂郡亦棄廢河水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羌迷唐鍾存所居也永元五年貫友代聶尚爲護羌校尉攻迷唐斬獲八百餘級收其熟麥數萬斛於逢留河上築城以盛麥且作大船於河狹作橋渡兵迷唐遂遠依河曲永元九年迷唐復與鍾存東寇而還十年謁者王信耿譚西擊迷唐降之詔聽大小榆迷唐種人許漢造河橋兵來無時知地不可居復叛居河曲與羌爲讎種人與官兵擊之允川去迷唐數十里營止遣輕兵挑戰因引還迷唐追之至營因戰迷唐敗走於是西海及大小榆無復聚落隃糜相曹鳳上言建武以來西戎數犯法常從燒當發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與諸種相傳南得鍾存以廣其眾北阻大河因以爲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濱出沿河以廣田畜故能強大常雄諸羌今黨援沮壞親屬離叛其餘勝兵不過數百宜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殖穀富邊省輸轉之役上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遂開屯田二十七部使河與建威相首尾後羌反遂罷按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五十步兩岸累石作基陛節節相次大木從橫更鎮壓兩邊俱來相去三

又五大村以扱横次之施句捌吾康飾㭢在清水川東也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洮水從東南來流注之河水右逕沙州北段國曰澆河西南一百七十里有黃沙沙南北一百二十里西七十里西極大楊川望黃沙猶若人委乎糒於地都不生草木蕩然黃沙周回數百里沙州於是取號焉地理志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河關縣蓋取河之關塞也風俗通曰百里曰同總名爲縣縣玄也首也從系倒首與縣易偏矣言當玄靜使往也釋名又曰縣懸也懸於郡矣黃義仲十三州記曰縣絃也絃以貞直言下體之居隋民之位不輕其誓絕繩州法不曲如絃絃聲近縣故以取名今縣字在中也漢帝元年令天下縣邑城張晏曰令各自築其城也河水又東北流入西平郡界左合二川南流入河又東北濟川水注之水西南出濟溪東北流入大谷謂之大谷水北逕澆河城西南北流注于河河水東又逕澆河故城北有二城東西角倚東北去西平二百二十里宋少帝景平中拜吐谷渾阿豺爲安西將軍澆河公即此城也河水又東北逕黃川城河水又東逕石城南左合北谷水昔段熲擊羌於石城投河墜坑而死者八百餘人即於此也河水又東北逕黃河城南西北去西平二百一十七里河水又東北逕廣違城北又合烏頭川水水發遠川引納支津北逕城東而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逕邯川城南城之左右歷谷有三水導自北山南逕邯亭注于河河水又東臨津溪水注之水自南山北逕臨津城西而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逕臨津城北白土城南十三州志曰左南津西六十里白土城城在大河之北而爲緣河濟渡之處魏涼州刺史郭淮破羌遮塞於白土即此處矣河水又東左會白土川水水出白土城西北下東南流逕白土城北又東南注于河河水又東北會兩川右合二水參差夾岸連東負峻相望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山峯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桀竪競勢爭高遠望參參若攢圖之託霄上其下層巖峭舉壁岸無階懸巖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積卷矣而世士罕有津逮者因謂之積書巖巖堂之內每時見神人往還矣蓋鴻衣羽裳之士練精餌食之夫耳俗人不悟其仙者人謂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復因名之爲唐述山指其堂密之居謂之唐述窟其懷道宗玄之士皮冠淨髮之徒亦往棲託焉故秦州記曰河峽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丈西二里有時亮窟高百丈廣二十丈深三十丈藏古書五笥亮南安人也下封有水導自是山溪水南注河謂之唐述水河水又東得野亭南又東北流歷研川謂之研川水又東北注于河謂之野戚河水又東歷鳳林北鳳林山名也五巒俱峙耆彥云昔有鳳鳥飛遊

五峯欽山有斯目矣秦州記曰枹罕縣北名鳳林川川中則黃河東流也河水又東與灕水合水導源塞外羌中故地理志曰灕水出西塞外東北流歷野虜中逕消銅城西又東逕列城東考地說無目蓋出自戎方矣左右列水水出西北溪東北流逕列城北又入灕水城居二水之會也灕水又北逕可石孤城西西戎之名也又東北右合黑城溪水水出西北溪下東南流逕黑城南又東南枝水左出焉又東南入灕水又東北逕榆城東榆城溪水注之水出素和細越西北山下東南流逕于細越川夷俗鄉名也又東南出狄周峽東南右合黑城溪之枝津津水上承溪水東北逕黑城東東北注之榆溪又東南逕榆城南東北注灕水灕水又東北逕石門口山高險絕對岸若門故峽得厥名矣疑即皋蘭山門也漢武帝元狩三年驃騎霍去病出隴西至皋蘭應劭謂是山之關塞也漢書音義曰皋蘭塞在隴西白石縣塞外河名也孟康曰山名也今是山去河不遠故論者疑目河山之間矣灕水又東北皋蘭山水自山左右異注灕水灕水又東白石川水注之水出縣西北下東南流枝津東注焉白石川水又南逕白石城西而注灕水水又東逕白石縣故城南王莽更曰順礫闞駰曰白石縣在狄道西北二百八十五里灕水逕其北今灕人逕東南注之而不出其北也灕水又東逕白水山北應劭曰白石山在東羅溪注之水出西南山下東入灕水水又東左合罕开南溪水出罕开西東南流逕罕开南十三州志曰廣大坂在枹罕西北罕开在焉昔慕容吐谷渾自燕歷陰山西駐而創居於此灕水又東逕枹罕縣故城南應劭曰故罕羌侯邑也十三州志曰枹罕縣在郡西二百一十里灕水在城南門前東過也灕水又東北故城川水注之水有二源南源出西南山下東北流逕金紐北嶺北又東北逕一故城南又東北與北水會北源自西南逕故城北右入南水亂流東北注灕水灕水又東北左合白石川之枝津水上承白石川東逕白石城北又東逕罕开溪又東逕枹罕城南又東入灕水灕水又東北出峽北流注于河地理志曰灕水出白石縣西塞外東至枹罕入河河水又逕左南城南十三州志曰石城西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者也津亦取名焉大河又東逕赤岸北即河夾岸也秦州記曰枹罕有河夾岸岸廣四十丈義熙中乞佛於此河上作飛橋橋高五十丈三年乃就河水又東洮水注之地理志曰水出塞外羌中沙洲記曰洮水與墊江水俱出嵹臺山山南即墊江源山東則洮水源山海經曰白水出蜀郡景純注云從臨洮之西傾山東南流入漢而至墊江故段國以爲墊江水也洮水同出一山故

知彝臺西傾之異名也。洮水東北流吐谷渾中，吐谷渾者，始是東燕慕容之枝庶國氏，其子以爲首類之種號也，故謂之野虜。自洮嵻南北三百里中，地草便是龍鬚，而無樵柴。洮水又東北流逕陽曾城北。沙州記曰：嵻城東北三百里有曾城，城臨洮水者也。建初二年，羌攻南部都尉於臨洮上邊，行車騎將軍馬防，與長水校尉耿恭救之，諸羌退聚洮陽，即此城也。洮水又東逕共和山南，城在四山中。洮水又東逕迷和城北，羌名也。又東逕甘枳亭，歷望曲，在臨洮西南，去龍桑二百里。洮水又東逕臨洮縣故城北，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見長人，受黑玉書於斯水上。洮水又東北流，屈而逕索西城西。建初二年，馬防、耿恭從五谿祥祉谷出索西，與羌戰，破之，築索城，徙隴西南部都尉居之。赤水城亦曰臨洮東城也。沙州記曰：從東洮至西洮一百二十里者也。洮水又屈而北逕龍桑城西，而西北流，馬防以建初二年從安故五谿出龍桑，開通舊路者也，俗名龍城。洮水又西北逕步和亭東，步和川水注之，水出西山下，東北流出山，逕和亭北，東北逕洮水。洮水又北出門峽，歷求厥川，蕈川水注之，水出求厥西溪，東流歷求厥川，又東逕蕈川北，東入洮水。洮水又北歷峽，逕偏橋，出夷始梁，右合蕈嶓川水，東南石底嶂下，北歷蕈嶓川，北注洮水。洮水又東北逕桑城東，又北，會藍川水。水源出求厥川西北溪，南流歷川，東北流逕藍川，歷水城城北，東入洮水。洮水又北逕外羌城西，又北逕和博城東，城在山內，左合和博川，川水出城西南山下，東北逕和博城南，東北注于洮水。洮水北逕安故縣故城西。地理志曰：隴西之屬縣也。十三州志曰：縣在郡南四十七里。蓋延轉擊狄道安故五谿反羌，大破之，即此也。洮水又北逕降狄道故城西。闞駰曰：今曰武始也。洮水在城西東北下，又北，藍水注之，即山海經所謂濫水也。水出鳥鼠山西北高城嶺，西逕其山，岸崩落者，聲聞數百里。故揚雄稱響若坻頽是也。又西北歷白山下。地理志曰：降狄道東有白石山。濫水又西北逕武階城南，又西北逕降狄道故城東。百官表曰：縣有蠻夷謂之道。有公主謂之邑。應劭曰：反舌左衽，不與華同，須有譯言，乃通也。漢隴西郡治。秦昭王二十八年置。應劭曰：有隴坻在其東，故曰隴西也。神仙傳曰：封君達，隴西人，服鍊水銀，年百歲，視之如年三十許，騎青牛，故號青牛道士。王莽更郡縣之名，郡曰厭戎，縣曰操虜也。昔馬援爲隴西太守，六年爲狄道開渠，引水種秔稻，而郡中樂業，即此水也。濫水又西北流逕注于洮水。洮水右合二水，左會大夏川水。水出西山，二源合舍而亂流，逕金柳城南。十三州志曰：大夏縣西有故金柳城，去縣四十里，本都尉治。

又東北逕大夏縣故城南。地理志曰：王莽之順夏。晉書地道記曰：縣有禹廟，禹所出也。又東北出山，注于洮水。洮水又北翼帶三水，亂流北入河。地理志曰：洮水北至枹罕東入河是也。又東逕金城允吾縣北。金城，郡也，漢昭帝始元五年置。王莽之西海也。莽又更允吾爲修遠縣。河水逕其南，不在其北。南有湟水，出塞外，東逕西王母石室石釜、西海鹽池北。故闞駰曰：其西即湟水之源也。地理志曰：湟水所出也。湟水又東南流逕龍夷城，故西零之地也。十三州志曰：城在臨羌新縣西三百一十里。王莽納西零之獻，以爲西海郡，治此城。湟水又東南逕卑禾羌海北，有鹽池。闞駰曰：縣西有卑禾羌海者也，世謂之青海，東去西平二百五十里。湟水東流逕湟中城北，故小月氏之地也。十三州志曰：西平張掖之間，大月氏之別，小月之國。范曄後漢書曰：湟中月氏胡者，其王爲匈奴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葱嶺，其弱者南入山，從羌居止，故受小月氏之名也。後漢西羌傳曰：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以奴隷亡入三河，羌爲神推爲豪，河湟之間多禽獸，以射獵爲事，遂見敬信，依者甚衆。其曾孫忍因留湟中，爲湟中羌也。湟水又東，右控四水，導源四溪，東北流，注于湟。湟水又東逕赤城北，而東入緋戎峽山，右合羌水，水出西南山下，逕護羌城東，故護羌校尉治。又東北逕臨羌城西，東北流注于湟。湟水又東逕臨羌縣故城北。漢武帝元狩元年，以封孫都爲侯國。王莽之監羌也。謂之綏戎城，非也。湟水又東，盧溪水注之。水出西南盧川，東北流注于湟水。湟水又東逕臨羌新縣故城南。闞駰曰：臨羌新縣在郡西百八十里。湟水逕城南也。城有東西門，西北隅有子城。湟水又東，右合溜溪伏溜石杜蠡四川，東北流注之。左會臨羌溪水，水發新縣西北，東南流歷縣北，東南入湟水。湟水又東，龍駒川水注之，水又出西南山下，東北流逕龍駒城北，注于湟水。湟水又東，長寧川水注之。水出松山，東南流逕晉昌川，晉昌川水注之。長寧水又東南，養女川水注之。水發養女北山，有二源，皆長湍，遠發南總一川，逕養女山，謂之養女川。闞駰曰：長寧亭北有養女嶺，即浩亹之西平之壯山也。亂流出峽，南逕長寧亭東，城有東西門，東北隅有金城，西平亭北四十里。十三州志曰：六十里遠矣。長寧水又東南，與一水合，水出西山，東南流，水出南山，上有風伯祠，春秋祭之。其水東南逕長寧亭南，東入長寧水。長寧水又東南流，注于湟水。湟水又東，牛心川水注之，水出西南遠山，東北流逕牛心堆東，又北逕西平亭西，東北入湟水。湟水又東逕西平城北，東城，即故亭也。漢景帝六年，封隴西太守北地公孫渾邪爲侯國。魏黄初

中。立西平郡。憑倚故亭。增築南西北三城以爲郡治。湟水又東逕土樓南。樓。北倚山原。峯高三百尺。有若削成。樓下有神祠。彫墻故壁存焉。闞駰曰。西平亭北有土樓神祠者也。今在亭東北五里。右則五泉注之。泉發西平亭北。雁次相綴。東北流至土樓。南北入湟水。湟水又東右合葦谷水。水有四源。各出一溪。亂流注于湟水。又東逕東亭北。東出漆峽山峽也。東流右則漆谷常溪注之。左則甘夷川水入焉。湟水又東安夷川水注之。水發遠山。西北逕櫻泉川北。屈逕安夷城北。西東入湟水。湟水又東逕安夷縣故城。有東西門。西平亭東七十里。闞駰曰。四十里。湟水又東左合宜春水。水出東北宜春溪西南。流至于安夷南入湟水。湟水又東勒且溪水注之。水出縣東南勒且溪。北流逕安夷城東。而北入湟水。湟水有勒且之名。疑即此號也。闞駰曰。金城河初與浩亹河合。又與勒且河合者也。湟水又東左合承流谷水。南入右會達扶。東西二溪水參差北注。亂流東出六山名也。東流斟蝴雞谷二水。北流注之。吐那孤長門兩川。南流入湟水。湟水又東逕樂都城南。東流又合來谷乞斤二水。左會陽非流溪細谷三水。東逕破羌縣故城南。應劭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城有南門。十三州志曰。湟水河在南門前東。逕六谷水。自南破羌川。自北左右翼注湟水。又東南逕小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七　十八

晉興城北。故都尉治。闞駰曰。允吾縣西四十里有小晉興城也。湟水又東與閤門河合。即浩亹河也。出西北塞外。東入塞。逕敦煌酒泉張掖南。東南逕西平之鮮谷塞尉故城南。又東南與湟水合。水有二源。西水出白嶺下。東源發于白岸谷。合爲一川。東南流至霧山。注閤門河。閤門河又東逕養女北山東南。左合南流川水。出北山。南流入于閤門河。河又東逕浩亹縣故城南。王莽改曰興武矣。闞駰曰。浩亹閤也。故亦曰閤門水。兩岸其稱矣。又東流注于湟水。故地理志曰。浩亹水東至允吾入湟水。又東逕允吾縣北爲鄭伯津。與澗水合。水出縣北。令居縣西北塞外。南流逕其縣故城。西漢武帝元鼎二年置。王莽之罕虜也。又南逕永登亭。西歷黑石谷。南流注鄭伯津。湟水又東逕允街縣故城南。漢宣帝神爵二年置。王莽之修遠亭也。縣有龍泉出允街谷泉眼之中。水文成蛟龍。或試撓破之。尋平成龍。畜生將飲者皆畏避而走。謂之龍泉。下入湟水。湟水又東逕枝陽縣。逆水注之。水出允吾縣之參街谷。東南流逕街亭南。又東南逕陽非北亭。又東南逕廣武城西。故廣武都尉治。郭淮破叛羌治無戴於此處也。城之西南二十許里。水西有馬蹄谷。漢武帝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有角爲奇。故漢賦天馬之歌曰。天馬來兮歷無草。逕千里兮巡東道。胡馬感

北風之思。遂頓羈絕絆。驤首而馳。晨發京城。食至敦煌。北塞外嘶而舍。因名其處曰候馬亭。今晉昌郡南。及廣武馬蹄谷。盤石上馬跡。若踐泥中。有自然之形。故其俗號曰天馬徑。夷人在邊效刻。是有大小之跡。體狀不同。視之便別。逆水又東逕枝陽縣故城南。東南入于湟水。地理志曰。逆水允吾。東至枝陽入湟。河又東流注于金城河。即積石之黃河也。闞駰曰。河至金城縣。謂之金城河。隨地爲名也。釋氏西域記曰。牢蘭海東伏流龍沙堆在屯皇東南四百里阿步于鮮卑山。東流至金城爲大河。河出崑崙。崑崙即阿耨達山也。河水又東逕石城南。謂之石城津。闞駰曰。在金城西北矣。河水又東南逕金城縣故城北。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也。漢書集注薛瓚云。金者取其堅固也。故墨子有金城湯池之言矣。王莽之金屏也。世本曰。鯀作城。風俗通曰。城盛也。從土成聲。管子曰。內爲之城。外爲之郭。郭外之土閬池。高則溝之。命之曰金城。十三州志曰。大河在金城北門。東流有梁泉注之。出縣之南山。按耆舊言。梁暉字始娥。漢大將軍梁冀後。冀誅入羌。後其祖父爲羌所推爲渠帥。而居此城。土荒民亂。暉將移居枹罕出頓此。山爲群羌圍迫。無水。暉以所執榆鞭豎地。以青羊祈山。神泉涌出。榆木成林。其水自縣北流注于河也。又東過榆中縣北。昔蒙恬爲秦北逐戎人。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七　十九

闕榆中之地。按地理志曰。金城郡之屬縣也。故徐廣史記音義曰。榆中在金城。即阮嗣宗勸進之所。謂榆中以南者也。又東過天水北界。苑川水出勇士縣之子城南山。東北流歷此城川。世謂之子城川。又北逕牧師苑。故漢牧苑之地也。羌豪迷吾等萬餘人到襄武首陽平襄勇士。抄此苑馬。焚燒亭驛。即此處也。又曰苑川水地。爲龍馬之沃土。故馬援請與田戶中分以自給也。有東西二苑城。相去七十里。西城即乞佛所都也。又北入于河也。又北過武威媼圍縣東北。河水逕其界東北流。縣西南有泉源東逕其縣南。又東北入河也。又東北過天水勇士縣北。地理志曰。滿福也。屬國都尉治。王莽更名之曰紀德。水出縣山。世謂之二十八渡水。東北流溪澗縈曲。途出其中。逕二十八渡。行者勤於溯涉。故因名焉。北逕其縣而下注河。又有赤蟬川水。南出赤蔦谷。北流逕赤蟬川。又北逕牛官川。又北逕義城西北。北流歷三城川而北流注于河也。又東北過安定北界麥田山。河水東北流逕安定祖厲縣故城西北。漢武帝元鼎五年幸雍。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還。即於此也。王莽更名之曰鄉禮也。李斐曰。音賴。又東北祖厲川水注之。水出祖厲南山。北流逕祖厲縣。而西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北逕麥田城西。又北與麥田泉水合。水出城西北。西南流注于河。

河水又東北逕參田山西。在安定西北六百四十里。河水又東北逕于黑城北。又東北高平川水注之。即若水也。水出高平大隴山若水谷。建武八年世祖征隗囂。漢從高平第一若水谷入。即是谷也。東北流逕高平縣故城東。漢武帝元鼎三年。安定郡治也。王莽更名其縣曰鋪睦。西十里有獨阜。上有故臺。臺側有風伯壇。故世俗呼此阜為風堆。其水又北龍泉水注之。水出縣東北七里龍泉。東北流注高平川。川水又北出秦城。長城在縣北一十五里。又西北流逕東西二大妻故城門。北合一水。水有五源。咸出隴山西東。水發源縣西南二十六里湫淵。淵在四山中。湫水北流。西北出長城。北與次水會。水出縣西南四十里長城西山中。北流逕魏行宮故殿東。又北次水注之。出縣西南四十里山中。北流逕行宮故殿西。又北合次水。水出縣西南四十八里。東北流。又與次水會。水出縣西南六十里咸陽山東。北流左會右水。總為一川。東逕西婁北。東注若水。段頻為護羌校尉於安定高平若水討先零。斬首八千級。於是水之上。若水又北與石門水合。水有五源。東水導源高平縣西八十里。西北流次水注之。水出縣西百二十里如州泉。東北流。右入東水亂流。左會三川。參差相得。東北同為一川。混濤歷峽。峽即隴山之北垂也。謂之石門口。水曰石門水。在縣西北八

十餘里。石門之水。又東北注高平川。川水又北會延水注之。西出自延溪東流歷峽。謂之自延口。縣之西北一百里。又東北逕延城南。東入高平川。川水又北逕廉城東。按地理志曰。北地有廉城縣。闞駰言在富平北。自昔匈奴侵漢。新秦之土。率為狄場。故城舊壁盡從胡。目地理淪移。不可復識。當是世人誤證也。川水又北。若水注之。水發縣東北百里山。流注高平。高平又北逕三水縣西。肥水注之。水出高平縣西北二百里牽條山西。東北流與若勃溪水合。有二源總歸一瀆。東北流入肥。肥水又東北流逕泉水注為泉。流所發導於若勃溪東。東北流入肥。肥水又東北出峽。注于高平川。水東有山。山東有三水縣故城。本屬國都尉治。王莽之廣延亭也。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侍郎張奐為安定屬國都尉治此。羌有獻金馬者。奐召主簿張祁入於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盡還不受。威化大行。縣東有溫泉。溫泉東有鹽池。故地理志曰。縣有鹽官。今於城之東北有故城。城北有三泉。疑即縣之鹽官也。高平川水。又北入于河。河水又東北逕眴卷縣故城西。地理志曰。河水別出為河溝。東至富平。北入河。河水於此有上河之名也。河水又北逕北地富平縣西。河側有兩山相對。水其間。即上河峽。世謂之為青山河。水歷峽北。

注枝分東出。河又北逕富平縣故城西。秦置北地郡治縣城。王莽名郡為威戎。縣曰持武。建武中。曹鳳字仲理。為北地太守。政化尤異。黃龍應於九里谷高岡亭。角長三丈。大十圍。梢至十餘丈。天子嘉之。賜帛百匹。加秩中二千石。河水又北薄骨律鎮城。城在河渚上。赫連果城也。桑果餘林。仍列洲上。但語出戎方。不究城名。訪諸耆舊。咸言故老宿彥言赫連之世。有駿馬死此。取馬色為邑號。故目城為白口騮。韻之謬。遂仍今稱。所未詳也。河水又逕典農城東。世謂之故城。又北逕上河城東。世謂之漢武。薛瓚曰。上河在西河富平縣。即此也。漢秦為上河典農都尉所治也。河水又北逕典農城東。俗名為之呂城。皆參所屯以事農。河水又東北逕廉縣故城東。王莽之西河亭也。地理志曰。卑移山在西河。河水又與北枝津。水受大河東北。逕富平城。所在分裂以溉田圃。北流入河。今無水。爾雅曰。灉反入。言河決復入者也。河之有灉。若漢之有潛也。河水又東北逕渾懷鄣西。地理志曰。渾懷都尉治塞外者也。太和初。三齊平徙歷下民居此。遂有歷城之名矣。南去北城三百里。河水又東北歷石崖山西。去北城五百里。山石之山。自然有文盡若戰馬之狀。粲然成著。類以圖焉。故亦謂之畫石山也。又北過朔方臨戎縣西。河水東北逕三縣故城東。漢武帝元狩三年置。十三州志曰。在臨戎縣西一百四十里。河水又北有枝渠東

出謂之銅口。東逕沃野故城南。漢武帝元狩三年立。王莽之綏武也。枝渠東注以溉田。所謂智通在我矣。河水又北屈而為南河出焉。河水又北逕西溢於窳渾縣故城東。漢武帝元朔二年開朔方郡治。人有西部都尉治。有道自縣西北出雞鹿塞。王莽更郡曰溝搜。縣曰極武。其水積而為屠申澤。澤東西一百二十里。故地理志曰。屠申澤在縣東。即是澤也。闞駰謂之渾澤矣。屈從縣北流。河水又屈而東流為北河。東逕高闕南。史記趙武靈王既襲胡服。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山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岸雙闕。善能雲舉。望若闕焉。即狀表目。故有高闕之名也。自闕北出荒中。闕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闕戍。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漢元朔四年。衛青將十萬人敗右賢王於高闕。即此處也。河水又東逕臨河縣故城北北。漢武帝元朔三年。封代恭王子劉賢為侯國。王莽之監河也。漢武帝元朔二年。大將軍衛青絕梓嶺梁北河是也。至河目縣西。河水自臨河縣東逕陽山南。漢書注曰。陽山在河北。指此山也。東流逕石跡阜西是阜破石之文。悉有鹿馬之跡。故斯阜納稱焉。向在逕河目縣。在北假地名也。自高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往。皆北假也。史記曰。秦使蒙恬將十萬人北擊

胡。度河取高闕據陽山北假中是也。北河又南合南河，上承西河，東逕臨戎縣故城北，又東逕臨河縣南，又東逕廣牧縣故城北，又東部都尉治，王莽之鹽官也。逕流二百許里，東會于河。河水又南逕馬陰山西。漢書音義曰：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謂是山也。而即實不在河南。史記音義曰：五原安陽縣北有馬陰山。今山在縣北。言陰山在河南，又傳疑之非也。余按南河北河及安陽縣以南，悉沙阜耳，無佗異山。故廣志曰：朔方郡北移沙七所，而無山以擬之，是議誌之僻也。陰山在河東南則可矣。河水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詩所謂城彼朔方也。漢元朔二年，大將軍衛青取河南地為朔方郡，使校尉蘇建築朔方城，即此城也。王莽以為武符者也。按地理志云，今遠青澤鹽澤並在縣南矣。又按魏土地記曰：縣有大鹽池，其鹽大而青白，名曰青鹽，又名戎鹽，入藥分。漢置典官鹽池。去平地宮千二百里，在新秦之中。服虔曰：新秦地名，在北方千里。如淳曰：長安以北，朔方以南也。薛瓚曰：秦逐匈奴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新秦也。在南邊五原西安陽縣南。河水自朔方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地理志曰：朔方有渠搜縣，中部都尉治。王莽之溝搜亭也。禮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阯，此舉北對南為貢之所云，析支渠搜矣。河水又逕西安縣故城，王莽更之曰鄣安矣。河水

東逕田辟城南。地理志曰：故西部都尉治也。又東逕九原縣南。河水又東逕成宜縣故城南。王莽更曰艾虜也。河水又東逕原亭城南。闞駰十三州志曰：中部都尉治。河水又東逕宜梁縣之故城南。闞駰曰：五原西南六十里，今世謂之石崖城。河水又東逕稒陽城南。東部都尉治。又河陰縣故城北。又東逕九原縣故城南。秦始皇置九原郡，治此。漢武帝元朔二年，更名五原也。王莽之獲降郡成平縣矣。西北接對一城，蓋五原縣之故城也。王莽填河亭也。竹書紀年：魏襄王十七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又命將軍大夫適子代吏，皆貉服矣。其城南面長河，北背連山。秦始皇逐匈奴，並河以東，屬之陰山，築亭，郭為河上塞。徐廣史記音義曰：陰山在五原北，即此山也。始皇二十四年，起自臨洮，東暨遼海，西並陰山，築長城及南越地。晝警夜作，民勞怨苦。故楊泉物理論曰：秦始皇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餔。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柱。其冤痛如此矣。蒙恬臨死曰：夫起臨洮，屬遼東，城塹萬餘里，不能不絕地脈，此固當死也。又東過臨沃縣南。王莽之振武也。河水又東枝津出焉。河水又東流，石門水南注之。水出石門山。地理志曰：北出石門鄣，即此山也。西北趣光祿城。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還，詔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

尉韓昌等，將萬六千騎，送單于居幕南，保光祿徐自為所築城也。故城得其名矣。城東北即懷朔鎮城也。其水自障東南流，逕臨沃城東，東南注于河。河水又東逕稒陽縣故城南。王莽之固陰也。地理志曰：自縣北出石門鄣，河水決其西南，隅入東南，枝津注焉。水上承大河於臨沃縣，東流七十里，北溉田，南北二十里，注于河。河水又東逕塞泉城南而東注。又東過雲中楨陵縣南。又東過沙南縣北，從縣東屈南過沙陵縣西。大河東逕咸陽縣故城南。王莽之賁武也。河水屈而流，白渠水注之。水出塞外，西逕定襄武進縣故城北。西部都尉治。王莽更曰伐蠻。世祖建武中，封隨虎為侯國也。白渠水西北逕成樂城北。郡國志曰：成樂屬定襄也。魏土地記曰：雲中城東八十里有成樂城，今雲中郡治，一名石盧城也。白渠水又西逕魏雲中宮南。魏土地記曰：雲中宮在雲中故城東四十里。白渠又西南逕雲中故城南。故趙地。虞氏記云：趙武侯自五原河曲築長城，東陰山。又於河西造大城，一箱崩不就，乃改卜陰山河曲而禱焉。晝見羣鵠遊于雲中，徘徊經日，見大光在其下。武侯曰：此為我乎？乃即于其處築城，今雲中城是也。秦始皇十三年立雲中郡，縣曰遠服矣。白渠水又西北於沙陵縣故城南。王莽之希恩縣也。其水西注沙陵湖。又有芒湖水，塞外南逕鍾山，山即陰山。故

郎中侯應言於漢曰：陰山東西千餘里，單于之苑囿也。自孝武出師，攘之於漢北，匈奴失陰山，過之未嘗不哭，謂此山也。其水西南逕武皋縣，王莽之永武也。又南逕原陽縣故城西。又西南與武泉水合。其水東出武泉縣之故城西南，縣即王莽之所謂順泉者也。水南流入西屈，逕北輿縣故城南，按地理志曰：五原有南輿縣，王莽之南利也。故此加北。舊中部都尉治。三州志曰：廣陵有輿，故加北，就太球遠也。其水又西南入芒于水。西南逕白道南谷口，有城在右，縈帶長城，背山面澤，謂之白道城。南谷口有城，自城北出有高坂，謂之白道嶺。沿路惟土穴出泉，挹之不窮。余每讀琴操，見琴慎相和雅歌錄云：飲馬長城窟。及其扳陟斯途，遠懷古事，始知信矣，非虛言也。顧瞻左右山椒之上，有垣若頹基焉，沿谿亙嶺，東西無極，疑趙武靈王之所築也。芒于水又南西逕雲中城北，白道中溪水注之。水發源五川北塞中，其水南流逕武川鎮城。以景明中築以禦北狄矣。其水西南流，歷谷，逕魏帝行宮東，世謂之阿計頭殿宮城，在白道嶺北阜上。其城員角而不方，四門列觀，城內唯臺殿而已。其水又西南歷中谿出山，西南流於雲中城北。於雲中城北南注芒于水。芒于又西，塞水出懷朔鎮東北芒中，南流逕廣德殿西山下。余以太和十八年從高祖北巡，屆於陰山之講武

臺。臺之東有高祖講武碑。碑文是中書郎高聰之辭也。自臺西出，南上山，山無樹木，唯童阜耳。即廣德殿所在也。其殿四注兩夏，堂宇綺井，圖畫奇禽異獸之象。殿之西北，便得焜煌堂，雕楹鏤桷，取狀古之溫室也。其時帝幸龍荒，遊鸞朔北，南秦王仇池楊難當捨蕃委誠，重譯拜闕，陛見之所也。故殿以廣德為名。魏太平真君三年，刻石樹碑，勒宣時事。碑頌云：肅清帝道，振懾四荒，有蠻有戎，自彼氐羌，無思不服，重譯稽顙，恂恂南秦，斂斂推忠，峨峨廣德，奕奕焜煌。侍中司徒東郡公崔浩之辭也。碑陰題宣城公李孝伯、尚書盧遐等從臣姓名，若新鐫焉。其水歷谷南出陰山，西南入芒于水。芒于水又西南注沙陵湖。湖水西南入于河。河水南入楨陵縣西北，緣胡山，歷沙南縣東北，兩山二縣之間南出。余以太和中為尚書郎，從高祖北巡，親所逕涉。縣在山南，王莽之楨陸也。北去雲中城一百二十里。縣南六十許里，有東西大山。山西枕河，河水南流，脈水尋經，殊乖川去之次，似非關究也。又南過赤城東，又南過定襄桐過縣西。定襄郡，漢高六年置，王莽之得降也。桐過縣，王莽更名椅桐者也。河水於二縣之間，濟有君子之名。昔漢桓帝十三年，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齎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曰：子封送之。渡河，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冢舉尸，資囊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與之，津長不受。事聞於帝，帝曰：君子也。即名其津為君子濟。濟在雲中城西南二百餘里。河水又東南，左合一水。水出契吳東山，西逕故里南而北，俗謂之契吳亭。其水又西流注于河。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二十八 八賄

水 水經二

河水又南，樹頹水注之。水出東山，西南流，右合中陵川水。水出中陵縣西南山下，北俗謂之大浴真山水。東取名焉。東北流，逕中陵縣故城東，北俗謂之北右突城，王莽之遮害也。十三州志曰：善無縣南七十五里，有中陵縣，世祖建武二十五年置。其水又西北，右合一水。水出東山，北俗謂之貸敢山。水又受名焉。其山自西北流注于中陵水，又西北流，逕善無縣故城西，王莽之陰館也。十三州志曰：舊定襄郡治。地理志：鴈門郡治。其水又西北流，又會一水。水出東山下，北俗謂之吐文水。山人取名焉。北流逕鄉亭南，西流士壁亭南，西出峽，左入中陵水。水又北分為二水，一水東北流，謂之流水。又東逕沃陽縣故城南，北俗謂之可不埿城，王莽之敬陽也。又東北逕沃陽城東，又東合可不埿水。水東南六十里山下，西北流注沃水，又會東逕參合縣南，魏因參合陘以即名也。北俗謂之倉鶴陘。道出其中，亦謂之參合口。陘在縣之西北，即燕書所謂太子寶自河還師參合，三軍奔潰，即是處也。魏立縣以隸涼城郡也。西去沃陽縣故城二十里。縣北十里有都尉城。地理志曰：沃陽縣西部都尉治者也。北俗謂之阿養城。其水又東合一水。水出縣東南六十里山下，北俗謂之芙王澤水。西北流注于沃水。又東北流注鹽池。地理志曰：鹽澤在東北者也。今鹽池西南去沃陽縣故城六十五里。池水澄渟，淵而不流，東西三十里，南北二十里。池北七里，即涼城郡治。池西有舊城，俗謂之涼城也。郡取名焉。地理志曰：澤有長丞，此城即長丞所治也。城西三里有小阜，阜下有泉，東南流注池。北俗謂之大谷此佳水，亦受目焉。中陵川水自枝津西北流，右合一水，於連嶺北出沃陽縣東北山下，北俗名之烏伏真山水，曰諸升泉。河西南流，逕沃陽縣，左合中陵川，亂流西南，與一水合。北俗謂之樹頹水。水出東山下，西南流，又合諸升泉水，亂流西南注，分為二水。左水枝分南出，北俗謂之太河羅石水，西逕故城南，北俗名之昆新城。其水自城西南流注于河。河水又南，太羅水注之。水源上承樹頹河，南流西轉，逕武縣故城南。十三州志曰：武縣在善無西百五十里。北俗謂之太羅城。水亦藉稱焉。其水西南流，右水注之。水導故城西北五十里，南流逕城西北，名之曰故槃是城，又南流注太羅河。太羅河又西南流注于河。河水又左得湳水口。水出西河郡美稷縣

東南流東觀記曰郭伋細侯為并州牧前在州素有恩德老小相攜道路
行部到西河美稷數百小兒各騎竹馬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曰聞使
君到喜故迎伋謝而發去諸兒復送郭外問使君何日還伋計日告之伋
還先期一日念小兒即止野亭須期至乃往其水又東南流美入圁水以
氏之漢沖帝時羌胡狐奴歸化蓋其渠帥也其水俗亦謂之為逕波水東
南流入長城東鹹水出長城西鹹谷東入渝水又東南渾波水出西北窮
谷東南流注于渝水渝水又東逕西河富昌縣故城南王莽之富成也渝
水又東流入于渝水左合一水出善無縣故城西南八十里其水西流歷
于呂梁之山而為呂梁洪其巖層岫衍澗曲崖深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河
流激盪濤湧雲襄雷渀滚震天動地昔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
所闢以通河也司馬彪曰呂梁在離石縣西今於縣西歷山尋河乃無過
嶮至是乃為河之上嶮即古梁矣在離石北以東可二百有餘里也又
南過西河圁陽縣東西河郡漢武帝元朔四年置王莽改曰歸新圁
水出上郡白土縣圁谷東逕其縣南地理志曰圁水出西東入河王莽更
曰黃土也東至長城與神銜水合水出縣南銜山東出長城入于
圁圁水又東逕鴻門縣縣故鴻門亭地理風俗記曰圁陰縣西五十里有
鴻門亭天封苑火井廟火從地中出圁水又東羿水注之水出西北梁谷
東南流注圁水圁水又東逕圁陰縣北漢惠帝五年立王莽改曰方陰矣又東
桑谷水注之水出西北桑溪東北流入于圁圁水又東逕圁陰
南東流注于河河水又東端水入焉水西出號山山海經曰其山木多漆
棪其草多芎藭是多泠石端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河水又南諸次之水
入焉水出上郡諸次上山海經曰諸次之山諸次水出是山多木無草鳥
獸莫居是多衆蛇其水東逕榆林塞世又謂之榆林山即漢書所謂榆溪
舊塞者也自漢西去悉榆柳之藪矣緣歷沙陵屆龜茲縣西北故謂
廣長榆也王恢云樹榆為塞謂此矣蘇林以為榆中在上郡非也按
始皇本紀西北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然榆中在金
城東五十許里陰山在朔方東以北推之不得在上郡漢書音義
蘇林為是矣也其水東入長城小榆林水合焉歷澗西北窮谷其
源也又東合首積水西出首積溪東注諸次水又東入于河山
海經曰諸次之水東流注于河即此水也河水又南陽水注之山
海經曰水出上申之山上無草木而多硌石下多榛楛湯水出焉東流
注于河也又南離石縣西奢延水注之水西出奢延縣西南赤沙阜東北

流山海經曰所謂生水出孟山者也郭景純曰孟或作明漢破羌將軍段
熲破羌於奢延澤虜走洛川洛川在南俗因縣土謂之奢延水又謂之朔
水矣東北流逕其縣故城南王莽之奢節也赫連龍昇七年於是水之北
黑水之南遣將作大匠梁公叱干阿利改築大城名曰統萬城蒸土加功
雉堞雖久崇墉若新并造五兵器銳精利乃咸百鍊為龍雀大鐶號曰大
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
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又鑄銅為大鼓乃飛廉翁仲銅駝
龍虎皆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則今夏州治也奢延水又東北與溫
泉合源西北出沙溪而東南流注奢延水奢延水又東黑水入出奢延縣
黑澗東南歷沙陵注奢延水奢延水又東合交蘭水出龜茲交蘭谷東南
流注奢延水奢延水又東北流與鏡波水合水源出南郡山南谷東北流
注于奢延水奢延水又東逕膚施縣帝原水西北出龜茲縣東南流縣因
處降胡著稱又東南注奢延水又逕膚施縣南秦昭王三年置上郡治漢
高祖并三秦復以為郡王莽以漢為負為增山建率歸世祖以為上郡太
守司馬彪曰增山者上郡之別名也東入五龍山地理志曰縣有五龍山
世帝原水自下亦為通稱也歷長城東出于赤翟白翟之中人有平水出
西北平溪東南入奢延水又東走馬水注之水出西南長城北陽
周縣故城南橋山昔二世賜蒙恬死於此王莽更名上陵山上有
黃帝冢故也帝崩惟弓劍存焉故世稱黃帝仙矣其水東流昔
段熲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聞羌在奢延澤即此處也門即橋
山之長城門也始皇令太子扶蘇與蒙恬築長城起自臨洮至
于碣石即是城也其水東北流入長城人東北注奢延水又東
與白羊水合其水出於西南白羊溪循溪東北注于奢延奢延
水又東入于河山海經曰生水東流注于河河水又南陵水注
之水出陵川北溪南逕其川西轉入河河水又南得離石水口
離石北山南流逕離石縣故城西史記云秦昭王伐趙取離石者也
漢武帝元朔三年封代共王子劉歸為侯國後漢西河郡治也其水又南
出西轉逕隰城縣故城南漢武帝元朔三年封代恭王子劉忠為侯國王
莽之慈平亭也闞駰治沘尚有十城之稱其水西流注于河也又南過中
陽縣西中陽縣故城在東東翼汾水隔越重山不有于河也又南過土
軍縣西吐京郡治故城即土軍縣之故城也胡漢譯言皆訛傷變矣其城
負長而不方漢高帝十一年以封武侯宣義為侯國縣有龍泉出

城東南逕左山下牧馬川上多產名駒駿同滇池天河其水西北流至其城東南土軍水出道左高山西南注之龍泉水又北屈逕其城東西北入于河**河水又南合契水**出其東入離谷其源也又南至捕谷水口水源東離北溪也**河水又南得大蛇水**發源溪首西流入河**河水又右納辱水**山海經曰辱水出于鳥其山上多桑其下多楮陰多鐵陽多玉其水東流注于河俗謂之易延水東流得沈水口傳漆西轄窮溪便即沈水之源也延水又東會于根水西南溪下根水所發而東北注延水東南塞跳水西出塞溪東流又東北入延水亂流注于河河水又南左會信支水水發源東塞西流入于河河水又南左會石羊水是溪東入通源窮谷西流注入河**又南逕上郡高奴縣東**城谷水東谷菀源西歷長溪西南入于河水又南合溪口水出孔山南歷溪西流注于河孔山之上有穴如車輪三所東西相當相去各二丈許南北直通故謂之孔山也山在蒲城西南三十餘里河水又右會區水山海經曰次四經之首曰陰山西北百七十里曰申山其上多穀柞其下多杻橿多金玉區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世謂之清水上郡東流入于長城逕老人山下又東北流至老人谷傍水北出獨溪使得水源清水又東得龍尾水口水出北地神泉鄣北山龍尾溪東北流注

清水又東會三湖水水出南山三湖谷東北流入清水清水又東逕高奴縣合豐林水地理志謂之淆水也故言高奴縣有淆水肥可爇水上有肥可接取用之博物志稱酒泉延壽縣南山出泉水大如筥注地為溝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黃後黑如凝膏然極明與膏無異膏車及水碓缸甚佳方人謂之石漆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縣洧水也項羽以封董翳為翟王居之三秦此其一也漢高祖破以為縣之王莽之利平矣民俗語訛謂之高樓城也豐林川長津闊注北流會淆清水又有溪谷水注之水西出溪川東南流入淆水又東注于河**河水又南蒲川石樓山南逕蒲城東**即重耳所奔之處也又南歷蒲子縣故城西今大魏之汾州治徐廣晉紀稱劉淵自離石南移蒲子者也嗣翻曰蒲城在西北漢武夏其水南出得黃盧水口東出歷蒲子城南東北入谷極溪使水之源也又南合紫川水水出東北出紫川谷西南合江水江水出江谷西北入紫水紫水又西北入蒲水蒲水又西南入于河河水又南黑水水出定陽縣西山二源奇發同寫一壑東南流逕其縣北又東南流右合定水俗謂之白水也水西出其縣南山定水谷東逕定陽縣故城南應劭曰縣在定水之陽也定水又東注于黑水亂流東南入于河

河水又南逕河東北屈縣西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十里有風山上有穴如輪風氣蕭瑟習常不止當其衝飄也而暴無生草蓋不定衆飄之門故也風山西四十里河南孟門山山海經曰孟門之山其山多金玉其下多黃堊涅石淮南子曰龍門未鑿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故穆天子傳曰北登孟門九河之隥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為河之巨阨兼孟津之名矣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衝素氣雲浮往來遙觀者常若霧露沾人窺深悸魄其水尚崩浪萬尋懸流千丈渾洪贔怒鼓若山騰濬波頹疊迄于下口方知慎于下龍門流浮竹非駟馬之追也又有燕完水注之其源合舍西流注河**河水又南得鯉魚**歷澗東入窮溪首便其源也爾雅曰鱣鮪也出鞏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為龍矣否則點頤而還非夫往還之會何能便有茲稱乎**河水又南羊求水入焉**水出羊求川西逕北屈縣故城南城即夷吾所奔邑也王莽之朕北也汲郡古文曰翟章救鄭次于南屈應劭曰有南故稱北闞駰曰二五言於獻公曰蒲與二屈君之疆也其水西流注于河**河又南為採桑津**春秋僖公八年晉里克敗

秋于採桑是也**又南逕皮氏縣西**赤水出西北罷谷川東謂之赤石川東入于河**河水又南合蒲**西則兩源並發俱導一山出西河陰山縣王莽之山寧也陰山東麓南水東北與長松水合水出西三陽山東東北流左入蒲水蒲水又東北與北溪會同為一川東北注河**河水又南丹**水西南丹陽山東北逕冶東俗謂之丹陽城城之左右猶有遺銅矣其水東北會白水口水出丹山東而西北注之丹水又東東北入河**河水又南黑水**西出丹山東而東北入于河**河水又南至崌谷傍**東北窮澗水源所導也西南流注于河**河水又南洛水自獵山枝分東派東南注于河**晉魏文侯築館洛陰指謂是水也皮氏縣王莽之延平也故城在龍門東南不得其遠皮氏方為龍門也**又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昔者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即經所謂龍門矣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尚存岸上並有廟祠祠前有石碑三所二碑文字紊滅不可復識一碑是太和中立竹書紀年晉昭公元年河赤于龍門三里梁惠成王四年河水赤于龍門三日京房易妖占曰河水赤下民恨**河水又南右會陽谷水**水自溪東南流逕見

陽縣西北，東南注于河。河水又南逕梁山原東。原自山東南出至河，晉之望也。在馮翊夏陽縣之西北，臨于河上。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侯以問伯宗，即其處也。春秋穀梁傳曰：成五年，梁山崩，遏河三日不流，召伯尊，遇輦者，不避，使車右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問之，輦者曰：君親縞素，率群臣哭之，斯流矣。如其言而河流。河水又南，崌谷水注之。水出縣西北梁山，東南流，橫溪注之。水出三累山，其山層密三成，故俗以三累名山。案爾雅，山三成為昆侖丘。斯山豈亦昆丘乎？山下水際有二石室，蓋隱者之故居矣。細水東流，注于崌谷側溪。山南有石室，西面有兩石室，北面有二石室，皆因阿結牖，連扃接闥，所謂石室相距也。東廂石上，猶傳杵臼之跡，庭中亦有舊宇處，尚髣髴前基。北坎室上有微涓石溜，豐周瓢飲，似是棲遊隱學之所。昔子夏教西河，疑即此也，而無辨之。溪水又東南逕夏陽縣故城北，少梁也。秦惠文王十一年，更從今名矣。王莽之冀亭也。其水東南流，注于河。昔韓信之襲魏王豹也，以木罌自此渡。河水又南，右合陶渠水。水出西北梁山，東南流逕漢陽太守殷濟精廬南，俗謂之子夏廟。陶水又南逕高門南，蓋層阜墮缺，故流稱矣。又東南逕華池南，池方三百六十步，在下陽城西北四里許。故司馬遷碑文云：高門華池，在茲夏陽西城北。漢陽太守殷濟精舍四里所，今高門東去華池三里。溪水又東南逕夏陽縣故城南。服虔曰：夏陽，虢邑也，在太陽東三十里。城南又歷高陽宮北，又東南逕司馬子長墓北。墓前有廟，廟前有碑，永嘉四年，漢陽太守殷濟瞻仰遺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樹栢。太史公自叙曰：遷生於龍門，是其墳墟所在矣。溪水東南流入河。昔魏文侯與吳起浮河而下，美此河山之固，即於此也。河水又西，徐水注之。水出西北梁山，東南流逕漢武帝登仙宮東，東南流，紀瑾渠，右逕劉仲城北，是漢祖兄劉仲之封邑也。故徐廣史記音義曰：郃陽，國名也。高祖八年，侯劉仲元年。其水東南逕于夏陵北，東入河。河水又南逕子夏石室，東南北有二石室，臨側河崖，即子夏廟室也。又南過汾陰縣西，河水東際汾陰脽，故城在脽側。漢高帝六年，封周昌為侯國。魏土地記曰：河東郡北八十里有汾陰城，北去汾水三里。城西北隅曰脽丘，上有后土祠。封禪書曰：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丘是也。又有萬歲宮，漢宣帝神爵元年，幸萬歲宮，東濟大河，而神魚舞水矣。昔趙簡子沈欒激於此，曰：吾好聲色，而是子致之；吾好士，六年不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君子以為能徙矣。河水又逕郃陽城

東。周威烈王之十七年，魏文侯伐秦，至鄭，還築汾陰郃城，即此城也。故有莘邑矣，為太姒之國。詩云：在郃之陽，在渭之涘。又曰：纘女維莘，長子維行。謂此也。城北有瀵水，南去二水各數里，其水東逕其城內，東入于河。又於城內側中有瀵水，東南出城，注于河。城南又有瀵水，東流注于河。水南猶有文母廟，廟前有碑，去城一十五里。水即郃水也。縣取名焉，故應劭曰：在郃水之陽也。河水又南，瀵水入焉。水出汾陰縣南四十里，西去河三里，平地開源，濆泉上湧，大幾如輪，深則不測，俗呼之為瀵魁。古人壅其流以為陂水，東西二百步，南北一百餘步，與郃陽瀵水，夾河中渚上又有一瀵水，皆相潛通。故呂忱曰：爾雅，異出同流為瀵水。其水西南流，歷蒲坂西，西流注于河。河水又南逕陶城西，舜陶河濱，皇甫士安以為定陶，不在此也。然陶城在蒲坂城北，城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耕或陶，所在則可，何必定陶方得為陶也？舜之陶也，斯或一焉。孟津有陶河之稱，蓋從此始之。南對蒲津關。汲冢竹書紀年，魏襄王七年，秦王來見於蒲坂關。四月，越王使公師隅來獻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萬，犀角象齒焉。又南過蒲坂縣西。地理志曰：縣故蒲也。王莽更名蒲城。應劭曰：秦始皇東巡見有長坂，故加坂也。孟康曰：晉文公以賂秦，秦人還蒲於魏，魏人喜曰：蒲反矣。故曰蒲反也。薛瓚注漢書曰：秦世家以垣為蒲反，然則本非蒲也。皇甫謐曰：舜所都也。或言蒲坂，或言平陽，及潘者也。今城中有舜廟。魏秦州刺史治太平，遷都龍州，置河東郡，郡多流雜，謂之徙民。民有姓劉名墮者，宿擅工釀，採挹河流，醞成芳酎，懸食同枯枝之年，排於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矣。然香醑之色，清白若滫漿焉，別調氛氳，不與佗同，蘭薰麝越，自成馨逸。方土之貢選，最佳酌矣。自王公庶友，牽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同旅語。索郎，反語為桑落也。更為籍徵之雋句，中書之英談。郡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媯汭二水出焉。南曰媯水，北曰汭水，西逕歷山下，上有舜廟。周處風土記曰：舊說舜葬上虞。又記云：耕於歷山，而始寧、剡二縣界上，舜所耕田於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為櫪，故曰歷山。余按周處此志，為不近情，傳疑則可，證實非矣。安可假木異名，附山殊稱，強引大舜，即此寧壤，更為失誌記之本體，差實錄之常經矣。歷山媯汭，言是則安於彼乎？尚書所謂釐降二女于媯汭也。孔安國曰：居媯水之內。王肅曰：媯汭，虞地名。皇甫謐曰：納二女於媯水之汭。馬季長曰：水所出曰汭。然則汭似水，非水名。而今見有二水，異源同歸，渾流西注，入于河。河水南逕雷首山西，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尚書所謂壺口雷首者也。俗亦謂之堯山。

山上有故城。世又曰。堯城。闞駰曰。蒲坂堯都。按地理志曰。縣有堯山有祠雷首山在南。事有似而非。非而是。千載眇邈。非所詳耳。又南涑水注之。水出河北縣雷首山。縣北與蒲坂分山有夷齊廟。闞駰十二州志曰。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攢茂丘阜。俗謂之夷齊墓。其水也西南流亦曰雷水。穆天子傳曰。壬戌天子至於雷首。犬戎觴天子雷首之阿。乃獻良馬四六。天子使孔牙受之于雷水之干是也。昔趙盾田首山食祁彌明翳桑之下。即於此也。涑水又西南流注于河。春秋左傳謂之涑川者也。俗之為陽安瀆水。又南至華陰潼關。渭水從西來注之。汲郡竹書紀年曰。晉惠公十五年。秦穆公率師送公子重耳涉自河曲。春秋左氏傳公二十四年。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璧於此。子推笑曰。天開公子。子犯以為功。吾不忍與同位遂逃焉。河水歷船司空與渭水會。漢書地理志曰。舊京兆郡之屬縣也。左丘明國語云。華岳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腳蹋開而為兩。今掌足之跡仍存華巖。開山圖曰。有巨靈胡者。徧得神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河。所謂巨靈贔屭首冠靈山者也。常有好事之士故升華岳而觀

厥跡焉。自下廟歷列柏南行十一里。東廻三里至中祠。又西南出五里至南祠。謂之北君祠。諸欲升山者。至此皆祈請焉。從北南入谷七里。又屆一祠。謂之石養父母。石龕木主存焉。又南出一里至天井。井裁容人。穴空。迂廻頓曲而上。可高六丈餘。山上又有微涓細水流入井中。亦不甚沾人。上者皆所由涉。更無別路。欲出井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窓也。出井東南行二里峻坂斗上斗下。降此坂二里許。又復東上百丈崖。升降皆須扳繩挽葛而行矣。南上四里路到石壁。緣傍稍進。逕一百餘步。自此西南出六里又至一神名曰胡越寺。神像有童子之容。從祠南歷夫嶺。裁廣三尺餘。兩箱懸崖數萬仞。窺不見底。祀祠有感。則雲與之平。然後敢度。猶須騎嶺抽身。漸以就進。故世謂斯嶺為搦嶺矣。度此二里。便屆山頂上方七里。靈泉二所一名蒲池。西流注於澗。一名太上泉。東注澗下。上宮神廟近東北隅。其中寡貴雜物。事難詳載。自上宮東北出四百五十步有巫嶺。東南望巨靈手跡唯見洪崖赤壁而已。都無山下上觀之分均矣。河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濩水注之。水出松果之山。北流逕通谷。世亦謂之通谷水。東北注于河。述征記所謂潼谷水者也。或說因水以名地也。河水自潼關東北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巷坂。傍絕澗涉此坂以升潼關。所謂泝黃巷以濟潼關矣。歷

北出東崤通謂之函谷關也。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峽。車不方軌。號曰天險。故西京賦曰。殽函重固。桃林塞焉。守所謂秦得百二。并吞諸侯也。是以王元說隗囂曰。請以一丸泥東封函谷關。圖王不成。其弊足霸矣。郭緣生記曰。漢末之亂。魏武征韓遂馬超。連兵此地。今際河之西。有曹公壘。道東原上云李典營。義熙十三年。王師曾據此壘。西征記曰。沿路逕函谷入函道六里舊城。城周百餘步。北臨大河。南對高山。姚氏置關以守嶮。宋武王入長安檀道濟王鎮惡或據山為營。或平城結壘。為大小七營。濱帶河險。姚氏亦保據山原年與。南傳軟踰矣。關之直北隔河有層阜。巍然獨秀。孤峙河陽。世謂之風陵。戴延之之所謂風塠者也。南則河濱。姚氏之營與晉對岸。河水又東。逕玉澗水注之。水南出玉溪。北流逕皇天原西。周固記開山東首上平博。方可里餘。三面壁立。高千許仞。漢世祭天於其上。名之為皇天原。上有漢武帝思子臺。又北逕閿鄉城西。郡國志曰。弘農湖縣有閿鄉水。世謂之閿鄉水也。魏尚書僕射閿鄉侯。河東衛伯儒之故邑。其水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逕閿鄉傳。河東與全鳩澗水合。水出南山。北逕皇天原。東述征記曰。全節。地名也。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周武王克殷休牛之地矣。西征賦曰。咸徵名於桃園者也。晉太康地記曰。桃林在閿鄉南谷

中。其水入北河注于河。又東過河北縣南。縣與湖縣分河。纂水出秦山東谷。西南流于河。河水又東永樂澗水注之。水北出于薄山。南流逕河北縣故城西。故魏國也。晉獻公滅魏以封畢萬。卜偃曰。魏大名也。萬後其昌乎。後乃縣之。在河之北。故曰河北縣也。今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一十許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城內有龍泉南流出城。又南斷而不流。永樂溪水又南入于河。余按中經即渠豬之水也。太史公封禪書稱華山以西名山七。薄山有其一焉。蒨山即襄山也。徐廣曰。蒲坂縣有襄山。山海經曰。蒨山之首曰甘棗之山。其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東則渠豬之山。渠豬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如準封禪書。二水無西南流河之理。今診蓼水川流。所趣與共水相扶。永樂溪水導源注于河。又與渠豬剪合徧山。統目總稱。亦與襄山不殊。故楊雄河東賦曰。河靈矍踢掌華蹈襄。注云。襄山在潼關北十餘里。以是推之。知襄山在蒲坂蒙水。即渠豬之水也。河水自河北城南東逕芮城。二城之中有陂千木之冢。千木晉之賢人也。魏文侯過其門軾其廬。所謂德尊萬古。芳越來今矣。汲冢竹書記年曰。晉武公元年。尚一軍芮人乘京。荀人董伯皆叛。縣且大荔故芮也。此亦有焉。紀年又云。晉武公七年。芮伯萬之母芮姜逐萬。萬出奔魏。八年周師虢

師園鑑取菏伯萬而東之。九年戎人逆菏伯萬于郟斯城。亦或伯萬之故壘也。河水又會槃澗。水出湖縣夸父山。北逕漢武帝思子宮。歸來望子臺東。又北流入于河。河水又東逕湖縣故城北。昔范叔入關。遇穰侯於此矣。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廣圓三百仞。武王伐紂。天下既定。王巡嶽瀆。放馬華陽。散牛桃林。即此處也。其中多野馬。造父於此得驊騮綠耳盜驪之乘以獻。周穆王使之馭。以見西王母。湖水又北逕湖縣東。而北流入于河。魏土地記曰。弘農湖縣有軒轅黃帝登仙處。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荊山之下。有龍垂胡於鼎。黃帝登龍。從龍者七十人。遂昇於天。故名其地為鼎湖。荊山在馮翊。首山在蒲坂。與湖縣相連。晉書地道記。太康記並言湖縣也。漢武帝改作湖。俗云黃帝自此乘龍上天也。地理志曰。京兆湖縣有周天子祠二所。故曰湖。不言黃帝升龍也。山海經曰。西九十里曰夸父之山。其木多稷柟。多竹箭。其陽多玉。其陰多鐵。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其中多馬。湖水出焉。北流注于河。故三秦記曰。桃林塞在長安東四百里。若有軍馬經過。好行則牧華山。休息林下。惡行則決河漫延。人馬不得過矣。河水又東合柏谷水。水出弘農縣南石隄山。山下有石隄祠。銘云魏甘露四年。散騎常侍征南將軍豫州刺史領弘農太守南平公之所經建也。其水北流逕其亭下。晉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不如之翟。漢武帝嘗微行此亭。見饋亭長妻。故潘岳西征賦曰。長傲客於柏谷。妻覩貌而獻餐。謂此亭也。谷水又北流入于河。河水又東右合門水。門水即洛水之枝流者也。洛水自上洛縣東北於拒城之西北分為二水。枝渠東北出為門水也。門水又東北歷陽華之山。即華陽。山海經所謂陽華之山。門水出焉者也。又東北歷峽。謂之鴻關。水東有城。即關亭也。水西有堡。謂之鴻關烏。世亦謂之劉項裂城處。非也。余案上洛有鴻臚圃池。是水津渠沿注。故謂斯川為鴻臚澗。鴻關之名。乃起是矣。門水又東北歷邑川。燭水注之。左水出於陽華之陽陰。東北流逕盛墻亭西。東北流與右水合。水俱出陽華之陰。東北流逕盛墻亭。東北與左水合。即山海經所謂緒茹之水。出于陽華之陰。東北流注于門水者也。又東北燭水注之。水有二源。左水南出於衡嶺。世謂之石城山。其水東北流逕石城西。東北合右水。出石地山。東北逕石城東。東北入左水。地理志曰。燭水出衡嶺下谷。闞駰曰。衡山在山谷山西南。是水亂流東注于緒茹之水。二水悉得通稱矣。歷澗東北出。謂之闕方口。水側有阜。名之方伯堆。宋營武將軍晉方平。建威將軍薛安都等與建威將軍柳元景北入。軍次方伯堆者也。堆上有城。即方伯所築

也。又東北逕邑川城南。即漢封賁門之故邑川。受其名。亦曰賁門城。在函谷關南七里。又東北田渠川水注之。出對山之白石谷。東北逕故丘亭東。是薛安都軍所從城也。其水又逕鹿蹄山西。山石之上有鹿蹄。自然成著。非人功所刊。歷田渠川。謂之田渠。水西北流注于燭水。燭水又北入門水。水之左右。即函谷山也。門水又北逕弘農縣故城東城。即故函谷關校尉舊治處也。終軍棄繻於此。燕丹孟嘗亦義動雞鳴於其下。可謂深心有感。志誠難奪矣。昔老子西入關。尹喜望氣於此也。故趙至與嵇茂齊書曰。李叟入秦。及關而嘆。亦言嵇與叔夜書。及關尹望氣之所。異說紛綸。並未知所定矣。漢武帝元鼎四年。徙關於新安縣。故以縣為弘農縣。弘農郡治。王莽更名右隊。劉拒公為郡。虎相隨渡河。光武聞而善之。其水側城北流而注于河。河水於此有涇津之名。說者咸云。漢武微行柏谷。遇辱竇門。又感其妻深識之饋。既返玉階。厚賞賚焉。賜以河津令。其鬻渡令竇津者是也。故潘岳西征賦曰。酬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繆官。來釣之徒。並以為然。余案河之南畔。夾側水濆。有澤謂之涇澤。河北縣有涇水澤。水其水南入于河。河水故有涇津之名。不從門始。蓋爭類名同。故作者是之。竹書穆天子傳曰。天子自䢼軨。乃次于涇水之陽。丁亥入于南鄉。考其沿歷所躔。路直斯津。以是推之。知非因門矣。俗或謂之偃鄉澗水也。河水又左合一水。其水三源。殊引俱導薄山。南流會成一川。其三水之內。世謂之閒原。言虞芮所諍之田。所未詳矣。又南注于河。河水右會水注之。水出南山。北逕曹陽亭西。陳涉遣周章入秦。少府章邯斬之於此。魏氏以為好陽。晉書地道記曰。亭在弘農縣東十三里。其水西北流入于河。河水又東菑水注之。水出常烝之山。西北逕曲沃城南。又屈逕其城西。西北入河。諸注述者咸言曲沃在北。此非也。魏司徒崔浩以為曲沃地名也。余按春秋文公十三年。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曲沃之名。遂為積古之傳矣。河水又東得七里澗。澗在陝西七里。故因名焉。谷水自南山通河。亦謂之曹陽坑。是以潘岳西征賦曰。行於漫瀆之口。憩於曹陽之墟。經豹罹治。亦不非其地矣。余按漢書。昔獻帝東遷。迫以寇難。李傕郭汜追戰於弘農澗。天子遂露次曹陽。楊奉董承外與傕和。內引白波李樂等破傕。來兵。於是得進。復來戰。奉等大敗。兵相連屬。四十餘里。方得達陝。以推之。似非曹陽。然以山海經曰。求之舊曹字相類。是或有曹陽之名也。河水東合橐水。橐水導源常烝之山。俗謂之為干山。蓋先儒之異名也。山在陝城南八十里。其川流也。二源雙導。同注一壑。西

北流注于河。又東過陝縣北。橐水出橐山西北流。又有二水出南山北合。逕崖峽北流與千山之水會。出于山東谷。兩川合注于橐水。又東北注橐水北流山谷。謂之漫澗矣。與安陽溪水合。水出石崤南西逕安陽城南。漢武帝封上官桀為侯國也。潘岳所謂我徂安陽也。東合漫澗水。北有逕根亭。謂之漫口客舍也。又西逕陝縣故城南。又合一水。謂之清谷水。南出近溪。北流注橐。其水又西北逕陝城西。西北入于河。河北對茅城。故茅亭。茅戎邑也。公羊曰。晉敗之大陽者也。津亦取名焉。春秋文公三年。秦伯伐晉自茅津濟。封崤尸而還是也。東則咸陽澗水注之。水出北虞山南。至陝津注河。河南即陝城也。昔周邵分伯以此城為東西之別。東城即虢邑之上陽也。虢仲之所都為南虢。三虢此其一焉。其大城中有小城。故焦國也。武王以封神農之後於此。王莽更名黃眉矣。戴延之云。城南倚山原。北臨黃河懸水百餘仞。臨之者咸悚惕焉。西北帶河水湧起方數十丈。有物居水中。父老云。銅翁仲所投處。又云石虎。載經終此。沉沒二物並存。水所以湧所未詳也。或云翁仲頭髻常出水之漲減恒與水齊。晉軍當至髻不復出。今唯見水異耳。嗟嗟有聲聲聞數里。按秦始皇二十一年。長狄十二見於臨洮。長五丈餘。以為善祥。鑄金人十二以象之。各重二十四萬斤。坐之

宮門之前。謂之金狄。皆銘其胷云。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為郡縣。正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足六尺。李斯書也。故衞恒叙篆曰。秦之李斯號為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自阿房徙之未央前。俗謂之翁仲矣。地皇二年。王莽夢銅人泣。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文。使尚方工鐫滅所夢銅人膺文。後董卓毀其九為錢。其在者三。魏明帝欲徙之洛陽。重不可勝。至霸水西停之。漢晉春秋曰。或言金狄泣。故留之。石虎取置鄴宮。苻堅又徙之長安。毀二為錢。其一未至而苻堅亂。百姓推置陝北河中。如是金狄滅。余以為鴻河巨瀆。故應不為細梗。躓湍長津。碩浪無宜以纖物屯流。斯水之所以濤波者。蓋史記所云。魏文侯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所致耳。獻帝東遷。日夕潛渡。墜坑爭舟。舟指可掬。亦是處矣。又東過大陽縣南。交澗水出吳山東南流入河。河水又東。澗水亦出吳山東逕大陽城西。西南流注水入于河。河水又東逕大陽縣故城南。竹書紀年曰。晉獻公十有九年。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醜奔衞。獻公命瑕父呂甥邑于虢都。地理志曰。北虢也。有天子廟。王莽更名勤田。應劭地理風俗記曰。城在大河之陽也。河水又東沙澗水注之。水北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歷傅說隱室前。俗名之為聖人窟。孔安國傳。傅說隱于虞虢之間。即

此處也。傅巖東北十餘里。即巔軨坂也。春秋左傳所謂入自顛軨者也。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為軨橋也。傅說傭隱止息於此。高宗求夢得之是矣。橋之東北有虞原。上道東有虞城。堯妻舜以嬪于虞者也。周武王以封太伯後虞仲於此。是為虞公。太康地記所謂北虞也。城東有山。世謂之五家冢。冢上有虞公廟。春秋穀梁傳曰。晉獻公將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于虞。公曰。此晉國之寶也。曰。是取中廐置外廐也。公從之。及取虢滅虞。乃牽馬操璧。璧則猶故。馬齒長矣。即宮之奇所以謂虞虢之相為輔車相依。唇亡則齒寒。虢亡虞亦亡矣。其城北對長坂二十許里。謂之虞坂。戴延之曰。自上及下。七山相重。戰國策曰。昔騏驥駕鹽車上於虞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此蓋其困處也。橋水東北山溪中。有水小西南流沙澗亂流逕大陽城東。河北郭注也。澗水南流逕注于河。河水又東左合積石土柱二溪。並北發大陰之山。南流入于河。是山也。亦通謂之為薄山矣。故穆天子傳曰。天子自臨己丑南登于薄山寘軨之隥。乃宿于虞是也。又東過砥柱間。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

山在虢城東北太陽城東也。搜神記稱。齊景公渡于江沅之河。黿銜左驂沒之。衆皆惕。古冶子於是拔劍從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于砥柱之下。乃黿也。左手持黿頭。右手挾左驂。燕躍鵠踊而出。仰天大呼。水為逆流三百步。觀者皆以為河伯也。亦或作江沅字者也。若因地而為名。則宜在蜀及長沙。按春秋此二土。並景公之所不至。古冶子亦無因而騁其勇矣。劉向叙晏子春秋。稱古冶子曰。吾嘗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從而殺之。視之乃黿也。不言江沅矣。又考史遷記云。秦公十二年。公見晉平公。十八年復見晉昭公。推軒所指。路直斯津。從黿砥柱。事或在兹。又云。觀者以為河伯。賢於江沅之證。河伯本非江神。又可知也。河之右則崤水注之。出河南盤崤山西北。流水上有梁。俗謂之鴨橋也。歷澗水東北流。與石崤水合。水出石崤山。山有二陵。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北陵文王所避風雨矣。言山徑委深。峯阜交蔭。故可以避風雨也。秦將襲鄭。蹇叔致諫而公辭焉。蹇叔哭子曰。吾見其出。不見其入。晉人禦師必於崤矣。余收爾骨焉。孟明果覆秦師於此。崤水又北左右合西水亂流注于河。河水又東千崤之水注焉。水南導于千崤之山。其水北流纏絡二道。漢建安中。曹公西討巴漢。惡南路之險。故更開北道。自後行旅率多從之。今山側附路有

石銘云晉太康三年弘農太守梁柳脩復舊道太崤以東西崤以西明非一崤也西有二石又南五十步臨溪有恬漢先主墓神碑蓋隱斯山也其水北流注于河河水翼岸夾山巍峰峻舉群山疊秀重嶺干霄鄭玄按地説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閼流今世所謂砥柱者蓋乃閼流也砥柱當在西河未詳也雖鄭玄所説非自西河當無山以擬之自砥柱已下五戶已上其間一百二十里河中竦石傑出勢連襄陸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閼流也其山雖闢尚梗湍流激石雲洄澴波怒溢合有一十九灘水流迅急勢同三峽破害舟船自古所患漢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砥柱隘可鐫廣之上乃令焉鐫之裁沒水中不能復去而令水益湍怒害甚平日魏景初二年二月帝遣都督沙丘部監運諫議大夫寇慈帥工五千人歲常修治以平河阻晉泰始三年正月武帝遣監運大中大夫趙國都匠中郎將河東樂世帥眾五千餘人修治河灘事見五戶祠銘雖世代加功水流漰渀濤波尚屯及其商舟是次鮮不踟蹰難濟故有眾峽諸灘之言五戶灘名也有神祠通謂之五戶將軍亦不知所以深又東過平陰縣北又東至鄧清水從西北來注之清水出清廉山之西嶺世亦謂清營山其水東南流出峽峽左有城蓋古關防也清水歷其南東流逕皋落城北服虔曰赤翟之都也世謂之倚亳城蓋讀聲近傳因失實也春秋左傳所謂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者也與倚亳川水合水出北山礦谷東南流注于清清水又東逕清廉城南又東南流又會南溪溪水出南山西東注清水又東合乘澗水水出左八嶺下南流俗謂之扶蘇水又南歷軒苗北歷頊山亦曰白水原西南逕垣縣故城北史記魏武侯二年城安邑王垣即是縣也其水西南流注清水已白澗初會清泉乃有玄素之異也清水又東南逕陽壺城東即垣縣之壺城東即垣縣之壺丘亭晉遷宋五大夫所居也清水又東南流注于河河又東與教水合出垣縣北教山南逕輔山高三十許里上有泉不測其深頂山周員五六里少草木山海經曰孟門東南有平山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又是王屋之次疑即平山也其水南流歷鼓鍾上峽懸洪五丈飛流注壑夾岸深高壁立直上輕崖秀舉百有餘丈峯次青松兀巖鎮石於中歷落有翠柏生焉丹青綺分望若圖繡矣水廣一十許步南流歷鼓鍾川分為二澗一澗西北出一百六十許里山岫迴岨纔通馬步今聞喜縣東北谷口猶有乾河里故溝存焉今無復有水一水歷冶官西世人謂之鼓鍾城城之左右猶有遺銅及銅錢也城西阜下有大泉西流注澗與教水合伏入石下南至下峽山海經曰

鼓鍾之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即是山也其水重源又發南至西馬頭山東數坡下又伏流南十餘里復出又謂之伏流水南入于河山海經曰教山教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是水冬乾夏流實惟乾河也今世人猶謂之為乾澗矣河水又與畛水合水出新安縣青要山今謂之疆山山海經曰河長澗水北流入于河山海經曰青要之山畛水出焉即是水也河水又東正迴之水入焉水出䰠山疆山東阜也東流俗謂之彊川水與石瞀水川合出西北石澗中東南流注于疆水疆水又東逕疆冶鐵官東東北注注于河河水又東合庸庸之水水出河南垣縣宜蘇山俗謂之長泉水山海經曰水多黃貝伊洛澗也其水北流分為二水一水北入河一水又東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逕平陰縣北地理風俗記曰河南平陰縣故晉陰地陰戎之所居又曰在平城之南故曰平陰也三老董公説高祖處陸渾所謂晴諝董史謀我平陰者也魏文帝改曰河陰矣河水又會淇水水出垣縣王屋西山溱溪夾山東南流逕故城東即溱關也漢光武以武二年遣司空王梁北守溱關天井關擊赤眉別校皆降之獻帝自陝北渡安邑東出溱關即是關也淇水西南逕關城南歷軹關南逕苗亭西亭故周之苗邑也又東流注于河經書清水非也是乃溱水耳河水又東過平陰縣北湛水從北來注之河水又東逕河陽縣故城南春秋經書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侯執衛侯而歸于京師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冬會于溫執衛侯是會也晉侯召襄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狩地服虔曰河陽溫也班固漢書地理志司馬彪袁崧郡國志晉太康地道記十三州志河陽別縣非溫邑也漢高帝六年封陳涓為侯國王莽之河亭也十三州志曰治河上河孟津河也郭緣生述征記曰踐土今治坂城是名異春秋焉非今河北見者河陽城故縣也在治坂西北蓋晉之溫地故群儒有溫之論矣魏土地記曰治坂城舊名漢祖渡城險固南臨孟津河洛陽西北四十二里故鄧鄉矣河水又逕臨平亭北帝王世紀曰光武葬臨平亭南西望平陰者也河水又東逕洛陽縣北河之南岸有一碑北面題云洛陽北界水二瀆分為之也上舊有河平侯祠祠前有碑今不知所在郭頒世語曰晉文王之世大魚見孟津長數百步高五丈頭在南岸尾在中渚河平侯祠即斯祠也河水又東逕平縣故城北漢武帝元朔三年封濟北貞王子劉遂為侯國王莽之所謂治平矣俗謂之小平也有高祖講武場河北側岸有二城相對置北中郎府徙諸從隸府戶并羽林虎賁領隊防之河

水南對首陽山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之歌所以曰登彼西山上有夷齊之廟前有二碑並是後漢河南尹廣陵陳導洛陽令徐循與處士平原蘇騰南陽何進等立事見其碑又有周公廟魏氏起玄武館於芒垂張景陽玄武觀賦所謂高樓特起竦躋峙崔嵬直亭亭以孤立延千里之清飇也新造南宜水室於斯阜室内有冰井春秋左傳曰日在北陸而藏冰常以十二月採冰於河津之隘峽石之阿北陰之中即邠詩二之日鑿冰沖沖矣而内於井室所謂納于凌陰者也河南有鈎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尚書所謂不期同時也紫微有鈎陳之宿主鬭訟兵陣故遠取之法以所攻神與鈎陳并氣下制所臨之辰則秋禽敵是以壘資其名矣河水於斯有盟津之目論衡曰武王伐紂升舟陽侯波起疾風逆流武王操黃鉞而麾之風波畢除中流白魚入於舟燔以告天與八百諸侯咸同此盟故曰孟津亦曰盟津尚書所謂東至于孟津者也又曰富平津晉陽秋曰杜預造橋於富平津所謂造舟為梁也又謂之曰為陶河魏尚書僕射杜畿以帝將幸許試樓船覆於陶河謂此也昔禹治洪水觀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於淵及子朝篡位與敬王戰乃取周之寶玉沈河以祈福後二日津人得之於河上時有之則變而為石及敬王位定得玉者獻之復為玉也**河水又東溴水入焉**山海經曰和山上無草木而多瑤碧實惟河之九都是山也五曲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蒼玉吉神泰逢司之是於萯山之陽出入有光呂氏春秋曰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萯山遇大風雨迷惑入于民室皇甫謐帝王世紀以為即東首陽山也蓋是山之殊目矣今於首陽東山無水以應之當是今古世懸或川改狀矣帝堯修壇河洛擇良議沈率舜等升于首山而遵河渚有五老遊焉相謂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也五老乃翻為流星而升於昴即於此也又東沛水注焉又東**過鞏縣北**河水於此有五社渡為五社津建武元年朱鮪遣持節使者賈雄討難將軍蘇茂將三萬人從五社津渡攻溫馮異遣校尉與寇恂合擊之大敗追至河上生擒萬餘人投河而死者數千人縣北有山臨河謂之鞏崖丘其下有穴謂之鞏穴言潛通淮浦北達於河直穴有渚謂之鮪渚成公子安大河賦曰鱣鯉王鮪春暮來遊周禮春薦鮪然非時及他處則無故河自鮪穴已上又兼鮪稱呂氏春秋稱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見**洛水從縣西北流注之**洛水於鞏縣東逕洛汭北對琅邪渚入于河謂之洛口矣自縣西來而北流注洛清濁異流皦焉殊別應瑒靈河賦曰資靈

川之遐源出昆侖之神丘涉津洛之嗟衆播九道於中州者也**又東過成皐縣北濟水從北來注之**河水自洛口又東左逕平皐縣南又東逕懷縣南濟水故道之所入與成皐分河水**河水又東逕黃馬坂北**謂之黃馬關孫登之去陽被作言與洛中故人處也**河水又東逕旋門坂北**今成皐西大坂者也升陟此坂而東趣成皐也曹大家東征賦曰望河洛之交流看成皐之旋門者也**河水東逕成皐大伾山下**爾雅曰山一成謂之伾許慎呂忱等並以為丘一成也孔安國以為再成曰伾亦或以為地名非也尚書禹貢曰過洛汭至大伾者也鄭康成曰地喉也沇出伾際矣然則大伾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濟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然則大伾即是山矣伾北即經所謂濟水從北來注之者也今濟水自溫縣入河不於此也所入者奉濟水耳即濟沇之故瀆矣成皐縣之故城在伾上縈帶伾阜絕岸峻周高四十許丈城張翕險崎而不平春秋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即東虢也魯襄公二年七月晉成公與諸侯會于戚遂城虎牢以逼鄭求平也蓋修故耳穆天子傳曰天子射鳥獵獸於鄭圃命虞人掠林有虎在於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為柙畜之東虞是曰虎牢矣然則虎牢之名自此始也秦以為關漢乃縣之城西北隅有小城周三里北面列觀臨河岧岧孤上景明中言之壽春路直茲邑昇眺清遠勢盡川陸羈途遊至有傷深情**河水南對玉門**昔漢祖與滕公潛出濟於是處也門東對臨河側岸有土穴魏攻周州刺史毛德祖於虎牢戰逆二百日不能克城唯一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容防捍潛作地道取井余頃因公至彼故往尋之其穴處猶存**河水又東合汜水**水南出浮戲山世謂之曰方山也北流出于嵩渚之山泉發于層阜之上一源兩枝分流瀉注世謂之石泉水也東流為索水西注為東關西北流楊蘭水注之水出非山西北流注為東關水又西北清水入焉水自東浦西流與東關水合而亂流注于汜汜水又北右合石城水水出石城山其山復澗重嶺欹疊若城山頂泉流瀑布懸瀉下有濫泉東流泄注邃有數十石畦畦有數野蔬巖側石窟數口隱跡存焉而不知誰所經始也又東北流注入于汜水汜水下北合鄤水水西出婁山至冬則暖故世謂之溫泉東北流逕田鄤谷謂之田鄤溪水東流注于汜水汜水又北逕虎牢城東漢破司馬欣曹咎於是水之上汜水又北流注于河征艱賦所謂步汜口之芳草吊周襄之鄙館者也余按儒者之論周襄所居在潁川襄城縣是乃城名非為水目原夫致謬之由俱以汜鄭為名故也是為爽矣又案郭緣生述

征記。劉澄之永初記，並言高祖即帝位於是水陽。今不復知舊壇所在。盧諶、崔雲亦言是矣。余按高皇帝受天命於定陶氾水，又不在此也。於是求壇，故無證矣。河水又東逕板城北。有津，謂之板城渚口。河水又東逕五龍塢北。臨長河有五龍祠。應劭云：昆崙山廟在河東滎陽縣，疑即此祠，所未詳。又東過滎陽縣，蒗蕩渠出焉。大禹塞滎澤，開之以通淮泗，即經所謂蒗蕩渠也。漢平帝之世，河汴決壞，未及得修。汴渠東侵，日月彌廣，門故處皆在水中。漢明帝永平十二年，議治汴渠，上乃引樂浪人王景問水形便。景陳利害，應對敏捷，帝甚善之，乃賜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以錢帛。後作堤，發卒數十萬，詔景與將作謁者王吳共防築堤修堨，起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開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一門，水更相迴注，無復潰漏之患。明年，渠成。帝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員吏，如西京舊制。景由是顯名。王吳諸從事者，皆增秩一等。順帝陽嘉中，又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為堰，通淮古口，咸曰金堤。靈帝建寧中，又增修石門，以遏渚口。水盛則通注，津耗則輟流。河水又東北逕卷之扈亭北。春秋左傳曰：文公七年，晉趙盾與諸侯盟于扈。竹書紀年：晉出公二十二年，河絕于扈。即於是也。河水又東逕八激堤北。漢安帝永初七年，令謁者太山于岑於石門東積石八所，皆如小山，以捍衝波，謂之八激堤。河水又東逕卷縣北。晉楚之戰，晉軍爭濟，舟中之指可掬，楚莊祀河告成而還，即是處也。河水又東北逕赤岸固北，而東北注之。又東北過武德縣東，沁水從之。河水自武德縣，漢獻帝延康元年，封曹叡為國，即魏明帝也。東至酸棗縣西，濮水東出焉。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堤，大發卒塞之。故班固云：文堙棗野，武作瓠歌。謂斷此口也。今無水。河水又東北通，謂之延津。石勒之襲劉曜，途出於此，以河水泮為神靈之助，號是處為靈昌津。昔澹臺子羽齎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波休，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去，示無悋意。趙建武中，造浮橋於津上，採石為中濟，石無大小，下輒流去，用功百萬，經年不就。石虎親閱作公，沈璧于河。明日璧流渚上，波蕩上岸，遂斬匠而還。河水又逕東燕縣故城北，則有濟水自北來注之。河水於是有棘津之名，亦謂之濟津，故南津也。春秋僖公二十一年，晉將伐曹，曹在衛東，假道于衛，衛人不許，還自南河，即此濟也。河水於是亦有林津之名，晉伐陸渾，亦於此渡。宋元嘉中，遣輔國將軍蕭斌率寧朔將軍王玄謨北入，宣威將軍垣護之以水軍守石濟，即此處也。河水

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南。漢書溝洫志曰：在淇水口東十八里，有金堤，堤高一丈。自淇口東地稍高，至遮害亭西五丈。又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也。河水又右逕滑臺城。有三重，中小城，謂之滑臺城。舊傳滑臺人自修築此城，因以名焉。城即故鄭廩延邑也。下有延津。春秋傳曰：孔悝為蒯聵所逐，載伯姬于平陽，行於延津是也。廩延南故城，即衛之平陽亭也。今時人謂此津為延壽津。宋元嘉中，右將軍到彥之留建威將軍朱修之守此城。魏軍南伐，修之執節不下，其母悲憂，一旦乳汁驚出，母乃號踴，告家人曰：我年老，非有乳時，今忽如此，吾兒必沒矣。修之絕援，果以其日陷沒。城故東郡治。續漢書曰：延熹九年，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疏曰：春秋注記，未有河清，而今有之。易乾鑿度曰：天之將降嘉應，河水先清。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天垂異，地吐妖，民厲疾，三者並作而有河清，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以為異。河者，諸侯之象；清者，陽明之徵，豈獨諸侯有窺京師也。明年宮車晏駕，徵解瀆侯為漢嗣，是為靈帝。建寧四年二月，河水又清也。又東北過黎陽縣南，黎侯國也。詩式微，黎侯寓于衛是也。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逕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陰以為名也。王莽之黎蒸也。今黎山之東北有故城，蓋黎陽縣之故城也。山在城西，城憑山為基，東阻為河。故劉楨黎陽山賦曰：南陰黃河，左覆金城，青壇承祀，高碑頌靈。昔慕容玄明自鄴率戶南徙滑臺，既無舟檝，將保黎陽，昏而流澌冰合，於夕中濟，訖旦而冰泮，燕民謂是處為天橋津。東岸有故城，險帶長河，戴延之謂之逯明壘，周二十里，言逯明石勒十八騎中，城因名焉。郭緣生曰：城，袁紹時築，皆非也。余按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三年，鄭釐侯使許息來致地，平丘、戶牖、首垣諸邑，及鄭馳地，我取枳道，與鄭鹿。鹿即是城也。今城內有故臺，尚謂之鹿鳴臺，又謂之鹿鳴城。王玄謨自滑臺走鹿鳴者也。濟取名焉，故亦曰鹿鳴津，又曰白馬濟。津之東南有白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故濟取名焉。袁紹遣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關羽為曹公斬良以報效，即此處也。白馬有韋鄉韋城，故津亦有韋津之稱。史記所謂下脩武，渡韋津者也。河水舊於白馬縣南泆通濮濟黃溝，故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二年，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者也。金堤既建，故渠水斷，尚謂之白馬瀆。故瀆東逕鹿鳴城南，又東北逕白馬縣之涼城北。耆舊傳云：東郡白馬縣之神馬亭實中層峙，南北二百步，東西五十許步，狀丘斬城也。自外耕耘墾所，削落平盡。正南有躞蹀陛上方軌，是由西南側城有神馬寺，樹木修整，西去白馬

津河二十許里。東南距白馬縣故城可五十里。疑即開山圖之所謂白馬山也。山上常有白馬群行，悲鳴則河決，馳走則山崩。注云：山在鄭北，故鄭也。所未詳。劉澄之云：有白馬塞，孟達登之長嘆，可謂於川土駿妾矣，亭上舊田置涼城縣，治此。白馬濟又東南逕濮陽縣，散入濮水，所在決會，更相通注，以成往復也。河水自津東北逕涼城縣。河北有般祠。孟氏記云：祠河中積石為基，河水漲盛，恒與水齊。戴氏西征記曰：今見祠在東岸臨河，累石為壁，其屋宇容身而已，殊似無靈，不如孟氏所記，將恐言之過也。河水又東北逕伍子胥廟南。祠在北岸頓丘郡界，臨側長河，廟前有碑，魏青龍三年立。河水又東北為長壽津。述征記曰：涼城到長壽津六十里。河之故瀆出焉。漢書溝洫志曰：河之為中國害尤甚，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二渠以引河。一則漯川，今所流也。一則北瀆，王莽時空，故世俗名是瀆為王莽河也。故瀆東北逕戚城西。春秋哀公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太子蒯聵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今頓丘衛國縣西戚亭是也，為衛之河上邑。漢高帝十二年，封將軍李必為侯國矣。故瀆又逕繁陽縣故城東。史記：趙將廉頗伐魏取繁陽者也。北逕陰安縣故城西。漢武帝元朔五年，封魏不疑為侯國。故瀆又東北逕昌樂縣故城東。地理志：東郡之屬縣也。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一百二十八　二十

漢宣帝封王稚君為侯國。故瀆又東北逕平邑郭西。竹書紀年：晉烈公四年，趙城平邑。五年，田公子居思伐趙鄙，圍平邑。十年，齊田汾及邯鄲韓舉戰于平邑，邯鄲之師敗，逮獲韓舉，取平邑新城。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丘堰。史記曰：魏武侯公子元食邑於此，故縣氏焉。郡東有五鹿墟，墟之左右多陷城。公羊曰：襲邑也。說曰：襲陷矣。郡國志曰：五鹿，故沙鹿，有沙亭。周穆王喪盛姬，東征，舍於五鹿，其女叔㛗思哭，是曰女叔之丘，為沙鹿之異名也。春秋左傳僖公十四年，沙鹿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後王翁孺自濟南徙元城，正直其地，日月當之。王氏為舜後，土也。漢，火也。王禁生政君，其母夢見月入懷。年十八，詔入太子宮，生成帝，為元后。漢祚道汙，四世稱制，故曰火土相乘而為雄也。及崩，大夫揚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者也。獻帝建安中，袁紹與曹操相禦於官渡，紹逼大司農鄭玄載病隨軍，屆此而卒。郡守已下受業者衰絰赴者千餘人。玄注五經、讖緯、候歷、天文，經通於世，故范曄贊曰：孔書遂明，漢章中輟矣。縣北有沙丘堰，有不遂其道曰降，亦曰溝堰，障水也。至于大陸北播于九河。爾雅通曰：河播也。播為九河。自此始也。禹貢，兗州九河既道矣。謂徒駭、

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般、鬲津也。同為逆河。鄭玄曰：下尾合曰逆河，言相承受矣。蓋疏潤下之勢，以通河海。及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為一河。故自堰以北，館陶、貝丘、鬲、般、庾、廣川、信都、東光、河間、樂成以東，城地並存，川瀆多亡。漢世河決，金隄南北離其害。議者常欲求九河故迹而穿之，未知其所是。以班固云：自茲距漢，北亡八枝者也。河之故瀆自沙丘堰南分屯氏河出焉。河水故瀆東北逕發干縣北城西，又屈逕其北。王莽之所謂戢屠矣。漢武帝以封將軍衛青，破右賢王功，封其子登為侯國。大河故瀆又東逕貝丘縣故城南。應劭曰：左氏齊襄公田于貝丘是也。余按京相璠、杜預並言在博昌，即司馬彪郡國志所謂貝中聚者也。應注於此事近違矣。大河故瀆又東逕甘陵縣故城南。地理志之所謂厝也。王莽改曰廟治者也。漢安帝父孝德皇以太子被廢為王，薨於此，乃葬其地，尊陵曰甘陵，縣亦取名焉。是周之甘泉市地也。陵在瀆北，丘墳高巨，雖中經發壞，猶若層陵矣。世謂之唐侯冢，城曰邑城，皆非也。昔南陽文叔良以建安中為甘陵丞，夜宿水側，趙人蘭襄夢求改葬。叔良明循水求棺，果於水側得棺，半許落水。叔良顧親舊曰：若聞人傳此，吾必以為不然。遂為移殯，醊而去之。大河故瀆又東逕艾亭城南，又東北逕平晉城南，今城中有浮圖五層，上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一百二十八　二十一

有金露盤，題云：趙建武八年，比釋道龍和上竺浮圖澄樹德勸化，興立神廟，浮圖以壞，露盤尚存，煒煒有光明。大河故瀆又東北逕靈縣故城南，王莽之播亭也。河瀆於縣別出為鳴犢河。河水故瀆又東逕鄃縣故城東，呂后四年，以父嬰功封子佗為侯國。王莽更名之曰善陸。大河故瀆又東逕平原縣故城西，而北絕屯氏三瀆，北逕繹幕縣故城東北，西流逕平原鬲縣故城西。地理志曰：鬲，津也。王莽名之曰河平亭。故有窮后國也。應劭曰：鬲，偃姓，咎繇後。光武建武十三年，封建義將軍朱祐為侯國。大河故瀆又北逕脩縣故城東，又北逕安陵縣西。本脩之安陵鄉也。地理志、風俗記曰：脩縣東四十里有安陵縣故縣也。又東北至東光縣故城西，而北與漳水合。一水分大河故瀆，北出為屯氏河，逕館陶縣東，東北出。漢書溝洫志曰：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縣，分為屯氏河，廣深與大河等，成帝之世，河決館陶及東郡金堤，上使河堤謁者王延世塞之，二十日堤成，詔以建始五年為河平元年，以延世為光祿大夫。是水亦斷。屯氏故瀆水之又東北，屯氏別河出焉。屯氏別河故瀆又東北逕信城縣，張甲出焉。地理志曰：張甲河首受屯氏別河於信城縣者也。張甲河及清北絕，清河於廣宗縣分為二瀆。左瀆逕廣宗縣故城，西又北逕建始縣故城東，田融云：

趙武帝二十二年立建興郡。廣宗置建始興縣縣治。左瀆又北逕經城東繚城西。又經南宮縣西北。注絳瀆。右瀆又東北逕廣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界城亭北。又東北逕長樂郡武彊縣故城東。長樂故信都也。魏太康五年改從今名。又東北逕廣川縣與水故道合。又東北逕廣川縣故西。又東逕棘津亭南。徐廣曰。棘津在廣川。司馬彪曰。縣北有棘津城。呂尚賣食之困。疑在此也。劉澄之云。譙郡酇縣東北有棘津亭。故邑也。呂尚所困處也。余按春秋左傳。伐巢克棘入州來。無津字。杜預春秋釋地又言棘亭在鄼州縣東北。亦不云有津字矣。而竟不知澄之於何而得是說。然天下以棘為名者多。未可咸謂之棘津也。又春秋昭公十四年。晉侯使荀吳帥師涉自棘津。用牲于洛。遂滅陸渾。杜預釋地闕而不書。服虔曰。棘津猶孟津也。徐廣晉紀。又言石勒自葛陂寇河北。襲汲人向冰於枋頭。濟自棘。棘津在東郡河內之間。田融以為即石濟南津也。雖千古芒昧。理世玄遠。遺文逸句。容或可尋。沿途隱顯。方土可驗。司馬遷云。呂望東海上人也。老而無遇。以釣于周。文王得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七十則屠牛朝歌。行年九十。身為帝師。皇甫士安云。欲隱東海之濱。聞文王善養老。故入釣於周。今汲水城。亦言有呂望隱居處。起自東海。迄于酆雍。緣其逕趣。趙魏為密。晉之熱。未可為據矣。張甲故瀆。又東北至脩縣東。會清河。十三州志曰。張甲河。東北至脩縣。入清漳者也。屯氏別河東枝津出焉。東逕至信城。城南又東逕青陽縣故城南。清河郡北。魏自清陽徙置也。又東北逕陵鄉南。又東北逕東武城縣故城南。又東北逕東陽縣故城南。地理志曰。王莽更之曰胥陵矣。俗人謂之高黎郭。非也。應劭曰。東武城東北三十里有陽鄉故縣也。又東散絕無復津逕。屯氏別瀆。又東北逕清河郡南。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西。漢高六年。封王吸為侯國。地理風俗志曰。甘陵郡東南十七里。有清河故城者。世謂之鵲城也。又東北經繹幕縣南。分為二瀆。屯氏別河北瀆東逕繹幕縣故城南東邑。大河故瀆又東北逕平原縣枝津。北出至安陵縣遂絕。屯氏別河北瀆。又東北逕重平縣故城南。應劭曰。重合縣西南八十里。有重平鄉故縣也。又東北逕重合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定縣故城南。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齊孝王子劉成為侯國。地理風俗記曰。饒安縣東南三十里。有定鄉城故縣也。屯氏別河北瀆。又東入陽信縣。今無水。又東為咸河。東北流逕陽信縣故城之北。地理志。渤海之屬縣也。東注于海。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東絕大河故瀆。又逕平原縣故城北。東北枝津。又出東北。至安德縣界。東會商河。屯氏別河南瀆又東北於平原界。又有枝

渠右出。至安德縣遂絕。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通謂之篤馬河。即地理志所謂平原縣有篤馬河。東北入海。行五百六十里者也。東北逕安德縣故城西。又東北逕臨齊城南。始東齊未賓。大魏築城以臨之。故城得其名也。又屈逕其城東。故瀆廣四十步。又東北逕重丘縣故城西。春秋襄公二十五年。秋。同盟于重丘。伐齊故也。應劭曰。安德縣北五十里。有重丘鄉故縣也。又東北逕西平昌縣故城北。北海有平昌縣。故加西。漢宣帝元康元年。封王長君為侯國。故渠川派。東入般縣為般河。蓋亦九河之一道也。漢書稱公孫瓚破黃巾于般河。即此瀆也。又東為白鹿淵水。南北三百步。東西千餘步。深三丈餘。其水冬清而夏濁。渟而不流。若夏水洪泛。水深五丈。方乃通注般瀆。又逕般縣故城北。王莽更之曰分明也。東逕樂陵縣故城北。地理志曰。故都尉治。伏琛晏謨言。平原邑。今分為郡。又東北逕信陽縣故城南。東北入海。屯氏河故瀆自別河東逕甘陵之信鄉縣故城南。地理志曰。安帝更名安平。應劭曰。甘陵西北十七里。有信鄉故縣也。屯氏故瀆。又東逕甘陵縣故城北。逕靈縣北。又東北逕鄃縣與鳴犢河故瀆合。上承大河故瀆於靈縣南。地理志曰。河水自靈縣別出。為鳴犢河者也。東北逕靈縣東。東入鄃縣。而北合屯氏瀆。屯氏瀆兼鳴犢之稱也。又東逕鄃縣城北。東北合大河故瀆。謂之十三州志曰。鳴犢河東北至脩入屯氏。考瀆則不至也。又東北有過衞國縣南。又東北過濮陽縣北。瓠子河出焉。河水東逕鐵丘南。春秋左氏傳哀公二年。鄭罕達帥師郵無恤御簡子。衞太子為右。登鐵丘。望見鄭師。衞太子自投車下。即此處也。京相璠曰。鐵丘名也。杜預曰。在戚南。河之北岸。有古城。戚邑也。東城有子路冢。河之西有竿城。郡國志曰。衞縣有竿城者也。河南有龍淵宮。武帝元光中。河決濮陽。氾郡十六。發卒十萬人。救決河。起龍淵宮。蓋武帝起宮於決河之傍。龍淵之側。故曰龍淵宮也。河水東北流而逕濮陽縣北。為濮陽津。故城在南。與衞縣分水。城北十里。有瓠河口。有金堤。宣房堰。粵在漢世。河決金堤。涿郡王遵。自益州刺史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決壞。遵躬率民吏。投沈白馬。祈水神河伯。親執圭璧。請身填堤。廬居其上。民吏皆走。遵立不動。而水波齊足而止。公私壯其勇節。河水又東北逕衞國縣南。東為郭口津。河水又東逕城縣北。故城在河南一十八里。王莽之郭良也。沇州舊治。魏武創業。始自於此。河上之邑。最為峻固。晉八王故事曰。東海王越治鄄城。城無故自壞七十餘丈。越惡之。移治濮陽城南。有魏使持節征西將軍太尉方城侯鄧艾廟。廟南有艾碑。秦建元十二年。廣武將軍沈州刺史關內侯安定彭超立。河之南岸。有新城。宋寧朔將軍王玄謨。前鋒入河所築也。北岸有新臺。鴻基層

負高敖人。衛宣公所築新臺矣。埼尾所賦也。爲盧關津。臺東有小城。崎嶇
頹側。臺枕河。俗謂之邸閣城。疑故關津都尉治也。所未詳矣。河水又東北
逕范縣之秦亭西。春秋經書築臺于秦者也。河水又東北逕委粟津。大河
之北。即東武陽縣也。左會浮水故瀆。故瀆上承大河於頓丘縣而北出。東
逕繁陽故城南。應劭曰：縣在繁水之陽。張晏曰：縣有繁淵。春秋襄公二
十年。經書公與晉侯齊侯盟于澶淵。杜預曰：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澶淵
卽繁淵也。亦謂之浮水焉。昔魏徙大梁。趙以中牟易魏。故志曰：趙南至浮
水繁陽。卽是瀆也。故瀆東絕大河故瀆。東逕五鹿之野。晉文公受塊於野
人。卽此處矣。京相璠曰：今衛國縣西北三十里有五鹿地。今屬頓丘縣。浮
水故瀆又東南逕國邑城北。故衛公國也。漢光武以封周後也。又東逕衛
國縣故城南。古斟觀。應劭曰：夏有觀扈。卽此城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
年。齊田壽率師伐趙。圍觀。觀降。浮水故瀆又東逕河牧城而東北出。郡國
志曰：衛國縣有河牧城。又東北入東武陽縣。東入河。又有漯水出焉。戴
延之謂之武陽也。地理志曰：漯水出東郡武陽縣。今漯水上承河水於武
陽縣東南。西北逕武陽新城東。曹操爲東郡所治也。引水自東門石竇北
注于堂池。池南故基尚存。中城內有一石碁。大城西門名冰井門。門內

曲中冰井猶存。門外有故臺。號武陽臺。匝臺隅亦有雉遺跡。河水又東逕
武陽縣東。范縣西而東北流也。又東北逕東阿縣北。河水於范縣東北。流
爲倉亭津。述征記曰：倉亭津在范縣界。去東阿六十里。魏土地記曰：津在
陽縣東北七十里。津河濟名也。河水右歷柯澤。春秋左傳襄公十四年。衛
孫文子敗公徒于柯澤上者也。逕東阿縣故城西而東北出。流注河。水枝
津東出。謂之鄧里渠也。又東北過茌平縣西。河自鄧里渠東北逕昌鄉亭
北。逕碻磝城西。述征記曰：碻磝。津名也。自黃河泛舟而渡者。皆爲津也。其
城臨水。西南崩於河。宋元嘉二十七年。以王玄謨爲寧朔將軍。前鋒入河
平碻磝守之。都督劉義恭以沙城不守。召玄謨令毀城而還。後登城之。魏
立濟州治此也。河水衛其西南隅。又崩于河。卽故茌平縣也。應劭曰：茌山
名也。縣在山之平陸。故曰茌平也。王莽之功崇矣。經曰：大河在其西。鄉里
滲歷其東。卽斷邑也。昔石勒之隸師懽也。耕於茌平。聞鼓角鞞鐸之聲於
是縣也。而與柳城分河。河水又與鄧里渠水上承大河於東阿縣西。東逕
東阿縣故城北。故衛邑也。應仲瑗曰：有西故稱東。魏封曹植爲侯國。大城
北門內西側皋上有大井。其巨若輪。深六七丈。歲常煮膠。以貢天府。本草
所謂阿膠也。故世俗有阿井之名。縣出佳繒縑。故史記云：秦昭王服太之

劍阿鑄之水也。又東北逕縣邑。與將渠合。又北逕茌平縣東。臨邑縣故城
西北流於故河。河水又東北流。四瀆津。津西側岸臨河有四瀆祠。東對四
瀆口。河水東分濟。亦曰泲水受河也。然渠口水斷。門不通。始自是出。東
北流逕九里。與清水合。故泲瀆也。自河入濟。自泲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
通。故有四瀆之名也。昔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嘆。自是而返。曰：丘之不
命也。人某條以爲孔子臨狄水而歌矣。曰：狄水衍兮風揚波。船楫顛倒更
相加。余按臨濟故狄也。是濟所逕也。得其通稱也。河水又逕楊墟縣之故
城東。俗謂是城曰陽城矣。河水又逕茌平城東。城內有故臺。世謂之時平
城。非也。蓋在時青相近耳。疑縣徙也。又東北過高唐縣界。河水於縣漯水
注之。地理志曰：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今漯水上承河水於武陽縣東南。
西北逕武陽新城東。曹操爲東郡所治也。引水自東門石竇北注于堂池。
池南故基尚存。城內有一石碁。大城西門名冰井門。門內曲中冰井猶
存。門外有故臺。號武陽臺。匝臺亦有隅雉遺迹。水自城東北逕東武陽縣
故城南。應劭曰：縣在武水之陽。王莽之武昌也。然則漯水亦謂武水。臧
洪爲東郡太守治此。袁紹圍張超於雍丘。洪以情義請袁紹救之。不許。洪
與紹絕。紹圍洪城中無食。洪呼吏士曰：洪於大義不得不死。諸君無事空

受此禍。衆泣曰：何忍捨明府也。男女八千餘人相枕而死。洪不屈。紹殺洪。
邑中陳容爲丞。謂曰：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紹又殺之。士爲
嗟嘆。今城四周。繞圍郭尚存。水匝隍塹。於城東北合爲一瀆。東北出郭逕
陽平縣之岡城西。郡國志曰：陽平縣有岡成亭。逕陽平縣故城東。漢昭帝
元平元年。封丞相蔡義爲侯國。漯水又北絕莘道城之西北。有莘亭。春秋
桓公十六年。公使伋使諸齊。令盜待於莘。伋壽繼殞於此亭。京相璠曰：今平
陽陽平縣北一十里有故莘亭。道阸限蹊。要自衛適齊之道也。望新臺於
河上。感二子於宿齡。詩人乘舟。誠可悲矣。今縣東有二子廟。猶謂之爲孝
祠矣。漯水又東北逕樂平縣故城東。縣故清也。漢高帝八年封室中同爲
清室侯。封許廣少弟翁孫爲樂平侯。王莽之清治矣。漢章帝建初
中。更從今名也。漯水又北逕聊城縣故城西。城內有金城。周匝有水。南門
有馳道。絕水南出。自外泛舟而行矣。東門側有層臺。秀出。魯仲連所謂還
高唐之兵。郤聊城之衆者也。漯水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地理風俗記
曰：甘陵。故清河。清河在南一十七里。今於甘陵縣故城東南無城以擬之。
直東二十里有艾亭城。東南四十里有此城。疑卽清河城也。俗
燮居之。故世稱燮城也。漯水又東北逕文鄉城東南。又東北

侍平縣故城內有層臺秀上王莽改之曰加睦也又與黃溝同注川澤
黃溝承聊城郭水水泛則津注水耗則輟流自城東北出逕清河城南又
東北逕攝城北春秋所謂聊攝以東也俗稱郭城非也城東西三里南北
二里東西隅有金城城卑下埵郭南存左右多墳壠京相璠曰聊城縣東
北三十里有故攝城今此城西去聊城二十五六里許即攝城者也又東
逕文鄉城又東南逕王城北魏太常七年安平王鎮平原所築世謂之王
城太和二十三年罷鎮立平原郡治此城也黃溝又東北逕左與漯水隱
覆勢鎮河陸東出於高唐縣大河右逕東注漯水矣桑欽地理志曰漯水
出高唐余按竹書穆天子傳稱丁卯天子自五鹿東征釣於漯水以祭淑
人是曰祭丘己巳天子東征食馬于漯水之上尋其沿歷逕趣不得近出
高唐也桑氏所言蓋津流出次于所聞也俗以是水上承于河亦謂之源
河矣漯水又東北逕援縣故城西王莽之東順亭也杜預釋地曰濟南祝
阿縣西北有援城漯水又逕高唐縣故城東昔齊威王使盼子守高唐趙
人不敢漁於河即魯仲連子謂田巴曰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者也春秋
左傳哀公十年趙鞅率師伐齊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杜預曰轅即援也
祝阿縣西北有高唐城漯水又東北逕漯陰縣故城北縣故黎邑也漢武

帝元光三年封匈奴降王莽更名翼城壁北漯陰城南伏琛謂之漯陽城
南有魏沇州刺史劉岱碑地理風俗記曰平原漯陰縣今巨漯亭是也漯
水又東北逕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崔氏城北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崔成請老崔氏書也杜預釋地曰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漯水東
南逕東朝陽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都尉華寄為侯國地理風俗記曰
南陽有朝陽縣故加東地理志曰王莽之修治也漯水又東逕漢徵君伏
生墓南碑碣尚存以明經為秦博士秦坑儒士伏生隱焉漢興教于齊魯
之間文帝撰五經尚書大傳安車徵之年老不行使掌故歐陽生等受
尚書於徵君號曰伏生者也漯水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古邾侯國齊後
姚姓也又東北逕東鄒城北地理志曰千乘郡有東鄒縣漯水又東北
逕建信縣故城北漢高祖七年封婁敬為侯國應劭
曰臨濟縣西北五十里有建信城都治故城者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二十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程大憲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九　八賄

水 水經三

水經漯水又東北逕千乘縣二城間。漢高帝六年以爲千乘郡，王莽之建信也。章帝建初四年爲王國，和帝永元七年改爲樂安郡，故齊也。伏琛曰：千乘城，齊城西北一百五十里，隔會水，即漯水別名也。又東北爲馬常坑。坑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亂河枝流而入于海。海之饒，兹爲最。地理風俗記曰：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涓絕流。書浮于濟、漯，亦是水者也。又東北過楊虛縣東，商河出焉。地理志曰：楊虛，平原之隸縣也。漢景帝四年，以封齊悼惠王子將廬爲侯國也。城在高唐城之西南。經次於此，是不比也。商河首受河，亦漯水及澤水所潭也。淵而不流，世謂之清水。自北雖沙漲填塞，厥迹尚存，歷澤而北，俗謂之落里坑，逕張公城西，又北重源潛發，世謂之落里坑，亦曰小漳河。商漳聲相近，故字與讀移耳。商河又北逕平原縣東，又逕安德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平昌縣故城南，又東逕般縣故城南，漢宣帝地節四年封侍中史子長爲侯國。商河又東逕初鄉縣故城南，高后八年，封齊悼惠王子劉辟光爲侯國也。王莽更之曰張鄉也。應劭曰：般縣東南六十里有初鄉城，故縣也。沙溝水注之，水南出大河之陽，泉源之不合河者二百步，其水北流注商河。商河又東北流逕馬領城西北，而流屈而東注南，轉逕城東，城在河曲之中。東海王越斬汲桑於是城。商河又東北逕富平縣故城北。地理志曰：侯國也。王莽曰安樂亭。應劭曰：明帝更名。闞駰曰：厭次縣本富平矣。車騎將軍張安世之封邑，非也。按漢書昭帝元鳳六年，封右將軍張安世爲富平侯。薨，子延壽嗣國，在陳留，别邑魏郡。陳留風俗傳曰：陳留尉氏縣安陵鄉，故富平縣也，是乃安世所食矣。歲入租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堪久居先人大國，上書減户。天子以爲有謙，徙封平原，并食一邑。户口如故，而税減半。十三州志曰：明帝永平五年改曰厭次矣。按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高帝六年，封元頃爲侯國，徐廣音義曰：漢書作爰類。字是知厭次舊名，非始明帝，蓋復故耳。縣西有東方朔冢，冢側有祠，祠神驗。水側有雲城。漢武帝元封四年，封齊孝王子劉信爲侯國也。商河又分爲二水，南水謂之長聚溝，東流傾注爲海溝。南海側有蒲臺，臺高八丈，方二百步。三齊畧記曰：商城東南有蒲臺。秦始皇東遊海上，於臺下蟠蒲繫馬。

至今歲滴生，叢委若有繫狀，似水楊，可以爲箭。今東去海三十里。北水世又謂之白薄瀆，東北流注于海水矣。大河又東北逕高唐縣故城西。春秋左傳襄公十九年，齊靈公廢太子光而立公子牙，以夙沙衛爲少傅。齊侯卒，崔杼逆光，光立，殺公子牙於句瀆之丘。衛奔高唐以叛。京相璠曰：本平原縣也，高之西鄙也。大河逕其西而不出其東，經言出東，誤耳。大河又北逕張公城，臨側河湄，魏青州刺史張治此，故世謂之張公城。水有津焉，名之曰張公渡。河水又北逕平原縣故城東。地理風俗記曰：原，博平也，故曰平原矣。縣故平原郡治矣。漢高帝六年置。王莽改曰河平也。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河水北過高唐縣，即平原也，故經言河水逕高唐縣東，非也。按地理志曰：高唐，平原也。高唐縣，漯水所出。平原則篤馬河導焉。明平原非高唐，大河不得出其東審矣。大河又溢，世謂之甘棗溝。水側多棗，故俗取名焉。河盛則委泛，水耗則微流。故瀆又東北歷長堤，逕濕陰縣北，東逕著城北，東爲陂，淵潭相接，世謂之穢野薄。河水又東北逕陽阿縣故城西。漢[illegible]六年封郎中萬祈爲侯國。應劭曰：漯陰縣東南五十里有陽阿鄉，故縣也。又東北過漯陽縣北，河水自平原左逕安德城東，而北爲鹿角津，東北逕般縣、樂陵、初鄉、厭次縣故南，厭次河。漢安帝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數百乘船於平原縣令劉雄，門下小吏所輔身舟追至厭次津，與賊合戰，並爲賊擒，求代雄，雄雖於此津，所輔可爲孝盡愛敬，義極君臣矣。河水右逕漯陰縣故城北，王莽之巨武縣也。河水又東北爲漯沃津。漯沃縣故城南，王莽之延亭者也。地理風俗記曰：千乘縣西北五十里有大河，河北有漯沃城，故縣也，魏改爲後部亭，今俗遂名之曰右輔城。河水又東逕千乘城北。伏琛之所謂千乘北城者。又東北過黎城縣北，又東過甲下邑，濟水從西來注之。又東北入于海。河水又東分爲二水，枝津東逕甲下城南，東南歷常沇注濟。經言泲水注河，水自枝津東北流逕甲下邑北，世謂之倉子城，非也。又東北流入于海。淮南子曰：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昆侖之輸也。尚書禹貢曰：夾右碣石入于河。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于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碣周移也。又以漢武帝元光二年，河又徙東郡，更注渤海。是以漢司空掾王璜言曰：往昔天嘗連北風，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故張揖云：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水也。昔燕齊遼曠，分置營州，今城屆海濱，海水北侵，城垂淪半。王璜之言，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山海經曰：北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東首枕汾，其

石曰管涔之山，其上無草木而下多玉。汾水出焉，而流于河。十三州志曰：在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異名也。其山重阜脩巖，有草無木。泉原導於南麓之下，蓋稚水濛流耳。又西南，夾岸連山，聯峯接勢。劉淵族子曜，嘗隱避於管涔之山，夜中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背有名曰神劍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時變為五色也。後曜遂為胡王矣。汾水又南與東西溫溪合，水出右近溪，聲流翼注，水上雜樹交陰，雲垂煙接，自是水流潭漲，波襄轉泛。又南逕一城，東憑壩積石，側枕汾水，俗謂之代城。城又南出二城間，其城角倚翼枕汾流，世謂之侯莫干城，蓋語出戎方，傳呼失實也。汾水又南逕汾陽縣故城東，川土寬平，峘山夾水，故地理志，汾水出汾陽縣北山，西南流者也。漢高帝十一年，封靳彊為侯國，後立屯農，積粟在斯，謂之羊腸倉。山有羊腸坂，在晉陽西北，石磴縈委，若羊腸焉，故倉坂取名矣。漢永平中，治呼沱石臼河。案司馬彪後漢郡國志，常山南行唐縣有石臼谷，蓋欲乘呼沱之水，轉山東之漕，自都慮至羊腸倉，將憑汾水以漕太原，用實秦晉，苦役連年，轉運所經，凡三百八十九隘，死者無算。拜鄧訓為謁者，監護水功，訓隱括知其難立，具言肅宗，肅宗從之，全活數千人。和熹鄧后之立，叔父以為訓積善所致也。羊腸即此倉也。魏土地記曰：秀容胡人徙居之，立秀容護軍治。東去汾水六十里，南與酸水合。水源西出少陽之山，東南流注于汾水。汾水又南出山，東南流洛陰水注之。水出新興郡，西流逕洛陰城北，又西逕盂縣故城南。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分祁氏七縣為大夫之邑，以孟丙為盂大夫。水又西逕狼孟縣故城南，王莽之狼調也。左右夾澗幽深，南面大壑，俗謂之狼馬澗。舊斷澗為城，又南北門，門闕故壘尚存。洛陰水又西南逕陽曲城北。魏土地記曰：陽曲胡寄居太原界，置陽曲護軍治。其水西南流注于汾水。汾水又南逕陽曲城西南，注也。**東南過晉陽縣東，晉水從縣南東流注之。**太原郡治晉陽城，秦莊襄王三年立。尚書所謂既脩太原者也。春秋說題辭曰：高平曰太原。原，端也，平而有度。廣延曰大鹵，太原也。釋曰：地不生物曰鹵。鹵盧。穀梁傳曰：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尚書大傳曰：東原底平，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郡取稱焉。魏土地記曰：城東有汾水南流，水東有晉使持節都督并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太原成王之碑。水上舊有梁，青荓殞於梁下，豫讓死於津側，亦襄子解衣之所在也。汾水西逕晉陽城南，舊有介子推祠，祠前有碑，廟宇傾頹，惟單碑獨存矣。今文字剝落，無可尋也。又南洞過水從東來注之。汾水又南

逕梗陽縣故城東，故榆次之梗陽鄉也。魏獻子以邑大夫魏戊也。京相璠曰：梗陽，晉邑也。今太原晉陽縣南四十里榆次界有梗陽城。汾水又南，即洞過水會者也。**又南過大陵縣東。**昔趙武靈王遊大陵，夢處女鼓琴而歌，想見其人，吳廣進孟姚焉，即於此縣也。王莽改曰大寧矣。汾水於縣左迤為鄔澤。廣雅曰：水自汾出為汾陂。其陂東西四里，南北余十餘里。陂南接鄔。地理志曰：九澤在北，并州藪也。呂氏春秋謂之大理，又名之曰漚洟之澤，俗謂之鄔城。許慎說文曰：漚水出西河中陽縣之北，南入河，即此水也。漚水又會嬰侯之水。山海經稱謁戾之山，嬰侯之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汜水。右出化山，其水殊源共合，注于嬰侯之水。亂流逕中都縣南，俗又謂之中都水。侯甲水注之。水發源縣胡甲山，有長坂，謂之胡甲嶺，即劉歆遂初賦所謂越侯甲而長驅者也。蔡邕曰：侯甲，亦邑名也，在祁縣。侯甲水又西北歷宜歲郊，逕太谷，謂之太谷水。出谷西北流逕祁縣故城南，自縣連延西接鄔澤，是為祁藪也。即爾雅所謂昭餘祁矣。賈辛邑也，辛貌醜，妻不言，與之如皋射雉，雙中之，則笑也。王莽之屬縣也。又西逕京陵縣故城北，王莽更名曰致城矣。於春秋為九原之地也。故國語曰：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原曰：若死者有知，吾誰與歸？叔向曰：陽子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免其身，智不足稱也。晉其隨會乎？納諫不忘其君矣。其故京尚存。漢興，增陵於其下，故曰京陵焉。侯甲水又西北逕中都縣故城南，城臨際水湄。春秋昭公二年，晉侯執陳無宇於中都者也。漢文帝為代王，都此。武帝元封四年，上幸中都宮，殿上見光，赦中都死罪以下。侯甲水又西合為嬰侯之水，逕鄔縣故城南，晉大夫司馬彌牟之邑也。謂之鄔水，俗亦曰慮水。慮、鄔聲相近，故因變焉。又西北入鄔陂，而歸于汾流也。**又南過平陶縣東，文水從西來流注。**汾水又南與石桐水合，即綿水也。水出界休縣之綿山，北流逕石桐寺西，即介子推之祠也。昔子推逃晉文公之賞，而隱於綿山之上也。晉文公求之不得，乃封綿為介子推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因名斯山為介山。故袁崧郡國志曰：界休縣有介山，綿上聚，子推廟。王肅喪服要記曰：昔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曰：寧設桂樹乎？哀公曰：不也。桂樹者起於介子推。子推，晉之人也。文公有內難，出國之狄，子推隨其行，割肉以續軍糧。後文公復國，忽忘子推，子推奉唱而歌，文公始悟，當受爵祿，子推奔介山，抱木而燒死。國人葬之，恐其神魂實於地，故作桂樹焉。吾父生於宮殿，死於枕席，何用桂樹為？余按夫子尚非璵璠送葬，安能問桂樹為禮乎？王肅此證，近於誣矣。石桐水又西流注于汾水。汾水又西南逕介休縣故城西。王

莽更名之曰分美矣。城東有徵士郭林宗、宋子浚二碑。宋沖以有道司徒徵，林宗縣人也。碑文云：將蹈洪崖之遐迹，紹巢由之逸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路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三，建寧四年正月丁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痛，乃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云。陳留蔡伯喈、范陽盧子幹、扶風馬日磾等，遠來奔赴，持朋友服，心喪期年者，如韓子助、宋子浚等二十四人。其餘門人著錫衰者千數。其碑大叔蔡伯喈謂盧子幹、馬日磾曰：吾為天下碑文多矣，皆有慙容，惟郭有道無愧於色矣。汾水之右有左部城，側臨汾水，蓋劉淵為晉都尉所築也。又南過冠爵津，汾津名也。在介休縣之西南，俗謂之雀鼠谷。數十里間道險水左右悲，歷偏梁閣道，累石就路，縈帶巖側，或去水一丈，或高六丈，上戴山阜，下臨絕澗，俗謂之魯般橋，蓋通古之津隘矣，亦在今之地險也。又南入河東界，又南過永安縣西，故彘縣也。周厲王流于彘，即此城也。王莽更名黃城，漢順帝陽嘉三年改曰永安縣，霍伯之都也。應歷城東，塔注漢書云：彘所都也。東去彘十里，汾水又南與彘水合，水出東北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也，即霍太山矣。山上有飛廉墓，飛廉以善走事紂，惡來多力見知，周王伐紂，兼殺惡來。飛廉先為紂使北方，還無所報，乃壇於霍大山而致命焉，得

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汝石棺以華，死遂以葬於霍太山。有岳廟，廟甚靈，烏雀不棲其林，猛虎常守其庭，又有靈泉，以供祭事，鼓動則泉流，聲絕則水竭。湘東陂山縣有侯臺，山上有壇，壇前有石井，深數尺，居常無水，及臨祈禱，則甘泉湧出，周用則已，亦其比也。彘水又西流逕觀阜北，故有邑也，原過之從襄子也，受竹書於王澤，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余霍太山山陽侯天吏也。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滅智氏，汝亦立我於百邑也。襄子拜受三命之命，遂滅智氏，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之，世謂其處為觀阜也。彘水又西流逕永安縣故城南，西南流注于汾水。汾水又南逕霍城東，故霍國也。昔晉獻公滅霍，趙夙為御，霍公求奔齊。晉國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為祟，使趙夙召霍君奉祀，晉復穰也。蓋霍求公之故居也。汾水又逕趙城西南，穆王以封造父，趙氏自此始也。汾水又南，霍水入焉。水出霍太山，發源成潭，漲七十步而不測，其深西南逕趙城南，西流注于汾水。又南過楊縣東，間水東出穀遠縣西山，西南逕楊縣霍山南，又西逕故城北，晉大夫僚公去安之邑也。應劭曰：故楊侯國，王莽更名有年亭也。其水西流入于汾水。汾水又逕楊城西，不於東矣。魏土地記曰：平陽郡治楊縣，郡西有汾水南流者是也。西南過高梁邑西。黑水出黑

山西，逕楊城南，又西與巢山水會。山海經曰：牛首之山，勞水出焉，西流注于潏水，疑是水也。潏水即巢山之水也。水源東南出巢山東谷，北逕浮山東，又西北流與勞水合，亂流西北逕高梁城北，西流入于汾水。汾水又南逕高梁故城西，故高梁之墟也。春秋僖公二十四年，秦穆公納公子重耳於晉，害懷公於此。竹書紀年晉出公三十年，智伯瑤城高梁。漢高帝十二年以為侯國，封恭侯酈介於斯邑也。又南過平陽縣東，汾水又南逕白馬城西，魏刑白馬而築之，故世謂之白馬城，今平陽郡治。汾水又南逕平陽縣故城東，晉大夫趙鼂之故邑也。應劭曰：縣在平河之陽，堯舜並都之也。竹書紀年晉烈公元年，韓武子都平陽。漢昭帝封度遼將軍范明友為侯國。王莽之香平也。晉立平陽郡治此矣。水側有堯廟，廟前有碑。魏土地記曰：平陽城東十里，汾水東原上有小臺，臺上有堯神屋石碑，永嘉三年劉淵徙平陽於汾水，得白玉印，方四寸，高二寸二分，龍紐，其文曰有新寶之印，王莽所造也。淵以為天授，改永鳳二年為河瑞元年。汾水南與平陽合，水出平陽西壺口山，尚書所謂壺口治梁及岐也。其水東逕狐谷亭北，春秋時狄侯晉取狐廚者也。又東逕平陽城南，東入汾。俗以為晉水，非也。汾水又南歷襄陵縣故城西，晉大夫郤犨之邑也。故其地有犨氏鄉亭矣。縣蓋即陵

以名氏也。王莽更名曰幹昌矣。又南過臨汾縣東，天井水出東陘山西南，北有長嶺，嶺上東西有通道，即鈃隥也。穆天子傳曰：乙酉，天子西絕鈃隥，西南至鹽，是其水三泉奇發，西北流，總成一川，西逕堯城南，又西流入汾。又屈從縣南西流。汾水又經絳縣故城北，竹書紀年梁武王二十五年，絳中地坼，西絕于汾。汾水西逕虒祁宮北，橫水有故梁，截汾水中，凡有三十柱，柱徑五尺，裁與水平，蓋晉平公之故梁也。物在水，故能持久而不敗也。又西逕魏正平郡南，故東雍州治。太和中，皇都徙洛，罷州立郡矣。又西逕王橋。澮水入焉。又西過長脩縣南，汾水又西與古水合，出臨汾縣故城西黃阜下，其大若輪，西南流，故橫溝出焉，東注於汾，今無水。又西南逕魏正平郡北，又西逕荀城東，古荀國也。汲郡古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也。古水又西南入于汾。汾水又西南逕長脩縣故城南，漢高帝十一年以為侯國，封莊情也。有脩水出縣南，而西南流入汾。汾水又西逕清原城北，故清陽亭也。城北有清原，晉侯蒐清原，作三軍處也。汾水又逕冀亭南，昔臼季使過冀野，見郤缺耨，其妻饁之，相敬如賓，言之文公，文公命之為卿，復與之冀。京相璠曰：今河東皮氏縣有冀亭，古之冀國所都也。杜預釋地曰：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即此亭也。汾水又西與華水合，水出北山華谷，西

南流逕一故城西俗謂之梗楊城非也梗楊在榆次不在此案故漢上谷長史侯相碑云侯氏出自倉頡之後踰殷歷周各以氏分或著楚魏或顯齊秦晉卿士爲斯其胄也食采華陽今滿坂北亭也既是城也其水西南流注于汾汾水又逕稷山北在水南四十許里山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高十三里西去介山一十五里山上有稷祠山下稷亭春秋宣公十五年秦桓公治兵于稷以畧狄土是也又西過皮氏縣南汾水西逕郇丘北故漢氏之方澤也賈逵云漢法三年祭地汾陰方澤澤中有方丘故謂之方澤丘即郇丘也許慎說文稱從邑癸聲河東臨汾地名矣在介山北山即汾山也其山特立周七十里高三十里文穎言在皮氏縣東南則可三十里非也今準此山可高十餘里山上有神廟廟側有靈泉祈祭之日周而不耗世亦謂之子推祠揚雄河東賦曰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于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晉太康記及地道記與永初記並言子推所逃隱於是山即實非也余案介推所隱者綿山也文公環而封之爲介推田號其山爲介山杜預曰在西河介休縣者是也汾水又西逕耿鄉城北故殷都也帝祖乙自相徙此爲河所毀故書叙曰祖乙圮于耿杜預曰平陽皮氏縣東南耿鄉是也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乃自耿遷亳後晉獻公城之以封趙夙後襄子與韓魏分晉魏康子居平陽魏桓子都安邑號爲三晉此其一也漢武帝行幸河東濟汾河作秋風辭於斯水之上汾水又西逕皮氏縣南竹書紀年魏襄王十二年秦公孫爰率師伐我圍皮氏翟章率師救皮氏圍疾西風十三年城皮氏者也漢河東大守番係穿渠引汾水以溉皮氏縣故渠尚存今無水也又西至汾陰縣北西注于河水南有長阜背汾帶河阜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丈汾水歷其陰西入河漢書謂之汾陰脽應劭曰脽丘類也汾陰男子公孫祥望氣寶物之精上見祥言於武帝武帝於水獲寶鼎焉遷於甘泉宮改其年曰元鼎即此處澮水出河東絳縣東澮交東高山澮水東出絳高山亦曰河南山又曰澮山西逕翼城南案詩譜言晉穆侯遷都于絳暨孫孝侯改絳爲翼翼爲晉之舊都也後獻公又北廣其城方二里又命之爲絳故司馬遷史記年表稱獻公九年始城絳都左傳莊公二十六年晉士蔿城絳以深其宮是也其水又西南合黑水水導源東北里下谷西南流逕翼城北右引北川水出平川南流注之亂流西南入澮水澮水又西南與諸水合謂之澮交竹書紀年曰莊伯十二年翼侯焚曲沃之禾于還作爲文公也人有賀水東出近川西南至澮交入澮又有高泉水出東南近川西北趣

澮交注澮又南紫谷水東出白馬山白馬川遁甲開山圖曰絳山東距白馬山謂是山也西逕荼庭城南而西出紫谷與乾河合即教水之枝川也史記白起傳稱起涉河取韓安邑東至乾河是也其水西與田川水合水出東溪西北至澮交入澮又有女家水出于家谷竹書紀年曰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至于家谷有范壁水出於壁下並西北流至翼廣城昔晉軍北入翼廣以綦之因即其姓以名之二水合而爲西北流至澮交入澮澮水又西南與絳水合俗謂之白水非也水出絳山東至寒泉奮湧揚波北注懸流奔壑十一許丈青崖若點黛素湍如委練望之極爲奇觀矣其水西北注流于澮應劭曰絳水出絳縣西南蓋以故絳爲言也史記稱智伯率韓魏引水灌晉陽不沒者三板智氏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今乃知之汾水可以浸平陽絳水可以浸安邑時韓康平陽魏都安邑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以亡晉定公問二言可以衰邦有諸孔子以爲幾乎余觀智氏之談矣汾水灌平陽或亦有之絳水流安邑未識所由也西過其縣南春秋成公元年晉悼公謀去故絳欲居郇瑕魏獻子曰土薄水淺不如新田有汾澮以流其惡遂居新田又謂之絳即絳陽也蓋在絳澮之陽漢高帝六年封越騎將軍華無害爲侯國縣南對絳山面背二水古文瑣語曰晉平公與齊景公乘至于澮上見乘白驂八駟以來有大貍身而狐尾隨平公之車公問師曠對首陽之神有大貍身狐尾其名曰[illegible]者飲酒得福則徽之蓋於是水之上也又西南過虒祁宮南宮在新田絳縣故城西四十里晉平公之所構也時有石言於魏榆晉侯以問師曠曠曰石不能言或憑焉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言也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石言不亦宜乎叔向以爲子野之言君子矣其宮也背汾面澮西則兩川之交會也竹書紀年曰晉出公五年澮絕于梁即是水也又西至王橋注于汾水晉智伯瑤攻趙襄子襄子奔保晉陽原過後至遇三人於北澤自帶以下不見持竹二節與原過曰爲我遺無卹原過受之於是澤所謂王澤也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葭谷涑水所出俗謂之華谷至周陽與洮水合水源東出清野山世人以爲清襄山也其水東大崩下西流出峪之峪口又西合涑水鄭使子產問晉平公疾平公曰卜云臺台爲祟史官莫知敢問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不能相容帝遷閼伯于商丘遷實沈於大夏臺台實沈之後能業其官帝用嘉之國汾川由是觀之臺台汾洮之神也賈逵曰汾洮二水名司馬彪曰洮水出聞喜縣

故王莽以縣為兆亭也。然則涑水殆亦為兆水之異稱乎。又西過周陽邑南。其城南臨涑水，北倚山原。竹書紀年，晉獻公二十五年正月，翟人伐晉，周有白兔舞于市，即是邑也。漢景帝以封田勝為侯國也。涑水西逕董澤陂，南即古池，東西四里，南北三里。春秋文公六年，蒐于董澤，即斯澤也。涑水又與景水合，水出景山北谷。山海經曰：景山南望鹽販之澤，北望少澤。其草多諸薁秦椒，其陰多赭，其陽多玉。郭景純曰：鹽販之澤，即解縣鹽池也。案經不言有水，今有水焉，西北流注于涑水也。又西南過其縣南。涑水又西逕仲郵郫北，又西逕桐鄉城北。竹書紀年曰：翼侯伐曲沃，大捷，武公請城于翼，至桐庭乃返者也。漢書曰：漢武帝元鼎六年，將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為聞喜縣者也。涑水又西與沙渠水合，水出東南近川，西北流注于涑水。涑水又西南逕左邑縣故城南，故曲沃也。晉武公自晉陽徙，自秦改為左邑縣。詩所謂從子于鵠者也。春秋傳曰：下國有宗廟，謂之國。在絳曰下國矣，即新城也。王莽之兆亭也。涑水自城西注，水流急濬，輕津無緩，故詩人以為激揚之水，言不能流移束薪耳。水側即狐突遇申生處也。春秋傳曰：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曰：夷吾無禮，吾請帝以畀秦，對曰：神不歆非類，君其圖之。君曰：諾。請七日見我於新城西

偏，及期而往，見於此處，故傳曰：鬼神所憑，有時而信矣。涑水又西逕王官城北，在南原上。春秋左傳成公十三年四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故有河曲之戰是矣。今世人猶謂其城曰王城也。又西南過安邑縣西。安邑，禹都也。禹娶塗山氏女，思戀本國，築臺以望之。今城南門臺基猶存。余按禮，天子諸侯臺門隅阿相降而已，未必一如書傳也。故晉邑矣。春秋時，魏絳自魏徙此，昔文侯縣師經之舉於其門，以為言戒也。武侯二年，又城安邑，蓋增廣之。秦始皇使左史白起取安邑，置河東郡。王莽更名兆陽縣，曰河東也。有項曼都學道昇仙，忽後遂此，河東號曰斥仙。漢世又有閔仲叔隱遁市邑，罕有知者，後以識瞻而去。涑水又西南逕監鹽縣故城，城南有鹽池，上承鹽水，水出東南薄山，西北流，逕巫咸山北。地理志曰：山在安邑縣東南。水西經曰：巫咸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從上下也。大荒西經云：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孔、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郭景純曰：言郡巫上下靈山，採藥往來也。蓋神巫所遊，故山得其名矣。谷口嶺上有巫咸祠，其水又逕安邑故城南，又西流注于鹽池。地理志曰：鹽池在安邑西南，許慎謂之鹽監，長五十一里，廣六里，周一百一

十四里。從鹽古聲，呂宿忱沙煑海謂之鹽，河東鹽池謂之鹽。今池水東西七十里，南北十七里，紫色澄渟，渾而不流，水出石鹽，自然印成，朝取夕復，終無減損。唯山水暴雨，澍甘潦奔逸，則鹽池用耗，故公私共竭水徑，防其淹濫，故謂之鹽水，亦為之竭水也。故山海經謂之鹽販之澤也。澤南面層山，天巖雲秀，地谷泉深，左右壁立，閒不容軌，謂之石門，路出其中，名之曰徑，南通上陽，北暨鹽澤。池西又有一池，謂之女鹽澤，東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在猗氏故城南。春秋成公六年，晉謀去故絳，大夫曰：郇瑕地沃饒近鹽。服虔曰：土平有溉曰沃，鹽監也。土人鄉俗引水裂沃，麻分灌川，野畦水耗竭，土自成鹽，即所謂鹹鹺也，而味苦，號曰鹽田，鹽鹽之名，始資是矣。本司鹽都尉治，領兵一千餘人以之，周穆王、漢章帝並幸安邑，而觀鹽池，故杜預曰：猗氏有鹽池。後罷尉司，分猗氏、安邑，置縣以守之。又南過解縣東，又西南注于張陽池。涑水又西逕猗氏縣故城北。春秋文公七年，晉敗秦于令狐，至于刳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闞駰曰：令狐即猗氏也。刳首在西三十里，縣南對澤，即猗頓之故居也。孔叢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寒，聞朱公富，往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富於猗

頓也。涑水又西逕郇城。詩云：郇伯勞之。蓋其故國也。杜元凱春秋釋地云：今解縣西北有郇城。服虔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余按竹書紀年云：晉惠公十有五年，秦穆公率師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臼衰皆降為秦師。狐毛與先軫禦秦，至于廬柳，乃謂秦穆公使公子縶來與師言，退舍次于郇，盟于軍。京相璠曰：春秋土地名桑泉、臼衰，並在解東南，不言解，明不至解可知。春秋之文與竹書不殊。今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鄉俗名之為郇城，考服虔之說，又與俗符，賢於杜氏單文孤證矣。涑水又西南逕解縣故城南。春秋晉惠公圖秦返國，許秦以河外五城，內及解梁，即斯城也。涑水又西南逕瑕城。晉大夫詹嘉之故邑也。春秋僖公三十年，秦晉圍鄭，鄭伯使燭之武謂秦公曰：晉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者也。京相璠曰：今河東解縣西南五里有故瑕城。涑川又西南逕張陽城東。竹書紀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城張陽南鄭者也。漢書之所謂東張矣。高祖二年，曹參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遬軍東張，大破之。蘇林曰：屬河東，即斯城也。涑水又西南屬于陂，陂分為二，城南面兩陂，左右澤渚，東陂世謂之晉興澤，東西二十五里，南北八里，南對鹽道山，其西則石壁千尋，東則磻溪萬仞，方嶺雲迴，奇峯霞舉，孤標秀出，罩絡羣

山之長草枯藝荼蒲象雒項鄴家紀云世所畫黎也登於上而費於下矣
厥項方平有良藥神農本草曰地有固活女珠鋼芸紫苑之族也是以緇
服思玄之士鹿裘念一之夫代往遊焉路出北獻勢多懸絕來去者咸援
蘿騰崟尋葛降深於東則連木乃陟百梯方降巖側縻鎖之跡仍今存焉
故亦曰百梯山也水泉山北流五里而伏云潛通澤者所未詳也西陵耶
張澤也西北去蒲坂一十五里東西二十里南北四五里冬夏積水亦時
有盈耗也文水出大陵縣西山文谷東到其縣屈南到平陶縣東北東入
于汾文水逕大陵縣故城西而南流有泌水注之縣西南山下武氏穿井
給養井至幽深後一朝水溢平流東南注大水又南逕平陶縣之故城東
西逕其城內南流出郭王莽更曰多穰也文水又南逕縣右會隱泉口水
潟泉山之上頂俗云陽雨愆時是謁是禱故山得其名非所詳也其山石
岸地嶮壁立天固崖半有一石室去地可五十餘丈爰有層松飾巖列栢
綺望唯西側一處得歷級升陟頂上平地一十許頃沙門釋僧光表建二
刹眾發於雨寺之間東流瀝石沿注山下又東津渠隱沒而不恒流故有
隱泉之名矣西澤東溝則通入文水又南逕茲氏縣故城東為文湖東西
一十五里南北三十里世謂之西河在縣直東一十里湖之西側臨又有

一城謂之猪城水澤所聚謂之都亦曰猪盖即水以名城也文湖又東逕
中陽縣故城東案晉書地道記太康地記西河中有陽縣舊縣也文水又
東南流與勝水合水出西狐岐之山東逕六壁城南魏朝舊置六壁於其
下防離石諸胡因為大鎮太和中罷鎮仍置西河郡焉勝水又東合陽炙
水出西山陽溪東逕六壁城北又東南流注于勝水勝水又東逕中陽故
城南又東合文水文水又東南入于汾水也原公水出茲氏縣西羊頭山
東過其縣北縣故秦置也漢高帝更封沂陽侯嬰為侯國王莽之茲同也
魏黃初二年西河恭王司馬子盛廟碑文云西河舊處山林漢末擾攘百
姓失所魏興更開疆宇分割太原四縣以為邦邑其郡帶山側塞矣王以
咸寧四年改命爵土其年十二月薨國臣大農閻崇雕石令宗郡等二百
三十四人刊石立碑以述勳德碑北廟基尚存也又東入于汾水注文湖
不至汾也洞過水出沾縣北山其水西流與南溪水合水出南山西北流
注洞過水又西北黑水西去山三源合舍同歸一川東流南屈受陽縣故
城東案晉太康地記樂平郡有受陽縣盧諶征艱賦所謂歷受陽而總轡
者也其水西南入洞過水又西蒲水南出蒲谷北流注之于洞過又西與
原過水合近北使水源也水西阜上有原過祠蓋懷道協靈受書天使憂

結精情傳著徽日祿宇肆御積禾猶茂故實祟水取名焉其水南流注于
洞過水也西過榆次縣南又西到晉陽縣南榆次縣故塗水鄉晉大夫智
徐吾之邑也春秋昭公八年晉侯築虒祁之宮有石言晉之魏榆服虔曰
魏晉邑榆州里名也漢書曰榆次十三州志以為涂陽縣矣王莽之太原
亭也縣南側水有鑿臺韓魏殺智伯瑤於其下剖腹絕腸折頸摺頤處也
其水又西南流逕武觀城西北盧諶征艱賦曰逕武館之故郛問厭塗之
遠近洞過水又西南為淳湖謂之洞過澤澤而涂水注之水出陽邑東北
大嵰山涂谷西南逕蘿磨亭南與蔣谷水合水出縣東南蔣溪魏土地記
曰晉陽城東南一百一十里至山有蔣谷大道度軒車嶺通于武鄉水自
蔣溪西北流西逕箕城北春秋僖公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杜預釋地
曰城在陽邑南水北即陽邑縣故城也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九年與邯
鄲榆次陽邑者也王莽之繁穰矣蔣溪又西合涂水亂流西北入洞過澤
也西入于汾出晉水下口者也劉琨之為并州也劉淵引兵邀擊之合戰
於洞過即是水也晉水出晉陽縣西懸甕山縣故唐國也春秋左傳稱唐
叔未生其母邑姜夢帝謂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名
之曰虞呂氏春秋曰叔虞與成王居王援桐葉為珪以授之曰吾以此封

汝虞以告周公周公請曰天子封虞乎王曰余戲耳公曰天子無戲言時
唐滅乃封之於唐縣有晉水後改名為晉故子夏叙詩稱此晉也而謂之
唐儉而用禮有堯之遺風也晉書地道記及十三州志並言晉水出龍山
一名結絀山在縣西北非也山海經曰懸甕之山晉水出焉今在縣之西
南昔智伯之遏晉水以灌晉陽其川上源後人踵其遺跡蓄以為沼沼西
際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左右雜樹交陰希見
曦景至有淫朋密友羈遊宦子莫不尋梁契集用相娛慰於晉川之中最
為勝處又東過其縣南又東入于汾水湖水分為二流北瀆即智氏故渠
也昔在戰國襄子保晉陽智氏防山以水之城不沒者三版與韓魏望歎
於此故智氏用亡其瀆乘高東北注入晉陽城以周圍溉漢末亦有之魏
郡掾劉茂負太守孫禱之於城門西下空穴中其夜奔于盂即是處也東
南出城流注于汾水也其南瀆於石塘下伏流逕舊溪東南出逕晉陽城
南城在晉水之陽曰晉陽矣經書晉荀吳帥師敗狄於大鹵杜預曰大鹵
晉陽縣也為晉之舊都春秋定公十三年趙鞅以晉陽叛後乃為趙矣其
水又東南流入于汾湛水出河內軹縣西北山湛水出軹縣南源湛溪發
謂之椹水也是蓋聲盡鄭故字讀俱變同于三豕之誤耳其水自溪之南

亦東過其縣北又東過波縣之北湛水南逕向城東而南注又東過毋辟邑南原城所注斯乃湨川之所由非湨水之關閒也是乃經之誤證耳湛水自向城東南逕湛城東時人謂之椹城亦或謂之隰城矣溴曰隰澗隰城在東北非矣後漢郡國志曰河陽縣有湛城是也又東過當平陰縣之東北南入于河湛水又東南逕鄧南流注于河濟有鄧津之名矣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沇水山海經曰聯水出焉西北流注于秦澤郭景純云聯沇聲相近即沇水也潛行地下至共山南復出于東丘今原城東北有東丘城孔安國曰泉源爲沇流去爲濟春秋說題辭曰濟齊也齊度也貞也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廟在東郡臨邑縣濟者齊其度量也余按二濟同名所出不同鄉源亦別斯乃應氏之非矣今濟水重源出溫西北平地水有二源東源出原城東北昔晉文公伐原以信而原降即此城也俗以濟水重源所發因復謂之濟源城其水南逕其城東故縣之原鄉杜預曰沇水縣西北有原城者也其南流與西源合西源出原城西東流水注之水出西南東北流注於濟濟水又東逕原城南東合北水亂流東南注分爲二水一水東南流俗謂之爲衍水即沇水也衍沇聲相近傳呼失實也濟水又東南逕鄈城北而出於溫矣其一水枝津南流注于湨水湨水出原城西北原山勳掌谷俗謂之爲白澗水南逕原城西春秋會于湨梁謂是水之墳梁也爾雅曰梁莫大於湨梁梁水堤也湨水又東南逕陽城東與南源合水出陽城南溪陽亦樊也一曰陽樊國語曰王以陽樊賜晉陽人不服文公圍之倉葛曰陽有夏商之嗣典樊仲之官守焉君而殘之無乃不可乎公乃出陽人春秋樊氏叛惠王使虢公伐樊執仲皮歸于京師即此城也其水東北流與漫流水合水出軹關南東北流又北注于漫謂之漫流口湨水又東合北水亂流東南左會濟水枝渠湨水又東逕鍾繇塢北世謂之鍾公壘又東南塗溝水注之水出軹縣西南山下北流東轉入軹縣故城中又屈而北流出軹郭漢武帝元年封薄昭爲侯國也又東北流注于湨湨水又東北逕波縣故城北漢高帝封公上不害爲侯國湨水又東南流天漿水注之水出軹南睪向城北在上俗謂之韓王城非也京相璠曰或云今河內軹西有地名向今無杜元凱春秋釋地亦言是矣蓋相襲之向故不得以得名而無城也闞駰十三州志曰軹縣南山西南有故向城即周向國也漢曰向姜不安于莒而歸者是汲郡竹書紀年曰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向二月城陽向更名陽爲河雍向爲高平即是城也其水有二源俱導各出一溪東北流合爲一川名

曰天漿溪又東北逕一故城俗謂之冶城亦曰冶水又東流注于湨湨水又東南流右會同水水出南源下東北流逕白騎塢南塢在原上爲二溪之會北帶深隍三面阻峻唯西板築而已東北流逕安國城西又東北注湨水湨水又東南逕安國城東又南逕毋辟邑西世謂之無比城亦曰馬髀城皆非也昔晉以居秦太子謂之河陽處人也湨水又南注於河也又東至溫縣西北爲濟水又東過其縣北濟水於溫城西北與故瀆分南逕溫縣故城西周畿內國司寇蘇忿生之邑也春秋僖公十年狄滅溫溫子奔衛周襄王以賜晉文公濟水南歷虢公臺西皇覽曰溫城南有虢公臺基址尚存濟水南流注于河郭緣生述征記曰濟河內溫縣注于河蓋沿歷之實證非爲謬說也濟水故瀆於溫城西北東南出逕溫城北又東逕虢公冢北皇覽曰虢公冢在溫縣郭東濟水南大冢是也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脉水不與昔同屈從縣東南流過隤城西又南當鞏縣北南入于河濟水故瀆東南合奉溝水水上承朱溝於野王城西東南逕陽鄉城北又東南流逕陽鄉城北又東南逕李城西秦攻趙邯鄲且降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勝分家財饗士得敢死者三千人李同與赴秦軍秦軍退李同死封其父爲李侯故徐廣曰河內平皐縣有李城即此城也於城西南爲陂水淹地百許頃蒹葭萑葦生焉號曰李陂又逕隤城西屈而東北流逕其城北又東逕平皐城南應劭曰邢侯自襄國徙此當齊桓公時衛人伐邢邢遷于夷儀其地屬晉號曰邢丘以其在河之皐處勢平夷故曰平皐瓚注漢書云春秋狄人伐邢邢遷夷儀不至此今襄國西有夷儀城去襄國一百餘里平皐是邢丘非國也余按春秋宣公六年赤狄伐晉圍邢丘者晉侯送女於楚送之邢丘即是此處也非無城之言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三年鄭城邢丘司馬彪後漢郡國志云縣有邢丘故邢國周公子所封矣漢高帝六年封碭郡長項他爲侯國賜姓劉氏武帝以爲縣其水又南注于河也與河合流又東過成皐縣北又東過滎陽縣北又東至北礫磎南東出滎陽北釋名曰濟濟也源出過河北濟河而南也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鬭南泆爲滎澤尚書曰滎波既豬孔安國曰滎波水以成豬闞駰曰滎波澤名也故呂忱云播水在滎陽也謂是水也昔大禹塞其淫水而於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之世司徒伏恭薦樂浪人王景字仲通好學多藝善能治水顯宗詔與謁者王吳始作浚儀渠吳用景法水乃不害此即景作所脩故瀆也渠流東注浚儀故復謂之浚儀渠也明帝永

平十五年東巡至無鹽帝嘉景功拜河堤謁者漢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
西北累石為門以遏渠口謂之石門故世亦謂之石門水門廣十餘丈西
去河三里石銘云建寧四年十一月黃場石也而主吏姓名磨滅不可復
識魏太和中又更修之撤故增新石字淪落無復在者水北有石門亭戴
延之所云新築城周城三百步滎陽太守所鎮者也水南帶三山即皇室
山亦謂之為三室山也濟水又東逕西廣武城北郡國志滎陽縣有廣武
城城在山上漢所城也高祖與項羽臨絕澗對語責羽十罪羽射漢祖中
胸處也山下有水北流入濟世謂之柳泉也濟水又東逕東廣武城北楚
項城之漢破曹咎羽還廣武為高壇置太公其上曰漢不下吾烹之高祖
不聽將害之項伯曰為天下者不顧家但益怨耳羽從之今名其壇曰項
羽堆亦城之間有絕澗斷山謂之廣武澗項羽叱婁煩於其上婁煩精魄
喪歸矣濟水又東逕敖山北詩所謂薄狩于敖者也其山上有城即殷帝
仲丁之所遷也皇甫謐帝王世紀曰仲丁自亳徙囂于河上者也或曰敖
矣秦置倉於其中故亦曰敖倉城也濟水又東合滎瀆瀆水受河水有石
門謂之為滎口石門也而地形殊卑蓋故滎播所導自此始也門南際河
有故碑云惟陽嘉三年二月丁丑使河堤謁者王誨疏達河川述荒庶土

云大河衝塞侵齧金堤以竹籠石葺土而為遏壞隤無已功消億萬請
以濱河郡徒疏山采石壘以為鄣功業既就徭役用息未詳詔書許誨立
功府掾規基經始詔策加命遷在沇州乃簡朱軒授使司馬登令纘茂前
緒稱遂休功登以伊洛合注大河南則緣山東過大伾回流北岸其勢鬱
懞濤怒湍急激疾一有決溢彌原淹野蟻孔之變害起不測蓋自姬氏之
所常蔑昔崇鯀所不能治我二宗之所劬勞於是乃跋涉躬親經之營之
比率百姓議之于臣伐石三谷水匠致治立激岸側以捍鴻波隨時慶賜
說以勸之川無滯越水土通演役未踰年而功程有畢斯乃元勲之嘉課
上德之弘表也昔禹脩九道書錄其功后稷躬稼詩列于雅夫不憚勞謙
之勤夙興厥職充國惠民亦得湮沒而不章焉故遂刊石記功垂示于後
其辭云云使河堤謁者山陽東昏司馬登字伯志代東萊曲城王誨字孟
堅河內太守宋城向豹字伯尹丞汝南鄧方字德山懷令劉丞字季意河
堤掾匠等造陳留浚儀邊韶字孝先頌石銘歲遠字多淪缺其所滅蓋闕
如也滎瀆又東南流注于濟今無水次東得宿須水口水受大河渠側有
扈城水自亭東南流注于濟水今無水宿須在河之北不在此也蓋名同
耳自西緣帶山隰秦漢以來亦有通否濟水與河渾濤東注晉太和中桓

溫北伐將通之不果而還義熙十三年劉公西征又命寧朔將軍劉遵考
仍此渠而漕之始有激湍東注而終山崩壅塞劉公於北十里更鑿故渠
通之今則南瀆通津川澗是導耳濟水於此又兼邲目春秋宣公十二年
晉楚之戰楚軍于邲即是水也音卞京相璠曰在敖北濟水又東逕滎陽
縣北曹太祖與徐榮戰不利曹洪授馬於此處也濟水又東南礫石溪水
注之水出滎陽城西南李澤澤中有水即古馮池也地理志曰滎陽縣馮
池在西南是也東北流歷敖山南春秋晉楚之戰設伏于敖前謂是也逕
號亭此池水又東北逕滎陽縣北斷山東北注于濟世謂之礫石澗即經
所謂礫溪矣經云濟出其南非也濟水又東索水注之水出京縣西南嵩
渚山與東關分水即古旃水也其水東北流嵩雞之水注之山海經曰小
陘之山嵩雞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役即此水也其水北流逕釜亭又北
逕京縣故城西入于旃然之水城故鄭邑也莊公以居弟段號京城大叔
祭仲曰京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城北有壇山岡趙世家成侯二十年魏獻
滎陽因以為壇臺置也其水亂流北逕小索亭西京相璠曰京有小索亭
世語以為本索氏兄弟居此故號小索者也又為索水索水又北逕大柵
城東晉滎陽民張卓董遇等遭亂鳩聚流雜堡固名為大柵塢至太平真

君年潁州刺史崔白自虎牢移州治此又東開廣舊城創制改築焉太和
十七年遷都洛邑省州置郡索水又屈而西流與梧桐澗水合水出南梧
桐谷東北流注于索梧水亦時有通塞而不常流也索水又北屈東逕大
索城南春秋傳曰鄭子皮勞叔向於索氏即此城也晉地道志所謂京有
大索小索亭漢書京索之間也索水又東逕號亭南應劭曰滎陽故號之
國也今號公是故馬渊郡國志曰縣有號亭俗謂之平咷城城內有大冢
名管升冢或亦謂之為號咷城非也蓋號號字相類字轉失實也風俗通
曰俗說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遁於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止鳴其上追之
者以為必無人遂得脫及即位異此鳩故作鳩杖以扶老案廣志楚鳩一
名嗥啁號咷之名蓋因鳩以起目焉所未詳也索水又東北流須水右入
焉水近出京城東北二里榆子溝亦曰祭榆溝也又亦或謂之為小索水
東北流木蓼溝水注之水上承京城南渊世謂之車輪渊渊水東北流逕
之木蓼溝又東北入于須水須水又東北流於滎陽城西南北注索索水
又東逕滎陽縣故城南漢王之困滎陽也紀信曰臣詐降楚王宜間出信
乃乘王車出東門稱漢降楚楚軍稱萬歲震動天地王與數十騎出西門
先得楚圍羽見信大怒遂烹之信冢在城西北三里故蔡伯喈述征賦曰

過漢祖之所僞。弔紀信於滎陽其城跨倚崗原居山之陽。王莽之為新遂
備。引六條之制。魏正始三年歲在甲子被癸丑詔書割河南郡豫縣自關
以東創建滎陽郡。并戶二萬五千。以南鄉築陽城。鄉侯李勝字公昭為
郡守。顧原武典農校尉。政有遺惠。民為立祠於城北五里。號曰李君祠。廟
前有石蹠。蹠上有石的。石的銘具存。其略云。百族欣戴。咸推厥誠。今猶祀
禱焉。索水又東逕周苛冢北。漢祖之出滎陽也。令御史大夫周苛守之。項
羽拔滎陽。獲苛。曰。吾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侯。能盡節乎。苛瞋目罵羽
羽怒。烹之。索水又東流北屈西轉。北逕滎陽城東。而北流注濟水。杜預曰
旃然水出滎陽成皋縣東入汴。春秋襄公十八年。楚伐鄭。右師涉潁。次于
旃然。即是水也。濟渠水斷。汴溝惟承此始。故云。汳受旃然矣。亦謂之鴻溝
水。蓋因漢楚分王。指水為斷故也。郡國志曰。滎陽有鴻溝水是也。蓋因城
地而變名。為川流之異目。濟水又東逕滎陽澤北。故滎水所都也。京相璠
曰。滎澤在滎陽縣東南。與濟隧上承河水於卷縣北河。南逕卷縣故城東。
又南逕衡雍城西。春秋左傳襄公十一年。諸侯伐鄭西濟於濟隧。杜預闕
其地而名之水也。京相璠曰。鄭地也。言濟水滎澤中北流至垣雍西與出
河之濟會南去新鄭百里。斯蓋滎播河濟往復逕通矣。出河之濟。即陰溝
之上源也。濟隧絕焉。故世亦或謂其故道為十字溝。自于岑造八激隄於
河陰。水脈徑斷。故瀆難尋。又南會于滎澤。然水既斷。民謂其處為滎澤。春
秋衛侯及翟人戰於滎澤。而屠懿公。弘演報命納肝處也。有垂隴城。濟瀆
出其北。春秋文公三年。晉士穀盟于垂隴者也。京相璠曰。垂隴鄭地。今滎
陽東二十里有故隴城。即北是也。世謂之都尉城。蓋滎陽典農都尉治。故
變垂隴之名矣。澤際又有沙城。城左佩濟瀆。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九年。王
會鄭釐侯于巫沙者。瀆際有故城。世謂水城非也。史記秦昭王四十二年
親冉攻魏。走芒卯。入北宅。即故宅陽城也。竹書紀年曰。惠王十三年。王及
鄭釐侯盟于巫沙。以釋宅陽之圍。歸釐于鄭者也。竹書紀年。晉出公六年
濟鄭伐衛。荀瑤城宅陽。俗言水城非矣。濟水自澤東出。即是始矣。王隱曰。
河決為滎。濟水受焉。故有濟堤矣。為北濟也。濟水又東南逕釐城東。春秋
經書。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所謂釐也。京相璠曰。今滎陽縣東四十里有
故釐城也。濟水又合黃水。黃水發源京縣黃堆山。東南流。名祝龍泉。泉勢
沸湧。狀若鼎湯。湯西南流。謂之龍項口。世謂之京水也。又屈而北注。魚子
溝水入焉。水出石暗澗。東北流。又北與濕濕水合。水出西溪。東流。水上有
連理樹。其柞櫟也。南北對生。凌空交合。溪水歷二樹之間。東注。注于魚水。

魚水。又屈而西北注黃水。黃水又北逕高陽亭東。又北至故市縣。重泉水
流之。水出京城西南小陘山。東北流。又北流逕高陽亭西。東北流注于黃
水。又東北逕圃市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閻澤赤為侯國。縣也。黃
水。又東北至滎澤南分為二水。一水北入滎澤。下為船塘。俗謂之郟城陂。
東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竹書穆天子傳曰。甲寅天子浮于滎水。乃奏廣
樂是也。一水東北流。即黃雀溝矣。穆天子傳曰。壬寅天子東至于雀梁者
也。又東北與靖水枝津合。二水之會為黃泉。東北流注于濟水。濟水又東過陽
武縣北。濟水又東南流入陽武縣。歷長城東南流。蒗蕩渠出焉。濟水又東
北流南濟也。逕陽武縣故城南。王莽更名之曰揚恒矣。又東為白馬淵。淵東
二里。南北一百五十步。淵流名為白溝。又東逕房城北。穆天子傳曰。天子
里南田之路。東至于房。疑即此城也。郭注云。以為趙郡房子也。余謂穆王
里鄭甫。而郭以趙之房邑為疆。更為非矣。濟水又東逕封丘縣南。又東逕
大梁城北。又東逕倉垣城。又東逕小黃縣之故城北。縣有黃亭。近濟。又謂
之曰黃溝。縣。故陽武之東黃鄉也。故水以名縣。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
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持言招魂幽野。於是丹蛇自水濯洗入于梓宮。
其浴處有遺髮焉。故謚曰昭靈夫人。因作寢以寧神也。濟水又東逕東昏
縣故城北。武陽縣之戶牖鄉矣。漢丞相陳平家焉。平少為社宰。以善均肉
稱。今民祠其社。平有功於高祖。封戶牖侯。是後置東昏縣也。王莽改曰東
明矣。濟水又東逕濟陽縣故城南。故武父城也。城在濟水之陽。故以為名。
王莽改之曰濟前者也。光武生濟陽宮。光明照室。即其處也。東觀漢記曰。
光武以建平元年生於濟陽縣。是歲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大於凡禾。縣界
大熟。因名曰秀。又東過封丘縣北。北濟也。自滎澤東逕滎陽卷縣之武脩
亭南。春秋左傳。成公十五年。鄭子然盟于脩澤者也。鄭地矣。杜預曰。卷東
有武脩亭。濟水又東逕原武縣故城南。春秋之原圃也。穆天子傳曰。祭父
自圃鄭來謁天子。夏庚午天子飲于洧上。乃遣祭父如圃鄭是也。王莽之
原桓矣。濟瀆又東逕陽武縣故城北。又東絕長城。築也。案竹書紀年。梁惠
成王十二年。龍賈率師築長城於西邊。自亥谷以南。鄭所城矣。竹書紀年
云。是梁惠王十五年築也。郡國志曰。長城自卷逕陽武。到密者是矣。濟瀆
又東逕酸棗縣之烏巢澤北。澤有故亭。晉大康地記。澤在酸棗之東南。昔
曹太祖納許攸之策。破袁紹運處也。濟瀆又東逕封丘縣南。燕縣之廷鄉
也。其在春秋為長丘焉。應劭曰。左傳宋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是也。漢
高帝封翟盱。濮水出焉。濟瀆又東逕大梁城之赤亭北而東注。又東過平

丘縣南北濟也。縣故衛地也。春秋昭公十三年，諸侯盟于平丘是也。縣有臨濟亭，田儋死處也。又有曲濟亭，皆臨側濟水者。又東過濟陽縣北，濟也。自武父城北，闞駰稱曰：在縣西北。鄭邑也。東逕濟陽縣故城北。陳留風俗傳曰：縣故宋地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年，城濟陽。漢景帝中元六年，封梁孝王子明為濟川王。應劭曰：濟川今陳留濟陽縣是也。又東過冤朐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南，南濟也。濟瀆自濟陽縣故城南，東逕戎城北。春秋隱公二年，公會戎于潛。杜預曰：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是也。濟水又東北荷水東出焉。濟水又東北逕冤朐縣故城南。呂后元年，封楚元王子劉執為侯國。王莽之濟平亭也。濟水又東逕秦相魏冉冢南。冉，秦宣太后弟也。代客卿壽燭為相，封於穰，益封于陶，號曰穰侯，富於王室。范睢說秦，秦王悟其擅權，免相，就封，出關，輜車千乘，卒于陶，而因葬焉。世謂之安平陵，墓南崩碑尚存。濟水又東北逕定陶恭王陵南。漢哀帝父也。帝即位，母丁太后建平二年崩，上曰：宜起陵于恭皇之園。遂葬定陶，貴震山東。王莽秉政，貶號丁姬，開其槨戶，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滅，乃得入，燒燔槨中器物。公卿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王母傅太后墳及丁姬冢，二旬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云。時有群

鶩數千，銜土投于丁姬竁中。今其墳冢巍然尚秀，隅阿相承，列郭數周，面開重門。南門內夾道有崩碑二所，世尚謂之丁昭儀墓，又謂之長隧陵，蓋所毀者，傅太后陵耳。丁姬墳墓，事與書違，不甚過毀，未必一如史說也。諸南魏郡治也。世謂之左城，亦名之曰葬城，蓋恭王之陵寢也。濟水又東北逕定陶縣故城南，側城東注也。縣故三鬷國也，湯追桀伐三鬷，即此。周武王封弟叔振鐸之邑也。故曹國。漢宣帝甘露二年，更濟陰為定陶國。王莽之濟平也。戰國之世，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變姓名寓之於陶，為朱公，以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之所交易也。治產致千金，富好行德，子孫脩業，遂致巨萬。故言富者，皆曰陶朱公也。又屈從縣東北流，南濟也。又東北右合河水。水上承濮水於濟陽縣東，世謂之五丈溝。又東逕陶丘北。地理志曰：禹貢定陶西南有陶丘，陶丘亭在南，墨子以為釜丘也。竹書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釜丘者也。尚書所謂導河水自陶丘北，謂此也。河水東北出於定陶縣北，屈左合氾水。氾水西分濟瀆，東北逕濟陰郡南。爾雅曰：濟別為濋。呂忱曰：水別復入為氾。廣異名也。氾水又東合于河瀆。昔漢祖既定天下，即帝位於定陶氾水之陽。張晏曰：氾水在濟陰界，取其氾愛弘大而潤下也。氾水名於是乎在矣。河水又東北逕定陶縣南，

又東北右合黃水枝渠。渠上承黃溝，東北合河而北注濟瀆也。濟水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為二。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分曹地，東傅於濟。濟水自是北，東流出巨澤，其一水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南為荷水，北為濟瀆。逕乘氏縣與濟渠濮溝合。北濟自濟陽縣北，東北逕煑棗城南。郡國志曰：冤朐縣有煑棗城，即此也。漢高祖十二年，封革朱為侯國。北濟又東北逕冤朐縣故城北。又東北，逕呂縣故城南，王莽更名之曰祁都也。又東北逕定陶縣故城北。漢景帝以濟水出其北，東流，中元六年分梁於定陶，置濟陰郡，指為濟而定名也。又東北與濮水上承濟水於封丘縣，即地理志所謂濮渠水首受濟者也。闞駰曰：首受別濟，即北濟也。其故瀆自濟東北流，左迤為高梁陂，方三里。濮水又東逕匡城北。孔子去衛適陳，過畏於匡者也。又東北左會別濮水，受河於酸棗縣。故杜預云濮水出酸棗縣首受河。竹書紀年曰：魏襄王十年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溢酸棗郛。漢世塞之。故班固云：大埋酸棗也。今無水。其故瀆東北逕南北二■城間。左傳襄公五年，楚子囊伐陳，公會于城■以救之者也。濮渠又東北逕酸棗縣故城南，韓國矣。圖稱曰：昔天子建國名都，或以令名，或以山林，故豫章以樹氏都，酸棗以棘名邦，故曰酸棗也。漢官儀曰：舊河堤謁者居之，城西有

韓王望氣臺。孫子荊故臺賦敘曰：酸棗寺門外夾道左右有兩故臺，訪之國老云：韓王聽訟觀臺，高一十五仞，雖樓榭泯滅，然廣基似於山嶽。邢公大賢，猶舍甘棠，區區小國，而臺觀隆崇，驕盈於世，以鑒來今，故作賦曰：覽丘陵之邐迤，亞五嶽之嵯峨，言觀壯也。城北韓之市地也。聶政為濮陽嚴仲子殺韓相俠累，遂披面而死，其姊哭之於此城內。後有漢酸棗令劉孟陽碑。濮水北積成陂，陂方五里，號曰同池陂。又東逕胙亭，東注，故胙國也。富辰所謂邢茅胙祭，周公胤也。濮渠又東北逕燕城內，故南燕姞姓之國也。有北燕，故以南氏縣。東為陽清湖陂，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里，亦曰燕城湖。逕桃城南，即戰國策所謂酸棗虛桃者。漢高帝十二年，封劉襄為侯國。而東注于濮，俗謂之朝平溝渠。又東北又與酸水故瀆會。酸瀆首受河於酸棗縣，東逕酸棗城北，延津南，謂之酸水。竹書紀年曰：秦蘇胡率師伐鄭，韓襄敗秦蘇胡子酸水者也。酸瀆水又東北逕燕城北，又東逕滑臺城南，又東南逕瓦亭南。春秋定公八年，公會晉師於瓦，晉尚執羔，自是會始也。又東南會于濮，世謂之百尺溝。濮渠之側有漆城。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六年，邯鄲伐衛，取漆富丘城之者也。或亦謂濮宛亭。春秋寗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杜預曰：長垣西南近濮水也。京相璠曰：衛地也。似非關究而

不知其所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五年公子景賈率師伐鄭韓明戰于陽我師敗逋澤北隰陵亭亦或謂之大陵城非所究也又有桂城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七年齊田期伐我東鄙戰于桂陽我師敗逋亦曰桂陵案史記齊威王使田忌擊魏敗之桂陵齊於是彊自稱爲王以令天下濮渠又東逕蒲城北故衛之蒲邑孔子將之衛子路出於蒲者也韓子曰昔以仲起長溝于路爲蒲宰以私粟饋衆孔子使子貢毀其器焉余案家語言仲由爲蒲宰修溝瀆與之簞食瓢飲夫子令賜止之無費子又入其境三稱其善身爲大夫終死衛難濮渠又東逕韋城南即白馬縣之韋鄉也史遷記曰夏伯豕韋之故國矣城西出而不方城中有六大井皆隧道下俗謂之江井也有馳道自城屬於長垣濮渠東絕馳道逕長垣縣故城北衛地也故首垣矣秦更從今名王莽改爲長固縣陳留風俗傳曰縣有防垣故縣氏之孝安帝以建光元年封兄子苞宋侯爲侯國縣有祭城濮渠逕其北鄭大夫祭仲之邑也杜預曰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者也闞駰又言長垣縣有羅亭故長羅縣也漢封後將軍常惠爲侯國地理志曰王莽更長羅爲惠澤後漢省并長垣有長羅澤即吳季英牧豬處也又有長羅岡蘧伯玉岡陳留風俗傳曰長垣縣有蘧伯鄉一名新鄉有蘧亭伯玉祠伯

玉冢曹大家東征賦曰到長垣之境界兮察農野之居民覽蒲城之丘墟兮生荊棘之蓁蓁遙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尚其丘墳唯令德之不朽兮身既沒而名存昔吳季札聘上國至衛觀典府賓亭父曉以衛多君子也濮渠又東分爲二瀆北濮出焉濮渠又東逕須城北衛詩云思須與曹也毛云須衛邑矣鄭云自衛而東逕邑故思濮渠又北逕襄丘亭南竹書紀年曰襄王七年韓明率師伐襄丘十年楚庶章率師來會我次于襄丘者也濮水東逕濮陽縣故城南昔師延爲紂作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矣後衛靈公將之晉而設舍於濮水之上夜聞新聲召師涓受之於是水也濮水又東逕沛陰郵狐縣故城南王莽之所謂狐瑞也郡國志曰故屬東郡濮水又東逕蔑害縣故城北竹書紀年幽公十三年魯季孫會晉文公於楚丘即陵害邊城之濮水又東北逕鹿城南郡國志曰濟陰乘氏縣有鹿城鄉春秋僖公二十一年盟于鹿上京杜並謂此亭也濮水又東與句瀆首受濮水枝渠於句陽縣東南逕句陽縣故城南春秋之穀丘也左傳以爲句瀆之丘矣縣處其陽故縣氏焉又東入乘氏縣左會濮水與濟同入鉅野故地理志曰濮水自濮陽南入鉅野亦經所謂濟水自乘氏縣兩分東北入於鉅野也濟水故瀆又北右合洪水上承

鉅野薛訓渚歷澤而北逕鮪鄉城西春秋桓公十有一年經書公會宋公于闞郡國志曰東平陸有闞亭皇覽曰蚩尤冢在東郡壽張縣闞鄉城中冢高七尺常十月祠之有赤氣出如絳民名爲蚩尤旗十三州志曰壽張有蚩尤祠又北濟瀆合自諸迄于北口一百二十里名曰洪水桓溫以太和四年率衆北入掘渠通濟至義熙十三年劉武帝西入長安又廣其功自洪口已上又謂之桓公瀆濟自是北注也春秋莊公十八年經書夏公追戎於濟西京相璠曰濟水自鉅野至濟北是也又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濟水又北汶水注之戴延之所謂清口也郭緣生述征記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流濟或謂清則濟也禹貢濟東北會于汶今枯渠注巨澤巨澤北則清水清水與汶會也李欽曰汶水出太山萊蕪縣西南入濟是也濟水又北逕梁山東袁宏北征賦曰背梁山截汶波即北處也劉澄之引是山以證梁父爲不近情矣山之西南有呂仲悌墓河東岸有石橋橋本當河河移故側岸也古老言此橋東海呂母起兵所造也山北三里有呂母宅宅東三里即濟水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　八賄

水 水經四

水經濟水又北逕須朐城西。城臨側濟水，故須朐國也。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子魚曰：任宿須朐，實司太皡與有濟之祀。杜預曰：須朐在須昌縣西北，非也。地里志曰：壽張縣西北有朐城者是也。濟水西有安民亭，亭北對安民山。東臨濟水，水東即無鹽縣界也。山西有冀州刺史王紛碑，漢中平四年立。濟水又逕微鄉東。春秋莊公二十八年，經書冬築郿。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在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冢。濟水又北分為二水，其枝津西北出，謂之馬頰水者也。又北過須昌縣西。京相璠曰：須朐一國二城兩名，蓋遷都須昌，朐是其本。秦以為縣，漢高帝十一年，封趙衍為侯國。濟水於縣，趙溝水注之。濟水又北逕漁山東，左合馬頰水。水首受濟，西北流，歷安民山北，又西流，趙溝出焉，東北注于濟。馬頰水又逕桃城東。春秋桓公十年，經書公會衛侯于桃丘，衛地也。杜預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即桃丘矣。馬頰水又東北流逕山南，山即吾山也。漢武帝瓠子歌所謂吾山平者也。山上有柳舒城，魏東阿王曹子建每登之，有終焉之志。及其終也，葬山西，西去東阿城四十里。其水又東注于清濟，謂之馬頰口也。濟水自魚山北逕清亭東。春秋隱公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者也。京相璠曰：今濟北東阿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即春秋所謂清者也。是濟水通得清之目焉。亦水色清深，用兼厥稱矣。是故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以為固，即此水也。又北過穀城縣西。濟水側岸有尹卯壘，南去魚山四十餘里，是穀城縣界，故春秋之小穀城也。齊桓公以魯莊公二十三年城之，邑管仲焉。城內有夷吾井。魏土地記曰：縣有穀城山，山出文石，陽穀之地。春秋齊侯宋公會于陽穀者也。穀有黃山臺，黃石公與張子房期處也。又有狼水出東南大檻山狼溪，西北逕穀城西。又北有西流泉出城東近山，西北逕穀城北，西注狼水，以其流西，故即名焉。又西北入清水。城西北三里有項王羽之冢，半許毀壞，石碣由存，題云項王之墓。皇覽云：冢去縣十五里，謬也。今彭城穀陽城西南又有項羽冢，非也。余按史遷記：魯為楚守，漢王示羽首，魯乃降，遂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寧備言彼也。濟水又北逕周首亭西。春秋文公十有二年，左丘明云：襄公二年，王子成父獲長狄僑如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即是邑也。今世謂之盧子城，濟北郡治也。京相璠曰：今濟北所治盧子城，故齊周首邑也。又北過臨邑縣東。地理志曰：縣有濟水祠也。王莽之穀城亭也。水有石門，以石為之，故濟水之門也。春秋隱公三年，齊鄭會于石門，鄭車僨濟，即於此也。京相璠曰：石門，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門，去水三百步，蓋水瀆流移，故側岸也。濟水又北逕平陰城西。春秋襄公十八年，晉侯沉玉濟河，會于魯濟，尋湨梁之盟，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者也。杜預曰：城在盧縣故城東北，非也。京相璠曰：平陰，齊地也，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防門，即此也。其水引濟，故瀆尚存。今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即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又云：巫山在平陰東北，昔齊侯登望晉軍，畏眾而歸。師曠、邢伯聞烏鳥之聲，知齊師潛遁，人物咸淪，地理昧者，賴於杜氏東北之證矣。今巫山之上有石室，世謂之孝子堂。濟水右迆，遏為湄湖，方四十餘里。濟水又東北至垣苗城西，故洛當城也。伏韜北征記曰：濟水又與清河合流，至洛當者也。宋武帝西征長安，令垣遵鎮此，故俗人有垣苗之稱。河水自泗瀆口東北流而為濟。魏土地記曰：盟津河別流十里與清水合，亂流而東，逕洛當城北，黑白異流，涇渭殊別，而東南流注也。又東北過盧縣北。濟水東北與湄溝合，水上承湄湖，北流注濟。爾雅曰：水草交曰湄。通谷者微。犍為舍人曰：水草木交合也。郭景純曰：微，水邊通谷也。釋名曰：湄，臨日也。濟水又逕盧縣故城北，濟北郡治也。漢和帝永元二年，分泰山置。蓋以濟水在北，故也。濟水又逕什城北，城際水湄，故邸閣也。祝阿人孫什將家居之，以避時難，因謂之什城焉。濟水又東北與中川水合。水東南出山茌縣之分水嶺，溪一源兩分，泉流半解，亦謂之分流交。半水南出太山入汶，半水出山茌縣西北流逕東太原郡南，郡治山茌縣，北與漢寶谷水合。水出南格馬山漢寶溪，北逕盧縣故城北，陳敖戍南，西北流與中川合，謂之格馬口。其水又北逕盧縣故城東，而北流入濟，俗謂之為沙溝水。濟水又東北右會玉水。水導源太山朗公谷，谷舊名琨瑞溪，有沙門竺僧朗，少事佛圖澄，碩學淵通，尤明氣緯，隱于此谷，因謂之朗公谷。故車頻秦書云：苻堅時，沙門竺僧朗嘗從隱士張巨和遊，和常穴居，而朗居琨瑞山，大起殿舍，連樓疊閣，雖素飾不同，並以靜外致稱，即此谷也。水亦謂之琨瑞水也。其水西北流逕玉符山，又曰玉水。又西北逕獵山東，又西北枕祝阿縣故城東，野井亭西。春秋昭公二十五年，經書齊侯唁公于野井是也。春秋襄公十九年，諸侯盟于祝阿。左傳所謂督陽者也。漢興

敗之曰阿夷漢高帝十一年封高邑為侯國王莽之安城者也故俗謂是水為祝阿澗水北流注于濟建武五年耿弇東擊張步從朝陽橋濟渡兵即是處也**濟水又東北濼水出焉**濼水出歷縣故城西南泉源上奮水涌若輪春秋桓公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是也俗謂之為娥姜水也以泉源有舜妃娥英廟故也城南對山山上有舜祠山下有大穴謂之舜井抑亦茅山禹井之比矣書舜耕歷山亦云在此所未詳也其水北為大明湖西即大明寺寺東北兩面側湖此水便成淨池也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負日俯仰目對魚鳥極水木明瑟可謂濠梁之性物我無違矣湖水引瀆東入西郭東至歷城西而側城北注湖水上承東城歷祀下泉源競發其水北流逕歷城東又北引水為流杯池州僚賓燕公私多萃其上分為二水右水北出左水西逕歷城北西北為陂謂之歷水與濼水會自水枝津合水首受歷水於歷城東東北逕東城西而北出郭又北注濼水又北聽水出焉濼水又北流注于濟謂之濼口也**濟水又東北華不注山**單椒秀澤不連陵以自高虎牙桀立孤峰特拔以刺天青崖翠發望同點黛山下有華泉故京相璠曰春秋土地名也華泉華不注山下泉水也春秋左傳成公二年齊頃公與晉郤克戰于鞌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逢丑父與

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矣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乃免之即華水也北絕聽瀆二十里注于濟**又東北過臺縣北**巨合水南出雞山西北北逕巨合故城西耿弇之封張步也守巨里即此城也三面有城西有深坑坑西即弇所營也與費邑戰斬邑於此巨合水又北合關盧水關盧水導源馬耳山北逕博亭城西西北流至平陰城與武原水合水出譚城南平中世謂之武原泉北逕譚城東俗謂之布城也又北逕東平陵縣故城西故陵城也後乃加平譚國也齊桓之出過譚譚不禮焉魯莊公九年即位又不朝十年滅之城東門外有樂安任照先碑濟南治也漢文帝十六年置為王國景帝二年為郡王莽更名樂安郡其水又北逕巨合城東漢武帝以封城陽頃王子劉發于為侯國其水合關盧水而出注巨合水而北逕臺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東郡尉戴野為侯國王莽之臺治也其水西北流白野泉水注之水出臺城西南白野泉北逕留山西北流而右注巨合水又北聽水注之水上承濼水東流北屈又東北流注于巨合水亂流又北入于濟**濟水又東北合芹溝水**水出臺縣故城東南西北流逕臺

城東又西北入于濟水**又東北過菅縣南**濟水東逕縣故城南漢景帝二年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為侯國右納百脈水百脈水出土鼓縣故城西水源方百步百泉俱出故謂之百脈水其水西北流逕楊丘縣故城中漢孝景帝四年以封齊悼惠王子劉安為楊丘侯世謂之章丘城非也城南有女郎山山上有神祠俗為之女郎祠左右民祀焉其水西北出城北逕黃巾固蓋賊所也故固得名焉百脈水又東北流注于濟濟水東又有楊渚溝水於逕陵故城西南西北逕土鼓城東又西北漳丘城東又北逕寧西而北流注于濟水也**又東過梁鄒縣北**隴水南出長城中北流至般陽縣故城西南與般水會水出縣東南龍山俗亦謂之為左阜水西北逕其城南王莽之濟南亭也應劭曰縣在般水之陽縣資名焉其水又南屈西入隴水北逕其縣西北流至萌水口萌水出西南甲山東北逕萌山西東北入于隴隴水又西北至梁鄒東南與魚子溝水合水南出長白山東抑泉口山即陳仲子夫妻之所隱也孟子曰仲子齊國之世家兄戴祿萬鍾仲子非而不食避兄離母家于於陵即此處也其水又逕於陵縣故城西王莽之於陸也世祖建武十五年更封則鄉侯侯霸為侯國其水北流注于隴水隴水即古袁水也故京相璠曰濟南梁鄒縣有袁水者也隴水又西北逕梁

鄒縣故城南又北屈逕其城西漢高祖六年封武儒為侯國其水北注濟其城之東北又有時水西北注焉**又東北過臨濟縣南**縣故狄邑也王莽更名利居漢記安帝永初二年改從今名以臨濟故地理風俗記云右樂安太守治晏謨齊記曰有南北二城隔齊南水城即被陽縣之故城也北枕濟水地理志曰侯國也如淳曰音戚罷軍之罷也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曰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齊孝王子敬侯劉憫之國也今渤海僑郡治**濟水又東北逕馬淵渚謂之平州**況況側有平安縣故城俗謂之會城非也案地理志千乘郡有平安縣侯國也王莽曰鴻睦也應劭曰博昌縣西南三十里有安平亭故縣也世尚存平州之名矣濟水又東北逕高昌縣故城西案地理志曰千乘郡有高昌縣漢宣帝地節四年封董忠為侯國世謂之馬昌城非也**濟水又東北逕樂安縣故城南**伏琛齊記曰博昌城西北五十里有南北二城相去三十里隔時濟二水指此為博昌北城非也樂安與博昌薄姑分水俱同西北薄姑去齊城六十里樂安越水差遠驗非尤明班固曰千乘郡有樂安縣應劭曰取休令之名矣漢武帝元朔五年封李蔡為侯國城西三里有任光等冢光是縣人不得為博昌明矣濟水又逕薄姑城北後漢郡國志曰博昌縣有薄姑城地理書曰呂

尚封於齊郡薄姑。薄姑故城，在臨菑縣西北五十里，近濟水。史遷曰：胡公徙薄姑城內有高臺，上曰：若古不死，何樂如之。晏平仲對曰：昔爽鳩氏始居之，季萴因之，逢伯陵又因之，薄姑氏又因之，吾以為古不死，爽鳩氏之樂，非君之樂。即於是臺也。濟水又東北逕狼牙固西，而東北流也。又東北過利縣西，地理志曰：千乘郡有利縣，王莽之利治也。晏謨曰：縣在濟城北五十里也。又東北過甲下邑，入于河。濟水東北至甲下邑南，東歷琅槐縣故城北。地理風俗記曰：博昌東北八十里有琅槐鄉，故縣也。山海經曰：濟水絕鉅野，注勃海，入濟。琅槐東北者也。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水經以為入河，非也。斯乃河分注濟，非濟入河。又東北入海。郭景純曰：濟自滎陽至樂安博昌入海。今竭濟水仍流不絕。經言入河，二說並失。然河水於濟漯之北，別流注海，今所輟流者，惟漯水耳。郭或以為濟注之，事實非也。尋經脈水，不如山經之為密矣。其一水東流者，過乘氏縣南，河水分濟於定陶東北，東南右合黃溝枝流，俗謂之界溝也。北逕已氏縣故城西，又北逕景山東，衛詩所謂景山與京者也。毛公曰：景山，大山也。又北逕楚丘城西，郡國志曰：成武縣在楚丘亭，杜預云：楚丘在成武縣西南，衛懿公為狄所滅，衛文公東徙渡河，野處曹邑，齊桓公城楚丘以遷之，故春秋稱邢遷如歸。

衛國志云：鄘詩所謂升彼墟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故鄭玄言觀其傍邑及山川也。又東北逕成武城西，又東北逕郜城東，姓郜侯也。所未詳矣。又東北逕梁山城西，地理志曰：昌邑縣有梁丘鄉。春秋莊公三十二年，宋人齊人會于梁丘者也。杜預曰：高平昌邑縣西南有梁丘鄉。又東北於乘氏縣西，而北注河水。河水又東南逕乘氏縣故城南，縣即春秋之乘丘也。故地理風俗記曰：濟陰乘氏縣，故宋乘丘邑也。漢孝景中元年，封梁孝王子買為侯國也。地理志曰：乘氏縣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郡國志曰：乘氏有泗水，此乃河濟也。尚書有導河濟之說，自陶丘北，東至於荷水。無泗水之文。又曰：道河澤陂，盂豬；盂豬在睢陽縣之東北。闞駰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澤水聚漫，俱鍾睢泗。故誌有睢陵入淮之言，以通苞泗名矣。然諸水注泗者多不止此，可以終歸泗水，便得擅通稱也。或更有泗水，亦可是水之暴，其目所未詳也。又東過昌邑縣北，濟水又東逕昌邑縣故城北。地理志曰：縣故梁也。漢景帝中元六年，分梁為山陽國。漢武帝天漢四年，更為昌邑國，以封昌邑王賀。賀廢，國除以為山陽郡，王莽之鉅野郡也。後更為高平郡。後漢兗州縣令王密懷金謁東萊太守楊震，震不受，是其慎四知處也。大城東北有金城，城

用有沇州刺史河東薛季像碑，以郎中拜邪令，甘露降園，嘉平四年遷州，明年甘露復降殿前樹，從事馮巡、主簿華操等相與褒樹，表勤棠政。次西有沇州刺史茂陽楊叔恭碑，從事孫光等以建寧四年立。西北有東太山成人班孟堅碑，建和十年尚書右丞拜沇州刺史，從事秦閭等刊石頌德政，碑咸列焉。又東過金鄉縣南，郡國志曰：山陽有金鄉縣。河水逕其故城南，世謂之故縣城，北有金鄉山也。又東過東緡縣北，濟水又東逕漢平狄將軍扶溝侯淮陽朱鮪冢，墓北有石廟。濟水又東逕東緡縣故城北，故宋地，春秋僖公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十三州記曰：山陽有東緡縣，鄒衍曰：余登緡城以望宋都者也。後漢世祖建武十一年，封馮異長子璋為侯國也。又東過方與縣北，為荷水。濟水東逕重鄉城南，左傳所謂臧文仲宿於重館者也。河水又東逕武棠亭北，公羊以為濟上邑也。城有高臺二丈許，其下臨水，昔魯侯觀魚於棠，謂此也。在方與縣故城北十里，經所謂荷水也。水又東逕泥母亭北，春秋左傳僖公七年秋，盟于甯母，謀伐鄭也。河水又東與鉅野黃水合，河濟別名也。黃水上承鉅澤諸陂，澤有濛澱、育陂、黃湖，水東流謂之黃水。又有薛訓渚，水自渚歷薛村前，分為二流，一水東注黃水，一水西北入澤，即洪水也。黃水東南流，水南有漢荊州刺史李剛

墓。剛字叔毅，山陽高平人，熹平元年卒。見其碑，有石闕，祠堂石室三間，椽架高丈餘，鏤石作椽，瓦屋施平，天造方井，側荷梁柱，四壁隱起，雕刻為君臣官屬龜龍麟鳳之文，飛禽走獸之像，作制工麗，不甚傷毀。黃水又東逕鉅野縣北，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舊縣故城正在澤中，故欽宜戍於此城，城之所在，則鉅野澤也。衍東北出為大野矣。昔西狩獲麟於是處也。皇覽曰：山陽鉅澤縣有蚩尤冢，重聚大小與闞冢等。傳言蚩尤與皇帝戰，剋之於涿鹿之野，身體異處，故別葬焉。黃水又東逕咸亭北，春秋桓公七年，經書焚咸丘者也。水南有金鄉縣之東界也。金鄉數山皆空中穴口，謂之遂也。戴延之西征記曰：焦氏山北數山有漢司隸校尉魯恭冢，山得白蛇白兔，不葬，更葬山南，鑿而得金，故曰金鄉山。山形峻峭，冢前有石祠石廟，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貞婦孔子及弟子七十二人形像，像邊皆刻石記之，文字分明。又有石床長八尺，磨瑩鮮明，叩之聲聞遠近。時大將從事中郎傅珍之、諮議參軍周安穆，折敗石床，各取頭。為氏之後，所沒二人並免官。焦氏山東即金鄉山也。有冢謂之秦王陵，山上二百步得冢口，塹深十丈，兩壁峻峭，廣二丈，入行七十步得埏門，門外左右皆有空，可容五六十人，謂之白馬空埏門，門二丈得外堂

外堂之後又得內堂觀者皆執燭而行雖無他雕鏤然治石甚精或云是漢昌邑哀王冢所未詳也東南有范巨卿冢名件猶存巨卿名式山陽之金鄉人漢荆州刺史與汝南張邵長沙陳平子石交號為死友矣黄水又東南逕任城郡之亢父縣故城西夏后氏之任國也漢章帝元和元年別為任城在北王莽之延就亭也縣有詩亭春秋之詩國也王莽更之曰順父矣地理志東平翁縣也世祖建武二年封劉隆為侯國中其詞之祖公溝南至方與縣入于荷水荷水又東逕秦梁夾岸積石一里高二丈言秦始皇東巡所造因以名焉**荷水又東過湖陸縣南東入於泗水**澤水所鍾也尚書曰浮于淮泗達于河是也東觀漢記曰蘇茂殺淮陽太守得其郡營廣樂大司馬吳漢圍茂茂將其精兵突至湖陵與劉永相會濟陰山陽濟兵於此處也**又東南過濟陽東北**濟與泗亂故沛納于稱矣東觀漢記安平侯蓋延傳曰延為虎牙大將軍與戰水華反走溺水者半復與戰連破之遂平沛楚臨淮悉降延令沛脩高祖廟置嗇夫祝宰樂人因齋戒祠高廟也**又東南過留縣北**留縣故城翼佩泗濱宋邑也春秋左傳所謂從宋呂留也故繫休伯避地賦曰朝余發于泗州夕余宿于留鄉者也張良委身漢祖始自此矣終亦取封焉城內有張良廟也**又東過彭城縣北**雅

水從西來注之濟水又南逕彭城縣之故城東北隅不東過也雅水自西注之城北枕水有**濟水又南逕彭城縣故城東**不逕其縣北也蓋經誤證**又東南過徐縣北**地理志曰臨淮郡漢武帝元狩五年置治徐縣王莽更之曰淮平縣曰徐調國也春秋昭公三十年吳子執鍾離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遂滅徐徐子奔楚楚救徐弗及遂城夷以處之依華傳物志錄著作令史芽溫所為送劉成國徐州地理志云徐偃王之異言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為不祥棄之於水濱孤獨母有犬名曰鵠倉獵於水側得棄卵銜以來歸獨母以為異覆煖之遂成兒生時偃故以為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葬之徐中今見有狗壟焉偃王治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得天瑞遂因名為號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服從者三十六國周王聞之遣使至楚令伐之偃王愛民不鬭遂為楚敗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者萬數因名其山為徐山山上立石室廟有神靈民人請禱焉依文耶事以有符驗但世代綿遠難以詳矣今徐城外有徐君墓昔延陵季子解劍於此所謂不違心許也**又東至下邳睢陵縣南入于淮**濟水與泗水渾濤東南流至角城同入淮經書睢陵誤耳也清水出

河內脩武縣之北黑山黑山在縣北白鹿山東清水所出也上承諸陂散泉積以成川南流西南屈瀑布乘巖縣河注壑二十餘丈雷抃之聲震動山谷左右石壁層深獸跡不交隍中散水霧合視不見底南峯北嶺多結禪栖之士東巖西谷又是刹靈之圖竹柏之懷與神心妙遠仁智之性共山水效深更為勝處也其水歷澗飛清澗觀謂之清水矣漢曰瑤溪又曰瑤澗水又南與小瑤水合水近出西瀆北窮溪東南流注之清水清水又東南流吳澤陂水注之水上承吳陂於脩武縣故城西北脩武故寧也亦曰南陽矣馬季長曰晉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為東陽朝歌以南至軹為南陽故應劭地理風俗記云河內殷國也周名之為南陽又曰晉始啓南陽今南陽城是也秦始皇改曰脩武徐廣王隱並言始皇改瓚注漢書云案韓非書秦昭王越長平西伐脩武時秦未兼天下脩武之名久矣余按韓詩外傳言武王伐紂勒兵於寧更名寧曰脩武矣魏獻子田大陸還卒於寧是也漢高帝八年封都尉魏遬為侯國所曰大脩武有小故城大小脩武在東漢祖與滕公濟自玉門津而宿小脩武者也大陸即吳澤矣魏土地記曰脩武城西北二十里有吳澤水陂南北一十許里東西三十里西則累瀆入焉水有二源北水上承河內野王縣東北界溝為長明溝分

枝津東逕雍城南寒泉水注之水出雍城西北泉流南注逕雍城西春秋僖公二十四年王代鄭富辰諫曰雍文之昭也京相璠曰今河內山陽西有故雍城又東南注長明溝溝水又東逕射犬城北漢大司馬張楊為將楊醜所害眭固殺醜屯此欲北合袁紹與暴同駐固字白兔巫誡固曰將軍字兔而此邑名犬兔見犬其勢必驚宜急去兔不從漢興平四年魏太祖斬之於此以魏种為河內太守守之兗州叛太祖曰唯种不棄孤及走太祖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射犬平禽之公曰唯其才也釋而用之故長明溝水東入石澗東流蔡溝水入焉水上承州縣北白馬溝東分為之蔡溝東會長明溝水又東逕脩武縣之吳亭北東入吳陂又次北有苟泉水入焉水出山陽縣故脩武城西南同源分派裂為二水南為苟泉北則吳瀆二瀆雙導俱東入陂山陽縣東北二十五里有陸真阜南有皇母馬鳴二泉東南合注于吳陂也次陸真阜之東北得覆釜堆堆南有三泉相去四五里參差合次南注于陂泉在濁鹿城西建安二十五年魏封漢獻帝為山陽公濁鹿城即是公所居也陂水之北際澤側有積城也春秋隱公十一年王以攢茅隤十二邑與司寇蘇忿生者也京相璠曰河內脩武縣北有故隤城實中今世俗謂之皮壇方四百步實中高八

大陸陂北隔水一十五里俗所謂南丘也方二百步西一十里又有一丘際山世謂之勑丘方五百步形狀相類疑即古攢茅也杜預曰一邑在脩武縣北所未詳也又東長泉水注之源出白鹿山東南伏流逕一十三里重源濬發於鄧城西北東南伏流世亦謂之重泉水也又逕七賢祠東左右筠篁列植冬夏不變貞萋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中散大夫譙國嵇康晉司徒河內山濤司隸琅耶王戎黃門郎河內向秀建威參軍沛國劉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陽結自得之遊時人號之為竹林七賢也向子期所謂山陽舊居也後人立廟於其處廟南又有一泉東南流注于長泉水郭緣生述征記所云白鹿山東南一十五里有嵇公故居以居時有遺竹焉蓋謂此也其水又南逕鄧城東名之為鄧瀆又謂之為白屋水也昔司馬懿征公孫淵還達白屋即於此也其水又東南流逕隤城北又東南歷澤注于陂泉水東流謂之八光溝而東南流注于清水謂之長清河而東周永豐塢有丁公泉發于焦泉之右次東又得焦泉泉發于天門之左天井固右天門山石自空狀若門焉廣三丈高兩匹深丈餘更無所出世謂之天門也東五百餘步中有石穴西向裁得容人東南入逕至天井直上三匹有餘扳躡而昇至上平東西二百步南北七百步四面峭絕無由昇陟矣上有比丘釋僧訓精舍寺有十餘僧給養難周多出下平有志者居之寺左右雜樹疎頒有一石泉方丈餘清水湛然常無增減山居者資以給飲北有石室二口舊是隱者念一之所今無人矣泉發於北阜南流成溪世謂焦泉也次東得魚鮑泉次東得張波泉次東得三淵泉梗河參連女宿相屬是四川在重門城西並單川南注也重門城昔齊王芳為司馬師廢之宮於此即魏志所謂送齊王于河內重門者也城在共縣故城西北二十里城南有安陽陂次東又得卓水陂次東有百門陂陂方五百步在共縣故城西漢高帝八年封盧罷師為共侯國即共和之故國也共伯既歸帝政逍遥于共山之上山在國北所謂共北山也仙者孫登之所處袁彥伯竹林七賢傳孫叔夜嘗採藥山澤遇之於山冬以被髮自覆夏則編草為裳彈一絃琴而五聲和其水三川南合謂之清川又南逕凡城東司馬彪郡國志曰共縣有汎亭詩凡伯國春秋隱公七年經書王使凡伯來聘是也杜預曰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今在西南其水又西南與前四水總為一瀆又謂之陶水南流注于清水清水又東周新豐塢又東注也**東北過獲嘉縣北**漢書稱越相呂嘉反武帝元鼎六年行於汲郡中鄉得呂嘉首因以為獲嘉縣後漢封侍中馮石為侯國縣故城

西有漢桂陽太守趙越墓冢北有碑越字彥善縣人也累遷桂陽郡五官將尚書僕射遭憂服闋守河南尹建寧中卒碑東又有一碑碑北有石柱石牛羊虎俱碎淪毀莫記清水又東周新樂城城在獲嘉縣故城東北即汲之新鄉也**又東過汲縣北**縣故汲郡治晉太康中立城西北有石夾水飛湍濬急人亦謂之磻溪言太公嘗釣於此也城東門北側有太公廟廟前有碑碑云太公望者河內汲人也縣民故會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瑗曰太公本生於汲舊居猶存君與高國同宗太公載在經傳今臨此國宜正其位以明尊祖之義於是國老王喜廷掾鄭篤功曹邠勤等咸曰宜之遂立壇祀為之位主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廟廟側高林秀木翹楚競茂相傳云太公之故居也晉太康中范陽盧無忌為汲令立碑於其上太公避紂之亂屠隱市朝遁釣魚水何必渭濱然後磻溪苟愜神心曲渚則可磻溪之名斯無嫌矣清水又東逕故石梁下梁跨水上橋石崩褫餘基尚存清水又東與倉水合水出西北方山山西有倉谷谷有倉玉珉石故名焉其水東南流潛行地下又東南復出俗謂之雹水東南歷坶野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據皋跨澤悉坶野矣郡國志曰朝歌縣南有牧野竹書紀年曰周武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于坶野詩所謂坶野洋洋檀車煌煌者也有殷大夫比干冢前有石銘題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所記唯此今已中折不知誰所誌也太和中高祖孝文皇帝南巡親幸其墳而加弔焉刊石樹碑列于墓隧矣雹水又東南入于清水又東南逕合城南故三會亭也以淇清合河故受名焉清水又屈而南逕鳳凰臺東北南注之也**又東入于河**謂之清口即淇河口也蓋互受其名耳地理志曰清河水出內黃縣南無清水可來所有者唯鍾是水耳蓋河徙南注清水瀆移唯溝逕絕餘目故東川有清河之稱相嗣不斷目而行矣東川曹公開白溝遏水北注方復故瀆矣**沁水出上黨涅縣謁戾山**沁水即涅水也或言出穀遠縣羊頭山世靡谷三源奇注逕瀉一隍又南會三水歷落出左右近溪參差翼注之也**南過穀遠縣東又南過猗氏縣東**穀遠縣王莽之穀近也沁水又南逕猗氏縣故城東劉聰以詹事魯繇為冀州治此也沁水又南歷猗氏關又南與驫驫水合水出東北巨峻山乘高瀉浪觸石流響世人因聲以納稱西南流注於沁沁水又南與秦川水合水出巨峻山東帶引眾溪積以成川又西南逕端氏縣故城東昔韓趙魏分晉遷晉君於端氏縣即此是也其水南流入于沁水**又南過陽河縣東**沁水南逕陽河縣故城西魏土地記曰建興郡治陽河縣郡西四十里有

沁水南歷沁水入南與濩澤水合水出澤城西白澗嶺下東逕濩澤墨子曰舜漁濩澤應劭曰澤在縣西北又東逕濩澤縣故城南蓋以澤氏縣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九年晉取玄武濩澤者也其水際城東注又東合清淵水水出其縣北東南經澤城東又南入于澤水澤水又東得陽泉水口出鹿臺山山上有水淵而不流其水東逕陽陵城南即陽阿縣之故城也漢高帝七年封卞訢為侯國水歷焼山東下與黑嶺水合水出西北黑嶺下即閻嶝也其水東南流逕北鄉亭下又東南逕陽陵城東南注陽泉水陽泉水又南注濩澤水又東南有上澗水注之水導源西北輔山東逕銅于崖南歷析城山北山在濩澤南尚首所謂砥柱析城至于王屋也山甚高峻上平坦山有二泉東濁西清左右不生草木數十步外多細竹其水自山陰東入濩澤水濩澤水又東南注于沁水沁水又東南陽阿水左入焉水北出陽阿川南流逕建興郡西而其水又東南流逕午壁亭東而南入山谷波激石瀨湍八丈環濤轂轉西南流入于沁水沁水又南五十餘里沿上下步逕裁通小竹細筍被于山渚家龍拔蜜奇為翳薈也又南出山過沁水縣北沁水南逕石門也謂之沁口魏土地記曰河內郡野王縣西七十里有沁水逕在沁水城西附城東南流也石門是晉安平獻王司

馬孚之為魏野王典農中郎將之所造也案其表云臣孚言臣被明詔興河內水利臣既到檢行沁水源出銅鞮山屈曲周迴水道九百自太行以西王屋以東層巖高峻天時霖雨衆谷走水小石漂迸木門朽敗稻田汎濫歲功不成臣輒按行去堰五里以外方石可得數萬餘枚臣以為方石為門若天亢旱增堰進水若天霖雨陂澤充溢則閉方斷水空渠衍澇足以成河雲雨山人經國之謀暫勞永逸聖王所許願陛下時出臣表勑大司農府給人工勿使稽延以贊時要臣孚言詔書聽許於是夾岸累石結以為門用代木門枋故石門舊有枋口之稱矣溉田頃畝之數間二歲月之功事見門側石銘矣水西有孔山山上石穴洞開穴內石上有車轍牛跡書舊傳云自然成著非人功所就也其水南分為二水一水南出為朱溝水沁水又逕沁縣故城北蓋藉水以名縣矣春秋之少水也京相璠曰晉地矣又云少水今沁水也沁水又東逕沁水亭北世謂之小沁城沁水東右合小沁水水出北山臺渟淵南流為臺渟水南東入沁水沁又東倍澗水注之水北出五行之山南流注于沁水**又東過野王縣北**沁水又東邘水注之水出太行之阜山即五行之異名也淮南子曰武王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五行險固德能覆也內貢迴矣使吾暴亂則代我難矣書

子以為能持滿高誘云今太行山也在河內野王縣西北上黨關也詩所謂徒殆野王道傾蓋上黨關即北山矣其水南流逕邘城西故邘國也城南有邘臺春秋僖公二十四年王將伐鄭富辰諫曰邘武之穆也京相璠曰今野王西北三十里有故邘城邘臺是也今故城當太行南路道出其中漢武帝封李壽為侯國邘水又東南逕孔子廟東廟庭有碑魏太和元年孔靈度等以舊宇毀落上求修復野王令范衆愛河內太守元真刺史咸陽公高允表聞立碑於廟治中劉明驚呂次文主簿向班虎荀靈龜以宣尼大聖非碑頌所稱宜立記焉云仲尼傷道不行欲北從趙鞅聞殺鳴犢遂旋車而反及其後也晉人思之於太行嶺南為之立廟蓋往時迴轅處也余按諸子書及史籍之文並言仲尼臨河而嘆曰丘之不濟命也夫是非太行迴轅之言也碑云魯國孔氏官於洛陽因居廟下以奉蒸嘗斯言至矣蓋孔因遷山下追思聖祖故立廟存饗耳其由劉累遷魯立堯祠於山矣非謂迴轅於此也邘水東南逕邘亭西京相璠曰又有亭在臺西南三十里今是亭在邘城東南七八里蓋京氏之所謬耳或更有之余所不詳其水又南流注于沁沁水東逕野王縣故城北秦昭王四十四年白起攻太行道絕而韓之野王降始皇拔魏東地置東郡衛元君自濮陽徙

野王即此縣也漢高帝元年為殷國二年為河內王莽之後隊縣曰平野矣魏懷州刺史治皇都遷洛省州復郡水北有華嶽廟廟側有攢栢數百根對郭臨川負岡陰渚青青彌望奇可說也懷州刺史頓丘李洪之之所經構也廟有碑焉是河內郡功曹山陽荀靈龜以和平四年造天安元年立沁水又東朱溝枝津入焉又東與丹水合水出上黨高都縣故城東北阜下俗謂之源源水山海經曰沁水之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水出焉即斯水矣丹水自源東北流又屈而東注左會絕水地理志曰高都縣有莞谷丹水所出東南入絕水是也絕水出泫氏縣西北楊谷故地理志曰楊谷絕水所出東南流左長平水水出長平縣西北小山東南流逕其縣故城泫氏之長平亭也史記曰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使廉頗為將後遣馬服之子趙括代之秦密使武安君白起攻之括四十萬衆降起起坑之於此上黨記曰長平城在郡之南秦壘在城西二軍共食流水澗相去五里秦坑趙衆收頭顱築臺於壘中因山為臺崔嵬桀起今仍號曰白起臺城之左右沿山亘隔南北五十許里東西二十餘里悉秦趙故壘遺壁舊存焉漢武帝元朔二年以封將軍衛青為侯國其東南流注絕水絕水又東南流逕泫氏縣故城北竹書紀年曰晉列

公元年，趙獻子城泫氏。絕水，東南與泫水會。水導源縣西北玄谷，東流逕一城故南，俗謂之都鄉城。又東南逕泫氏故城南，世祖建武六年，封萬普為侯國。而東會絕水，亂流東南入高都縣，右入丹水。上黨記曰：長平城在郡南，山中丹水出長平北山，南流。秦坑趙眾，流血丹川，由是俗名為丹水，斯為不經矣。丹水又東南流注于丹谷，即劉越石扶風歌所謂丹者也。晉書地道記曰：縣有太行關，丹溪為關之東谷，途自此去，不復由關矣。丹水又逕二石人北，而各在一山，角倚相望，南為河內，北曰上黨，二郡以之分境。丹水又東南歷西巖下，巖下有大泉湧發，洪源巨輪，淵深不測，蘋藻冬芹，竟川含綠，雖嚴辰肅月，無變暄萋。丹水又南，白水注之。水出高都縣故城西，所謂長平白水也。東南流，歷天井關。地理志曰：高都縣有天井關。蔡邕曰：太行山上有天井，關在井北，遂因名焉。故劉歆遂初賦曰：馳太行之險峻，入天井之高關。太元十五年，晉征虜將軍朱序破慕容永於太行，遂軍至白水，去長平一百六十里。白水又東，天井溪水會焉。水出天井關北流注白水，世謂之北流泉。白水又東南流入丹水，謂之白水交。丹水又東南出山，逕鄈城西，城在山際，俗謂之期城，非也。司馬彪郡國志曰：山陽有鄈城。京相璠曰：河內山陽西北六十里有鄈城。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元年，趙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葵，即此城也。丹水又南屈而西轉，光溝水出焉。丹水又西逕苑鄉城北，南屈東轉，逕其城南，東南流注于沁，謂之丹口。竹書紀年曰：晉出公五年，丹水三日絕不流。幽公九年，丹水出，相反擊，即此水也。沁水又東，光溝水注之。水首受丹水，東南流，界溝水出焉。又南入沁水。又東南流逕成鄉城北，又東逕中都亭南，右合界溝水，水上承光溝東南流，長明溝水出焉。又南逕中都亭西，而南流注于沁水也。**又東過**周縣北，縣故周也。春秋左傳，隱公十有一年，周以賜鄭公孫段，六國時韓宣子徙居之。有白馬溝水注之，水首受白馬湖，湖一名朱管陂，陂上承長明溝，湖水東南流逕金亭西，分為二水，一水東出為蔡溝，一水南流注于沁也。**又東過懷縣之北**，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到邢丘，更名邢丘曰懷。春秋時赤狄伐晉圍懷是也。王莽以為河內，故河內郡治也。舊三河之地矣，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為三河也。縣北有沁陽城，沁水逕其南而東注也。**又東過武德縣南，又東南至滎陽縣北，東入于河。**沁水於縣南，水積為陂，通結數湖，有朱溝水注之。其水上承沁水於沁水縣西北，自方口東南流，奉溝水右出焉。又東南流，右泄為沙溝水也。其水又東南於野王城西，枝渠左出焉，以周城溉，東逕野王城南，又屈逕其城東而北注沁水。朱溝自枝

渠東南逕州城南，又東逕懷城南，又東逕殷城北。郭緣生述征記曰：河之北岸河內懷縣有殷城，或謂楚漢之際殷王卬治之，非也。余按竹書紀年云：秦師伐鄭，次于懷城殷，殷即是城也。然則殷之為名久矣，知非從卬始。昔劉聰以郭默為殷州刺史，督緣河諸軍事，治此。朱溝又東南注于湖，湖水又右納沙溝水，水分朱溝南派，東南逕安昌城西。漢成帝河平四年，封丞相張禹為侯國。今城之東南有古冢，時人謂之張禹墓。余按漢書，禹河內軹人，徙家蓮勺。鴻嘉元年，禹以老乞骸，自治冢塋，起祠堂於平陵。平之肥牛亭近延陵，奏請之，詔為徙亭。哀帝建平二年薨，遂葬於彼。此則非也。沙溝又東逕隰城北，春秋僖公二十五年，取大叔於溫，殺之於隰城是也。京相璠曰：在懷縣西南。又逕殷城西，東南流入於陂，陂水又值東南流入于河。先儒亦咸謂是溝為沛渠，故班固及闞駰並言沛水至武德入河，蓋沛水枝瀆條分，所在布稱，亦兼丹水之目矣。**淇水出河內隆慮縣西大號山，**山海經曰：淇水出沮如山，水出山側，頹波漰注，衝激橫山。山上合下開，可減六七十步，巨石磥砢，交積隍澗，傾瀾渀盪，勢同雷轉，激水散氛，曖若霧合。又東北，沾水注之。水出壺關縣東沾臺下，石壁崇高，昂藏隱天，泉流發于西北隅，與金谷水合。金谷即沾臺之西溪也，東北會沾水，又東流注淇水。又逕南羅川，又歷之羅城北，東北與女臺水會。合水發西北三女臺下，東北流注于淇。淇水又東北逕淇陽川，逕石城西北，城在原上，帶澗枕淇。淇水又東北，西流水注之。水出東大嶺下，西流逕石樓南，在北陵石上，築基禁立，亭亭極峻。其水西流水也。又東逕鳴都臺南，世謂之淇陽城，在西北三十里。淇水又東出山，分為二水，會立石堰，遏水以沃白溝，左為菀水，右則淇水。自元甫城東南逕朝歌縣北，竹書紀年：晉定公二十八年，淇絕于舊衛，即此也。淇水又東屈而西轉，逕頓丘北，故闞駰云：頓丘在淇水南。又屈逕頓丘西。爾雅曰：山一成謂之頓丘。釋名謂一頓而成丘，無高下小大之殺也。詩所謂送子涉淇，至于頓丘者也。魏徙九原、西河、土軍諸胡，置五軍於丘側，故其名亦曰五軍也。大和泉源水，水有二源，一水出朝歌城西北，東南老人晨將渡水，而沈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晨寒也。紂乃於此斮脛而視髓也。其水南流，東屈逕朝歌城南。晉書地道記曰：本沬邑也。詩云：爰采唐矣，沬之鄉矣。殷王武丁始遷居之，為殷都也。禹貢紂都在冀州大陸之野，即此矣。有糟丘酒池之事焉，有新聲靡樂，號邑朝歌。晉灼曰：史記樂書，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歌不時也。故墨子聞之，惡而迴車，不逕其邑。論撰考讖曰：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

由慶陸東宋均曰子路患軍于顧視函地以是慶之使陸東也今城內有鹿臺紂昔自投於火處也竹書紀年曰武王親禽帝受于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南單之臺蓋鹿臺之異名也武王以殷之遺民封紂子武庚於茲邑分其地為三曰邶鄘衛使管叔蔡叔霍叔輔之為三監叛周討平以封康叔為衛其子佯狂自悲故琴操有其子操遷其墟父母之邦也不勝悲作麥秀歌地居河淇之間戰國時皆屬於趙男女淫縱有紂之餘風後乃屬晉土險多寇漢以虞詡為令朋友以難治致弔詡曰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又東與左水合謂之馬溝水水出朝歌城北東流南屈逕其城東又東流與美溝合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更出逕駱駝谷於中逶迤九十曲故俗有美溝之目矣歷十二崿崿流相承泉響不斷及水釋注倏復深隍隍積石千通水究萬變觀者若思不周賞情之闕歟矣其水更逕朝歌城北又東南流注馬溝水又東南注淇水為肥泉也故衛詩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毛注云同出異歸為肥泉爾雅曰歸異出同曰肥釋名曰本同出時所浸潤水所歸枝散而多似肥者也犍為舍人曰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今是水異出同歸矣博物志謂之澩水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毛云綠王芻也竹編竹也漢武帝塞決河斬淇園之竹木以為用寇

恂為河內伐竹淇川治矢百餘萬以輸軍資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唯王芻編草不異毛興又言與薄也鄭亦不以為津源而張司空專以為水流入於淇非所究也然斯水即詩所謂泉源之水也故衛詩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衛女思歸指以為喻淇水左右蓋舉水所入為左右也淇水又南歷枋堰舊淇水南東流逕黎陽縣界南入河地里志曰淇水出共東至黎陽入河溝洫志曰在遮害亭西一十八里至淇水口是漢建安九年魏武王於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東入白溝以通漕運故時人號其處為枋頭是以盧諶征艱賦曰後背洪枋巨堰深渠高堤者也自後遂廢魏熙平中復通之故渠歷枋城北東出今瀆破故堨其堰悉鐵柱木石參用其故瀆南逕枋城西又南分為二水一水南注清水水流上下更相通注河清水盛北入故渠自此始矣一水東流逕枋城南東與宛口合宛水上承淇水於元甫城西北自石堰東注宛城西屈逕其城南又東南流歷土軍東北得舊石逗故五水分流世號五穴口今惟通并為二水一水西注淇水謂之天井溝一水逕五軍東分為蓼溝東入白祀陂又南分東入同山陂溉田七十餘頃二陂所結即臺陰野矣宛水東南入淇水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於頓丘縣遮害亭東黎山西北會淇水處立石堰遏水

今更東北注魏武開白溝因宿胥故瀆而加其功也故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即指是瀆也淇水又東北流謂之白溝逕雍榆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城者也淇水逕其城東東北逕同山東又北逕其城東東北逕冢西世謂之頓丘臺非也皇覽曰帝嚳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中者也又北逕白祠山東歷廣陽里逕顓頊冢西俗謂之殷王陵非也帝王世記曰顓頊葬東郡頓丘城南廣陽里大冢者是也淇水又北逕頓丘縣故城西古文尚書以為觀地矣蓋太康弟五君之號曰五觀者也竹書紀年晉定公三十一年城頓丘皇覽曰頓丘者城門名頓丘道世謂之殷皆非也蓋因丘而為名故曰頓丘矣淇水東北逕枉人山東牽城西春秋左傳定公十三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牽者也杜預曰黎陽東北有牽城即此城矣淇水又東北逕石柱岡東北注矣又

東過內黃縣南為白溝淇水又東北逕并陽城西世謂之辟陽城非也即郡國志所謂內黃縣有并陽聚者也白溝又北左合陽水又東北逕內黃縣故城南縣右對黃澤郡國志曰縣有黃澤者也地理風俗記曰陳留有外黃故加內史記曰趙廉頗伐魏取黃即此縣**屈從縣東北與洹水合**白溝自縣北逕戲陽城東世謂之義陽郭春秋昭公十年晉荀盈如齊逆女

逕辛戲陽是也白溝又北逕高城亭東又洹水從西南來注之又北逕問亭東即魏界也應劭曰縣故城魏武侯之別都也城西有武侯臺王莽之魏城亭也左與新河合洹水枝流也白溝又東北逕銅馬城西蓋光武征銅馬所築也故城得其名矣白溝又東北逕羅勒城東又東北漳水注之謂之利漕口自下清漳白溝淇河咸得通稱也**又東北過館陶縣北又東北過清淵縣西**白溝水又東北逕趙城西又北阿難河出焉蓋魏將阿難所導以利衡瀆首有阿難之稱矣白溝又東北逕空陵城西又北逕高亭城西東去館陶縣故城十五里縣即春秋所謂冠氏也魏陽平郡治也其水又屈逕其縣北又東北逕平恩縣故城東地理風俗記曰縣故館陶之別鄉也漢宣帝元康三年置以封后父許伯為侯國地理志王莽之延平縣矣淇水又東逕清淵縣故城西又歷縣之西北為清淵故縣有清淵之名矣世謂之魚池城非也其水又東北逕榆陽城北漢昭帝封大常江德為侯國文穎曰邑在魏郡清淵世謂之清淵城非也**又東北過廣宗縣東為清河**清河東北逕廣宗縣故城南順帝永元五年封皇太子萬年為王國田融言趙立建興郡於城內置臨清縣於水東自趙石始也清河之右有李雲墓雲字行祖甘陵人好學善陰陽舉孝廉遷白馬令中常侍單超

等立掖庭民女毛氏爲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雲上書移列三府曰孔子玄帝者稱之今人一拜用不違師者是帝欲不稱乎帝怒下獄殺之復冀州刺史賈琮使行部過祠雲墓刻石表之今石柱尚存俗猶謂之李氏石柱清河又東北逕界城亭東水上有大梁謂之界城橋英雄記曰公孫瓚擊青州黄巾賊大破之還屯廣宗袁本初自往征瓚合戰于界橋南二十里紹將麴義破瓚於界城橋斬瓚冀州刺史嚴綱又破瓚殿兵於橋上即此梁也世謂之爲城橋蓋傳呼失實矣清河又東北逕信鄉西地理風俗記曰甘陵西北十七里有信鄉故縣也清河又北逕信城縣故城西應劭曰甘陵西北五十里有信城亭故縣也趙置水東縣於此城故亦曰水東城清河又東北逕清陽縣故城西漢高帝置清河郡治此中元二年景帝封皇子乘爲王國王莽之河平也漢光武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爲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黄秉功曹劉適言四百萬錢於是冀乃鬼見白日道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爲適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其略言高貴不尚節畝壟之夫而莅踞遺類研蚩夫機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偷竊銀艾鄙辱天官易機負秉誣高之譌臣不勝鬼言謹因千里驛聞付高上之便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

見秉等皆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子爲冀爲差代以旌幽中之訟漢桓帝建和元年改清河爲甘陵王國以王妖言使其年立甘陵郡治北焉又東北過東武城縣西清河又東北逕陵鄉西應劭曰東武城西南七十里有陵鄉故縣也後漢封太僕梁松爲侯國故世謂之梁侯城逕立侯城縣治也清河又東北逕東武城故縣城西史記趙公子勝號平原君以解邯鄲之功受封於此定襄有武城故加東矣清河又東北逕復陽縣故城西漢高帝七年封右司馬陳胥爲侯國王莽更名之曰樂歲地理風俗記曰東武城西北三十里有復陽亭故縣也世名之曰檻城非也清河水又東北流逕東强縣故城西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云漢武帝元朔三年封廣川惠王子嬰爲侯國也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東武西北五十里有東强城故縣也又北過廣川縣東清水北逕廣川縣故城南闞駰曰縣有長河爲流故曰廣川也水側有羌壘姚氏之故居也今廣川縣治清河又東北逕歷縣故城南地理志信都之屬縣也王莽更名曰歷寧也應劭曰廣川縣西北三十里有歷城亭故縣也今亭在縣東如北水濟尚謂之爲歷口渡也又東過脩縣南又東北過東光縣西清河又東北左與張甲屯絳故瀆合阻深堤高鄣無復有水矣又逕脩縣故城南

歷逕其城東脩音條王莽更名之曰治脩郡國志曰故屬信都清河又東北左與黄津故津故瀆合又東北逕脩國故城東漢文帝封周亞夫爲侯國故世謂之北脩城也清河又東北逕邸閣城東城臨側清河晉脩縣治城內有縣長晉國孔明碑清河又東主東光縣西南逕胡蘇亭者是世謂之羌城非也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又逕東光縣故城西後漢封耿純爲侯國初平二年黄巾三十萬人入渤海公孫瓚破之於東光界追奔是水斬首三萬流血丹水即是水也又東北過南皮縣西清河又東北無■溝出焉東逕南皮縣故城南又東逕樂亭北地理志之臨樂縣故城也王莽更名樂亭晉書地道志太康地記樂陵國有新樂縣即此城矣又東逕新鄉城北即地理志高樂故城也王莽更之曰爲鄉矣無■溝又東分爲二瀆無■溝又東逕於樂陵郡北又東屈而北出又東轉逕苑鄉故城南又東南逕高成縣故城南與枝瀆合瀆上承無■溝南逕樂陵郡西又東南逕千童縣故城東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曰故重也一作千鍾漢武帝元朔四年封河間靖王子劉陰爲侯國應劭曰漢靈帝改曰饒安也滄州治枝瀆又南東屈東北注無■溝無■溝又東北逕　故城北世謂之功城也又東北逕鹽山東北入海春秋僖公齊楚之盟於召陵也管仲曰昔

召康公賜命先君太公履北至於無■蓋四履之所也京相璠曰舊說無■在遼西孤竹縣二說參差未知所定然管仲以責楚無■在此方之爲近既世傳以久且以聞見書之清河又東北逕南皮縣故城西十三州志曰章武有北皮亭故此曰南皮也王莽之迎河亭史記惠景侯者年表云漢文帝後元年中封孝文后兄子彭祖爲侯國漢建安中魏武擒袁譚於此城也清河又北逕皮城東左會滹池別瀆謂之合口故謂之合城也地理風俗記曰南皮城北五十里有北皮城也又東北逕浮陽縣西河東北浮水故瀆出焉按史記趙之南界有浮水焉浮水在南而此有浮陽之稱者蓋浮水出入津流同逕混并清漳二瀆河之舊道浮水故迹又自斯別是縣有浮水之名也首清河於縣界東北逕高城縣之苑鄉城北又東逕章武縣之故城漢文帝後元中封孝文后弟竇廣國爲侯國王莽更名桓章晉太始中立章武郡治此浮水故瀆又東逕篋山北魏氏土地記曰高城縣北五十里有篋山長七里浮瀆又東北逕柳縣故城南漢帝元朔四年封齊孝王子劉陽爲侯國地理風俗記曰高城縣東北五十里有柳亭故縣也世謂之辟亭非也浮瀆又東北逕漢武帝望海臺又注于海應劭曰浮縣浮水所出入海朝夕往來曰潯今溝無復有水也清河又北分爲二瀆

枝分東出又謂之浮瀆清河又北逕浮陽故城西王莽之浮成也建武十五年更封騎將軍平鄉侯劉歆爲侯國浮陽郡治又東北滹沱別瀆注焉謂之合河也又東北過濊邑北濊水出焉又東北過鄉邑南清河又東分爲二水枝津右出焉東逕漢武帝故臺北魏氏土地記曰章武縣東一百里有武帝臺南北有二臺相去六十里基高六十丈俗云漢武帝東巡海上所築又東注于海清河又東北逕紵姑邑南俗謂之新城非也又東北逕窮河邑南清河又東北逕窮河邑南俗謂之王女城非也東北至泉州縣北入滹沱水經曰育濱泉州縣東南與清河合者自下爲清河下邑也又東泉州縣出焉又東北過漂榆邑入于海清河又東逕漂榆邑故城南俗謂之角飛城趙記云石勒使王述煑鹽於角飛卽城異名矣魏土地記曰高城縣東北一百里北盡漂榆東臨巨海民咸煑海水藉鹽爲業卽此城也清河自是入于海蕩水出河內陰縣西山東蕩水出縣西石尚山泉流逕其縣故城縣因水以取名也晉伐成都王穎敗帝于是水之南盧綝四王起事曰惠帝征成都王穎戰敗時舉輦司馬八人輦猶在肩上軍人競就殺舉輦者乘輿頓地帝傷三矢百僚奔散唯侍中嵇紹扶帝士將兵之帝曰吾吏也勿害之衆曰受太弟命唯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斬之血汙帝袂將浣之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此則嵇延祖殞命之所又東北至內黃縣入于黃澤羑水出蕩西北韓大牛泉地理志曰縣之西山羑水所出也羑水又東逕韓附壁北又東流逕羑城北故羑里也史記音義曰牖里在蕩陰縣廣雅稱獄犴也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皆圓土昔殷紂納崇侯虎之言囚西伯於此散宜生南宮括見文王乃演易用明否泰始終之義焉羑城北積成淵方一十餘步深一丈餘東至內黃與防水會水出西山馬頭澗東逕防城北蓋諸征戰所謂越防者也其水東南流注于羑水又東歷王澤入蕩水地理志曰羑水至內黃入蕩者也蕩水又東與長沙溝水合其水導源黑山北谷東流逕晉鄙故壘北謂之晉鄙城名之爲魏將城昔魏公子無忌矯奪晉鄙軍於是處故班叔皮遊居賦曰過蕩陰而弔晉鄙責公子之不臣者也其水又東謂之宜師溝又東逕蕩縣南又東逕柱人山東北至內黃澤右入蕩水亦謂之黃雀溝其水秋夏則泛春冬則耗水又逕內黃城南陳留有外黃故稱內也東注白溝洹水出上黨泫氏縣水出洹山山在長子縣也東過隆慮縣北縣北有隆慮山昔帝仲理之所遊神也縣因山以取名漢高帝六年封周竈爲侯國應劭曰殤帝曰隆故改從林也縣有黃水出於神囷之山黃華谷北崖山高十七

里水出木門帶帶卽山之第三級也去地七里懸水東南注壑直瀉岩下狀若雞翹故謂之雞翹洪蓋亦天台赤城流也其水東流至谷口潛入地下東北一十里複出名柳渚渚周四五里是黃水重源再發也東流業泉水注之出林慮川北澤中東南流與雙泉合水出鼓門東下流入業泉水業泉水又東南流注黃水謂之陵陽水又東入於洹水也又東北出山逕鄴縣南洹水出山東逕殷墟北竹書紀年曰盤庚卽位自奄遷于此遂曰殷昔者項羽與章邯盟於此地矣洹水又東枝津出焉東北流逕鄴城南謂之新河又東分爲二水北逕東明觀下昔慕容雋夢石虎齧其臂寤而惡之購求其尸而莫知之後宮嬖妾言虎葬東明觀下於是掘焉下度三泉得其棺剖棺出尸尸僵不腐雋駡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也使御史中尉陽約數其罪而鞭之此蓋虎始葬處也又北逕建春門石梁不高大治石工密舊橋首夾建兩石柱螭矩趺勒甚佳乘輿南幸以其作制華妙致之平城東側西屬北對射堂淥水平潭碧林澹淵可遊憩矣其水際其西逕魏武玄武故苑苑舊有玄武池以肄舟楫有魚梁釣臺竹木灌叢今池林絕滅略無遺跡矣其水西流注于漳南水又東北逕女亭城北又東北逕高陵城南東合坰溝又東逕鶴鳴陂北與台陂水合陂東西三十里南北注白溝河溝上承洹水北絕新河北逕高陵城東又北逕斥丘縣故城西縣南有赤丘蓋因丘以氏縣故乾侯矣春秋經書昭公二十八年始之晉次于乾侯也漢高帝六年封唐厲爲侯國王莽之利丘矣又屈逕其北城東北流注于白溝洹水自鄴東逕安陽縣故北徐廣晉紀曰石遵自李城北入斬張豹於安陽是也魏土地記曰鄴城南四十里有安陽城城北有洹水東流者也洹水又東至長樂縣左側則溝出焉洹水又東逕長樂縣故城南按晉書地理志曰魏郡有長樂縣也又東過內黃縣北東入于白溝洹水逕內黃縣北東流注于白溝世謂之洹水也許慎說文呂忱字林並云洹水出晉魯之間昔聲伯夢涉洹水或與其瓊瑰而食之泣而又與瓊瑰盈其懷矣從而歌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後言之暮而卒是水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吳子像
圈點監生臣蔣洲
臣歐陽卿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一　八賄

水

水經五

水經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之漳水焉出鹿谷山與發鳩連麓而在南
淮南子謂之發苞山故異名互見也左則陽泉水注之右則散蓋水入焉
三源同出一山但以南北為別耳東過其縣南又東堯水自西山東北流
逕堯廟北又東逕長子縣故城南周史辛甲所封邑也春秋襄公十八年
晉人執衛石買於長子即是縣也秦置上黨郡治此其水東北流入漳
水漳水東會于梁水梁水出南梁山北流逕長子縣故城南竹書紀年曰
梁惠成王十二年鄭取屯留尚子涅尚子即長子之異名也梁水又北入
漳水屈從縣東北流注陶水南出南陶北流至長子城東西轉逕其城北
東注于漳水又東過壺關縣北又東北過屯留縣漳水東逕屯留縣南又
屈逕其城東東北流有絳水注之絳水西出穀遠縣東發鳩之谷謂之絳
水西出穀遠縣為濫水也東逕屯留縣故城南故留吁國也潞氏之屬春
秋襄公十八年晉人執孫蒯於屯留是也其水東北流入于漳故桑欽云

絳水也留西南東入漳漳水又東陳水注之水出西發鳩山東逕余吾縣
故城南漢光武建武六年封景丹為侯國陳水又東逕屯留縣故城
北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元年韓共侯趙成侯遷晉桓公于屯留史記趙肅侯
奪晉君端氏而徙居之此矣其水又東流注于漳故許慎曰水出發鳩山
入關從水章聲也漳水逕壺關縣故縣西又屈逕其城北故黎國也有黎
亭縣有壺口關故曰壺關矣呂后元年立孝惠後宮子武為侯國漢有壺
關三老公乘興上書訟衛太子即邑人也縣在屯留東不得先壺關而後
屯留也漳水歷鹿臺山與銅鞮水合水出銅鞮縣西北石磴山東流與專池
水合出八特山東北流入銅鞮水銅鞮水又東南逕女諫水西北好松山
東南流北則苦池水與公主水合而右注之南則榆交水與皇后水合而
左入焉亂流東南注于銅鞮鞮水東李憙冢前有碑碑石破碎故李氏以
太和元年立之其水又東逕故城北城在山阜之上下臨岫壑東西北三
面岨塞二里世謂之斷梁城即故縣之上虒亭也銅鞮水又東逕銅鞮縣
故城北城在山中晉大夫羊舌赤銅鞮伯華之邑也漢高祖破韓王
信於此縣也銅鞮水又東南流逕頃城西即縣之下虒聚也地理志曰縣
有上虒亭下虒聚者也銅鞮又南逕胡邑西又東屈逕其城南又東逕襄

垣縣入于漳。漳水又東北流逕襄垣縣故城南，王莽之上黨亭。**潞縣北**。縣故赤翟潞子國也。其相豐舒有儁才而不以茂德，晉伯宗數其五罪，使荀林父滅之。闞駰曰：有潞水爲冀州浸，即漳水也。今案燕書，王猛與慕容評相遇於潞川也。鄣固山泉，鬻水與軍人，絹匹水二石，佗大川可以爲浸。所有巨浪長湍，唯漳水耳。故世人亦謂濁漳爲潞水矣。縣北對故壁臺，漳水逕其南，本潞子所立也。世名之爲臺壁。慕容垂伐慕容永於長子，軍次潞川。永率精兵拒戰，阻河自固，垂陳師臺壁，一戰破之，即是處也。漳水於是左右黃須水口，水出壁臺西張諱巖下，世傳巖赤則土離兵害，故惡其變化無常，恒以石粉汙之令白，是以俗目之爲張諱巖。其水南流逕壁臺西，又南入于漳。漳水又東北歷望夫山，山之南有石人，竚於山上，狀有懷於雲表，因以名焉。有涅水西出覆甑山，而東流與西湯溪水合，出涅縣西山湯谷，五泉俱會，謂之五會之泉。交東南流，謂之西湯水，又東南流注涅水。又東逕涅縣故城南，縣氏涅水也。東與白鶴水出縣之西山，東逕其縣北，東南流入涅水。涅水又東南與武鄉水會。水源出武山，西南逕武鄉縣故城西，而南出得清谷口，水源出東北長山清谷，西南與轑谿、白鹿二水合，南入武鄉水。又南得黃水口，黃水三源同注一壑，東南流與隱室水合。

水源西北出隱室山，東南注黃水。又東入武鄉水。武鄉水又東南注于涅水。涅水又東南流注于漳水。漳水又東逕磻陽城北，倉石水入焉。水出林慮縣之倉石溪，東北逕魯班門西，雙闕昂藏，石壁霞舉，左右結石，修防崇基仍崎，北逕偏橋東，即林慮之嶠嶺抱犢固也。石磴西陘，陟踵修上五里餘，崿路中斷四五丈，中以木爲偏橋，劣得通行，亦言故有偏橋之名矣。自上猶須攀蘿捫葛，方乃自津山頂，即庾眺隱處也。倉石溪水又北合白水溪。溪水出壺關縣東白木川，東逕百畝城北，蓋同仇池百頃之稱矣。又東逕林慮縣之石門谷，又注于蒼溪水。又北逕磻陽城東，而北流注于漳水。漳水又東逕葛公亭北，而東去矣。**又東過武安縣**，漳水於縣東清水自涉縣東南來注之，世謂決入之所爲交漳口也。**又東出山過鄴縣西**，漳水又東逕三戶峽，爲三戶津。張晏曰：三戶，地名也，在梁期西南。孟康曰：津峽名也，在鄴西四十里。又東，汙水注之。水出武安縣山東南，流逕于城北，昔項羽與蒲將軍英布濟自三戶，破章邯於是水。汙水東注于漳水。漳水又東逕武城南，世謂之梁期城。梁期在鄴北，俗亦謂之兩期城，皆爲非也。司馬彪郡國志曰：鄴縣有武城，武城即期城矣。漳水又東北逕西門豹祠前，祠東側有碑，隱起爲字，祠堂東頭石柱勒銘曰：趙建武中所修也。魏大帝述征賦曰：羨西門之嘉迹，忽遂睎其靈宇。漳水右與枝水合。其水上承漳水於邯會西，而東別於邯水合。水發源邯山，水北逕邯會縣故城西，北注漳水。故曰邯會也。張晏曰：漳水之別，自城西南與邯山之水會。今城旁猶有溝渠存焉。漢武帝元朔二年，封趙敬肅王子劉仁爲侯國。其水又東北入于漳。昔魏文侯以西門豹爲鄴令也，引漳以溉鄴，民賴其用。其後至魏襄王以史起爲鄴令，又堰漳水以灌鄴田，咸成沃壤，百姓歌之。魏武王又堨漳水，廻流東注，號天井堰。里中作十二墱，墱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一源分爲十二流，皆懸水門。陸氏鄴中記云：水所溉之處名曰晏陂澤。故左思之賦魏都也，謂墱流十二，同源異口者也。魏武之攻鄴也，引漳水以圍之。獻帝春秋曰：司空鄴城圍周四十里，初淺而狹，如或可越，審配不出爭利，望而笑之。司空一夜增修，廣深二丈，引漳水以注之，遂拔鄴。本齊桓公所置也，故管子曰：築五鹿、中牟、鄴以衛諸夏也。後屬晉，魏文侯七年始封此地，故曰魏也。漢高帝十二年置魏郡，治鄴縣，王莽更名魏城。後分魏郡置東西部都尉，故曰三魏。魏武又以鄴國之舊，引漳流自城西東入，逕銅雀臺下，伏流入城東注，謂之長明溝也。渠水又南逕止車門下，魏武封於鄴爲北宮，宮有文昌殿，溝水南北夾道，枝流引灌，所在通溉，東出石竇下，注

之湟水。故魏武登臺賦曰：引長明，灌街里。謂此渠也。石氏於文昌故殿處造東西大武二殿，於濟北穀城之山採文石爲基，一基下五百武直宿衛，屈柱趺瓦，悉鑄銅爲之，金漆圖飾焉。又徙長安、洛陽銅人，置諸宮前，以華國也。城之西北有三臺，皆因城爲之基，巍然崇舉，其高若山，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平坦略盡。春秋古地云：葵丘，地名，今鄴西臺是也。謂臺已平，或更有見，意所未詳。其中曰銅雀臺，高十丈，有屋百餘間，臺成，命諸子登之，並使爲賦。陳思王下筆成章，美捷當時，亦魏武望奉常王叔治之處也。昔嚴才與其屬攻掖門，脩聞變，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雀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曰：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卿何來也？脩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時人以爲美談矣。石虎更增二丈，立一屋，連棟接櫰，彌覆其上，盤迴隔之，名曰命子窟。又於屋上起五層樓，高十五丈，去地二十七丈。又作銅雀於樓巔，舒翼若飛。南則金雀臺，高八丈，有屋一百九間。北曰冰井臺，亦高八丈，有屋一百四十間，上有冰室，室有數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書，又然之難盡，亦謂之石炭。又有粟窖及鹽，以備不虞。今窖上猶有石銘存焉。左思魏都賦曰：三臺列峙而崢嶸者也。城有七門，南曰鳳陽門，中曰中陽門，次曰

廣陽門東曰建春門北曰廣德門次曰廐門西曰金明門一曰白門鳳陽門三臺洞開高三十五丈石氏作層觀架其上置銅鳳頭高一丈六尺東城上石氏立東明觀觀上加金博山謂之鏘天北城上有齊斗樓超出群榭孤高特立其城東西七里南北五里飾表以塼百步一樓凡諸宮殿門臺隅雉皆加觀榭層甍反宇飛檐拂雲圖以丹青色以輕素當其全盛之時去鄴六七十里遠望苕亭巍若仙居魏因漢祚復都洛陽以譙爲先人本國許昌爲漢之所居長安爲西京之遺迹鄴爲王業之本基故號五都也今相州刺史及魏郡治漳水自豹祠北逕趙閣南臺西基高五丈列觀其上石虎每講武於其下升觀以望之虎自於臺上放鳴鏑之矢以爲軍騎出入之節矣漳水又北逕祭陌西戰國之世俗巫爲河伯取婦祭於此陌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約諸三老曰可伯取婦幸來告知吾欲送女皆曰諾至時三老廷掾賦斂百姓取錢百萬巫覡行里中有好女者祝當爲河伯婦以錢三萬聘女沐浴脂粉如嫁狀豹往會之三老巫掾與民咸集赴觀巫嫗年七十從十女弟子豹呼婦視之以爲非妙令巫嫗入報河伯投巫於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又令三弟子及三老入白並投於河豹磬折曰三老不來奈何復欲使廷掾豪長趣之皆叩頭流血乞不爲河伯取

婦淫祀雖斷地留祭陌之稱焉又慕容儁投石虎尸處也田融以爲紫陌也趙建武十一年造紫陌浮橋於水上爲佛圖澄先造生墓於紫陌建武十五年卒年二月葬焉即此處也漳水右對趙氏臨漳宮宮在桑梓苑多桑木故苑有其名三月三日及始蠶之月虎帥皇后及夫人採桑於此今地有遺桑墉無尺雉矣漳水又北濫水入之又東逕梁期城南地理風俗記曰鄴北五十里有梁期城故縣也漢武帝元鼎五年封任破胡爲侯國晉惠帝永興元年驃騎王浚遣烏丸渴末逕至梁期侯騎到鄴成都王穎遣將軍石超討末爲末所敗於此也逕平陽城北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元年鄴師邯鄲師次於平陽者也司馬彪郡國志曰鄴有平陽城即此地也又東

過列人縣南

漳水又東右逕斥丘縣北即裴縣故城南王莽更名之曰即是也地理風俗記曰列人縣西南六十里即裴城故縣也漳水又東北逕列人縣故城南王莽更名之爲列治也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八年惠成王伐邯鄲取列人者也於縣右合白渠故瀆白渠水出魏郡武安縣欽口山東南流逕邯鄲縣南又東與拘澗水合水導源武始東山白渠北俗猶爲是水爲拘河也白渠水又東又有牛首水入焉水出邯鄲縣西堵山東流分爲二水洪湍雙逝澄映兩川漢景帝時六國悖逆命曲周侯酈寄攻趙圍邯鄲相持七月引牛首拘水灌城城壞王自殺其水東入邯鄲城逕溫明殿南漢世祖擒王郎幸邯鄲晝臥處也其水又東逕叢臺南六國時趙王之臺也郡國志曰邯鄲有叢臺故劉劭趙都賦曰結雲閣於南宇立叢臺於少陽者也今遺基舊墉尚在其水又東歷邯鄲阜張晏所謂邯山在東城下者也單盡也城郭從邑故加邑云邯鄲之名蓋指此以立稱矣趙郡治也長沙舊傳稱桓楷爲趙郡太守會有遺囊粟於路者行人掛囊東於衢莫敢取之即於是處也其水又東流出城又合成一川也又東澄而爲渚以水東南流注拘澗水又東入白渠又東故瀆出焉一水東爲澤渚曲梁縣之雞澤也國語所謂雞丘矣東北逕澄湖白渠故瀆南出所在枝分右出即邢溝也屈逕邢溝縣故城東蓋因溝以氏縣也地理風俗記曰即裴城西北二十里有邢溝城故縣也又東逕肥鄉縣故城北竹書紀年曰梁惠王八年伐邯鄲取肥者也晉書地道記曰太康中立以隸廣平也渠道交徑互相纏絡與白渠同歸逕列人右會漳津今無水地理志曰白渠東至列人入漳是也又東北

過斥漳縣南

應劭曰其國斥鹵故曰斥漳漢獻帝建安十八年魏太祖鑿渠引漳水東入清洹以通河漕名曰利漕渠漳津故瀆水舊斷溪東北出涓流濮注而已尚書所謂覃懷底績至于

衡漳者也孔安國曰衡橫也言漳水橫流也又東北逕平恩縣故城西應劭曰縣故館陶之別鄉漢元帝元康三年置以封后父許伯爲侯國王莽更之曰延平也又東北

過曲周縣東又東北過鉅鹿縣東

衡漳故瀆東北逕南曲縣故城西地理志廣平有曲周縣應劭曰平恩縣北四十里有南曲亭故縣也又逕曲周縣故城東地理志曰漢武帝建元四年置王莽更名直周今書史記大將軍鄗商以高祖六年封曲周縣爲侯國又考史記同是知曲周舊縣非始孝武蓋商冀州人在縣市補履數年人奇其不老求其術而不能得也衡漳又北逕巨橋邸閣西舊有大梁橫水故有巨橋之稱昔武王伐紂發巨橋之粟以賑殷之飢民服虔曰巨橋倉名鉅鹿水之大橋也今臨側水湄左右方一二里中狀若丘墟蓋遺囤故窖處也衡水又北逕鉅鹿縣故城東應劭曰鹿者林之大也尚書曰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而縣取目焉路溫舒縣之東里人矣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澤中取蒲牒用寫書即此澤也鉅鹿郡治秦始皇二十五年滅趙以爲鉅鹿郡漢景帝中元年爲廣平郡武帝征和三年以封趙敬肅王子爲廣平侯國世祖中興更爲鉅鹿也鄭玄注尚書引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如志之言大陸在鉅

縻。地理志曰。水在安平信都。鄡縻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為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今河內北共山。淇水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當如郕降于齊師之降。蓋周時國於此者。惡言降。故改之。共耳。又今何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余案鄭玄注尚書有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惟次言之。故以淇水為降水。共城為降城。所未詳也。稽之群書。共縣本共和之故國。是有共名。不惡降而更稱焉。著山紀。淇出沮洳。淇澳衛詩列目又遠。當非改絳革為今號。但是水導源共出北山。欲因成降讀。故以淇水為降水耳。即如玄引地說。黎陽鄡縻非千里之逕直。信都於大陸者也。唯屯氏北出館陶事近之矣。案地理志云。絳水發源屯流下亂章津。是乃與章俱得通稱。故水流間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于海尋其川。脈無他殊瀆。而衡漳舊道與屯相亂。乃書有過絳之地說。與今里之誌即之逢數與書相隣。河之過絳。當應此矣。下至大陸不異。經說自寧迄于鄡縻。出于東北。皆為大陸。語之纏絡。厥勢眇矣。九河既播。八枝代絕。遺跡故稱。往往時存。故爲叙判於東北。徒駭瀆聯漳絳同逕之收粗於陂障之會。猶在禁經考瀆。自安故目矣。漳水又歷經縣故城西。

水有故津。謂之薄落津。昔袁本初還自易京。上已屆此。率其賓從禊飲於斯津矣。衡漳又逕沙丘臺東。紂所成也。在鉅鹿故城東北七十里。趙武靈王與秦始皇並死於此矣。又逕銅馬祠東。漢光武廟。更始三年秋。光武追銅馬於館陶。大破之。遂降之。賊不自安。世祖令其歸營。乃輕騎行其壘。賊乃相謂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遂將降人分配諸將。衆數十萬人。故關西號世祖曰銅馬帝也。祠取名焉。廟側有碑。述河內脩武縣張導字景明。以建和三年為鉅鹿太守。漳津氾濫。土不稼穡。導披按地圖。與丞彭參掾馬道嵩等。原其逆順。揆其表裏。修防排通。正水路。功績有成。民用嘉賴。題云漳河神壇碑。而俗老耆儒。猶謂斷廟為銅馬劉神寺。是碑頃因震裂。餘半不可復識矣。又逕南宮縣故城西。漢惠帝元年以封張越人子買為侯國。王莽之序中也。其水與隅醴通為衡津。又有長蘆淄水之名。絳水之稱矣。今漳水既斷。絳水非復纏絡矣。又北絳瀆出焉。今無水。故瀆東南逕九門城南。又東南逕南宮城北。又東南逕繚城縣故城北。十三州志曰。繚縣東五十里有繚城。故縣也。左逕安城南。故信都之安城鄉也。更始二年。和戎大守邳彤與上會信都南安城鄉。上大悅。即此處也。故瀆又東北逕辟陽亭。漢高帝六年封審食其為侯國。王莽之樂信也。地理

風俗記曰。廣川西南六十里有辟陽亭。故縣也。絳瀆又北逕信都城東。散入澤渚。西至于信都城。東連于廣川縣之張甲故瀆。同歸于海。故地理志曰。禹貢絳水在信都東入于海也。又北過堂陽縣西。衡水自堰分為二水。其一水北出逕縣故城西。世祖自信都以四千人先攻堂陽。降之者也。水上有梁。謂之旅津渡。蓋旅所濟故也。其石水東北注出石門。門石崩頹。餘基殆在。謂之長蘆水。蓋變引蔽之名也。長蘆水又逕堂陽縣故城南。應劭曰。縣在堂水之陽。故梁傳曰。水北為陽也。今於故縣城南更無別水。唯水東出可以當之。斯水蓋已堂水之異稱矣。長蘆水又東逕九門城故縣也。又東逕扶都縣故城南。世祖建武三十年封苑詢于楊為侯國。又東歷北逕信都縣故城西。信都郡治也。漢高帝六年。置帝二年為廣川惠王越國。王莽更為新博縣曰新博亭。光武自薊至信都是也。明帝永平十五年更名樂成。安帝延光中改曰安平。城內有漢冀州從事安平趙徵碑。又有魏冀州刺史陳留丁紹碑。青龍三年立。城南有獻帝南巡碑。其水側城北注。又北逕安陽城東。又北逕武陽城東。十三州志曰。扶柳縣東北有武陽城。故縣也。又北為博廣池。池多名蟹佳蝦。歲貢王朝。以充膳府。又北逕下博縣故城東。而北流注于衡水也。又東北過扶柳縣北。又東過信都縣西。

扶柳縣故城在信都城西。衡水逕其西。縣有扶澤。澤中多柳。故曰扶柳也。衡水又北逕昌城縣故城西。地理志曰。信都有昌城縣。漢武帝以封城陽頃王子劉差為侯國。闞駰曰。昌城本名阜城矣。應劭曰。堂陽縣北三十里有昌城故縣也。世祖之下堂陽。昌城人劉植率宗親子弟據邑以奉世祖是也。又逕西梁縣故城東。地理風俗記曰。扶柳縣西北五十里有梁城。故縣也。世以為五梁城。蓋字狀致謬耳。衡漳又東北逕桃縣故城北。漢高祖十二年封劉襄為侯國。王莽改之曰桓分也。合斯交故瀆。斯洨水首受太白渠。大白渠首受綿蔓水。綿蔓水上承桃水。水出樂平郡之上艾縣東流。世謂之曰桃水。東逕靖陽亭南。故關城也。又北流逕井陘關下。注澤發水。亂流東北逕常山蒲吾縣西。而桃水出焉。南逕蒲吾縣故城西。又東南流逕桑中縣故城北。世謂之石勒城。蓋趙氏增成之。故擅其目。俗又謂之高功城也。地理志曰。侯國也。桃水又東南流逕綿蔓縣故城北。王莽之綿延也。世祖建武二年封郭況為侯國。自下通謂之綿蔓水。綿蔓水又東流逕樂陽縣故城西。右合井陘山水。水出井陘山。世謂之鹿泉水。東北流屬逕陳餘壘。而俗謂之故壁城。昔在漢韓信東入。餘拒之於此。不納左車之計。悉衆西戰。信遣奇兵自間道出。立幟於其壘。師奔失據。遂死泜上。其

水又屈逕其縣南。又南逕城西，東注綿蔓水。綿蔓水又屈從城南，俗名曰臨清城，非也。地理志曰：信鄉矣，王莽更之曰中留者也。東觀漢書曰：光武使鄧禹發房子兵二千人，以銚期為偏將軍，別攻真定宋子餘賊，拔樂陽、槀、肥壘者也。綿蔓水又東逕烏子堆，枝津出焉。又東為之太白渠。地理志所謂首受綿蔓者也。白渠水又東南逕關縣故城北。地理志曰：常山之屬縣也。又東為成郎河。水上有大梁，謂之成郎橋。又東逕耿鄉南，世祖封前將軍耿純為侯國，世謂之宜安城。又東逕宋子縣故城北，又謂之宋子河。漢高帝八年，封許瘛為侯國。王莽更名宜子。昔漸離擊筑，傭工自此入秦。又東逕敬武縣故城北。常地理志曰：鉅鹿之屬縣也。漢元帝封女敬武公主為湯沐邑。闞駰十三州記曰：楊氏縣北四十里有敬武亭，故縣也。今其城寶中小邑，耳收俗名之曰敬武壘，即古邑也。白渠入東謂之斯洨水。地理志曰：大白渠東至曲陽入泜河者也。東分為二水，枝津右出焉，東南流謂之百尺溝。又東南逕和城北，世謂之初丘城，非也。漢高帝十一年，封郎中公孫耳為侯國。又東南逕貰城西。漢高帝六年，封呂博為侯國。百尺溝東南散流，逕廣鄉東，而南入泜湖。東注衡水也。斯洨水自枝津東逕貰城北，又東積而為陂，謂之陽縻淵。淵水左納白渠枝水，俗謂之祇水。水承白渠於槀縣之烏子堆。又東逕肥累縣之故城南。又東逕陳臺南，臺甚寬廣，今上陽臺屯居之。又東逕新豐城北。按地理志云：鉅鹿有新市縣，侯國也。王莽更之曰樂市，而無新豐之目，所未詳矣。其水又東逕昔陽城南，世謂之曰直陽，非也。本鼓聚矣。春秋左傳昭公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三月，鼓請降。穆子曰：猶有食色，不許。軍吏曰：獲城而弗取，何以事君？穆子曰：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也？賈怠無卒，弃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也。有死義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返，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既獻而返之。鼓子又叛，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負甲息於門，襲而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者也。十三州志曰：今其城昔陽亭是矣。京相璠曰：白狄之別也。下曲陽有鼓聚，故鼓子國也。白渠派水又東逕曲陽城北，又逕安鄉縣故城南。地理志曰：侯國也。又東逕貰縣入斯洨水。又東逕西梁城南，又東北逕樂信縣故城南。地理志曰：鉅鹿縣侯國也。又東入衡水。又北為袁譚渡，蓋譚自鄴往還所由，故濟得厥名。又東北逕下博縣之西。衡水又北逕鄔縣故城東。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年，秦封衛鞅于鄔，改名曰商，即此邑也。故王莽改曰秦聚也。地理風俗記曰：縣北有鄔阜，蓋縣氏之。又右逕

博縣故城西。王莽改曰潤博。應劭曰：太山有博，故此加下。漢光武自呼沱南出，失道，不知所之，遇白衣老父曰：信都為長安守，去此八十里。世祖赴之，任光開門納焉。漢氏中興，始基之矣。尋求父老不得，議曰以為神。衡漳又東北歷下博城西，逶迤東北注，謂之九爭，西逕樂鄉縣故城南。王莽更之曰樂丘也。又東列葭水注之。**又東北逕阜城縣北，又東北至昌亭，與雩池河會。**經叙阜城於下博之下，昌亭之上，考地非比，於事為同。勃海阜城，又在東昌之東，故知非也。漳水又東北逕武邑郡南，魏所置也。又東逕武強縣北。又東北逕武隆縣故城南。東觀記：秦破趙將扈輒於武遂，斬首十萬，即於此處也。王莽更名桓隧矣。白馬河注之。水上承雩池，東逕樂鄉縣北，饒陽縣南。又東南逕武邑郡北，而東入衡水，謂之交津口。衡漳又東逕武邑縣故城北。王莽之順桓也。晉武帝封子於縣，以為王國。後分武邑、武隧、觀津為武邑郡，治此。衡漳又東北右合張平口故瀆，上承武強淵。淵之西南，側水有武強縣故治。故淵得其名焉。東觀漢記曰：光武封王梁為大司空，以為侯國。萌宿六邑，人有行於途者，見一小蛇，疑其有靈，持而養之，名曰擔生。長而吞噬人，里中患之，遂捕繫獄。擔生負而奔，邑淪為湖。縣長及吏咸為魚矣。今縣治東北半許落水，淵水又東南結而為湖。又謂之郎君淵。耆宿又言：縣淪之日，其子東奔，又陷於此，故淵得郎君之目矣。淵水北通謂之石虎口，又東北為張平澤，澤水所泛，北決堤口，謂之張刀溝，北注衡河，謂之張平口，亦曰張平門。南注水乳則瀰流，衡漳入逕東昌縣故城北。經所謂昌亭也。王莽之田昌也。俗名之曰東相，蓋相昌聲韻合，故致茲誤矣。西有昌城，故目是城為東昌矣。衡漳又東北左會雩池故瀆，謂之合口。衡漳又東北分為二川，當其決處，名之曰李聰淀。又東北**至樂成陵縣，別出北。**衡漳於縣無別出之瀆，縣北有乃雩池別，水分雩池故瀆之所纏絡也。衡漳入東分為二水，左出為向氏口溝，水自始決入乞。衡漳又東逕弓高縣故城北。漢景帝封韓信兒子韓隤當為侯國。王莽之樂成亭也。衡漳又東北右會柏梁淀水，上承李聰淀，東北為柏梁淀，衆逕扶領縣故城南。漢武帝元朔三年，封廣川王子劉嘉為侯國。地理風俗記云：脩縣西北八十里有蒲領鄉，故縣也。又東北會桑社枝津，又東北逕乎高城北。又東注衡漳，謂之柏梁口。衡漳又東北右會桑社溝，溝上承從陂世歷逕從薄，亦謂之河序河，東南逕清河，西北逕衡水。春秋雨汎，澤津清，下觀津城北，方二十里，盡為澤藪，蓋水所鍾也。其澤觀津縣故城北，樂毅自燕降趙，封之於此，邑號望諸君。王莽之朔定亭也。又南屈東逕貰

氏青山南側堤東出青山即漢文帝竇后父少遭秦之亂魚釣隕身墜淵死而景帝立后遣使者填以葬父起大墳於觀津城東南故民號曰青山也又東逕董仲舒廟南仲舒廣川人也世猶謂之董府君祠春秋禱祭不輟舊溝又東逕脩市縣故城北漢宣帝本始四年封清河剛王子劉寅為侯國王莽更之曰居寧也俗謂之溫城非也地理風俗記曰脩縣西北二十里有脩市城故縣也又東會從陂陂水南北十里東西六十步子午潭漲淵而不流亦謂之桑社淵從陂南出夾堤東派逕脩縣故城北東合清漳漳泛則北注澤盛則南播津流上下互相逕通從陂陂北出東北分為二川北逕弓高城西而北注柏梁淀一川東逕弓高城南又東北陽津溝水出焉左瀆北入衡漳謂之陽決口衡水東逕阜成縣故城北樂城縣故城南河間郡治地理志曰故趙也漢文帝二年別為國應劭曰在兩河之間也景帝九年封子德為河間王是為獻王王莽改名郡曰朔定縣曰陸信褚先生曰漢宣帝地節三年封大將軍霍光兄子山為侯國也漢章帝封子開於此漢桓帝追尊祖父孝王開為孝穆王以其邑奉山陵故加陵曰樂陵也今城中有故池方八十步舊引衡水北入城注池池北對層臺基隍荒蕪示存古意也又東北逕成平縣南衡漳又東

逕建成縣故城南案地理志故屬勃海郡褚先生曰漢昭帝元鳳三年封丞相黃霸為侯國也成平縣故城在北漢武帝元朔三年封河間獻王子劉禮為侯國王莽之澤亭也城南北相直衡漳又東右會楊津溝水自枝水東逕阜城南地理志勃海有阜成縣王莽更名吾成者非經所謂阜成也建武十五年世祖更封大司馬王梁為侯國陽津溝水又東北逕建成縣左入衡水謂之陽津口衡漳又東左會虖池別河故瀆又東北入清河謂之合口又逕南皮縣之北皮亭而東北逕浮陽縣西東北注之又東北過章武縣西又東北過平舒縣南東入海清漳自章武縣故城西故濊邑也枝瀆出焉謂之濊水東北逕參戶亭分為二瀆應劭曰平舒縣西南五十里有參戶亭故縣也世謂之平虜城枝水又東注謂之蔡伏溝又東積而為淀一水逕亭北逕東平舒縣故城南代郡有平舒城故加東地理志曰勃海之屬縣也魏土地記曰章武郡治故世以為章武故城非也又東北分為二水一右出為淀一水北注呼沱謂之濊口清漳亂流而東注于海清漳水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黽谷南過縣西又從縣南屈淮南子曰清漳出揭戾山高誘云山在沾縣今清漳出沾縣故城東北俗謂之漳山漢分沾縣為樂平郡治沾縣水出樂平郡沾縣界故晉太康地記曰樂平縣舊名清漳縣漢之故矣其山亦曰

麻音山水出大要谷南流逕沾縣故城東不歷其西也又南逕昔陽縣左傳昭公十二年晉荀吳偽會齊師假道鮮虞遂入昔陽杜預曰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者是也其水又南得梁榆水口水出梁榆城西大嵰山水有二源北水東南流逕其城東南注南水南水亦出西山東逕大當城北又東北逕梁榆城南即閼與故城也秦伐韓閼與惠文王使趙奢救之奢納許歷之說破秦於閼與謂此也司馬彪袁崧郡國志並言涅縣有閼與聚盧諶征艱賦曰訪梁榆之虛郭乃閼與之舊平括亦云閼與今梁榆城是也漢高帝八年封馮解散為侯國其水右會北水又東南入于清漳清漳又東南與轑水相得轑水出轑河縣西北轑山南流逕轑河縣故城南西東流至巫城注於清漳也東過涉縣西屈從縣南按地理志云魏郡之屬縣也漳水於此有涉之稱名因地變也東至武安縣南黍窖邑入于濁漳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閻鄉西山易水出西山寬中谷東逕五大夫城南昔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避時亂隱居此山故其舊居世以為五大夫城即北岳謂云五王在中廬葛連綺者也易水東左與子莊溪水合水北出子莊關南流逕五公城西屈逕其城南五公偁王興之五子也光武即帝位封為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喜侯顯才蒲陰侯仲

才新市侯季才為唐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俗又以五公名居矣二館之城澗曲泉清山高林茂風煙披薄觸可栖情方外之士尚憑依舊居取暢林水其水東南入于易易水又右會女思谷水水出西南女思澗東北流注于易謂之三會口易水又東屈關門城西南即燕之長城門也與樊石山水合水源西出廣昌縣之樊石山東流逕覆釜山下東流注于易水易水又東歷燕之長城又東逕漸離城南蓋太子丹館高漸離處也易水又東逕武陽南蓋易自寬中歷武夫關東出是兼武水之稱故燕之下都擅武陽之名左得濡水枝津故瀆武陽大城東南小城即故安縣之故城也漢文帝封丞相申屠嘉為侯國城東西二里南北一里半高誘云易水逕故安城南外東流即斯水也誘是分之事明經證今水於城東南隅世又謂易水為故安河武陽蓋燕昭王之所城也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七里故傅逮艱遊賦曰出北薊歷良鄉登金臺觀武陽兩城遼廓舊迹冥茫謂是處也易水東流而出於范陽東過范陽縣南又東過容城縣南易水逕出范陽縣故城秦末張耳陳餘為陳勝略地燕趙命蒯通說之范陽先下是也漢景帝中元三年封匈奴降王代為侯國王莽之順順也易水又東與濡水合水出故安縣西北窮獨山南谷東流與源泉水合水發北溪東

西流注濡水濡水又東南逕樊於期館西是其授首於荆軻處也濡水又東南流逕荆軻館北昔燕丹納田光之言尊荆上卿館之於此二城並廣一里許俱在置阜之上斜上而下方濡水又東逕陽城西北舊堨濡水枝流南入城逕柏冢西冢垣城側即水塘也四周塹域深廣有若城焉其水側有數陵墳高壯望若青丘詢之古老訪之史籍並無文證以私情求之當是燕都之前故墳也或言燕之墳塋斯不然矣其水之故瀆南出屈而東轉又分為二瀆一水東注金臺陂一水逕故安城西側城南注易水夾塘崇峻邃岸高深左右百步一釣臺參差交峙迢遞相望更為佳觀矣其一水東出金臺陂陂東西六十步南北五十步側陂西北有釣臺高丈方可四十步陂北十餘步有金臺臺上東西八十許步南北如減高十餘丈昔慕容垂之為范陽也戍之即斯臺北有蘭馬臺並悉高數丈秀峙相對其臺左右水流經通長廡廣宇周旋被浦棟堵咸淪柱礎尚存是其襟帶可得而尋意欲闡證上京阻於遠次不獲逕中訪諸耆舊咸言昭王禮賢廣延方士至如郭隗樂毅之徒鄒衍劇辛之儔宦遊歷説之民自遠而屆者多矣不欲令諸侯之客伺隙燕邦故脩建下都館之南垂言燕昭創之於前子丹踵之於後故彫牆敗館尚傳鐫刻之名雖無紀可憑察其

古跡似符傳矣濡水自堰又東逕紫池堡西屈而北流又有深塘濤水注之水出遒縣西白馬山南溪中東南流入濡水濡水又東至塞口古壘石惟水處也濡水舊枝分南入城東大陂陂方四里今無水陂內有泉淵而不流際池北側俗謂聖女泉濡水又東得白楊水口水出遒之西山白楊嶺下東南流入濡水時人謂之虎眼泉也濡水東合檀山水水出縣西北檀山西南南流與石泉水會水出石泉固東南隅水廣二十許步深三丈固在衆山之內平川之中四周絕澗阻水八丈有餘石高五丈石上赤上又高一匹壁立直上廣四十五步水之不周者路不容軌僅通人馬謂之石泉固固上宿有白楊寺是白楊山神也寺側林木交蔭叢柯隱景沙門釋法澄建刹於其上更為思玄之勝處也其水南流注於檀水故浴有并濡之稱焉其水又東南流歷固安縣北而南注濡水又東南流於容城縣西北大利亭東南合易水而注巨馬水也故地理志曰固安縣閻鄉易水所出至范陽入濡水闞駰亦言是矣又曰濡水合渠許慎曰濡水入淶淶二號即巨馬之異名然二易俱出一鄉同入濡水南濡北易至涿郡范陽縣會北濡又並亂流入淶是則易水與諸水互攝通稱東逕容城縣故城北渾濤東注至勃海平舒縣與易水合闞駰曰涿郡西界代之易水而是

水出代郡廣昌縣東南郎山東北燕王仙臺東臺有三峯甚得崇峻僞實逕峯高霞翼嶺岫壑沖深含煙罕黔耆舊言燕昭王求仙處其東謂之石虎罡范曄漢書云中山簡王焉之窆也後其葬悉派郡山石以樹墳塋陵隧碑獸並出此山謂之石虎山山有所遺二石虎後人因以名罡之東巖即泉源所導也經所謂閻鄉西其水東流有派水南曾澤北同注俗謂之爲雹河可馬虎郡國志曰雹水出固安縣世祖令耿況擊故安西山賊其耐爲符雹上十餘營皆破之即是水者也易水又東逕孔山北山下有鍾乳穴穴出佳乳採者爆火尋沙入穴里許渡一水潛流通注其深可涉於中衆穴奇分令出入者疑迷不知所趣每於疑路必有歷記返者乃尋孔以自達矣上又有大孔豁達洞開故以孔山爲名也其水又東逕西固安城南即閻鄉城也歷送荆陘北耆舊云燕丹餞荆軻於此因而名焉世代已遠非所詳也遺名舊傳不容不詮庶廣後人傳聞之聽易水又東流屈逕長城西又東流南逕武遂縣南新城縣北史記曰趙將李牧伐燕取武遂方城是也俗又謂水爲武遂津津北對長城門謂之汾門史記趙世家云孝成十九年趙與燕易以龍兌汾門與燕燕以葛城武陽與趙即此也亦曰汾門又謂之梁門矣易水東分爲梁門陂易水又東梁門陂水注

之水上承易水於梁門東入長城東北入陂陂水北接范陽陂陂在范陽城西十里方一十五里俗亦謂之爲鹽臺陂陂水南通梁門淀方三里淀水東南流出長注易謂之范水易水自下有范水通目人東逕范陽縣故城南即應劭所謂范水之陽也易水又逕樊輿縣故城北漢武帝元朔五年封中山靖王子劉條爲侯國王莽更名握符矣地理風俗記曰北新城縣東二十里有樊輿亭故縣也易水東逕容城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趙將夜於深澤景帝中元三年以封匈奴降王唯徐盧於容城皆爲侯國王莽更名深澤也易水又東渥水注之其水上承二陂於容城縣東南謂之大渥澱小渥澱水南流注易水謂之渥同口水側有渾渥城易水逕其南東合滱水故欽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入滱自下滱易互受通稱矣易水又東逕易京南漢末公孫瓚害劉虞於薊下時童謠云燕南垂趙北際唯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地當之故自薊徙臨易水謂之易京城在易城西四五里瓚建武四年石虎自遼西南走易京以京障至固令二萬人廢壞之今者地壁夷平其樓基尚存猶高一匹餘基上有井世名易京樓即瓚所堡也故瓚所與子書云袁氏之攻狀若鬼神衝梯舞于樓上鼓角鳴于地中即此樓也易水又東逕易縣故城南昔燕文公徙易即此城

也。闞駰稱燕太子丹遣荊軻刺秦王，與賓客知謀者祖道於易水上。燕太
子稱荊入秦，太子與知謀者皆素衣冠送之於易水之上。荊軻起為壽歌
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漸離擊筑，宋如意和之，為壯聲
士髮皆衝冠，為哀聲士皆流涕。疑於此也。余按遺傳，舊跡多在武陽，似不
餞此也。漢景帝中元三年，封匈奴降王僕黥為侯國也。又東過安次縣南，
易水逕縣南鄚縣故城北，東至文安縣與虖池合。記史蘇秦曰：燕長城以
北，易水以南，正謂此水也。是以班固、闞駰之徒，咸以斯水為之南易。又東
過泉州縣南，東入于海。經書水之所歷，沿次注海也。滱水出代郡靈丘縣
高氏山，即溫夷之水也，出縣西北高氏山。山海經曰：高氏之山，滱水出焉，
東流注于河者也。其水東南流，山上有石銘，題言冀州北界，故世謂之石
銘陘也。其水入南，逕曰候候塘川名也。又東合溫泉水，水出西北暄谷，其
水溫熱若湯，能愈百疾，故世謂之溫泉焉。東南流逕興豆亭北，亭在南原
上，敧傾而不正，故世以敧城目之。東流注于滱水。又東，泉水注之，水導源
莎泉，南流，水側有莎泉亭，東南入于滱水。又東逕靈丘縣故城南，水中自
漈南注滱水。應劭曰：趙武靈王葬其東南二十里，故縣氏之。縣古屬代，漢
靈帝光和元年，中山相臧旻上請別屬也。地理志曰：靈丘之號，在武靈王

之前矣。又按司馬遷趙世家，二十年，敗齊於靈丘，則名不因靈王事。如漢注
滱水自縣南流入峽，謂之隘門，設隘於峽，以譏禁行旅。歷南山，高峯隱天，
深溪埒谷，其水沿澗西轉，逕御射臺南，臺在北阜上，臺南有御射石碑，南
則秀鄣八響，層崖刺天，積石之峻，壁立直上，車駕沿革，每出所游藝焉。滱
水西流，又南轉東，屈逕北海。王詳之石碣南，御所屆石柱北，而南流者也。
東南過廣昌縣南，滱水東逕嘉牙川，川有一水，南來注之，水出恒山北麓，
雖川三合，逕嘉牙亭東，而北流注于滱水。水之北山，行即廣昌縣界。滱水
又東逕倒馬關，關山險隘，是為深峭，勢均詩人高岡之病，良馬傳𣴎之行
軒，故關受其名焉。關水出西南長溪下，東北歷關注滱。滱水南山上起御
坐於松園，建祇洹閣，東北二面岫，鄣高深霞峯隱日，水望澄明，淵無潛甲。
行李所逕，鮮不徘徊忘返矣。又東南過中山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
之。滱水自倒馬關南流，與大嶺水合，水出山西南大嶺下，東北流出峽，峽
右山，則有祗精廬，飛陸陵山，丹盤虹梁，長津泛瀾，縈帶其下，東北流注于
滱。滱水又屈而東，合兩嶺溪水，水出恒山北阜，東北流歷兩嶺間，北嶺雖
層陵雲舉，猶不若南巒峭秀，自水南步遠峯，石磴逶迤，沿途九曲，歷睇諸
山，咸為劣矣，抑亦羊腸邛來之類者也。齊宋通和，路出其間。其水東北流

注于滱水。又東，左合懸水，水出山原岫盤谷，輕流濬下，分石飛懸，水一匹
有餘，直灌山際，白波奮流，自成潭渚。其水東南流，揚湍注于滱。滱水又東
流歷山，世謂是處為鴻頭，疑即晉書地道記所謂鴻上關者也。關尉治北
平，而畫塞於望都東北去北平不遠，兼縣上所極也。滱水於是左納鴻上
水，水出西北近溪，東南流注於滱水也。又東過唐縣南，滱水又東逕左人
城南，應劭曰：中人城西北四十里，亦或謂之為唐水也。水出中山城之西
如北，城內有小山，在城西側，而鋭上若委粟焉，疑即地道記所云望都縣
有委粟關也。俗以山在邑中，故亦謂之中山城，以城中有山之木，因復謂
之為廣唐城也。故中山記以為中人城，又以為鼓聚，殊為乖謬矣。言城中
有山，故曰中人山也。中山郡治，京相璠曰：今中山望都縣二十里有故中
人城，望都城東有一城，名堯姑城，本無中人之傳，璠或以為中人所未詳
也。中山記所言中人者，城東去望都故城一十餘里，二十里則減，但苦其
不東觀矣。異說咸為爽矣。今此城於盧奴城北如西六十里，城之西北泉
源所導，西逕楊山北郎唐，音讀近實，兼唐水之傳，西流歷左人亭，注滱水。
又東左會一水，水出中山城北郎中阜下，亦謂之唐水也。然於城非西，在
又名之謂寇水。又兼二名焉。西南流入滱，並所未詳，蓋傳疑耳。滱水又東

恒水從西來注之。自下滱水兼納恒川之通稱焉，即禹貢所謂恒衛既從
也。滱水又東，右苞馬溺水，水出上曲陽城東北馬溺水，東北流逕伏亭。晉
書地道記曰：望都縣有馬溺關。中山記曰：八渡馬溺，是山曲要害之地。一
一關勢接，疑斯城即是關尉宿治，異目之來，非所詳矣。馬溺水又東流注
于滱。滱水又東流逕中人亭南。春秋左傳昭公十三年，晉荀吳率師侵鮮
虞，及中人，大獲而歸者也。滱水又東逕京丘北，世謂之京南，對漢頃王陵。
滱水北對君子岸，岸上有哀王子憲王陵，坎下有泉源積水，亦曰泉上岸。
滱水又東逕白土北，南即靖王子康王陵，三墳並列者是。滱水又東樂羊
城北。史記稱魏文侯使樂羊滅中山，蓋其故城中山所造也，故城得其名。滱
水又東逕唐縣故城南，北二城俱在滱水之陽，故曰滱水逕其東，城西又
有一水，導源盧奴縣之西北，是城西平城之地，泉湧而世俗亦謂之為唐
水也。東流至唐城西北，隅埸而為湖，俗謂之唐池，蓮荷被水，勝遊多萃，其
上信為嬉處也。其水南入小溝，下注滱水，自上歷下，通禪唐川之兼稱焉。
應劭地理風俗記曰：唐縣西四十里得中人亭，今於此城取中人鄉則四
十也。唐水在西北入滱，與應符合，又言堯山者，在南，則無山以擬之，為非
也。闞駰十三州志曰：山治盧奴，唐縣故城在國北七十五里，駰所說此則

非也。史記曰：帝嚳氏沒，帝堯氏作，始封於唐。望都縣在南，今北城南對廬
奴故城，自外無城以應之。考古知事，義全違俗。名望都故城，則八十許
里，呼中山城，則七十里。驗途推邑，宜為唐城。城北去山五里，與七十五里
之說相符。然則俗謂之都香山，即是堯山。在唐東北望都界。皇甫謐曰：堯
山一名豆山，今山於城北，如東崭絕孤峙，虎牙桀立，山南有堯廟，是即
堯所登之山者也。地理志曰：堯山在南。今考此城之南，又無山以應之。是故
先後論者，咸以地理之說為失，又即俗說以唐城為望都城者，自北無城
以擬之，假復有之，途程紆山河之狀，全乖古證，傳為疎闊。是城西北豆山
西足有一泉，源東北流，逕豆山下，合蘇水，亂流轉注，東入滱。是豈唐水乎。
所未詳也。人於是城之南，如東一十餘里，有一城，俗謂之高昌縣城，或望
都之故城也。縣目曰望都。縣在唐南，皇甫謐曰：相去五十里。稽諸城
地，猶十五里，蓋書誤耳。此城之東有山孤峙，世以山不連陵，名之曰孤山。
孤、都聲相近，疑即所謂都山也。帝王世記曰：堯母慶都所居。張晏曰：堯山
在北，堯母慶都山在南，登堯山見都山，故望都縣以為名也。唐亦中山城
也，為武公之國，周同姓，其後桓公不恤國政，周王問太史餘曰：今之諸侯
孰先亡乎？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所以異禽獸也。今中山淫昏康樂，逞慾
無度，其先亡矣。後二年果滅。魏文侯以封太子擊也。漢高祖立中山郡，景
帝三年為國侯，王莽之常山也。魏皇始二年破中山，立安州，天興三年改
曰定州。治水南盧奴縣之故城。周之衰也，國有赤狄之難，齊桓霸諸侯，疆理
邑土，遣管仲攘戎狄，築城以固之。地理志曰：盧水出北平，疑為疎闊，闞駰
應劭之徒咸亦言是。以余按，盧奴城內西北隅有水，淵而不流，南北一百
步，東西百餘步，水色正黑，俗名曰黑水池。或云黑水曰盧，不流曰奴，故此
城藉水以取名矣。水東北際水有漢王故宮處，臺殿觀榭皆上國之制。簡
王尊貴，壯麗有加，始築兩宮，開四門，穿北城，累石竇，通涿唐水，流于城中，
造魚池、釣臺、戲馬之觀。歲久頹毀，遺基尚存。今悉加土為利刹靈圖。池之
四周，民居駢比，填褫穢陋，而泉源不絕。暨趙石建武七年，遣北中郎將始
築小城，興起北榭，立宮造殿。後燕因其故宮，建都中山。小城之南，更築隔
城，興復宮觀。今府榭猶傳故制。昔耿弇伯歸世祖於此處也。滱水之右，盧
水注之。上承城內黑水池，自漢及燕，涿滱水，逕石竇，石竇既毀，池道亦絕，
水潛流出城，潭積微漲，消水東北注于滱。滱又東逕漢哀王陵北，冢有二
墳。故世謂之兩女陵，非也。哀王是靖王之孫，康王之子也。滱水又東，右會
長星溝。溝上曲陽縣西北長星渚，渚水東流，又合洛光水。水出洛光，消東

入長星水，亂流東逕恒山下廟北。漢末喪亂，山道不通，此舊有下階神殿，
中世以來，歲書法禋焉。晉魏改有東西二廟。廟前有碑闕，壇場列柏焉。其
水東逕上曲陽縣故城北，本岳牧朝宿之邑也。古者天子巡狩，常以歲十
一月至于北岳，侯伯皆有湯沐邑，以自齋潔。周昭王南征不還，巡狩禮廢，
邑郭乃存。秦罷井田，因以立縣。縣在山曲之陽，是曰曲陽。有下，故此為上
矣。王莽之常山亭也。又東南流，胡泉水注之，水胡泉逕上曲陽縣南，又東
逕平樂亭北，左會長星川，東南逕盧奴城南，又東北，川渠之左，有張氏墓，
冢有漢上谷太守議郎張平仲碑，光和中立。川渠又東北合滱水，水有窮
通，不常津法。**又東逕安喜縣南**，縣故安險也。其地臨險，有井塗之難。漢武
帝元朔五年，封中山靖王子劉應為侯國，王莽更名寧險，漢章帝改曰安
喜。中山記曰：縣唐水之曲，山高岸險，故曰安險。邑豐民安，改曰安喜。秦氏
建元中，唐水汎長，高岸崩頹，城角之下有大積木，交横如梁柱焉。後燕之
初，此木尚在，未知所從。余考記，稽覽，叢城池，當初山水渀蕩，漂淪巨筏，阜
積於斯，沙息壞加，以成地，板築既興，物固能久耳。滱水又東逕鄉城北，有
舊盧奴之鄉也。中山記曰：盧奴有三鄉，斯其一焉。後隸安喜城郭南，有漢
朔時孝子王立碑。**又東過安國縣北**。滱水歷縣東，分為二水，一水枝分東
南流，逕解瀆亭南，漢順帝陽嘉元年，封河間孝王子淑於解瀆亭，為侯國，
孫宏，即靈帝也。又東南逕任丘城南，又東南逕安郭亭南，漢武帝元封五年
封中山靖王子劉博為侯國。其水又東南流入于呼沱。滱水又東北流逕
解瀆亭北，而東北注之矣。**又東過博陵縣南**。滱水東北逕蠡吾縣故城南，
地理風俗記曰：縣故饒陽之下鄉者也。自河間分屬博陵。漢安帝永初七
年，封河間王開子翼為都鄉侯，順帝永建五年，更為侯國也。又逕博陵縣
故城南，即古陸城。漢武帝元朔二年，封中山靖王子劉貞為侯國者也。地
理風俗記曰：博陵縣，史記蠡吾故縣矣。漢質帝本初元年，繼孝質為帝，追
尊父翼陵曰博陵，因以為縣，又治郡焉。漢末罷還安平，晉太始年復為郡，
今謂是城為野城。滱水又東北逕侯世縣故南城，又東北逕陵陽亭東，又
北，左會博水。水出望都縣，東南流逕其縣故城南，王莽更名曰順調矣。又
東南潛入地下，博水又東南於瀆重源湧發，東南逕三梁亭南，疑即古之
梁也。竹書紀年曰：燕人伐趙，圍濁鹿，趙靈王及代人救濁鹿，敗燕師于勺
梁者也。今廣昌東嶺之東有山，俗名之曰濁鹿邏地，地不遠，土勢相隣，以
此推之，或近是矣，所未詳也。博水又東南逕穀梁亭南，又東逕陽城縣，散
為澤渚，渚水瀦漲，方數里，匪直蒲筍是豐，寶亦偏饒菱藕，至若孌童丱及

猗牛崇子，或單舟采菱，或疊舸折芰，長歌陽春，愛深綠水，掇拾者不言疲，謠詠者自于時行旅過矚，亦有慰於羈望矣。世謂之為陽城澱也。陽城縣故城，近在西北，故陂得其名焉。郡國志曰：蒲陰縣有陽城者也。今城在縣東南三十里。其水又伏流循瀆，屆清梁亭西北，重源又發，博水又東，逕白堤亭南，又東，逕廣望縣故城北。漢武帝元朔二年，封中山靖王子劉忠為侯國。又東合堀溝，溝上承清梁陂，又北逕清源城東，即將梁也。漢武帝元朔二年，封中山靖王子劉朝平為侯國。其水東北入博水，水又東北，左則濡水注之。水出蒲陰縣西昌安郭南，中山記曰：郭東有舜氏甘泉，有舜及二妃祀。稽諸子傳記，無聞。此處世代久遠，異說之來，於是乎在矣。其水自源東逕其縣故城南，枉渚廻湍，率多曲復，亦謂之為曲逆水也。張晏曰：濡水於城北曲而西流，是受此名，故縣亦因水名，而氏曲逆矣。春秋左傳：哀公四年，齊國夏伐晉，取曲逆是也。漢高帝擊韓王信，自代過曲逆，上其城，望室宇甚多，曰：壯哉！吾行天下，惟雒陽與是耳。詔以封陳平為曲逆侯。王莽更名順平。濡水又東，與蘇水合。水出縣西南近山，東北流，逕牛驛亭南，又東逕其縣，入濡。濡水又東，得蒲水口。水出西北蒲陽山，西南流，積水成淵，東西一百步，南北百餘步，深而不測。水又東南流，水側有古神祠，世謂之為百祠，亦曰濡上祠，所未詳也。又南逕安陽亭東，晉書地道記曰：蒲陰縣有安陽關，蓋安陽關都尉治，世俗名斯川為安陽壙。蒲水又東南歷壙，逕安陽關下，名關皋為唐頭坂。出關北流，又東流，逕夏屋故城，實中嶮絕。竹書紀年曰：魏殷臣趙公孫裒伐燕，還，取夏屋，城曲逆者也。其城東側因河仍墉，築一城，世謂之寡婦城。賈復從光武追銅馬、五幡於北平所作也。世俗音轉，故有是名，以其水有東南流，逕蒲陰縣故城北。地理志曰：城在蒲水之陰。漢章帝章和二年，行巡北嶽，以曲逆名不善，因山水之名，改曰蒲陰焉。水右合魚水，水出北平縣西南魚山，山石善巨，馬水發其下，故世俗以物色名川。東東流注于蒲水，又東入濡，故地理志曰：蒲水、蘇水並從縣東入濡水。又東北逕樂城南，又東入博水，自下博水亦兼濡水通稱矣。春秋昭公七年，齊與燕會于濡水，杜預曰：濡水出高縣，而東北至河間鄚縣入易水。是濡水與雲沱泒易互舉通稱矣。地理志曰：博水東至高陽入河。博水又東北，徐水注之。水西出廣昌縣東南大嶺下，世謂之廣昌嶺，嶺高四十餘里，二十里中委折五廻，方得達其上嶺，故嶺有五廻之名。下望層山，盛若蟻蛭，實兼孤山之稱，亦峻崃也。徐水三源奇發，齊寫一澗，東流北轉，逕東山下，水西有御射碑。徐水又北流，西屈逕南巖下，水陰又有一碑。

徐水又隨山南轉，逕東崖下，水際又有一碑，凡此三銘，皆翼對層巖，巖鄣深高，壁立霞峙。石文云：皇帝以太延元年十二月，車駕東巡，逕五廻之嶮途，覽崇岸之沐峙，乃停駕路側，援弓而射之，飛矢踰于巖山，刊石用讚元功。夫碑，並有層臺二所，即御射處也。碑陰皆列樹碑官名。徐水又東北，逕郎山，又屈逕其山南，岑山競舉，若豎鳥翅，立石嶄巖，亦如劒杪，極地嶮之崇峭。漢武之世，戾太子以巫蠱出奔，其子遠遁斯山，故世有郎山之名。山內有郎山碑，事具文。徐水又逕郎山君子中觚將軍廣南廟前，有碑，晉惠帝永康元年八月十四日壬寅，發詔錫君父子法祠。其碑劉雄先勒七年前，積丘太守郎寅、北平太守陽平邑振等共修舊碑，刻石樹頌焉。徐水又逕北平縣，縣界有漢熹平四年幽、冀二州以戊子詔書遣冀州從事王球、幽州從事張昭，郡縣分境立石，標界其揭石文矣。徐水又東南流，歷石門中，世俗謂之龍門也。其山上合下開，闇高六丈，飛水歷其間，南出榮崖，傾瀾泄注七丈有餘，淥濤之響，奇為壯猛，觸石成井，水深不測，素波白濤，翼四陸，觀之者驚神，臨之者駭魄矣。東南出山，逕其城中，有故碑，是大白君碑，郎山君之元子也。其水入東流，漢光武追銅馬、五幡於北平，破之，順水北來勝之，北為其所敗，短兵相接，光武自投崖下，遇突騎王豐，於是受馬，退保范陽。順水蓋徐水之別名也。徐水又東逕蒲城北，又東逕清苑城，又東南與沈水，出蒲西，俗謂之泉頭水也。地理志曰：北平縣有盧水，東入河，即是水也。東逕其城，又東南左入徐水。地理志曰：東至高陽入河。今不能也。徐水入東，左合曹水，出西北水也，穿縣曹河澤，東南流，左合岐山之水，水出岐山，東逕邢安城北，又東入南曹河。曹水又東南逕北新城縣故城南，河南又逕新城故城如北，北王莽之朔寧縣也。曹水又東入于徐水。徐水又東南逕故城北，俗謂之祭遒城，所未詳也。徐水又東流，博水。地理志曰：徐水出北平，東至高陽入于河。又東入滱。地理志曰：博水自望都東至高陽入于河。又東北入于易。滱水又東北逕依城北，世謂之依城河，論說無依城之名，即古葛城也。郡國志曰：高陽有葛城，燕以與趙者也。滱水又東北逕阿陵縣故城東，王莽之阿陵也。建武二年，更封左將軍任光為侯國。滱水東北至長城，注于易水者也。

聖水出上谷，故燕也，秦始皇二十三年置上谷郡。王隱晉書地道志曰：郡在谷之頭，故因以上谷名焉。王莽更名朔調也。水出郡之西南聖水谷，東南流逕大防嶺之東首山下，有石穴，東北洞開，高廣四五丈，入穴轉更崇深。穴中有水，耆舊傳言：昔有沙門釋惠彌者，好精物隱，嘗攜火尋之，傳水

入穴三里有餘穴分為二穴如小西北出不知趣詣一穴西南出入水遥五六日方還入不測窮深其水夏冷冬温春秋有白魚出穴數日而還人有捕採食者美珍常味盖亦丙穴嘉魚之流類也是水東北流入聖水聖水又東逕玉石山謂之玉石口山多珉玉燕石故以玉石名之其水伏流里餘潛源東出又東顏淡淵淵一丈有餘盈而流也東過良鄉縣南聖水南流歷縣西轉又南逕良鄉縣故城西王莽之廣陽也有防水注之水出縣西北大防山南而東南流逕羊頭阜下俗謂之羊頭溪其水又東南流至縣東入聖水聖水又南與樂水合水出縣西北大防南山東南流歷縣西而東南流注聖水又東逕其縣故城南又東逕聖聚南盖藉水而懷稱也又東與侯河合水出良鄉縣西甘泉原東谷東逕西鄉縣故城北王莽之移風也世謂之都鄉城按地理志涿郡有西鄉縣而無都鄉城盖世傳之非也又東逕良鄉城南又東北注聖水世謂之扶活河又名之曰非理之溝也又東過長鄉縣北聖水自涿縣東與桃水合首受淶水於徐城東南良鄉西分桓水世謂之南沙溝即桃水也東逕迺縣北又東逕涿縣故城下與涿水合世以為涿水又亦謂之桃水出涿縣故城西南奇溝東八里大坎下數泉同發東逕桃仁墟北或曰因水以名墟則是桃水也或曰

終仁之故居非桃水也余按地理志桃水上承淶水北水所發不與志同謂終為是又東北與樂堆泉合水出堆東東南流注于涿水涿水又東北逕涿縣故城西注于桃應劭曰涿郡故燕漢高帝六年置其南有涿水盖氏焉闞駰亦言是矣今於涿城南無水以應之所有唯西南有是水矣應劭又云涿水出上谷涿鹿縣余按涿水自涿鹿東注㶟水㶟水東南逕廣陽郡與涿郡分水漢高祖六年分燕置涿郡涿之為名當受涿水通稱矣故郡縣氏之但物理潛通所在分發故在上谷為涿郡水山川阻闊並無水注之理所在受名當是經隱斷相關逕情受用以此推之事或近矣而非所安也桃水又東逕涿縣故城北王莽更名垣翰晉太始元年改曰范陽郡今郡理涿縣故城城內東北角有晉康王碑城東有范陽王司馬虓廟碑桃水又東北與垣水會水上分淶水於良鄉縣之桃水世謂之北涉溝故應劭曰垣水出良鄉東逕垣縣故城北史記音義曰河間有武垣縣涿有垣縣漢景帝中元三年封匈奴降王賜為侯國王莽之垣翰亭矣世謂之頃城非也又東逕頃亦地名也故有頃上言其名之頃蔚河入求洛水注之水上承鳴澤渚渚方一十五里漢武帝元封四年行幸鳴澤者也服虔曰澤名在遒縣北界即此澤矣西則獨樹水水注之出遒縣北

山東入清北有甘泉水注之出良鄉西山東南逕西鄉城西而南注澤渚水又東逕西鄉城南又東逕垣縣而南入垣水垣水又東逕涿縣北東流注于桃故應劭曰垣水東入桃闞駰曰至陽鄉注之今按經脈而不能届也桃水東入陽鄉東注聖水聖水又東廣陽水注之水出小廣陽西山東逕廣陽縣故城北又東福祿水注焉水出西山東南逕廣陽縣故城南東入廣陽水亂流東南至陽鄉縣右注聖水聖水又東南逕陽鄉城西不逕其北矣縣故涿之陽亭也地理風俗志曰涿縣東五十里有陽鄉亭後分為縣王莽時更名章武即長鄉縣也按太康地記涿有長鄉而無陽鄉矣聖水又東逕長興城南又東逕方城縣故城李牧伐燕取方城是也魏封劉放為侯國聖水右東左會白杞溝溝水出廣陽縣之婁城東東南流左合婁城水水出平地導泉東南流右注白杞水亂流東南逕常道城西故鄉亭也西去長鄉城四十里魏少帝璜甘露三年所封也又東南入聖水聖水又東南逕韓城東詩韓奕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鄭玄曰周封韓侯居韓城為侯伯言為獫夷所逼稍稍東遷也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非也聖水又東南流右會清淀水水發西淀東流注聖水謂之劉公口也又東過安次縣南東入

于海聖水又東逕勃海安次縣故城南中平二年桓帝封荊州刺史王敏為侯國又東南流注于巨馬河而不達于海也巨馬河出代郡廣昌縣淶山即淶水也有二源俱發淶山東逕廣昌縣故城南王莽之廣屏魏封樂進為國矣淶水又東北逕西射魚城東南而東北流又逕東射魚城南又屈逕其城東竹書紀年曰荀瑤伐中山取窮魚之丘窮射字相類疑即此城也所未詳矣淶水又逕三女亭西又逕樓亭北左屬白澗溪水有二源合注一川川石皓然望同積雪故以物色受名其水又東北流謂之石曹水伏流地下溯則通津委注謂之白澗口淶水又東北桑谷水注之水南發溪北注淶水淶水又北逕小黌東又東逕大黌南盖霍原隱教授處也徐廣云原隱居廣陽山教授數千人為王浚所害雖千古世懸猶表二黌之稱既無碑頌竟不知定誰居也淶水又東北歷紫石溪口與紫水合水北出聖人城北大亙下東南流左會要何溪水盖山崩委澗積石淪隍故溪澗受其名矣水出東北西南流注紫石溪水紫石溪水又逕聖人城東又東南右會據車水水出據車硎東南流逕聖人東南城南流注紫石水入南注于淶水淶水又東南逕榆城南又屈逕其城東謂之榆城河淶水又南逕藏刀山下層巖壁立直上干霄遠望崖側有若積刀鐶鐶相比咸

亦西言涞水東逕徐城北出焉世謂之沙溝水又東督亢溝出焉一水東南流即督亢溝也一水西南出即涞之故瀆矣水盛則長津弘注水耗則通波潛伏重源顯於迺縣侶制川與東過迺縣北涞水上承故瀆於縣北垂重源再發結爲長源瀆廣百許步長數百步左右翼帶清流控引水自成淵渚長川漫下十一許步東南流逕縣故城東漢景帝中元三年以封匈奴降王陸强為侯國王莽更名迺屏也謂之巨馬河亦曰渠水也又東南流袁本初遣別將崔巨業攻固安不下退還公孫瓚追擊之於巨馬水死者六七千人即此水也又東南逕范陽縣故城北易水注之又東南逕容城縣北巨馬水又東酈亭溝水注之水上承督亢溝水於迺縣東東南流歷紫淵東余六世祖樂浪府君自涿之先賢鄉爰宅其陰西帶巨川東翼茲水枝流津通纏絡墟圃匪直田漁之賭可懷信為遊神之勝處也其水東南流又名之為酈亭溝其水又西南轉歷大利亭南入巨馬水又東逕容城縣故城北又東督亢溝水注之水上承涞水於涞谷引之則長津委注遏之則微川輟流水德含和變通在我東南流逕迺縣北又東逕涿縣酈亭樓桑里南即劉備之舊里也又東逕督亢澤澤苞方城縣縣故屬廣陽後隸於涿郡國志曰縣有督亢亭孫暢之述畫有督亢地圖言燕太子

丹使荊軻齎入秦秦王殺軻圖亦絕滅也㬋書上古聖賢冢地記曰督亢地在涿郡今故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也風俗通曰沆漭也言乎澐漭漭無崖際也沆澤之無水斥鹵之謂也其水自澤枝分東逕涿縣故城南又東逕漢侍中盧植墓南又東散為澤渚督亢澤也北屆涿于桃水督亢水又南謂之白溝水南逕廣陽亭西合而南枝溝溝水西受巨馬河東出為枝溝又東注白溝白溝又南入于巨馬河巨馬河又東南逕益昌縣護淀水右注之水上承護陂於臨鄉縣故城西東南逕臨鄉南漢封廣陽王子頊為侯國地理風俗記曰方城南十里有臨鄉城故縣也城南十里混水又東南逕益昌縣故城西南入巨馬水巨馬水東逕益昌縣故城南漢封廣陽頃王子嬰為侯國王莽之有秩也地理風俗記曰方城縣東八十里有益昌城故縣也又東八丈溝水注之水出安次縣東北平地泉東南逕安次城東東南逕泉州縣故城西又南右合雩池河枯溝溝自安次西北東逕常道城東安次縣故城西晉司空劉琨所守以拒石勒也又東南至泉州縣西南東入八丈溝又南入巨馬河亂流東注也又東過勃海東平舒縣北東入于海地理志曰涞水東南至容城入于海河即濡水也蓋舟以明矣巨馬水於平舒北南入于雩池而同歸於海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二　八賄

水

水經六

水經漯水出鴈門陰館縣東北過代郡桑乾縣南漯水出于累頭山一曰治水泉發于山側沿坡歷澗東北流出山逕陰館縣故城西縣故樓煩鄉也漢景帝後元三年置王莽更名富臧矣魏天安三年齊平徙其民於縣立平齊郡漯水又東北流左會桑乾水縣西北上下洪源七輪謂之桑乾泉即溹涫水者也耆老云其水潛承太原汾陽縣北燕京山之大池池在山原之上世謂之天池方里餘其水澄渟鏡淨而不流若安定朝那之湫淵也清水流潭皎焉沖照池中常無片草及其風澤有淪輒有小鳥翠色投淵銜出若會稽之私鳥也其水陽旱不耗陰霖不濫無能測其淵深也古老相傳言嘗有人乘車於池側忽遇大風飄之於水有人獲其輪於桑乾泉故知二水潛流通注矣池東隅阜又有一石池方可五六十步清深鏡潔不異大池桑乾水自源東南流右會馬邑川水水出馬邑西川俗謂之磨川矣蓋狄語音訛馬磨聲相近故爾其水東逕馬邑縣故城南干寶搜神

記曰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內以備胡城將成而崩數矣有馬走一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城乃不崩遂名馬邑或以為代之馬城也諸記紛競未識所是漢以斯邑封韓王信後為匈奴所圍信遂降之王莽更名之曰章昭矣其東流桑乾水桑乾水又東南流水南有故城東北臨河又東南右合漯水亂流枝之南分桑乾水又東左合武周塞水水出故城東南流出山逕日沒城南蓋夕陽西頹戎車所薄之城故也東有日中城城東又有早起城亦曰食時城在黃瓜阜北曲中其水又東流右注桑乾水桑乾水又東南逕黃瓜阜曲西又屈逕其堆南徐廣曰猗盧廢嫡子曰利孫于黃瓜堆者也又東右合枝津枝津上承桑乾河東南流逕桑郡北大魏因水以立郡受厥稱焉又東北左合夏屋山水水南出夏屋山之東溪西北流逕故城北所未詳也又西北入桑乾枝水桑乾枝水又東流津委浪通結兩湖東湖西浦淵潭相接水至清深晨鳧夕鴈泛濫其上黛甲素鱗潛躍其下俯仰池潭意深魚鳥所寡惟良木耳俗謂之南池池北對汪陶縣之故城故曰池南也南池水又東北注桑乾水為漯水自下並受通稱矣漯水又東北逕魏亭西蓋皇魏天賜三年之所經建也漯水又東北逕白狼堆南魏烈祖道武皇帝於是遇白狼之瑞故斯阜納稱焉阜上有

故宮廟樓榭基雉尚崇每至鴈隼之秋羽獵之日肆閱清野為昇眺之逸地矣漯水又東流四十九里東逕巨魏亭北又東崞川注之水南出崞山縣故城南王莽之崞張也縣南面玄岳右背崞山處三山之中故以崞張為名矣其水又西出山謂之崞口北流逕繁畤故城東王莽之當要也又北逕巨魏亭又北逕劇陽縣故城西王莽之善陽也按十三州志曰在陰館縣東北一百三里其水又東注于漯水漯水又東逕班氏縣南如渾水注之水出涼城旋鴻縣西南五十餘里東流逕故城南北俗謂之獨谷孤城水亦即名焉東合旋鴻池水水出旋鴻縣東山下水積成池北引魚水水出魚溪南流注池池水吐納川流以成巨沼東西二里南北四里北對涼州地之南池池方五十里俗名乞伏袁池雖隔越山阜鳥道不遠雲霞之間常有西南流逕旋鴻縣南右合如渾水是總二水之名矣如渾水又東南流逕永固縣縣以太和中因山堂之目以氏縣也右會羊水水出平城縣之西苑外武周塞北出東轉逕燕昌城南按燕書建興十年慕容寶自河而還軍敗於參合死者六萬人十一年垂眾北至參合見積骸如山設祭弔之死者父兄皆號泣六軍哀慟垂慙憤嘔血因而寢疾焉轝過平城北四十里疾篤築燕昌城而還即此城也故北俗謂之老公城也羊水又

東注于如渾水亂流逕方嶺上有文明太皇太后陵陵之東北有高祖陵二陵之南有永固堂堂之四周隅雉列榭階欄檻及扉戶梁壁椽瓦悉文石也檐前四柱採洛陽之八風谷黑石為之雕鏤隱起以金銀間雲矩有若錦焉堂之內外四側結兩石趺張青石屏風以文石為緣並隱起忠孝之容題刻貞順之名廟前鐫石為碑獸碑石至佳左右列柏四周迷禽闇日院外西側有思遠靈圖圖之西有齋堂南門表二石闕闕下斬山累結御路下望靈泉宮池皎若圓鏡矣羊水又東注如渾水又南至靈泉池枝津東南注池池東西一百步南北二百步池渚舊名白楊泉泉上出白楊樹因以名焉其猶長楊五柞之流稱矣南面舊京北背方嶺左右山淵亭觀綿峙方湖反景若三山之倒水下如渾水又南逕北宮下舊宮人作薄所在如渾水又南分為二水一水西出南屈入北苑中歷諸池沼又南逕虎圈東魏太平真君五年成之以牢虎也季秋之月聖上觀御圈上敕虎士效力於其下事同奔戎生制猛獸即詩所謂袒裼暴虎獻于公所也故魏有捍虎圖也又逕平城西郭內魏太常七年所成也城周西郭外有郊天壇壇之東側有郊天碑建興四年立其水南又屈逕平城縣故城南史記曰高帝先至平城史記音義曰在鴈門即此縣矣王莽之平順也魏

天興二年遷都於此。太和十六年破太華安昌諸殿，造太極殿、東西堂及朝堂，夾建象魏、乾元、中陽、端門、東西二掖門，雲龍、神虎、中華諸門，皆飾以觀閣。東堂東接太和殿，殿之東階下有一碑，太和中立石，是洛陽八風谷之緇石也。殿之東北接紫宮寺，南對承賢門，門南即皇信堂，堂之四周圖古聖忠臣烈士之容，刊題其側，是辯章郎彭城張僧達、樂安蔣少游筆。堂南對白臺，臺甚高廣，臺基四周列壁，閣道自內而升，國之圖籙秘籍，悉積其下。臺西即朱明閣，直侍之官，出入所由也。其水夾御路南流，逕蓬臺西。魏神瑞三年又建白樓，樓甚高竦，加觀榭於其上，表裏飾以石粉，皜曜建素，赭白綺分，故世謂之白樓也。後置大鼓於其上，晨昏伐以千椎，為城里諸門啟閉之候，謂之戒晨鼓也。又南逕皇舅寺西，是太師昌黎馮晉國所造，有五層浮圖，其神圖像皆合青石為之，加以金銀火齊，眾彩之上，煒煒有精光。又南逕永寧七級浮圖西，其製甚妙，工在寡雙。又南遠出郊郭，弱柳蔭街，絲楊被渚，公私引裂，用周園溉，長塘曲池，所在布濩，故不可得而論也。一水南逕白登山西，服虔曰：白登，臺名也，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傍之高地，若丘陵矣。今平城東十七里有臺，即白登臺也。臺南對岡阜，即白登山也。故漢書稱上逐至平城，上白登者也。為匈奴所圍處，徐暢之述

畫時，漢高祖被圍七日，陳平使畫作美女，遺與冒頓閼氏，恐冒頓勝漢，其寵必衰，說冒頓解圍於此矣。其水又逕寧先宮東，獻文帝之為太上皇也所居故宮矣。宮之東次下有兩石柱，是石虎鄴城東門石橋柱也。按柱勒趙建武中造，以其石作工妙，徙之於此，余為尚書祠部，與宜都王穆羆同升北郊，親所逕見，柱側悉鏤雲矩，上作蟠螭，甚有形勢，信為工巧，去子昔碑側遠矣。其水又南逕平城縣故城東，司州代尹治，皇都洛陽，以為恒州。水左有大道壇廟，始光二年少室道士寇謙之所議建也。兼諸岳廟碑，亦多所署立。其廟階三成，四周欄檻，上階之上，以木為員基，令互相枝梧，以板砌其上，欄陛承阿，上負制如明堂，而專室四戶，室內有神坐，坐右列玉磬。皇輿親降，受籙靈壇，號曰天師，宣揚道式，暫重當時。壇之東北，舊有靜輪宮，魏神䴥四年造，抑亦柏梁之流也。臺高廣，超出雲間，欲令上延霄客，下絕囂浮。太平真君十一年又毀之，物不停固，白登亦繼褫矣。水右有三層浮圖，真容鷲架，悉結石也。裝制麗質，亦盡美善也。東郭外，太和中閹人宕昌公鉗耳慶時，立祇洹舍於東皋，椽瓦梁棟，臺壁櫺陛，尊容聖像，及床坐軒帳，悉青石也。圖制可觀，所恨惟列壁合石，疏而不密。庭中有祇洹碑，碑題大篆，非佳耳。然京邑帝里，佛法豐盛，神圖妙塔，桀峙相望，法輪東

轉，蓋為上矣。其水自北苑南出，歷京城內，河干兩石，太和十年，累石結岸。夾塘之上，雜樹交蔭，郭南結兩石橋，橫水為梁。又南逕藉田及藥圃西、明堂東。明堂上圓下方，四周十二戶，九堂而不為重隅也。室外柱內，綺井之下，施機輪，飾縹，仰象天狀，畫北道之宿焉，蓋天也。每月隨斗所建之辰，轉應天道，此之異古也。加靈臺於其上，下則引水為辟雍，水側結石為塘，事准古制，是太和中之所經建也。如渾水又南與武周川水會，水出縣西南山下，二源翼導，俱發一山，東北流，合成一川，北流逕武周縣故城西，王莽之桓周也。又東北右合黃山水，西出黃阜下，東北流，聖山之水注焉。水出西山，東流注于黃水。黃水又東注武周川。又東歷故亭北，右合火山西溪水。水導源火山，西北流，山上有火井，南北六十七步，廣減尺許，源深不見底，炎勢上升，常若微雷發響，以草爨之，則煙騰火發。東方朔神異傳云：南方有火山焉，長四十里，廣四五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然，得雨猛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色白，時時出火，以水逐而沃之則死，取其毛績以為布，謂之火浣布，是山亦其類也。但弃物則不能然。其山以火從地中出，故亦名熒臺矣。火井東五六尺，又東有湯井，廣輪與火井相狀，勢熱又同，以草內之則不然，皆沾濡露結，故俗以湯井為目。

井東有火井祠，以時祀祭焉。井北百餘步有東西谷，廣十許步，南岸下有風穴，厥大容人，其深不測，而穴中肅肅常有微風，雖三伏盛暑，猶須襲裘，寒吹凌人，不可暫停。而其山出雛烏，形類雅烏，純黑而姣好，音與之同，繢彩紺發，觜若丹砂，性馴良而易附，兒童幼子捕而執之，亦𩿨烏，亦曰阿雛烏。按爾雅，純黑反哺謂之慈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白頭而群飛者謂之燕烏，大而白頭者謂之蒼烏。爾雅曰：鷽斯，卑居也。孫炎曰：卑居，楚烏，犍為舍人以為壁居。說文謂之雅，雅，楚烏。莊子曰：雅賈矣，馬融亦曰：賈烏者也。又按瑞應圖，有三足烏、赤烏、白烏之名，而無記於此烏，故書其異耳。自恒山已北，並有此矣。其水又東北流注武周川水。武周川水又東南流，水側有石祇洹舍，并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東轉逕靈巖南，鑿石開山，因崖結構，真容巨壯，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綴目新眺。川水又東南流出山。魏土地記曰：平城宮西三十里，武周塞口者也。自山口枝渠東出入苑，溉諸園池，苑有洛陽殿，殿北有宮館。一水自枝渠南流，東南出火山，水注之。水發火山東溪，東北流出山，山有石炭，火之熱同樵炭也。又東注武周川，逕平城縣南，東流注如渾水。又南流逕班氏縣故城東，王莽之班氏也。闞駰十三州志曰：班氏縣在郡西南百里，北

俗謂之去留城也。如渾水又東南流注于㶟水。㶟水又東逕北平邑縣故城南。趙獻侯十三年城平邑。地理志曰。屬代王莽所謂平胡也。十三州志曰。城在高柳南八十里北。俗謂之醜貨城。㶟水又東逕沙陵南。魏畬田之地也。事同曹武鄴中定矣。㶟水東逕狋氏縣故城北。王莽更名之曰。狋聚也。十三州志曰。縣在高柳南百三十里。俗謂之苦力干城矣。㶟水入東逕道人縣故城南。地理志曰。王莽之道仁也。地理風俗記曰。初築此城。有仙人遊其地。故因以為城名矣。今城北有淵渟而不注。故俗謂之為平湖也。十三州志曰。道人城在高柳東北八十里。所未詳也。㶟水又東逕陽原縣故城南。地理志代郡之屬縣也。北俗謂之比鄣州城。㶟水又東水又東陽水注之。水出縣東北渾中。北俗謂之太拔兕水。水自源東南流注于㶟水。又東逕東安陽縣故城北。趙惠文王三年。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此即章封邑。王莽之竟安也。地理風俗記曰。五原有西安陽。故此加東也。㶟水東逕昌平縣。溫水注之。水出南嘴下。三源俱導。合而南流。東北逕㶟水。㶟水又東逕昌平縣故城北。王莽之長昌也。晉率招為魏郡界校尉也。此㶟水又東北逕桑乾縣故城西。又屈逕其城北。王莽更名之曰安德也。魏土地記曰。代城北九十里有桑乾城。城西渡桑乾水。去城十里有溫湯。療疾有驗。經言出南非也。蓋誤證矣。魏任城王彰以建安二十三年伐烏丸入涿郡逐北。至桑乾。止於此也。水又東流。祁夷水注之。水出平舒縣。東逕平舒縣之故城南澤中。史記趙孝成王十九年。以汾門予燕易平舒。徐廣曰。平舒在代。王莽更名之曰平葆。後漢世祖建武七年。封陽武將軍馬成為侯國。公水控引衆泉以成一川。魏土地記曰。代城西九十里有城。平舒西南五里。代水所出。東北流。言代水非也。祁夷水又東北逕蘭亭南。又東北逕石門關北。舊道出中山故關也。又東北流水側有故池。按魏土地記曰。代城西南三十里。有代王魚池。池西北有代王臺。東去代城四十里。祁夷水又東北得飛狐谷。即廣野君所謂杜飛狐之口也。蘇林據酈公之說。言在上黨即實非也。如淳言在代是矣。晉建興中劉琨自代出飛狐口奔於安次。即於此道也。魏土地記曰。代城南四十里有飛狐關。關水西北流逕南舍亭西。又逕句環亭西。西北注祁夷水。祁夷水又東北流逕代城西。處桓言初築此城板幹一夜自移。此故代西南五十里大澤中。營城自護。結草為九門。於是就以為治。城圓匝而不方。周四十七里。開九門。更名其故城曰東城。趙滅代。漢封孝文為代王。梅福上事曰。代谷者恒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上谷在東。代郡在西。是其地也。王莽更之曰厭狄亭。

魏土地記曰。城內有二泉一源流出城西門。一源流出城北門。二源皆北注代水。祁夷水又東北。熱水注之。水出綾羅澤。澤際有熱水亭。其水東北流注祁夷水。又東北。谷水注之。出昌平縣故城南。又東北入祁夷。祁夷右會逆水。水導源將城東。西北流逕將城北。在代城東北一十五里。疑即東代矣。而尚傳將城之名。盧植曰。北城才就。而板幹自移。應劭曰。城徙西南。去故代五十里。故名代曰東城。或傳書倒錯。情用疑焉。而無以辯之。逆水又西注于祁夷之水。逆之為名。以西流故也。祁夷水東北逕青牛淵。水自淵東注之。耆諺云。有潛龍出于茲浦。形類青牛焉。故淵潭受名矣。潭深不測。而水周多蓮藕生焉。祁夷水又北逕一故城西。西去代城五十里。又疑是代之東城。而非所詳也。又逕昌平郡東。魏太和中置。西南去故城六十里。又北逕水入焉。水出雊瞀縣東。西北流逕雊瞀縣故城南。又西逕廣昌城南。魏土地記曰。代南二百里有廣昌城。南通大嶺。即北非也。十三州記曰。平舒城東九十里有廣平城。疑是城也。尋其名狀。忖理為非。又西逕王莽城南。又西到剌山。水注之。水出到剌山西。山甚層峻。未有升其巔者。魏土地記曰。代城東五十里有到剌山。山上有佳大黃也。其水北流逕一故亭東。城北有石人。故世謂之石人城。西北注蓮水。又北逕當縣故城西。高祖十二年。周勃定代。斬陳豨於當城。即此處也。應劭曰。當桓山作城。故曰當城也。又逕故代東。而西北流注祁夷水。祁夷水西有隨山。山上有神廟。謂之女郎祠。方俗所祠也。祁夷水又北逕桑乾故城東。而北流注于㶟水。地理志曰。祁夷水出平舒縣北。至桑乾入㶟是也。㶟水又東北逕石山水口。水出南山北流逕空侯城東。魏土地記曰。代城東北九十里有空侯城者。其水又東北流注㶟水。㶟水又東逕潘城縣北。東合協陽關水。水出協溪。魏土地記曰。下洛城西南九十里有協陽關。關道西通代郡。其水東北流歷笄頭山。闞駰曰。笄頭山在潘城南。即是山也。又北逕潘縣故城。左會潘泉故瀆。瀆舊上承潘泉於潘城中。或云。舜所都也。魏土地記曰。下洛城西南四十里有潘城。城西北三里有歷山。山上有虞舜廟。十三州記曰。廣平城東北一百一十里有潘縣。地理志曰。王莽更名樹武。其泉從廣十數步。東出城注協陽關水。雨盛則通注。陽旱則不流。唯洴泉而已。關水又東北流注于㶟水。又東逕雍洛城南。魏土地記曰。下洛城西南二十里有雍洛城。桑乾水在城南東流者也。㶟水又東逕下洛縣故城南。王莽之下忠也。魏燕州廣寧縣廣寧郡治。魏土地記曰。去平城五十里城南二百步有免廟。㶟水又東逕高邑亭北。又東逕三臺北。㶟水又東逕無鄉城北。地理

風俗記曰燕語呼亡爲無今改宜鄉也灅水又東逕温泉水注之水上承温泉於橋山下魏土地記曰下洛城東南四十里有橋山下有温泉泉上有祭堂彫簷華宇被于浦上石池吐暮湯湯其下炎凉代序是水灼焉無改能治百疾是使赴者若流池水北流入于灅水灅水又東左得于延水口水出塞外子玄鎮西長川城南小山山海經曰梁渠之山無草木多金玉脩水出焉東南流逕且如縣故城南應劭曰當城西北四十里有且如城故縣也代擧不拘名號變改校其程郭相去遠矣地理志曰東部都尉治於延水出縣北塞外即脩水也脩水又東南逕馬城縣故城北地理志曰東部都尉治十三州志曰馬城在高柳東二百四十里俗謂是水爲河頭河頭出戎方土俗變名耳又東逕零丁城南右合延鄉水水出縣西山東逕延陵縣故城北地理風俗記曰當城西北有延陵鄉故縣也俗稍謂之琦城川又東逕羅亭又東逕馬城南又東注脩水又東南於大寧郡北右注鴈門水山海經曰鴈門之水出于鴈門之山鴈出其間在高柳北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巒疊巘霞擧雲高連山隱隱東出遼塞其水東南流逕高柳縣故城北舊代郡治秦始皇二十三年虜趙王遷以爲郡王莽之所謂厭狄也建武十九年世祖封代相堪爲侯國晉率招斬韓忠於此處

城在平城東南六七十里於代爲西北也鴈門水又東南流屈逕一故城背山面澤北俗謂之叱險城鴈門水又東南流屈而東北積而爲潭其陂斜長而不方東北可二十餘里廣一十五里蒹葭叢生焉敦水注之其水導源西北少咸山之南麓東流逕參合縣故城南地理風俗記曰道人城北五十里有參合鄉故縣也敦水東又溹水注之出東阜下西北流逕故城北俗謂之和堆城又北合敦水亂流東北注鴈門水故山海經曰少咸之山敦水出焉東流注于鴈門之水郭景純曰水出鴈門山謂斯水也鴈門水又東北入陽門山謂之羊門水與神泉水出葦壁北水有靈焉及其密雲不雨陽旱愆期多禱請焉水有二流世謂之北蓮泉一水東北逕一故城東世謂之石虎城而東北流注陽門水又東逕三會亭北又東逕西伺道城北又東託台谷水注之水上承神泉於葦壁北東逕羊門山南託台谷謂之託台谷派引衆溪澤深濤東注行者間一十餘渡東逕三會城南又東逕託台亭北又東北逕馬頭亭北東北注鴈門水鴈門水又東逕大寧郡北魏太和中置有脩水注之即山海經所謂脩水東流注于鴈門水也地理志曰有于延水而無鴈門脩水之名山海經有鴈門之目而無說于延河自下亦通謂之于延水矣水側有桑林故時人亦謂是水爲桑

桑河也斯乃北土寡桑至此見之因以名焉于延水又東逕罡城南按史記蔡澤燕人也謝病歸相秦號罡成君疑即澤所邑也世名武罡城延水又東左與寧川水合水出西北東南流逕小寧縣故城西東南流注于延水又東逕小寧縣故城南地理志寧縣也西部都尉治王莽之博康也魏土地記曰大寧城西二十里有小寧城昔邑人班丘仲居水側賣藥於寧百餘年人以爲壽後地動宅壞仲與里中數十家皆死民人取仲尸棄于延水中收其藥賣之仲披裘從而詰之此人大怖叩頭求哀仲曰不恨汝故使人知我耳去矣後爲夫餘王驛使來寧北方人謂之謫仙也于延水又東黑城川水注之水有三源出黑土城西北其源合注總爲一川東南逕黑土城西又東南流逕大寧縣西而南入延河延河又東逕大寧縣故城南地理志云廣寧也王莽曰廣康矣魏土地記曰下洛西北百三十里大寧城于延水又東南逕茹縣故城北王莽之穀武也世謂之如口城魏土地記曰城在鳴鷄山西十里南通大道西達寧川于延水又東南逕鳴鷄山西魏土地記曰下洛城東北三十里有延河東河北有鳴鷄山史記曰趙襄子殺代王於夏屋而并其土襄子迎其姊於代其姊代之夫人也至此曰代已亡矣吾將何歸乎遂磨笄於山而自殺代人憐之爲立祠焉

因名其爲磨笄山每夜有野鷄群鳴於祠屋上故亦謂之爲鳴鷄山魏土地記云代城東南二十五里有馬頭山其側有鍾乳穴趙襄子既害代王迎姊姊代夫人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磨笄自刺而死使者自殺民憐之爲立神屋於山側因名之爲磨笄山未詳孰是于延水又南逕且居縣故城南王莽之所謂文居也其水東南流注于灅水地理志曰于延水東至其寧入治非矣又東過涿鹿縣北涿水出涿鹿山世謂之張公泉東北流逕涿鹿縣故城南王莽所謂褫陸也黄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留其民於涿鹿之河即於是也其水又東北與阪泉合其水導源縣之東泉魏土地記曰下洛城東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東一里有阪泉泉上有皇帝祠晉太康地理記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東北流與蚩尤泉會水出蚩尤城城無東面魏土地記稱涿鹿城東南六里有蚩尤城泉水淵而不流霖雨併則流注阪泉亂流東北入涿水涿水又東逕平原郡南魏徙平原之民置此故立僑郡以統流雜涿水又東北逕祚亭北而東北入灅水亦云涿水枝分入兩湬者謂之涿鄁地理潛斷難以究照祚所知也灅水又東南左會清夷水亦謂之滄河也水出長亭南西逕北城村故城北又西北平鄉川水注之出平鄉亭西西北流注清夷水清夷水

又西北逕陰莫亭在居庸縣南十里清夷水又西會牧牛山水土地記曰
沮陽城東八十里有牧牛山下有九十九泉即滄河之上源也山在縣東
北三十里山上有道武皇帝廟耆舊云山下亦有百泉競發有一神牛歘
身自山而降下飲泉竭歘山得其名今山下導九十九泉積以成川西南
流谷水與浮屠溝水注之出夷縣故城西南王莽以為翊調亭也其水俱
西南流注于滄水又西南右合地裂溝古老云晉世地裂分此界開成溝
壑有小水俗謂之分界水南流入滄河又西逕居庸縣故城南魏上谷郡
治昔劉虞攻公孫瓚不剋北保此城為瓚所擒有粟水入焉水出縣下城
西枕水又屈逕其縣南南注滄河又西與右陽溝水合水出縣東北西南
流逕居庸縣城北西逕大翮小翮山南高巒截雲層陵斷霧雙阜共秀競
舉群峯之上郡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年及弱冠變倉頡舊文為今隸書秦
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於事要奇而召之三徵而輒不至
次仲履真懷道窮數術之美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次仲首發於道
化為大鳥出在車外翻飛而去落三翮於斯山故其峯巒有大翮小翮之
名矣魏土地記曰沮陽城東北六十里有大翮小翮山山上神名大翮神
山屋東有溫湯水口其山在縣西北二十里峯舉四十里上廟則次仲廟

也右出溫湯療治萬病泉所發之麓俗謂之土亭山此水炎熱倍甚諸湯
下足便爛人體療疾者要須別引消息用之耳不得言大翮山中其水東
南流左會陽溝水亂流南注滄河滄河又左得清夷水口魏土地記曰牧
牛東西流與清夷水合者也自下二水互受通矣清夷水又西靈亭城水
注之水出馬蘭西澤中衆泉瀉溜歸于澤澤水所鍾以成溝瀆瀆水又左
與馬蘭溪水會水導馬蘭城城北負山勢因阿仍溪民居所絵唯伏此谷
水南流出城東南入澤水澤水又南逕靈亭北又屈逕靈亭東落次仲烏
翮於此故是亭有靈亭之稱矣其水又南流注于清水清水又西得泉溝
水會水導源川南平地北注清夷水清夷水又西南得桓公泉蓋齊桓公
霸世北伐山戎剪孤竹西征束馬縣車上卑耳之西隰故水受斯名也水
源出沮陽縣東西而北流入清夷水清夷水又西逕沮陽縣故城北秦始
皇上谷郡治北王莽改郡曰朔調縣曰沮陽闞駰曰涿鹿東北至谷城六
十里魏土地記曰城北有清夷水西流也其水又屈逕其城西南流注于
㶟水㶟水南出馬陸山謂之為落馬河又東南出山㶟水又南入山瀑布
飛梁縣河注壑瀨滿十許丈謂之馬落洪抑亦孟門之流也㶟水自南出
山謂之清泉河俗亦謂之曰千水非也㶟水又東南逕良鄉縣之北界歷

梁山南高梁水出焉逕廣陽薊縣北㶟水又東逕廣陽縣故城北謝承漢
書曰世祖與銚期出薊至廣陽欲南行即此城也謂之小廣陽㶟水又東
北逕薊縣故城南魏氏土地記曰薊城南七里有清泉河而不逕其北蓋
經誤證矣昔周武王封堯後於薊今城內西北隅有薊丘因丘以名邑也
猶魯之曲阜齊之營丘矣武王封召公之故國也秦始皇二十三年滅燕
以為廣陽郡漢高帝以封盧綰為燕王更燕國城有萬載宮光明殿王莽
改曰廣有縣曰代成東掖門下舊慕容儁立銅馬象處昔慕容廆有駿馬
赭白有奇相逸力至儁光壽元年四十九矣而駿逸不虧儁奇之比鮑氏
驄命鑄銅以圖其像親為銘贊鐫頌其傍像成而馬死矣大城東門內道
左有魏征南將軍建城鄉景侯劉靖碑晉司隸校尉王密表功加於民宜
在典祀以元嘉四年九月二十日刊石建碑揚于後葉矣溫水又東與洗
馬溝水合水上承薊水西注大湖湖有二源水俱出縣西北平地道泉流
結西湖湖東西二里南北三里蓋燕之舊池也綠水澄澹川亭望遠亦為
遊矚之勝所也湖水東流為洗馬溝側城南東門注昔銚期奮戟處也其
水又東入㶟水㶟水又東逕燕王陵南陵有伏道西北出薊城中景明中造
浮屠建刹窮泉掘得此道王府所禁莫有尋者通城西北大陵而是二基

趾磐固猶自高壯競不知何王陵㶟水又東南高梁之水注焉水出薊城
西北平地泉東注逕燕王陵北又東逕薊城北又東南流魏氏土地記曰
薊東一十里有高梁之水者其水又東南入㶟水也又東至漁陽雍奴縣
西入笥溝漢光武建武二年封穎川太守寇恂為雍奴侯魏遷護軍樂進
國雍奴即此城矣笥溝水之別名也魏氏土記曰清泉河上承桑乾河東
流與潞河合㶟水東入漁陽所在枝分故俗諺云高梁無上源清泉無下
尾蓋以高梁微涓淺薄裁足津通憑藉涓流方成川甽清泉至潞所在以
流更為微津散漫難尋故也㶟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關在沮陽城東南
六十里居庸界故關名矣使者入上谷耿況迎之於居庸關即是關也其
水導源關山南流歷故關下溪之東岸有石室三層其戶牖扇扉悉石也
蓋古關之候臺矣南則絕谷累石為關垣崇墉峻壁非輕功可舉山岫層
深側道褊狹林鄣邃險路才容軌曉禽暮獸寒鳴相和羈官遊子聆之者
莫不傷思矣其水歷山南逕軍都縣界又謂之軍都關續漢書曰尚書盧
植隱上谷軍都山也其水南流出關謂之下口水流潛伏十許里是也又
東流逕軍都縣南又東流逕薊縣北㶟餘水故清泉逕軍都縣故城南
又東重源潛發積而為潭謂之濕餘潭又東流易荊水注之其水導源

西北逕千蓁泉，亦曰丁蓁水，東南流逕郡山西，謂之易荆水，公孫瓚之敗
於鮑丘也，走保易荆，疑此水也。易荆水又東左合虎眼泉水，出平川東
南流入易荆水。又東南與孤山之水合，水發川左，導源孤山，東南流入易
荆水，謂之塔界水。又東逕薊城，又東逕平昌縣故城南，又謂之昌平水。魏
氏土地記曰：薊城東北一百四十里有昌平城，城西有昌平河，又東流注
濕餘水。濕餘水又東南流左右芹城水，水出北山，南逕芹城，水東南流注
濕餘水。濕餘水又東南流逕安樂故城西，更始使謁者韓鴻北徇，承制拜
吳漢為安樂令，此城也。又北屈東南至狐奴縣西入于沽河。昔彭寵使狐
奴令王梁南助光武起自是縣矣。濕餘水於縣西南東入沽河，故地理志
曰：濕餘水自軍都縣東至潞南入沽是也。沽河從塞外來，沽水出禦夷鎮
西北九十里丹花嶺下，東南流大谷水注之。水發鎮北大谷溪，西南流逕
獨石北界，石孤生不因河而自峙，又南九泉水注之。水導北引，左右翼注
入川，共成一水，故有九源之稱。其水南流至獨石，注大谷水。大谷水又南
逕獨石西，又南逕禦夷鎮城西。魏太和中置，以捍北狄也。又東南，尖谷水
注之。水源出鎮東北尖溪，西南流逕鎮城東，西南流注大谷水，亂流南注
沽水。又南出峽，岸有二城，世謂之獨固門，以其藉險憑固，易為依居，兼壁

爭贊，瑛適若門，故得是名也。沽水又南左合乾溪水，引北川西南逕一故
亭東，又西南注沽水。沽水又西南逕赤城東，趙建武年并州刺史王霸為
燕所敗，退保此城。城在山阜之上，下枕深隍，溪水之名，藉以變稱，故河有
赤地之號矣。沽水又東南與鸛谷水合，有二源，南即陽樂水也，出且居縣，
地理志曰：水出縣東北流大翮山、小翮山，北歷女祁縣故城南，地理志曰：
東部都尉治，王莽之祁縣也。世謂之橫水，又謂之陽曲河，又東南逕一故
亭，又東左與舊鹵水合，水之出西北山，東南流逕舊鹵城北，城在居庸縣
西北二百里，故名云候鹵，太和中更名禦夷鎮，又東南流注陽樂水。陽樂
水又東南逕傍狼山南，山石色特上，亭亭孤立，超出群山之表，又東南逕
溫泉東，泉在山曲之中，又逕赤城西，屈逕其城南，東南入赤城河，河水又
東南右合高峯水，水出高峯戍東南，城在山上，其水西南流，又屈而東南
入沽水。沽水又西南流出山，逕漁陽縣故城西，而南合七度水，水出北山
黃頒谷，故亦謂之黃頒水，東南流注于沽水。沽水又南，漁水注之，水出縣
東南平地，泉流西逕漁陽縣故城南，考諸地說，則無聞，所識釋考地夢川
則有應氏自今城在斯水之陽，有符文說漁陽之名，當屬此。秦發閭左戍
漁陽，即是城也。漁水又西南入沽水，又南與螺山之水合，水出漁陽城南

小山，魏氏土地記曰：城南五里有螺山，其水西南入沽水。沽水又南逕安
樂縣故城東，晉書地道記曰：晉封劉禪為公國，俗謂之西路水也。南過漁
陽狐奴縣北西南與濕水合為沽河，沽水西南流逕狐奴山西，又南逕狐奴
縣故城西，漁陽太守張堪於縣開稻田，教民種植，百姓得以殷富。童謠歌
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沽
水又南，陽重溝水注之，出狐奴山南，轉逕狐奴城西，王莽之所謂舉符也。
側城南注，右會沽水。沽水又南，濕餘水注之。沽水又南，左會鮑丘水，世所
謂東路也。沽水又南逕潞縣，為有潞名，濕河也。魏氏土地記曰：城西三十
里有潞河也。又東南至雍奴縣西笥溝，濕水入焉，俗謂之合口也。又東，鮑
丘水於縣西北而東出焉。又東至南泉州縣，與清河合，東入于海。清河者，
派河尾也。沽水又東南逕泉州縣故城東，王莽之泉調也。沽水又東南合
清河也。今無水，清淇漳洹滱易淶濡沽滹沱同歸于海，故經曰派河尾也。
鮑丘水從塞外來，南過漁陽縣東，鮑丘水出御夷北塞中，南流逕九莊嶺
東，俗謂之大榆河，又南逕鎮東南九十里西密雲戍，西又南左，夾道入溪
水，水北川南流逕孔山西，又歷密雲戍東，左合道廣嶠水，水出嶠下，嶠甚
增峻，峨冠眾山之表，其水西逕孔山南，上有洞穴開明，故土俗以孔山

流稱。嶠水又西南至密雲戍東，西注道人水，亂流西南逕密雲戍城南
合大榆河，有東密雲，故是城言西矣。大榆河又東南流，白楊泉水注之，北
發白楊溪，望離石注大榆河，又東南龍芻溪水自坎注之。大榆河又東南
峽，逕安州舊漁陽郡之滑鹽縣南，左合縣之北溪水，水出縣北廣長塹南，
太和中掘此以防北狄，其水南流逕滑鹽縣故城東，王莽更名匡德也。溪
明帝改曰鹽田右承治，世謂之斛鹽城，西北去禦夷鎮二百里，南注鮑丘
水。又南逕虎縣故城東，王莽更之曰敦德也。鮑丘水又西南逕獷平縣故
城東，王莽之所謂平獷也。又南合三城水，水出曰里山，西逕三城，號謂之
三城水，又逕香陘山上，悉生槃本香，世故名焉。又西逕石窟南，窟內寬廣，
行者休焉。窟內有水淵而不流，栖薄者取給焉。又西北逕伏凌山南，與石
門水合，水出伏凌山，山高峻，巖鄣寒深，陰崖積雪，凝冰夏結，事同離騷峨
峨之詠，故世人因以名山也。水西南流注之，是水有桑谷之名，蓋沿出桑
溪故也。又西南獷平城東南而右注鮑丘水。鮑丘水東南逕漁陽郡治也。
秦始皇二十一年置，王莽更名通路，縣曰得鮑丘水。入西南流，公孫瓚既
害劉虞，為九思劉氏之德，他其子和合眾十萬破瓚於是水之上，斬首一
萬。鮑丘水又西南歷狐奴城東，入西南流注之于沽河，亂流而南，又南過

路縣西。鮑丘水入潞，通得鮑丘之稱矣。高梁水注之，首受㶟水於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刺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水自堰枝分，東逕梁山南，又東北逕劉靖碑北。其云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城鄉侯沛國劉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觀源流，相㶟以度形勢，嘉武安之通渠，羨秦民之殷富，乃使帳下督丁鴻軍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於水，導高梁河，造戾陵遏，開車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黃河之別源。持長岸峻固，直截中流，積石籠以為主遏，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十丈。山川暴戾，則乘遏東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二千頃。凡所封地百餘萬畝。至景元三年辛酉，詔書以民食轉廣，陸廢不贍，遣遏者樊晨更制水門，限田千頃，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頃，出給郡縣，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頃。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潤含四五百里，所灌田萬有餘頃。高下孔濟，原隰底平，疏之斯溉，決之斯散，導渠口以為濤門，灑滮池以為甘澤，施加於當時，敷被于後世。晉元康四年，君少子驍騎將軍平鄉侯弘受命，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寧朔將軍，遏立積三十六載，至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毀損四分之三，乘北岸七十餘丈，上渠車箱，所

在漫溢，追惟前立遏之勳，親臨山川，指授規略，命司馬關內侯逄惲內外將士二千人，起長岸，立石渠，修立遏治水門，門廣四丈，立水五尺，興復載利，通塞之宜，準遵舊制，凡用功四萬有餘焉。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繈負而事者，蓋數千人。詩載經始勿亟，易稱民忘其勞，斯之謂乎。於是二府文武之士，感秦國思鄭業之績，魏人置豹祀之義，乃遐慕仁政，追述成功。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表，以紀勳烈，并記遏制度，永為後式焉。事見其碑辭。又東南流薊縣北，又東至潞縣，注于鮑丘之水。又南逕潞縣故城西，王莽之通潞亭也。漢光武遣吳漢、耿弇等破銅馬五幡於潞東，謂是縣也。屈而東南流，逕潞城南，世祖拜彭寵為漁陽太守，治此。寵叛，光武遣遊擊將軍鄧隆伐之，軍於是水之南，光武策其必敗，果為寵所破，遺壁故壘存焉。鮑丘水又東南入夏澤，澤南紆曲渚一十餘里，北佩謙澤，眇望無垠也。又南至雍奴縣北，屈東入于海。鮑丘水自雍奴縣故城西北舊分笥溝水東出，今笥溝斷，衆川東注，混同一瀆，東逕其縣北，又東與泃河合。水出右北平無終縣西山白楊谷，西北流逕平谷縣，屈西南流，獨樂水入焉。水出北抱犢固，南逕平谷縣故城東，後漢建武元年，光武遣十二將追大槍五幡及于谷，大破之於是縣也。其水南流入于泃。泃水又左合盤山水。水

出山上，其山峻險，人跡罕交。去山三十許里，望山上水可高二十餘里，素湍皓然，頹波歷溪，沿流而下，自西北轉注于泃水。泃水又東南逕平縣故城東，南與洳河會。水出北山，山在傂溪縣故城東南，東南流逕博陸故城北。又屈逕其城東，世謂之平陸城，非也。漢武帝封璽書封大司馬霍光為侯國。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而無其縣，食邑北海、河東。薛瓚曰：漁陽有博陸城，謂此也。今其居山之陽，處平陸之上，匝帶川流，面據四水，大氏所謂無縣目嘉美名也。洳水又東南流逕平谷縣故城西，而東南流注于渠泃河。泃河又南逕紲城東，而南合五百溝水。水出七山北，東逕平谷縣之紲城南，東入于泃河。河又東南逕臨河城北，屈而歷其城東側城南出。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六年，齊師及燕戰于泃水，齊師遁，即是水也。泃水又南入鮑丘水。又東合泉州渠口，故瀆上承宰池水於泉州縣，故以泉州為名。北逕泉州縣東，又北逕雍奴縣東，西去雍奴故城一百二十里。自庫池北入其下，歷水澤一百八十里，入鮑丘河，謂之泉州口。陳壽魏志曰：曹太祖以蹋頓擾邊，公將征之，從泃口鑿渠，逕雍奴泉州以通河海者也。今無水。鮑丘水又東，庚水注之。水出右北平徐無縣北塞中，而南流歷徐無山，得黑牛谷水，又得沙谷水，並西出山，東流注庚水。昔田子泰避難居

之，衆至五千家。開山圖曰：山出不炭之木，生火之石。案注云：其木色黑似炭而無葉，有石赤色如丹，以二石相磨，則火發以然，無木可以終身，今則無之。其水又逕徐無縣故城東，王莽之北順亭，魏氏土地記曰：右北平城東北一百一十里有徐無城，其水又西南與周盧溪水合。水出徐無山，東南流注庚水。庚又西南流，灅水注之。水出右北平俊靡縣，王莽之俊靡也，東南流，世謂之車軬水。東南流與溫泉水合。水出北山溪，即溫源也。養疾者不能澡其炎漂，以其過灼，故魏氏土地記曰：徐無城東有溫湯，即此也。其水南流百步，便伏流入于地下，水盛則通注灅水。灅水又東南逕石門峽，山之高嶄絕，壁立洞開，俗謂之石門口。漢中平四年，漁陽張純反，殺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楊終，中平五年，與中郎將孟益率公孫瓚討賊于石門，大破之。灅水又東南流，謂之北黃水，又屈而為南黃水，又西南逕無終山，即帛仲理所合神丹處也。又於是山作金五千斤，以救百姓，山有陽翁伯玉田，在縣西北，有陽公壇社，即陽公之故居也。搜神記曰：雍伯雒陽人，至性篤孝，父母終，葬之於無終山，山高八十里，而上無水，雍伯置飲焉。有人就飲，與石一斗，令種之，玉生其田。北平徐氏有女，雍伯求之，要以白璧一雙，媒者致命，伯至玉田，求得五雙，徐氏妻之，遂即嫁焉。陽氏譜敘言

翁伯是周景王之孫。食采陽樊。春秋之末。爰宅無終。因陽樊而易氏焉。爰仁懷施。天祚玉田。其碑文云。居于縣北六十里。翁同之山。後路徙於西山之下。陽公入遷焉。而受玉田之賜。情不好寶。玉田自去。今猶謂之爲玉田陽。干寶曰。於種石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之地。名曰玉田。至令猶傳云。田玉之陽起于此矣。而今不知所在。周之譙叙。自去丈矣。藍水注之。水出北山。東屆而南流。逕無終縣故城東。故城無終子國也。春秋襄公十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諸戎是也。故燕地矣。秦始皇二十二年滅燕。置右北平郡。治此。王莽之所謂北順也。漢世李廣爲郡。出遇伏石。爲虎也。射之飲羽。北處矣。魏氏土地記曰。右北平城西北百三十里。有無終城。其水又南入灅。灅水又西南入于庚水。地理志曰。灅水出俊靡縣。南至無終東入庚水。庚水世亦謂之爲柘水也。南逕燕山上。懸巖之側有石鼓。去地百餘丈。望若數百石囷。有石梁貫之。鼓之東南有石援桴。狀同擊勢。耆舊言燕山石鼓鳴。則土有兵。庚水又南逕北平城西。而南入鮑丘水。謂之柘口。鮑丘水又東逕右北平郡故城南。魏氏土地記曰。薊城東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鮑丘水又東。巨梁水注之。水出土垠縣北陳宮山。西南流逕觀鷄山。謂之觀鷄水。水東有觀鷄寺。寺內起大堂甚高廣。可容千僧。下悉結石爲之。上加塗塈。基內疎通枝經脉散。基側室外四出。燉火炎勢內流。一堂盡溫。蓋以此土寒嚴。霜氣肅猛。出家沙門。率皆貧薄。施主慮闕道業。故崇斯構。是以志道者多栖託焉。其水又西南流。右合區落水。水出縣北山。東南流入巨梁水。巨梁水又南逕土垠縣故城西。左會寒渡水。水出縣東北。西南流逕縣右。注梁河。河又南。潤于水注之。水出東北山。西南流逕土垠縣故城東。西南流入巨梁水。又東南右合五里水。水發北平城東北五里山。故世以五里名溝。一名田繼泉。西流南屈逕北平城東。東南流注巨梁河。亂流入于鮑丘水。巨梁自是水之南極。李池。西至東州雍奴東。極於海。謂之雍奴藪。其澤野有九十九澱。枝流條石往往逕通。非唯河鮑丘歸海者也。濡水從塞外來。東南逕遼西令支縣北。濡水出禦夷鎮東南。其水二源雙引。夾山西北流。出山合成一川。又西北逕禦夷故城東。鎮北百四十里。北流左道則連泉水注之。出故城東西北流逕故城南。又西北逕澤水池南。其水淵而不流。其水又西屈而北流。又東逕故城北連結兩池。治謂之連泉浦。又東北注難河。難河右則汙水入焉。水出東塢南。西北流逕沙野南。北人名之曰沙鎮。東北二百三十里。西北入難河。濡難聲相近。狀傳語訛。耳水又北逕沙野西。又北逕箕安

山東。屈而東北流逕沙野北。東北流逕林山北。水北有池。澤而不流。濡水又東北流逕孤山南。東北流。呂泉水注之。水出呂泉塢西。東南流。屈而東逕塢南東北流。三泉水注之。其源三泉雁次合爲一水。鎮[illegible]里東南注呂泉水。呂泉水又東逕孤山北。又東北逕流水注之。水出[illegible]南導泉西流。右屈而東北注。木林山水會之。水出山南。東注逆水。亂流東北注濡河。濡河又東。箸泉入焉。水自西北東南流注濡河。濡河又東南水流屈曲。謂之曲河。鎮東北三百里。又東出峽入安州界。東南流逕漁陽白檀縣故城。地理志曰。濡水縣北蠻中。漢景帝詔李廣曰。將軍其帥師東轅弭節白檀者也。又東南流。右與要水合。水出塞外三川。並導謂之大要水也。東南流逕要陽縣故城東。本都尉治。王莽更之曰要術矣。要水又東南流逕白檀縣而東南流入于濡。濡水又東。而南索頭水注之。水北流南逕廣陽僑郡西。魏分右北平置。今安州治。又南流注于濡。濡水又東南流武列水入焉。其水三川派合。西源右爲溪水。亦曰西藏水。東南流出溪與蠕泉水合。東發州東十五里。東流九十里。東注西藏水。西藏水又西南流。東藏水注之。水出東溪。一曰東藏水。西南流出谷。與中藏水合。水導中溪南流出谷南注東藏水。故自其川曰三藏川。水曰三藏水。東藏水又南右入西藏水。亂流右會龍泉水。水出東山下。淵深不測。其水西南流注于三藏水。三藏水入西南流。與龍芻水合。西出于龍芻之溪。東流入藏水。又東南流逕列溪。謂之武列水。東南歷石挺下。左屬巒之上。有孤石雲舉。臨崖危峻。可高百餘丈。牧守所逕。命選練之士。彎弧矢無能屆其崇標者。其水東合流入濡。濡水又東南五渡水注之。水北出安樂縣丁原山。南流逕其縣故城西。本三會城也。其水南入五渡塘於其川也。流紆曲溯涉者頻濟。故川塘取名矣。又南流注于濡。濡水又與高石水合。水東出安樂縣東山。西流歷川三會城南。西入五渡川。下注濡水。濡水又東南逕盧龍塞。塞道自無終縣出渡濡水向林蘭陘。東至清陘盧龍之嶮。峻坂縈折。故有九峥之名矣。燕景昭元璽二年。遣將軍步渾治盧龍。其道焚山刊石。令通方軌。刊石嶺上。以記事功。其銘尚存。而庾杲之注楊都賦言盧龍山在平罡城北。殊爲孟浪。遠失事。余按盧龍東越青陘。至凡城二百許里。自凡城東北出趣平罡。故城可百八十里。向黃龍則五百里。故陳壽魏志曰。疇引軍出盧龍塞。塹山堙谷五百餘里。逕白檀。歷平罡。登白狼。望柳城。平罡在盧龍東北遠矣。而仲初言在南。非也。濡水又東南逕盧龍故城東。漢建安十二年。魏武征蹋頓所築也。濡水又南。黃洛水注之。水北出盧龍山。南流入于濡。濡水

又東南水右合烏水水出盧龍塞西南流注濡水又合區石注得去潤水又
會敖水二水並自盧龍西注濡水又東南流逕令支縣故城東王莽之氏
亭也秦始皇二十二年分燕置遼西郡令支隸焉魏氏土地記曰肥如城
西十里有濡水南流注逕孤竹城西右合玄內也謂之小濡水非也水出
肥如東北玄溪西南流逕其縣東東屈南轉西迴逕肥如縣故城南俗又
謂肥如水非也故城肥子國應劭曰晉滅肥肥子奔燕燕封於此故曰肥
如也漢高帝六年封蔡寅為侯國西南流右會盧水水出縣東北溫溪南
流謂之大沮水又南左合陽樂水水出東北陽樂縣地理風俗記曰陽樂
故燕也遼西郡治秦始皇二十二年置魏氏土地記曰海陽城西南有陽
樂城其水又西南入于沮水謂之陽口沮水又西南小沮水注之發冷溪
世謂之冷池又南得溫泉水口注之出東北溫溪自溪西南流入于小沮
水小沮水又南流與大沮水合而為盧水也桑欽說盧子之書言晉既滅
肥遷其族于盧水盧水有二渠號小沮大沮合而入于玄應長又南與溫
水合水出肥如城北西流注于玄水地理志曰盧水又南入玄水玄水又
西南逕孤竹城北西入濡水故地理志曰玄水東入濡蓋自東而注也地
理志曰令支有孤竹城故孤竹國也史記曰孤竹君之二子伯夷叔齊讓

國於此而餓死於首陽漢靈帝時遼西太守廉翻夢人謂已曰余孤竹君
之子伯夷之弟遼海漂吾棺槨聞君仁善願見藏覆明日視之水上有浮
棺吏嗤笑者皆無疾而死於是改葬之晉書地道志曰遼西人見遼水有
浮棺欲斫之語曰我孤竹君也汝破我何為因為立祠焉祠在山上城在
山側肥如縣南十二里水之會也又東南過海陽縣西南入于海濡水自
孤竹城東南逕主鄉北新清水注之出城東南東流注濡水濡水又逕牧城南
分為二水北水枝出世謂之小濡水也東逕樂安亭北東南入海濡水東
南流逕樂安亭南東與新河故瀆合自雍奴縣承鮑丘水東出謂之鹽關
口魏太祖征蹋頓與泃口俱導也世謂新河矣陳壽魏志以通河海也新
河又東北絕庚水又東北出逕右北平絕泃渠之水又東北逕昌城縣故
城北王莽之淑武也新河又東為二水枝瀆東南入海新河自枝渠東
出合封大水謂之交流口水出新平縣西南流逕新平縣故城西地理志
遼西之屬縣也又東南流龍鮮水注之水出縣西北世謂之馬頭山二源
俱導南合一川東流注封大水地理志曰龍鮮水東入封大水者也亂流
南會新河南流于海地理志曰封大水於海陽縣南入海新河又東出海
陽縣與緩靈水會水出新平縣東北世謂之大龍山東南流逕令支城西

而南流與新河合南流注于海地理志曰緩靈水與封大水皆南入海新
河又東與素河會謂之白水口出令支縣之藍山南合新河又東南入海
新河又東至九過口枝分南注海新河又東逕海陽縣故城南漢高祖六
年封搖海爲侯國魏土地記曰令支城南六十里有海陽城者也新河
又東與清水會水出海陽縣東南流逕海陽城東又南合新河又南流一
十許里西入九𣵀注海新河東絕清水又東木究水出焉南入海新河又
東左迤為孔陽孤淀名石絕新河南海注新河又東會于濡濡水又東南
至絫縣碣石山文穎曰碣石在遼西絫縣王莽之選武也絫縣并屬臨渝
王莽更臨渝為憑德地理志曰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王莽改
曰碣石也漢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今於此枕海有石如埇
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於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及
潮波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狀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
就韋昭亦指此以為碣石也三齊略記曰始皇於海中作石橋海神為之
豎柱始皇求為相見神云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乃入海四十里
見海神左右莫動手工人潛以腳畫其狀神怒曰帝負約速去始皇轉馬
還前腳猶立後腳隨崩僅得登岸畫者溺死於海眾山之石皆傾注今猶

岌岌東趣既即是也濡水於此南入海而不逕海陽縣西也蓋經誤證耳
又案管子齊桓公二十年征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視援
弓將射引而未發謂左右曰見前乎左右對曰不見公曰寡人見長尺而
人物具焉冠右袪衣走馬前疾有人若此乎管仲對曰臣聞豈山之神有
偷兒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則豈山之神見且走馬前走導也袪衣示
前有水右袪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溪有贊水者從左方涉其深及
冠右方涉其深至膝已涉大濟桓公拜曰仲父之聖如此寡人之抵罪也久
矣今自孤竹南出則巨海矣而滄海之中山望多矣然卑耳之川若贊溪
者亦不知所在也昔在漢世海水波襄吞食地廣當同碣石苞淪洪波也
大遼水出塞外衛白平山東南入塞過遼東襄平縣西遼水亦言出砥石
山自塞外東流直遼東之望平縣西王莽之長說也屈而西南流逕襄平
縣故城西秦始皇二十二年滅燕置遼東郡治此漢高帝八年封紀通為
侯國王莽之昌平也故平州治遼隧縣故城西王莽更名之曰順陸也公
孫淵遣將軍畢衍拒司馬懿於遼隧即是處也又東南過房縣西地理志
曰房故遼東之屬縣遼水又右會白狼水水出右北平白狼縣東南廣成
縣北流西北屈逕廣成縣故城南王莽之平虜也俗謂之廣都城又西北

石城川水注之。水出西南石城山，東流逕石城縣故城南。地理志曰：右北平有石城縣。北屈逕白鹿山西，即白狼山也。魏書國志曰：遼西單于蹋頓尤強，為袁氏所厚，故袁尚歸之，數入為害。公出盧龍，塹山堙谷，五百餘里，未至柳城二百里，尚與蹋頓將數萬騎逆戰。公登白狼山，望柳城，卒與虜遇，乘其不整，縱兵擊之，虜衆大崩，斬蹋頓，胡漢降者二十萬口。英雄記曰：曹操於是擊馬鞍，於馬上作十片，即於此也。博物志曰：魏武於馬上逢師子，使格之，殺傷甚衆。王乃自率常從健兒數百人擊之，師子哮吼奮起，左右咸驚。王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貍，超上王車軛上，師子將至，此獸便跳上師子頭上，師子即伏不敢起，於是遂殺之，得師子而還。未至洛陽四十里，洛中雞狗皆無鳴吠者也。其水又東北入廣成縣，東注白狼水。白狼水北逕白狼縣故城東。王莽更名伏狄。白狼水又東，方城川水注之。水發川西南山下，流北屈逕一故城西，世謂之雀目城。東屈逕方城北，東入白狼水。白狼水又東北逕昌黎縣故城西。地理志曰：交黎也，東部都尉治。王莽之禽虜也。應劭曰：今昌黎也。高平川水注之。水出西北平川，東流逕倭城北，蓋倭地人徙之。又東南逕乳樓城北，蓋逕戎鄉邑，兼夾稱之。又東南注白狼水。白狼水又東北自魯水注之，導西北遠山，東南注白狼水。白狼水又

東北逕龍山西。燕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地也，使陽裕築龍城，改柳城為龍城縣。十二年，黑龍白龍見於龍山，皝親觀龍，去二百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悅，大赦，號新宮曰和龍宮，立龍翔祠于山上。白狼水又北逕黃龍城東。十三州志曰：遼東屬國都尉治昌黎道，有黃龍亭者也。魏營州刺史治。魏氏土地記曰：黃龍城西南有白狼河，東北流附城東北下，即是也。又東北濫真水出西北塞外，東南歷重山，東南入白狼水。白狼水又東北出，東流為二水，右水疑即渝水也。地理志曰：渝水首受白狼水，西南循山，逕一故城西，以為河連城，疑是臨渝縣之故城。王莽曰馮德者矣。渝水南流東屈，與一水會，世名之曰櫳倫水，蓋戎方之變名耳。疑即地理所謂侯水北入渝者也。十三州志曰：侯水南入渝。地理志言：蓋自北而南也。又西南流注于渝。渝水又東南逕一故城東，俗曰女羅城。又南逕營丘城西。營丘在齊，而名之於遼燕之間者，蓋燕齊遼迴僑分所在。其水東南入海。地理志曰：渝水自塞南入海。一水東北出塞為白狼水，又東南流至房縣注于遼。魏氏土地記曰：狼水下入遼也。又東過安市縣西南入于海。十三州志：大遼水自塞西南至安市入于海。又玄菟高句驪縣有遼山，小遼水所出。縣故高句驪胡之國也。漢武帝元封二年平右

渠，置玄菟郡於此。王莽之下句驪。水出遼山，西南流逕遼陽縣，與大梁水會。水出北塞外，西南流至遼水。故地理志曰：大梁水西南至遼陽入遼。郡國志曰：縣故屬遼東，後入玄菟。其水西南流，故謂之為梁水也。小遼水又西南逕襄平縣為淡淵，晉永嘉三年涸。小遼水又逕襄平縣入大梁水。司馬宣王之平遼東也，斬公孫淵於斯水之上者也。西南至遼隊縣入于大遼水也。

浿水出樂浪鏤方縣，東南過于臨浿縣，東入于海。許慎云：浿水出鏤方，東入海。一曰出浿水縣。十三州志曰：浿水縣在樂浪東北，鏤方縣在郡東。蓋出其縣南逕鏤方也。

昔燕人衛滿自浿水西至朝鮮。朝鮮故箕子國也。箕子教民以義，田織信厚，約以八法，而下知禁，遂成禮俗。戰國時，滿乃王之，都王險城，地方數千里。至其孫右渠，漢武帝元封二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討右渠，破渠于浿水，遂滅之。若浿水東流，無渡浿之理。其地今高句麗之國治。余訪蕃使，言城在浿水之陽。其水西流逕故樂浪朝鮮縣，即樂浪郡治，漢武帝置，而西北流。故地理志曰：浿水西至增地縣入海。又漢興，以朝鮮為遠，循遼東故塞至浿水為界。考之今古，於事差謬，蓋經誤證也。

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讙舉山。地理志曰：洛出冢領山。山海經曰：出上洛西山，又曰讙舉之山，洛水出焉，東與丹水合，水出西

北竹山，東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尸水注之。水北出尸山，南流入洛。洛水又東，得乳水。水北出良餘山，南注于洛。洛水又東會于龍餘之水。水出蠱尾之山，東流入洛水。又東至陽虛山，合玄扈之水是也。又曰：自鹿蹄之山以至玄扈之山，凡九山，玄扈亦山名也。而道與讙舉為九山之次，為故山海經曰：此二山者，洛間也。是知玄扈之水出于玄扈之山。蓋山水兼受其目矣。其水逕于陽虛之下。山海經曰：又陽虛之山臨于玄扈之水，是為洛汭也。河圖玉版曰：倉頡為帝，南巡，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即於此水也。又東歷清池山，附東合武里水。水南出武里山，東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門水出焉。爾雅所謂洛別為波也。洛水又東，要水入焉。水南出三要山，東北逕拒陽城西，而東北流入于洛。洛水又東，與獲水合。水南出獲輿山，俗謂之備水也。東北逕獲輿川，世名之為却川，東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逕熊耳山北。禹貢所謂導洛自熊耳。博物志曰：洛出熊耳，蓋開其源者是也。東北過盧氏縣南。洛水逕鵜渠關北。鵜渠水出南鵜渠山，即荀渠山也。其水一源兩分，川流半解，一水西北流，屈而東北入於洛。山海經曰：熊耳之山，浮濠之水出焉，西北流注于洛。疑即是水也。荀渠蓋熊耳之殊稱，若大行之歸山也。故地說曰：熊耳之山，地

門也。洛水出其間，是亦總名矣。其一水東北逕陽渠城西，故關城也。其水東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逕盧氏縣故城南。竹書紀年，晉出公十九年，晉韓龍氏城王莽之昌富也。有盧氏川水注之。水北出盧氏山，東南流逕盧氏城東，而流注于洛水。又東，龍驤合三川並出縣之南山，東北注洛。開山圖曰：盧氏山宜五穀，可避水災。亦通謂之石城山，山在宜陽山西南，千名之山，咸處其內，陵阜原隰，易以度身者也。又有葛蔓谷水，自南山派注洛水。洛水又東逕高門城南，即宋書所謂後軍外兵龐季明入盧氏，進達高門木城者也。洛水東與高門水合。水出北山，東南流合洛水。於洛水上承洛水，東北流逕石勒城北，又東逕高門城北，東入高門水，亂流南注洛。洛水又東，松楊溪水注之。水出松楊山，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逕黃亭南。人東合黃城溪水。水出鵜鶘山，有二峯峻極于天，高崖雲舉，亢石無階，猨徒喪其捷巧，鼯狖謝其輕工，及其長霄冒嶺，層霞冠峯，方乃就辨優劣耳。故有大小鵜鶘之名矣。溪水東南流歷亭下，謂之黃亭溪水，而東南入于洛水。洛水又東，得荀公溪口，水出南山荀澗，即龐季明所入荀公谷者也。其水歷谷東北流注于洛水。洛水又東逕檀山南，其山四絕孤峙，山上有塢聚，俗謂之檀山塢。義熙中，劉公西入長安，舟師所屆，次于洛陽，命參軍

戴延之與府舍人虞道元即舟溯流，窮覽洛川，欲知水軍可至之處。延之至此而返，竟不達其源也。洛水又東，庫谷水注之。水自宜陽山南三川並發，合為一溪，東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得鵜鶘水口，水發北鵜鶘澗，東南流入于洛。洛水又逕僕谷亭北，左合北水，水出北山，東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僕谷水出南山，北流入于洛。洛水又東逕龍驤城北，龍驤將軍王鎮惡從劉公西入長安，陸徑所由，故城得其名。洛水又東，左合宜陽北山水，水自北溪南流注洛。洛水又東，廣由澗水注之。水出南山由溪，北流逕龍驤城東，而北流入于洛。洛水又東，右得直谷水，水出南山，北逕屯城西，北流注于洛水也。又東北過蠡城邑之南，城西嬀水出北四里山，上原高二十五丈，故澠池縣治。南對金門塢，水南五里，舊宜陽縣治也。洛水右會金門溪水，水南出金門山，北逕金門塢，西北流入于洛。洛水又東，合款水。有二源並發，西川逕引，謂之大款水也，合而東南入于洛。洛水東，叅長谷水入焉。南出金門山，開山圖曰：山出多重固，在韓。建武二年，強弩偏將軍陳俊轉擊金門、白馬，皆破之，即此也。而東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左合北溪南流入于洛水也。又東過陽市邑南，又東北過于父邑之南。太陰谷水南出太陰溪，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白馬溪水出宜陽山澗，有大石，厥狀似

馬，故溪澗以物色受名也。溪水東入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有昌澗水注之，水出西北宜陽山，而東南流逕宜陽故郡南，舊陽市邑也。故洛陽都典農治。此後改為郡，其水又南注于洛。洛水又東逕一合塢南，城在川北原上，高二十丈，南北東三箱，天嶮峭絕，惟築西面，即為合固，一合之名起於是矣。劉曜之將攻河南也，晉將軍魏該奔於此，故于父邑也。洛水又東，合杜楊澗水，水出西北杜楊溪，東南逕一合塢東，與槃谷水合，亂流東南入洛。洛水又東，渠谷水出宜陽縣南女几山，東北流逕雲中塢，在上逕帶層峰，流煙半壑，縈帶山阜，故塢受其名。水又東北入洛水。臧榮緒晉書稱孫登嘗經宜陽山作炭，人見之，與語，登不應。作炭者覺其精神非常，咸共傳說。太祖聞之，使阮籍往觀，與語，亦不應。籍因大嘯，登笑曰：復作向聲。又為嘯。求與俱出，登不肯，籍因別去。登上峯行且嘯，如簫韶笙簧之音，聲振山谷。籍怪而問作炭人，曰：故是向人聲。籍更求之，不知所止。推問久之，乃知姓名。余按孫綽之叙高士傳，言在蘇門山，又別作登傳，孫盛魏春秋亦言在蘇門山，又不列姓名，阮嗣宗感之，著大人先生論，言吾不知其人，既神游自得，不與物交，阮氏尚不能動其英操，復不識何人，而能得其姓名。又東北過宜陽縣南，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同熊耳，此自別山，不與

禹貢導洛自熊耳同也。昔漢光武破赤眉樊崇，積甲仗與熊耳平，即是山也。山際有池，池水東南流，水側有一池，世謂之澠池矣。又東南逕宜陽縣故城西，謂之丙皮水。

又東南流入于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二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王必敬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翁嘉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三

水 水經七

水經洛水又東逕宜陽縣故城南秦武王以甘茂爲左丞相曰寡人欲通三川
窺周室死不朽矣茂請約魏以攻韓斬首六萬遂拔宜陽城故韓地也後
乃縣之漢成帝封息夫躬爲侯國城之西門赤眉樊崇與盆子及大將軍
奉宣皇帝璽綬處世祖不即見明日陳兵於洛水見盆子等請盆子丞相徐
宣曰不悔乎宣曰不悔上嘆曰卿庸中皦皦鐵中錚錚也洛水又東與厭梁
之水合水出縣北傅山大陂山無草木其水自陂北流屈而東南注世謂
之五延水又東南流逕宜陽縣故城東東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黃中
澗水出北阜二源奇發總成一川東流注於洛洛水又東渠谷水
近出北溪洛水又東共水入焉水北出長石之山山無草木其西有谷焉
厥名共谷共水出焉南流得尹溪口水出西北尹谷東南注之其水又與
西南左澗水會水東出近川西流注于共水共水又南與李谷水出西北
北李溪東南注秦谷秦水發源秦谷西南流與李谷水合而西南流入共

水共水世謂石頭泉而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黑澗水南出陸渾西山歷
于黑澗西北入洛洛水又東臨亭川水注之水出西北逸溪東南與湖水
澗水會水出北山南入臨亭水又東南歷九曲西而南入洛水也又東北
出散關南洛水東逕九曲南其地十里有坂九曲穆天子傳所謂天子西
征升于九阿此是也洛水又東與豪水會水出新安縣密山南流歷九曲
東而南流入于洛洛水之側有石墨山山石盡黑可以書疏故以石墨名
山矣洛水又東枝瀆左出焉東出關繞惠水又逕清女冢南冢右北山上
書舊傳云斯女清真秀古迹表來今矣故鄉人東逕澗山上有周靈王冢
皇覽曰周靈王葬於河南城西南周山上蓋以王生而神故謚曰靈其冢
人祠之不絕又東北逕柏亭南皇覽曰周山在柏亭西柏謂斯亭也又東
北逕三王陵東北出焉三王或言周景王悼王定王也魏司徒公崔浩
注西征賦云定書爲枇于朝作難西周政[illegible]人荒悼敬二王與景王俱葬於
此故世以三王名陵帝王世紀曰景王葬於翟泉今洛陽太倉中大冢是
也而傳言在此所未詳矣又悼敬二王稽諸史傳復無葬處今陵東有石
碑錄赧王以上世王名號考之碑記周墓明矣故瀆東北歷制鄉逕河南
縣王城西歷郟鄏陌杜預釋地曰縣西有郟鄏陌謂此也故瀆又北入穀

蓋經始闕塞潰大壑不修矣洛水自枝渠又東出闕惠水右注之世謂之八關水戴延之西征記謂之八關澤即經所謂散關鄣自南山横洛水北屬於河皆關塞也即楊僕家僮所居矣惠水出白石山之陽東南流與瞻水合水東出婁家之山而南流入惠水惠水又東南謝水北出瞻諸之東南流又有交觸之水北出廆山南流俱合惠水惠水又南流逕關北城二十里者也其城西阻塞塢東枕惠水靈帝中平元年以河南尹何進為大將軍五營士屯都亭置函谷廣城伊闕大谷轘轅旋門平津孟津等八關都尉官治此函谷為之首在八關之限故世人總其説因有八關之名矣其水又南流入于洛水山海經曰白石之山惠水出其陽而南流注于洛謂是水也洛水又與號水會水出休諸之山北流注于洛水之南則鹿蹄之山也世謂之非也其山陰則峻絶百仞陽則原阜隆平甘水發于東麓北流注于洛水也又東北過河南縣南周書稱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中土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為天下之大湊孝經援神契曰八方之廣周洛為中謂之洛邑竹書紀年晉定公二十年洛絶于周魏襄王九年洛入成周山水大出南有甘洛城郡國志曰所謂甘城也地記曰洛水東北過五零渚尾北與澗瀍合是二水東入千金渠故瀆存焉又東過

洛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洛陽周公所營洛邑也故洛誥曰我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其城方七百二十丈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為天下之湊方六百里因西為千里春秋昭公二十三年晉合諸侯大夫於成周之城故亦曰成周也還自序云太史公留滯周南摯仲洽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漢高祖始欲都之感婁敬之言不日而駕行矣及光武中興宸居洛邑逮於魏晉咸兩宅焉故魏略曰漢火行忌水故去其水而加佳魏為土德土水之母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除佳加水長沙耆舊傳曰祝良字石卿為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曝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黑雲水起甘雨屢降人為歌曰天久不雨烝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將若情密感應滂沱下雨則縣司及河南尹治司隸屬官也漢武帝使循使隸董督京畿因名司州焉地記曰洛水東入于中提山間東流會于伊是也昔黃帝之時天大霧三日帝遊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始得圖書今河圖視萌篇是也昔王子晉好吹鳳笙招延與道士浮丘同遊伊洛之濱含始又受玉雞之瑞於此水洛神冢記之所在也洛水又東合水南出半石之山北逕合水塢而東北流注于公路澗但世俗音訛號之曰光祿澗非也上有袁術固四周絶澗迢

逕百仞廣四五里有一水測而不流故溪澗即其名也合水北與劉水合水出半石東山西北流于劉聚三面臨澗在緱氏西南周畿內劉子國故謂之劉澗其水西北流注于合水合水又北流注于洛水也又東過偃師縣南洛水東逕計素渚中朝時百國貢計所積故渚得其名矣真偃師故縣南與緱氏分水又東休水自南注之其水導源少室山西流逕穴山南而北與少室山合水出少室北溪西南流注休水休水又左會南溪水發大穴南山北流入休水休水又西南北屈潛流地下其故瀆北屈出逕之大穴口北屋覆金雉象蓋以物象受名矣又東屈零星塢水流潛通源又發側緱氏原闕山圖謂之緱氏山也亦云仙者升焉言王子晉控鶴斯阜靈王望而不得近舉手謝而去其家得遺屣俗亦謂之為撫父堆堆上有子晉祠或言在九山非也世代已遠矣莫能辨之劉向仙傳云世有簫管之聲焉休水又逕延壽城南緱氏縣治故滑費邑郇都也王莽更名中亭即緱氏城也城有仙人祠謂之仙人觀休水又西轉北逕其城西水之西南有司空密陵元侯鄭廟碑文缺不可復識又有書城門校尉昌原恭侯鄭仲林碑晉皇始六年立休水又北流注于洛水洛水又東逕百谷塢北戴延之西征記曰塢在川南因高為塢高一十餘丈劉武

王西入長安舍師所築也洛水又北陽渠水注之竹書紀年晉襄公六年洛絶于泂即此處也洛水又北逕偃師城東東北歷鄩中水南謂之南鄩亦曰上鄩也逕訾城西司馬彪所謂訾聚也而鄩水注之水出北山鄩溪其水南流世謂之溫泉水水側有僵人穴穴中有僵尸戴延之從劉武王西征記曰有此尸尸今猶在夫物無不化之理魄無不遷之道而此尸無神識事同木偶之狀喻其推移未若正形之速遷矣鄩水又東南於訾城西北東入洛水故京相璠曰今鞏洛渡北有水鄩谷東入洛謂之下鄩故有上鄩下鄩之名亦謂之北鄩於是有南鄩北鄩之稱矣又有鄩城蓋周大夫鄩肹之舊邑洛水又東逕訾城北又東羅水注之出方山羅川西北流蒲池水注之出南蒲陂西北流入羅水謂之大川羅亦曰羅中也蓋將子尋羅之當居故川得其名耳羅水又西北白馬溪水注之水出嵩山北麓逕白馬塢東而北入羅水西北流白桐澗水注之水出嵩麓桐溪北流逕九山東又北九山東溪水入焉水出百楯山東谷其山孤峯秀出卓峭分立仲長子曰昔密有卜成者身遊九山之上放心不拘之鄉謂是山也山際有九山廟廟前有碑云九顯靈府君者大帝之元子陽九列名號曰九山府君之靈南據嵩岳北帶洛瀆晉元康二年九月太歲

在戍。皇帝遣殿中中郎將關內侯樊廣、纓氏令王興、主簿傅演、丞宣詔命。興立廟殿焉。又有百蟲將軍顯靈碑。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敳，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晉元康五年七月七日，順人吳義等建立堂廟。永平元年二月三十日，刻石立頌，贊示後賢矣。其水東北流入百相稍。又北逕袁公塢東，蓋公路始固有此也，故有袁公之名矣。北流注于羅水。羅水又西北逕袁公塢北，又西北逕潘岳父子墓前，有碑。岳父茈，琅邪太守。碑石破落，文字缺。岳碑題云：給事黃門侍郎潘君之碑。碑云：君遇孫秀之難，闔門受禍，故門生感覆醢以增慟，乃樹碑以記事。太常潘尼之辭也。羅水又於壹城東北入于洛水也。**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洛水又東，明樂泉注之。水出南原下，三泉並導，故世謂之五道泉，即古明溪泉也。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師次于明溪者也。洛水又東逕鞏縣故城南，東周所居也。本周之鞏伯國也。春秋左傳所謂尹文公涉于鞏，即於此矣。洛水又東，溫水注之，即古溫水也。水出南原，京相璠曰：鞏城北三里有黃亭隋。北亭也。春秋所謂次于黃者也。洛水又東北，洞水發南溪石泉，世亦名之爲石泉也。京相璠曰：鞏東地名坎欿，在洞水東，疑即此水也。又逕盤谷塢東，世人名之曰盤谷水。司馬彪郡國志：鞏有坎欿聚。春秋僖公二十四年，

王出及次坎欿。服虔亦以爲鞏東邑名也。今考厥文，若狄爲而不能精辯耳。晉太康地記、晉書地道志，書在鞏西，非也。其水又北入洛。洛水又東北流入于河。山海經曰：洛水成皋西入河是也。謂之洛汭，即什谷也。故張儀說秦曰：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謂此川也。史記音義曰：鞏縣有郇谷水者也。黃帝東巡河過洛，修壇沈璧，受龍圖於河，龜書於洛，赤文篆字。堯帝又脩壇河洛，擇良即沈，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迴風逝，赤文綠色，廣袤九尺，負理平，上有列星之分，計政之度，帝王錄記興亡之數，以授之。又東沈書於日稷，赤光起，玄龜負書，背甲赤文成字，遂禪於舜。舜又習堯禮，沈書於日稷，赤光起，玄龜負位，至于稷下，榮光休至，黃龍卷甲，舒圖壇畔，赤文綠錯，以授舜。以禪禹。殷湯東觀於洛，習禮堯壇，降璧三沈，榮光不起，黃魚雙躍，出濟於壇，黑鳥以浴，隨魚亦上，化爲黑玉，赤勒之書，黑龜赤文之題也。湯以伐桀。故春秋說題辭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川吐地符。王者沈禮焉。竹書紀年曰：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鬬，蓋洛水之神也。昔夏太康失政，爲羿所逐，其兄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於是地矣。**伊水出南陽縣西蔓渠山。**山海經曰：蔓渠之山，伊水出焉。淮南子曰：伊水出上魏山。地理志曰：出熊耳山，即麓大同，陵巒互別耳。水自熊耳東北逕鸞川亭北，蠻水出蠻山，北流際其城東，而北入伊水。世人謂伊水爲鸞水，蠻水爲交水，故名斯川爲鸞川也。又東爲淵潭，潭若布，亦不測其淺深也。伊水又東北逕東亭城南，又歷逕其亭東，東北流者也。**又東北過郭落山。**陽水出陽山陽溪，世人謂之太陽谷，水亦取名焉。東流入伊水。伊水又東北，鮮水入焉。水出鮮山，北流注于伊。伊水又與蠻水合，水出盧氏縣之蠻谷，東流入于伊。**又東北過陸渾縣南。**山海經曰：滽滽之水出於蔓山，南流注于伊水。今於出陸渾縣之西南王母澗，澗北山上有王母祠，故世因以名溪。東流注于伊水，即滽滽之水也。伊水歷崖口，山峽也。翼崖深高，壁立若闕，崖上有塢，伊水逕其下，歷峽北流，即古三塗山也。杜預釋地曰：山在縣南。闞駰十三州志云：山在東南，今是山在陸渾故城東南八十許里。春秋昭公四年，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中南，九州之險也。服虔曰：三塗，大行、轘轅、崤澠。非南望也。京相璠之著春秋地名，亦云山名也。以服氏之言云塗道也，準周書南望之文，便言宜爲轘轅、大道、伊闕，皆爲非也。春秋晉伐陸渾，請有事於三塗，知是崩矣。有七谷水注之。水西出女機山之南，七溪山上有西王母祠，東南流注于伊水。又北，蠻谷水注之。水出女幾山之東谷，東逕故亭南，東流入于伊水。伊水又東北逕伏流嶺東，嶺上有崑崙祠，民猶祈焉。劉

澄之永初記稱陸渾縣西有伏流坂者也。今山在縣南，當口北三十里許。西則非也。北與溫泉水合。水出新城縣之狼峯山之西南阜下，西南流會于伊水。伊水又東北逕伏睹嶺，左納焦澗水。水西出鹿蹄山，東流孤山南。其山介立，星上單青孤峙，故世謂之方山，即劉中書證之所謂縣有孤山者也。東歷伏睹嶺南，東流注于伊。伊水又東北，涓水注之。水出陸渾西山，即陸渾山者也。昔鄭大夫之故居，訪胡貽之遺像，世去不傳，莫識所在。其水有二源，俱導而東，注號略，在陸渾縣西九十里也。司馬彪郡國志曰：縣西號略地，春秋所謂東盡于號略者也。北水東流，合侯澗水。澗出西北侯溪，東南流注于涓水。涓水又東逕陸渾縣故城北，平王東遷，辛有適伊川，見有被髮而祭於野，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魯僖公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故縣氏之也。涓水又南流，左合南水。水出西山七谷，亦謂之七谷水。祖澗東逝，歷其縣南，又東南左會北水，亂流左合禪渚。渚水上承陸渾縣東禪渚，渚在原上，陂方十里，佳饒魚葦，即山海經所謂南望禪渚，禹父之所化。郭景純注云：一禪音暖，鯀化羽淵而復在此，然一已變怪，亦無往而不化矣。世謂此澤爲慎望陂。陂水南流注于涓陽水。涓陽水又東南注于伊水。昔有莘氏女採桑於伊川，得嬰兒於空桑中，言其母孕於伊

水之濱。參神告之曰：臼水出而東走，毋顧。明視而見臼水出焉，告其鄰居而走，顧望其邑，咸為水矣。其母化為空桑。子在其中矣。莘女取而獻之。命養於莘。而長有賢德。殷以為尹，曰伊尹也。又東北過新城縣南。与懷播長水出新城西山，東逕晉使持節征南將軍宋均碑南。均字太。平縣人也。其碑太始三年十二月立。其水又東流入于伊。又有明水出梁縣西狼皐山，俗謂之石澗水也。西北流逕楊亮壘南，西北合康水，亦狼皐山東北流逕范塢北，與明水合。北次西南流入于伊。山海經曰：放皐之山，明水出焉，南流注于伊水是也。伊水又與大戟水會，出梁縣西。水有二源，北水出廣城西南，西南逕楊志塢北，與南水合。水源南出廣城澤，西流陸渾河南十二縣簿曰：廣城澤在新城縣界。黃阜西北流，屈而東逕楊塢南，又北屈逕其塢東，又逕塢北，而注老倒澗，俗謂之老倒澗。水西流入于伊。伊水又北逕新城界，與吳澗水會。水出縣之西山，東流南屈逕其縣故城西，又東轉逕其縣南，故蠻子國也。縣有鄤聚，今名蠻中是也。漢惠帝四年置縣。其水又東北流注于伊水。伊水又逕西北當階西大狂水入焉。水東出陽城縣之大苦山。山海經曰：大苦之山多㻬琈之玉。其陽狂水出焉，西南流，其中多三足龜，人食之者無大疾，可以已腫。狂水又西逕綸氏縣故城南。竹書紀年

曰：楚吾得帥師及秦伐鄭，圍綸氏者也。左與倚薄山水合。水北出倚薄之山，南逕城黃西，又南經綸氏故城東，而南流注于狂水。狂水又西八風溪水注之。水北出八風山，南流逕綸氏城西，西南流入于狂水。狂水又西得三交水口。水有二源，各導一溪，並出山南，流合舍，故世有三交之名也。其水西南流注于狂水。狂水又西逕並高山北，西南與湮水合。水出東北湮谷，西南流逕武林亭東北，又屈逕其亭南。其水又西南逕湮陽亭東，蓋藉水以名亭也。又東南流入于狂。狂水又西逕湮陽城南，又西逕當階城南，而西流注于伊。伊水又土濟水出玄望西山，東逕玄望山南，又東逕新城縣故城北，東流注于伊水。伊水又北伏傷水入焉。水出西山，東流入于伊水。伊水又北會厭澗水。水出西山，東流逕郛郭亭南。春秋左傳文公十七年秋，周甘歜敗戎於郛郭者也。服虔曰：郛郭在高都南。杜預釋地曰：河南新城縣北有郛郭亭。司馬彪郡國志曰：新城有高都城，今亭在城南七里。是甚在。京相璠曰：舊說言郛郭在高都南。今上黨有高都縣，余謂京論殊遠，未足以證，無知鮮說之當否矣。其水又東注于伊水。伊水又北逕高都城東。徐廣史記音義曰：今河南新城縣有高都城。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七年，東周與鄭高都利者也。又來儒之水出于半石之山，西南流逕綸

城北。西屈，史稱水。以其曲流，又謂之小狂水也。其水又西南逕大石嶺南。關山圖所謂大石山也。山下有大石嶺碑，河南隱士通明以漢靈帝中平六年八月戊辰於山堂立碑。文字淺鄙，殆不可尋。魏文帝獵于此山，虎趣乘輿，孫禮拔劍投虎於是山。山在洛陽南，而劉澄之言在洛東北，非也。山阿有魏明帝高平陵。王隱晉書曰：惠帝使校尉陳總仲元詣洛南山請雨。總盡除小祀，唯存大石而祈之。七日大雨，即是山也。來儒之水又西南逕赤眉城南，又西至高都城東，西入伊水，謂之曲水也。又東北過伊闕中。伊水逕前亭西。左傳昭公三十二年，晉莫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者也。京相璠曰：今洛陽西南五十里伊闕外前亭矣。服虔曰：前讀為泉，周地也。伊水又北入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春秋之闕塞也。昭公二十六年，趙鞅使女寬守闕塞是也。陸機云：洛有四闕，斯其一焉。東巖西嶺，並鐫石開軒，高甍架峰。西側靈巖下泉流東注，入于伊水。傅毅反都賦曰：因龍門以暢化，開伊闕以達聰也。闕左壁有石銘云：黃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辛巳，大出水，舉高四丈五尺，齊此已下，蓋記水之漲滅也。右壁又有石銘云：永康五年，河南府君循大禹之軌，部督郵辛曜、新城令王琨、部監作掾董猗、李襃斬岸開石，平通

伊闕，石文尚存也。又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伊水自闕東北流，之津石出焉。東北引溉，東會合水，同注公路澗，入于洛。今無水。戰國策曰：東周欲為田，西周不下水。蘇子見西周君曰：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民皆種他種。欲貧之，不如下水以病之。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是東周受命於君矣。西周遂下水，即是水之故渠也。伊水又東北，枝渠左出焉。水積成湖，北流注于洛。今伊水又東北至洛陽縣南，逕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准漢故事建之。漢書郊祀志曰：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城南七里，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其外壇上為五帝位。其外為壝，重營皆紫，以像宮。柴禮天子大裘而冕，祭暤天上帝於北，今象是也。壇遺無復紫矣。伊水又東北流注于洛水。廣志曰：鯢魚聲如小兒，有四足，形如鯉，可以治牛，出伊水也。司馬遷謂之人魚，故其史記曰：始皇帝之葬也，以人魚膏為燭。徐廣曰：人魚似鮎而四足，即鯢魚也。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縣北有潛亭，瀍水出其北梓澤中。梓澤，地名也。澤北對原阜，即裴氏墓塋所在，碑闕存焉。其水歷澤東南流，水西有一原，其上平敞，古舊亭之處也，即潘安仁西征賦所謂越街郵者也。東與千金渠合。周書曰：我卜瀍水西，謂是水也。東南流，水西南有帝什理墓，墓前有碑，題云：真人

年君之矣。仲理石磧，孟州乙鄉人，會水寧二年十一月立。瀍水又東南流注于穀。穀水自千金堨東注，謂之千金渠也。**又東過洛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洛。**　**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山海經曰：白石之山，惠水出于其陽，東南注于洛。澗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世謂是山曰廣陽山，水曰赤岸水，亦曰石子澗。地理志曰：澗水出新安縣東，南入洛，是為密矣。東北流歷函谷東坂東，謂之八特坂。山海經曰：北流注于穀。竿仲治三輔決錄注云：為氏見第五人，共居澗穀二水之交，作五門客因令以為名。今在河南西四十里，以山海經推校里數，不殊。仲治所記，水會尚有此名處。斯則澗水也。即闞書所謂我卜澗水東，言水者是也。東南入于洛，孔安國曰：澗水出澠池山，今新安縣西北有一水，北出澠池界，東南流逕新安縣而東南流入于穀，水安國所言當斯水也。然穀水出澠池，下合澗水，傳甚通稱，或亦指之為澗水也，蓋未詳之耳。今孝水東十里有水，世謂之慈澗，又謂之澗水，殊山海經則少水也，而非澗水。蓋習俗之誤耳。又俟河南有離山，水謂之為澗水。水西北出離山，東南流注于離山澗水也，又東南流歷郏山於穀城東，而南流注于穀。舊與穀水亂流，流園南入于洛，今穀水東入千金渠。澗水與之俱東，入洛矣。或以是水為周公之所指卜也。呂忱曰：今河南使水，疑其是此水也。然意所未詳，故並書存之耳。**穀水出弘農澠池縣南墦冢林穀陽谷。**山海經曰：傅山之西有林焉，曰墦冢，穀水出焉，東流注于洛，其中多珚玉。今穀水出于崤東馬頭山穀陽谷，東北流，歷澠池川，本中鄉地也。漢景帝三年初徙萬戶為縣，因崤澠之池以目縣焉。亦或謂之彭池，故徐廣史記音義曰：澠或作彭，穀水處也。穀水又東逕秦趙二城南，司馬彪續漢書曰：赤眉從澠池自利陽南欲赴宜陽者也。世謂之俱利城，耆舊曰：昔秦趙之會，各據一城，秦王使趙王鼓瑟，藺相如令秦王擊缶處也，與大破赤眉於是川矣。故光武璽書曰：始雖垂翅回溪，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穀水又東逕土崤北，所謂三崤也。穀水又東左會北溪，溪水北出澠池山，東南流注于穀。疑即孔安國所謂澗水也。穀水又東逕新安縣故城南，北夾流而西，接崤澠。昔項羽西入秦坑降卒二十萬於此，關城身亡宜矣。穀水又東逕千秋亭南，其亭累石為垣，世謂之城也。潘岳西征賦曰：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謂是亭也。又東逕于雍谷溪，回岫縈紆，石路阻峽，故亦有峽石之稱矣。昔大軍側左與北川水合，水有二源，並導北山，東南流合成一水，自乾注巽，入于穀，穀水又東逕缺門山，山阜之不接者里餘，故得是名矣。三碑爭高，千峯相亂，

西崤吳長石望如低。穀水自門而東，廣陽川注之。水出廣陽北山，東南流注于穀，南望微山，雲峯相亂。穀水又逕白超壘南，戴延之西征記云：次至白超壘，去函谷十五里，築壘當大道，左右有山夾立，相去百餘步，從中出，北乃故關城，非所謂白超壘也。是壘在缺門東一十五里，壘側舊有塢，故治官所在。魏晉之日，引穀水為水冶，以經國用，遺跡尚有。穀水又東，石默溪水出微山東麓，石默溪東北流，入于穀。穀水又東，宋水北流注于穀。穀水又東逕魏將作大匠母丘興盛墓南，二碑存焉。儉父也。管輅別傳曰：輅嘗隨軍西征，過其墓而歎，謂士友曰：玄武藏頭，青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已備，法應滅族。果如其言。穀水又東逕函谷關南，東北流，皂澗水注之。水出新安縣東南，流經母丘興盛墓東，又南逕函谷關西。關高險峽，路出廛郭。漢元鼎三年，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居關外，請以家僮七百人築塞，徙關於新安，即此處也。昔郭丹西入關，感慨於其下，誓不乘駟馬高車，終不出此關也。去家十二年，果如志焉。皂澗水又東流入于穀。穀水又東北逕函谷關城東，右合桑爽之水。山海經曰：白石山西五十里曰穀山，其上多穀，其下多桑，爽之水出焉，世謂之紵麻澗，北流注于穀。山海經曰：其中多碧。穀水又東，澗水注之。山海經曰：婁涿山西四十里曰白石之山，澗水出焉，北流注于穀，自下通謂之澗水，為穀水之兼稱焉。故闞書曰：伊洛瀍澗既入于河，而無穀水之目，是名亦通稱矣。劉澄之云：新安有澗水，源出北縣，又有澗水，未知其源。余考諸地記，並無澗水，但澠澗字相似，時有字錯為澗也。故關駰地理志曰：禹貢之澗水，是以知傳寫書誤字繆，相襲之不思所致耳。既無斯水，何源之可求乎。穀水又東，波水注之。山海經曰：瞻諸山西三十里婁涿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波水出于其陰，也，謂之百答水，北流注于穀。山海經曰：其中多茈石文石。穀水又東，少水注之。山海經曰：廆山西三十里曰瞻諸之山，其陽多金，其陰多文石，少水出于其陰，控引眾溪，積以成川，東流注于穀，世謂之慈澗也。穀水又東，俞隨之水注之。山海經曰：平逢山西十里廆山，其陽多㻬琈之玉，俞隨之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穀，世謂之孝水也。潘岳西征賦曰：澡孝水以濯纓，嘉美名之在茲。是水在河南城西十餘里，故呂忱曰：孝水在河南，而戴延之言在函谷關西。劉澄之又云：出檀山，檀山在宜陽縣西，在穀水南，無南入之理。考尋茲說，當承緣生述征謬志耳。緣生從戎行旅，征途訊訪，既非舊土，故無所究。今川瀾北注，澄映泥淳，傳言信潤也。當為跳鮮矣。**東北過穀城縣北。**城西臨穀水，故縣取名焉。穀水又東逕穀城南，不歷其北，又東逕

洛水枝流入焉。今無水也。又東逕河南縣北，東南入于洛。河南城西北穀水之右，有石磧，磧南出爲死穀，北出爲湖溝，魏太和七年，暴水流高三丈，此地下停流以成湖渚，造溝以通水，東西十里，決湖以注瀍水，穀水又逕河南王城北，所謂成周矣。公羊曰：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曰：名爲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地理志曰：河南縣故郟鄏地也。京相璠曰：郟，山名；鄏，地邑也。十年定鼎，爲王之東都，謂之新邑，是爲王城。其城東南名曰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故謂是地爲鼎中。楚子伐陸渾之戎，問鼎於此。逵注孔曰：穀、洛二水，本於王城，東北合流，所謂穀洛鬬也。今城之東南缺千步。世又謂之穀洛鬬處，俱爲非也。余案史傳，周靈王之時，穀洛二水鬬，毀王宮，王將堨之。太子晉諫，王不聽，遺堰三堤尚存。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賀，韋昭曰：洛水在王城南，穀水在王城北，東入于瀍。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西，而南流合於洛，兩水相格，有似於鬬，而毀王城西南也。頹客之著春秋釋例，言西城梁門枯水處，世謂之死穀是也。始知縣生行中遷次，又聞經究故事，與實違矣。考王封周桓公於是爲西周。及其孫惠公封少子於鞏爲東周，故有東西之名矣。秦滅周，以爲三川郡。項羽封申陽爲河南王，漢以爲河南郡，王莽更名之曰保忠信鄉，光武都洛陽，以爲尹。尹，正也。所以董正京畿，率先百郡也。穀水又東流，逕乾祭門北，子朝之亂，晉所閉也。東至千金堨。河南十二縣境簿曰：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堨。洛陽記曰：千金堨舊堰穀水，魏時更修此堰，謂之千金堨。積石爲堨而開溝渠五所，謂之五龍渠。渠上立堨，堨之東首立一石人，石人腹上刻勒云：太和五年二月八日庚戌造築此堨，更開溝渠，此水衝渠上，其水助其堅也。必經年歷世，是故部立石人以記之云爾。蓋魏文帝修王張狀績也。堨是都水使者陳協所造也。語林曰：陳協數進阮步兵酒，後晉文王欲修九龍堰，阮舉協，文王用之。掘地得古承水銅龍六枚，堰遂成。水歷堨東注，謂之千金渠。逮于晉世，大水暴注，溝瀆泄壞，又廣功焉。石人東脇下文云：太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水迸瀑，出常流上三丈，蕩壞二堨。五龍泄水，南注瀉下，加歲久漱齧，每澇即壞，歷載消棄大功，今故無令遶。更於西開泄，名曰代龍渠，地形正平，誠得爲泄，至理十全，不與水勢激爭，無緣當壞，由其卑下，水得輸上，漱齧故也。今增高千金於舊一丈四尺，五龍自然必歷世無患。若五龍歲久復壞，可轉於西更開二堨，二渠合用二十三萬五千六百九十八功，以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起作，功重人少，到八年四月二十日畢，代龍渠即九龍渠也。後張方入洛，破千金堨，公私頓乏，水

積年渠堨頹毀，石砌殆盡，遺基見存。朝廷太和中修復故堨，按千金堨石人西脇下文云：若溝渠久疎，深引水者當於河南城北石磧西更開渠，北出使首狐丘，故溝東下，因故易就，磧堅便時，事業已訖，然後見之，加邊方多事，人力苦少，又渠堨新成，未患於水，是以不敢預修通之。若於後當復興功者，宜就西磧，故書之於石，以遺後賢矣。雖石磧淪敗，故跡可憑，準之於文，北引渠東合舊瀆，舊瀆又東，晉惠帝造石梁於水上，案橋西門之南頰文稱：晉元康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改治石巷水門，除竪枋，更爲函枋，立作覆枋屋，前後辟級續石障，使南北入岸，築治漱處，破石以爲杖，到三年三月十五日畢。記并紀列門廣長深淺于左右，巷東西長七尺，南北龍尾廣十二丈，巷瀆口高三丈，謂之睾門橋。又潘岳西征賦曰：秣馬睾門，即此處也。穀水又東，又結石梁，跨水制城，西梁也。穀水又東，左會金谷水，水出太白原，東南流歷金谷，謂之金谷水。東南流，逕晉衛尉卿石崇之故居也。石季倫金谷詩集敘曰：余以元康七年從太僕出爲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界，金谷澗中，有清泉茂樹，衆果竹栢，藥草蔽翳。清水又東南，傍歷泉水北，歷泉溝，東南流注于瀍。瀍水又東南，出橋西亭西，又南得播水口，水出西山，百澗攀流，總成一川，東逕當亭川，謂當亭縣治也。左則當亭水注之，右則會庠水。又東與大牛川水出西山，二源合注，東歷大牛川，東南流注于籍水。籍水又東南流，與竹嶺水合，水出南山竹嶺，二源同瀉，東北入籍水。籍水又次東北入上邽縣，左佩五水，東會占溪水，次東有大魯溪水，次東得小魯谷水，次東有楊反谷水，咸自北山注籍水。籍水右帶五水，竹嶺東得龍石溪水，次東得木門谷水，次東得羅城溪水，次東得山谷水，曾事源南山，北流入籍水。籍水又東，黃瓜水注之，其水發源黃瓜西谷，東流逕黃瓜縣北，又東，濆溪白水，左右夾注，又東北，大羊谷水南出羊溪，歷岡北流，衆溪夾樣同注黃瓜水，黃瓜水又東北歷赤谷，咸歸于籍。籍水又東得毛泉谷水，又東逕上邽城南，得嚴泉水，並出南山，北流注于籍。籍水即洋水也，北西北角纂之，謂之金墉城。魏文帝起層樓於東北隅，晉宮閣名曰：金墉有崇天堂，即此地，上架木爲榭，故曰積臺，皇居創徙宮極未就，止蹕於此，構宵榭於故臺，所謂以待備也。南曰乾光門，夾建兩觀，觀下列朱榭於塹，以爲御路。東曰含春門，北有退門，城上西面列觀，五十步一睥睨，屋臺一鐘，以和漏鼓。西北連廡，函陰墉北，廣榭炎夏之日，高祖常以避暑，爲涼水也一所，在金墉者也。穀水逕洛陽小城北，因阿舊城，憑結金墉，故向地也。水者亂，結以爲壘，號曰洛陽壘。故洛陽記云：陵雲臺西有金市，金市北

對洛陽壘齒也。入東遍大夏門下。俠夏門也。陸機與弟書云：門有三層高百尺。魏明帝造。門內東側際城有魏文帝所起景陽山。餘基尚存。孫盛魏春秋曰：景初元年，又帝愈崇宮殿，雕飾觀閣，取白石英及紫石英及五色大石於太行穀城之山，起景陽山於芳林園，樹松竹草木，捕禽獸以充其中。于時百役繁興，帝躬自掘土，率群臣三公以下莫不展力。山之東舊有九江。陸機洛陽記曰：九江直作員水，水中作員壇三破之，夾水得相逕通。試田渾花芳林九谷八濬，芙蓉覆水，秋蘭被崖。今也山則塊阜獨立，江無復彷彿矣。渠水又東，枝分南入華林園，歷疏圃南。圃中有古玉井，井悉以珉玉為之，以緇石為口，工作精密，猶不變古，璨焉如新。又逕華宮南，歷景陽山北。山有都亭，堂上結方湖，湖中起御坐石也。御坐前建蓬萊山，曲池接筵，飛沼拂席，南面射侯，夾席武峙，背山堂上，則石路崎嶇，巖嶂峻嶮，雲臺風觀，纓巒帶阜。遊觀者升降阿閣，出入虹陛，望之狀鳧沒鸞舉矣。其中引水，飛皋傾瀾，瀑布或枉渚，聲溜潺潺不斷。竹柏蔭於層石，繡薄叢於泉側。微飈暫拂，則芳溢於六空。入為神居矣。其水東注天淵池，池中有魏文帝九華臺，殿基悉是洛中故碑累之。今造鈞臺於其上。池南直魏文帝茅茨堂。前有茅茨碑，是黃初中所立也。其水自天淵池東出華林園，逕聽訟

觀南。故千望觀也。魏明帝常言：獄，天下之命也。每斷大獄，恒幸觀聽之。以太和三年，更從今名。觀西北接華林隸簿，昔劉楨磨石處也。文士傳曰：文帝之在東宮也，宴諸文學，酒酣，命甄后拜，坐者咸伏，唯劉楨平視之。太祖以為不敬，送徒隸簿。後太祖乘步牽車，乘城降閱簿作，諸徒咸敬，而楨坐磨石不動。太祖曰：此非劉楨也？石如何性？楨曰：石出荊山玄巖之下，外炳五色之章，內秉堅貞之志，雕之不增文，磨之不加瑩，稟氣貞正，稟性自然。太祖曰：名豈虛哉！復為文學。池水又東流于洛陽縣之南池，池即故狄泉也。南北百一十步，東西七十步。皇甫謐曰：悼王葬景王於翟泉，今洛陽太倉中大冢是也。春秋定公元年，晉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始盟城周。班固、服虔、皇甫謐咸言翟泉在洛陽東北，周之墓地。今案周威烈王葬洛陽城內東北隅，景王冢在洛陽太倉中，翟泉在兩冢之間，側廣莫門道東建春門路北，路即東宮街也。於洛陽為東北，後舉封呂不韋為洛陽十萬戶侯，大其城，并得景王冢矣。是其墓地也。又晉永嘉元年，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蒼色者飛翔沖天，白色者止焉。陳留孝廉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之地也。今色蒼，胡象矣；其可盡言乎？後五年，劉曜、王彌入洛，帝居平陽。陸機洛記曰：步廣里在洛陽城內宮東，是狄泉所在，不

得於太倉西南也。京相璠與裴司空季彥修晉輿地圖，作春秋地名，亦言入太倉西南池水，名狄泉。人曰：舊說言狄泉本自在洛陽北，長衍成湖，乃繞之經，猶謂其一證。公是狄泉，而即實非也。後遂為東宮池，晉中州記曰：惠帝為太子，出聞蝦蟆聲，問人：為是官蝦蟆、私蝦蟆？侍臣賈胤對曰：在官地為官蝦蟆，在私地為私蝦蟆。令曰：若官蝦蟆，可給廩。先是有讖云：蝦蟆當貴。昔晉制，故悠然太子於後池，即是池也。其一水自大夏門東逕宣武觀，憑城結構，不更增墉，左右夾列，步廊參差，翼跂衡峙，周池之北，暗寅武場。竹林七賢論曰：王戎幼而清秀，魏明帝於宣武場上為欄苞虎阻牙，士祖楊遂與之傑縱百姓觀之，戎年七歲，亦往觀焉，虎承閒薄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湛然不動，帝於門上見之，使問姓名而異之。場西故賈充宅地。穀水又東逕廣莫門北，漢之穀門也。北對芒阜，連嶺修亘，苞總山，始自洛口，西踰平陰，悉芒壟也。魏志曰：明帝欲平北芒，令於臺觀見孟津，辛毗諫曰：若天河溢洪水為害，丘陵皆夷，何以禦之？帝乃止。穀水又東逕建春門石橋下，即上東門也。阮嗣宗詠懷詩曰：步出上東門者也。一曰上升門。晉曰建陽門。百官志曰：洛陽十二門，每一門候，六百石。東觀漢記曰：郅惲為上東門候，光武嘗出夜還，詔開門欲入，

惲不納。上令從門間識面，惲曰：火明遼遠。遂拒不開。由是上益重之，亦叙本物桂節處也。橋首建兩石柱，橋之右柱銘云：陽嘉四年乙酉壬申，詔書以城下漕渠，東通河濟，南引江淮，方貢委輸，所由而至，使中謁者魏郡清淵馬憲監作石橋梁柱，敦敕工匠，盡要妙之巧，攢立重石，累高周距，橋工路博流通萬里云。河南尹邳崇，丞渤海重合雙福，水曹掾中牟任防，史王陸文想，與將作吏雎陽申翔，道橋掾成皐國，洛陽令江鞏，丞平陽降監掾王騰之，主石作右北平山仲。三月起作，八月畢成。其文於柱文自舉里道莖而東出陽渠。昔陸機為成都王穎入洛，敗北而返。水南即馬市也。舊洛陽有三市，斯其一也。嵇叔夜為司馬昭所害處也。北則白社故里也。昔孫子荊會董威輦於白社，謂此矣。以同載為榮，故有威輦贈之。東逕馬市石橋，橋南有二石柱，並無文刻也。漢司空漁陽王梁之為河南也，將引穀水以溉京都，渠成而水不流，故以坐免。後張純堰洛而通漕，洛中公私條隄是渠，今引穀水，蓋純之創也。案陸機洛記、劉澄之永初記，言城之西南有陽渠，周公制之也。昔周遷殷民于洛邑，城隍偏狹，卑陋之所，悉晉故城，成周以居殷人，秦人廣之，以封不韋。以是推之，非專周公可知矣。亦謂之九曲瀆。故河南十二縣簿云：九曲瀆在河南鞏縣西，西至洛陽。又案

傳陽曾書云、鄴水使者陳條鑿運渠、從洛口入注九曲、至東陽門、表以阮嗣宗詠懷詩、所謂朝出上東門、遥望首陽基、又言遥遥九曲間、徘徊欲何之者也。陽渠南水、南暨閶闔門、漢之上西門者也。漢宮記曰、上西門所以不純白者、漢家厄於戌、故以丹鏤之。太和遷都、徙門南側、其水北來高渠、枝分上下、歷故石橋東入城、逕望先寺中、有碑、碑側法子弁碑、作龍形、於今作所雖方古猶奇、渠水又東歷故金市南、直千秋門、右宮門也。又枝流入石逕從流注靈芝九龍池。魏太和中、皇都遷洛陽、經構宮極、修理街渠、務發石膝之、嘗無毀咪之、石工細密、非今知所擬、亦奇爲精至也。逕因用之。其一水自千秋門南流逕神虎門下、東對雲龍門、二水衡撤之上、皆列峙雲、承虎之狀、以火齊薄之、及其晨光初起、夕景斜輝、霞文翠照、陛雕脇目、又南逕通門、掖門西、又南流東轉逕閶闔門南、案禮、王有五門、謂皐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路門一曰畢門、亦曰虎門也。魏明帝上法太極、於洛陽南宮起太極殿于漢崇德殿之故處、改雉門爲閶闔門、昔在漢世、洛陽宮殿門題多是大篆、言是蔡邕諸子、自董卓焚宮殿、魏太祖平荊州、漢吏部尚書安定梁孟皇善師宜官八分體、求以贖死、太祖善其法、常仰繫帳中、愛翫之、以爲勝宜官、北宮寺題、咸是鵠筆、南宮既建、明帝令侍中京兆韋誕以古篆書之。皇都遷洛、始令中書舍人沈含馨以隸書書之。景明正始之年、又勅符節令江式以大篆易之、下諸衍榜題、皆是式書。周官大宰以正月懸治法於象魏、廣雅曰、闕謂之象魏。風俗通曰、魯昭公設兩觀於門、是謂之闕、從門厥聲、爾雅曰、觀謂之闕。說文曰、闕門觀也。續宮興職曰、偃師去洛四十五里、望朱雀闕、其上鬱然與天連、是明峻極矣。洛陽故宮名有朱雀闕、白虎闕、蒼龍闕、北闕、南宮闕也。東觀漢記曰、更始發洛陽、李松奉引車馬奔、觸北闕鐵柱門、三馬皆死。即斯闕也、白虎通曰、門必有闕者何、闕者所以飾門、別尊卑也。今閶闔門外、夾建巨闕、以應天宿、雖不如禮、猶象而魏之、上加復思以易觀矣。廣雅曰、復思謂之屏。釋名曰屏、自障屏也。罘罳在門外、罘復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漢末在起喙陵罘罳曰、無使民復思漢也。故鹽鐵論曰、垣闕罘罳、言樹屏隔角所祭也。稱客人曰、闕者上有所失、下得書之於闕、所以求論譽於人、故謂之闕矣。今闕前水南道右、置登聞鼓以納諫也。昔黃帝立明臺之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告善之旌、湯有總街之誹、武王有靈臺之優、皆所以廣設過誤之備也。渠水又枝分、夾路南逕出太尉、司徒兩坊間、謂之銅駝街、舊魏明帝置銅駝諸獸於閶闔南街。陸機云、駝高九尺、頹

出太尉坊者也。水西有永寧寺、熙平中始創也、作九層浮圖、浮圖下基方一十四丈、自金露盤下至地四十九丈、取法代都七級、而又高廣之、雖二京之盛、五都之富、利刹靈圖、未有若斯之構、案釋法顯行傳、西國有爵離浮圖、其高與此相狀、東都西域、俱爲莊妙矣。其地是曹爽故宅、經始之日、於寺院西南隅得爽窟室、下入土可丈許、地壁悉累方石砌之、石作細密、都無所毀、其石悉入法用。自下曹爽廣丘亦非復制、此桓氏有言、曹子丹生此豚犢矣。渠左是魏晉故廟地、今悉民無、復遺墻也。渠水又西歷廟社之間、南注南渠、廟社各以物色辨方。周禮、廟及路寢、皆如明堂而有燕寢焉。唯祧廟則無、後代通爲一廟、列正室於下、無復燕寢之制。禮、天子建國、左廟右社、以石爲主、祭則帝見、今多王公備事、王者不親拜焉、咸寧元年、洛陽大風、帝社樹折、青氣屬天、元王東渡、魏代昌矣。渠水自銅駝街東逕司馬門南、魏明帝始築闕、崩壓殺數百人、遂不復築、故無闕門、南屏中舊有置銅翁仲處、金狄既淪、故處亦褫、唯壞石存焉。自此南直宣陽門、經緯通達、皆列馳道、往來之禁一同兩漢、曹子建嘗行御街犯門禁、以此見薄。渠水又東逕杜元凱所謂狄泉北、今無水、狀方九丈六尺、深二丈餘、似是人功而不類於泉陂、是驗非之一證也。又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王室定遷使居成周、小不受王都、故壞翟泉而廣之、泉源既塞、明無故處、是驗非之二證也。杜預言翟泉在太倉西南、既言西南、於碑爲不得爲東北、是驗非之三證也。稽之地說、事幾明矣、不得爲伏泉也。渠水歷司空府前、逕太倉南、東出陽門石橋下、注陽渠、穀水自閶闔而南、逕土山東、水西三里有坂、坂上有土山、漢大將軍梁冀所成、築土爲山、植林成苑、張璠漢記曰、山多峭坂、以象二崤、積金玉、採捕禽獸以充其中、有人殺苑兔者、迭相尋逐、死者十三人、南出逕西陽門、舊漢氏之西明門也、亦曰雍門矣。舊門在南、太和中以故門邪出、故徙是門、東對東陽門、穀水又東逕白馬寺東、是漢明帝夢見大人金色、項佩白光、以問群臣、或對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形如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發使天竺、寫致經像、始以榆欓盛經、白馬負圖、表之中夏、故以白馬爲寺名、此榆欓後移在城内愍懷太子浮圖中、近世復遷此寺、然金光流照、法輪東轉、創自此矣。穀水又南逕平樂觀東、李尤平樂觀賦曰、乃設平樂之顯觀、章祕偉之奇珍、華嶠漢書曰、靈帝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爲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奇兵騎士數萬人、天子住大蓋下、禮畢、天子躬擐甲稱無上將軍、行陣三匝而還、設祕戲以示遠人、故東京賦曰、其西則有平樂都場、

赤，漢之靈臺，龍首嶂峴，天馬半漢，鳳翔日觀，飛廉，坤禽，能致風氣，古人以良金鑄其象。明帝永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并銅馬，置上西門外平樂觀，今於上西門外無他基觀，唯明門外獨有此臺，巍然廣袤，疑即平樂觀也。又言皇女雅陽亭於臺側，故復名之白皇女臺。晉灼曰：飛廉鹿身，頭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董卓銷為金，用銅為徙於建始殿東階下，胡軍突亂，此象遂淪。穀水又南逕西門，門故廣陽門也。門左枝渠東派入城，逕太社前，又東逕太廟南，又東於清陽門右下注陽渠。穀水又南，東屈逕津陽門南，故津陽門也。昔洛水泛溢，漂害者衆，津城門校尉將築以遏水，諫議大夫陳宣止之曰：王尊正也，水絕其足，朝廷中興，必不入矣。水乃造門而退。穀水又東逕宣陽門南，故苑門也。皇都遷洛，移置於此，對閶闔門，南直洛水浮桁。故東京賦曰：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者也。蓋洛陽考之中土，卜惟洛食，寔為神也。門左即洛陽池處也。池東舊平城門所在矣，今塞。北對南陽南宮。故蔡邕曰：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屬，郊祀法駕所由從出，門之最尊者。洛陽諸宮名曰南宮，有謻臺、臨照臺。東京賦曰：其南則有謻門曲榭，依湮城洫。注云：謻門，冰室門也。阻，依也。洫，城下池也。言處曲邪行，依城池為道，故說文曰：隍，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矣。謻門，即宣陽門也。門內有宣陽

冰室。周禮有冰人，日在北陸而藏之，西陸朝覿而出之。冰室舊有宣陽門內，故得是名。門既廢塞，冰室又罷。穀水又逕靈臺北，望雲物也。漢光武所築，高六丈，方二十步。世祖嘗宴於此臺，得延巢於臺上，亦詠張大夫第五子陵之所居。倫少子也，以清正。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或十日不炊。司隸校尉南陽左雄，尚書廬江朱孟興等，故事象功曹各致禮餉，並辭不受。水建中年，穀水又東逕平昌門南，故平門也。又逕明堂北，漢光武中元元年立。尋其基構，上圓下方，九室重隅，十二堂。蔡邕月令章句同之。故引水於其下為辟雍也。穀水又東逕開陽門南。晉宮閣名曰：故建陽門也。漢官曰：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宿昔有一柱來在樓上，瑯琊開陽縣上言南城門一柱飛去。光武皇帝使來識視，是遂堅傳之，刻記年月日以名焉。湯仲方會馬門候，上微行夜還，湯閉門不內，朝廷嘉之。又東經國子大學石經北。禮有國學教成均之法，學記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亦有虞氏之上庠下庠，夏后氏之東序西序，殷人之左學，周人之東膠虞庠。王制云：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故有太學小學矣。國之子弟焉，謂之國子。漢魏以來，置太學於國子堂東。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

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矣。今碑上悉銘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古文出於黃帝之世，倉頡本鳥跡為字，取其孳乳，相生，故文字有六義焉。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古文絕矣。魯恭王得孔子宅書，不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蓋因科斗之名，遂効其形耳。言大篆出於周宣之時，史籀創著，平王東遷，文字乖錯，秦之李斯及胡毋敬，有改籀書，謂之小篆，故有大篆小篆焉。然許氏字說專釋於篆而不本古文。言古隸之書起於秦代，而篆字文繁，無會劇務，故用隸人之省，謂之隸書。或云即程邈於雲陽增損者，是言隸者篆捷也。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傅弘仁說，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為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自出古，非始於秦。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列石於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魏文帝又刊典論六碑，附于其次。陸機言：太學贊別一碑，在講堂西，下列石龜，碑載蔡邕、韓說、高堂谿等名。太學弟子贊，復一碑在外門中。今二碑並無石經，東有一碑，是漢

順帝陽嘉八年立。碑文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學。年積毀壞，永建六年九月，詔書修太學，刻石記年，用作工徒十一萬二千人，陽嘉元年八月作畢。碑南面刻頌，表裏鐫字，猶存不破。漢石經北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太始二年立。其碑中折，但世代不同，物不停故，石經淪缺，存半毀幾，駕言永久，諒用憮焉。考古有三雍之文，今靈臺太學並無辟雍處。晉永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二學，尚髣髴前基矣。穀水於城東南隅枝分，北注逕清陽門東，故清明門也，亦曰稅門，亦曰芒門。又北逕東陽門東，故中東門也。又北逕故太倉西。洛陽地記曰：大城東有太倉，倉下運船常有千計，即是處也。又北入洛陽溝。穀水又東，左迆為池，又東右出為方湖，東西一百九十步，南北七十步，故水衡署之所在也。穀水又東南，轉屈而東注，謂之阮曲，云阮嗣宗之故居也。穀水又東注鴻池陂。百官志曰：鴻池，池名也，在洛陽東二十里，長一人，二百石。池東西千步，南北千一百步，四周有塘，池中又有東舊瀆，瀆水溜還迴，故李尤鴻池陂銘曰：鴻澤之陂，聖王所規，開又東注，出自城池也。其水又東，左合七里澗。晉後略曰：成都王使其人陸機為前鋒都督，伐京師，軍退，為治軍所襲，大敗於鹿苑，人相登躡，死於塹中及七里澗，澗為之滿，即是澗也。澗有石梁，即旅人橋也。昔孫登不欲久居洛陽，和楊

氏舉本德終，思欲追蹤林鄉，隱淪去死，播骸埋之於此，播之東，娩徙尋七矣。搜神記曰：太康末，京洛始為折楊之歌，有兵革苦辛之辭，駿後被誅，太后幽死，折楊之應也。橋凡是數橋，皆累石為之，亦高壯矣。制作甚佳，雖以時往損功，而不廢行旅。朱超石與兄書云：橋去洛陽宮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員以通水，可受大舫過也。奇制作，題其上云：太康三年十一月初就功，日用七萬五千人，至四月末止。此橋經破落，復更修補，今無復文字。陽渠水又東流，逕漢廣野君酈食其廟南，廟在北山上，成公綏所謂偃師西山也。山上舊基尚存，廟宇東面，門有兩石人對倚，北石人胷前銘云：門亭長。石人西有二石闕，雖經頹毀，猶高丈餘，闕西即廟故基也。基前有碑，文字剝缺，不復可識。于安卿登芬於萬古，讚清徽於廟像，文字厥真矣。陽渠又東逕亳殷南。昔盤庚所遷，改商曰殷，此始也。班固曰：尸鄉，故殷湯所都者也。故帝曰湯亭。薛瓚漢書注、皇甫謐帝王世紀並以為非，以為帝嚳都矣。晉太康地記曰：孟言田橫死於是亭，故改曰尸鄉，非也。余案司馬彪郡國志以為春秋之尸氏也。其澤野有原大郭，多墳壠焉，即陸士衡會王輔嗣處也。袁氏王陵詩敘：機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師，時忽結陰，望道左右民居者，因往逗宿，見一少年，姿神端遠，與機言玄，機服其能，而無以酬折，前至

一辯，文機題緯古今，綜檢名實，此少年不甚欣解，將曉去，稅駕逆旅，嫗以告何宿所來，自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冢。機乃怪悵，還睇昨路，空野霾雲，拱木蔽日，知所遇者審王弼也。此山即祝雞翁之故居也。搜神記曰：雞翁者，洛陽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年餘，雞至千餘頭，皆有名字，欲取呼之，名則種别而至。後之吳山，莫知所在。穀水又東，逕偃師城南。皇甫謐曰：帝嚳作都於亳，偃師是也。王莽之所謂師氏者也。穀水又東流注于洛水矣。

甘水出弘農宜陽縣鹿蹄山，山在河南陸渾縣故城西北，俗謂之縱山，水之所導，發于山曲之中，故世人目其所為甘掌焉。**東北至河南縣南，北入洛。**甘水發源東北流，北逕一故城東，在非山上，世謂之石城也。京相璠曰：或云甘水西山上，夢汁而平，有故甘城，在河南城西二十五里。指謂是城也。余案甘水東一十許里，洛城南有故甘城焉，北對河南故城，世謂之鑒洛城。鑒、甘聲相近，即故甘城也，為王子帶之故邑矣。是以服虔有甘公之稱焉。甘水又與非山水會，水北出山，東谷，東流入于甘水。甘水又於河南城西北入洛。經書縣南，非也。故京相璠曰：今河南、河南縣西有甘水，北入洛。斯得之矣。

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山海經曰：羭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蓋自北而南矣。而書有太史公禹本紀云：導渭自東北至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孔安國曰：漆沮，一水名，亦曰洛水也，出馮翊北。周太王去邠，度漆，踰梁山，止岐下。故詩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曰：率西水滸，至於岐下。是有禹貢、本紀之說，許慎說文稱漆水出右扶風杜陵縣岐山，東入渭。從水桼聲。又云：一曰漆城池也。潘岳關中記曰：關中有涇、渭、灞、滻、酆、鄗、漆、沮四水，在長安西南，鄠縣皆注鄠，鄗水北注渭。闞山闞曰：巍山西北有溫池，溫池西南入十里吹川，在杜陵，即長安西有漆渠，謂之漆渠。班固地理志云：漆水出漆縣西。闞駰十三州志又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今有水出杜陽縣岐山北，參溪，謂之漆渠，西南流注岐水，但川土奇異，今說互出，考之經史，各有所據，識淺見浮，無以辨之矣。

滻水出京兆藍田谷，北入于灞。地理志曰：滻水出南陵縣之藍田谷，西北流，與一水合，水出西南莽谷，東北流注滻水。又北歷藍田川，北流注于灞水。地理志曰：滻水北至霸陵入灞水。

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于洛。地理志曰：沮出直路縣西，東入洛。今水自直路縣東南逕燋石山東南流，歷檀臺川，俗謂之檀臺水。屈而東，山西流，又西南逕宜君川，世又謂之宜君水。又得黃嶔水口，水西北出雲陽縣石門山黃嶔谷，東南流注宜君水。又東南流逕祋祤縣故城西。

縣，以漢景帝二年置。其水南合銅官水，水出東北，而西南逕銅官川，謂之銅官水。又西南流逕祋祤縣東，西南流逕其城南原下，而西南注宜君水。宜君水又南出土門山西，又謂之沮水。又東南歷土門南原下，東逕懷德城南，城在北原上。又東逕漢太上皇陵北，陵在南原上。沮水東注鄭渠。昔韓欲令秦無東伐，使水工鄭國間秦，鑿涇引水，謂之鄭渠。渠首上承涇水於中山西瓠口，所謂瓠中也。爾雅以為周焦穫矣。長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覺，欲殺鄭國。國曰：始臣為間，然渠亦秦之利。卒使就渠。渠成，而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皆畝一鍾，關中沃野，無復凶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命曰鄭渠。渠瀆東逕宜秋城北，又東逕中山南。河渠書曰：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封禪書：漢武帝獲寶鼎於汾陰，將薦之甘泉，中山，象惠有黃雲蓋焉。徐廣史記音義曰：關中有中山，非冀州者也。指證此山，俗謂之仲山，非也。鄭渠又東逕舍車宮南，絕冶谷水。鄭渠故瀆又東逕巀嶭山南、池陽縣故城北，又東絕清水，又東逕北原下，濁水注焉。自濁水以上無濁水，上承雲陽縣東大黑泉，東南流，謂之濁谷水。又東南出原注鄭渠。又東歷原，逕曲梁城北，又東逕太上陵南原下，北屈逕原東，與沮水合。分為二水，一水東南出，即濁水也，至白渠與澤泉合，俗謂之漆水，又

環之爲赭濁水絕白渠東逕萬年縣故城北爲櫟陽渠城即櫟陽宮也漢高帝葬皇考於是縣起墳陵署邑號故曰萬年也地理志曰馮翊萬年縣高帝置王莽曰異赤也故徐廣史記音義曰櫟陽今萬年矣闞駰曰縣西有涇渭北有小河謂此水也其水又南屈更名石川水又西南逕郭獄城西與白渠枝渠合又南入于渭水也其一水東出即濁水也東與澤泉合水出沮東澤中與沮水枝渠合源相去十五里俗謂是水爲漆水也東流逕薄昭墓南冢在北原上又逕懷德城北東南注鄭渠合沮水又自沮直絕注濁水至白渠合焉故濁水得漆沮之名也沮循鄭渠東逕當道城南城在頻陽縣故城南頻陽宮也秦厲公置城北有頻山山有漢武帝殿以石架之縣在山南故曰頻陽也應劭曰縣在頻水之陽今縣之左右無水以應之所可當者惟鄭渠與沮水又東逕蓮芍縣故城北十三州志曰縣以草受名也沮水又東逕漢光武故城北又東逕粟邑縣故城北王莽更名粟城也後漢封騎都尉耿夔爲侯國其水又東北流注于洛水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四

八賄

水

水經八

水經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山

渭水出首陽縣首陽山渭首亭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此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號渭源城渭水出焉三川合注東北流逕首陽縣西與別源合水南出鳥鼠山渭水谷尚書禹貢所謂渭出鳥鼠者也地說曰鳥鼠山同穴之枝幹也渭水出其中東北過逕同穴枝閒既言其過明非一山也又東北流而會于殊源也渭水東南流逕首陽縣南右得封溪水次南得廣相溪水次東得共谷水左則天馬溪水次南則伯陽谷水並參差翼注亂流東南出矣

又北過襄武縣北

渭陽水出西山二源合注成一川東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南逕襄武縣東北荊頭川水入焉水出襄武西南鳥鼠山荊谷東北逕襄武縣故城北王莽更名相桓漢護羌校尉溫序行部爲隗囂別苟宇所拘銜鬚自刎處也其水東北流注于渭渭水事若東南不東北也又東襄水注之水出西南崖嵩谷東北逕襄武縣南東北流入于渭魏志稱咸熙二年襄武上言大人見身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一寸白髮著黃單衣中柱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十二月天祿永終曆數在晉遂遷魏而事晉

又東過獂道縣南

右則朱溪水次則同水俱左則過水石注之渭水東南逕獂道故城西昔秦孝公西斬戎之獂王應劭曰獂戎邑也漢靈帝五年別爲南安郡赤亭水出東山赤谷西流逕城北南入渭水渭水又逕城南得棗水水出西南安都谷東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新興川水出西南鳥鼠山二源合舍衆北流與彰川合水出西南漢下東北至彰縣南本屬道故儀對治從漢縣之永元元年帝封耿秉爲侯國也萬平川水出南山東北流注之又東北注新興川又東北逕新興縣北晉書地道記南安之屬縣也其水又東北與南川水合出西南山下東北合北水又東北注于渭水渭水又東逕武城縣西武城川水入焉導源所逕出鹿部西山兩源合注東北流逕鹿部南亦謂之鹿部水又東北昌丘水出西南丘下東北注武城水亂流東北注渭水渭水又東入武陽川又有關城川水出南安城谷水出北丘川恭嘉注渭水渭水又東與落門西山東流三谿谷水注之三川統一東北流注于渭水有落門聚昔馮異攻落門未拔而薨建武十年來歙又攻之擒隗囂子純隴右平渭水自落門東至黑水峽左右六水夾注左則武陽溪

水東門傳土門谷水，俱出北山，南流入渭。右則有溫谷水，次東有故城漢水，次東有潤里溪水，亦名習溪水，次東有黑水，並出南山，北流入渭水。又東出黑水，歷冀川，又東過冀縣北，渭水自黑水峽至岑峽，南北一十水注之。北則溫谷水注之，其水導平襄縣南山溫溪，東北流，逕平襄縣故城南，故襄戎邑也，王莽之所謂平襄縣矣。其水東南流，歷三堆南，東流南東流，南屈黃槐川，梗津渠，冬則輟流，春夏水盛，則通川注渭。次則牛谷水，南入渭水。南有長塹谷水，次東有安蒲溪水，次東有衣谷水，並南出朱圉山，山在梧中聚，有石鼓不擊自鳴，鳴則兵起。漢成帝鴻嘉三年，天水冀南山有大石自鳴，聲隱隱如雷，有頃止，聞于平襄二百四十里，野雞皆鳴。石長丈三尺，廣厚略等，着崖脅去地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則有兵。是歲廣漢鉗子攻死囚，盜庫兵，略吏民，衣繡衣，自號仙君，黨與浸廣。明年冬伏誅。自歸者三千餘人，信而有徵。其水北逕冀縣城北，秦武公十年伐冀戎，縣之，故天水郡治，王莽更名鎮戎，縣曰冀治。漢明帝永平十七年，改曰漢陽，郡城即隗囂稱西伯所居也。後馬超之圍冀也，涼州刺駕閻伯儉潛出水中，將告急夏侯淵，為超所擒，令告城無救，伯儉曰：大軍方至。城稱萬歲。超之數之，伯儉曰：卿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乎？遂殺之。渭水又東合冀水，水出

冀谷，次東濁谷水，次東有當里溪水，次東有託里水，次東有渠谷水，次東有黃土川水，俱出南山，北逕冀城東，而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出本峽，入新陽川，逕新陽下城南，溪谷赤蒿二水，並出南山，東北入渭水。渭水又東與新陽崖水合，即隴水也。東北出隴山，其水西流，隴右逕瓦亭南，隗囂聞略陽陷，使牛邯守瓦亭，即此亭也。此水亦出隴山，東南流，歷瓦亭，又西南合為一水，謂之瓦亭川。西南流，逕清賓溪北，又西南與黑水合，水出黑城北，西南逕黑城西，西南流，其番南川水注之，水東北出隴垂，西南流，歷黑城南，注黑水。黑水西南出懸鏡峽，入西南入瓦亭川。又有涇水自西東會，世謂之鹿角口。又南逕阿陽縣故城東。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侵隴右，漢陽長史蓋勳屯阿陽以拒賊，即此城也。其水又南與燕無水合，水源延發東山，西注瓦亭水。瓦亭水又南，左會方城川，西注瓦亭水，瓦亭水又南逕成紀縣東，歷長離川，謂之長離水，右與成紀水合，源導西北當亭川，東流出破石峽，津流逕斷故瀆，東逕成紀縣，故帝太皞庖犧所生之處也。漢氏以為天水縣，王莽之阿陽郡治也。又東潛源隱發，通之成紀水，東南入瓦亭川，川水又東南與受渠水相會，水東出大隴山，西逕受渠亭北，又西南入瓦亭川。川水又西南流，歷僵人峽，路側巖上有死人僵尸鑿穴，故岫

駿狀，石為釋淡就穴上，可百餘仞，石路逶迤，劣通單步，僵尸倚崖，枕骸尚全，惟無膚髮而已。訪其川居之士，云其鄉中父老作童兒時，已聞其長舊傳此當是數百年骸矣。其水又西南與略陽川水合，水出隴山香谷西，西流，右則單溪西注，左則閒水入焉。其水又西歷蒲池，卸石，雷水出東南石雷溪，西北注之。其水又西入略陽川，西得杜谷水，次西得平相谷水，又西得金里谷水，又西得南室水，又西得破谷水，並出南山，北流於略陽城東陽波，北注川水，又西逕略陽道故城北，濫渠水出南山，北逕澀峽北入城。建武八年，中郎將來歙與祭遵所部護軍王忠、右輔將軍朱寵將二千人，皆持鹵力斧，自安民縣之楊城，水始二年，武帝罷安定呼池苑，以為安民縣，起官寺市里，從番須回中，伐樹木，開山道，至略陽，夜襲擊囂，作守將軍金梁，城等皆役之。因保其城。隗囂聞略陽陷，悉眾以攻歙，激水灌城，光武親將囂走西城，世祖與來歙會于此。其水自城北注川，一水二川，並言所陽以渭略陽也。川水西得白楊泉，又西得蒲谷水，西得蒲谷西川，又西得龍尾溪水，與渭谷水合，俱出南山飛清，北入川水。水又西南得水洛口，水源東導隴山，西逕水洛亭，西南流，又得橫谷水口，水出隴山，西逕橫秋川，又西逕水洛亭南，西北注之。亂流西南逕石門峽，謂之石門水，西南注

略陽川。略陽川水又西北流入瓦亭水，又西南出顯親峽，石宕水注之。水出北山，山上有女媧祠，庖羲之後，有帝女媧焉，與神農為三皇矣。其水南流注瓦亭水。瓦亭水又西南逕顯親縣故城東南，漢封大鴻臚竇固為侯國。自石宕水得蝦蟆溪水，得金黑水，又得宜都溪水，咸出左右，參差相入瓦亭水。又東南合安夷川口，水源東出安夷胡谷，西北流，歷安夷水川，與東帶川水會，謂之秋陽交。又西得阿宕川水，又西得羅溪水，並自東北西南注安夷水，又西逕顯親縣南，西注瓦亭水。瓦亭水又東南得大華谷水，又東南得衍里溪水，又東得六合水，皆出近溪瀉峽，注瓦亭水。又東南出新陽峽，崖岫壁立，水出其間，謂之新陽崖水。又東南流于渭是也。又東過上邽縣。渭水東歷縣北，邽山之陰，逕國南北，東東南流，蘭渠川水出自北山，帶佩衆溪，南流注于渭。渭水東南與神澗水合，澗山圓所謂靈泉池，俗名之為萬石灣，淵深不測，實為靈異，先後漫遊者多離其斃。渭水又東南得歷泉水，北歷泉溪，東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南出橋亭西，又南得藉水口，水出西山，百澗聲流，總成一川，東逕當亭川，即當亭縣治也。左則當亭水注之，右則雷摩水，又東與大弇川水出西山，二源合注，東歷大音川，東南流，注于藉水。藉水又東南流，與竹嶺水合，水出南山竹嶺，二源同

渭。東北入籍水。籍水又次東北入上邽縣。左佩五水。東會占溪水。次東有大魯溪水。次東得小魯谷水。次東有楊人谷水。咸自北山注籍水。籍水又帶五水。竹嶺東得亂石溪水。次東得木門谷水。次東得華城溪水。次東得山谷水。當導源南山。北流入籍水。籍水又東黃瓜水注之。其水發源黃瓜西谷。東流逕黃瓜縣北。又東清溪白水左右夾注。又東北大旱谷水南出旱溪。歷澗北流泉溪委漾同注黃瓜水。黃瓜水又東北歷香谷。咸歸于籍。籍水又東得毛泉谷水。又東逕上邽城。南得嚴泉水。並出南山。北流注于籍。籍水。即洋水也。北有濛水注焉。水出縣西北邽山。翼帶衆流。積以成溪。東流南屈逕上邽縣故城西側城南出。上邽。故邽戎國也。秦武公十年伐邽縣之舊天水郡治。五城相接。北城中有湖水。有白龍出是湖。風雨隨之。故漢武帝元鼎三年。改為天水郡。其鄉居悉以板蓋屋。詩所謂西戎板屋也。濛水又南注籍水。山海經曰。邽山濛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洋。謂是水也。籍水又東得其陽谷水。又得宮水谷水。並自南山北入于籍。籍水又東合段溪水。水出西南馬門溪。東北流合籍水。籍水又東入于渭。渭水又歷橋亭南而入緜諸縣。東與東亭水合。亦謂之爲橋水也。清水又或爲通稱矣。水源東發小隴山。屆川瀉浪。統成一水。西入東亭川爲東亭水。與小祇

大祇二水合。又西北得南神谷水。三川並出東南。並北屈注。又有埋瀟水檗帶二川。與延水並西南注東亭水。東亭水又西。右則歡瀟水。次西得龍谷水。水側出東南二溪。西北流注東亭川。東亭川水。右則溫谷水出小隴山。又西涉谷水出南北澇溪。西南注東亭川水。東亭川水又西得清水口清水導源。北隴山一源。俱發西南出龍口。合成一水。西南流歷細野峽逕清池谷。又逕清水縣故城東。王莽之識睦縣矣。其水西南合東亭川。謂之清水。又逕清水城南。又西與秦水合。水出東北大隴山秦谷二源雙導。歷三泉合成一水。而歷秦川。川有育故亭。秦仲所封也。秦之爲號。始自是矣。秦水西逕降隴縣故城南。又西南自亥松多二水出隴山合而西南流。逕降隴城北。又西南注秦水。秦水又西南歷隴川。逕六槃口。逕清水城。西南注清水上下。咸謂之秦川。又西兎水注焉。水北出兎谷。引納衆合以成溪。溪水並會。謂之小兎水。西南流。左長谷水西南注之。右則東部水。東南入焉。兎又南入清水。清水又西南得綿諸水口。其道源西北措溪。東南與長思水北出思溪。南入綿諸水。又東南歷綿諸故道北。東南入清水。清水東南注渭。渭水又東南注谷水。水出西南注谷之山。東北流與橫水合。水出東南橫谷。西北逕橫水塢入西北注谷水。亂流西北出注谷峽。又西北斜

峽谷水注之。水出南山軒轅溪。南安姚瞻以爲黃帝生於天水。在上邽城東七十里軒轅谷。皇甫謐云。生壽丘。丘在魯東門北。未知孰是也。其水北流注渭。渭谷水又西北白城谷溪東北流。白城泉水出其西。東注白城水。白城水又東北入注谷水。谷水又東北歷董亭下。隴縣當使兄子保案鎮董亭。即是亭也。其水東北流注于渭。山海經曰。注谷之山。注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渭是也。渭水又東伯陽谷水入焉。水出刑馬之山伯陽谷北流。白水出東南白水溪。西北注伯陽水。伯陽水又西北歷谷。引控群流。北注渭水。又東望大利。又東南流楷谷水注之。水出南刑馬山。北歷平作西北逕苗谷屈而東逕伯陽城南。謂之伯陽川。盖李平西入往還所由。故山原畝谷。往往播其名焉。渭水東南流。衆川瀉浪。遞次鳴注。左則伯陽東溪水注之。次東得望松水。次東得毛六溪水。次東得皮周谷水。次東得黃杜東溪水。出北山。南入渭水。其右則明谷水。次東丘谷水。次東得丘谷東溪水。次東有鉗巖谷水。並出南山。東北注渭。渭水又東南出石門。度小隴山。逕南由縣。南東與楚水合。世所謂長蛇水。水出刑縣之數歷山也。南流逕長蛇戍。東魏和平三年築。徙諸深氏以遏隴寇。楚水又南流注于渭。闞駰以是水爲汧水。言又東汧汭二水入焉。今按地志。汧水出汧縣西北。闞駰

三州志曰。與此閒。復以汧水爲龍魚水。並以其書流遠通而更備其道耕衆矣。水東入散關。徙什子神仙傳曰。老子西出關。關令尹喜候氣。知真人將有西遊者。遇老子。強令之著書耳。不得已爲著道德二經。謂之老子書也。有李老廟于寶。搜神記云。老子將西入關。關令尹喜好道之士。觀真人當西。乃要之道也。皇甫士安高士傳云。老子爲周柱下史。見周衰。乃以官隱爲職守藏室史。積八十餘年。好無名稱而世莫知其真人也。至周景王十年。孔子年十七。遂適周見老聃。然幽王失道。平王東遷。關以釋移。人以職使。尹喜候氣。非此明矣。往遊所由。當爲散可。渭水又東逕西武功北。俗以散關城非也。稽先生曰。武功故城西界小邑也。蜀口棧道近山無他略易爲者是也。渭水又與什水合。水出閟道谷。北逕武都道縣故城西。王莽更名曰善治也。縣有怒特祠。列異傳曰。武都故道縣有怒特祠。云神本南山大梓也。秦文公二十七年伐之。輒疾合。文公乃遣四十人持斧斫之。猶不斷。疲士一人傷足。不能去。臥樹下。聞鬼相與言曰。勞攻戰乎。其一曰。足爲勞矣。又曰。秦公必持不休。答曰。其如我何。又曰。赤灰跋於子何如。乃默無言。臥者以告。令士皆赤衣。隨所斫以灰跋。樹斷化爲牛水。故秦爲立祠。其水又東北歷大散關而入渭水也。渭水又東。而右合南山五溪水。更瀨流注。

之。又東逕陳倉縣西。縣有陳倉山。山上有寶雞鳴祠。昔秦文公感伯之言遊獵於陳倉。遇之於此坂。得若石焉。其色如肝。歸而寶祠之。故曰陳寶。其來也。自東南。暉暉聲若雷。野雞皆鳴。故曰雞鳴神也。地理志曰。上有公明黃帝孫舜妻冢有羽陽宮。秦武王起。漢詔曰。軒氏陳山。姚睦曰。黃帝都陳。言在此。營氏關山圖注曰。伏羲生成紀。徙治陳倉也。非陳國所都也。魏明帝遣將軍太原郝昭築陳倉城。成。諸葛亮圍之。亮使昭鄉人靳詳說昭。昭不下。亮以數萬攻昭千餘人。以雲梯衝車地道逼射。昭以大射連石拒之。亮不利而還。今渭水對亮城。是與昭相禦處也。陳倉水出于陳倉山下。東南流注于渭水。渭水又東與陽溪合。其水上承汧水。水自汧谷分注綏陽溪。北屆陳倉入渭。故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有綏陽小谷。雖山崖絕險。溪水縱橫。難用行軍。昔邏候往來要道通人。今使前軍斫治此道。以向陳倉。足以扳連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者也。渭水又東逕郁夷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有汧水祠。王莽更之曰郁平也。東觀漢書曰。隗囂圍來歙於略陽。世祖詔曰。桃花水出。船槃皆至郁夷陳倉。分部而進者也。汧水入焉。水出汧縣之蒲谷鄉。弦中谷。決為弦蒲藪。爾雅曰。水決之澤為汧。汧之為名。寔兼斯義。水有二源。一水出縣西山。世謂之小隴山。巖嶂高險。不通軌轍。故扶衛四愁詩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坂長。其水東北流歷澗注以成淵。潭漲不測。出五色魚。俗以為靈。而莫敢採捕。因謂是水為龍魚水。自下亦通謂之龍魚川。川水東逕汧縣故城北。史記秦文公東獵汧田。因遂都其地是也。又東逕澤亂為一。右白龍泉。泉徑五尺。源流奮通。淪漪四泄。東北流注于汧。汧水又東會一水。發南山西側。俗以此山為吳山。三峯霞舉。疊秀雲天。崩巒傾返。山頂相捍。望之恒有落勢。地理志曰。吳山在縣西。古之汧山也。國語所謂虞矣。山下石穴廣四尺。高七尺。水溢石空。懸波側注。灡漭盪發源成川。北流注于汧。自水會上下。咸謂之為魚龍川。汧水又東南逕隃麋縣故城南。王莽之扶亭也。昔郝歆駐王莽之徵。而遁跡於斯。建武四年。光武封耿況為侯國矣。汧水東南歷慈山。東南逕郁夷縣。逕平陽故城南。史記秦寧公二年。徙平陽。徐廣曰。故郿之平陽亭也。城北有漢郿州刺史趙融碑。靈帝建安元年立。汧水又東流于渭水。渭水之右磻溪水注之。水出南山茲谷。乘高激流。注于溪中。溪中有泉。謂之茲泉。泉水潭積。自成淵渚。即呂氏春秋所謂太公釣茲泉也。今人謂之凡谷。石壁深高。幽隍邃密。林鄣秀阻。人跡罕交。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次平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也。其投竿跽餌兩膝遺跡猶存。是有磻溪之

稱也。其水清泠神異。北流十二里注于渭。北去郿城七十里。渭水又東逕石壤。即北原也。青龍二年。諸葛亮出斜谷。患司馬懿也。渭南。雍州郭淮策亮必爭北原。北逕先據之。亮至。渭水又逕五丈原北。魏春秋曰。諸葛亮渭水南原。司馬懿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東轉者。是其勇也。若西上五丈原。諸君無事矣。亮果屯此原。與懿相禦。渭水又東逕郿縣故城南。地理志曰。右輔都尉治。魏春秋。諸葛亮屯郿。司馬懿據郿拒亮。即此縣也。渭水中又東逕武功縣北。渭水於縣斜水自南注之。水出縣西南衙嶺山北歷斜谷。逕五丈原東。諸葛亮與步騭書曰。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餘。水出武功縣。故亦謂之武功水也。是以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長攻琰營。臣作竹橋越水射之。橋成馳去。其水北流注于渭。地理志曰。斜水出衙嶺北。至郿注渭。渭水又東逕馬冢北。諸葛亮與步騭書曰。馬冢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留耳。渭水又逕武功縣故城北。王莽之新光也。地理志曰。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杜預以為中南也。亦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二百里。不知其高幾何。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山下軍行。不得鼓角。鼓角則疾風雨至。杜彥達曰。太白山南連武功山。於諸山最為秀傑。冬夏積雪。望之皓然。山上有谷春祠。春櫟陽人。成帝時病死。而尸不寒。後忽出櫟南門。又光門上。而入太白山。民為立祠於山嶺。春秋來祠中山嶺焉。山下有太白祠。民所祀也。劉曜之世。是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咢酉小衰困囂亡。嗚呼嗚呼。斬其盡于時。群官畢賀。中書監劉均進曰。此國滅之象。其可賀乎。終如言矣。渭水又東溫泉水注之。溫泉水出太一山。其水沸涌如湯。杜彥達曰。可治百病。世清則疾愈。世濁則無驗。其水下合漢流。北注于三里入渭。渭水又東逕斄縣故城南。舊邰城也。后稷之封邑矣。即詩所謂有邰家室也。城東北有姜原祠。城西南百步有稷祠。郿之𡉉亭也。王少林之為郿縣也。路逕此亭。亭長曰。亭凶殺人。少林曰。人稟山鄉。何鬼敢忤。遂宿其中。聞女子稱冤之聲。少林曰。可前求理。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少林投衣與之。女子前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為亭長所殺。少林曰。當為理冤。勿復害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告亭長。遂服其事。亭遂清安。渭水又東逕鄠縣雍山。東南流歷中亭川。世謂之中亭水。亦曰永井水。南流逕胡城東。俗名也。蓋秦惠公之故居。所謂祁年宮也。孝公又謂之為橐泉宮。按地理志曰。當雍。集解曰。穆公冢在橐泉宮祈年觀下。劉向曰。穆公葬無丘隴處也。史記

曰。穆公之卒。從死者百七十七人。良臣子車氏奄息仲行鍼虎。秦人哀之。為賦黃鳥焉。今謂崔駰及皇覽謬志也。惠公孝公並是穆公之後繼世之君矣。子孫無由起宮於祖宗之墳陵矣。以是推之。知二證之非實也。而左會左陽水。世名之西水。北出左陽溪。南流逕岐州城西。魏置岐州刺史治左陽水。又南流注于雍水。雍水又與東水合。俗名也。北出河桃谷。南流。右會南源。世謂之返眼泉。亂流南逕岐州城東而南合雍水。川名二水之中南則兩川之交會也。世亦名之為淨空水。東流鄧公泉注之。水出鄧艾祠北。故名曰鄧公泉。數源俱發於雍縣故城南。縣故秦德公所居也。晉書地道記以為西虢地也。漢書地理志以為西虢縣。太康記曰。虢叔之國矣。有虢宮。平王東遷。叔自此之上陽為南虢矣。雍有五畤祠。以上祠祀五帝。昔秦文公田于汧渭之間。夢黃蛇自天屬地。其口止於鄜衍。以為上帝之神。於是作鄜畤。祠白帝。秦宣公作密畤於陳倉北坂。祠青帝焉。秦公又於吳陽作上畤。祠炎帝焉。高帝問曰。天有五帝。今四。何也。博士莫知其故。帝曰。我知之矣。待我而五。遂立北畤。祀黑帝焉。應劭曰。四面積高曰雍。闞駰曰。宜為神明之隩。故立群祠焉。又有鳳女祠。秦穆公時有簫史者。善吹簫。能致白鵠孔雀。穆公女弄玉好之。公為作鳳臺以居之。積數十年。一旦隨鳳去。

故雍宮。世有簫管之聲焉。今臺傾祠毀。不復然矣。雍水東注于雍。自下雍會也。津雍傳通稱。故亦有雍沮會同之文矣。雍水又東逕邵亭南。世謂之樹亭川。蓋邵樹聲相近。誤耳。亦或邰公之采邑也。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後漢郡國志曰。邵縣有邵亭。謂此也。雍水又東南流與杜水合。水出杜陽山。其水南流。謂之杜陽川。東南流。左會漆水。水出杜陽之縣漆溪。謂之漆渠。故徐廣曰。漆水出杜陽之岐山者是也。漆水渠水南流。大巒水注之。出西北大道川。東南流入漆。即故岐水也。淮南子曰。岐山出石橋山。東南流。細如封禪書曰。岐鎬於岐。漢書音義曰。岐水名也。謂斯水矣。二川洋逝。俱為一水。南與杜水合。俗謂之小黃水。亦或名之朱泥川。逕岐山西。又屈逕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陽而近西。所謂居岐之陽也。非直因山致名。亦指水取稱矣。又屈周原下。北則中水鄉成周聚。故曰有周也。水北即岐山矣。昔秦蓋食穆公馬處也。岐水又東逕姜氏城南。為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紀曰。炎帝神農氏。姜母曰似遊華陽。感神而生炎帝。長於姜水。水合而東逕美陽縣之中亭川。水也。水發杜陽縣大嶺側。世謂之赤泥峴。沿波歷澗。俗名大橫水也。疑即杜水矣。其水東南流東逕杜陽故城東西三百步。南北二百步。世謂之故縣川。又欽谷縣有杜陽山。山北有杜陽谷。有地穴北入。亦不知所極。在天柱山南。故縣取名焉。亦指是水而播目矣。王莽之通杜者也。故地理志曰。縣有杜水。東二坑水注之。水有二源。一水出西北鑽鬼水。二合而東歷五將山。又合鄉谷水。水出鄉溪東南流入杜。謂之鄉谷川。又南黃水注之。水出好畤縣梁山大嶺東南逕梁山宮西。故地理志曰。好畤有梁山宮。秦始皇起。水東有好畤縣故城。王莽之好邑也。世祖建武二年。封建威大將軍耿弇為侯國。又南逕美陽縣之中亭川注雍水。謂之中亭水。又南於美陽縣西。水元二年。更封鄣雍侯耿秉為侯國。其水又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逕郿塢南。漢獻帝傳曰。董卓發卒築郿塢。高與長安城等。積穀三十年。成天下。不成守此畢老。其愚如此。渭水之東。洛谷之水出其南山洛谷。北流逕長城西。魏甘露三年。蜀遣姜維出洛谷。圍長城。即斯地也。又東芒水從南來流注之。芒水出南芒谷。北流逕五丈原。水側山際有石室。世謂之玉女房。芒水又北逕盩厔縣之竹圃中。分為二水。漢中常侍曰。望義作亂於東宮。鴉負衍盩厔竹圃。即此也。其水分為二流。一水之東北為枝。一水北流注于渭也。渭水下。渭水又東逕槐里縣南。又東潦水從南來注。渭水逕縣之故城南。漢書集注。李奇謂之小槐里之西城也。又東與芒水枝流合。水受芒水於竹圃東北流。又屈而北入渭。

渭水又東北逕黃山宮南。即地理志所云。縣有黃山宮。惠帝三年起者也。東方朔傳曰。武帝微行。西至黃山宮。故世謂之遊城。非也。就水注之。水出南山就谷。北逕大陵西。世謂之老子陵。昔李老為周柱史。以世衰入戎。於此有冢。事非經證。然莊周著書云。老子死。秦佚三號。是非不死之言。人稟五行之精氣。陰陽有終變。亦無不化之理。以是推之。或復如傳。古人許以傳疑。故兩存耳。就水歷剛北。與黑水合。上承三泉於就水之右。三泉奇發。言歸一瀆。北流左逕就水。就水又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合田溪水。水出南山田谷。北流逕長楊宮西。又北逕盩厔縣故城西。又東北與一水合。水上承盩厔南。南泉。北逕其縣東。又北逕思鄉城西。又北注田溪。田溪水入北流注于渭水也。縣苑有象龍。源上承渭水。於郿縣東逕武功縣為成林渠。東逕縣苑。亦曰靈軹渠。河渠書以引堵水。徐廣曰。一作諸水是也。渭水又東逕槐里縣故地南。縣古太丘邑也。周懿王都之。秦以為廢丘。亦曰槐丘。和平元年。桓帝封戶左中郎將皇甫嵩為侯國。縣南對渭水。北背通衢。史記秦本紀云。秦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秦昭王十四年。渭水又大赤三日。鴻範五行傳曰。赤者火色也。水盡赤。以大沴水也。渭水。秦大川也。陰陽亂。秦用嚴刑。敗亂之象。後項羽入秦。封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

王。鄠商奴。章邯為雍丘王居槐里。為三秦。漢祖北定三秦。引水灌城。遂滅章邯。三年改曰槐里。王莽更名槐治也。世謂之為大槐里。晉太康中始平郡治也。其城遂帶防陵舊基尚存。即漢書所謂槐里環堤者也。東有漏水出南山赤谷。東北流逕長楊宮東。宮有長楊樹。因以為名。漏水又北發業圖西。亦謂之仙澤。又北逕望仙宮。又東北耿谷水注之。水發南山耿谷。北流與柳泉合。東北逕五柞宮。去八里。並無樹名。宮亦由闕氏以五柳並植欽張長曰。宮有五柞樹在盩厔縣矣。其水北逕仙澤東北。又逕望仙宮東入北與赤水會。又北逕思鄉城東。又北注渭水。渭水又東合甘水。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秦文王負陽宮西。又北逕五柞宮東。又北逕甘亭西。在水東鄠縣昔夏啟伐有扈作誓於是亭。故馬融曰。有扈甘南郊地名也。甘水入東得澇水口。水出南山澇谷。北逕漢宜春觀。又東北逕鄠縣故城西。澇水際城北出。合美陂水。水出宜春觀北。東北流注澇水。北流入于渭。即上林故地也。東方朔傳。武帝建元中微行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遊宜春。夜十刻乃出。與侍中常侍武騎詔及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上大驩樂之。上仍使太中大夫虞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盩厔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四　十

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東方朔諫。秦起阿房而天下亂。因陳泰階六符之事。上乃拜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卒起上林苑。故相如請為天子遊獵之賦。稱烏有先生亡是公而泰上林也。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地說云。渭水又東與豐水會于短陰山內水會無他高山異巒。所有唯原阜石激而已。水上舊有便門橋。武帝建武三年造。張昌曰。橋在長安西北茂陵東。如淳曰。去長安四十里。渭水又逕太公廟北。廟前有太公碑。文字褫缺。今無可尋。渭水又東北與鄗水合。水上承鄗池於昆明池北。周武王之所都也。故詩云。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自漢帝穿昆明池。於是地基構淪褫。今無可究。秦狄後傳曰。使者鄭客入伯谷關。至平舒置。見華山有素車白馬。問鄭客安之。答曰之咸陽。車上人曰。吾華山君使。願託書致鄗池君。子之咸陽。過鄗池。見大梓下有文石。取以款列梓。當有應者。以書與之。勿妄發。致之得所欲。鄭客行至鄗池。見一梓下果有文石。取以款梓。應曰諾。鄭客如睡覺。而見宮闕若王者之居焉。謁者出受書。入。又見頃間。聞語聲言祖龍死。神道茫昧理難辨測。故無以精其幽致矣。鄗水又北流西北注與彪池合。水出鄗池西。而北流入于鄗。毛詩云。彪流浸也。而世傳以為水名矣。鄭玄曰。豐鎬之間水

北流也。鎬水北逕漢靈臺西。又逕磁石門西。門在阿房前。悉以磁石為之。故專其目。今四夷朝者有隱甲懷刃入門而脅之以示神。故亦曰卻胡門也。鎬水又北逕于渭。渭水北有杜郵亭。去咸陽十七里。今名孝里亭。中有白起祠。嗟乎。有制勝之功。懟尸商之仁。長地即其伏劍處也。渭水又東北逕渭城南。文穎以為故咸陽矣。秦孝公之所居。離宮也。獻公都櫟陽。天雨金。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出。至孝公作咸陽。築冀闕而徙都之。故西京賦曰。秦里其朔。寔為咸陽。太史公曰。長安。故咸陽也。漢高帝更名新城。武帝元鼎三年。別為渭城。在長安西北。渭水之陽。王莽之京城也。始隸扶風。後并長安。而沈水注之。其水上承皇子陂於樊川。其地即杜之樊鄉也。漢祖至櫟陽。以將軍樊噲灌廢丘最。賜邑於此鄉也。其水西北流逕杜縣之杜京西。西北流逕杜伯冢南。杜伯與其友左儒仕宣王。儒無罪見害。杜伯死之。終能報恨於宣王。故成公子貴五書詩曰。維臂是無知。杜伯射宣王。沈水又西北逕下杜城。即杜伯國也。沈水又西北。支合故渠。渠有二流。上承交水。合於高陽原。而北逕河池陂東。而北注沈水。沈水又北與昆明故池會。又北逕秦通六畜東。又北逕堨水陂東。又北得陂水。水上承其沈東北流入于沈水。沈水又北逕長安城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四　十一

西。與昆明池水合。水上承池於昆明臺。故王仲都所居也。桓譚新論稱元帝被病。廣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詔問所能。對曰。能忍寒暑。乃以昆明池上環水而馳。御者厚衣狐裘寒戰。而仲都獨無變色。臥於池臺上。曝然自若。夏大暑日。使曝坐。環以十爐火。不言熱。又身不汗。沈水北逕鎬京東。秦阿房宮西。史記曰。秦始皇三十五年。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小。乃作朝宮於渭南。亦曰阿城也。始皇先作前殿阿房。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為閣道。自殿直抵城南山。表上廟為闕。為複道。自阿房度渭。屬之咸陽。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關中記曰。阿房殿在長安西南二十里。殿東西千步。南北三百步。庭中受十萬人。其水又屈而逕其北。東北流注揭水陂。陂水北出逕漢武帝建章宮東。於鳳闕南東注沈水。又北逕鳳闕東。三輔黃圖曰。建章宮。漢武帝造。周二十餘里。千門萬戶。其東鳳闕。高七丈五尺。俗言貞女樓。非也。漢武帝故事云。闕高二十丈。關中記曰。建章宮圓闕臨北道。鳳在上。故號鳳闕。故繁欽建章鳳闕賦曰。秦漢規模。廓然毀泯。唯建章鳳闕。巋然獨存。雖非象魏之制。亦一代之巨觀也。沈水又北分為二水。一水東北流。一水北逕神明臺東。傳子宮室曰。上於建章中作神明臺。井幹樓。咸高五十餘丈。皆作懸閣。輦道相屬焉。三輔黃圖曰。神明臺在建